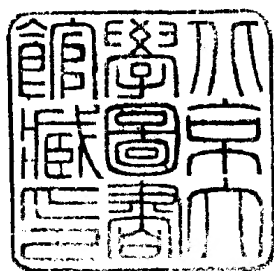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集部第一六二冊目次

碩邁園集十卷(二)

〔明〕蒲秉權撰  
清光緒元年蒲蔭枚手拙齋刻本

一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十六卷附周吏部紀事一卷

〔明〕張世偉撰  
明崇禎十一年刻本

一四九

王忠端公文集十一卷

〔明〕王家彥撰  
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四七九

碩邁園集十卷(二)

〔明〕蒲秉權撰

清光緒元年蒲蔭枚手拙

齋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奏疏卷之三

營浦蒲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一考選首名疏

題爲選賢全資啟沃進諫宜矢公忠懇乞聖明再諭諸臣  
從國家起念肝膈抒丹務期無負言責以維世道以裨朝  
政事臣竊觀國家自東西交警以來我皇上宵旰皇皇其  
於用人尤首注意焉而當事者亦皆仰體德意廣於搜羅  
精於採訪考選則數浮額外起廢而野無留良既已彬彬  
濟濟充斥朝端矣所不揚眉吐氣披肝瀝膽徒容容貽言

碩適園集卷之三

一

路羞非夫也然邇來諸臣一入清華要地便思鼓弄舌鋒  
縱橫筆劍精神不用之啟沃而用之搏擊才品不藉以植  
公而藉以樹黨連篇累牘徒欲市其丰裁單揭公疏祇以  
肆其辣手間或點綴數語以開影射之門又或旁及數人  
以張打盡之網若瀾與瀾相推而狂瀾互倒似藤與藤遞  
繞而葛藤不休至於口實風聞說夢說鬼陰蔽冲主日月  
之明暗激聖上雷霆之怒而期以快其一己之私憤者比  
比而是臣嘗謂言官白簡毒於武士青萍內而大老避之  
如鷹隼外而將吏畏之如蛇蝎此皆非國家之福而亦豈  
言官之幸乎故識者咸詫神宗時不用人而人似未嘗不

足今日無人不不用矣而人卒未見有餘者何蓋皆繇旁觀

之議指不勝紛故當局之人肘不勝掣若似纔一舉手擔  
荷而荆棘卽生跬步風波遂沸眼前也者嗟嗟英雄短氣  
才士處鎗伊誰之過也哉假令立交戟之下者人人精白  
承休家事視皇上之國事身事視皇上之家事而任者議  
者不相觴大臣小臣不相角庶幾浮言省而心諫彌篤私  
已融而悃愾益孚衆正蹇謬不傷其和聖度優容兼成其  
美大道有不清明朝政有不振舉者臣不信也蓋臣雖不  
肖而撫丹報効一念矢之已久并期班行中甯爲和鳴之  
鸞鳳毋爲沸羹之蜩蟬乃於言路有光焉伏乞皇上特勅

碩適園集卷之三

二

嚴旨再爲申諭俾諸臣終始以公忠二字爲調和國脉之  
一劑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一添設台臣疏

奏爲楚地幅員最廣巡方耳目難周患切震隣慮先網牖仰祈聖明勅添台差以激揚吏治以彈壓封疆事臣竊觀各省直所轄郡縣之繁多莫過于楚而各郡縣壤地之遼濶亦莫過于楚兼以洞庭綿亘居中而扼其會湖之南湖之北相距幾三千里而遙風馬牛不相及也在昔承平無事之日羣吏矜奮蒸民安堵猶苦山川阻修上下之氣脉若隔膜隔體而難通道里悠遠文移之往來亦累旬累月而難屆况今之時何時乎今日之楚豈昔日之楚乎調兵徵餉急于燃眉百姓洶洶如遊沸鼎中而間有不肖有司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三

又一味繭絲罔知保障甚至加派之外橫增火耗敲肋吸髓而皮骨空存剜肉醫瘡而膏血立盡言之切齒聞者腐心是皆繇地方遐邇採訪有所不及到故吏議有所不及繩耳至如衡永數郡尤遠處楚之西偏無論守巡諸道年來遷轉不常或又憚時事之多艱而悠悠家食致令憲署塵封法庭草綠且有一道而兼攝數道之印者固不成其爲政體卽以驄馬至止亦往往視爲強弩之末而調考既泥成規察典亦多寬政臣每嘆營陽二十年來父老子弟未識芻衣使者爲奚似吏治安得不惰窳黷猾安得不橫逞哉所大可患者辰沅爲滇黔之門戶永道係西粵之咽喉

碩道園集卷之三

四

喉其間茫茫烟水皆羣盜出沒之區鬱鬱林箐並諸猺聚嘯之數風聞三省土司兩江苗夷乘釁而動欲與奢安二首相爲響應萬一闖我楚藩飲馬湘川則羽檄告警斷不能朝發一隅夕至省會也明甚竊恐遠水難以救近火而鞭長未易及馬腹半壁湖天其不爲蠻烟陣雲所晦蝕亦倖耳是豈可不爲之寒心乎頃閱邸報見我皇上俞用偏沅巡撫楊述中兼奉明旨着令前去調度應援免其候代其所以爲楚黔要害計最深且遠然而撫臣按臣原相表裏有坐鎮者何可無監視者臣愚以爲宜添設巡按御史一員駐劄常德巡歷荆岳長寶等八府并勅令偏沅監軍庶隱然虎豹在山之勢而聲息相聞可以寒逆酋之膽且耳目更近可以懾墨吏之心其于政體人情似爲兩便而或者又謂增一處按差恐未免增一番錢糧則臣又請照南北兩畿及陝西臨洮等府臺差例乞裁改荆岳學道而以學政兼攝于按臣俾其巡方所至考察一郡官吏卽考較一郡生儒將事權愈一提衡愈重不惟吏治振飭而士風亦益激勸是尤爲便之便者况今日行取之典歲一舉行諸試御史鱗集候缺需次待差則臺中添此一議亦未必非疏通之一法也臣蒙恩候補掖垣志期報効非敢僅從桑梓起念實爲皇上之疆土慮而謬據一得之愚如



此伏乞勅下該部院覆議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月二十日奉聖旨該部院看議具覆

一陳情疏

奏爲比例陳情懇乞天恩改給勅命事竊惟我皇上以龍飛之始布覃及之恩凡中外大小臣工靡不人人仰藉榮施惠徼綸綍其所風勵者弘而沾溉者廣真千載一時也臣起家縣令疊三載給由時曾蒙皇祖錄其微勞錫之勅命臣父臣母並幸叨有封典頃以母艱起復又蒙皇上拔置掖垣氷兢一念矢期報稱于職中敢輒希榮于望外第新恩現有大例可援卽遠方之吏或先臣之裔尙不憚重繭而來乞封乞廕況臣備員言路需次侍從顧獨不得一體均沾毋乃虛聖明錫類之仁昧孝子顯揚之義乎哉且

臣父年踰七十景邁崦嵫若不及此時補牘以請俾鳩杖之逸民再沐龍章之渥寵更待何時乎查得吏科等給事中章允儒沈維炳等俱於考選後蒙皇上准令改給應得勅命今臣事體正與相同伏乞勅下吏部照例改給庶微臣烏鳥之私情得以稍伸而從此犬馬之報効益不敢少替且世世頂戴皇仁與天無極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已有旨了吏部知道

一用人用兵疏

奏爲黔蜀用兵正殷安撫用人爲要懇乞聖明寬議論以示信任之專破格套以收豪傑之益事竊惟今日黔蜀交訌爲謀叵測人人言之兵餉之不可不足總督之不可不議人人言之臣亦可無容言矣臣所言者則以喫緊一着全在用人蓋明主之用人也委任而責成則當事者無虞掣肘察能而授官則抱奇者無虞暗投故雖有不齊之口在風聞者不妨爲攻玉之砥而在兼聽者豈遽爲投杼之疑雖有一定之例然用以待中材則繩墨不妨過慎而用以待上士則常誦豈得過拘頃如總督侍郎張我績者豈

碩通園集卷之三

七

非諸臣所稱逗遛而不急於入蜀者乎豈非諸臣所稱觀望而無意於援黔者乎然臣訪其拜命之後隨即募兵隨即起行惟是道里遼遠不能即到二月抵任五月滅賊中間運籌決策蒿目焦心自有深意是前此重慶之事未可輕議也安酋之亂發於重慶未復之時我績原爲蜀事而遣舍此顧彼勢自不能然而以八月之上旬發兵援黔以九月之下泝移鎮援黔中間召兵遣將種種作用已見次第又自有深意是後此救黔之事又未可輕議也臣非爲我績置辯蓋因我績而有慨於任事之難且有慨於任事之人之未可輕議也請自今以往封疆之事既已委之督

碩通園集卷之三

八

臣則苛求指摘皇上但因之以益加責成而不當因之以輕爲更易毀譽雖黃督臣但因之以益加策勵而不當因之以卸擔灰心斯則皇上所以任大臣之道與大臣所以自任之道也臣之所謂寬議論以示信任之專者此也然督臣能以一人綱紀其事而不能以一人獨理其事有分理其事之人督臣之所手足倚之者也固當廣爲蒐羅有共理其事之人督臣之所心膂同之者也尤當特爲崇異則今監軍道臣戴君恩非乎君恩樸實人耳顧其才敏而練足以辦事知深以沉足以晰幾膽力勁挺直前足以威衆先是奉命入蜀時臣從家居聞之早已知其必能辦賊曩科臣陳爾翼亦曾疏稱其材謂蜀中之事宜付之撫臣朱燮元道臣戴君恩矣未幾而重慶捷音果至聞君恩事精幹且奮不顧身三入虎穴屢論諸酋卒手携樊龍張彤而出非其才知膽力有過人能若是乎頃獻俘之日諸賊於御前疾聲呼籲亦口君恩功不已臣詢君恩願獨退誠不居以爲此皇上之威靈督撫三院之指授同事諸臣之協力何敢引爲己功乃其一段肫肫懇懇之意有必欲力擒奢賊父子以上報皇上隆恩者臣密謂其方畧雖隱躍不欲盡言而規模梗概已鑿鑿確當非謬爲虛言以欺人者惟是不假之以便宜不重之以事權則所欲用之人



未必便爲之用所欲行之事未必便可以行臣以爲宜授以寺卿職銜使總理四川監軍事庶事權重而得以便宜從事其展布籌畫必有不負皇上任使德意者矣夫朝廷亦爲官擇人耳豈爲人擇官哉臣之所謂破格套以收豪傑之益者此也抑臣更有慨焉今士之謁天官選者動以黔蜀爲危地輒裹足不敢入苦詞乞免多方規避無所不至嗟嗟彼叱馭者豈異人任也耶是何王陽之多也合無稍爲體恤准令三年考滿之日應行取者卽與行取應陞轉者卽與陞轉而司道之有事於軍旅者則照邊方例三年得陞二級其佐領小官聽選之日准免其卯爲之提選

碩邁園集卷之三

九

而嚴限其到任之期焉度無不趨而願往者矣斯不亦事理之可行者乎臣蜀人也而家震隣於黔爲皇上封疆計亦自爲父母之邦計其慮之也最周故言之也無諱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如果臣言不謬卽與速覆施行庶地方得藉人材之益而皇上早收底定之勲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所奏着該部併行確議戴君恩既有材畧加銜委用卽與題覆用人用兵係吏兵二部職掌不得遲延推諉以致悞事

一甦困滌冤疏

奏爲奢倖雖獻蜀土半殘萬姓毒痛堪憐三臣疊繫可憫懇乞勅下所司加意撫循虛心會勘以甦重困以滌煩冤事竊照逆賊樊龍等假援遼爲題目包藏禍心突發大難而蠶叢巴子之國翻爲禍虎吞噬之區戎馬蹂躪之場所至州邑受毒最慘幸仗聖天子赫聲濯靈諸將吏戮力同心遂使兇徒授首逆黨生擒縛而致之闕下固稍足以舒人神之憤壯國家之威矣然皇上豈得謂蜀凱已奏也蜀民遂安堵無恙而漠不置念乎蓋叛酋豺狼其性犬豕其行前竊據渝城時不知屠戮我幾許叟童淫污我幾許婦

碩邁園集卷之三

十

女擄掠我幾許財帛焚燬我幾許廬舍今出萬死而生者竄四方而還者餘止未甯驚魂未定且也川血山骸煙消龜冷以骨肉則零丁以家計則如洗觸目酸辛撫景淒其顧猶朝夕引領以望曰庶幾其撫我乎廼廟堂之上泄泄從事雖以臺臣梁之棟喻思恂後先具疏業蒙明旨下部議覆而部覆迄今竟杳然也嗟嗟朝廷徒張宣捷之虛聲四川反受兵燹之實禍萬一奢酋捲土重來則此不聊生之民必且有揭竿而左之祖者亦足寒心矣臣竊謂須及此時渙發德音諭令川省撫按轉行所屬有司凡被逆酋殘破州縣務要多方安插設法賑濟仍蠲免二三年應納

錢糧俟其生產漸復方行徵派但須查勘未經受害地方分別輕重切得藉口濫免庶幾轉一路之哭爲歡聲易千村之愁爲喜色本固邦甯亦皇上自爲封疆計宜亟亟也至于寺臣劉時俊原奉命贊畫時一腔熱腸惟期拯救桑梓必剪滅此後朝食者叛逆何等事犯叛逆何等罪無論時俊起家甲第二十餘年受國恩最深萬萬無此卽謂伊子販賣火藥又謂其呼樊龍千歲受樊龍知生帖果誰見之誰聞之誰証之也此其種種蛇足狀業有臺臣周宗建之疏辯駁甚晰時俊得觀天日固不待言但獨惜其以有用之才華而摧折于狂狷且以有限之流光而消磨于獄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七

底通國人心咸抱惋惜是所當速爲勘結者耳若明時舉李達之罪端論者皆曰蜀難之起繇二臣催兵激變似矣夫變果誰激哉實奢之潛謀蓄于數年逞于一朝原非二臣所能逆料者今現有撫按勘疏并獻俘道臣執訊錄具在皆鑿鑿可據也且徐撫移鎮點兵亦原爲彈壓計不幸而陽九百六適逢級數就中止莫致而致亦豈二臣所能強而促之乎至如萬兵之取亟要挾實錄奢賊卽餉銀之措處主張總總撫而謂二臣爲力爭爲固執爲行榜追催似亦屬莫須有之詞已耳假使二臣當時身在操場同被慘毒則皇上以爲今日應在卹贈之列乎抑不在恤

贈之列乎惟其惶惶聞變急劇出亡未得從諸臣于地下而九死一生之軀翻爲百矢叢射之的是則其不解博身後名似愚而可矜也大抵此段公案在蜀人之官于朝者皆能以百口保之諒廷尉自有公道通國亦有公評況題參雖屬樞輔然樞輔方以愛惜人才共濟時艱爲已任者當風傳浪沸之先據所聞而糾之固非涉于私意今雪消覓見之日就輿論而衡之亦料不執一成心第恐言者不察或附會而下之石則二臣不益落重淵矣乎伏乞皇上勅令當事者以大公之心持至虛之鑑將三臣有無叛逆有無激變等情詳爲會勘蚤賜結局庶使國法人心兩得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三

其平而巴土不致飛六月之霜矣臣感憤蜀難心傷蜀民而并憫及蜀之累臣義不容默因冒昧直陳若此再照東土爲妖賊所殘其受害原不異于蜀皇上既不允按臣王一中科臣成明樞之請幣賜賑則亟勅彼中撫按轉查蠲免錢糧加意撫字以稍安流離之民心又奚埃臣言之贅乎臣干瀆宸嚴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奉聖旨該省殘破地方錢糧自當議免但不得一概濫及劉時俊明時舉等原被叅論當候問明處分滿秉權如何遞行濟救還着作速公問擬具奏不得稽遲該部知道



一務實息爭疏

奏爲聖朝言路大開臣子建白宜實懇乞明旨嚴爲申諭  
務省風聞浮議以息爭端以維國是事竊照國家設立言  
官上與九重爭得失下與百司爭是非責固綦重矣然言  
官能以言持舉朝之得失是非舉朝亦能以言官之言窺  
言官之得失是非而還定言官之品不可不慎也顧欲慎  
于建言尤莫如嚴覈風聞爲第一義蓋風聞二字在人主  
開此便門以作敢言之氣則可而在人臣藉此題目以供  
排擠之私則不可臣嘗觀宋高宗之諭羣臣曰臺諫論事  
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私惡若果務大體

碩道園集卷之三

圭

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于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消  
薄風成厚俗又當記太祖高皇帝譴責論陶安者曰御史  
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便以此爲盡職乎大哉王言洵  
萬世言官之律令也今我皇上聖度天空聖明日麗一切  
公車之章朝上夕下一時臺垣之彥鱗次櫛比惟是建酋  
未悔禍黔賊未解圍東支西吾頗費唇舌諸臣若不向軍  
國利病上尋機握算以建明而猥從流品事任外吹毛索  
瘢以市直竊計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且人情好名亦誰不  
如我有如大家駕言觸邪大家簞弄筆鋒大家借風聞爲  
護身之符工隱語爲射影之沙將使廟堂老成接踵投効

碩道園集卷之三

古

邊徼大吏亦灰心謝事摧折人才敗壞封疆伊誰之過也  
哉臣不敢遠引以滋煩聒頃如閣臣孫承宗舍帷幄之安  
就虎狼之穴獨力擔荷百二關河恃以無恐此何等才具  
何等膽畧而被圍墜馬等語突然喧傳非臺臣劉廷宣自  
任匪輕一疏力爲昭揭長安不幾成市虎之疑乎督臣張  
我績責兼應援迹涉觀望糾之者紛如臣始亦疑之恨之  
及詢獻俘道臣謂其區畫川事備極苦心但勢難分身及  
黔又似與諸言者遙度之語不相侔若恒撫張鳳翔英謀  
偉幹密運機權而三輔之劇盜潛消汴撫馮嘉會赤心壯  
猷不煩血刃而兩河之妖孽頓掃一是日邊長城一是天  
中砥柱迺忌者嘈嘈弩機已伏矢弦欲張非臺臣張修德  
武功既振一疏明爲點破則二撫又不幾爲我績之續乎  
昔宋臣程頤爲御史告其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  
索臣下長短以沽直名則臣不能也我朝陳壽在諫垣指  
陳時政得失有敢言風惟不喜彈劾嘗語人曰吾父戒我  
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願可輕也美哉二  
臣眞臣師也然臣亦請以此榜樣與諸臣共相師法可乎  
而況目前內察伊邇諸臣倘不各持一片公平心各汰一  
番刻薄念恐門戶復競嫌隙必開究且蜚語可憑爲實錄  
私揭可執爲底本黑白混淆立黃交戰撓主計者咨訪之

定衡辱明天子旌別之大典如辛亥丁巳故事覆車在前  
豈堪再悞哉伏乞皇上勅諭諸臣凡論人論事務要據實  
直陳勿徒報復私忿昧心潑口以干說謊之禁則浮議自  
息紛爭自泯朝端共享和平之福封疆不短英雄之氣于  
以藹酋氛奏肅謠可翹足待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二年十二月 日奉聖旨

一給假疏

奏爲京邸羈棲日久班行受事無期懇恩照例予假以便  
歸省事竊念臣五年外吏四年里居頃以起復荷蒙皇上  
拔置諫垣需次待補又將半年矣會記臣父與臣別時醉  
酒於地祝臣輟日勉旃此行其一意據忠獻盡善事聖君  
毋辱身名若父雖老若勿以父老分念也故臣遵父嚴命  
自入國門來雖時眺遠山白雲豈不懷歸而言猶在耳未  
敢內顧且同列諸臣咸謂臣考雖在後咨實在前吏部必  
念其淹蹇多年自應遇缺便補臣是以株守旅舍妄冀旦  
晚受直期得一當爲報稱計耳而今殊不然矣銓臣惟以  
考之前後爲咨不以咨之前後爲咨矣夫論考則居臣之  
前尙有三人况又聞服闋起復者亦將踵至則臣實補之  
時似尙早而待補之身更甚閒也以此閑身逗遛于薪桂  
米珠之地而空嘆形影之淒涼孰若趁此閑時怡情于斑  
衣菽水之庭猶不致流光之虛擲乎此臣所爲再四籌度  
既不得即移孝作忠以其事臣父者事我皇上而轉思求  
忠于孝暫以事皇上者歸事臣父也是亦人于一念隱衷  
諒聖明所必曲體者至於先後請假則有臣同官黃承乾  
劉懋等例在伏乞皇上准臣暫假歸省俟銓補之日即便  
到任供職庶烏鳥私情藉以少罄萬一而犬馬圖報自當

永矢終身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二月 日奉聖旨蒲秉權授職期近不必給假該部知道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七

一直糾輔臣疏

題爲閣臣斷無可留之義溫旨亦無太褻之體仰乞聖明  
慨發德音亟爲允放以息羣議以清揆席事竊惟人臣立  
朝有勲猷撤天揭地聲望冠古鏤今上下相得輿論交孚  
者上也亦有愛身名之念甚于愛君父義不受辱而入山  
入林惟恐不深不密者次也從未聞羣矢攢胸瘡痍遍體  
猶肯依依蔗境戀戀鷄肋者是必其頑鈍無耻之人則然  
夫頑鈍亡耻在稍知自好者且不屑爲况鼎鉉大臣能甘  
此哉而不謂有屢被抨彈更番稱病稱苦欲避賢者路如  
繼偕者皇上乃不體恤其私曲完其名而堅執不放數數

碩道園集卷之三

六

強其復出若此將毋謂繼偕即被人言終無可去理乎抑  
人言盡屬風聞可不必去乎夫用舍兩端君權所繫廉耻  
二字臣品攸關輔臣半生行徑臣固不敢傍人口吻過爲  
吹索第詳察伊子史八舍主盟倡亂一事千真萬真向微  
南北科臣交章指摘則爲虺不摧爲蛇若何平章好家居  
不幾爲織兒撞壞乎然則輔臣應下拜言者爲益友而藉  
他山之攻以作藥石之助想虛心平氣時自有此段循省  
功夫矣惟是通國方厭輔臣如眼丁而輔臣亦自厭其一  
官加贅疣臣等每設身處地爲之低回以思真是水窮山  
盡處也將欲鎡顏甲面以希就列義既有所不可將長杜

門席簾以供彈射情復有所難堪則斷斷乎惟懇皇上允其去之一着而萬事畢矣況輔臣一出國門而海濱之無賴惡少必且聞風散不敢以相門爲窟穴恃八舍爲泰山有猛虎藜藿不採其所全者一也輔臣一獲畫錦而趨庭之野心狼子亦或洗滌胃腸斬南山白額爲北海善士其所全者二也輔臣一返初服而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六六磯邊可以激流三三峯頭可以枕石正如雲鶴霧豹繪繳安施其所全者三也夫以一去而三全者具皇上亦何苦介介焉令其陰與言官爲難不一爲之恤其私完其名哉且語不云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蓋言天語恭貴恭

碩適園集卷之三

五

重不可不慎耳乃今日一旨慰藉明日一旨勉留至再至四以至于輔臣之類禿矣舌敝矣而尙未已也施之者不顧其所安受之者轉覺其無味褻國體而羞綸扉莫此爲甚頃外廷噴噴有謂輔臣顧瞻破甑冀收覆水唾罵繇人好官白我者是皇上屢以恩加輔臣而反以累輔臣也又有謂元輔香火關情票擬礙手明知其應去而不忍啟皇上予之去者是輔臣終不能以決去得之元輔而轉以累元輔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無一而可然則輔臣今日自處百進不如一退百退不如一速豈煩再計哉臣在吏言吏而大吏用舍所關無過繼借去就一節因敢附于昔人

勸駕之誼而直陳其不應留者如此惟皇上裁察而亟放之輔臣幸甚揆席幸甚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六月初十日疏奏入上震怒甚傳旨廷杖降三級調外用賴首輔葉次輔韓揭帖力救始蒙恩有此疏因有御批不便竟留中

碩適園集卷之三

三

一責成黔撫疏

題爲解圍已著前勞黔事宜中卸仰乞明旨嚴爲責成以終進剿之膚功以奠垂危之疆土事先是安酋猖獗黔省被圍閱十月所道路梗塞轉運維艱黃金難易粒米白骨積若丘山岌岌乎半壁孤城幾爲逆賊扼上肉幸撫臣王三善毅然欲雪襄城之耻躬擐甲胃親冒矢石偕道臣向日升提軍深入以寡擊衆而龍洞鴉關所至蕩掃宅溪陸廣到處平夷援撫按道鎮于萬死一生之餘復天末疆宇于十室九空之後已又計誅宋萬化生擒何中尉直令安賊膽寒苗仲羣渙此其勞勩或不在雕陽淮蔡諸功臣

碩適園集卷之三

廿

下廟堂之上輿情差快方倚三善爲鬼方長城計擣窠殲績必在旦夕間爲三善者自宜乘茲九仞一簣之時益殫厥猷畧與督按諸臣同心同德期剪滅此仰舒我聖天子南顧憂後無負任使耳而頃閱邸報中不知其何嫌何怨何忌何疑突然以請力懇皇上憐放且云一面具題一面移赴鎮遠交代沿途候旨也通國聞之不勝駭愕嗟嗟黔城今日事勢何等孔棘黔撫此時擔子何等重大而三善迺若自厭其官爲可有可無遂自視其身爲可恬可退一至于此且無論啟黔民惶惑之端長將士怠玩之漸而開中朝議論之隙惟是既經拜疏後雖未遽拂衣徑行必且

杜門謝事倘萬一逆酋乘機收合餘燼捲土重來竊恐前勞盡付逝波後效竟成畫餅三善縱不畏言官白簡甯不畏皇上三尺乎哉封疆之臣宜死封疆即使撫臣力誠竭病誠眞乎然重負既已難釋殘局誰堪代理且昔人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又有匈奴未滅無以家爲者彼豈拙於自便其私夫亦報國心丹致主腸熱義自無所解耳況年來遼左逮繫諸臣多因巧爲規避自扞吏網前車具在殷監不遠臣願三善熟思而審處之更望皇上再頒嚴旨勅諭王三善始終爲封疆計安危勿爲一身計榮辱若邦彥之首一日未懸藥街則節鉞之寄一日未容他委庶使初

碩適園集卷之三

廿

志彌堅而成績可奏萬里孤黔實嘉賴之矣然臣更有感焉國家欲鼓舞任事之人須寬以文法之途而酌其功過之準蓋文法途寬則不至掣其肘而功過相酌并不至灰其心頃如奢酋爲崇時抱一腔熱血運百折苦衷手携張樊二賊而出恢復渝城獻俘闕下若道臣戴君恩者中外靡不知之只緣氣岸太高罔思謙以受益兼之加級太驟遂致滿而招尤因中妬婦之讒卒投慈母之杼此皆君恩自貽伊咎臣亦何能代爲之解但功過原不相掩而薄罰亦足示懲若概行抹殺一味苛求恐自後勞臣人人解體奚以爲矢志疆場者勸乎臣又願司功者酌量而持其平



可也敢因黥撫而併及之統惟皇上乾斷焉臣不勝屏息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七月初四日奉聖旨王三善戴君恩俱已有旨了本內胄字錯寫冒字着改正行該部知道

碩述圖集卷之三

革

一昭雪錮冤疏

題爲場事勘明已久真才落魄堪憐懇乞聖明勅令亟爲昭雪以伸公道以快輿情以光大典事竊照數科以來因場事被索者非止一人被索而聽勘未結者亦非止一案然其間弊竇有無與夫冤對真假只消當事者虛心持鑑形自畢呈卽如近日錢千秋事觀其七字陰符便是一重鐵案任他說鬼說夢畢竟彌蓋彌張此皆直下斬截毫無錯貸者從未有謬拾半紙匿名之揭斷送人一生功名之門而涸涸然引不明不白之例爲似了未了之局如壬子科舉人劉琛一事真大可異也臣生平原不識劉琛面孔

碩述圖集卷之三

苗

何似而第聞其貢屈十年奇窮萬狀惟日閉戶著書學業益富生計益貧人人憐之惜之臣因細閱其當日爰書及通國公論不勝拊膺扼腕竊謂此事有三無可疑處敢剖析直陳惟我皇上垂聽焉夫風聞坐琛者原以關節非若文理疵謬明顯可據者比也至究其所謂關節則第以陰用其道而不以語人一句爲口實耳使此句出于創見則可疑乃蘇文勇敢策內已先用之矣卽使此語不經常用猶可疑乃丘兆麟陳際泰等坊刻內又屢用之矣何所見而獨指劉琛爲關節乎此其絕無可疑者一又使劉琛係原取正卷猶可疑查當日本房限于額數量之備卷及填

榜時因原取第二十五名沈德符先有物議監試主考恐中後不便遂另取一書經備卷代之卽劉琛卷也向非監試御史錢桓算大主考郭滄等力主更換則劉琛不過一備卷已耳世有通關節止買一備卷者乎此其絕無可疑者二又使更換果出自曹燧之意琛卷果出自曹燧之手猶可疑今閱部院移文掌試卷官保定同知姚光祚備查情繇則更換果出監試主考意而琛之卷固實從姚同知處取來公同酌定者也此段公案載在爰書若云有關節是必劉琛通關節于曹燧曹燧又通關節于監試主考及收卷官以共成此舉也有是理乎此其絕無可疑者三蓋

碩道園集卷之三

某

當初禍端只緣下第豪粟恨經房之斥落密布飛語以中傷遂使險毒臺臣貪風力之美名酷爲煅煉以求勝而猶幸彼時臺省辯駁諸疏揭一一俱在公道原未嘗不明卽法司勘問不并革其監生其明允詳慎之意已隱隱留爲日後辯復地矣假令情節果有可疑則國憲凜凜實應且戊何以尙厠成均而房考之曹燧又何以得復原職哉今房考已覩天日而寃士尙戴覆盆是事同而法異其奚以平政體服人心乎昨御史張文熙以公正發憤具疏代雪而頃者臣同官阮大鍼疏內爲琛鳴其不平並先後奉旨下部矣該部所以遲遲不覆者非真有嫌可避有疑未決

碩道園集卷之三

某

也或以今昔異時原非得之目擊且推委已久未肯突起擔當耳臣愚以爲非取向日塲中當事者作証則此案終于不明此局終于不結該部卽奉明旨又何憑據以題覆哉見今大學士朱延禧則當日副主考也此中情節見之最眞身爲密勿重臣不但不敢欺皇上抑亦不忍欺皇上且房考倘有關節與主考原無干涉豈有代人掩飾而自蹈欺罔之罪者伏乞皇上勅輔臣延禧據實直奏如關節果眞則自有遣戍之律在必依律正法以誅逋奸若事出仇誣原無影響則平章軍國者匹夫失所尙當引爲已辜安有身爲舉主坐視士子之沉寃而不一暴白于至尊之前也乎況方今聖明在上恩澤覃敷卽有爽闇昧咸得耀于光明豈忍使清朝有錮人之嘆寒酸抱向隅之泣者更祈明旨勅諭該部再加查覆速還劉琛故物俾得偕濟濟多士同沐皇上作人之化庶公道獲伸羣心共快其於皇祖時羅材盛典亦可無玷矣臣曷任悚息待命之至

一錄用名臣疏

題爲名臣創籍非法聖意轉圖有裨謹補牘上請乞勅該部速覆臺疏急爲錄用以昭無私之皇度以暢久鬱之輿情事自昔善爲國者必默察舉國人心所共推挽共嚮慕者而拔擢之尊顯之用以神其礪世之權然後可幾于理今試觀中外羣心翹然屬望不翅如景星慶雲祥麟瑞鳳者無過鄒元標馮從吾汪應蛟王紀四臣已耳夫元標等當其投効而去皇上猶准令馳驛更許以奏薦起用其于優禮大臣之體貌尙篤且摯計聖明或垂念三朝者舊堪爲羽儀必不使泉石烟霞得狎而有之賜環應在旦夕間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七

臣亦何敢復滋煩聒獨是刑部尙書王紀者生平立朝大節表表錚錚在人耳目跡其爲開府則爲名開府爲司冠又爲名司冠古道古心不流不倚執意竟爲惡璫劉朝所側目而一二邪黨因得暗弄線索明施毒手遂致本慎法也而翻謂飭于法本裁奸也而反以中于奸堂堂八座忽焉削籍青衣楚楚浩然長往紀亦何負于皇上而皇上竟負紀若是大小臣工無論識與不識靡不服紀之高榮紀之去迄于今青山大隱愈以增其聲價立交戟下者每一談及眞令人牙慧俱香始信當時白簡彈文匪惟不能汚蟻紀之名行而祇以自壞其心術邇都有公評道路有清

碩道園集卷之三

文

議彼其之子臣不知清夜捫心亦何以施眉目于羣吏之上也哉頃者諸臣力求皇上復紀用紀章滿公車幾于舌敝頽禿而日昨臺臣吳牲王祚昌兩疏尤爲懇切臣等辦事垣中恭繹該部知道之旨不勝額手起舞仰觀聖度如天空海濶原無成心亦既隱隱鑒紀之無罪而明以事權予銓部矣迺旬日以來當事者若視兩御史之疏褻如充耳而束兩奉之明旨于高閣也豈夾袋中別有碩德重望十倍紀者而紀應禡應削可以遲遲乎抑豈以罪璫之燼雖寒邪黨之焰尙熾而驟然復紀不無礙手乎嗟嗟紀之端亮卽三尺童豎無不知之紀之被逐雖混然塗人亦無不憐之況薰猶不同器貞邪不並立今皇上旣處劉朝矣朝處而爲朝所陰害者心跡自明輿論已共快矣奈之何君父幸有轉圜之漸部覆反同轉石之艱也乎竊恐機緣一失事會難乘究竟短豪傑之氣而損皇上之名該部將何以辭責焉伏乞我皇上慨然再播德音勅令速將臺臣吳牲等疏酌議具覆或先覆王紀原官俟部堂有缺卽行會推俾得與一時正人君子頂背相望于朝署之上于以共勸國家維新之治紀有不念思感奮期得一當以報明主恩必非情也干瀆宸嚴臣曷任悚息待命之至

一糾違限蒞任疏

題爲聖主急于用人諸臣急于受事謹循職掌據實直糾伏乞勅部查明分別開缺以肅官常以疏銓法事我皇上際國運方新之會值封疆多事之秋位置衆賢布滿朝署原欲冀其共効勤勞之力以濟時艱耳爲臣子者遭逢明盛倘各懷一片致主熱腸自宜朝拜命夕脂車期得一當仰答知遇後無負任使而奈之何有高卧丘園虛擲流光名銜空掛于仕籍簡書竟委若弁髦年復一年未見履任者若而人是尙可盡徇情面漫置不問乎哉除啟事方新時日未久者不敢臚列外第據臣見聞所及如兵部添

碩邁園集卷之三

九

註右侍郎劉日梧則陞轉已閱年半矣今日何時佐樞何官頃廟堂建議獨于本兵添設三亞卿擇才望者而委任之廷推首及日梧無非因首氛孔棘帷幄需人正欲借多官運籌之畧爲遼左緩急之備固最關緊最喫緊者也曩吳仁度夙負清望徒以趨裝無期改推乃日梧之所知也况日梧秉鉞蒞門時亦錚錚有聲者豈遂置國恤于膜外而悠悠家食是誠何心毋其跡涉規避意圖卸責耶聞前科臣魏應嘉會薦督撫蒞門日梧意頗不快貽書都下倦倦以經畧爲詢不幾大失舉朝屬望之心而重孤皇上特簡之旨乎倘司馬之堂盡若此又誰爲擔當樞務哉至于

碩邁園集卷之三

辛

南刑部非眞閑曹也而司寇李養正尙耽雲林之絲管幾於視八座爲長物矣南工部亦豈冷局乎而司空張輔之久癖泉石之膏肓眞若等水衡爲贅疣矣此外又有太常寺少卿蔡應麟大理寺少卿宋興祖武之望張至發毛堪尙寶司卿盧達少卿王宗蔡司丞袁崇友南太常寺少卿喬應甲鴻臚寺卿劉文徵等皆累歲經年久踰期限者就中或景逼崦嵫知止足而義不受辱或身嬰二豎欲叱馭而苦不能前清夢已斷長安野心徒眷白雲雖其生平行徑各有本末然律以曠官守而廢職業則其失均也臣竊謂年來大小臣工鱗次櫛比幾無坐處其在頑鈍亡耻者既已鐘鳴漏盡而不肯休而悠悠觀望者又以遊倦伎窮而不果來陽雖託迹鴻冥陰實志戀鷄肋國家會不得其半臂之用而仍占據實銜扼塞賢路反使資俸應陞者每攢眉而抱積薪之嘆而銓臣亦恒苦于冗滯之難疏無惑乎更番添註致啟聖明之厭薄也眞大拂輿情有乖政體矣臣在吏言吏畧糾所知而其所不知者尙多伏乞皇上勅令該部通將兩京部寺科道等衙門凡未經履任復任諸臣分別久近查覈才品中尙有年力嬰鍊素饒風節者酌量另行推用其餘或加銜予告以全彼林壑之高或徑開缺另補以明示玩愒之戒庶官聯有所振肅而銓法亦

得疏通矣乎再照中外原屬一體法紀尤宜並嚴臣嘗見外之司道郡守選量移歸里惟知畫錦之足娛罔念民瘼之相關非載酒以遊山則求田而問舍縱上官微檄每至再至三而稟牘套詞只稱病稱苦甚且有徘徊里門半年以上猶未戒輶者卽此已貽誤地方安望其表率羣屬臣以爲宜勅令各省直撫按嚴加申飭以後方面等官到任有故違欽限者卽按季據實奏報徑行開缺其川黔等處未任道府但有假託請告等情便以規避論重加降處無少錯貸則功令嚴而人心悚孰不竭蹶以趨爲皇上任事者乎統惟天語一叮囑焉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碩邁園集卷之三

世

天啟三年九月十二日奉聖旨這本說的是中外多事豈容曠官廢職奏內各官才品堪用的催他到任患病及堅退不出的酌議具奏兩京部寺科道并在外道府有司官赴任違限的一并嚴查叅奏川貴有事地方仍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一專糾樞輔疏

題爲樞臣怠事之跡欲蓋彌彰卸罪之情雖巧實拙謹再據疏糾駁以祈聖斷事頃臣憤激于中外諸臣悠悠忽忽竟騙朝廷之美官罔知簡書之可畏徘徊里門耽延歲月曾未聞竭蹶而趨爲皇上實心任事者故具有聖主急于用人一疏而首叅及兵部右侍郎劉曰梧夫亦當此東西交警之時計六曹中惟兵曹最爲喫緊且深維廷議添設之意則諸臣中又惟曰梧最不宜怠玩因特拈出入告仰懇明旨通行申飭責令前來受事此正臣一片爲國熱腸以不欺爲本者也曰梧倘能藉臣言爲他山石乎自應直

碩邁園集卷之三

世

認遲違之罪求我皇上寬政及之可耳乃臣昨閱邸報見曰梧有奉旨赴任原未怠事之疏就中反覆強辯介介焉較量于陞補之時日以巧爲解免已罪地且若深致恨于臣而詆臣爲欺爲悞何物堂堂亞卿盛氣相加甘效勃礣之始婦若此哉夫臣疏中稱曰梧爲添註侍郎正憤其未履添註之任不應遽叨填補之實故有意仍其初銜耳曰梧奈何沾沾自謂已填補非添註乎豈添註可不來而必待填補乃來乎前之旨旣等若弁髦後之旨復視如鷄肋會是而猶謂其非怠事將誰欺乎誰不欺乎且曰梧所藉爲口實者不過以未閱年半作護身符耳獨不思一年與



年半摠之皆遲違皆有罪也昔世廟起復翁萬達爲本兵萬達家海南兩月餘尙未至上遲之謂閣臣曰古語忠則盡命又豈俟駕耶萬達不來不必待也以王邦瑞代之未幾萬達至具疏自明上怒奪職降用曰梧獨未之前聞耶而況江右至長安計程不過一月果若曰梧所云以十二月陞授之官七月束裝八月戒途至十月始抵都門猶自以爲速也則會典所載違限半年以上降級別用八個月以上罷職不叙者豈獨嚴于外吏而兩京部院大臣陞調起用如有遷延不卽赴任者聽該科參奏等欸俱可抹殺矣曰梧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乃于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之

碩邁園集卷之三

華

訓尙不能當身體認也且高第李瑾與曰梧固同日陞轉者尙盡如曰梧優游自便萬一春夏之間奴酋蠢動烽火徹于甘泉更于何處尋少司馬哉曰梧可得謂身在局外不任受規避之律也耶而反指督促之者爲悞不亦舛乎至于貽書都下惓惓以經畧爲詢其規避隱情摠在曰梧所自供三十餘封內不爲少矣此其衷曲蓋蚤已爲識者窺破迄今長安中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而尙詰臣從誰聽之也是奚翅盜鈴而欲掩耳乎今日梧雖不蚤叱馭于聞命之日猶幸兼程于聞參之後且已奉有嚴旨着令到任供職臣亦何敢刻意苛求但伏乞皇上廷問曰梧如果

原非規避原非怠事則見今樞輔孫承宗久勞于外還朝伊邇將來榆關要地曰梧亦能勇往否督臣王象乾更番請告承乏需人旦夕摠督重任曰梧亦肯擔當否如其不然恐曰梧疏中衰病委頓一語其自核必甚實料亦不欺其心以欺我君父者然則樞部之堂不知尙可容此衰病委頓之臣否乎哉臣尤併乞皇上亟勅吏部將臣原疏速爲查覆毋使中外各官人人效尤曰梧巧卸怠事之罪而陰箝言官之口則吏治有不蒸蒸庶績有不其凝者臣不信也干瀆宸嚴臣可任惶悚待罪之至

天啟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奉聖旨劉曰梧已見朝到任不

碩邁園集卷之三

苗

必苛求該部知道

一再糾樞輔疏

題爲樞臣狼戾異常咆哮無忌謹臚列其穢狀據實糾參仰乞聖明嚴加斥逐以肅清仕途以維持言路事頃因兵部右侍郎劉日梧恨臣前疏內跡涉規避一語中其膏肓輒飾說強辯故臣不得已具疏再駁就中止卽事論事寓法于巽以相規正尙未指摘其生平且尋奉有不苛求之旨臣亦自分可安于無言矣不謂曰梧更悍然矯旨而與臣爲難也一疏未已再疏繼之昧心潑口罪難掩而巧遁其辭理不足而憤張于氣若非病狂必不狂吠至是皇上試觀從來經言官參論之大臣曾有如此體否大抵曰

碩道園集卷之三

葉

梧所以嘖嘖執爭者毋亦欺臣未能勘破其行徑已耳而不知臣自爲令西江時曰梧之惡踪醜態蚤已汚臣耳根矣向第念并州舊誼不忍直糾以傷雅道今日梧一味潑潑臣又豈敢避其凶鋒不明明爲我皇上訟言之乎夫曰梧固哆口自誇絕無一字通長安貴人矣然當時何以密結巨惡陸宗本爲心腹請住衙齋藉其神通之力一抵任卽推副院如取諸寄乎又何以遣七管家劉延齋書儀于都下劉延沿途騷擾到處逞威每驛私折禮銀三五兩有差號爲七相公買命錢者乎如此舉動而猶謂絕無一字則四年林下衰病委頓之身果誰爲推轂也且曰梧亦記

有醫士徐琳山人張伯樞出入轅門作已鷹犬乎亦記有

中軍孟詔狐假標下通已線索乎于是借甄別將才爲射利媒則受副將張麟圖三千金而幾破之甌復完矣于是聽權邪私囑爲報復計則參處死難遑陽之高邦佐而察吏之鑑全昏矣于是九標十二路大小武弁畏孟詔如虎賄賂公行號劉府進財星者矣不特此也人言其受朱摠兵金玉帶及赤金珍珠等物不止數千金則廉隅幾于掃地矣肅憲體者肯居此奇貨否又言其得請回籍運行李下灣有十四大騾車差標下親丁百名護送則捆載幾于如山矣實不貪者能有此輜重否而又不特此也有謂宦

碩道園集卷之三

葉

囊三四十餘萬俱以兄卿五出名置產占牙占湖占官地而官府不敢問者有謂自蘄鎮歸里焚香開讀封親兄卿五爲遊擊將軍張蓋揚所聲言練兵合鄉爭奉羊酒跪迎道周而竟不知奉何勅書者有謂占織染局爲住屋價不下千金而陰以原額地租飛派別圖小戶小戶敢怒不敢言者有謂其聽妬婦之誣毒害繼子水九水九出亡呈府縣挨拏極刑累死淨土寺雙林寺僧本中等一十三名者有謂毒殺水九後又聽兄卿五之誣責逐一埔抄沒其田屋及鐵柱宮書館復嗔恨一埔妻父生員喻洪學中以他事而通庠爲之不平者至于斯載斯坪以覆巢之卵而一

網打盡則黃臺瓜真成抱蔓矣李靖李錡因假孕之奸而百計剪除則丈人峯不翅冰山矣他若怒鳴鼓進香之黃炳等而送縣枷責因折去祠額以便吞併豈其欺白馬爲不靈乎又如恨不先救火之鄭中軍而喝僕輩打勒派頭乞命銀若干幾激兵變將無併池魚而俱冤乎是處青山皆可瘞骨而勒挾萬武二屋地以作墳地何其忍也假公白騙豈有良心而拆毀程儀賓房基以廣宅基亦基豪矣至于勢奪魏姓埠頭而誣魏公三以死罪雄吞羅氏庄業而計褫羅光烈之衣巾種種辜功累疊逆德尙有罄竹難書者今或亦天厭其盈而假手臣白簡以達之皇上已

碩通園集卷之三

七

耳乃曰梧猶剛以虛聲相嚇自謂附大臣之列不甘受何物二字也獨不思今日閣部大臣丰采表著譬之麒麟鳳凰爲熙朝瑞物者自不乏人至如曰梧躬翹翹之行肆窮奇之毒以害于而家而于而國眞怪物妖物狼戾咆哮之物而已清明世界何可容若而臣哉臣職主察糾義難緘默然而臣言太直臣禍必深伏乞皇上大奮乾斷查臣所言不謬亟將劉曰梧嚴行罷斥以無誤樞務而玷朝班庶法紀益振仕路益清卽并斥臣以謝樞臣亦有餘榮矣臣曷任屏息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一防 杜倖疏

題爲世及之恩命太隆中璫之膺寵太過仰乞聖明愛惜名器以防濫觴以杜倖門事竊照朝廷爵賞凡文臣武臣予廕予襲皆必有殊猷偉伐表著封疆裨益宗社者廼得食其報不則必議裁焉其典綦重且嚴也卽如曩時國本建言諸臣因覃恩公議贈恤皇上猶倍加慎重雖以直節表表若蔣憲司官循例疏請職實應爾而尙觸雷霆之怒赫然降斥無非欲以懲冒濫肅官常耳彼閣宦何官世襲何典而輕于錫予乎哉頃臣等辦事科中見兵部捧出聖諭謂皇上念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宋晉魏進忠等從

碩通園集卷之三

七

事青宮贊襄勤勞特將原應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之棟等正千百戶魏良弼等俱准加世襲仍給應得誥命臣等恭釋王言因嘆體乾輩蒙此非望之福踰涯滋甚而轉慮皇上施此異數之恩恐濫端易開也夫自有祖制以來內外百官所恪遵者不過大明會典已耳查會典內一款嘉靖九年奏准宣德年後武職逐一查驗功冊凡巧立名色以軍功爲名而實無軍功者文武內臣子弟人等非征進軍功以技藝勤勞傳乞陞職世襲者俱查革此其著爲令甲班班可考則世襲一途原爲實實有軍功者酬勞地耳皇上試思遼左陷沒川黔蒙難諸死事大小將官間闕百戰

甘以要領予敵魄落黃沙血化青燐者不知幾許人廟堂  
 之上憫其忠而錄其後自劉綎數臣外猶多齋志以滅未  
 聞賞延于世焉何物體乾等祇日供便僻使令之役于禁  
 掖身厭文繡口厭膏粱曾未見効一橫草功汗馬勞也而  
 昆弟子姪輒一旦纍纍若若閤門席刑餘之芘奕世享組  
 綬之榮不幾令錦衣堂上武科人人無色而功臣咄咄解  
 體也哉且聞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則官爵非皇上一家之  
 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今皇上取非其官官非其人惟辟  
 作福亦孰敢重違皇上命第恐書之史冊謂天啟三年七  
 月丙申官某某俱蒙傳旨准令世襲則天下後世視皇上  
 爲何如主其于以風示四方垂憲萬世計亦甚左矣況諸  
 璫中賢者最少萬一寵溢而驕浸驕浸橫將恐有乘驪龍  
 之睡而竊之珠者漢董賢唐魚朝恩輩之覆轍具在不可  
 不鑒也臣又記洪武四年中書省有言宦官俸宜月給三  
 石者高皇帝曰內使輩衣食于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  
 用之但月給一石足矣夫月俸爲數曾幾何而我高帝猶  
 裁抑之矧世襲之典所關繫國家名器最鉅胡可假借若  
 曹令其虛糜大官俸無已時哉臣等職司駁正義不容默  
 因同避鼠器之嫌合辭以瀆伏乞皇上稍加節制勿輕開  
 恩倖之門以啟冒濫之竇庶近習清而主權重雖罪臣等

以不識忌諱亦甘之矣可任激切待命之至  
 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序記卷之四

營蒲蒲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贈余廣文擢大理府教授序

余不佞仗劍而南職司教者事因得交權余介軒先生云先生司訓永陽蓋踰五年所與庠弟子員相習久相得甚章跡其所爲式多士者未易覲縷數大都先生郢人善郢上調其設教也尤得郢斤法日坐青衿瓊帷中憂乎奇僻是務去而惟以敦尚節義爲鏃括闡明六經爲嚆矢斤然進弗若於訓者而壇宇之坊表之未嘗以不模模不範

碩蓮圖集卷之四

一

範且也東脩之餘彙裝似水恬如也而雅不以干謁之牘爲有司者羞亦雅不以錙銖之末與惜大輩市其行義甚修如此至於旅人有歌碩鼠來者業不謀身或爲溝中瘠先生惻然捐筒中錢命簞裡掩之其德及骷髏又如此而尤時喜與諸生譚不朽菽諸生抱帖括進輒援筆品題雖日盱不停披焉平若氏方未第時應學使者試每落莫不合先全手其制義嘗津津對余言蒲生數奇而才奇非久池中物也會丙午歲大比士果驛其聲於青雲上邑人士咸服先生有知人鑑而先生亦剛自負能於塵埃中物色蒲生也者顧其陰愛人而不求暴其衷潛潔已而不求媵

其名令濟濟多士羣相忘於道術而不任受恩則猶龍氏

所云上德不惠殆先生之謂與居無何主爵者最其績擢以不次尋遷教授大理先生猶邑邑不滿志曰滇距楚五千里而遙鳥道摩空蠻烟亘地若若何以老博士故盤蹙此間向羣兒取精自食爲謝不往焉余謂榆城修阻固也甯無桃李可植參苓可儲乎先生抱天民先覺之任出其所爲教營蒲者教之指日易振鐸而鳴琴在此役也不往其如六詔士景慕何遂幡然改志行將裹六月糧度湘南鄂北而躑躅乎夜郎之西僉薦紳先生暨庠弟子員揖予曰余夫子誼至高與若等相習久相得甚章今奈何輕言別也於是羣載酒賦詩傾城而餞於泅江之上維時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遙見一葉仙舟飄飄乎長風巨浪間則莫不黯然曰壯哉此行吾師乎吾師乎因爲之圖且說以弁其首

碩蓮圖集卷之四

二

賀真崇上人七十壽序

余自垂髫時結社清涼山房治博士家業業知有松山上人云蓋松山時諱余吾少伶仃墮入苦海溺甚幾不知有彼岸也已而薙髮披緇翻然從摩登伽幻業中回首作行脚頭陀抵茲地始掛錫焉諸舍利子重嚴楞法藏諸經典斯夕誦數百周而松山只手金剛子念珠入定出定日呼

黃面瞿曇而已於經典不甚解或嫌之余爲解曰此道學如牛毛成如麟角悟則轉大部三千迷則爲大部三千轉政不必於大士註脚下承當固知其口不經典有深于經者也佛法持八關戒甚力不御一切醴鮮而松山長於酒德每大醉狂直欲踏傾須彌山或又嫌之余更爲解曰若以腥羶是茹者盡裨沙門乎彼寒山拾得煨羊脯而啖之適適然可於口極度和尙日飲酒噉肉與居火宅也者無辯二乞士夫非塵外牟尼耶固知其身不入關戒有嚴于戒者也往寺無觀音樓松山尊整菴周公倡諸檀越資斧鼎之迄今輩飛奕奕歸乎壯觀邑人謂茲樓成而景中添

碩道園集卷之四

三

景皆此高僧力匪第功西竺先生已也寺中故有分衛田松山不以自供十方衲子飛錫過者即出其贏餘食之靡弗人人果其腹遇諸宰官貴客邀遊茲勝扣扉入謁輒敲石火煮山茗頂禮甚恭亦靡弗人人厭其心近且構一青豆房盡日趺跏龕中足跡不履城市者垂十年所里中人幾忘其寺有松山已此其心無近累情有餘逸暗與不壞法門相脗合所謂自心之經自心之戒者也今歲年躋七袞短髮鬢髮其白如銀而目光熒然聞根亦甚利手支白雲杖趨如也松山松山奚趨清涼國中肉身大士哉異時了淨業證脩果泛般若之航渡涅槃之界知必據蓮花上

座現應身焉甯獨現應身且也現化身矣斯則上人之大年也歟余因是嘆攬拂者流得失中持憂喜內煎馳騁角之名嚼蟲臂之血非錮形骸於案牘即磨歲月於馬鞍白日忽駛青髯易彫鬢爾無常便墮落泥犁種子視身前事業如空花如電火如水面浮漚耳何若渠老比丘無構無營買斷青山隔漸紅塵略然而不與世俱波焉爲能全其天者耶松山有苾芻弟圓香梵唄清徹能爲大小眾生懺悔不減白足徒而厥侄如性更能具七聖財不受風魔障大是如來阿難松山衣鉢有繼之者已時二三友人以余舊結社習知上人狀因乞一言爲祝願余儒者身也儒法

碩道園集卷之四

四

妙於在世佛法妙於出世在世法之壽以仁以德仁與德生生之理也出世法之壽以了以空了與空無生之旨也然則余焉能以世法中之謂壽壽松山哉迺松山固自有無量壽矣漫書之

贈王隱君七十壽敘

吾輩墮地來原自有一段渾噩元氣抱而不脫爲生身立命根然每見慧業通人反不能保其不七日鑿而丘園之逸山澤之癯顧獨能攷之孕之以久視息於人間世是何以故蓋慧業人滑耀其材炙輶其智代鳥飛而逐驥走人者攘之故天者遁之正漆園吏所謂甘井先竭直木先伐



而象以齒自焚者耳惟逸叟癯民其於材也甯爲散木其於器也甯類堅瓠而其於閱世也甯不以已之焦焦受物之域域夫是以得全于天而渾沌不死偏與壽考康甯之福會則余於王翁得生術焉翁蓋賢而隱於農者也跡其生平行徑任質自然渾不解世法中一切炎涼恩怨諸情態而少孤食貧惟竭力耕田以奉厥孀母一簣烟月半犁春雨即橐無隔宿儲晏如也或時挾兔園冊悠然得趣更偕牧兒樵豎洗耳滄洲之涯晞髮樾陰之下較雨量晴行歌互答融融洩洩樂而忘世蓋足跡且罕履城市又安識擁蓋叱呵大冠如箕者爲何似是夫漢陰丈人不翅過

碩適園集卷之四

五

之其殆葛天無懷氏之遺歟然翁雖不治儒而見儒家者流輒娓娓就執禮甚恭問試以日者伎倆雖游戲言之多所奇中里中士咸嘖嘖稱翁非俗儔父也者而且也不以耒耜爲已箕裘剛欲教子一經惓惓然祈其邁跡自身也令子中所垂髫時已屈首攻製舉業余曾聘之家塾令坐兒曹西席午夜一燈晨聽數卷犢犢乎管甯榻迹幾穿再戰再蹶又蹶又戰始得占郡博士弟子員翁每進而慰勉之飛騰淹速造物爲政若弗輒落若學植爲也方尺之研豈鑄石田不律以耕之隴廩以雨之此道神矣浸假無鹵莽厥功彼甯鹵莽報若乎曷旃哉其篤于庭訓又如此

碩適園集卷之四

六

肆令王子激而思奮試卽列諸生高等皆翁渾噩元氣培植者厚故其菁莪秀質發抒者茂有以也余不佞未習翁眉宇而耳食翁隱德邵甚今且聞翁行年七十猶有嬰兒色余益以知渾渾噩噩結爲大年將左拍錢鏗之肩右把李耳之臂逍遙乎八千歲以爲春秋夫甯有艾焉王生王生請卽以菽水當大官膳青子衿當老萊彩更長跪而以蒲子數言當九如頌三多祝其賢子乞靈丹鼎竊果度索者洵多多許矍鑠翁有不載其色笑引滿大斗豈情也乎哉不佞行將廉之邑大夫必且物色乃翁禮以三老五更禮俾通國詫白水之濱迺有賢而隱于農者若而人用以風厲旄倪亦一快事也漫書之以佐末觴

賀江寧縣李父母考績序

今上踐祚方新營精太平其於海內諸縣令治狀尤銳志綜覈屢屢明旨督當事大吏務得真實循良勤脩職業一秉清廉爲父安元元計德意甚盛而等令李侯適當奏績期郡守監司最其狀上臺使者臺使者更廉侯治行高等飛章于朝蒲子某永氓也永去等不三十舍而近沐侯波餘及我隣壤且習聞等之田更陌稚塗而歌巷而頌有聲徹四履焉先是永與甯同時乏令權子姓矜紳暨邑之父老子弟相與謀曰隣令無如李侯賢攝永無如等令便乞

子片言浸假邀侯寵靈視篆營浦則二天之庇也余時亟擬合詞以請而當事者謂永等耳甯夙號巖邑非等令才罔克辦竟檄侯往攝甯顧永雖不獲終借侯攝而侯業心許永其神情氣色久已勃勃乎游龍山鳳嶺間矣然則永氓卽侯氓等令卽永令也敢不載筆颺言而額手以爲侯慶蓋侯以貴筑名家噪聲天路夙奉其尊人參藩公清白訓力甚而敏才慧識冷韻恬操一逞超超物表嶄嶄岳立几器侯者咸謂以侯若而品不試之盤錯而僅令一黑子等猶以牛鼎烹鷄龍泉補履耳然侯殊無厭薄等意自下車迨政成惟日飲沱江一盂水堂上霜雪之門以外春

碩道園集卷之四

七

育之今試問政於等夫疇使等子祔澤宮煥然文教斌斌然措大家壁立者腹果然也曰借侯洗我善而卹其私力疇使等子毗正供而外無雜輸煩成以往無苛罰所在鷄得棲鷗犬得卧花村也曰藉侯汰陋規而裁羨耗力又疇使等五保三宿諸椎結者安堵箐林篁谷中歲享牛酒之樂無挺而走險虞也曰更藉侯善柔馴而厚撫賞力諸如設營兵以防要害立千長以司巡邏革團例以甦重苦皆井井有章絲絲不擾說者謂遊等邑境如遊等胥國然洵樂土也若甯則異是民情剽悍士氣蕭凌且也豪里巧逋賦猾胥巧舞文稍以法繩輒眈眈思逞不韋語中令則傳

誥制令以故令甯者每畏途視焉侯往攝獨能犀照一切狀首下令曰若曹毋以代庖令爲五日京兆也令自矢惟無爾擾而爾甘自擾以當令令三尺具在有如日于是清帑藏則前署之吏竟坐以侵漁卽涉投鼠之嫌不遑恤也廉盜竊則懲弁之子必期于就縛雖攫肆螫之毒不能黥也至于薄催科而行自納之法肅衙役而嚴嚇詐之禁諸種種微懿一出其行之等者行之甯居亡何而賦無逋士無譁荏苒無警延唐黃若白匪但歌之頌之且祠而祝之相率扳挽侯願侯卽眞甯後愉快焉夫甯從未有以祠祠眞令也矧攝令事者哉祠攝令自侯始抑何御畏途如康

碩道園集卷之四

八

莊受事淺于等而感德倍焉若此之謂眞實循良勤職業秉清廉而允足以仰副新天子綜覈吏治又安元元德意矣計廟堂之上甯第下璽書勞苦侯錫侯典且將召入侯于西臺持柱下惠文法豈顧問哉旦晚不腆三戶倘獲惠邀侯搖山撼岳之身繡於以關衡雲而澄楚氛則營道隸邑實侯舊井州二天幃幃當首被之然則余今日載筆展言額手稱慶庸詎非持左券而埃償也乎時蒲子子姓矜紳僉輟然曰善因書之尺幅聊當歌頌以從事等若甯之田更陌稚後

賀黃海茹父母考績序

先是主爵者達達脫視吾承以故承令多明經士不則公車逐客而煩首授掌固者量移此夫若而輩遠韻寒灰矣勁骨繞指矣其視領邑符猶蔗境焉視黃若白猶鼎俎焉而左右臂則其佐之管者也何也彼有所約結于格之內而以官爲遷廬因有所沉溺于職之中而以身爲滯池耳故吾承廿餘年來令從未有以卓異聞匪卓異難也五鳳神雀諸君子之業原非若輩所能辦也我海翁黃侯以商宮高第謁銓而得承令維時嘆喏侯之才者僉謂一黑子邑爾而借潤侯于頃波乎是奚翅以函牛之鼎烹鷄干將之鐔補履乎延侯竟無遐遺我承心也輒然曰吾聞國

碩適園集卷之四

九

家爲地擇人未聞爲人擇地者也且丈夫得時而駕期于行吾素以無負所學已耳何邑之民不可鳴琴化而必賓賓然張皇吾利器于盤錯之衝後愉快哉于是下車受事輒日周諮民間利若病爬梳之煦沫之不遺餘力焉蓋迄于今閱三年所而政成矣大都跡侯所爲其律已也清字根也惠燭奸也明持法也斷然清不近名惠不市德明不淵察斷不驚擊而一載之以坦易之衷養之以和平之福閭閻洎洎嘉與斯民而得淡漠焉故足述也今試觀訟庭之下曾有康維魚隸維畧民方肉吏方刀耽耽獠獠于兩造間無有哉諸卑弱子手加額曰自侯朝徹于跳空之害

廉其魁實之理而吾儕村落鷄犬其不驚矣拜侯之賜一今試觀犴狴之內曾有觸藩類羊羅羅類雉一櫻纒維若墮泥犁無有哉諸衣赭衣者頭搶地曰自侯矜恤于逮繫之累一朝傾囹圄出者如許人而吾儕不辜白骨其再肉矣拜侯之賜二今又試觀井閭黨保間曾有游手無賴躍治不祥等六論若弁髦玩三物爲芻狗無有哉諸旄倪秀孝載其色笑曰自侯設誠行講約之規風雨不輟期寒暄罔間日而吾儕四民家敦倫人若訓矣拜侯之賜三頃若東餉孔棘上官飛赤檄如雨侯第虞加賦之屬民也爲之寬期限清乾沒銖銖兩兩及額而止不僂蜂針夫是以敲

碩適園集卷之四

十

朴弗事而樂輸者爭先庶幾倪內史之風焉至于自公多暇更抒其青螺白鷺之精粍與青子矜品藻揚葩別開堂奧另出手眼而要以根極性命爲宗故六邑中雲燦霞流聲大噪起者獨最營浦士則侯之治鑄弘也侯真能行其素以無負所學者哉臺使者卓異薦之天官氏上考書之有以夫而聖天子方且下璽渙綸褒嘉所自生侯將舞彩太翁之膝前焚黃太母之松丘榮光曷奕慶澤炎隆美哉永始基之矣蓋不佞常承乏侯梓里之海昏亦惟是無改素心以獲茲瓦全然每沾沾焉以盤錯自喜迺今歸而與閩族矜紳沐侯之恩飲侯之澤親炙侯之洪猷峻烈章章

若此安能不氣盡大巫之前形穢珠玉之側也乎方今遼  
氛惡甚瑣聞需賢侯爲令爲名令浸假而爲諫官必爲名  
諫官補天浴日將嘉賴之然則永固不能久借侯第願主  
爵者毋終歐脫我永而以明經授掌固若而人繼侯後則  
五鳳神雀間循良之績永永蒙之矣敢拜手颺言附于  
竹馬杖鳩式歌且舞者之末隊

王氏族譜序

夫崑崙無翹材而徠之松栢苓產其下滂蹄無尺鯉而  
南溟之澤蛟龍蟠其中庸詎非根源所積者殊乎余以爲  
門閥亦然迺說者又謂芝草奚根醴泉奚源人顧邁迹何

碩道園集卷之四

士

如耳安在驕語先德哆談世第哉果爾則鼎鼎七尺盡出  
空桑而後可彼葵也猶衛其足葛藟也猶庇其本矧我族  
屬厥初一體分一派衍者若猶是宗盟不篤胤緒弗敦豈  
曰能賢而亦惡庸是振振繩繩爲也魏晉來以豪姓鉅宗  
膾炙齒牙流馨竹素者莫烏衣王氏若迫我明則餘姚父  
子以理學監奇勛弇州兄弟以文章資黼黻彼皆宗派各  
異而僊源靈根並足雄峙區宇卽家積青細世紆朱紫者  
曾不得與之雁行焉况暴興之族乎吾邑以西有王姓故  
著姓也其自視於烏衣氏若不翅一崑崙石於江左二名  
家若不翅一滂蹄水而坎厥譜系乃卒不欲傍彼門戶以

張已家聲拾他春粦以掩我秋實惟是自別駕公垂清範  
于前者儒君奠丕基于後暨握符綰綬鵲起魏科諸前人  
而外凡所臚列摠皆昭穆世次與夫丘隴歲時井井焉備  
一十八代實錄以風示來襮而已青州以前若有若亡別  
駕而上杳兮茫兮甯闕疑焉君子曰質哉王氏之譜乎其  
闢先烈也孝也其篤本支也仁也而其無曲筆也直也三  
善備矣古哉王門之風乎其長樸如也其幼謹廉如也其  
青子衿魚魚如也四維具矣吾以知其植根于祖德者宏  
而濬源于宗功者遠矣故夫雲仍之盛乃有歲薦君若而  
人巋然似魯靈光而美秀而文若崇敬君輩又皆頭角斬  
嶄雅抱凌霄志洵足述也語有之上品無賤族下品無高  
門今王氏諸子品日道上矣俾熾而昌匪朝伊夕行見長  
松之苓大澤之蛟層見叠出甯直光前夫且張楚卽以邑  
西當江左以澤陶坊當烏衣巷也可九節于將別操三寸  
管作君家董狐何敢讓焉漫書之以爲茲譜券

題瑞芝冊序

昔鄭康成教授不其山中庭草菁蔥如薤葉人輒頌爲書  
帶瑞况芝何物哉夫固不聖明之世不生者而獨于蕭君  
齋頭產之產之而紫而五色斯已奇矣且也曾不三歲產  
凡四本不更奇之奇乎維時觀芝者屣履盈門桃下成蹊

碩道園集卷之四

士

而先生冷暑翻成熱場顧具眼人政不多得或芝而芝之  
或芝而茵之靡定評也客以質于蒲子蒲子曰若不習見  
芝不習見蕭夫子乎夫物有開而必先夭若爲操券以償  
也事無微而不應人若爲握符而合也余觀君芝眉燁燁  
而辯錚錚老且益壯蓋望而知爲壽者相芝非其延年  
徵乎晚得徐姬前于後囑融融洩洩不翅若蕭史之于弄  
玉然而尋誕一甫馨兒穎甚慧甚所謂芝蘭生于堦庭此  
物此徵也適今且擢受掌固更占席衡岳名區焉兩地桃  
李露潤雨濡吉祥善事駸駸未艾然則卽謂此芝如堯階  
之萼莢舜室之萼莆軒黃氏之屈軼也可方彼書帶不猶  
楹之與筵已乎君行矣芙蓉石園之巔故多採紫芝者嘯  
傲其中請匣是芝而問之毋遽輕發其函爲內目人按劍  
也客曰善因弁之冊端

贈徐又魯之鄂城序

徐君又魯將買鄂州之艇赴棘園試時蓋甲子仲夏也余  
酒又魯於家塾忽憶曠昔追琢筆硯時景光宛其如昨  
而屈指已閱廿年所矣余雖就又魯甚久又魯雖就筆硯  
甚深每拈弄一菰輒使予不律閣不得下矣亦心折百  
度之不逮一又魯遠甚乃余反先又魯脫穎出而又魯尙  
矻矻焉操帖括技與羣措大相角逐必期奏捷后朝食也

碩適園集卷之四

五

糠粃在前我輩能無厚顏否顧余觀又魯慧眼靈心俠骨  
豪態自舞象已然而近益曠懷千秋不可一世遑遑於酣  
歌諧謔中露英雄本色有甯使人妬毋使人憐之意間與  
之策東征西討諸時艱輒掀髯抵掌鑿鑿可佐當事一箸  
又或攢眉相對恨不卽請纓繫建安諸酋頭爲快其一片  
熱腸尤匪毛錐豎儒僮弄筆鋒者所能幾及也今又魯行  
矣國步多艱需賢孔急以若而才應弓旌之求正豐年玉  
荒年穀也見售主者豈顧問哉又魯又魯得時而駕在此  
一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終無忘追琢硯席時景光  
余且藉君輶余后矣漫書之便面以代驪曲

碩適園集卷之四

四

鼎建黃海南父母生祠引

夫永從未有以祠祠令也獨我黃父母握符四載美政千  
端諸父老子弟德侯甚然猶循往事造余不佞謀自有承  
來臨長此者不一人孰是照沐我蒼赤噓植我秀孝如若  
而侯者目前五父之衛豐碣磳磳聞而揚之微君筆研不  
可余唯唯否否若曹之拜侯賜也其始如飲神瀣然迨如  
也又如吸河然而值其渴冷冷如也迺今且甘之饜之浸  
忘而化之若終歲戴高履厚而若不知若終日就旭披薰  
而若不覺也此其至恩之恩上德之德庸僅僅一碑一碣  
能仰荅侯之徽懿而侯之徽懿亦豈碑碣娓娓語所能盡

耶蓋昔畏壘黃白桐鄉父老彼何人斯侯厥德厥功真足奴隸庚桑輩浸假不能尸祝侯社稷侯永母其風斯薄而俗幾偷余竊媿之時僉父率爾曰侯庇吾儕小人吾儕小人家而禱願侯省有蘭臺有栢飛身尺五天上也不愉快耶余輒然曰而不見泰山之雲乎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九蒼潤萬有蓋積氣之厚然也今侯直以永爲膚寸積厚流光無翼飛而不脛走陟筭躋臚乃其餘勁奚啻若日夕幾幸爲若曹第各秉一片直衷各持一段清議藉使置侯于五鳳神雀間視諸循良吏果遜一左席否則侯治永狀正與祀典符永雖從未有以祠祠令也而祠之余請自侯

碩道園集卷之四

五

始蓋有侯祠而有斐不忘民知報本有侯祠而典刑在望令知景行其所風示可大可久又不止仰荅侯徽懿而已也于是諸父老子弟咸頊然興欣欣然色喜曰美哉祠侯之議也其崇德也生民共也其報功也式後令也一舉而數善備嘻美哉而後迺今知道上豐碑果不足以既侯績所不惟力是視共佐一椽一桷資者非侯子若氓因郵余禿不律爲順風之呼

刻蒨生製義引

帖括小技耳而妙理存焉個中代賢聖之舌而傳言下之神非慧心人政不能索解也余不佞于此道蓋杓之乎其

見而夙抱蠹魚癖每遇一佳篇輒飛舞若狂把玩不置偶一日得蒨君某所爲制舉義讀之其蒼而古則秦之時月漢之時關也其圓而朗則坂之下丸盤之走珠也其藻而麗則金谷之春花石家之繡帳也而其蹕然而奇絕則闥婆之樓臺而波斯之寶樹也至其宛然而逼肖則又若文與可之畫竹具成竹於胸中吳道子之寫照妙眞神於阿堵間也吾以此知某之有慧心矣心慧故其筆靈筆靈故能淺能深能超能入不襲優孟衣冠不學邯鄲故步亦不墮野狐禪蹊而燦然自成其一家言可以羽翼儒宗可以註腳經傳技至此豈其妙乎方今大江以南秀孝競標聲

碩道園集卷之四

六

價而文章更饒氣色然無如毘陵爲最才若蒨君固其王氣之所涵毓也浸假而樹幟三吳揚英九甸即承明金馬直順風呼擊鈴走耳誰謂有奇負者而翻得奇遇乎哉不佞與蒨終慕共事海昏幾三年所而終慕能吏即君又復能文軒軒標舉有撞破煙樓之致阿翁竈突旦夕可跨余且拭目以觀鵠起矣因其付剞劂而漫浪弁之若夫爲茲刻立晏則有具隻眼者在

募建青蓮菴引

善矣夫茲役也爲亭山公張遺跡爲如來氏拓洞天嶺頭猿鶴因而噪聲池底魚龍若爲奮沫毋其山靈不甘寘寂



而假手諸檀越綴此空中之景耶。逃禪佞佛誰實無心結社尋盟。余甯無意第試觀南贍部州夷氛惡甚王室岌岌乎其將板蕩以人王法力求支大厦于一木而徵財財竭募力力疲中原大矣卒無能窺左足以應迺茲盃池拳石地借影報于空王而應之也。者輒如響銖銖兩兩布地成金舍利子幻因幻果歎動人心何若是捷赴也。余因是始嘆大千世界中凡一落人我相便自隔體不相貸甚之觸境生棘滿眼俱波而佛法空諸所有顧獨能奔走衆生者政惟其默提衆生避就之竅而悚之以所不可見不可知之天堂地獄故能破彼一切慳貪心爲莊嚴念若順風挈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七

鼎建青蓮庵觀音閣小序

偶於碩適園中與衲子四映譚蓮花小品因叅及觀音二字義曰音可聞耳而可觀乎九節子曰音繫以觀此大士之所以妙也大士証三摩地以聞而入蓋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無所聞故不特視四大幻世出世法幻山河大地亦幻也所謂色卽是空也無所

不聞故時而現法身時而現應身化身以至四萬八千母陀羅臂清淨寶目身皆身身靈身身慧也所謂空卽是色也而色空空色中總之一性圓明寂然內照音乍來而觀輒往觸之不亂感而遂通尼父之謂耳順謂默識朱程二氏之謂虛靈不昧謂返鑑索照此物此志哉故夫較功德則見地八百不及聞地三千而計神通則觀一切色不如觀一切音此觀音大士所爲發大誓願力開大慈愍心而永垂寶筏於苦海長燃慧炬於迷途有以也。浸假三千大千中能作如是觀則觀之時義大矣哉維時青蓮山房舊有觀音閣趾踞爲茂草歷多年所兒輩議鼎新之以屬募

碩適園集卷之四

八

鼎建漢壽亭侯祠碑記

營浦故有漢壽侯祠祠隔泔江之游其大僅如斗其於要不甚扼神雖王而地弗善也屬丙午春邑侯周君揖侯祠愀然詔諸父老子弟若等欲血食侯於俎豆間奈何僻處此其以邀式靈爲夫甯直羞神抑羞令已不張之思無以風此邦人迺捐俸若嘉肺之羨率士庶各以其贏餘輸助庀材鳩工相地于良方負鳳山之麓而祠焉堂構崇如垣墉周遭前樹綽楔蔽侯像其上顏曰聖之忠聯之言言翼

翼龍頭諸碧岫如展旌登障泚溪潺湲時送怒濤聲四面  
松筠綠陰交映蓋閣今歲而丹艸黝聖煥然益新歸爲邑  
東壯觀君子謂茲役也實扼縣治咽喉且也通衢過者式  
焉是可以風于時二三在事者以碑事屬不佞文之余惟  
侯之忠義於漢墓烈侯食忠義報于漢後墓綿且邇上下  
千百禩勳伐垂諸簡編尸祝徧乎宇內炳炳麟麟不石而  
壽焉用文雖然余慮夫世不乏陳壽之見也壽傳三國以  
剛而自矜疵侯其不知侯固然即予侯爲世虎臣有國士  
風第僅知其報效孟德耳嗟夫彼惡測侯之大者耶赤帝  
子火熾四百年泊獻而盡阿瞞噪于北紫髯兒噪於東誰

碩適園集卷之四

元

爲劉氏祖者侯獨結義昭烈拾西川殘山剩水椅角吳  
欲噓垂熄之漢燼而燃之維時奔袁表故主之恩許田見  
討賊之志其於兄弟君臣大誼皎皎然如青天白日而精  
誠所鬱雖間闕百戰屹不少挫至樊城一師會窮于阨則  
天不祚漢故也侯又奚愆哉竊嘗稽開皇之世其時去東  
都未凡數百劫而遙聞之天台智者猶見侯顯聖於金龍  
池上此其事非齊諧志怪也乃忠義之魄更歷代而不可  
磨滅有如此爾迄今顧瞻侯像若凜凜有生氣而鳳山一  
片地廟貌煌煌草木俱香邑人士乞靈而走其下者肩摩  
踵接而無不頌然矍然欣欣然抱赤素者若躍而興懷克

德者若寒而栗其能陰攝人所嚮之心以矜於忠而奮於  
義則侯之神實式風之亦建祠者其也然則祠之爲甯渠  
功漢壽且功營浦哉余故表而勒之俾吾邑薦紳士及吏  
茲土者過而遊以吊者庶幾知侯之大無爲冠漢帝魏者  
註脚也

鼎建濂溪祠碑記

余一日携客于登眺邑之南塋維時元公祠事落成於盈  
盈一水間江波繞綠浦樹浮青而晴沙遠影皎然如雪與  
朱簷粉堞相爲掩映客戟手訊予曰何物泚江江上突兀  
見近水樓臺壯麗迺爾似別有天地非人間也予曰是即

碩適園集卷之四

辛

周元公祠吾邑黃侯所鼎取新之者請與予遊於是躡水  
舄渡虹梁折而西則石墩崛起方若碁局迺雲津橋廢址  
侯因祠役稍爲理凸凹處而此墩遂覺嶄嶄有致浸假亭  
之榭之亦麗景也去墩不數武爲祠之門門前襟帶泚溪  
屏翰麗嶺銀濤雪浪嵐影煙光並歷歷欄檻間而三峯矗  
矗上摩層霄望之森如玉笋恰與祠扉相面若宛宛獻其  
翠色飛來媚人至門以內則空階可徑丈許芳草菁蔥余  
不忍以屐齒侵之正如元公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此際  
非解人恐未易領會耳階而升爲堂飛甍連礎言言翼翼  
侯每立期會講六論堂上則衿紳奎聚叟童鱗集聽之人

人矜奮非僅爲昭揭圖書陰弄風月地而已堂之後層累而入卽元公香火處樹以楔綽公靈實式憑焉而最後聯構一亭亭可布十數胡床前列石檻俯瞰澗水曲抱如環澄冽如鏡侯植蓮其中以續元公遺愛且水面奇石齒齒與急流戰每淙然作戛玉聲靜觀默對令人塵慮俱爽蓋自門而堂堂而祠以至此譬則噉蔗然入佳境矣余又謂客曰吾儒與會所到奚必三島十洲洞天福地纔可舒眼孔清心魂卽一區之勝一境之靈倘悠然得趣亦若妙有機緣焉者今且無論侯之祠公其以標表儒宗津梁承學所風示者邇第就吾儕今日振衣登臨便自灑灑覺白石

碩適園集卷之四

廿

清泉柳風梧月可抹可批可枕可漱一似造物者傾無盡之藏貸之目前而實由造境者擘無邊之景貯之個中耳微侯余安能作如是觀耶大抵侯水心圓淨仰符濂溪無欲之旨其爲政以主靜爲輿明通公普爲御而光霽胸襟後先同卽是故侯若濬靈于公而精者隱有以相喻公若借力于侯而神者嘿有以相托也語云心之精神是謂聖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殆侯之謂乎然則祠之建夫甯直不朽元公抑侯自不朽侯也已矣客聞余言欣然有會因相與徜徉竟日低回不能去適邑尉王君以祠告成事問記于余且云侯業已選石磨礪以須者久之遂聊記其遊眺

語畧有如此若夫元公顧未有侯鴻筆在片石堪語自足千秋余曷能嗣續其微音也乎茲役也計費若干金皆出自侯清俸而一椀一桶一工一力悉給值如民間例眾各有心民豈無口是則余所仰體侯德意躬敦厥事而亦竊與有榮施者也

紀異

九節子舟泊洞庭遇釣叟兀坐磯頭短髮垂垂瞠如也其衣百結青藍相雜若衲子然左手持笠右手持竿竿如椽大絲綸視汲井之繩戾羆焉時玄風勁甚驚濤怒浪撼其磯磯幾沒而叟剛不動九節子訝而異者久之視其絲綸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三

之末又無餌焉益異而詰之子無餌無魚無魚無食何爲乎水濱叟晒而不答九節子曰若公詹何耶任公子耶抑嚴陵呂尙父流輩耶叟瞪目仰天曰羊裘子八十翁不餌魚而餌西伯餌漢光武其漁之雄乎其猶有蓬心焉非吾徒也任公子諸垂綸三年而得一魚其得也以不得其不必得也而乃得吾友乎吾友乎九節子曰奇哉叟乎其聖于漁乎其志不在得魚乎叟乃適然驚子非漁者也亦知漁者心乎九節子佯爲大言曰余儒仙也胸中神仙字幾萬斛許以五岳爲蠅頭毫五湖爲硯五雲爲墨烟吾視若若吾硯池中沙蟲耳叟曰奇哉仙而儒者乎雖然子猶知

有五湖五雲五岳也余爲沙蟲日汨汨乎與陽侯之波浮  
浮而沉沉儻然忘其天之高地之下也不知有天地焉知  
天地之中有五湖乎五嶽乎五雲乎又知有子乎不知故  
無求無求故無得無得故無餌今于欲餌名乎餌名而欲  
得名乎欲得而遂必其即得乎甚哉子之爲蠅頭臺所役  
爲硯所磨爲墨烟所燻灼而日猾猾也且夫以釣爲餌而  
漁魚者拙漁者也以名爲餌而漁名者拙儒者也子儒而  
仙第尙存達心請于篝燈丙夜共訂之維時九節氏被釣  
叟一棒一痕一櫺一血霍然悟浩然覺其身名之爲附贅  
爲麗旒而已遊其神于天地之表矣迨夕暝將入湖樹烟

碩蓮園集卷之四

三

三不死記

我明來營浦甲第自二周二歐陽四公後山川之氣蘊含  
苞蓄幾一百四十年而余始闢其荒說者謂造物之生  
蒲子不偶也而不知造物所以簸弄蒲子惺惺蒲子生  
而幾欲死之幾死矣而故放生之尤不偶也因拈出生  
平三險境付副墨于每靜言念之真令人痛定思痛焉  
癸丑博南宮第後除目尙蚤予假省觀時郵禁最寬新貴  
人例得乘傳余亦逐隊馳驛而南洵所謂春風得意馬  
蹄疾也迨抵孝感同年程沈胡萬四兄過訪投轄且相  
慰勞曰敝邑繇漢江順流東下如鄂州僅一日程較陸  
捷甚年兄盍小憩舟中稍節鞍馬之勞乎余感其意因  
向邑大夫索艗舫一而諸護送役亦喜免其奔奏並慇  
懃余登舟方解維時風日尙爲我好也及行二十里有  
奇榜人利水道直捷竟走入野湖內湖水瀾漫渺無涯  
渌未幾颶母怒生驚濤猛浪如雪片飛來與舟相抵觸  
震盪飄搖橫衝直撞了不辨東流在何方亡何而報舟  
漏水汨汨入矣又亡何而報艗內水盈尺行李悉浮起  
矣僕役長年咸潛潛淚下各准備葬江魚腹中顧舟雖  
破敗猶能出沒煙浪間若有物以負之者余竊自念余  
半生無甚大不德事矧主上新予余一進賢冠而無情  
閭君輒欲位置余于龍宮蛟室爲陽侯衙官乎或不其

碩蓮園集卷之四

苗

然又四顧無津斜陽已掛崦嵫冀緩須臾無及溺似萬不可得忽搔首見微茫樹影于萬頃一碧外且在順風之衝余亟戟手呼持舵者若毋凝凝與石尤衡也凡有樹林處必清淺處曷亦望彼而趨或可出萬死于一生也榜人因用余命舵轉風順挾船若飛瞬息浮拍可二三十里許果見榆柳林立蔭一土墩其下有茅廬數椽諸役咸技淚懽呼喜踰望外轉盼間舟已及涯遂羣掖余跳躍而登恰黃昏時矣離畔一叟一嫗出迎余曰風波如此公相何不自愛而輕以身嘗試爲余時神情恂恂乍驚乍疑曰若神乎人乎而宛在水中央乎叟

碩適園集卷之四

荃

笑云吾家世漁此夫婦因無嗣長齋奉佛幾廿年矣因引余入則滿室皆如來像香火煌煌余肅拜諸役亦拜拜已又環而拜余謂微爺臺庇吾儕小人其魚矣那得到此並叩首若崩厥角甚有叩十餘下者貪生怖死恒情爾爾可笑亦可泣也少選嫗出脫粟飯飯余蔬食豆羹楚楚有致已又欲撤佛前長案爲余卧榻余亟止之曰今日邀靈瞿曇氏不啻若出我于苦海登之彼岸得此一袈裟地假寐足矣時簾褥俱濕即將叟與嫗禮佛二蒲團藉而睡澎湃江聲尚喧闐枕上而再造之餘覺萬慮都捐四大亦假獨一點靈惺念與佛前燈影相映

對耿耿不昧而已時乃七月十七日也其不死者一

丁巳夏令海昏時學使者黃貞父先生行部江州余以送考之役僑居能仁寺一日偶閒兀坐方丈嗒然若老僧入定狀頭岑岑伏案底幻作漆園蝴蝶飛揚黑甜中之天地酣甚亡何將覺未覺際宛宛見一老比丘倉皇而來卓錫呼余云起起案事發矣余時在恍惚間悞認爲督學發諸生案也纔驚起申欠而屋上數椽忽斷磚瓦奔騰而下磊磊若輶輪聲恰當余假寐處案脚俱折掉面並碎門役寺僧排榻入視咸錯愕者久之已而諸同寅聞其事皆訪余咸爲余危倘神者不先默告則招提

碩適園集卷之四

共

一夢却被黑風吹墮鬼羅國白晝翻成長夜不幾作江州游魂乎而體無完膚又無論矣夫余生平剛不解佞佛兒輩每捐金修淨土或燃光明燈輒叱之笑之顧一阨于漢江而拯余者乃在禪室再阨于潯陽而全余者又在禪寺豈阮瞻不信有鬼而清夜對談現其小影昌黎不信有仙而藍關擁雪顯其化身耶余乃今而知西方釋部果非齊諧也至于案事發一語蓋指余所伏之案言耳物之成毀有數人之死生有命信然信然誰謂造化小兒無心于人閻羅老子妄勾攝人哉此其不死者二

歲己未余叨暫擬農部休沐家食時維臘月朔風凜冽三

白飛空大地山河幻作銀世界玉扶輿而寒圃枯株枝  
枝皆六出花凝結望之如瑤林瓊樹清輝奪目余恰與  
升之諸兄弟爲圍爐會拈韻賦詩相戒毋效顰謝家諸  
從撒鹽飛絮皓鶴白鷗等語約次日詩成仍聚首浮拍  
高歌呼膝六君而聽之迨旋抵臥室則輒見在內持巨  
爆竹數枚玩弄偶墜其一于火籠死灰中不之覺而侍  
婢見余回輒增炭付余余隨置案頭隱几覆面其上兀  
兀敲推雪詩若假寐狀少選室人至拍肩曰爲我閱歷  
本某宿吉否可成衣乎余纔擡頭據案手一歷尙未展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七

帙也而籠內爆聲忽振響如雷光焰四射籠鉢俱碎炭  
爐星星飛落筆研衣袂間幾于炎及棟宇婢輩急捧盂  
水撲滅之因相視且驚且駭且喜浸假造物者不陰翼  
室人攬余詩思而成然寐則火藥作崇匪但燃眉爍鬚  
焦頭爛額而雙眸子必且爲鬱攸所育性命之憂岌岌  
乎殆矣安能尙存面孔以有今日哉此其不死者三余  
惟更番閱歷于應死不死地故于生死關頭頗有悟入  
蓋鶴長鳬短墮地時蚤已默定君子惟修身以俟順受  
其正而已千載而下吾獨有取于生老病死時至卽行  
一語非眞達人不能作如是觀也漫記之

碩適園記

余繇閩藩歸里午釋銅墨如倦鳥投林野麋走塙然遂營  
苑裘于泮江之南因地蒔花因水疏渠亭之榭之榜其園  
扉曰碩適蓋取詩人考槃之義耳個中古木修篁疎淡幽  
僻不入繁喧而嵐翠山煙江聲泉韻時來几案間差堪枕  
漱工偶成客載酒過從曰樂哉君之有斯園也余驟然曰  
園有吾耳吾安得有園乎子不解人我空花山河幻泡義  
吾爲子揭其顯而易見者夫秦宮漢闕隋園唐陵古帝王  
之業也然皆不數傳而夷爲丘墟鞠爲茂草況士大夫之  
家乎且前代士夫治別業者亦多矣其最著如鑑湖潮川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七

香山綠野金谷蘭亭及醉白獨樂諸園池率名以人重各  
極一時之勝而今安在哉竊嘗笑李德裕自著平泉莊記  
云吾後嗣有以一木一石與人便非佳子弟觀此語是直  
以平泉瑰土爲李氏世有之物乃今無論木石卽欲迴彼  
子姓支派而亦不知其爲誰何人矣固哉贊皇公之不達  
也余用世纔二十年茲園輒兩易其主未幾又及余造物  
者不過假余以一丘一壑而余亦聊寄焉爲取適之資而  
已使後人而賢猶得寄余所寄以與魚鳥親松菊友浸假  
不賢也豪有力家不又狎主此中乎而余安得有之蓋從  
來盛衰相乘滄桑遞變理實應爾余靜觀也審矣客恍然

悟曰吾今乃知君自有君固有者而不在碩適也

封給諫公先君子行狀

先君諱以忱字作信號養初行一先大父上舍公諱大淮長子大父生五男持義方訓嚴甚課先君輩治載經稍遜不敏即操夏楚隨其後先君以嚴見憚乃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二語揭牕櫺間日兀兀坐硯北吾伊不休年廿二始博青子衿屢試高等補增廣生應省闈制者再後大父因遊成均家政需人遂命囊帖括蒞請于學使者沿恩例得乞儒官蓋非其志也先君七尺頎頎大宅豐滿多髭髯顧任質自然毫無邊幅性不喜粵靡衣麤茹櫛安之若素

碩適園集卷之四

芑

饒有古先進風却無宋頭巾氣上舍公勤於治生善貨殖先君服勞居多好行其德每貸人赤白丸度不克償者陰匿券破之大父若佯爲不知也而心實喜焉亡何大父溘先朝露家難賴仍備極苦辛所遺贏餘先君按其籍悉以分給諸叔父諸叔父亦信先君無他吹噓吹篴益如也至訓伯子樞及不孝權雖矯嚴用寬然不孝輩小不簡便正襟對案快不快余兄弟承顏侍側若負芒刺尋自悔益感奮下帷其孝友慈三善者備有如此辛丑春偶染痰症呻吟床第幾六年所喘息奄奄骨立如柴一日疾大漸忽夢老叟來謁自稱北菴伽藍贈彩聯一幅內有杏花十里

桂子三秋鞭逐電馬駕耕雲牛數語已而稍甦輒喜告母

孺人吾生矣吾兄曹且有顯者姑誌之泊乙巳督學董太史行部伯氏與余並前茅多士丙午余尋領鄉書及報至而先君病已霍然癸丑成進士則先君不但無恙且戰勝而肥矣始憶夢聯所云杏花桂子即鄉會二闌兆而馬屬午牛屬丑皆權得雋之年如操左契徵應不爽倘非德馨冥漠慶貽後身曷能使神者先告之乎然先君雖有子通顯而剛不改淡泊操旦夕一青布袍出入市巷人不知其爲宦家翁子姓少年有鮮衣粍履面帶酡顏者見先君坐祠堂即蒙面歛衽不敢前且羣相戒甯爲刑罰所加毋爲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三

太翁所短其素風矯節足以廉頑化靡又如此甲寅余授建昌令走役迎養輒輟然笑吾兒飲修江盃水足矣奈何以父母口腹累海昏乎嗣余更番敦促迄丙辰始偕母孺人往迨抵署即首誠權艾民身體受之父母昔人以蒲鞭示辱號長厚吏若其法之勿憑藉三尺供爾溢怒且爾體癯性急艾政雖繁欲速則不達曼西門豹佩韋自緩正爾今日金針也于是取二便面一書節怒保民一書節勞保身各四字每聞余堂上有敲朴聲即命應門者傳節怒扇示余或余視事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又傳節勞扇日以爲常左右知之國人聞之莫不感泣咸呼爲佛太翁而縉紳



子弟更有誰解我慍令君太君仁風兩筆穆如舜薰之誦  
余治艾五載刑清政簡無酷烈名軼掌病皆仗先君力丁  
巳報滿叨恩綸賜封先君階七品戊午冬余入覲先君乃  
携家歸里歸而闢場圃于北菴之北蒔蔬植菓馴鹿狎猿  
日嘯傲其中童顏皓髮步履趨如望之若肉身如來邑大  
夫歲修醕執醬禮先君每循墻而走恆以德不逮五更辭  
後黃海茹父母屢式廬造請乃一再赴召時蓋己未庚午  
歲也余時晉部假旋拜慶膝下二白在堂諸昆羅列天倫  
樂事洩洩融融間黨戚屬僉羨余未幾丁母孺人變余  
伏苦塊讀禮先君更斯夕依依相慰藉壬戌八月卽吉北  
上益健飯羹饌醕酒祝余輟勉事聖君善自玉毋以父老  
爲慮余奉教別去尋考選蘭省需次承乏吏垣癸亥遇覃  
恩再膺綸綍封先君吏科給事中先君猶數貽書都門悵  
悵以盡言責報國厚恩最余余亦竊喜先君可百斯年未  
艾得一意據忠青瑣不虞入秋抱疴遂以訃聞痛哉余遠  
離子舍罹茲凶閔百身莫贖終天之恨嗟何及乎今雖邀  
靈九原歷官藩臬差幸張厥遺緒然而負米無從卽捧檄  
奚益也痛哉痛哉先君以嘉靖辛亥生距捐館日享年七  
十有三生三子長秉樞歲進士次卽不孝權季秉桂卒無  
嗣孫男八日輟日輟日輟日輟元震元皆樞出日輪日輟

日輟權出輪太學生而輟與軾輟並邑庠生重孫四其二  
爲輟子其二軾子女一適邑庠生徐鳴秋孫女五俱適名  
門嗚呼先君子世德所蔭繼繼繩繩如日方升如川方至  
亦豪且盛也夫

封太孺人何氏行狀

先母何氏諱閨和邑著姓何恩及公第三女生而淑慧其  
祖上舍君偶一日因諸孫繞膝而戲先母姊妹亦雜其中  
乃戲拈粉如霜三字試諸孫屬對先母在傍應聲云鏡似  
月上舍君大奇之曰此女不凡異日必爲名門婦時先大  
父相與有瓜葛適先君未聘遂委禽焉大父家業豐食指  
甚繁而大母又周大叅公孫女習於大奉摠攬家政待諸  
兒婦最嚴諸兒婦日惴惴操井臼惟謹卒無有得其權心  
者獨先母承顏順志執婦道恭甚無論修甘旨班溫清不  
啻如漢中之孝卽下及米鹽細碎諸務理之並秩然有條  
凡百唯唯否否惟姑嫜命共牢而食幾廿年所毫無勃谿  
聲先大母每對人輒稱爲賢孝婦而人亦無間言迨分爨  
先君稔知其饒有治內才一切贏餘悉付筦鐫不問其出  
入也前後襄大父大母喪葬事俱先母居間主持以厚爲  
道俾子舍無一遺恨後卽安及爲兒女輩畢婚嫁更慇懃  
先君毋規規瑟瑟作寒門涼薄相爲戚黨羞蓋其手眼寬

故其局固宏耳而躬垂閭範則又克儉克勤練裙楚楚衣  
澣濯衣淡如也篝燈丙夜績紡聲札札爲子婦倡矻矻如  
也至鞠育余兄弟雖備極一片婆子心而終不以姑息爲  
愛嘗指先君書篋曰吾兒毋傲帶視此會聞古宿言積黃  
金與子孫不如積書貽子孫夫不積書其責在父母積而  
不讀則見曹之咎也于是旦夕向先君德憑令歲捐阿堵  
物爲余兄弟多市古今帖括菰及佳筆墨而余尤癖嗜此  
道先母間私脫簪珥佐余購書因愈感奮下帷以獲有今  
日其賢於畫荻和熊者遠矣癸丑余成進士起家艾令後  
迎養署邸每見余邑務旁午戴星出入無公暇暑便倚門

碩適園集卷之四

墓

踟躕不甯或停匕箸食不下咽且攢眉語先君吾居恒以  
做官享受必清閒如佛如仙孰知其苦乃十倍燈窗下殊  
屢吾憂也先君笑謂士子居官勤官事報國恩職分實應  
爾爾奚憂爲母怫然曰豈不解此第兒身爲本有身後有  
朝廷有百姓權兒文弱恐不任受勞耳因時時丁甯余汝  
父所書扇乃吾匣筒中物汝見扇頭字急宜息怒息勞此  
不但惜陰臨惜身體且爲汝父母惜福余唯唯承命奉以  
周旋蓋閱數年如一日也戊午之鵬始隨先君甯家恒手  
其恩綸翟弗示諸孫云吾家書篋中不少此若曹勉旃齊  
步若父若叔武可乎已未余假旋侍左右猶娓娓譚艾署

事不置口更喜動顏色謂見幸釋此苦今後如噉蔗然披  
枝及根節節皆甜吾無慮已是歲冬偶抱病余輩每省視  
尙力疾起曰小恙耳然日起日卧卧而起起已復卧至庚  
申春病勢浸篤刀圭罔効亡何入夏竟奄奄長逝矣嗟夫  
語有云婦人無才便是德余竊謂閨中奚必忌言才第  
患無識耳母孺人事翁姑曲盡婦道有賢孝稱德固淑甚  
而持家律已於應豐應齋間調劑咸宜且拳拳以多積詩  
書爲教子成立計其才而運之以識何卓卓歟此無論巾  
幘者流百不逮之即鬚眉男子亦遜一頭地焉眞大丈夫  
哉迄今追憶鏡月一聯若爲肖其生平閱歷然蓋先母自

碩適園集卷之四

墓

子歸以屈屬纊相先君子五十餘年家溫食厚耦俱無猜  
兼以兒孫繞膝責且多賢吉祥善事輻輳集若鏡之圓  
月之滿無纖毫欠缺處然則一時慧語便是終身影照豈  
偶然也耶生嘉靖壬子三月念七日終於泰昌庚申四月  
朔享年六十有九封孺人再贈太孺人子息詳列先君行  
狀中

徵仕郎贊府蒲公墓表

公諱某字作敬號文臺先伯祖浩泉居士家嗣也居士以  
理學名家爲諸儒宗公習聞庭訓一往而深束髮時即工  
制舉業試輒高等聲大噪諸生聞餽于庠閭廿餘年所凡

七戰棘閭廼屈首領明經薦蓋非公始志也迨遊太學謁  
銓人而得浙之山陰丞山陰故東南巖邑民情積險錢穀  
歲通承職司部運了此尤難公蒞事獨冰其心而葉是茹  
詣一切佐理狀靡不井井有條多多益辦維時給諫余公  
瑤圖今楚憲副楊公近明曾先後爲縣令與公共事一堂  
吹壘吹簷相得章甚卽兩臺使者咸廉公才而賢尋檄公  
視上虞篆公自是益究厥施而六曹淒然以秋四履熙熙  
然以春也虞之黃白孝秀人人願公卽卽真此於以卵翼  
虞爲愉快蓋遮留者趾相錯也居亡何以常調量移衛幕  
公尋拂衣起曰予不員丞丞廼負予哉吾視吾故吾具存

碩適園集卷之四

荳

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安往不可發光瘞影乎陶貞白張季  
鷹吾師也遂飄然投効歸歸則闢別墅于泖江之許日嘯  
咏其中饒有三徑五柳風鄉里小兒或晚以居間事輒掉  
頭不顧雖邑大夫亦罕覩公眉宇其不輕以鼎予人類若  
此大都公之品如璞玉渾金而曠識遠神超超物表又絕  
不作銘刻岸異態以自予雄處宗族間黨選遲得退一步  
法每抵掌清譚時莊嚴時滑稽娓娓皆名理語能令聽者  
意消而至其儉德介操卒未嘗與俗俱波倘所謂拱壁視  
躬虛舟涉世者非耶夫天道益謙神理祚善不翅影之隨  
形然肆今公家芝蘭玉樹森挺塔堦並燁燁具摩霄凌雲

致寢昌浸熾若旭日之方升豈非公所敦培者綦厚故其  
瀟灑者綦隆哉然則公往矣而有不往者存生垂懿範沒  
被榮施夫復何憾焉余不肖忝公猶子行義不得以禿不  
律辭聊撮公生前岸表之墓門爲千秋券異時公之後  
身軒翥皇衢焚麻馳贈標炳松楸又自有詞林鴻筆在余  
言亦直劍首一映而已矣

莒州倅劉封君傳

余讀莒州倅小傳而知恒庵公於名位生死之際其取諸  
造物者雖齋而食造物之報則甚豐故足述也公少負瑰  
材噪聲永清諸生間已廼占籍成均平生孝友謙和得自

碩適園集卷之四

荳

性成更塵視阿堵物喜賙閭閻緩急其一具俠骨業超超  
人頭地然位不配德屈首就一莒倅浸假在他人甯保無  
愜愜不屑狀而公第安之若命且無遽廬其倅而身事視  
莒事日飲水茹藥斤斤奉捕職惟謹會廉鄰邑十二盜魁  
置諸理匪但莒絕荏苒警卽鄰邀公靈亦四履晏如其丰  
裁節操直有爲大吏所不能爲者迄今誦黃中丞通省僅  
見此一清官語眞足以風當日之服官東土者矣至于膺  
委解運宣餉重趼都門維時隆冬凜冽公不憚櫛沐風雪  
蒙犯霜露竟以勞瘁物化京邸顧屬續遺言自母事公事  
而外毫不及私其孝與忠兼有死無貳又如此余嘗憶鄉

吉水先生有言曰官品一朝人品品萬世恒庵公雖伏處下僚而卒能以品地卓然自立且也死王事時灑灑脫脫寸絲不掛以一官還朝廷以七尺還造物方之貧賤而死牖下富貴而死變童妖賤之手者孰泯泯孰烈烈乎若而品洵足千秋官之崇卑奚論焉然則造物者雖若薄予公以生前位而實則厚償公以身後名矣矧公五子鼎鼎十孫嶽嶽大者如麟如鳳小者如璧如珪而郡丞君鴻猷駿績尤標炳河西五鎮稱循良獨步方驛其聲而北若高屋建瓴然卯金氏門閥浸昌且熾公之食報造物不於其身於其子若孫豈有艾哉余故曰足述也因廣其傳弁之

冊端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七

聞達辨

余備兵湟中署莊鎮事移駐之次日循例謁先師諸生環橋門進說書商及問達章義渾隔數塵蓋窮邊措大讀書多不求解只拾鈞釘語作註脚耳余謂這達字從夫于下學上達君子上達語拈來顯孫氏此問殊有深意第其于本來闕頭稍勘不真故誤認問爲達而其實達與聞僅差毫釐却謬千里故夫子各爲畫一小影分一派頭吹紫處要看質直色取四字質直便有根源這句汝等講做體方用圓便不是摠之培一點人生也直之心而受制于義義

所不協者不敢出也察言觀色勿作外邊看察是內省觀是內照工夫儘細儘密謂嘿察自己的言靜觀自己的色恐或涉于躁率矜炫耳慮以下人緊接上句講亦摠之宅心處慮一味質直好義不自滿假意此等實學如根盛之本自然條鬯如源深之泉自然流通所以在邦在家俱達非我有心以達之也自達而已若色取行違全是向外面剽竊作遮牌却又打扮得像彌縫得巧不露一絲破綻非但愚愚且能愚智所以一傳虛百傳實以耳語耳安得不聞然而響畢聲銷終歸何有全不是達的境界故聲聞過情君子耻之看這章書須與孟子水哉章參証即聞與達之照面鏡子也管見如此漫錄以示

碩適園集卷之四

七

克己舍己辨

克復二義修註脚者譚之最夥而了不解或以己爲一膜之己固墮窠臼即認禮爲節文之禮亦猶然隔靴爬耳愚謂禮矩也天則也吾人視聽言動都有個正當的天則猶大匠繩墨射工發率聖人之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纔於矩中稍稍走作便着了己己心一生種種私生安得仁昔顏子三月不違到這地位也儘純粹儘深潛所以實落下手處直從源頭打點故提一克字克之法撤纖疵於眾理防百密於一疎者也此等功力一了便了更無

漸次待其與神聖關鍵所爭只毫芒未化耳若論聖人心體細甚密甚他的已合下渾洞虛員靜則天空動則河決一物不容其實萬物皆備原未曾走作些子執着些子是故工器芻蕘好問好察鹿豕野人與遊與居大舜之舍已也仕止久速無成心用舍行藏無膠迹吾夫子之無我也無自能舍舍便無二聖人即本體即工夫誰軒誰輕兩語恰傳神矣如又謂其舍不如無則洙泗淵源直下從祖述來安見夫渙渙堯舜而兄之耶凡此皆於話下求解而寒煖其說者也夫舜與夫子果何嘗知有已而欲無之且無之舍之亦豈如釋氏空四大老氏吾喪我者流他祇是大

碩適園集卷之四

文

公境界如印泥毫無沾滯者耳大都萬水之著見一月所徹也萬竅之怒號一風所噬也萬理之臚列一心所宰也心居中虛不受一切已私障礙題是本來面目個個有的惟聖賢全得這本來所以隨念觸發惺然者仁森然者禮粹然者善而其質禮即仁仁即善轉其名不轉其體處之情一孔之一貫顏之一善俱從此個字流出所謂一字法門也故夫喚作三項則不是

文武辯

余蒞酒泉客有謁余者曰肅荒服也漢番雜處罕虜貢固微公之靈筆此半壁其將治以夷狄之治乎抑以中國之

治治也余曰中國治奚若夷狄治奚若客曰治以中國治利用文治以夷狄治利用武余笑曰若是則文與武可觴用乎吾輩誦法尼父起家經生只知信義當甲冑禮樂當戈鋌文事修而武備在其中矣況中國夷狄俗雖殊心則一也誠能懷之柔之未有不就我戎索者且子試觀論語一部曾拈出一武字否其言戰則慎臨事則懼教即戎而歸之善人服遠人而本之文德至仲繇諱有勇知方則晒衛靈問陣則曰未聞即于匡于宋于陳蔡皆以鳴絃歌詠勝尼父豈真不武哉蓋正為忠信可行蠻貊至誠能格有苗潛銷春秋殺伐之風默挽唐虞干羽之化耳余治湟湟

碩適園集卷之四

四

理治莊莊甯悉此物此志肅雖絕域耀德足矣焉用武客曰昔夫子為魯司寇墮三都操兩觀誅非武乎余曰此乃伸國法非行軍法也曰然則武備可盡弛歟曰惡可文譬之梁肉養生者一日不食則餓二日則餒三日則亡而武藥餌也藥餌以治病雖不可一日不蓄實可百日不用蓋文德修而近悅遠來則人心固若金城疆土便安于磐石正如人一身元氣涸涸四肢自然無恙奚事盧扁刀圭為此所謂用夏變夷賢於犂庭掃穴遠矣客瞿然謝曰今而後乃知戰勝廟堂之長算也

西庸考

西甯古羌夷地正德初套虜亦卜刺獲罪酋長叩關乞降時內地無備遂闖入海上蹂躪安定四衛擄金印而據其幅幘後總督楊公一清彭公澤等相繼經畧湟中至嘉靖三十八年俺荅繇鎮羌入西海分犯河湟欲隨水草住牧不二載以中濕腫足遁歸遺永邵卜一枝窠居海濱萬歷四年俺荅又建仰等寺與套虜往來十六年瓦刺他卜囊犯搶西甯掩殺貳師李魁及千把總等官四十八員名全軍覆沒十八年順義王來海上套虜卜失兔松虜宰僧阿赤兔俱聚牧青海縱橫無忌上遣鄭公洛經畧於此虜王畏而東歸松套各虜並隨之往復遺火落赤真相台吉納

碩邁圖集卷之四

四

刺沙刺台吉等部與永邵卜塔羅處永刺卜瓦刺他卜囊部落計萬餘人而納刺沙刺二台吉約千人火酋頭目部落初僅數百繼收武宗塔余諸番又渡歸德收哈家諸番遂至三千餘住牧莽捏二川同眞酋兄弟所收河南番族共五千餘眾時復北渡來去靡常其專住海上者則永瓦納刺沙刺等數部也永瓦諸酋自二十三年西南二川大遭挫衄級級七百有奇擊死無算乞款不許遂遁海腦無敢睥睨我邊垣我哨騎及諸屬番往往深入其穴趕馬斬級諸虜亦俛首屏息甚至聞雷聲而驚移毳幕者近惟火落赤真相台吉一枝最號驍雄動以賞市相要挾每大

言惘惘內地土番曰我若統精兵千騎據了碾伯城子任爾漢軍卽人插一翼必不能飛渡西甯半壁皆我家枕上肉耳頃幸天奪其魄此酋物故當事者始開市馬一例爲羈縻術年來主款係第六子古六台吉爲政其長子大陀印二子乞慶三子小陀印因住牧黃河之南華去馬額崇禎三年冬大陀印等兄弟鬪殺死古六而以款事奪與端住黃台吉端住卽大陀印長孫也余入湟受事虜使持夷稟到鎮海營求賞賜求市馬而乞慶小陀印亦因與端住相睦往來黃河南北住牧亦具稟求復市馬例余懼犬羊無厭此例一濫觴將紛紛效尤後且難繼惟許主款酋

碩邁圖集卷之四

四

首開中餘並閉關謝絕蓋湟市一出石峽卽爲塞徼又青海之西有大小鹽池南通烏思藏北通瓜沙哈密皆黃沙茫茫四望無際廣出而犯我則易我進而逐虜則難且我進則彼退我愈進則彼愈退窮荒大漠三軍深入糧糗芻料萬一失於接濟何以救援是尤不可不預圖也况禦虜又與禦番異番宜撫虜宜勦決無容久居海上遣西鄙憂然欲議剿虜必先養士議養士必先積餉昔趙營平十二方畧近鄭經畧七事疏並鑒鑒爲治湟司南當事者能做而行之天山露布將與銅柱燕然諸勲烈爭光日月可也

邊塞情形

環湟皆番番之外環海而居皆虜也就中出沒之路支分縷析難以枚舉然東有碾伯西有鎮海南北二隅則有南川北川東南北二隅則又有古鄯威遠皆設遊戎守備等官握重兵防之如鎮海之小山硤刺沙兒等權威遠之插把硤西石硤碾鄯之慈蘭堅口思打岔硤並層巒疊嶂只容鳥道一線真天造之險可以堵阨其無險足恃若小白崖子濫泥溝牛心山柞諸處率平原曠野逞逞虜騎長驅而入勢難猝禦則惟賴墩臺之烽火嚴明哨探之傳報急速先事有備自可無患至於邊外諸虜則近日掌款乃端住黃台吉然此虜年幼無甚狡猾惟阿害囊賁二台吉勢

碩適園集卷之四

四

最驍雄節年收獲黃番黑番不下七八萬差喜日來與乞慶小陀印等兄弟閭牆自相屠戮余不時用間諜術挑激之而穴鬪益甚更有海腦住牧不款達虜永邵卜一枝其部落約四五萬餘亦與阿害相構日尋干戈不遑賈其餘勇以垂涎我內地我內地得小收漁人利恃有此耳若夫邊內住牧熟番如西納隆奔罕冬併革路完冲白咎哂等通計二百一十四族六十四寺皆入就我戎索者不足虞也

勦禦機宜

海虜羣慕自雄不事耕種窮年曠日惟牧是務凡中邊路

徑皆了了目中一旦狂逞必窺內地之踈處而闖入相內地之險處而觸負焉若從石羊石虎牙橋等路入犯我兵或於刺撒兒柞堵截以遏其鋒或從西石硤口進取以搗其巢若從白石頭入大小康經川則必厚集大兵方可勦殺至於先事隄防要在平日操練營兵分派整兵聯絡鄉兵各各飼秣馬匹整擐器械以防不測及臨時對壘又在相天之時因地之利量敵之勢或用火器直攻或乘情歸追逐或埋伏間道首尾夾攻修正修奇倏又正而奇奇而正摠之默握勝算方為萬全岳武穆云變化之妙存乎一心然則奇正又烏可預定乎亦存乎其人耳

碩適園集卷之四

四

方畧條議

從來為全湟外患者惟火落赤一部今火酋物故遺息蕃衍雖黃台吉等與阿害囊賁各不相能似可乘其不相能而襲取之然堂堂中朝豈忍作此乘間掩襲事況彼不我犯我不宜自啟釁端而反予彼以口實故夫無動為大畢竟是不治治之之策但又須處處綢繆刻刻隄備切勿因彼不睦而遽蹈處堂之安則防之一字尤今日喫緊要着也至於應興應革無如修屯政以贍軍需汰冗弁以清糜費二事而已若夫釐剔鹽茶二商之私販通番嚴禁營堡各官之扣剋兵餉則監司為政要在設誠而力行之可也



夷洲先生遺像圖讚 有引

憶余舞象時曾問之無字於夷洲先生然渾不知先生號夷洲第見先生標格頤頤鬚髯如戟輒嚴憚甚相戒無犯鬚子師夏楚物以故逞逞望先生鞭影而馳而先生每授書見余目十行並下亦輒心賞之曰此子竟可他日大吾宗金魚學士問必非異人任也迨後廿餘年余果領鄉書尋登春官第則先生已乘白雲矣自通籍迄于休沐中間又閱二十年所而先生宰上之木幾于十圍浸假不覩先生小影竟白紛不知夷洲爲先生號且併童烏時嚴憚先生之心無自觸發亦大欠缺事也撫今追昔在三之義其

碩道園集卷之四

聖

曷能已因爲作夷洲先生讚

讚曰此夫堂堂者誰而修其眉而戟其髭高桶帽子廣額豐頤豈楚儉父也抑宋儒而章甫之依稀識得似授書時端坐硯北課我唔伊亦趨亦步成矩成規類邊孝先學鄭不其一室晤言六經鼓吹視羶塗若浼甘淡素如飴伊人往矣典型在茲夷洲夷洲吾師吾師

自讚有引

營浦如斗大乃產一九節子世界如許大乃亦着一九節子九節子誰肉身之我是影身之我亦是也昔人云我與我周旋八甯作我我却爲一轉語云我作我久甯渠不自

知我因自作九節子讚

讚曰睥睨其蒲既蕃且敷苗裔累百九節者吾吾形于子吾貌癯癯吾骨骯髒吾性狷孤吾賦才不踰中人而生平耻伍豎儒起家赤縣侍從黃樞曾持白簡清君側狐閭內閨外竭屨匡扶維時中貴蟠據要途笑彼無識炎炎是趨因棄鷄肋飄然解組歸而小隱於城北隅開徑蒔彭澤之菊鑿池畜季鷹之鱸門無扉屐庭有苔鋪科頭閣肘嘯咏歌呼遇事汎汎如蜻蜒點水而弗濡與物油油任虛舟相觸以何誅得退步法爲護身符五十能閒亦自丈夫老將至矣行與化徂肉軀尙假况乃影圖而胡然襲取假我繪以丹朱毋其翼繼繼繩繩者瞻遺像而曰是夫前聞人九節子九節子乎嗚呼有之似之庶幾無玷此眉鬚

碩道園集卷之四

吳

嚴元復像讚

元復像像元復豐其頤便其腹若停鷺如時鶴立鷄羣笑野鷺時中聖傾金谷戲灑毫走顛旭殆似俠似狂披褐懷玉幾幾乎羊裘翁壺天氏之躅

几銘

無役而形無勞而精掩扉匡坐爰淨爰清得會心人數座而坐三日留香九天落唾良朋造席茗椀清供一切奇請毋溷乃公

花晨月夕小集清賞據此胡床興焉不淺  
隱几而卧賢於據梧夢兮栩栩覺也瞿瞿  
明窓淨几討論索丘應書一室玄賞千秋

鳳翼亭紀勝

荒徑雲深野鶴飛來  
孤園日麗鷓鴣啼處百花新  
怨幽人之長往半亭藉月總淒涼慨王孫之不遊夾洞天  
桃還自笑時維三月序屬暮春天朗氣清煙中雜樹紅深  
淺晴和景媚檻外奇峯碧有無於是洗觴池畔擔榼郊垌  
拉瀛洲之俊彥步蓬島之孤巔滿地落花鋪都將芒鞋碎  
却沿堤苔髮鎖盡爲屐齒沾殘席懸丹幟竹搖翠影浮尊

碩適園集卷之四

四

身隔紅塵極掩清陰覆座橫空騁望乾坤渾水上之萍纒  
日舒豪人世盡籠中之鳥幽思轉饒唵神更王一咏一杯  
響錚錚乎霞穿石裂載倡載和聲振振兮鹿曉猿驚少焉  
金烏西匿玉兔東扶牧唱披雲出樵歌渡沼廻旣挹韶秀  
於來塗春藹藹其盈袖迺踏明月於歸路風飄飄而吹衣  
觀止矣極矣樂優哉游哉爰效輞川之繪圖共追蘭亭之  
墨妙

啟集卷之五

營浦浦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候漕撫陳楚石老師

柏府風清繡節設河山之軸槐塔天近牙旗騰星日之輝  
喜鷄大之乞靈於鼎丹欣龜魚之借蔭乎瓦影征心南斗  
托羽北鴻恭惟台臺鍾二水三吾之秀家聲截嶽巢熊淵扶  
九丘八索之藏才望嶙峋海寓殿前作賦飄飄然繪日凌  
雲柱後惠文赫赫乎山搖岳震埋輪節勁驅除當道之豺  
狼持斧名高彷彿在山之虎豹恭敷歷中外者垂四十餘

碩道園集卷之五

一

年貪墨望風皆竄伏而激揚臺綱者幾八九省直藩封無  
地不澄清肅茲湯沐之陪都資資鎮鎗兼以漕渠之重地  
式賴輓輸天塹因皂纛以增雄河伯凜碧幢而效順牙檣  
錦纜歌喉與榜棹同聲金斗呂梁啣尾見舳艫並進久矣  
一柱砥黃河之決居然兩手洗白日之光邦武孔揚於邦  
江夷氛蕩掃於淮海僉曰江左有夷吾而聖明憂舒南  
顧矚看中國相司馬而醜倭膽落東陲計必然哉不筮決  
矣伏念某粉榆末品蒲柳微姿馬首賺春風浪逐英雄之  
末隊魚腸揮雪色謬叨蒞榜之後塵背慚無路以依雲今  
幸有階而披霧卧長安片月頻飛清夢到龍門眺淮陽法

星冀馮餘光垂燕幕借通尺素聊展候忱惟明公大人之  
不鄙夷有藐末小子之無知識謹狀

候季心葵父母

星度燕南紅映城花香綻錦春新燕北青回宮柳影搖金  
遠瞻怙冒之天莫縮摺衣之地寸膈與鴈臣同注片楫將  
鳥馭俱馳恭惟老父母天際碧桃日邊紅杏毓西山之爽  
氣亭亭七尺玉爲標吞北斗之文芒纔纔千章雲布采才  
業雄乎繡虎養尤湛於木鷄聘轡而空冀群人誇汗血橫  
經而樹趙幟士寶唾珠何來雞肋之封借試龍泉之鏐泐  
江一帶雙鳬下處野煙清桐嶺千尋獨鶴飛來霞氣紫明

碩道園集卷之五

二

同秦鏡懸知狐鼠潛踪澤灑商霖快觀鮑鼓腹慶口碑  
之交頌識化悲之新調嶽嶽神君翩翩僊吏蓋玉瓊黃流  
之器行且珪璋廟廊而祥鸞瑞鳳之姿寧久棲遲枳棘者  
也某編蒲末品負郭畸生馬首賺春風浪逐英雄之末隊  
魚腸揮雪色謬希鑒戰之前矛眺南國甘棠冀借新陰垂  
燕幕卧長安片月頻飛清夢到琴臺敬托鴻箋附摠蟻悃  
伏願福澤湘川並至勳猷衡岳齊高第一治平邑動九重  
勞玉璽無雙循牧聲騰尺五覆金甌謹啟

候吳生白憲副

桓圭分省九重駢天駟之紅霓埃矢專城四履擁月卿之

翠節湘江春轉衡岳雲開恭惟老公祖臺下大國金湯清  
朝維柱文穿混沌滙洛龜河馬於胸中武吸海山操猛虎  
神龍於掌上作天子使原隰歌四牡之駢駢爲學者宗魁  
下耀六星之燦燦鬱才地頻新寵命於優崇燁燁動名  
風重壯猷於敷歷槐閣清懸皎日霜臺屹峙層霄幸借七  
閩之旌旄聿作三湘之屏障紫萸黃菊迎繡袞以舒顏玉  
露金風介駢駢而清道楚山欲動芝陽寒虎豹之關鏡石  
同明瀟水照魚龍之影鑑鍾雙龍雨傾六月洗民冤刀尺  
百官震震一聲驚吏膽疑山吐色軫野騰騰猥如某菜蔬  
齊品瓦缶倫材馬首賺春風浪逐英雄之末隊魚腸揮雪

碩道園集卷之五

三

飛清夢到烏臺

復毛好吾大參

寅惟台臺偉量海涵英姿山立鬱慈才地頻新寵命於優  
崇燁燁動名風重壯猷於敷歷霜臺懸皎日蜀山寒虎豹  
之關冰鑑凜清秋錦水照魚龍之影長此星辰高曳履何  
來泉石暫尋盟公德自鈔龍蛇吾道豈終丘壑竚卽爲蒼  
生而出跡邁東山行將御青霄而遊樞聯北斗某鼎選鷄

犬倫九轉而並仙浪底魚鰕借尺波而忽化總緣洪庇實  
藉餘麻邇未伸傾藹之私顧猥荷投桃之愛一札光騰東  
壁百朋價重南金循省逾涯捫心抱愧榮頒賁惠謹登拜  
於三薰感激豫豫鳴敬陳情於九頓謹啟

答毛文學

萬里卽紅塵遊子堦前掀采袖五花橫綠戶真人天際雨  
奎章展誦神驚拜嘉顏赧恭惟門下秀拔芹宮英標桂籍  
秋水爲神玉爲骨前身是天上石麟彩花生筆錦生心今  
日作士林威鳳青玉案頭光灼灼藜照芸編碧紗窗外瑞  
騰騰草連番帶箇是五龜經總堪誇入面詞鋒蓋丈已抱

碩道園集卷之五

四

火齊木難之珍甯渠繼讀而世不乏身毒大秦之目應許  
連城某性類拙鳩技同隄鼠魚腸揮雪影謬叨蒞榜之後  
塵馬首賺春風浪逐英雄之末隊蟠木偶逢明主用寶槐  
頭顯龍禽徒與故人疎殊勞夢想不謂恩加敝履因之念  
切道簪華箋鏤玉振金聲慚蛙鳴之不韻雅誼高龍山鳳  
嶺笑蚩蚩以難勝佩服賴有矜紳刻鐫寔藉心板謹裁短  
札代肅謝私何以報瓊嗣容投李謹啟

候毛好吾大參

律轉青陽風清綠野恭詒台臺道偕時泰德與日新洩雲  
林之趣於管絃收天下之春於肺腑鶴樓百尺甯終作白

眼看時鳳闕三千行復披丹心事主汝翼汝爲汝明汝聽  
聖天子將拭目矣作礪作霖作舟作楫名師相得無意  
乎某才慙宋黠性類嵇慵咫尺崇臺尙苦趨跼之無地萬  
間廣厦猶忻怙冒之有天脉脉心征區區惻積聊陳一羽  
薄展寸悰疎懶之辜雖擢髮而難贖冗病之故諒曠懷其  
可原伏惟丙鑒無任寅忱謹啟

元宵請諸友

玉律春新九陌燈輪懸玉樹金吾夜曉千門月魄貯金杯  
輝映黃塔光搖聚閣敢效傳柑之會聊開泛柏之樽看錦  
繡叢中香塵逐五陵之寶騎聽笙簫隊裏清歌飄萬點之

碩適園集卷之五

五

梅花銅壺滴漏聲長傾落一天星斗珠唾霏霏吟興迥  
恍噓四壁春風仰祈鳳駕來儀共慶鰲山結綵

候篆楊司理

仙舄飛臨一道薰風披戟蓋福星移照九天瑞彩耀朱城  
大堤舒柳色以嬌迎上路清炎威而肅迓恩新雨露望切  
雲霓寅惟老父母名蜚縑虎養湛木雞雅度冲容炯炯寸  
心冰作鏡風規朗彈亭亭七尺玉爲標吐白鳳於甘泉鳥  
奕子雲之彩筆揮黃金於暮夜慈龍伯起之清標甘霖將  
榮露俱霏舜嶺棠陰千頃綠慈日與和風交映延唐燈火  
萬家紅鵬不日而圖南鳳有時而覽下何幸疑陽之保障

轉爲營浦之幘幘百尺紅旂氣色度濂江而結綺一規幌  
舫光塵指泖渚以霏華黎庶眉舒矜紳骨豔其負郭畸生  
長裾末學佩芳聲而夙殷斗仰瞻新節而倍切葵傾欣亭  
毒之自天慶攀依之有日敬陳荒贖用代摺迎竹馬道傍  
極目朱旂之東驚青牛關外遙遲紫氣於南來謹啟

入宅請啟

鶴托一枝安不羨上林如許樹豹栖孤島穩可支瑤圃大  
千春才慙豫章君抱掃除天下之心而一區安事豪類元  
龍氏有傲視田舍之氣而百尺徒高敢云駟馬門閭豈謂  
芝蘭庭砌安得千萬間以大庇寒士竊效杜陵辛勤三十

碩適園集卷之五

六

年而始有屋廬堪追韓子獲茲甯宇實藉龍靈謹詹朔二  
之辰薄撫一芹之悃德星聚處清光浮畫棟三三夜榻歡  
餘紫氣遮關千六六

回建昌周懷川肖川伯仲

鷄肋走紅塵媿我浮生廿五斗豹眠饒紫霧多君清夢穩  
三山林下見一人焉真千人之人望也箇中有二老矣以  
眾父之父宗之恭惟兩門下豐城二物吳國雙鉤菰苑並  
傳芳聲價機雲堪伯仲詞壇交樹幟文章屈宋作衙官燁  
煜勛名夙重壯猷於仕路鬱葱才地頻新寵命於優崇拂  
袖問青邱籛畔清歌黃菊賦投簪歸綠野機頭閒結白鷗

盟德邵雲林群美難兄難弟許高月旦共誇有典有型不  
佞猥以末流謬叨名邑高標在望竊喜師事兄事之有人  
唾咳非遙懸知玉式金式以無斁何來青鳥惠我素書雅  
誼高五老之峯拜嘉色懷藻翰綴七襄之錦展讀神驚飲  
公瑾醕固所願也敏蒲蘆政何以教之寸管難宣五中是  
饒謹謝

中秋請周浩吾

東壁奎躔紫焰浮三千漢闕南樓秋敞清光滿十二闌干  
扶轉月輪拭開月鏡賽揮修月之斧玉屑紛披高懸步月  
之梯金波亂墜薄乘圓月佳景竦領霽月丰標對月剪成

碩適園集卷之三

詩細把詩呼月聽擎盃邀下月好將月帶盃吞抱住月娥  
薰得盈襟異馥平分月桂拈來萬斛天香雄捉月之猖狂  
笑推月之落莫冀少停隨月芸卷祈大舒弄月豪懷合席  
蟬聯峙看鳳下

請周肖湖

秋高鴈塔碧天搏北轉之鵬月朗雀臺蒼樹繞南飛之鵲  
共乘月夕爭依月光登庾亮月樓橫笛吹開月色曉汎哀  
空月艇滿船清載月明歸芙蓉月靚醉盈盈好供嘲月之  
與柳態月披嬌濯濯堪揮抹月之毫砧搗月聲寒忍令閉  
門推出杯浮月暈醉憑教和酒吞殘伏祈停月案高駕月

輪捲月鈎同抽月調月宮虛敞鋤雲拔出一枝香月斧隣  
峴帶露研來三種醴惟把樽傾北海任他月落西園

請周元菴改課

恭惟門下儒纓檢鏡苑著龜高擎天之柱於匠林橫濟  
川之舟於野渡竿垂綠沼一絲長繫渭磯瑣夢穩青山半  
墅遙看淝水檣洩矣樂尋洙泗汪然派接濂溪硯室奎躔  
羅宋豔班香爲一鑄椿庭雲蔭擁荀龍謝鳳以雙飛方驚  
浴日池邊楚楚盡鰲頭之侶不謂載書壇下咄咄續狗尾  
之倫恐筆謝生花見笑林間春鳥懼詞難倒峽增羞水底  
魚龍布鼓雷門差可擬也吹竽天府又何幸焉伏冀隆加  
造物之仁妙示化工之筆砥以德淬以業俾成規成矩斤  
其俚去其蔓令有斐有章庶陶冶洪爐鉛鐵亦鍊而乞靈  
丹粒鷄犬皆仙

復周浩吾詩啟

酒載青山陶陶然拈花剪絲毫揮白雪錚錚乎裂石穿雲  
造化機收入肺腑山水趣洩出篇端大是金聲天籟惡庸  
瓦缶雷鳴瓊瑤涕唾非珠玉謬爾蜩螗雜龍吟律暗宮商輒  
迴蟬隨鶯啼刻無鹽之顰醜態極矣效嬌施之蹙頰類甚  
焉謹獻笑於三影壇中敬求斤於八叉案底易推以敲龜  
謝賈生百鍊之法改恨爲幸實憑張公一字之師願望顯

望

賀翟守戎續娶 時子月念七日大雪

鵲橋高掛銀河渡天上雙星鸞鏡重圓金屋貯人間二妙  
喜溢貌絲戲下懽騰鸚鵡盃中白雪呈祥青春動色恭惟  
臺下名震玉關兵甲胸中吞百萬勳高銅柱材官幕裡躍  
三千猿臂慣韜鈴揮戈挽中原落日虎符分重鎮乘旄澄  
楚塞驚波武庫共詞鋒並富壺中同闔外雙清際茲柳營  
月霽千屯刁斗俱閑恰逢花帳春濃六出瓊瑤相映欣看  
白璧產藍田重訝青絲牽綉幙羽檄喜無馳雲錦新裁鴻  
鴈真節音韻不奏月簫吹徹鳳凰臺張裂石之弓於中雀

碩過園集卷之五

九

試書凱之毫於畫眉樂事風傳芳聲雷動某劍術未能願  
作將軍之掛客毛錐何用空慚入幕之佳賓仰止翟第光  
華奚勝雀躍肅聽宮商翁和曷任驂欣伏願龍種生龍種  
翟家聲垂奕葉將門出將桓桓勳業揭千秋謹脩荒札聊  
徂賀誠伏惟丙鑒曷勝寅恭

季春日請諸同袍

湘南春萬廿四番風信吹到棟枝闕北天高九萬里雲衢  
行催鴈陣扁舟曲曲溪流綠漾桃花之片孤棹絲絲烟雨  
清縹竹葉之盃踏青佳候浮白芳辰快觀聚星疎瞻聯璧  
恭惟列鼎元門下嘖嘖朝陽威鳳詵詵瀟水神龍人具國

際出應乏生之瑞家藏寶帙祥開洲接之符筆底波瀾浩

瀚吞陸海而吐潘江胸中兵甲森嚴短曹牆而削賈壘風  
斯光月斯霽接踵傳太極氏心澄酒之聖詩之豪登壇繼  
歷下生衣鉢會看唾手燕雲酣戰英雄之五百行且連鑪  
燭閣縱橫錦字之三千某吸愚溪而更愚濯警水以自警  
天路昂頭謬附垂雲之彩翮雷門燒尾追隨破浪之金鱗  
洵哉百代通家展也三生夙契謹詹某日擲蘋洲蘋共續  
蘭亭勝會賦曲水曲偕娛桂籍僊賓攜來綠蟻十千瓊如  
泉樽似海無辭摧倒玉山買得青蛾三五歌裂石曲穿雲  
莫惜彈殘金縷揮塵筵頭吟哦唾咳皆珠翻使客囊盈萬

碩過園集卷之五

十

斛牽裾花下嬉笑怒罵俱文頓教歸艇重千鈞先登者醉  
以銀巨羅後至耶罰同金谷數

請十八位應試文學

恭惟新春元諸解狀執事排雲玉筍劈漢金鵝詞源貯陸  
海潘江傾瀉瀟湘波萬頃筆峯生曹牆賈壘戰寒方漢氣  
千層會當拔幟之期欣觀着鞭之日槐逼馬蹄忙九萬里  
雲衢蹀躞桂薰蟾影馥三千尋月窟連登瑞藹龍門光生  
鷄社謹著朔二之吉薄陳綠蟻用壯青萍驪曲歌餘喜別  
去口吐虹霓氣吞雲夢烈烈轟轟張營浦百千年景運鹿  
鳴宴罷看歸來衣披雨露袖惹天香斌斌濟濟追漢廷十



八士瀛洲詞林咸仰先聲菰苑永傳佳話

七夕請黃海茹父母

化國日偏長花影滿庭看鶴舞明河秋欲淨棠陰傲席聽  
蟬吟挹令君之香清沁人骨倚大父之玉幾覺我形況是  
雙星際會之期恰逢萬寶將成之候輝騰皂蓋歡洽清樽  
恭惟老父母襟貯新秋胸含霽月毓青螺白露之菁華而  
鑄品蔚為藹藹吉人漱五老二姑之芳潤以澄神蚤是翩  
翩僊子脫羖絃西江之幟聲大噪于菰壇飛黃空北冀之  
羣價倍增于燕市經綸妙用黼黻雄才謂宜盛彼白玉之  
堂乃暫屈茲黑子之邑舟大水小舸何足以同旋車輕馭

碩適園集卷之五

二

良技飽經乎肯綮次公之德讓廩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叔度之雅量汪汪心乎愛矣遐不謂矣瀟湘清徹底飲杯  
水以明心衡岳峻連天闢岫雲而作蔭士儀丰采如威鳳  
民被乳哺若慈烏穩步而陟銓垣端可必也赤手以撐朝  
柱豈顧問哉如某自慙蒲質屢荷樾陰昔也承乏名邦幸  
依君子之宅茲焉叨旋梓里重辱長者之車錫玄論于迂  
疎似雲瓊玖披冲襟于藐末如飲醕醪心劇鴻恩言拔鳬  
馬敬藉良期于七夕薄抒積悃于一片星橋波澹冰壺將  
玉節俱清銀漢風高竹韻共琴聲相亂天孫錦爛熳兆名  
公補袞之奇織女石琳琅看漢使乘槎而下杯中醪醖風

生曳露之濤座側珠璣爽逼敷天之潤留雅興于金谷暫  
借投輪暢高韻于玉山願言攬轡

請陳直甫

雪陣初降日放晴輝薰座暖春光欲釀梅橫素影印杯清  
卻步金門轉親玉樹敬庀三薰之爵薄希一顧之榮綺席  
惟騰坐聽玄談飛屑雕闌瑞繞驚看珠履排雲但呼甕底  
酒如泉不茹長安花似錦敢啟文旌於十七日者

迎徐父母

綰綬西來滿道春風隨彩旆御符南指九天曉日映朱輪  
喜溢營陽騰騰沸渚恭惟父母擎天柱石鎮世珪璋胸羅

碩適園集卷之三

三

萬策詞鋒寒北斗星芒身許雙金譽望並南州鵲起是父  
偕是子以重光閭閻門世榮喬木難弟繼難兄而接武雲  
衢上名列鴈行儒苑標英鯁首呈台階瑞應帝心簡在雷  
封借社稷才鳳嶺祥開龍山彩綯黎庶歡呼卜神仙吏  
丰采非常而矯首頓足猗胥鉞肅知新使君清規徹底而  
落照寒心蓋杖鳩騎竹者爭先而簞食壺漿之恐後某分  
屬編氓籍叨蠶簡佩芳聲而風殷斗仰瞻新節而倍切葵  
傾懸知飛舄從天竊幸栽培有地敬陳荒札用代摺迎伏  
冀蚤騰甘雨之車迅布陽春之脚琴楚楚鶴翩翩六邑循  
良看獨步戶熙熙家皞皞一時歌咏貯新篇

請周浩吾

野興客邊濃深得青樓春兩袖豪吟馬上鐙攜歸錦袋字  
千金他鄉風景邀人故里黃樽負約遊情轉倦酒思偏狂  
廳館菊仍黃堪追九九勝會鶴林秋未老尙餘七七奇葩  
談笑盡鴻儒好傾畢囊當筵無俗客莫惜陶巾燭盡三更  
移榻賒星輝月影歌喧萬籟鼓吹倩竹韻松聲席廡七曲  
瓊樓雲臨十洲仙局預二日啟

請曾邑侯端午

花擁青城化雨新霑嬌欲舞榮喧白晝薰風響答沸成歌  
注萬姓於冰壺炎威頓釋飲群黎以玉露協氣旁流色動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三

蒲觴歡盈棠蒂恭惟台臺當陽福曜燭世元台獻賦丁年  
祭天孫之織錦鐙燈丙夜下太乙之燃藜搏一鶚於九天  
試雙鳬於兩地車甫下而德威雷厲庭前狐鼠潛踪時幾  
何而文教風翔蟄穴龍魚奮角清懸秦鏡英英照泚水以  
無私澤沛商霖滴滴與湘江而比潤合浦珠還營浦河陽  
桃爛永陽麥秀綠雲疇千村謠馴雉之魯大眠花影地四  
履頌開門之曾展也神君歸然循吏某欣依韓斗幸庇蘇  
天鴈塔春臨徒征心於運北龍門地峻願借指於司南謹  
詹某日吉敬庀臬篆奉攀龍御蓮筒泛碧清浮綠醕之  
香榼火垂丹競獻朱明之景輝騰上座驚懸炳煜即星曲

奏南薰其醉舒長化日儼祈一顧寵逾百朋謹啟

中秋代請曾邑侯

金風薦爽絃歌度霓曲以傳歡銀漢澄清寶月晃郎星而  
絢彩四履欣依未照千門競竊餘輝戴重熬山敬陳蟻悃  
寅惟台臺瀾氣橫秋聲光若畫文垂東壁縹白鳳以青藜  
學迦西崑探玄珠於赤水夙試牛刀於郢上循聲荆璞齊  
芳今樓鸞翮於瀟江政績衡雲比峻守甘恬澹吏胥凜玉  
壺之清冰恩起凋疲黎庶沐金莖之湛露崇道脉則新廟  
貌大闢文運於中天撤冗兵而汰浮根屹樹威稜於下土  
營浦方謳慈父疑陽俄借神君洵哉可展驥足允矣立觀

碩道園集卷之五

五

驚遷者也某謹落庸材卻婢班非玉笋躍治頑質忽驚鑄  
自金砌徒深魏草之思莫罄楊環之報謹詹望日吉薄除  
三五清輝偕庀十千綠醕銀蟾皎皎恍恍賢使君之心鏡光  
明玉兔盈盈映神仙吏之福輪圓滿祈邇南樓逸興願舒  
北海豪懷聽絲管雲流縹緲歌喧巷陌看琉璃波轉婆  
娑桂影漾盃疊萬乞寵臨三蕭疎候謹啟

賀費立渚太守造觀冊

紫禁宣猷捧日丹心輝玉版黃堂呈瑞排雲赤舄曳金鸞  
御屏久矣書名牧伯行當敷奏懽騰下邑頌徹西江恭惟  
台臺擎天柱礎濟國舟航心錦織三花天下文章莫大才

鋒開八面人中經濟無雙五馬堂前皎皎見蘇天趙日四  
城煙裏油油沐鄭雨商霖高躍並匡岳以嶙峋化澤同章  
源而浩蕩漁陽治奚足道哉渤海助難專美矣時將輯瑞  
會見呼嵩藻鏡水俱澄吏治悉陳乎簡冊苦心天可鑒民  
艱備述於版章兩袖清風披拂雲間雉尾一車甘澍聯騰  
天上夔龍竚聽下當宁之璽書行看渥康侯之寵錫某備  
員鷄邑慚樹畫之無奇叨庇鴻慈慶幷幬之方篤欣逢盛  
事徒切征心敬抒下悃於一芹仰希涵茹於千頃

復劉冲宇文學邀遊桃溪

藜閣聳高標矯矯雲中棲白鶴冀增披翰漢暉暉天半繞

碩邁園集卷之五

五

朱霞廣渭北之篇有餘思領指南之誨無繇路不勝骨豔  
徒切心征恭惟門下識辨雞碑學窮鼠獄毓叩金刀之秀  
探青玉案之儲綵筆掃芸香色奪天孫機上錦篝燈懸丙  
夜光生太乙杖頭烟清脩類隱豹蟠龍勁節堪刺犀截兕  
緬憶湘江擊楫木蘭舟上臭如蘭追思柳巷傾盃白雪歌  
成清似雪共羨風流千古皆因緣結三生不那劍分遂艱  
珠合對韶華而懷知已徒登王粲之樓撫媚景而誦故人  
時發子猷之興方苦樞趨無地忽驚寵召從天大翰麗晴  
雲春樹捧矣魂搖雅誼高鳳嶺龍山曉焉心醉第媿蜩集  
之塵容多狀深慙鷄黍之盟約負期十日平原歡指花朝

以信誓百盃金谷數帶梅雨以同傾聊遣蒙箋附之遣使  
紛紛紅紫東風莫漫吹殘色色煙光青帝應須檢點尙容  
策馬匍匐登龍謹復併謝

同劉省吾總鎮午節

靈印勒雙扉一道薰風清上國兵符懸五彩九重新詔耀  
西江紆聖天子東顧之憂在此行矣仗大將軍北門之  
鑰其有濟乎盛美如日之中天歡聲若雷之動地方圖燕  
賀反辱臬臺稽首領丹箋恍浴蘭芬於石室凝眸瞻紫氣  
竚迎旌節於山城拜領鼎儀附陳芹悃仰祈崇炤曷任神  
馳謹啟

碩邁園集卷之五

六

請袁九際太守

恭惟台臺標凝霽月襟貯新秋琴鶴畫開六老堂前簾影  
靜矜禱歌沸二孤山外口碑盈紫氣東來冉冉度淩空之  
舄仁風西入翩翩浮貫月之槎雲嶺花香群沐隨輶甘露  
柳津草色驚回有腳陽春况兼免魄將圓碧洗四天同一  
色桂輪欲滿清披五馬絕纖埃際此良宵欣逢節駐藐茲  
下吏竊慶奇遭預賒三日銀蟾敬聆九天王唾採蓮洲之  
野菽聊當蘋蘩酌脩水之流泉用充醴醪倘得借龍光於  
半晷奚翅戴鰲極於三山

請朱司理

福曜遐臨滿道條風鳴榮戟法星懸照九重春色映檐帷  
饒雅望於廬陽暖回圓室霑慈祥於蠶渚光照覆盆花邑  
騰懽棘庭戴德恭惟臺下三巴瑞鳳六合祥麟才地展黃  
堂炯炯寸心冰作鏡仁風吹緒石亭亭三尺雪中春手擊  
神蛇應數虞廷之明允識分偽印謾誇漢室之平反式彰  
解網之仁於南浦行著埋輪之節於西臺某三月試鉛刀  
總受磨於風塵之百折二天邀履幬空在苒於烏兔之雙  
輪忽驚紫氣騰騰欣覩青睞特特柳津草色競披有腳陽  
春雲橫花香群沐隨輶甘露況茲下吏能已榮施敬抒寸  
晷芹誠仰聽九天主睡倘得藉龍光之一燭笑翹戴鰲極

於三山

答豐城宗侯

恭惟殿下瑤池龍種閨鳳毛銀管挾風霜七步詞華雄  
鄴下金根驅曉電一腔樂事掩東平半捲蝦鬚月色花香  
薰羽袖時揮玉塵蟬聲鳥韻和清譚美哉天際真人恍矣  
雲中仙子某夙欽令範久注玄標秋水隔蒹葭方悵難親  
玉樹江天飛鴈篆何來辱贈梅花一字一珠借拂仁風於  
四境寸縑寸寶儼披文炤於七襄中心藏之莫稱百朋之  
貺永爲好也曷勝層縑之溫無以報瓊嗣容投李純祈離  
炤炤馨豫鳴

碩道園集卷之五

七

錢朱司理

恭惟臺下咎繇前範考亭後身炯炯靈心照徹類咸陽之  
區蒼蒼勁節磊砢超泰華之松滌枉蕩冤犴圖之白骨再  
向甌商薄稅虎璫之毒焰立灰蠹澤澤邊恍爾見波恬氛  
淨廬山山外翩然親日明天青蓋嚼寒雪以閱已躬者垂  
四年而虛和風以披屬吏者如一日最績五峯並龜能聲  
九昊遐騰忽報遷鶯遠傳飛鵲職等卧轅無計空偕重叟  
咏甘棠負弩莫前漫對津亭拔綠柳敬陳蟻悃敢薦驪歌  
雙劍南分艾令憑誰知已一杯西出匡君便若故人不盡  
瞻依仰希寵顧

碩道園集卷之五

六

迎藩太符憲副

天上下黃麻玉節奠河山之軸闢西來紫氣牙旗騰星日  
之輝大堤舒桂影以嬌迎上路拂金風而肅迓光浮蠡澤  
瑞繞廬陽恭惟臺下瑞世璫璣清朝柱礎炯炯寸心冰作  
鏡個中滙河馬洛龜亭亭七尺玉爲標掌上操神龍猛虎  
科名直卑董賈德望堪駕伊周飛赤舄於魯東桃李豔河  
陽之色乘青鸞於闕下輪蹄驅道上之妖法座星懸喜見  
繡衣雲織錦章江天幸驚傳黃鉞曉曉凝霜行看刀尺百官  
貪墨聞風皆斂跡懸知鏤鍾雙郡覆盆見日盡舒顏瞻天  
駟之紅雲眼欲穿已仰月卿之翠旒來其蘇乎某楚澤庸

流海昏末屬苦風塵下走之無賴幸憲節幘幘之緝新騰  
雀舞燕之衷與竹馬共踴躍執戟負轡之想逐旌蓋以飛  
揚祇繡林守一隅未遂樞趨千里謹裁尺帛敬送前矛伏  
冀台光俯垂鑒宥

送年節

瑞日迎和梅吐嫩英傳臘盡條風布暖柳含細綠送春來  
暗茂籥之更新占洪禧之薦至恭惟臺下清映冰壺和諧  
璫管陽春有腳西江草木競敷榮化澤無私南浦笙簫群  
頌德福隨年積道與時亨某蒲柳微姿久沐東君栽植馬  
牛下走重披上座元餘祇切懷私欣逢令節願椒花以獻

碩道園集卷之五

元

頌願芳猷同春草爭妍玃柏葉以稱觴祈令聞偕麥丘並  
永

請費立治太守

澤國秋清棠蔭西山餘綠蔭江城節駐星橫南浦吐輝芒  
謹摠奏以輶迎候褰帷而趾遊榮生俎豆喜溢旌旄恭惟  
恩臺氣湛金華之露姿澄玉井之蓮一鶴一琴六老堂前  
簾影靜有禱有禱二孤山外口碑盈觀楓旂搖搖色透星  
垣之紫聽鴈聲嚶嚶響傳法座之清何來園石沉寃借照  
當空朗鑒朱旛拂處津頭衰柳競回青叢軼臨時堤畔黃  
花齊獻媚貌茲下吏竊慶奇遭煦煦披趙日之溫真如挾

以層巒冉冉庇蘇天之下甯延覆以萬間趁此停驂落  
採藻一顧重九九之鼎側注立諱四筵餘七七之花借抒  
青眼有懷山積勒楮冰兢

送郡守午節

綠樹陰濃五馬堂前嘉氣繞朱明炳耀萬家煙裏瑞花飛  
曉玉宇之天中拜瑤觴於旦永恭惟臺下丹心朗江中之  
鏡赤筆清漢外之氛灑化澤以澤人四城烟火轉爲財阜  
之區扇和風以風物半壁湖山翻作清涼之國槐龍舞夏  
家家歌化日以舒長艾虎揮雲處處喜瘡痍之立起際此  
葵開五莢欣逢履歷萬間禱動上台光騰下邑某迂疎屬

碩道園集卷之五

三

更瞻腫下窺瞻德宇以砥心使共雲符着體迴恩波而後  
志惜饒彩縷披襟卻慙楚楚之浮香妄冀蒲觴之入薦情  
深獻曝職阻拒衣仰冀丙浦俯鑒寅悃

請吳浮玉給諫時典試江右

珥筆瑣闥振鸞鷟之新班而排雲九五持衡棘苑傳鵬  
以從翻而擊水三千文輝璫璫西山瑞靄聯騰東壁簪紳  
藉慶桑梓分榮恭惟臺下聲峻斗山氣蒸雲夢烟燭寸心  
冰作鏡個中滙河馬洛龜亭亭七尺玉爲標掌上操神龍  
猛虎螭頭日永久看白簡飛霜驚禁風清風羨皂囊凝露  
力量補一人之闕袞文章扶百代之頽瀾爰奉王綸獻恢

帝網識豐獄之寶氣而干將莫耶盡歸物色揜豫章之美  
材而梗楠杞梓遍入搜羅洵哉事君以人允矣求士爲國  
者也某樛櫟庸資粉榆下品折腰碌碌誰憐孔道艱辛執  
掌勞勞孰是吹噓送上重荷使星之垂照驥首騰騰驚傳  
卿月之吐芒揚眉煥彩言攀金馬蹕進壺觴挹光儀於片  
晷恍同撥霧披雲聆唾咳於九天儼若吸風餐露謹啟

賀趙瀛松太史

恭惟老年丈門下月鑑凝精天球韞粹鍾廬山之秀吐爲  
文章聲價重連城趙璧毓溢水之奇運成經緯精華掩五  
色潘花搏迅風而縱大壑土匪不遭詎若巍科特占聳江

碩蓮園集卷之五

世

州億兆人之殊觀附鳳翼以攀龍鱗遇豈云乏孰能瀛島  
獨登洩溥陽數百年之間氣蔽省清光依殿掖驚傳身傍  
雲高玉堂風味隔塵寰已知人在天上喜見台階之曳履  
竚看開鼎之調羹畫錦榮旋九疊清波浮鷁彩維桑暫駐  
五峯霞氣護龍文盛事風傳懽聲雷動不肖某雖倖附鑣  
於桂籍却慚落魄於花封羈職守而莫效鳬趨徒懷戀戀  
遺緘儀而遙申燕賀殊媿菱菱

餞涂若谷孝廉

脩渚秋清鷁首飛時楓葉紫皇州春闈馬蹄疾處杏花紅  
利用賓以觀光聳超羣而授錦翔九萬風斯在下甯假扶

搖擊三千河有餘波奚需升斗一佛乎將出世矣登仙哉  
在此行耶謹乘發輶良辰聊舉贈鞭嘉禮楊柳津邊逢九  
烈青青色染征袍芙蓉鏡下剪三花裊裊雲橫彩筆側耳  
聽泥金之捷耗舉頭看笋玉之新班竚俟鼎臨曷勝豫喜  
敢啟下執事於某日者

復張鳳塗太守

恭惟老年臺瑞世天人熙朝仙品炯炯寸心冰作鏡個中  
匯河馬浴龜亭亭七尺玉爲標掌上操神龍猛虎閱閭干  
層霄而直上科名凌八表以橫飛功著版曹九賦勤轉輸  
於上國聲騰粉署一麾領保障於晉陽惟鶴惟渠五馬堂

碩蓮園集卷之五

世

前簾影靜有禰有袴八城道上口碑新民額手曰其撫我  
乎惠邀賢使君吏昨舌云無相犯也茲神明守信矣衙官  
召杜直其奴隸龔黃竚看第一治平最奏彤廷勞玉璽拭  
覩無雙卓異名馨黼座紀雲屏某魚魚不韻鹿鹿無奇榆  
社乞靈已喜逢有扶而自直桂林分韻曾欣蠅附驥以高  
飛方勤清夢到龍門忽荷素書投鯉腹拜嘉顏厚莊頌魂  
搖紫氣薄層空雙劍合時看斗柄紅塵迷遠望三山碧處  
是台階不既謝悰難宣凍頰永以爲好矢未敢謹啟

復郭章燾同年

化洽雉郊吏治斗南推第一聲蜚鳬局程書闕北紀無雙

何來片楮墨花香沁人骨驚捧尺函珠唾穢覺我形寵踰  
百朋榮浮九錫寅惟老年臺清標映玉井以生寒正氣逼  
金莖而競爽擁王子安之秀句於落霞孤鶩一口吸盡西  
江入張司空之神交於買斗雙龍三策遂冠上苑爰植潘  
花於兩地累成鄭錦於三年揭朝日以遍照窮簷祇賴手  
日疇肉吾竹白賴有賢使君運迅霆而爬梳積案吏咋舌  
云敢欺我天青畏茲神明令績已書上上之考牀應渙赫  
赫之綸竚石簪筆乎螭頭即觀彈墨於柱下某追踪桂籍  
曾分紫陌之春策蹇梧垣豈是青雲之路伏願驅雞雅化  
曉懷黃鳥好音不謂隆施猥及末品惠而好我莫當文龍

碩遠園集卷之三

圭

之來何以報之慙無青玉之案罔既謝悰難宣禿穎謹啟

復朱毓衡中丞惠川扇

恭惟老公祖清風囑物和氣飲人魁柄獨持驥駉吏如驅  
酷暑節旄在握掃舊氛若掃炎氛迄今半壁蠶叢翻作清  
涼之國凡此三巴靚齒群麇解慍之歌伊誰力哉拜嘉多  
矣何來五明素箋拭我萬斛紅塵恍爾御風冷冷然善也  
爽同騎氣颯颯乎快哉沐茲披拂敢不奉揚罔既收宣促  
穎鳴謝謹啟

送恤刑冬至

璿臺望氣知福履之頻添葭管回陽羨泰階之復長德司

元化心見先天恭惟台臺清徹冰壺和鐘玉律帝欲廷尉  
無冤民命覃寬恤公繼皋陶而作士職在祥刑出入九死  
一生之間罔圖眞爲福宅殷勤五奏三覆之請圖石卽是  
恩山與萬姓以同春屬一陽之來復梅花有信天涯海角  
霽開嵐柳已將舒八郡一州寒亦煖暫煩聽棘之班竚進  
面槐之位某甚慚玩歲又見書雲襍線無一絲之長欣親  
冬日株朽分重緹之庇快睹地雷敬馳短章恭賀長節誦  
四牡如濡雖復馳驅於原隰望五雲高處便當獻納於軒  
墀不盡片忱紉祈函炤

上朱明京中丞

碩遠園集卷之三

圭

金鑑代萬年之觴持節雅推周岳牧形弓開千里之府建  
牙仍重漢諸侯慶舊地之重輝快新恩之優渥百僚藉庇  
入郡騰懽恭惟閣下濟世舟航擎天柱礎談經折五鹿之  
嶽嶽致主本四字爲兢兢甄士西京玉笋一班歸藻鏡佐  
樞上國金城八面肅貔貅惟萬斛泉隨地皆宜故九重恩  
自天駟集望隆藩臬福澤已普被於三山續懋旬宣情形  
更了徹乎五內曳履班聯虎觀出綸喜動龍顏眷茲熟路  
之輕車允填海邦之重鎮風傳異命雷沸歡聲武夷因皂  
肅以增雄海若凜碧幢而效順共知猷壯方虎竚觀圖畫  
閣麟某忝竊參藩愧隨技告窮於握算倖叨屬末恐鵜梁貽



刺於素餐但累土爲山謬冀與雲自上而起樓近水翻欣  
得月獨先敢俟繩束於躬承願聽鞭弭於下走青牛關外  
爭看紫氣之過臨丹鳳樓中還見黃麻之內召念惟川注  
岳宗仰乞淵涵電鑒

送年節

瑞日迎和梅噴暗香傳臘盡條風布暖柳含細絲送春來  
親歲箭之將更占純禧之駢集恭惟台臺手持魁柄心轉  
洪鈞化澤無私營道江山呈淑景陽春有腳熊南草木絢  
韶華道與時亨福隨年積某自咲駒光虛度翻驚鳳歷維  
新矯首冀增瞻懷芝宇擷椒花而獻頌願芳猷同春卉爭

碩道園集卷之五

五

妍玃柏葉以佐觴祈令聞偕麥丘並永盱惟丙照鑒此寅  
丹謹啟

回司道送重陽

金風薦爽商聲到榕省三三玉露凝秋陽數逢菊天九九  
南山之趣悠然東籬之心正遠恭惟台臺烈掩前修氣凌  
西瀨雲錦織成鴈寫數行天上字霓裳曲就蟬吹幾口樹  
中笙問涼燠則九月授衣窮眺臨而參軍落帽糕浮五色  
不誇戲馬登臺酒泛九霞詎數龍山勝會某忝辱班行雅  
叨同調楚卿夢切心偕孤鶩齊飛閩嶠腸迴人與黃花並  
瘦何當剝啄喜門外白衣人來慰此牢騷效宮中紫蒸之

佩莫報桃投聊供菊興統祈鑒炤不盡謝悰

賀傅凌九憲副

天上下黃麻建節奠湖山之軸川西來紫氣襄帷敷湘浦  
之春大堤舒桂影以矯迎上路拂金風而肅迓雲開衡岳  
瑞繞軫垣恭惟老公祖撐霄柱礎濟世舟航玉山高並兩  
峯寒足擬亭亭勁節詞源倒流三峽水堪當滾滾雄才功  
著版曹九賦勤轉輸於上國聲騰粉署一麾領保障於方  
城蓋循良三戶無雙而卓異九州寡二適宵衣正勤南顧  
重詔社稷之臣肆錫綵榮出上方特畀旬宣之寄捧來晉  
命分撫蒸湘蒼珮霜凝巍極凌霄開岳鎮彤禧星耀景輝

碩道園集卷之五

五

燭斗映台階快瞻賜履之瑤封萬里山河帶礪峙俟申綸  
之玉檢九天日月旂常某梧掖逐臣林泉棄物佩夙誼而  
頻勞蝶夢聆新節而倍切葵傾欣覆冒之自天喜摳衣之  
有地暫馳馬走薄玃燕私倘幾倖干頃之汪涵將無同九  
遷之榮遇謹啟

候徐亮生督學

熊軾開衡岳之雲日月九霄懸藻鑑豸衣煥詞壇之色風  
霜一道肅丹臺庶采巖瞻群材星拱恭惟老公祖鍾天目  
之間氣爲具眼之偉人鸚鵡才華彩穎瀉湖波萬頃虬龍  
丰韻英聲高雁宕千尋軼召杜而駕龔黃業奏循良於斗

北驅閩閩而騰濂洛爰司文柄於天南慨茲楚士之風浸  
失先民之矩矱以狂而既倒勢將重而難還自非邀惠名  
公誰爲力扶大雅冰壺炤徹指開菡苑之迷塗木鐸琳瑯  
喚醒儒林之劫夢掄材類班倕氏之掄木也任梓杞梗枘  
之雜投而必繩於正相士如九方皋之相馬然超驪黃牝  
牡之格外而獨遇以神化雨從天在泮魚龍群奮沫和風  
遍地公門桃李競敷榮洵哉得士爲國之蓋思允矣以人  
事君之卓軌者也某梧垣逐客蝶夢久斷乎鵷班泉石編  
氓鷗機已息於漁渚雖淵霄分隔莫繇瞻紫氣於迴鴈峯  
前而葵日情深猶喜被清光於飛熊嶺外肅馳下走攄悃  
頌

碩造園集卷之五

七

中涓倘幾倖汪度之涵茹將無同倒屣之榮遇謹啟

復蔣起潛州守

六弧初射驚添馬齒於三秋十札遙傳忽捧鳳文之五色  
雙南綦重寸草難酬恭惟太父母八桂祥麟九霄獨鶴固  
三邑於春臺卽零蒲弱柳咸蒙亭毒之恩開四封以壽域  
雖社櫟莊樗亦拜大年之賜允矣稱眾人母居然爲生我  
天某兩鬢星星百凡碌碌回頭四十九年事尙迷昨非屈  
指三萬六千場已去強半何期絳縣老人之甲子重煩黃  
絹幼婦之受辛杯酒勸長庚歲月豈能私我枯株被華袞  
桃李甯不咲八授一枕以臥盧生益信浮生似夢圖三偷

而追曼倩翻憐凡骨難仙肅佈謝言可勝感佩謹啟

中秋請楊泰宇父母

寅惟老父母清輝貫斗雙龍勁氣橫秋獨鶴吐白鳳於甘  
泉曷奕子雲之五筆揮黃金於暮夜稟持伯起之四知何  
來斗大九封借重中天郎宿軫氓瘼則憂形乎色勤露禱  
而誠格於玄陡翻銀漢以成霖四郊滿功德之水無族豚  
蹄而祝歲千疇餘續命之膏口口皆碑心是篆且喜百  
度維新之會恰逢萬寶告稔之秋偕迓上台卜期望夕銀  
蟾皎皎恍賢使君之心鏡光明玉兔盈盈映神仙吏之福  
輪圓滿祈嚮南樓逸興願舒北海豪懷聽絲管雲流縹緲  
禱歌喧巷陌看琉璃波轉婆娑桂影漾盃鬯萬乞寵臨三  
薰鍊候謹啟

碩造園集卷之三

七

請黃學博

恭惟台臺澄襟映九秋朝爽雅度涵千頃汪波織菡苑之  
菁華試裁鄭錦灑泮池之芳潤沛作商霖甯直爲多士師  
洵堪稱眾人母卽看瓊席來三鱣之首立觀花封下五鳳  
之綸某負癖烟霞偷生林壑撫景欣逢九日舉頭喜戴二  
天敬滌茶觥薄撫芹悃採我黃花灼灼三徑餘滿地之金  
錢遜君赤舄翩翩四筵聆隨風之玉唾共歡吹帽願言振  
衣謹啟

賀白懷劬侍御

持斧搖衡岳千尋日月九霄輝牙繡寒帷清湖天半壁風霜一道凜駭花庶幾巖瞻群靈星拱恭惟老公祖臺下堯階屈軼孔里祥麟鍊五色石於胸中補天膽苦為萬派流於筆底浴日心丹堂堂乎正論觸邪鑿然詩謨輔世人僉服名御史帝尤嘉真直臣當龍飛北極之期正驚輦南巡之會嗟我三尸際徵兵徵餉徵土木之餘而皮毛幾盡賴公一人為救焚救溺救倒懸之主而元氣立蘇羣激揚清濁之雷貪墨聞風皆奪魄棟照徹逃亡之燭覆盆見日靈舒顏所至鉄面威名與七十二楚峯並其崇峻維時冰

碩道園集卷之三

九

心憲度即入九個夢澤讀厥澄清蓋代狩已屏當道之豺而還朝復為上殿之虎者也某梧垣迂客夢魂久斷天鴉班林壑編氓身世已群於鹿野聆芳聲而風殷斗仰瞻新節而倍切葵傾欣覆冒之有愧撫衣之無地遽忱魚素額手烏臺倘幾倖千頃之汪涵將無同九遷之榮遇謹啟

候楊弱水制臺

柏府風清繡節奠山河之軸槐堦天近牙旗騰星日之輝喜鷄犬乞靈於鼎丹欣龜魚借蔭乎瓦影飲冰西微托羽南鴻恭惟閣下為儒而仙手眼關桃花流水之天地鑄品如玉聲價掩荆壁楚珩於廟廊是父偕是子以聯登閣閱

碩道園集卷之五

辛

門世榮喬木難弟繼難兄而接武雲衢上名列鴈行益白鳳吐甘泉蚤已預向立文之嫡派而黃金揮暮夜故自稱清白吏之子孫浩浩其胸中奚止吞八九雲夢堂堂乎才具直堪辦數萬甲兵節勁理輪夙曾驅道豺於輦下望隆總憲雅能肅殿虎於臺端頃者西塞勤聖主之宵衣因而北門借名公為鎮鑰聲靈赫濯鷹揚將幕耀三千威德遐馳虎踞秦關雄百二屬流冠之稽顙賴帷幄之運籌吾往以恩布而彼之悔禍益深彌望太平於有象彼來以誠投而我之血刃不事益綿聖壽於無疆豈不憤綠林之渠魁即是罪魁夫亦憐潢池之賊子皆吾赤子信知猷壯方

復關中都閫

元戎宣赳赳之威虎豹嚴關雄百二幕府著桓桓之畧貔貅甲帳耀三千願方切於執鞭緘忽承乎飛錦懽浮借箸喜溢彈冠恭惟塵臺壯志不胡囊數千金酬死士丹心報國倭留一劍答明君綬裘帶而敦書雍雍乎運帷幄之籌

於掌上磨盾鼻以橫槊烈烈哉掃樓槍之崇於旄頭豈但  
全陝倚爲長城抑亦三邊資其保障允矣勳高猿臂巋然  
名馳虎頭佇看印懸如斗黃金萬里山河開帶礪卽親圖  
繪凌烟紫閣九天日月炳旂常不佞某毛錐文吏從未諳  
黃石之兵符羽扇經生妄希步赤松之遜術浪叨西塞深  
慚奎負以曷堪欲指南車轉幸鴻儀之在望何鯉素尙稽  
乎下走而鴈帛遠錫於中涓莫報先施亟仰申申於義幕  
期收後效尙懷乙乙於轅門肅勒短章暫披積悃吁惟丙  
鑒可任寅恭謹啟

代請楊泰宇父母

碩適園集卷之三

廿

淑景媚山城火樹花開三五夕韶華披毒域靈椿算永八  
千春恰逢祝鵬之辰適際放鳩之月懽騰冠蓋慶溢蓬閭  
恭惟老父母臺下天中問氣河北名家韶齡問洛誦氏之  
孫腹笥森羅萬卷並仕爲清白吏之子飲冰獨凜四知灑  
化澤以澤氓雖零蒲弱柳並涵餘潤之施噓和風以風物  
卽社稷野樗亦拜大年之錫洵哉稱眾人母置其爲我輩  
天茲喜贊歷方換於青郊忽視海籌重增乎玄水九如歌  
沸光浮紫府之霞鴈三祝聲喧香馥大還之丹鼎蓋生生  
伊始而歷歷無疆者也某俯愧凡胎忻依仙令日借杖鳩  
父老婆安化國樂天年時率舞象兒童游詠春臺銷歲月

擬效傳柑之燕僭迎飛舄之鳧夕如何其燈輪與月輪爭  
輝在在兆太平之玉燭樂且未央福星共壽星交燦人人  
游不夜之花城

請李茹山父母

寅惟老父母英標岳立爽氣霞飛法火之烈以鑄刑書三  
尺堂前狐鼠遁象水之清而飭簠簋萬家烟裏犬鷄甯穆  
矣神君歸然循吏當茲雨暘咸若之會正值旄倪安堵之  
秋某幸藉投閒獲歌孔邇知李下之無徑每談將我入雲  
喜筍席之西香隨處任人分馥敬因龜筮肅迓鳧旌曲奏  
南薰醇酒賀舒長之化日光浮西極擎盃瞻炳煜之郎星

碩適園集卷之三

廿

廿日爲期三薰願候謹啟

復賀新春

驚風歷之維新笑駒光之虛度眷言化國有美歲星沛陽  
和以澤群生卽畏佳並歸嚮遂噓暖律以風四履雖蠕動  
靡不昭蘇幸叨共事之中竊附同春之內方媿一枝未寄  
於驛使何當五彩忽綯乎客卿冉冉韶華喜東皇之假我  
悠悠宦路賴將伯之助予遙祝惟酌柏觴勒謝祇憑藤繭  
謹啟

答冬至

恭惟門下陽德凝和冰心嚼雪澤應律吹而物常暖恩同

續挾而恨不寒穆矣哲吏之風卓乎君子之長不佞屈伏  
應甘瑾齎欲鳴猶效地雷竭會計之材深慙短於穢線撫  
素餐之晷翻苦長於繡紋而何當庇我觀臺之雲錫予考  
祥之履蓋披讀洵溫如春旭而開函儼負乎冬暄矣謹藉  
大來附布小復未既呵頰可勝懽容謹啟

賀葉臺山老師

韶光乍轉青陽淑氣先浮綠野恭詒老師閣下心涵化軸  
德配洪鈞洩雲林之趣於管絃映協金門韻竹收天下之  
春於肺腑香清玉鼎鹽梅甲子任推遷幾曾老九仙之骨  
泰階資變理恐尙煩一品之衣門生某立雪情懸坐春念

碩適園集卷之五

其

切天雖幸而有二日難報乎在三欲藉履端薄抒微悃擬  
椒花以獻頌願純禧同歲籥俱新玃柏葉以稱觴祈壽算  
偕愿壽並永

回送年節

瑤堦瑞英初開淑氣先浮乎牙蘂薇掖晴梅競吐暗香遠  
播於榕城畫靜簾閒幾處樓臺留朔雪臘豐年稔萬家絃  
管醉東風隴春未贈一枝箋雲忽呈五色分柏觴之餘潤  
溫溫德陽陽蘇椒頰之好音穆穆氣排冬凜報暉徒愧  
寸草答既祇慚尺書罔既敷宣可勝銘感謹啟

復鄭大章大參

半壁峭函百二關若個獨當一面片檄雲錦三千字捧來

榮逾九遷喜鷄犬乞靈於鼎丹欣龜魚借蔭乎瓦影征心  
西微托羽南鴻恭惟白臺匡時碩輔翊運真儒擢不其山  
色於毫端庭前盈書帶之草沛有本泉源於掌上宦路滿  
隨車之霖頃聖主勤西塞之屏藩借名公司北門之鎖鑰  
魚頭威望與雪嶺金城並其巍峻冰飲節操卽華池玉井  
讓厥澄清快瞻賜履之瑤封萬里山河開帶礪卽峙申綸  
之玉簡九天日月炳旂常某性同鳩拙技埒麗窮曾叨梧  
掖逐臣試儲胥而不效久拚林丘棄物理泉石以差安不  
謂徵書促爲小草所幸儀型在望或堪容範範以模模兼  
使鞭策可承且奉作趨趨而步步益積悃尙稽乎下走何  
先施遽出於中謂庸庸曷堪恐終負五色之華袞草草據  
謝媿弗成七襄之報章罔既寅恭盱惟丙鑒謹啟

碩適園集卷之五

其

復甘州劉別駕

恭惟門下天際碧桃日邊紅杏登壇樹卯金之赤幟拔尤  
於眾尤而冀北群空綰綬持冰玉之清操兼任乎諸任而  
秦西績懋甯直克展其驥足且欣大噪夫鴻聲甘涼卒不  
呼庚伊誰賜也監屯事無旁午非君力乎洵哉一路福星  
允矣三軍司命不佞謬膺渥中重寄深慙蚤負以曷勝兼  
逢塞外多虞每愧鳩拙之難掩况復二廳並缺其如孤拍

不唯何當借同調之名賢庶幾稱助予之將伯方勤景慕  
忽辱隆施披讀琅函聲韻夏九天珠唾銘鏤鼎誼牙芬染  
七澤蘭馨同既謝私難宜頌末謹啟

復涼州副將

恭諭應臺延虎頭猿臂之偉姿負豹畧龍韜之奇蘊壯志  
馳伊吾以北勳名騰玄菟之西卓矣百二關保障歸然三  
千服長城肘間金印應懸閣上麟圖可繪不佞毛錐末品  
竊簡時生自分老七尺於林下何期當一面於湟中殊切  
冰兢奚堪資所喜涼西有公必能司南指我授之方畧  
奉以周旋此不佞所願齋沐而請非貌言也遠辱瑤函登  
承珍貺五內爲銘八行附謝面晤在即尚俟披陳

復肅府殿下

朱邸迎瀛至之休半壁金城雄帶礪名藩集無疆之慶千  
秋玉牒壯巖關何來沙漠孤臣亦荷雲天厚寵拜嘉色懷  
捧讀槐槐惟大殿下翩翩圖九苞之鳳毛矯矯瑤池  
五色之龍種過諸王孫膺百二秦封彌樹金枝於奕葉爲  
聖天子奠三千禹服長增潢派以澄清折節禮賢寸名  
齊驅鄴下爲謙好善樂事媲美東平巋然磐石之宗允矣  
全湯之府某小草畸生素餐疆吏謬當湟中之一面幸藉  
履庇於萬間忽接琅函欽承鼎賜字字夏波斯之玉翻令

星海輝騰縑繡出雲母之機頓使天山霞觀王之賜也誰  
不榮焉稽首颺言吮毫撫謝臨池無任懽懽銘刻之至謹  
啟

復謝晉郡守年節

山中無歷改元欣際乎昌辰頭上有天布暖幸依於化日  
寅惟老公祖臺下手持魁柄心轉鴻鈞閣澤無私四履江  
山呈淑景陽春有脚七城品彙絢韶華道與時亨禧隨年  
積其口甘枯稿無意敷榮方媿未伸椒頌於履端何期謬  
辱柏觴於燕澹捧德音而春溫可掬披腴貺而冬凜堪排  
恩培函三感同吹萬何以圖報可任馳依

碩道園集卷之五

共

賀陳玉鉉方伯

玉節新持百二秦藩雄帶礪金旄載棟三千漢服奠苞桑  
喜溢簪紳懽騰寮案恭惟台臺廟鉉偉器國棟竑標浴日  
盪一派清流矢不與媚璫之虎彪伍補天鍊五色文石雅  
能爲鳴梧之鸞鳳先浩浩其胸中甯直羅八九丘索堂堂  
乎才具真堪辦數萬甲兵所至敷歷勳高繇來激揚望重  
帝心簡注已屢試乎諸艱物望咸孚資旬宜於全陝紫  
氣繞南來之瑞丹展舒西顧之憂蒼珮霜凝巍極凌霄開  
岳鎮形穩星耀翰屏拔地護咸京慶百度之維新識六條  
之有赫會看塵清夷夏旋瞻履曳星辰某驚駭筆焉不前

瓦礫汰而居後昔附鳴鳳之翼溢竿青瑣點朝班今分鶴  
列之行極目黃沙迷塞微乞芳規而隨也尚懷乙乙於龍  
門就有道而正焉亟仰申申於燕寢一芹展賀尺牘掩誠  
伏冀丙融可勝寅協謹啟

回肅府殿下

本支開百世之祥磐石宗盟輝玉牒疆土賴一人之慶苞  
桑朱邸奠金城喜雲衣垂蔭乎天山欣河潤分餘於星海  
吮毫掩惘額手揚休恭惟大殿下前身金粟舍利風劫瑤  
池僊佺猊鼎煙霏烹茗泛蘭皋之雪液蝦蟇畫捲展圖橫  
鄴架之牙籤鋤高貴色以禮賢隆折節儀而下士清陰掩

碩道園集卷之三

三

七步之豆屏嗜羞五侯之鯖美哉帝胄白眉卓矣王家赤  
轍豈惟百二關紫塞因之鞏固行見三千載黃河藉厥澄  
清某頂戴二天耿耿焉若傾葵心而向日仔肩半壁岌岌  
乎如怒蜚臂以負山言念鴻施有懷雀感敬玆玄黃之篚  
薄抒精白之衷深慙賈積還珠敢謂投瓊報李伏惟涵宥  
可任寵榮謹啟

復李融峯農部

地聯台斗時欣御李之有緣箋灑霽雲頻荷投瓊于罔數  
情岳天山埒峻恩波星海讓深繁蕞可戢雀啣難報恭惟  
台臺擷七十二湖山秀色蔚爲垂世文章吞八九個雲夢

清波沛作濟人膏澤聲奕奕今走登龍之客品飄飄然類  
乘鶴之仙飛舄錦屏李下從無蹊逕持籌版署軍前饒有  
京坻百二嚴關在在士飽馬騰懽浮戊巳之隊三千荒服  
人人哺含腹鼓響息庚癸之呼超超屯壘之營平笑笑  
笑量沙之道濟俾聖明憂寬西顧伊誰力哉令邊吏倖  
免外訂拜公賜矣歸然兩河之司命展也三塞之戍星某  
湟陞詰戎已愧鵲梁貽誚酒泉承乏更虞蚤負增慙矧玉  
門孤處一隅堪嘆風塵之老我視金城遠踰千里難親唾  
咳於名公方望檠戟以遐思詎辱瑤械之下錫捫心抱報  
瑞分踰涯秋高胡馬嘶願借豹韜籌雁塞月明羌管怨時

碩道園集卷之五

五

飛蝶夢繞龍門罔既謝悵難宣禿穎謹啟

送肅府年節

雲飛三素來淑景於百二秦關枝長萬年迓新禧於千尋  
朱邸椒閣懽傳彩勝蘭皋瑞映桃符寅惟大殿下德配大  
生廣生量能涵物育物持斗杓而斟元氣節宜導青帝之  
旌排冬凜以布陽飴調燮儀春王之仗堦冀舒英金城卜  
紀于金甌谷黍回溫玉律通吹乎玉塞兩河歌太平帝胄  
四履頌有道賢藩某一載湟中已媿韶華之荏苒四旬酒  
郡忽驚歲事之崢嶸嶢嶢幸藉慶雲向暖欣依愛日敬效  
獻鳩之祝恭摭賀燕之私伏願純嘏共年增歲積應更愿



以無疆令聞偕日升月亘春似春而彌亘某無任懼忤踴躍之至謹啟

碩道圖集卷之三

七

書集卷之六

營蒲蒲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復徐南高侍御

今海宇中乾外枯在在思遲而三晉河山獨成化國吏不  
舉民不諱戎不伏莽皆仗老年臺繡斧所臨德威並運聲  
靈赫濯耳某緬維夙昔同寅兄弟惟某最爲驚鈍自非屢  
荷鞭策曷有今日然於世法尙爾憤憤若操不舵之舟以  
涉巨浸益不問而知其必覆厥載矣主上雖狗齊天縱  
而日來宮闈封疆諸事似漸不容言路關白近如吳鹿友

頑道園集卷之六

一

夏濞山沈五知李緝敬皆慷慨正論原非甚批鱗逆耳之  
疏而狐假者輒傳肯削籍幾蹈不測其後止於罰俸則皆  
棄師力也乃今且以枚卜大典亦顛倒其用赫赫嚴旨竟  
操自中璫之手年臺謂此漸尙可長乎否弟每思發憤直  
陳一二識時者從傍力阻似云吾輩鷄肋何難一擲第無  
奈冲主未及知反爲消人拍毒手而稱快耳故既虞仗  
馬自不得不煩寒蟬若此老年丈直聲勁節故錚錚西臺  
者知必不吝補爵裳之金針以度弟也望望

復熊青嶺掌科

頃主上自石環五臣後諸正人章滿公車必祈推廣德

意俾梧掖清班立觀鸞鳳之儀後愉快不謂羣黨悍狃猜

猜含沙落石險甚毒甚雖朝端公論難容抹殺而雨覆雲

翻悠悠世界真不堪着眼矣摠之因楚囚而株連楚人尙

無足恠至因楚人而并波及於貴省名公此輩良心不盡

死乎乃近聞邸報又有以貴省之人比其祖而佐之闕使

周來玉幾不免於考功法尤爲咄咄怪事也臺下還朝好

音似必在歲杪尚祝後某每與羅心等談及便自愧有口

期期竟不能明挫羣喙狂逞之鋒而默聳冲主轉圜之

聽徒使報國士遇者笑人矣偶逢驛使敬托爲郵縮地無

術臨池軫結

頑道園集卷之六

二

復喻秉吾廉憲

頃效小草出山問宅家除目始知老伯以歸然靈光爲二  
東屏翰籍甚籍甚日來妖賊披猖龜鳬之境綢爲戎馬場  
顧孰使縹緲盈於儲士皆宿飽卒不呼庚俾神氣壯而聲靈  
赫非台臺力乎懸知俘獻之後臺使者優錄膚功自應以  
老伯爲前茅也不慧某半生鹿鹿一味魚魚而亦濫竿青  
瑣末隊商駢馳河蹶也可知況當此衷甲竿戈焚然淆亂  
時欲三緘則類寒蟬欲一鳴則虞伏馬雖稱要地實履險  
途耳附復不既

復馮禮亭中丞

頃妖賊爲祟爰乎幾變延中土幸仗台臺抒胸中兵甲  
運掌上風霆聲赫靈濯不煩血刃而兩河之妖氛立掃大  
梁蒼赤咸宴然安堵於牙蘇下俾冲主無南顧憂伊誰  
賜乎尺五天邊珥筆而頌膚功者百口一喙藉甚令聞直  
與鼎鑒共爲不朽樞衡首席虛懸以待劔履蓋匪朝則夕  
也卒業瓊篇宛宛見台臺一生大經濟大謀謨摠自立誠  
中來洵人今而道古者不肖雖未親承聲咳而情者已先  
告之矣吾師乎叱筆可任馳瞻

復魏萼山憲副

年來言路雖屬當王運而心有王喙喙爭鳴者如螭蟻

碩邁園集卷之六

三

沸羹然獨吾楚人未嘗傍人門戶爲時所目攝且因能芝  
老一事爲藤未斷衷甲筆戈耽耽思中翻成異途況不肖  
之處非其據者寧免無覆餗虞乎其視臺下秉憲湯沐區  
彈壓是資激揚攸賴可以爲所得爲者勞逸眞懸甚也拜  
教之辱叱毫稱謝不覺娓娓可任企悚

復戴紫宸大參

讀定州手教覺吞酋壯氣撲我眉宇不禁鼓掌飛舞浸假  
有封疆責者而人人紫宸也何憂乎蠡茲小醜哉顧獨恨  
主爵老儉剛愎兩奉明旨之虛銜不以酬前伐而鼓後  
效眞使人欲批其頰耳頃閱邸報見太僕所開餉銀疏內

尙扯年臺爲口實謂曾借荆州庫壹千捌百金等語就中  
微露機鋒隱噴口血却是不能忘情年兄者意見竊謂前  
銀數目或作召募或作行糧或作犒賞年臺不可不草一  
揭付報房發抄庶使心迹昭然而仇口可塞或亦一堂堂  
正正之舉乎近程芸閣有疏亦曾言及年臺恢復渝城功  
當厚加優敘云云大抵交戰之下有三弟在年臺惟一往  
直前益樹殊勲以蚤膺建牙之任爲同籍光寵可也

復張斗樞鼎元

不聞中國相司馬而夷人相戒無犯乎今相府亦多多許  
矣何窺關嘯澤輩且東西響應也每立交戰之下將領感

碩邁園集卷之六

四

憤便喘喘噴令先翁師相曩平章軍國時炎赫猷猷眞前  
無往古後無來茲者浸假復起九仙靈骨披一品衣輔翊  
我冲于嗣也何憂乎蘭醺何慮乎安孽何畏乎齏爾哈  
赤哉時下廷論大明百喙一口於都美謚若揭皎日而中  
天矣敢額手爲國家慶卽台臺亦應移孝作忠匪朝則夕  
雲林猿鶴豈能久狎主人爲也拜教之辱勒此附謝臨池  
神送

復丘毛伯侍御

今東西南北非戎馬蹂躪之場則政虎剝啄之區惟是半  
壁天中一經繡斧之敷歷而吏治蒸蒸日上民生迥然四履

聲靈赫濯兩河妖孽澄清微台臺劔鳥搖山震岳不及此  
洵可奴隸埋輪衛官集烏者矣不慧弟故是期期艾艾人  
夙微噓培以有今日言路摭子需次及身既耻寒蟬豈憚  
仗馬自分惟有半生愚慙一味拙誠可以上報君父仰  
酬知己蓋竊謂凡百倘見地不差便須掀肩傾吐眼底荆  
棘宦路風波固不遑恤也臺下勁節直聲錚錚柱下真爲  
吾黨司南不識亦肯分補舜裳之金針以度弟否柏府清  
嚴未敢投木瓜以貪瓊瑤臨風鳴謝神馳在凍穎之先

答李湘洲老師

近日疏論枚卜咸以救時爲第一義然而屈指詞林大老

碩適園集卷之六

三

真能抱救時熱腸真能運救時妙手休休有容亭亭不倚  
如師臺者有幾旦夕新天子金甌覆姓字必首注意焉  
司馬相而夷虜相戒無犯行將再覩於今日中外輿情額  
手慶揆席之得人喜可知也然則師臺亦應蚤趣舍人裝  
恐未宜曙懷舞斑而忘情補袞爲矣某竊觀日來時事之  
敗壞只坐文官愛錢武官愛命而言官或不愛口徒以喻  
喻吡吡之習益成其悠悠忽忽之象雖鸛鷺充廷與數年  
前光景似異而荆棘滿眼視數年前局面更難所恃師臺  
平章軍國時必有一番潛移默奪之機權俾諸立交戟下  
者各各伐毛洗髓將門戶葛藤直下斷截朝端方享和平

之福疆場方不灰豪傑之心耳師臺以爲何如

復梁大威貳守

從來刺我營道膾人齒頰者不過曰陽城陽城已耳一經  
老父母治植堦桐後而此曹皆可衙官役之千秋名遂若  
因台臺掩也謂某不信則五載遺愛凡碑於黃若白之口  
者迄今百喙猶新蓋直道在民惟去後最真耳頃抵都門  
聞佐郡循聲又隆隆瀛海間且不脛而走上海矣始益信  
大儒妙手隨所施而輒效有如此某半生蹢踴一味樸拙  
固臺下所稔知者不謂蘭垣梧掖迺亦容其濫竽也無論  
未諳世局耻傍門戶必致仗馬一鳴寒蟬徒咽第卽此處  
非其據而已虞有覆餗之羞矣謹佈

碩適園集卷之六

六

候周元汀老師

某雌伏丘園三載有奇從未走隻字於長安當路自分必  
爲時所擯冷局是其結局處耳不謂梧掖清班乃亦容其  
濫竽也此皆仗師臺夙昔噓植力以有今日飲水思源敢  
忘所自哉方今南北大老求其清貞恬雅休休有容亭亭  
不倚如臺下者指不二三屈尺五天邊人人能誦言之計  
召入台階持衡握樞必在且晚間也楚石公昨冬有嵩祝  
之耗當事欲虛揔憲席相遲凡屬梓里靡不喜動顏色望  
眼幾穿後因中途返旆聖上遂爾予其請此於鴻冥之志

得矣其如失舉朝之望何至於言路中門戶大都借封疆二字爲題目常恐楚囚爲再燃之灰而併視楚人如當門之蘭羣吠獐獐必欲一網打盡後愉快者就中葛藤諒老師聞之最悉生未敢深言也附佈可任矯企

復張涵月制院

傲鄉不造半壁山河蕩爲嶠虎咆哮戎馬蹂躪場益岌岌乎殆矣後乃一舉而省圍解再舉而渝城復豈盡師武臣力實仗老公祖赫濯之聲靈以臻此偉哉膚功真與義眉劍閣並嶙峋矣局外者不察輒借黔急以求多於台臺洵可咲也蓋近日封疆之壞皆由言路中抹殺公道二字一

碩適園集卷之六

味中風聞之魔市驚擊之聲致令英雄短氣豪傑灰心而究竟付大事於一擲誠有如翰教所云者昨小疏憤激而言實妄意欲力矯此習第尙婉無能昭揭老公祖苦心熱腸於萬一而乃尋牙芬獎借益使不肖大宅爲赤矣頃聞黔兵大捷之報同朝甚喜咸心服台臺胸中兵甲掌上風霆別有一番妙用洵可與解睢陽圍督淮蔡師者相爲不朽且夕獻俘闕下不肖輩立交戟末班惟有簪筆執簡闕揚鴻勳偉烈爲新天子厚酬地已耳拜翰之辱不覺媿媿可任主臣

復楊毓衡制院

頃小疏欲添設按差巡歷荆岳等入府蓋原爲楚地遼闊殊甚且年來時事多艱吏治日偷民生日苦故擬增一臺使者激揚其間庶幾耳目易周法紀易行而況駐劄常德又與老公祖新鎮聲息可以相聞緩急得以相倚是亦一便計也昨業奉明旨下部院議復通國輿論似翕然稱善而獨有一二謂兼攝學政微有不便處故尙費商量耳今全疏在邸報中諒已入台覽矣第未卜亦可以仰佐末議否敢附此請教諸不悉

復楊毓衡制院

新鎮選重節鉞通國欣欣咸額手爲封疆得人慶蓋稔知

碩適園集卷之六

入

老公祖鴻猷命世卓識絕倫必能出胸中甲兵運掌上風霆期剪滅此舒我冲主南顧憂後朝食者第日來廟堂之上習成一段悠悠忽忽景象疾呼不應痛哭亦不卽應全弗計有兵而無餉與無兵同卽有餉而不速亦與無餉同也率業大疏拈此二字眞一字一針而就中井井方畧鑿鑿長算尤令樞衡諸老咋舌心服無能仰佐一末議矣時迫勢危任大責重惟老公祖好爲之不肖輩珥筆交戟之下但傾耳凱奏佳音或得尾諸臣後誦揚膚功俾台臺勲勒旂常名馨麟閣炎炎赫赫而因以張吾蜀不亦有榮施乎匆匆布復可任主臣

復陳景玄太常

生爨爲外吏時視黃門烏府不啻千佛名經今濫竽班行之末見一切危局敗局新局奇局如雲覆雨翻波頽瀾倒筆舌墨兵相尋不已又竊恐今生作言官人來世必強半墮泥犁種子耳悠悠世界不堪着眼求如臺下昔年錚錚西臺振高岡梧桐之響者能有幾也日來封事之入王言之出上與下有同轉運而總以銀臺喉舌地爲喫緊關頭自非端亮精敏若台翁不能辦此此聖天子所爲委重納言意甚盛尺五天邊引領而冀繡旂之還朝者望眼真穿矣頃內計之役雖不甚蹈前車覆轍而吾鄉諸老被察者十亦大咄咄不平事料台臺聞之最悉生每發憤訟言而其如南風不競何耳會晤伊邇仰藉指南竊幸有日憑楮鏤企

碩邁園集卷之六

九

候朱恆岳中丞

頃自逆酋投首凱奏闕廷而老公祖之鴻勳駿伐遂歸然與我眉劍閣並其嶙峋中外人人知之人人能誦言之況生等身在宇下鄉井廬墓咸賴再造之恩以獲安堵其感頌不更倍萬恆情乎時下聖天子厚酬膚功召入祖臺於樞衡重地竊恐三巴黃白未能久借牙蘼永藉二天厚庇耳巫山舊令乃敝省邑父母中之最賢者而夙受台臺

培植恩亦最深最渥但聞其昨值行取時適爲何判遭溺一事無端波及似殊有鬱鬱不得自白者然蓋巫當全蜀要路往來如織縣令不過周旋於厨傳與馬間供其困乏而能事已畢至於舍陸而舟何判舉此念頭便是鬼錄關頭其突然葬江魚之腹也實劫數爾爾而顧欲督過於不相干涉之地主恐河伯有知亦應爲楊令稱屈矣生等素有隣封子民誼且稔聞其循卓聲甚悉因敢合辭以請伏乞老公祖亟爲昭雪俾得發水部之新硯以究其用則楊令仰報知遇益無涯矣率爾奉瀆憑楮悚惶

唁劉蘊初民部

碩邁園集卷之六

十

閱計報驚訝滋甚夫以才品雙美如台丈弟輩方歛衽而拜下風者乃亦一概波及官路嶮巇真可畏哉雖然世界悠悠不堪着眼得之失之原同塞馬升也沉也總類浮雲料老鄉丈故自有域外之觀在必不因此小蹶遂爾介介也謹遣楮生以當促膝不盡衷縷尙竢面陳

復陳自公侍御

蠟書不必讀竟而弟淚已簌簌下矣吾儕恨無縮地術又無剪紙爲兵法點鉄成金手相與破重圍而援之其奈之何也力贊聖明迅爲拯救惟仗年臺大疏懇懇望

候沈二守

老公祖冰心玉節可矢天日而橫爲白衣蒼狗所晦蝕頃  
閱邸報眞咄咄惟事益青萍易折白璧易玷往往而是獨  
其督過太重不爲台臺存再展之路尤令人扼搯不平也  
此在老公祖廓恢恢天眼其視一官亦奚啻蕉鹿塞馬而  
無如衡湘萬姓口碑竟似沒字之碣何耳不佞報効有心  
挽回無力一段惋嘆隱情想臺下必能諒之然閩臺旌尙  
在偏沅料理運局或黔事稍甯後督院敘錄諸屬吏勞動  
自應爲老公祖地也某且日夕以幾幸矣天各一方心懸  
萬里憑楮依依

復楊毓衡制院

碩適園集卷之六

二

屢讀大疏每深服老公祖妙算抒自丹誠石畫出於苦心  
人人領手謂黔南半壁屹然有長城萬里矣兩河失利或  
亦首運尙未陽九故我師偶逢百六耳交戟之下耳以語  
耳不思設身處地只借題目弄筆舌夫烏知祖臺所爲乃  
極難也然不佞竊願老公祖一味握定勝着實實擔荷勿  
照管裡邊議論指日功成晏如則中外咸頌掀揭之猷而  
饒舌者心折矣梓里後進部內編氓愛莫能助惟需次簪  
筆班竹開揚膚功而已謹復

復張葆一侍御

聞邸報似今日黔事之難倍萬前日然以年臺電掣馳

之妙用彈壓其間則難者自易懸知繡斧所臨聲靈赫濯  
將吏氣色一新而小醜頭顱立授蓋不煩再計矣惟是決  
裂之後非得多兵多餉分路合勦必不能終局誠有如台  
翰所云者顧獨媿交戟之下雖憂天有懷而縮地無術竟  
無能一効將伯之助忽忽悠悠徒費疾呼已耳謹九頓謝  
效之辱半壁黔南有年臺在眞不啻長城鎖鑰弟輩惟矯  
首傾耳以聽奏凱之封事臨池切切

復馮振鸞論德

長安百尺紅塵朝翻暮覆熱中者自不覺而冷眼人眎之  
應笑羶行無味恨逃虛之不蚤也年臺借讀禮爲小憩脚

碩適園集卷之六

三

息影三徑深深處而噪聲五雲多多裏一經計典品地皎  
然如朗日當空原無所庸其調護迺手教謙光滋甚不肖  
輩何克戡此也至於珍貺崇隆至再至三捧家機而勵我  
以素絲之節展圖軸而廓我以卧遊之觀拜賜不旣侈乎  
憑楮可勝甲顏

候陳孟來父母

日來國步多艱言路同儕不思畫策以清塞外之氛而一  
味選鋒以逞穴中之鬪甚且有佐鬪者又有攻佐鬪者更  
有佐佐鬪而攻攻佐鬪者東西異幟南北分壘悠悠世界  
不堪着眼每自咲以拙直無他腸如不佞者孤注其間其



不淪胥於玄黃交戰中亦倖耳鱸魚蓴菜之思秋以爲期  
知老父母有豫章榻在必預懸以遲蒲子久矣空槭附候  
不莊不備可任主臣

復李武舉

不佞聞人亦多矣有上馬能殺賊下馬能草露布却門下  
若而才洵不數數見也日來羈縻旅邸除目尙未有期一  
片枕戈裹革雄心保無爲百尺紅塵所銷損否昨於邸報  
內見遼撫閻老先生有士氣一新封事欲以守覺魯島爲  
恢復十三山第一義其間井井方畧得勢得機讀其疏想  
見其作用眞使人舉手加額爲半壁榆關慶不佞雖未習

碩造園集卷之六

三

此公眉宇然當茲章滿公車言塵飯土羹可厭可睡時  
而忽爾得此石畫便覺山河恍列掌上首虜盡在目中矣  
料兄留心疆圉亦會一流覽乎拙意欲門下趁此閒時多  
看全報籌邊諸奏議必細心玩味勿草草放過似亦長識  
見增謀畧之一助也承教敢以效他山之砥

復陸中台農部

荆關盈盈一水遶惠繡旌聞權政井然苛者解蠹者澄估  
客熙熙歌喉與榜棹同聲者久之第曩時三巴清晏蜀隴  
名材蔽大江而下尙只有此數況當茲逆酋作祟津梁梗  
塞之秋猶欲取贏額外能免矜肘俱露乎此卽微台翰之

諄切而生輩日爲桑梓抱杞憂已不勝皇皇矣彼立交戰  
下者情形未悉痛癢不關誰其仰體臺下一段苦心焉勿  
匆捉筆罔既謝悰望風馳戀

候蕭無競太守

祖臺冰雪其心膏雨其澤會未二載而驛其聲以飛上國  
生每一効順風呼便覺牙芬餘馥津津足人聽聞者久之  
聞春讀舒公祖啟事則大名歸然爲十五郡冠冕諸立交  
戟下者始信縑衣之好中外果有同心而部民口碑與直  
指使剡牘若合符節也旦晚之屏之翰分陝建牙豈顧問  
哉斗大營陽豈能久借福星已乎某坐索長安五斗需次

碩造園集卷之六

四

梧垣今既數月雖亦知寒蟬可耻翻自咲秋蛸徒鳴空言  
無補伴食笑庸蓋未入班行而長林豐草之思已勃動矣  
老公祖何以策不肖也聞儋邑陳父母慈祥精敏大有造  
於營浦營浦之民式歌且舞如得所天料祖臺知之最悉  
諸凡培植薦剡以爲循卓者勸又無埃生言之畢矣捉筆  
併及

候徐光初

京塵如海客刺如雲而時局孔棘又如風如火親丈謂高  
議螭陸之上者難乎易乎蓋昔日之青瑣黃門不啻千佛  
名經乃今日居此地則牛頭馬面種種怪物轉盼異形眞

有不堪着眼者耳捧手教知門下借徑而捷脫穎而出矣  
明歲挾策觀上國之光怡值秋闈鏖戰拔燕趙旗幟樹楚  
赤幟豈待卜哉不佞弟待罪春明又喜躬邁其盛矣謹暫  
勒尺一以代額手

復楊泰階侍御

老公祖正色朝班時屢矢阜鶴梧鳳之音爲驚人鳴其稜  
稜丰采已自泮濱折檻埋輪輩而兄之矣何物三楚惠邀  
繡斧彈而壓之無論部下吏民日望赫濯之先聲以滌腸  
易慮卽衡山湘水之靈亦若開雲掃氛以迓前矛喜可知  
也昨冬雖具分按小疏然實因從前做郡廿餘年並未見  
驄馬按臨故有激而言不自覺其事體之有未妥處耳今  
祖臺以日照月臨之神識運其威馳電驟之妙手其於敬  
歷全楚捷若承蜩況廟堂之上此議已寢久矣萬祈始終  
加惠於半壁湖南則吏民幸甚生幸甚

復李湘洲老師

日來山海局面又將更矣樞輔求還關撫求撤二疏同時  
並至而交戟之下喧阗益甚抨彈相加閭浮老幾無完膚  
矣銓部夾袋無儲不得不發諮訪之單然而窺左足以應  
者竟寥寥也可笑省直之開府一缺何人人攘臂爭先而  
巖關之重地需才輒個個掉頭不顧亦奚貴於壘壘若若

碩道園集卷之六

五

充勃班行者爲此有識者所以抱有君無臣之嘆耳世界  
悠悠未敢深言師臺靜觀素矣時下魁柄在手將何以抒  
救時之着也捧讀台翰字字中時局膏肓恨不懸之國門  
俾諸門戶中輩人書一通爲座右銘也郵旋暫勒此鳴謝  
承諭攸父母之賢謹心識之藉彼循譽爲牙芬敢遺餘  
力焉

復姚鏡初侍御

漕運軍國大命也而惠邀繡斧彈壓其上遂使數百萬之  
儲揚帆啣尾而進且也河伯效順颶母不敢爲祟則皆年  
臺驄馬之威靈實赫濯焉而造之命矣弟魚魚鹿鹿一味  
伴食垣署逐隊班行了無所建白以貽同譜羞方顧影自  
慚問心抱愧何當金玉之音尙不遐遺也眞寵踰百朋榮  
浮九錫已謹對來伴肅函鳴謝柏府嚴邃未敢遽投木瓜  
仰畲瓊瑤肝惟慈諒

復史磐石侍御

年臺守黔之功揭日月而勒旂常國家二百數十年來得  
未曾有真可淬溟張許輩而兄之者交戟之下每一談及  
便令人齒頰俱香矧辱在同門其借爲榮施更倍萬恆情  
矣日來法紀凌夷諸被糾劾者率潑口橫辯不特彼其之  
子爲然且從前大疏已成鉄案縱任渠歸說終是遮牌吏

碩道園集卷之六

六

議無私清評可畏爲忠爲邪豈巧舌利牙所能攪而揉之乎老年臺又似無容介介爲已

復徐京咸中丞

半壁玉關惠邀名公節鉞彈壓其上聞法紀一新聲靈赫濯無論羌馬不敢南嘶而甘涼以西道豺虎望風遁而貢米以處蓋慄如也三秦鎖鑰實嘉賴之從此聖天子無西顧憂皆仗閣下力也敢額手爲封疆賀拜謝台教之辱

復薛正亭中丞

黔蜀之役悉索敝賦於我三楚楚亦既疲於奔命矣又重

碩適園集卷之六

七

以運夫之微派皮骨不愈空乎頃讀大疏宛若鄭監門之繪圖非仗老公祖苦心調停仁術卵翼十五郡生靈何以獲有甯宇若此也言念維桑拜賜殊多多許不肖輩每於交戟之下屈指從前建牙楚國獨有祖臺今日所爲乃極難耳

復孫拱陽中丞

恭詒台臺以展馳電驟之雄才抒地負海涵之奇抱中外夙仰其丰采朝野更欽夫典型北門鎖鑰非名公不可此際望天子所爲委重分陝意其盛也茲喜繡斧一臨而秦關百二若增而雄點虜聞之破膽妖徒從此潛踪四塞澄

清二孽聳翠皆仗台臺赫聲濯靈彈壓者重而默憚者神耳出方虎入夔龍匪朝則夕藉甚令聞膾炙牙芬洵多多許矣謹對俾九頓謝教之辱詞所未闕神焉偕達

復譚守戎

不佞獲針芥冰清之丈人而景仰門下玉潤之標者久矣第無繇繫帛衡鴈一通其欸欸耳方今東征西討之秋以有上馬能殺賊下馬能草露布如鄉兄若而才浸假予以尺組寸纓俾英雄有用武之籍何憂燧舉烽飛哉乃具眼無人誰爲物色卽不佞亦轉恨相識之晚推轂之不蚤也薛公祖書草草筆就夫亦緇衣之好原有同心況誼關桑梓自有所不能已耳倘異時金印懸肘間當無忘我曹丘生也一笑

碩適園集卷之六

八

復李愚公司理

曾見燕山燈裏人一氣相噓手足俱靈轉變亦捷彼豈真有熱心腸只緣驪向熱場中走耳夫孰知炎炎易滅線索遂難憑哉今日噉名於朝者率類此殊可拍掌發一笑不謂捧讀台翰而冰心雪骨翩翩乎直遊藐姑射山頭了不作如是觀也愚公乎愚公乎腰懸組綬面帶煙霞豈賢儉父依吏所能測萬分一者乎雖然東方大隱故自不厭金馬門年臺亦奚必厭銓曹蘭省爲也弟懶性如昨傲骨未

除憂居四載轉媿入山入林不深不密一旦強顏逐隊於  
交戟下每冷眼稿心靜觀默照覺四大皆假一官更廢說  
甚麼高岡鳴鳳畢竟學物外冥鴻已爾拜存注之辱喜有  
同調而綺語繽紛清俸過腆猶然世法相視揣分曷以克  
截謹九頌稱謝饒舌饒舌主臣主臣

復徐玉堂憲副

方今東征西討所在驛驢無一寸乾淨土偏獨上谷重地  
屹然爲神京鎖鑰日來聲靈赫濯壁壘壯紫荊之色旌旗  
清易水之氛虜馬不敢南嘶而關鎮安若覆孟者皆仗台  
臺抒胸中兵甲運掌上風霆彈壓者重而震疊者神也藉

碩適園集卷之六

元

甚令聞若翠鈴而走尺五之天者久之建牙秉鉞匪朝伊  
夕出方虎而入夔龍豈異人任哉頃遑撫議更交戟之下  
僉謂必如臺下若而才適能辦此而同聲推轂者十之六  
七其後銓部竟顛倒用之不知果何見也刻下新入班行  
百冗交集寸緒蓬然率爾裁謝未竟所懷臨池可任軫結

復熊壇石中丞

惟聖天子睠念湯沐之陪都以老先生彈壓漕渠之重  
地河伯凜碧幢而效順天塹因皂纛以增雄金斗呂梁脚  
尾見舳艫並進牙櫓錦纜歌喉與榜棹同聲到處赫濯威  
靈淮海妖氛蕩掃所至爬梳吏蠹邗江貪墨潛踪會見江

左夷吾入爲禁中頗牧此廟堂上所爲虛樞衡席以相運  
而交戟之下莫不舉手加額以共慶者也日來省掖雖濟  
濟有人然濫竽若某實庸庸無似徒愧鳴梧之鳳甘羞抱  
葉之蟬亦何足比數於言路而謬煩存注於台臺不肖某  
循省踰涯大宅滋忝矣謹三薰肅啟仰謝鼎賜銘刻一念  
惟寐忘之

復劉方壺侍御

年臺攬澄清之轡而持彈壓之斧魁柄在手轉軸從心欲  
執法而法執欲行法而法行於以走貪墨肉白骨蓋自其  
下車初而聲靈固已赫濯矣奴隸埋輪衙官集烏豈顧問  
哉迺猶訊塗於警借響於臚也則百谷王所爲善下也謹  
九頌拜聆之辱筆所未宣神焉偕逞

碩適園集卷之六

三

復閻浮檀中丞

台臺以報主熱腸運救時妙手半壁遼關方仰藉爲長城  
鎖鑰不謂立交戟之下者偶因大疏稍一遜讓輒橫加以  
不和之名致令其浩然拂衣也夫臺下暫釋重負而還初  
服堂開綠野夢穩碧雲亦安往不得自喻適志顧獨惜國  
家竟不能究豪傑之實用而收犁庭掃穴之偉伐則皆言  
路者之過也時局爾爾令人短氣遶左將來殘山剩水又  
不知作何收拾也某無似待罪掖垣每從邸報中卒業台

臺一切封事皆鑿鑿鴻儀井井石畫私心竊儀圖之恨不  
卽執鞭門牆爲愉快迨見廟堂議論求多名公若此五內  
益以焚如而忽焉辱瑤函鼎貺儼然先施何物班行末品  
不介紹而受臺下特達之知迺爾銘刻高誼惟寐忘之縮  
地無繇識荆何日臨池可任馳戀

訊金煥如叅戎

台丈一具俠骨一腔熱腸故自不惜要領罔避間關者頃  
清平之役尙未露其半豹而直指使者迺遽持白簡隨其  
後何也陡閱邸報殊爲惋悵及密詢齋奏人謂門下抵沅  
爲家累所苦床頭蕙鐸劍未能割斷情癡故一味杜門稱  
病果爾又奚惟慈母不投會杼也乎從古堂堂名將援枹  
鼓則忘其家甚有甯裏草沙場不甘死見女子之手者彼  
何人斯台丈豈獨難勘破此關耶夙叨莫逆誼自相維第  
無奈鞭長不能及馬腹而遠水無以救近火徒餘拊膺浩  
嘆而已然得失有數乞丈臺塞馬視之憑楮切切

復都勻楊監軍道

孤黔遠介萬里尺五天邊遙度彼中聲息真若望風捉影  
然何幸得捧台札翼纍數千語迴環卒業顛末迺始了了  
也蠢茲安酋獐如峒虎而二連與中尉更傳之翼飛度咆  
哮神出鬼沒半壁貴陽圍而解解而幾圍數萬漢兵敗而

碩道園集卷之六

二

捷捷而又敗悉仗臺下於招集安撫之中密運其出奇扼  
要之計堅壁河西射死兩大賊且而姑蕩華之役斬級焚  
寨不下數百又陣殲宋萬化於洪邊復戡定十二馬頭使  
羅賊苗仲諸夷望旌旗而遠遁而生擒何中蔚一着尤足  
令邦彥羽翼鍛而心膽寒此其鴻勳駿烈較之平淮蔡諸  
功臣豈多讓焉凡立交戟下者咸知台臺赤心報主熱腸  
戡亂靡不津津推服矧辱在維桑如不佞所藉爲膾炙齒  
頰以張吾蜀之有人者當更倍萬曹丘生也卽前此不無  
投杼微嫌而今已皎然若揭朗日行赤霄矣至於當戈甲  
倥偬之秋而猶脩雍容物色之典抑何神閒氣暇迺爾謹  
九頓鳴謝罔既心旌統希炤亮

碩道園集卷之六

三

復房素中中丞

從來治河之役空委金錢於逝波而徒驚銀濤之巨地者  
指不勝屈也何幸惠邀台臺彈壓其上馮夷遂若效靈支  
祈不敢爲祟行見疏濬師無事之智而運道歌清宴之休  
聖天子壁馬寶嘉賴焉蓋卽此俾父之初而已知厥功  
美哉明德遠矣迺猶然不擇庸流而廣茹涓滴以助泓深  
也是則百谷王善下意也謹九頓謝教之辱語無倫次可  
任主臣

復陳自公侍御

讀來翰知五花驄已蒞五羊城矣繡斧英鋌如出匣太阿不可嚮邇吏虎那得不遁道豺那得不影滅聲銷也吾儕宦路惟貴衙門巡方一役可以爲所得爲無不如意蓋魁柄在握欲興利與欲剔蠹剔凡百廉者墨者恬者躁者一一受繩受束而提掇自由其視弟輩立交戟之下縱饒建白終類畫餅祇虛索長安五斗已耳矧悠悠時局未敢深言乎澄清嶺表俾聖明無東顧憂惟年臺好爲之也

訊陳惺恬縣令

翁臺干霄之器逐電之才衡人者以建符授之非無意也

碩道園集卷之六

五

作令難作建令尤難臺下以新刃發劍不淬而利自是前無盤錯後無掣肘播之揚之不佞方轉魏糠粃之在前矣今滿夷爲崇得之來役口頭嗟此海昏其不至胥而爲魚之皆賢使君拯援調劑力也循卓英聲不脛而走西江當事者縉衣之好豈無同心哉新恩選能汝廼及庠中諸生如鄒魯鄒鯉兄弟併戴傳芳兄弟皆美秀而文不佞與羅化老所先後青目之者乞台翁亦稍加物色可也至於地方利病諒已以苦心抒爲美政無俟饒舌矣

訊鄒二東文學

計渡桑乾已四載所并州之思時勞夢寐矧以素相針芥

若門下雖鴻鯉音疎乎然臨風對月神往神來諒兩地同之也昨冬勉強出山踉蹌抵北卽有捧尊札相示者開函讀之娓娓數百言宛其如面何物二東錦心中迺時時具有故人小影真情泐金石義薄雲霄矣君家英傑項背相望丈益翹翹然如三十六鱗之第一鱗但無奈出處不能違時故雖一再次應明經之選而悉爲大力者負之而趨耳然昔人有倣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者兄弟勉自樹立晚成速化自不必論也日來時事多艱邊鋒孔棘不佞濫竽言路既耻寒蟬又虞仗馬將來未知竟作何狀惟是孤持一味拙誠或可不至爲知己玷耳

碩道園集卷之六

五

寄張象風經畧

半壁榆關新借彈壓懸知節鉞一臨而旌旗煥色營壘改觀矣諸立交戟之下者咸額手謂遼左若而殘局非仗年臺雄才赤膽即識沉謀必不能辦此宗社生靈實嘉賴之犁庭掃穴豈異人任哉時下魁柄在握第一勝算只在與樞輔同德同心與將士同甘同苦而又能一味以全副精神用之戰守機宜更無十分照管裡邊議論則膚功聿奏直反覆手耳弟愛莫能助惟年臺好爲之

寄謝冲宇

昔人以宦爲海蓋謂風波不常耳而不風而波言路更甚

況以庸碌如弟濫竽梧垣末隊寒蟬堪耻仗馬可虞棘棘  
乎飯幾墮矣而倖完之就中顛末或盡在郎君口頭未敢  
爲知已觀縷也每於交戟之下搔首看郢雪衡雲便心斃  
台翁知幾其神日發光剗彩於三吾二水間白鷗共盟玄  
鶴爲侶洵翩翩天際真人哉彼鷄肋何物而竟使蒲子忘  
戀此乎行且過君家東山而問焉可能容弟把臂入林否  
將必循墻以走惟恐不密矣郎君丰神適上雅稱謝  
門芝蘭玉樹台翁有後身若此但廢自可也

復阮園海掌科

連日兀坐署中孤持七箸便思及同垣同臭味如年臺而

碩適園集卷之六

五

竟無絲長奉顏色頻聆牙芬發弟之覆振弟之蒙眞使弟  
食不下咽也聞台旌且長發矣斗南日北風馬難通依依  
清夢惟時逐長安片月到君座右已耳至於世界悠悠時  
事棘棘吾輩雖欲硬住脚跟而終不能閉着眼孔塞着口  
吻不一披瀝及披瀝得來而害已中於身矣計年兄開春  
還朝時未知弟幾破之餽果能仍舊完全否大抵班行中  
至愚極陋莫弟若而至靈極穎鍾錚有聲梧掖又莫年臺  
若以年臺而尙不鄙夷弟也則四海之大得一知己足矣  
他道恤哉

訊燕雨亭憲副

方今四方疆宇強半爲戎馬蹂躪場而年臺獨駐節佳麗  
地俾半壁南天巋然恃屏翰以無恐時經文緯武時綏帶  
輕裘神閒氣暇其賢於徵兵無兵徵餉無餉倉惶孔棘者  
多多許年丈眞天人哉弟雖伏家園三年有奇頃始以制  
閔出山雖仗庇濫竽掖垣末隊而目極時局摠爲門戶二  
字所葛藤獨我輩楚人翻成孤注眾目眈眈羣議嘈嘈欲  
結舌不可欲敢言不能將來亦未知作何狀也鴻便附訊  
馮楮瞻馳

寄徐又魯文學

三載雖伏道羽國門方懸當路者孤雛相視不謂狂鳥之

碩適園集卷之六

五

冠也而且以爲百鳥王矣蘭省清班謬附隊末豈徒翼哉  
所不矢高岡梧桐之音副知已望有如日足下固雙眸冷  
而五腸熱者欲知都下時事時尙無事猶然昔日杯酒酣  
歌景色第議論嘈嘈門戶棘棘獨我楚人中立於不南不  
北間一任鼎波之沸而已鄒吉水弘開講壇其始左袒者  
如雲而尋爲言路所忌今業已掛冠神武矣弟夙不習此  
老纔一對晤歸然似魯靈光竊喜清朝得此麟鳳眞足爲  
世道儀而林鶴山麋廼竟狎而有之致使首輔家卿相繼  
求去凡立交戟下者咸爲國體悒悒不平也前取道潭州  
辱李湘老渡江來訪坐間譚及仁丈似殊惓惓注意此公



聲噪詞林汲引後學如反覆手兄可無就正之思乎升之家兄足跡未遍長安而眼光遽落旅邸徒費弟數升淚海弟一丸心諒門下聞之亦必泣然彈指仰詰彼蒼何物盛德人適作他鄉鬼也弟有考選疏一通入告疏一通寄歸兄倘欲開口大笑可向豚兒索覽以供噴飯

復陳侍御

二東自戎馬蹂躪後妖徒餘焰尙伏蒼赤驚魂未定而惠邀年臺持斧其間聲靈赫濯嚴電懾墨吏之膽膏雨洗邪教之氛青齊海岱劃然見天空而日朗眞奴隸埋輪衙官集烏者哉以視弟輩立交戟下縱有一二建白亦不翅如塵飯土羹者然祇虛索長安五斗矣昨項背相望於都門幾可交一臂也而竟失之何驄馬芳塵可仰而不可親若此罔既心旌難宣筆舌

復游肩生侍御

年臺持冰雪心實實爲宅家出死力以期得一當蓋先已立定脚跟硬着脊梁饒他墨兵筆劔疊加遺而竟不能點礪其生平萬分一政如鍾山之金置文武火中七日七夜而色不變者然則年兄不向烈焰場中走一番亦何繇露出眞英雄本色也乃今日則交戟之下公論愈大明矣弟從前每欲發憤其不平而卒不果者夫亦因忌楚人字

面恐反樹一敵國耳不則儀舌尙存豈甘作磨堯堅哉恃年臺之以心相照可也

復游肩生侍御

弟里居時每於邸報中卒業年臺諸封事皆補天五色石砭時七發箴不勝額手下拜奉爲南車追昨秋抵都時始知兄臺以招練之役爲饒舌者所媒孽又不勝咄咄嘆擔勞擔怨之難一至於此時與程芸老輩談及徒有扼搥不平而已而其所以難言之故眞是難言料年兄亦必能原之也

訊何在吾同年

碩邁園集卷之六

七

都門兩接台教知年臺綠野香山之樂有餘適焉所謂至貴國爵屏也顧吾僑囊作窮措大丙夜篝燈猶惺然手一卷不知疲者原冀得時而駕爲報主顯親地耳今年臺亦念及兩尊人之覃恩矣奈何有可駕之時而一片野心尙爲白雲所留也大丈夫品地眞見地到政不妨向干槌百鍊中顯出英雄本色勿將一副好精力好才具虛擲之長林豐草中可耳若庸庸如弟孤踪弱植不堪負荷中外時局卽頃者偶疏論史相輒干聖怒幾於廷杖削籍其後蒙恩寬宥實仗葉韓二師相力耳風波爾爾眞使人短氣亦將欲賦閒閒十畝爲小憩脚地矣鴻便奉訊憑楮切切

答田雙南太僕

老年臺借費差爲小憩脚地是竿頭將進步時翻用退一步法眞卓識眞恬操也長安諸君每譚及則推服之者如出一口頃朱密老雖微有點綴之語然卒未聞有借渠疏以供齒牙餘論者且亦已成往事矣承示大揭其理故自鑿鑿知年臺原不欲效大家啞曉阿翁應之誠是也但弟與都掌科輩商之恐出此一揭反多一番葛藤況年臺才品原如精金美玉不可得而瑕疵者豈宜又借此老以題目而開彼發揮之端乎故特力止盛伴不必發抄耳謹勒寸械禽教之辱

碩道園集卷之六

芑

復何武義中丞

曩閣下領袖梧掖時其批鱗勁氣補袞英猷迄今班行中譚及猶膾炙人牙芬焉眞言路南車承學典型也某生而晚通籍十年馳驅外吏竟無絲一觀天龍雲鳳之姿以快其平昔之景慕每矯首崇臺徒咄咄嘆猶河漢而無極已耳年來黔氛惡甚不腆我楚悉索敝賦以應之既疲於奔命粵義激同仇慨發援兵後亦以彼中無糧爲道將累其勢俱不能復爲從井之救亦明矣況牙齧之下諸土司又多負固叵測者非仗老先生赫聲濯靈就中行疑行間用泗收田復用田收丹孤安之黨而剪其翼則半壁粵疆其

不爲黔續亦倖耳此其苦心擔荷妙手撐持其勲烈眞超然於死力戰死力守者上廟堂輿論允乎非不肖某貌言也樞衡重地入而主持匪朝則夕八桂斗城亦安能久羈節鉞哉謹三薰勒函仰禽台教之辱

復韓參岑中丞

日來脫巾呼癸在在見告司國計者肘衿俱露心力已窮雖劉晏桑孔輩持籌而理亦難措手陳蘇老得旨予告釋此重負亦一大快事也屈指海內建牙諸公僞僞其品錚錚有聲者莫閣下若半壁西江豺狐遁鴻鴈歸龍沙鹿洞間皎然見天空而日朗以有山斗之標在其所彈壓者重

碩道園集卷之六

辛

而爬梳者神也若庸碌如某謬附垣末雖私心竊欲以前輩典型爲今日榜樣而其奈無違骨道神遠識何恐終歸仗馬一斥寒蟬徒咽已耳閣下一片熱腸故自肯汲引桑梓後進者未卜亦可以南車示某否蓋昕夕以幾倖矣捉頰可任馳戀

復潼川守

半壁蠶叢崇於酋氛棘棘乎烽火幾逼貴治幸仗老父母赫聲濯靈嘉與士民同甘同苦迄今潼水澄清黃若白賴有甯宇此其曲突徙薪之績賢於焦頭爛額者多多許雖平涼之擢業奉簡書豈能遽奪我冠君哉不佞世系居閭

水木源本詎自相關聞隣壤有神君慈母真不勝額手爲虎頭之州賀翰貺下逮例不敢承統惟昭亮

寄張芋田大參

方今聖天子所倚藉爲上國金湯畿輔鎖鑰惟是分道諸公是賴而屈指三輔藩臬中卓識絕倫奇勛標炳者實無有能出台臺右者也藉甚嘉譽膾炙一時卽頃者移鎮遵化雖似循級而升然當事俱謂近郊多事脫巾呼癸者所在見告而喜峯口太平諸處尤屬要害之衝非得威名夙著熟路輕車如臺下若而才爲之彈壓恐豕蛇寢以縱橫而神京何繇甯謐也顧以台臺資深望隆若此亦不過寄

碩道園集卷之六

廿

徑焉以稍待建牙秉鉞地計旦晚堂堂大藩應卽有推轂皂隲者矣不肖以庸碌之流得附維桑之末日與令弟區老相針芥每一念及高誼便恨縮地無術不能借崇階盈尺席親奉顏色一抒其積悵五衷真愁焉如擣也茆茆者儀深愧輟發統惟涵茹

復南兵部陳熙虞年兄

年臺孤芳似楚畹之蘭冷韻如峩眉之雪而其一段勁挺之骨又若蒼松拂漢古柏摩雲然弟輩立交戟下每一談及便令人齒頰俱芬而無奈斗南日北風馬難通徒勞夢想也先是未奉台札時業與主爵者言年兄資俸兼深應

亟爲榮轉不謂人浮於缺且往往爲大力負之而趨故就延至今稽於報命弟實有罪然一片苦心熱腸則有盛俘在自能知而達之年臺耳臨風可任依依

復張象風遼撫

半壁榆關與虜只隔一鴻宗社生靈總恃老年臺以爲命頃聞繡斧榮蒞後旌旗營壘太白氣色目前靜以守則如處女動而戰則如脫兔皆年臺之所饒爲之不肖弟濫竽交戟下惟傾耳執簡聞揚膚功以張吾同籍之有人而已謹九頓謝翰之辱至於言路中一切瑣尾狀統不足爲知已道

碩道園集卷之六

三

復劉幼孫侍御

右圻爲神京四達區非年臺以救時妙手運濟世熱腸曷克辦此頃聞繡斧所臨聲靈赫濯墨吏若負米而處疲氓若負暄而立而伏莽者慮罔不覓見雪消也蓋彈壓者重則默化者神食年臺澄清之賜多矣交戟之下弋獲芳韻正切心征何常更煩翰貺之存注若此渥也計轉賭問按部事竣還朝伊邇又得藉鞭策於班行中喜也可知鐫鏤

復王侍御

年臺赤心貫日白簡凝霜藉甚直聲膾炙同朝之商頌者

南北如出一口不虞正人方艷以爲鳴梧之鳳而邪人轉視爲當門之蘭也彼哉者子雖妄噴口血乎然匪第不足污穢年兄萬分一而反愈以彰年兄之品地且爲年兄驛其名以大噪海內所謂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也至於爲臺省存紀綱者猶小爲國家維察典者更大則此一番誅討洵貞邪消長關頭所繫非淺鮮矣乃龍鍾之冢卿又欲代爲翻局暗藏機穽於去國之一疏更令人怒髮上指也弟於班行中極庸碌踽踽涼涼每卒業年兄一切封事輒額手下拜願爲執鞭何富反辱翰貶先施若此鏤刻高誼惟寐忘之臨池可任詹渚

碩適園集卷之六

三

復溫青霞侍御

年來當楚賦奇窮楚紳奇阨楚兵戈土木奇值之秋非仗老公祖運如許深心熱腸爬梳調劑民甯有豸乎此之鴻功偉烈眞卓卓乎與七十二峯並其嶙峋計入告竣事新主必眷念殊勞擢以不次倘方城漢水間再邀天幸復借重建牙則三戶諸君吾子益於是乎大有造是不肖弟所爲斯夕額手而私祝者也南望湘關紫氣龍旋已知繡旌之東指祇緣瘞影林丘世法並廢竟無能走謝萬間之庇而併抒一芹之贐五內惴惴府臺是虞不謂大貺尙波及焉山澤癯農當之彌覺厚顏矣謹對使者肅佈謝言雲

樹迢遙台光漸遠披晤何日提頰馳依

侯傳凌九憲副

遙望芝山佳氣知老公祖將曳履乎星辰之上而稱觴於天陞之前長發有期矣某以區區部氓疊辱台愛樞觀一念眞夢寐以之方擬治一介行李削匄入郡追逐車塵拜送道左而馬齒痼疾仍復陡舉視盈盈一水如隔黃姑津徒有矯首台光脉脉神馳已耳我祖臺黜高分陝望重建牙計此行天頗有喜定膺不次之擢斗大營陽恐難復借司馬以重來而山澤臞農自外名教失此嘉會異時又未卜得奉芝宇乎無也言念及此彌令人怒焉如擣矣謹

碩適園集卷之六

苗

走小力薄班驢私脩途朔氣浸勁肝惟爲國爲民自玉

候何寰映侍御

頃繡旌假道下邑匆匆一晤竟無能投轄片晷冀聞所未聞爲愉快迄今念之甯直愧汗浹背且也如負芒刺所恃老年臺有憲度在或可原諒山澤臞農於世法外耳近閱邸報見平臺召對之舉每月數次諸公車之章一經嘉納立見施行眞千載一時也夫時清主聖雖以最賁昏最驚鈍如弟亦尙萌彈冠結綬之妄想況老年臺卓識宏裁殊勲偉伐炳炳懸南斗北極間新上方虛陞前盈尺地以傾聽入告之嘉謨而還朝花驄尙遲遲其行何也某忝附驥

未仰借樾陰竊敢爲年臺勸駕焉不腆一芹聊抒賀悃後至之辜併祈慈宥

復劉滄嶼方伯

濱行疊沐隆施已自銘刻罔既而遠承翰使導之出疆情岳恩山真與平臺烏石並其峻嶒也弟此番去國旁觀多笑其拙卽某亦自笑某愚但無奈樊雉之神不王祗嶺之愛更深故不得不蚤自引決耳至於去後一切負羣狀統恃有翁臺之函蓋在拜賜之辱例不敢領翹首台光縹緲三山雲樹間悠悠我思曷維其已憑軾捉頰可任黯然

復周隱居

碩適園集卷之六

堂

某兩鬢星星百凡碌碌以視姑翁之杖履安康矯矯如地上行仙者其苦樂懸甚而雌辰偶值小戊堪慚乃更辱長者之存注若此披械拜貺奚啻如交梨火棗願自瑤池間苑乎哉謹附謝言於青鳥使不盡不盡

復吳長谷方伯

我祖臺激揚經緯之鴻烈留棠於三戶而發硯於八閩不肖某方幸兩地均藉台鹿而豈虞福薄緣淺竟自外乎名教也昨郵館一晤差慰渴思然交臂而失殊深惆悵至於復勤翰使導之出疆則老公祖情岳恩山真與武夷並其嶙峋矣旅次捉頰謝悃之辱風雨淒其關雲慘淡翹首崇

臺如在天際憑軾可既馳依

復周隱居

詩有云科頭箕踞長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倖今日是也雖新主當陽我心匪石甯獨無彈冠念然而野性成癖雲卧已深鹿豕猿鶴終是吾友清夢豈復到夔龍班上乎辱承好音殊感注存謹九頓以謝高軒何時入邑城當爲掃一榻相遲何如何如

復陳仲來孝廉

與兄臺交臂而失遂如雨辭於天卽往返歛江昭武間亦未能假途珂里一下君家蕃榻爲榮籍褰帷矯首空抱西

碩適園集卷之六

堂

方美人之思而已兄臺學則海涵地負才更電爍騰馳將來幹旋國運維挽時局實嘉賴之屈指卽吉之期便是飛騰之會丘壑故人所冀分榮割彩以增氣色端有日也不肖五技已窮一籌莫展且受閩八閩月而始拂衣其視陶真白服官八十日尋解印綬賦歸來者殊甚愧之顧又笑白香山七十致政猶沾沾自喜曰達哉達哉白樂天則某五十投閒亦差不惡耳今兄遺風善政尙膾炙營浦口碑計李令君改北後敝邑員缺倘萬一機緣湊合不遐遺我并州而再借冠君是尤舊部子氓二天之幸也率爾捉筆不成報章西望江雲曷已馳邇

復謝陳孟來父母

前因草草出山故往返劍江昭武間西瞻珂里若數武而近竟未能假途曳裾一下君家舊榻爲愉快夫愈知德星之堂惟上應星躔者乃克聚焉而其非其人也老父母令永三年無量功德幾於淪肌沁髓雅繫人思況後來君子不解清淨甯一而一味法火之烈以鑄刑書秉陽之亢以焦承土尤令人撫今追昔遺愛益以難諉屈指祥琴在御仙舄翩翩又將出而雨蒼生矣不腆熊湘倘得再借熟路之車則二天厚庇九里餘波夫甯有涯是林下舊恨所爲日引領祈祝者也令公郎奇崛英多雲氣在襍裾間不肖子衙齋一晤而已知其爲神物矣健羨曷極舍甥鼎新志不學凌霄之鵬而徒欲作依人之鳥往返西江徼老父母活其涸鮒此子幾抱阮途哭愛等骨肉恩配覆幬奚啻若不肖親沐之謹額手附謝瓊瑤難報心板徒鐫矯首江天披對何日臨穎可勝軫結

頌遠園集卷之六

七

復江雋李父母

頃聞延唐之民家戶戶祝者萬心一心萬口一口業驛其聲而走四履矣捧讀台札乃猶有豺虎不食有北不受之弁妄肆襲斐一至於此此奚啻螳臂也而怒欲當車蟬蚋也而飛欲撼樹哉清議具在公論自存況老父母心心天

日可質事事雲漢爲昭升何人斯敢於以殺人誣會參得乎爲大創之計惟是宜臚列其惡狀急急申聞當事必期撲殺此獠而後以徵神明令之丰裁至於云嫉惡太甚恐渠益加撒潑則閩邑已有公呈上臺益有耳目似無煩杞憂爲矣不憚饒舌惟台裁之

東朱守戎

門楣不造突遭劫數以波及丈人真敝邑城市中從未經見之奇變也聞將軍閱報已怒髮上指矣所尤可恨者哨軍並屬空伍殺手一往包占迫猝然有急會不得其一臂力虛冒餽食莫此爲甚愚竊謂此實戎政第一義似不可不問也諸盜分駐後固已鳥獸散去然亦不過出沒延唐及臨藍等處耳況所擄器物如許必且敗露乞麾臺移檄部下諸弁協力訪緝倘得一二渠魁置之三尺稍稍示警亦足見將軍之大有造於地方矣饒舌主臣

頌遠園集卷之六

八

候陳孟來父母

韶光如駛蕙草再青計老父母循卓英聲日新月盛歸然爲大江以北冠喜可知也頃閱邸報見章魯老又復被逐殊令人扼腕不平交戟之下失此正人卽班聯亦黯然無色言路可爲而不可爲也如此矧以孤踪弱植落落寡援若不肖甯敢復萌彈冠之想哉入山入林眞惟恐不深不

密矣桐山泚水遺愛長留悠悠我思匪子墨所能宣

復周恢吾文學

讀郎君四義如入瑤林玄圃樹樹瓊花花玖葉葉貝真奇  
觀哉不謂少年便成老手乃爾君家衣鉢行將撥取如取  
諸其寄咄咄撞破煙樓又不待言矣生眼雖塵筆雖禿然  
閱歷此道似多多許從未見有若而才者敬以爲仁丈賀

復毛孝廉

高標在望非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竟未一識紫芝眉宇踈  
節滋甚祇緣踰伏丘園從不預一切世間法故雖文騶假  
道不相問問亦未敢以老鴟冠謬通慇懃於公車之客耳

碩道園集卷之六

七

承諭真咄咄怪事及細訪舍親輩又云陳友受盛倅等轆  
轤幾於青矜掃地故閤門同類不得不急鵲鶴之原而效  
狐兒之悲蓋亦諸少年爲客氣所使輕於唐突長者誠不  
能無罪也然諒台丈自有千頃汪度在小小橫逆曷亦竟  
置之度外可乎此復

寄洪龍門文學

蓬蒿滿仲尉之門松菊遶柴桑之舍搔首亭雲正懷友生  
不謂瓊履翩翩乃踏破我三徑蒼苔也十年契濶一日傾  
吐殊強人意第未遑投轄扳挽信宿宿終使平原君軒  
渠千秋之上爲可愧耳王父母不鄙夷梧掖逐臣而飛鳥

式問似此情岳嶙嶙恐朱明聞韶亦失其崇峻且望而知  
爲愷悌君子真延唐四民之福也敢額手爲貴邑賀

復劉廣文

昨秋閱邸報始知門下校書選廬橫經絳幄乃即在汴京  
孔道也雨桃李以化雨而風魚龍以春風枯者苑蠶者騰  
豈顧問哉太乙之藁復青康成之草再緣吾道南矣聞之  
喜而不寐謹額手爲鄺人士慶承諭諸札悉如命呈寄昔  
人講堂有省嘲鱸而立膺不次之擢者生竊願以魚書四  
函當鱸首之三祝郎君輟而致辭曰先生自此升矣與有  
榮施不已多乎

碩道園集卷之六

四

候甯述王父母

日來蜺伏一丘蓬蒿滿門榆錢遠徑達人高軒未嘗過而  
問焉何當台臺乃儼然飛雙鳥而式其閤俾山澤臞農得  
覲神君慈母之耿光眞奇逢眞異數哉惟是一交臂而失  
之竟無能投轄半晌稍叙慇懃惟地主之誼謂何迄今尙  
抱餘慚也謹謝

復江琴李父母

沱江雖小有循卓主人在栽花滿城榮榮盈郊民恬物熙  
粲邑不啻若鸞霄然即浪石秦巖諸勝亦若爲之發皇其  
靈焉一時聲價比於龍門而折節擣謙視公家膺更過之



生差抱勝情夙有遊癖不乘此機緣洗屐齒携奚囊以追  
隨仙鳥之末爲我寂寂山靈南不笑人哉惟是歲事崢嶸  
家務旁午且賤軀牙疾作苦虛負寵招其奈之何謹再拜  
使者而暫謝焉了此宿約春以爲期

候蔣澹心銓部

日抱痾林泉深深處與刀圭親偕鹿豕游因是未遑一拈  
筆札寒暄掌記王摩詰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眞可  
爲某一小影也台臺卓執宏猷故自標炳銓曹長安公論  
久當彌定卽彼其之子欲含沙以射亦竟無繇肆其辣手  
始信鍾山之金置文武爐中閱七日七夜而色不變則品  
地原眞也屈指休沐三易裘葛還朝之耗未卜何時林下  
知交不敢望彈貢禹冠惟是日幾幾冀一正人柄用而眾  
正咸登洵足爲宅家福吾黨光耳臨穎馳依

復朱守戎

麾下朝氣勃勃在眉宇而學窮象先識超物表尤武林中  
得未曾有浸假某今日而尙如侍從青瑣時將傾夾袋以  
獻之主上立拔擢將軍於要關若提之耳豈止區區往來  
顧中順風呼而挈鈴走乎再披瑤翰愧慙滋甚至於今夕  
何夕八方一點而抱痾蒲生顧獨閉門推出孤另可知乃  
辱分我以投壺雅歌之餘瀝則清輝又滿蓬蒿之戶矣苦

碩適園集卷之六

四

不能報謝謝罔既

復江學李父母

不肖性孤直而骨傲體每遇一不平事便咄咄欲唾其面  
而況以老父母清標鴻烈如日方升何物億弁通敢潑墨  
雲以點赤霄乎其同惜口誅筆伐更無埃台論之諄諄矣  
讀手教始知此惡爲賊子先發制人尤爲狡險倘得間卽  
轉白焉時正病暑捉筆附復罔既欲言

復朱守戎

麾下氣排冬凜操比雪清膚功偕歲事以崢嶸俊望與年  
魯而並茂某方慚蟄伏莫班燕私不謂藹藹德音頓使春  
生幽谷兼之疊疊豐貺翻令煖布寒林誼類投醪感同挾  
績至於雕蟲刻鵠之孺子獲附採芹擷藻之末班總藉鴻  
休溫膺寵績而亦煩銀鹿念及屋烏尤非賤父子所克承  
也謹以心銘之

寄候鄧慕梅縣令

睽違台輶忽忽十有六秋每自維僻處營浦去珂里不啻  
若隔黃姑津何幸於令親廣文君處得悉高門福履也聞  
翁臺自事了拂衣以來惟日鴻冥雲表鳳嘯山巖幾仙仙  
乎與洪崖浮丘伍香山綠野尙是人間人豈能專美哉天  
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殆老伯之謂乎不佞骨

碩適園集卷之六

四

既骭體性復疎慵雖當此主聖時清長安竿牘屢促出山然而奔猿駭鹿雅與長林豐草相宜且自分出而無裨於用徒以爲不知已者詎屬曷若徜徉乎南山南北山北猶足以息吾剝補吾剝也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則不佞所爲附於翁臺之末隊耳令親氣概岳立無近世脂韋態而一旦棄進賢如敝屣浩然長往真可嘉尙謹因渠便僭通掌記畧以識久要不忘之義山中白雲未堪持贈東望軫結

復陳孟來父母

某嘗深服老父母英鋒銳鏑如干莫然陸可截兕水可割犀亦必試之兕試之犀後可顯其刺截之用則曩於永不

碩道園集卷之六

星

音補履而今於甯猶若發矟也偶閱除目其喜欲狂而苦無便鴈可以將其額手之私迨披瑤函於周進吾擔底則感極愧極更何處別覓有心有力人以檣散東昏若不肖業甘與山林畏佳于于喁喁乎廣漠之野而台臺乃欲繡之牙芬曲施亭毒卽此是大有心大力者某通籍十餘年得未曾有亦何脩致此乎顧方今英主在御朝會清明鳩班鷺序遙羽聯翩某縱不落莫亦自分如腹下之蠹耳避賢者路應不崇朝況久矣夫其灰寒燭冷若是而妄冀有心力人吹噓送上難矣難矣第惟是不忍抱有道貧賤之耻爲明時辱爲故人羞則我心匪石亦自可轉老父母

倘終肯以餘心餘力相加遺乎重知已而薄感恩某請以暇日爲矢

復蔣澹心銓部

今上英明天縱所用皆正人而尤注意用正人之正人以台臺玉衡望峻水鏡聲高計休沐日久還朝典劇新命卽在旦晚間林壑故人日幾幾額手以祝藉爲泰岱喜又可知也日來世情傾險卽粉榆之里翻成荆棘之場動視吾儕爲門蘭眼丁蓋匪第貴邑爲然然以謙尊而光如翁臺故自春風扇物餘氣飲人者尙未免於橫逆矧一味骭體若弟乎哉言念及此彌令人逝之空谷惟恐不深不密矣

碩道園集卷之六

圖

謹對使乎勒狀鳴謝頌末所難宣則有心銘在

賀楊司理公祖

昔人高大其門以容駟馬高車蓋繇司刑而民無冤預卜其後之必昌也老公祖敬五刑以作廷平持一經以垂家訓而翩翩佳公郎遂若二玉聯輝雙珠競爽此日青其衿焉若寄爾異時紫之取也如拾然名教盛事隆隆赫赫天之所以報仁明理真不偶哉某聞茲佳耗喜倍萬恆特走蟻仵敬據燕賀不莊不備統祈慈炤

復戴文學伯仲

賢伯仲材稱二難學窮八索碩屨聞鸚書尙未見鵲起之

大名殊令人扼腕然此道故有大力者司之雖英詰不能與造物衡也不佞髮種種矣有道貧賤雖可耻乎而野麋之性雅與長林豐草宜南山南北山北匪直怡神差堪送老清夢甯復到交戟下哉乘便勒狀附會罔既心旌難宣筆舌

復朱應瑞文學

兄文性貞似栢心勁如松不佞則蒲柳姿耳每誦昔人經霜愈茂望秋先零二語真若爲吾二人一小影然懸弧屆期彼此共之而菊觥榮佩竟愧未能拉門下一締同齒之雅念之殊抱耿耿不謂庚兄乃分我以湯餅之餘瀝也三

碩道園集卷之六

呈

徑黃花將無笑蒲子寂寂哉佳貺拜嘉二種品魚魚其不韻願追骨鯁之風老冉冉以將來深懷戰栗之色永以爲好矢未敢謾謝謝

寄洪學海中丞

不勝楚國惠選牙齋填撫其上半壁湖山劃然見天空而日朗幾於再易裘葛矣厦成燕賀部氓豈繫無心第絲烟霞癖深兼以雲泥分隔坐是未敢一通聞問於掌記耳方今聖明在御仕路清夷老憲祖駿偉之勲標炳三戶鴻碩之望騰翥九重轉盼銓樞獨座廟堂之上必虛席相遲豈顧問哉政恐方城漢水不得長私劍鳥也不肖半生骯髒

一味踴涼雖前此忤璫實跡例轉根因非不可仰告君父俯白朋儕而竟以肥遯之故從未走片楮長安故當事者任其屢經薦牘曾不一爲題覆蓋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之無足怪耳道里脩阻搥衣未能引領台光可勝神送

寄蔡明經

門下高才遂養久淹滯鷄羣中迄今始得一小飛騰林壑故人聞之甚喜而頃於小力擔頭獲接手教何又僅僅博一郡幕也讀之又轉使故人短氣然升沉顯晦原有定數要須抖擻達觀眼游戲履之可耳昔人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世必有所濟況府照雖卑亦無不可以展

碩道園集卷之六

吳

門下濟人利物之心勿遽懷礪塊於胸中也恃愛謹以年來勘破語爲知己慰不佞入山已深入林已密漁父磯頭汨靈渡口儘堪自適不應復動鷄肋之思惟是曩因楚黨概遭摧折而今日不獲隨楚諸君子後共登啟事竊恐荒淪踰久出處逾以不明故不得不望國門而控懇非真願爲小草也門下知我有年因併布其崖畧如此

復涂長白上舍

山中習靜日久且不知有戶外事無論郡城忽焉拜手教之辱真不啻聞空谷音登然而喜已門下才驚飛兔筆龍雕龍故是璫珠榜裏人秋杪傾耳佳耗橫空之鶚尙遲噪

聲夫甯大翼之不力亦坐網目之多跡耳卽問中一切悲  
拂狀輻湊浸尋要須達觀破之母徒咄咄擯眉諒爲長白  
之造物者必不終窮長白也龍御上升新主當陽彈冠之  
慶誰實無心但每自分才具既鈍情面尤冷只合哦松詠  
菊徜徉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而願已畢矣清夢甯復到  
雙龍閣下乎因便附佈

復甯遠李父母

老父母仁風噓物和氣醉人卽隣壤亦濡其餘波矧日沐  
洪龐若沱江延唐也者如飲神羹適如可知矣近聞頤聲  
四徹戶祝新祠將嘉穰乎與朱明聞韶並其隣始益信  
甯氓何嘗難治德則人不德則鹿亦在夫桴而鼓之耳巨  
璫就殄朝政漸清彈冠嚮用某豈無意但自分才局鈍而  
情面冷一片野心久已爲白雲留住無復作清霄之夢耳  
辱承存注謹有中銘

書集卷之七

營浦蒲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復程雲其門人

憶讀門下製義時珠圓玉朗酷似其品憶挹門下丰彩時璧粹金醕又酷如其蒔葢蚤已知兄文章事業必冠冕海內而今果不爽矣行卷懸之國門人靈蛇捧而家大貝珍已三年所乃治狀則牽絲未久游刃有餘奕奕乎如朝暾之掛若木干莫二鋒之乍出函蓋也聞從南國來者僉謂蕪陽有神君焉立吏若胥於冰雪上慄慄如坐士若氓於

碩適園集卷之七

春風中熙熙如也藉甚循聲不脛四馳旦晚程書報最海內稱治平第一又不止以尺幅義前茅尚書作南宮第三人已者目前三要地當事必虛一席以優酬門下豈顧問哉會記貴鄉南阜先生之言曰官品品一朝人品品萬世門下誠能以人品造官品則立朝之勲便是垂世之業但有轉名原無岐體願益懋監鴻烈以膺殊擢以慰知己可也不佞林壑緣深雲霄氣盡肥遯以來惟日以位置花竹臣妾禽魚批抹烟霞雪月爲山中經濟詎意入秋突爲土賊所崇操戈排闥蹂躪我圖史殘毀我宗器迄今痛定思痛方瑾戶歌愠於之章而翰使忽臨不啻若空谷足音

然開函展頌星燦霞蒸光怪陸離漫假羣不逞占風望影保無訝驪頰已探胡尚有遺珠迺爾耶噉噉兒輩自硯北搶攘後墨瀋幾涸筆花亦槁辱佳刻數種一洗發之眞賢於百朋之錫多多許乃清俸寵頒恰際暴客席捲之餘尤爲當阨之施頂戴在三高誼銘鏤倍萬恒情矣吳頭楚尾對晤何時憑穎神與俱遄

候徐亮生督學

不肖某夙聆祖臺藉甚聲眞如雷之貫耳顧通籍十餘年每恨無絲一識天龍雲鶴之姿而今何幸得爲部下子氓也楚士惟蒸湘三郡其風近醕其習近樸故其學術不能

碩適園集卷之七

二

殺人心而文藝猶足留聖脉況一經老公祖治化之餘將鉛鐵皆金而雞犬可騰三言二水間奚憂無眞才輩出哉是則熊南諸生千載一時之遇也矯首雁峰佳氣龍提已知繡旌之至止而道里修阻樞衣未能抱歉滋甚所恃台臺必能原亮山澤臞農於世法外耳一羽侑城統希慈炤

候解石帆掌科

憶昨璫焰橫熾虎彪負嶠時諸正人君子卽瘞影長林豐草間猶凜凜虞不測焉葢仕路一大阨數也茲幸覓見三消國家之景運一新而年臺之精忠勁節遂若揭映日而行赤霄然從前依草附木妄噴口血者竟安在哉遙聞佳

耗不勝舉手加額爲交戟之下賀頃於邸報中捧誦大疏  
尤皆侃侃譴議整鑿嘉謨於以劄贊新皇轂扶國是實式  
賴之真堯階之屈軼虞廷之鳴鳳也不肖蠅伏一丘投閒  
數載已自分爲溝中之斷復奚敢萌躍治之思惟是主聖  
時清不忍甘負所學以負知己彈冠一念實勃勃欲動第  
未卜尺五天邊亦曾有齒及之者否政恐弟生平只解作  
信天翁海內寥寥誰是我乞火人也空檄附候統希鑒在  
候何在吾農部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三

捧讀手教至再至三而林壑驪農搔首望春明門如隔黃  
姑津懷中尺格竟莫繇吹噓送上非關弟疎懶也初秋兩  
閱邸報喜年翁宦履若暇蔗然已浸浸入佳境矣薊門雄  
鎮儲務美差非精心計善持籌者曷克辦此從是兵不呼  
庚士皆宿飽半壁巖關若泰山而四維之豈師武臣力實  
賴司餉得人耳敬額手爲年臺賀弟夢斷青瑣身卧白雲  
業四年所一且一壑自謂過之卻被年臺副墨頻頻敦促  
必欲以長安馬首紅塵波及於弟致令兩豎子株守都下  
如操豚蹄而祝有秋洵可笑也且某故是淡淡漠漠人如  
必強借人力與造物衡則不達甚矣年臺其謂之何深山  
野人舉頭見日不見長安臨穎苑結

侯葉臺山老師

竊惟老師正色揆席時開誠布公集思廣益能使三朝之  
元氣恒固而眾正之景運常亨卽古大臣休休凡凡何以  
加焉居亡何吾師懸車錦里而時局一變遂至推波助瀾  
連株引蔓有不忍言不敢言者然後殫今中外人心始益  
想慕老師當日調和鼎鼐景光幾幾焉冀一再逢其會而  
不可必得然則老師雖日嘯傲東山綠野間乎其如天下  
蒼生何也不肖於諸門人中最衰昏最鳩拙而獨其沐師  
臺恩又最醞厚最宏深頃者幸以屏閣逐臣叨茲名藩委  
吏雖引義自裁原不應強顏再出但轉思臣子苟真有爲  
國爲民熱腸則何官不可盡職亦何地不可効忠況德門  
伊邇台底更親故策駑而前亦恃有老師指南之車在某  
得以步步趨趨或保無覆轍爲屏翰着爲函丈辱耳茲以  
受事之初恭遇吾師鶴筭日升鴻禧天錫某政擬振衣增  
揮額手稱慶而四象並攝遂爾匏繫然耿耿此心必期乘  
間得一展覲師顏而後於在三之義爲無負也統惟老師  
慈有

碩道園集卷之七

四

復朱守戎

頃聞旌節有行部之役不佞方撤門前雀羅掃庭際雪華  
以迓元戎之乘冀得一聆雄譚爲愉快不謂復因遺詔遲  
我良晤真令人望眼欲穿矣歲事崢嶸韶光欲換山澤驛

農愧未能折隴頭一枝以效椒花之獻何當麾下尙念及  
寒灰冷燭而儼然噓以瑤管之春也坑卒挺而走險此不  
過一時烏合有大將軍赫赫聲靈在旋當鳥獸散耳無煩  
鶻冠人偕借前箸也臨池曷已馳依

復羅昆銘憲副

荷亭一別二豎爲祟五技寢窮且自分志戀雞肋畢竟無  
裨於時而翻恐爲不知已者詬厲因遂拂衣南旋已伏庇  
瘥影林泉深深處矣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則弟今日是也  
台臺鴻猷駿烈焜耀寔區秉鉞建牙匪旦則夕政宜叱御  
西指大慰章水雲霓望而手教云云那得便橫濟川之舟

碩適園集卷之二

五

於野渡乎謬恃風愛敢爲勸駕焉令親李父母才品卓卓  
春陵口碑具在近因餉銀一事致滋疑義然聞當事者亦  
已諒其無他矣

寄侯何鍾陽州守

昨假道拜瓊筵之賜獲傍玉流輝依蘭染馥是父是子雍  
雍一堂私心竊羨門下繼體有人真翩躚乎若地行仙哉  
而詎意玉碎蘭摧遽冷舞絲之庭乃爾也等在莫逆聞此  
不覺涕之無從然彭殤修短有數存焉翁臺只須達觀破  
之無徒戚戚抱西河之慟且盛德者必有後天道豈真無  
知也不敢修奠以滋煩擾謹呵凍頰奉訊總惟若兒吾兒

臨池啜咽

侯金蘿石公祖

營陽之需老公祖如嬰赤之需乳哺然益不忍一日離者  
頃聞當事重於題晉以致部氓難於扳卧雖云輯瑞大典  
乎其如缺借寇之興望何也然祖臺功高渤海聲掩穎  
川御屏業已書名時下曳履鶴班聖上下璽賜金召問南  
國閭閻疾苦老公祖條悉其大者以對將造福營陽實多  
多許吏氓雖暫離乳哺而終賴帡幪爲日尙長也昨維舟  
春陵始知台旌北指之耗悔不能久棲郡城隨諸冠蓋後  
拜送道周殊深黯黯特祖臺必能原亮耳

碩適園集卷之七

六

候江華李父母

頃營浦旄倪因家務未有所屬咸謬冀當事必衡量於永  
華孔邇而以老父母來真昕夕矯首如望歲然不謂竟以  
延唐往也何物延唐獨乞靈於天竟奪我樂只廼爾始益  
信尺澤必無游龍拱拱斷難棲鳳前此之如望歲者多見  
其不知量也治某沐德風深雖憾我營浦之未蒙其麻而  
竊喜我父母之獲展其才永氓也華氓也甯氓也夫豈有  
吟馬而不見泰岱之雲乎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四塞矣白  
臺之蔭庇亦若是南瞻疑嶺紫氣龍提臨池曷已心征

候譚九生侍御



每於山阿搔首睇五雲多處知是台臺鳳鳴地且屢閱一切封事皆本熱腸發爲讜論蓋思據作嘉謀允足霽冲主之顏而生班行之色藉甚直聲標柄交戟下始益信我蒸湘數百年山川開氣若獨於台臺毓其靈故能掀天揭地爲中外倚重若此甯直光寵粉榆已也小力旋津津頌老鄉翁爲弟雞肋一官卽骨肉至情不啻驚擊焉昔人云四海之內有一知己可以無恨況以半生落漠一味踽涼如不肖而謬辱噓培若此卽終身跼伏林壑餘榮矣安敢萌躍治念乎空幘附謝統恃有汪度在

候朱守戎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七

柳營春霽疆圍烟銷政麾下緩帶輕裘投壺雅歌時融融洩洩眞太平樂事人間清福哉第恐倚天長劍耿耿作雙龍吼吐氣成虹不應與刁斗俱閒耳某自幽棲以來狎猿友鶴幾於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卽云時局更新人皆集苑而亦自分寒灰冷燭誰爲燃之祇合尙羊乎南山南北山北而願已畢矣清夢甯復到交戟下也屢辱注存未抒寸悃靜言思之大宅滋赤所恃將軍有汪度在爾臨穎馳切

復王石鯨憲副

蜀士習之險如其山水秦人心之險如其閭隘聞門下於

蜀於隴後先駁歷能使青衿服其慧鑑赤眉凜其威稜從昔名碩偏於嶽崎礪柯處現手眼而昭建監則丈今日是且也乘此壯齡御其長轡若氣方朝似瞰初霽絕頂修途任門下馳騁眞綽有餘地也捧讀瑤函具級存注第生傲骨未除頓性如昨雖值茲朝局更新之會亦從無片楮干長安貴人故人皆集苑而已獨枯葢分子不言祿祿亦不及焉一正一整致足適也況清時鴻烈有門下在生卽肥遯長林割彩多矣翹首關河望迷雲樹臨穎可任軫結

復朱守戎

碩道園集卷之七

八

跼伏林藪炎威不到頓忘其時序之及五五也吾家九節蒲亦賢於六日肉芝方愧未能狂一枝以佐轅門清譙而驚承翰脫穆如薰風之扇我冷冷然善也然當之頗厚又轉覺汗流浹踵矣張措大藉鬼父號召黨與與麾下爲難聞當事者亦爲將軍髮豎彼豈知將軍固鍾山之金置之文武爐中閱七日七夜而色不變者哉其以肆青蠅也得乎匡略附布中丹爲泐

復周心德孝廉

日來抱病林泉間長掩蓬蒿之門題鳳無客時開松菊之徑張雀有羅每自分情面已冷而世法更疎不謂瑤華雲墜讀之如秦仙璫於空谷也兄丈才驚飛兔筆艷雕龍承

明文石之陞故應虛左席待者久之頃因完壁以西歸稍遲怒翼而北運益從來豪傑正識彼已於機先那有英雄肯落頭顱於人後惟不希速化而究竟高飛乃足紉丈臺之恬致也區區不佞雖婆子心切然愛莫能助況長安知已並落落晨星即同籍中有一二八座貴人亦屬異局異調似不便於走尺一幸原亮之

寄慰黃定宇上舍

聞尊閫遂僊僊乎駕西池之驂也叨在莫逆能無泣然然漆園一盆千載稱達浸假喟然隨而哭之甯弗令南華氏胡盧地下乎況失一中饋有二中饋在獅子不吼蛾眉任畫亦繡幕大快意事門下可以破涕爲歡矣真楮一束以代躬唁吁惟鑒在

復朱九疇王孫

春草綠如茵春花紅似錦言念朱門深處簾捲西山之雨棟飛南浦之雲時流觴以浮白時擊鉢以抽黃賞心樂事翩翩乎兩王孫兩僊佺哉夫甯渠蘭亭修禊不得擅風流于夙昔乎羨羨雲居下吏狀似勞薪日爲錢穀之故據案奏兩部肉鼓吹境已不佳而趣更亡賴頭上進賢冠若雞肋然頂之無謂棄之又可惜計何時得重親龍種之姿頻聆鳳暗之韻一藥我俗皮相也近有小詩謬爲木災意欲

碩適園集卷之二

九

求玄晏于金不律第未識兩殿下肯爾我雲錦天章不容刻成敬走一价達陸壇求斤

寄陳偉所

弟魚魚俗子曰爲世法所攫耗壯志于雞肋送流光于馬蹄自知異時必墮犁泥種子何當放下屠刀回頭覓岸而佳刻種種下頽儼若金粟如來兩我寶筏展閱之餘翻覺身名可憎形骸爲穢矣昨角巾野服便道奉謁亦稔知門下業超超談出世法故不敢以頭上進賢點污蓮座此亦孺子可教處不謂台丈方跌坐百尺樓中嗒然入定芝宇難親遂若峨眉佛光然徒切景慕耳俟明正北上再圖對晤希門下以應身相示慰我饑渴

碩適園集卷之七

十

與徐又魯

同一不龜手之藥而彼以封此以爲泔泔統弟非耶身毒大秦之目則足下是卞氏足業別矣而敝屣猶存存敝屣彌重其泣則也拾其棄餘獻之寶藏然則弟泣足下笑已不泣不笑不足爲玉不足爲石磨礪以須敢煩金不律

寄侯陳泰巖父母

臺下鳬鳥翩翩飛入疑陽朱明聞韶之願若增而崇矣獨無如營浦元元乍失所天何而么麼賤子亦不能長侍履璫漱芳潤于笑談之末佩清規于匕箸之間真黯然哉所

差憫者海江距選水不二百里而近兩地甘棠綠陰相望不肖輩猶然偕父老子弟披拂其中歌詠洪龐爲足幸耳敝邑視蒙借重應侯是召父之後重逢杜母喜可知已倘萬一上官未有成議不終惠我永而以裁花之任假刀筆之手竊恐繼陽春以霜雪將不堪命更祈台旌赴郡時以片言當九閭爲輦下蒼赤地則閩邑之民雖遠離乳哺而終獲怙恃也

奇歐真台文學

徂冬獲晤芝宇于芝城若鬱鬱不得志狀令人嘆才如歐君而竟拓落乃爾真咄咄怪事急欲掉曹丘舌爲台丈効

碩適園集卷之七

二

一臂力而五馬守故作尉佗能主人如帝門如鬼坐是不獲罄夷門之報于知已諒知已自能鑒此脉脉也大凡帖括功名僥得僥失不翅如蕉底之鹿塞上之馬是以至人等之空花朝泡彼誠知白日易駛青鬃幾何故不欲以千金之珠彈上林之雀耳吾願丈識鏡囊中眼超區外效君家六一居士日向羊松下清風花間明月勿屑屑與子墨客卿爭此雞肋爲也況郎君翩翩鳳毛嶄嶄麟角異時振藻青細繼阿父未了業撞破烟樓騰驤天路弟所一見決者走塵抗俗台丈益自脫然矣秋風颯颯故人之思往來胸膈敬走長鬚奉候興居盈盈一水把袂何時臨城淒切

與周懷南

弟孤劍繡澁置之擔頭不能作龍吼聲仁丈剛欲以綠蟻澆之俾壯其色乎迺弟媿色方如赭已且此時迫于行期料理案頭裝五衷如麻欲揖醉鄉侯不遑也門下盍寬而有之且貯窺頭春遲弟國子事竣歸來脫卻征輶與丈拍手叩鴟夷同傾倒于花前月下顧不洩洩哉醉不在酒飽惟以德亮亮

候何在吾年兄

聞年兄左官使人短氣鑊爲鈍鉛刀爲銛宦海風波可畏哉客秋叩秦關關中人咸謂池陽令清似范史雲迺今

碩適園集卷之七

十三

謝事言旋行囊大似趙壹矣輕舟渡漢江知載石幾片乎無也大丈夫爲雲爲泥倏倏虎倏鼠無之不可第求全吾節介而已使年丈化作繞指柔若俗吏之俛仰上官從人牛馬雖印纍纍若夫亦奚益乎政惟是以直見忤而又能視腰間黃綬等子蕉鹿掉頭不顧斯異日立朝風采基此矣矧暫棲雲林角巾野服偕二三烟霞友日飲亡何以方銅墨鉗鉞簿書山積終日對案與囚首之民相料理者其況致果孰佳而孰惡也弟鳩拙成性豹眠入癖知繡帶歸甯不能策單騎登龍奉晤罪也可知然亦苦此嚴寒薄人艱于出門耳恃傳粉郎有汪度在不我郵

與周眞吾

前身金粟舍利親丈是也。揭來開心燈意。藥庚超超人天。三昧異時以宰官身得度。而據蓮花上座。實基此矣。弟袖乏明珠。衣染塵輪。近益爲大千劫所轉。墮入苦海。茫然不知彼岸之何所也。所自恃者。冀他日事了拂衣。或得從門下領宗風。披立傷時。以楊枝水灑我魔障。差不落泥犁種子。爲足幸耳。今名根未斷。公車之期迫已。而裘馬資斧。咄咄告匱。欲沿門持鉢。向諸猗頓氏。覓一布施。不可得何。當叩兜率天使。雨維摩寶藏。活三千世界中一蒲生也。陡讀飛箋。種種至情。知丈之爲如來忠臣者。篤矣。獨媿李子囊空。無能窺左足。以應耳。希昭亮不盡。

寄周湛初

茲役也。擐組甲三日。戰戰而不武。兄丈保無以不佞弟非夫哉。雖然。腰下干將。仍復雄甚。歸當伐龍山石磨。而淬之。刺犀牢兒。尙可爲也。燕都紅塵白日。種種增敗北者之愁。無那太學老祭酒。不設身而哀王孫耳。弟與何在。老同一不龜手之藥。而一以封。一以爲泚。統真可頽頽矣。辟雍一事。差類雞肋。棄此言旋。又恐公車誤人。年復一年。賺老英雄青鬃。故不得已。硬住腳跟。以了此局。爲異日五斗米張本。爾屈指歸期。尙在濯枝雨降之候。兄可貯一石松花。

春爲我澆季子貂上較。較塵沙此訂

示門人

卞氏之玉。刖足始售。豐獄之劍。埋光始現。爲雲爲泥。倏鼠倏虎。統之不能違時耳。未有才如兄而拓落不偶者。不偶第天殺之也。然而不殺不發。不久殺不洪發。僕所閱歷于菟園者深矣。兄其勗旃。以自鑄者出。而鑄人借鑄人者還。而自鑄百鍊。勿措萬折不磨。將必有身毒氏之賞識。張司空之玄鑑也者。一青青于矜何難此復。

寄王儀賓

奇乎奇乎。門下其東野氏之龍乎。而不肖權竊喜身爲雲矣。昔日之日。聽旗鼓于雉壇。今日之日。受鞭弭于仕籍。天津雙劍。星渚重逢。不可謂作之合。非天以也。自謁銓後。從西江人士口頭。得仁丈循良聲。最悉臺之烏府之柏。知虛席以待。膏雨油雲。甯僅澤匡廬。拳石已乎。弟鹿鹿無奇。魚不武。未操而割。血指可虞。所幸附知已。末共事一隅。諒門下必無忘日。昨牛耳盟。其以三異十奇之餘。發弟醺雞。覆俾不致陷于辜。盤或庶幾。文無害耳。臨楮依依。

與戴紫宸年兄

佳公子翩翩而下。溫若雙珠。粹如聯璧。二豚兒侍側。覺形穢矣。媿弟筆花久落。無能爲君賦。二子歌。徒使秋水爲神。

玉爲骨之句遂成絕唱耳不腆者儀聊以相壽昨業奉成命雖輶褻或不我郵也一喙塵之爲禱

與周季侯年兄

蓬萊非人間尚有挾飛仙以嘯傲者矧西山近隔衣帶耳不一驅花外小車窮奇勝于眼底恐山靈亦大軒渠我也幸有高僧爲地主欲希周郎之一顧而以弟爲驂乘曷卽乘此棧緣了茲夙債共挹爽氣而旋乎命駕何日弟當尾之此訂

復戴紫宸年兄

何足道哉景升兒而謬辱伯翁垂青聆珠濡墨品題翻使碩邁園集卷之七

圭

么磨豚犬榮於九錫矣慈明兄弟其天人耶而以方俗子惡是何言也區區詆牘愛第冀異日或能讀括書以附于大小戴之驥尾庶幾世講之義不孤耳覬貺種種投木瓜而報以瓊玖不以泰乎勒謝不旣

與黎年兄

造化司命也而年丈司司命故人言黎君真天人此道一著法眼便歷歷抉生平行運若指諸掌使大鈞爲無權奇乎奇乎賤庚錄上敢希暇時一提玄覽爲弟明道破此懇容披對稱謝

寄李文學

世有恩施于不報如門下者乎君處大梁不佞處湖湘風馬牛不相及也而遽惠然覆八口之家以萬間之庇生足跡半天涯閱北道主多矣未有誼至高乃爾真五中鏤之未敢忘也頃詢職子知仁丈矜佩青青聲大噪膠庠間秋空鵬路音耗伊邇控剛風而搏九萬此自君家能事不佞雖越在宦途竊喜御李或有緣矣茲因呂少府之便草草附謝識荆何日臨城矯企

寄震西叔

昔人云爲吏難爲吏而爲縣令尤難今侄爲縣令矣而又爲疲縣令尤難之難自承乏來日愁困於錢穀于簿書且以一副瘦腰僕僕向達官貴人罄折不休幸楚萬端有難以筆舌狀所恃一點樸誠爲四民見諒刁梗者漸馴而柔順逋負者漸轉而樂輸猶稍可緩掛冠之舉耳自銘兄到得接手教知孝履亨嘉且聞向平之願已了大事襄後又得以一意馳騁文章吏治次第敷宣莫愁前路無知己也榮行之期諒在冬初計此時海昏俗吏例應入覲與吾叔披對似亦非遙但不知行止若何耳

碩邁園集卷之二

圭

寄升之從兄

奇乎奇乎吾家棠棣萼抑何聯輝並蒂咄咄吐焰若此乎乙巳之役弟伯仲以糠粃在前亡何而弟得楚弓矣茲役

也兩長兄冠王其首行且操弧發而逐秦鹿其爲捷足先登也無疑益景運之鍾于一脉固蚤知其若合左券者耳不肖弟以硃硃才供勞勞職昕夕調娛頑梗如撫驕兒俛仰上官若奉鬼帝昔人有腰不肯折今弟有瘦腰欲折而不可折爲吏之難真未可以不律狀也吾兄銳意大業必期起家殿閣玉爲堂而金爲馬享清福于要地甚無若弟僅中一個冷湯水孝廉百觔銅進士而株守一艾令若捧琉璃盤舉止不得以自由殊敗人清興耳鴻便草此奉候

寄周浩吾

勞勞艾令自落腳雲居以來一腔熱血灑與頑民一副瘦

碩邁圖集卷之七

七

腰付與達官終日據案對諸頭搶地者奏兩部肉鼓吹判十數紙歪字簿牘而已至于錢穀歲通郵傳日疲上官檄下如雨貴人輦過如雲支左吾右走東覓西別成一樣傀儡場就眼前繩索作眼前關目說甚八斗才五車學終是劃然兩截也門下抱玉南歸爲邑人士宗江雙法眼如曙星心能于驪黃牝牡之外神賞其愈出愈奇者執爲鄉書券其幸有以示弟乎讀手教想見翁丈振衣千仞之致屈指花事又在卽矣承明金馬此自公家剩物不肖亦不敢以套語獻但區區之私惟祝門下對大廷時必期摧蒙魁三起家清要地無若弟爲英雄牛後俛仰一官如墮泥犁

獄可耳郎君故自英英高才秋風萬里仍得蚤繼衣鉢是父是子聯鑣而赴公車尤令人骨慙者喜可知已鴻便肅此附候暮雲春樹曷既瞻依

寄陳贊九

別來蕙草再綠矣五斗何官而使瘦腰僕僕罄折靜言思之頂頭上一頂進賢真若勞薪然耳每于人吏散去畫簾稍寂時誦蟠木不堪明主用籠禽徒與故人疎之句便咄咄懷我贊九丈也秋風動矣秋鶚飛飛步秋空之月苑擷秋桂之奇葩未卜仁丈得意時亦肯平分秋色以及海昏下吏否冗次盟誦佳章如入波斯國觸目皆琳瑯弟不敢自珍而出以示修江諸門人一時繕寫紙價幾貴其爲吾楚張喜可知也郎君知益穎異駸駸有阿父風姨夫人近狀何似猶然效河東獅子吼乎噓噓

候舒礪石

鹿洞諸士蒸蒸如雲咸仰賴台臺出其海涵地負之餘抱治而鑄之不謂以讀禮故暫輟其絳帳雖月試不廢品題而筆底領悟終未若面前提誨其益更弘先生計何以早爲承學地而不孤其負笈入山之念乎至云佳城未卜則太翁故自德兼福并知必有燃漆燈者以待彬來矣不肖每晤諸子矜僉愀然於失先生如失所天故敢饒舌爾

碩邁圖集卷之七

六

惟臺下原而亮之

候舒碣石

問太翁遂翩翩乘箕尾也玉京雖添上座而江國又失一曲壁矣艾令尋在通家封翁即吾翁不勝泣然者久之獨婢抱繫斗城不能躬致哀芻子靈几徒使南州孺子羞人耳雖然太老先生之流風遺韻張大於台臺而沁入於四方士今日鹿洞文明之王運千載一時卽封公之名且與五峰並峙有其不亡者在可用自慰臺下真大孝矣伏冀爲道節哀幸甚

答朱堅白王孫

碩適園集卷之七

九

憶別時遂如兩修江馬牛走魏未及折柳柳津載酒澆寶馬之纓咄咄王孫草咲人也昨過章江一晤惠連便想西堂康樂無奈芝山雲物淹留編旆失此佳會不勝悵然忽辱翰脫遠領誦之色喜友籍中一片有心人宗侯始是眞問令季修文白玉樓頭若弟吾弟能不於邑然修短數也幸達觀破之佳章將付剞劂眞爲雲居吐色第以拙句殿之恐瓦礫在後具隻目者不無晒其狗尾續耳承諭勉和三章效西施蠟終是無鹽刻畫希爲郢政不則密爲藏拙母使牀頭捉刀者胡盧也

寄舒立渚公子

咄咄彼蒼何遠返尊翁曳星之躔而闕之白玉京乎修江下吏聞此泣然非特下吏一人失所天也蓋惜江藩類一秦岱而江藩之簪紳黃白無所蔭庇也顧其生前勁節清標有以禔虎瑤之魄而制諸狐假者之命迄今誦鳳磯紀事眞令人齒頰俱香誰謂舒先生遂長往哉卽使千秋而下生氣猶凜凜矣矧也詩書之澤更有美秀而文如仁丈者能闡揚而光大之其沒也甯吾固知尊翁目可瞑也謹遣一介薄狷生躬祈門下呼籲靈前爲弟宣此下悵南望黃山白雲增慘不覺涕之無從

答王儀寰

碩適園集卷之七

三

日昨賀履端又重爲索郎累感甚吾儕受直三載大兄回飲鄱湖一盃水而弟亦爲嚼五老峰頭一片雪耳身處脂膏不能自潤目前報政之費未知作何支撐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若此承諭謹如數据據呈上轉視牀頭餘一破囊不覺開口大笑妻兒輩并笑乞大兄共笑之

答諸緣上人

長老乃金粟佛後身也近聞潛修淨業已超超人天三昧壽且與無量等賀賀雲居之勝不佞曾一遊覽見梵剎莊嚴經旛煥耀皆上人功德所在而二三白足徒亦能守入關戒眞海昏名景也新修縣志已將大名載入并恢復本



寺頭未俱詳細書之長老未卜何日飛錫過此山乎艾令當亦學王喬術飛鳥其上相與談無生之旨也望之望之

答熊青嶼掌科

昊天弗弔魚我子民緣有司者實不德以波及于艾耳所夕皇皇恨不能叩閭闔以訟馮夷又自笑救荒無奇策也議賑議折減次第商之若通詳則久已到司矣江念十身爲偷兒窟穴而內主外援者又代之營壘此犯真如百足蟲昨雖廉其狀用膏筆楚然而論春尙未蔽其辜將奈之何承翰感與媿集諸容晤陳

寄侯梁父母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七

從家園抵艾者悉津津頌老父母撫德龐仁沁入營陽黃白已不翅春風化雨之披物而慧鏡在懸狐鼠輩更凜凜負冰而處慄如也佳哉春陵惠徽福曜乃爾朱明聞韶若增而崇濂江泮渚若澄而冽已不肖待罪章貢孔道三載勞碌寸績罔聞雖仗庇亦已及瓜而自反終難全瓦葢行百里者半九十又不知頭顱作何狀也台臺倘不靳南指之車掖之亨達乎恩何汪濊如之

答趙太室吏部

恭詒台臺摠百辟平衡握九流藻鏡聲望赫煜爲一世龍門瑣尾下吏景仰輝芒者久之第苦作合無梯未敢謬干

典記耳余何爭港從無預令弟事惟是仁四等方木方肉而國章方斧方刀擄我蒼赤屠戮如戲卽微國福而席卷之威已如疾風掃葉矣矧又藉趙赤幟立彼赤幟乎生雖碌碌無似而民吾同胞一念素所自盟夫豈作彼此殊觀但目擊蘆鎮居民受侵難堪業已烟消竈冷而余尚猶鴟張未已孰是司牧能不腐心且日昨對壘被創者今又危若朝露諒臺下亦必聞之獨恨國章立隼壙之上而國福反若雉之罹羅則其情似屬無辜耳承諭當卽釋放以副台命此復

答趙主簿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七

昨與敝僚振衣雲居雖有落帽之侶卻無作賦之才乘興而遊興盡而歸一聞尊駕至止恨不能借勝情勝具浮拍茲山相與作驚人詩搔首問青天耳奈之何貴堂翁爲波臣所奪言之於邑雖生前欲甘心門下尋亦自知悔禍大抵以才如門下縉衣之好人有同心惡芳蘭而逐臭者皆拂性者也

與朱園南王孫

薄暮退食偶拈案頭佳製誦之聲琅琅乎月若下聽而竹韻枕音若爲答響也塵心頓清吟神轉王不覺掖鬚伎倆復爾躍躍聊用效顰以博鄢斤若忘其珠玉之在前而形

爲穢矣噴飯幾許容面訊不一

寄周浩吾司理

客歲聞親翁提耗弟視弟倖提時其喜更十倍之蓋喜親翁五車宏抱十載苦心造物者竟能厚償若左券然且喜吾輩宦路輔車相倚有日也第緣燕越相去五千里有奇欲覓便鴻一申賀悃而苦無可以託重者徒使名紙毛生終成高閣則踈節之辜幾無以自贖耳乃今又報法星燦于益部矣垂紳黃堂爲直指使者耳目司衙官州守奴隸縣令尊貴哉弟每見西江諸李官狀便心艷翁臺真如天際仙也錦江劍閣峨眉巫峽諸勝皆可爲繡帶行部之區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三

無論實學顯于平反而風韻亦足見之品題昔人有言童叟知名姓江山借彩毫其台丈之謂乎不慧弟碌碌一官勞勞三載雖僅以茹藥飲水見許兩臺而囊橐如洗較范史雲之塵竈魚釜殆有甚焉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若此吳蜀各天馳驅異地吾兩人間問漸疎惟有心神相照映以宦業相期許而已榮任諒必偕尊着以行此最快意事并賀

答陶文學

別芝宇者數月俗吏俗骨矣日來佳篇想盈錦笥亦可雨不佞一浣塵土腸胃乎兒輩其蠢如石只消受一村學

究拈點之無二字非借鑄玉砌時也承諭司馬公一若最爲恰當且寄園菁葱之致不減玄圃足供門下嘯韻微獨可以設絳帳而已容卽先容之

答朱堅白王孫

夏初蒲柳之姿爲二豎祟殘不知有人間世而今始霍然尙存面孔見我故人喜亦倖矣門下明德故自勿藥矧有詩魔爲丹元君長城而病魔且退三舍也敢作惡乎西湖白下皆佳麗地台丈欲收之矣囊蠟屢間壯哉此行雲山烟水將乞靈批抹之毫矣不肖故落人桑梓同年交深者稀恐不足爲君侯重君侯行矣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奚以之先容爲

碩道園集卷之七

古

答葉廣文

綠林無狀敢於窺圖書之府而肱其無盡藏則皆有司者夙昔不虔之故耳惶惶滋甚生已嚴諭各兵必剪滅此後朝食不則卽責若輩分償門下門下無過激焉反自速恩綸等項于水火也欲擬躬候而匡城之役咄咄逼人謹此代晤惟亮不一

答管廣文

仰惟太史以天下才豎詞壇幟蓋自鶚表之英聲哀然第二而龍門之榜樣遂藉甚無雙矣不佞蓬累時曾卒業佳

篇每心儀久之不謂今日乃獲親玉樹而訂蘭誼也修水  
人文瀾倒極矣非得山斗巨望如門下不足以迴其狂所  
冀春風蚤拂化雨亟濡俾艾士咸蒸蒸然搏心揖志于圖  
書之府而受其鞭弭將必有過都歷塊者附驥塵而驅萬  
里夫甯直唐驚俗吏幸借榮光已乎卽先生之大有造于  
海昏未有涯已晤對在卽統竅面陳

復周進吾孝廉

久矣不相蕭炎皮相昔輒曰兄與弟參與商也而今則若  
大鵬之於鴻有矣比翼而遊乎廣漠之墟撒藩剖籬抑何  
暢然莫逆以也每於公餘手觸佳墨便覺精光橫射與月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七

湖相映徹迨一鶚抵署而我尊翰益紛隆施至捧誦聯捷  
諸篇尤令人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佳甚不佞弟一官  
碌碌萬緒勞徒日效顰顰魚飲水諸先輩而曰清白清  
白爾誰知家人且有菜色矣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如此  
門下欲知我近狀令甥口頭自能悉之會晤諒在計偕時  
弟當肅地春明門首以迓龍光

復徐又魯文學

門下洞庭事淺人聞之欲哭欲泣深人聞之亦訝亦驚而  
弟獨喜其奇甚及讀三好子傳而奇更甚弟益喜之添園  
有言至人入水不濡今丈爲波臣波及閱三晷刻危矣而

鯨鯢卒不敢問也其至人乎其有蹈水之道而不私焉者  
乎乃弟則日遊于不波之宦海而岌岌乎虞幾溺已且微  
獨弟也今天下人盡溺也盡溺于名泉于利阱于一切愛  
憎好惡之壑而一往不返也此尤爲無形之險也浸假而  
以至人值之則無論履無形與履有形而總善溺也則以  
其無身爲累耳故猶龍氏曰我所大患爲吾有身夫無身  
則無食怖無食怖則無生無死而亦可死可生彼其視入  
重淵也猶其行康陸也無以異也其視烏鳶食螻蟻食之  
與魚龍食也亦無以異也以天地爲吾虛舟而以吾一真  
爲舵儼然彈脫于無涯際無畔援之津而未始有涉焉而  
已矣況計丈之所遭洞庭一盃耳萬石拳石耳能溺而四  
大其能溺而一真乎不能溺而一真終能溺而真面孔乎  
此丈之不臣陽侯不友水族而依然抱故吾以還也吾以  
知轉一劫而愈歸真矣然反吾真而猶爲人竊恐一犯人  
之形而翻爲有身累已他不具論卽如失一細君得一阿  
嬌雖屬轉劫後之因果而要不可謂非後半截影子之葛  
藤也丈試默証之果無加損夫其真否不佞弟自援無體  
援世無局學至人而未至方懼陸而亦沉矣計何時蚤登  
彼岸與一真子拍掌大笑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七

寄叔父

老父抵署而五老峰前又添一老矣獨媿不肖蓬累時叔父字之教之如其子而今乃不能迎養猶吾父也清夜思之眞羞面孔海昏小康者近三載而入夏來又爲馮夷祟百姓魚鱉是虞不肯亦昕夕皇皇與水爭地恨不卽登我赤子衽席也者况報政將及瓜而家人猶有菜色都門諸貴人且以銅山金穴視艾也而求多之不知萊蕪不貧史雲固自貧耳叔父嘗嘗此苦計何以策不肖也公餘閱棹弟製義大佳兼聞春元更聰穎過人吾叔惟日向羊綠野左手持蟹右手持酒盃以消受三萬六千日而已夫何憂何慮

碩適園集卷之七

七

復熊公遠文學

不佞于吏道拙于世法尤疎亦何足掛齒牙餘論而佳冊珠玉珊珊弘獎踰涯是直欲繡溝中之斷梗絃爨下之焦桐不幾出自望外乎覲顏拜嘉捫心抱愧矣秋高氣爽坐網宏張門下故多士中麟鳳也乘此物色之期蜚英振藻如建高屋之瓴而順風呼響最易易者不佞自卒業大章時而已刮目兄于雲霄之外已預賀預賀薄致一羽聊抒鄙私希鑒其意可耳據案神逞

復蕭拙修翰林

徂冬晤星子黃生得接手教讀之蘭芬芷臭業已沁入五

中竊自分瑣尾俗吏何當辱玉堂天人存注乃爾尋亦謬勒一函托以爲郵而究竟未入清覽豈其作石頭城故事乎艾畏途也從不利于令而矧以疎慵如弟者令之其債轅壘甌豈顧問哉乃年臺不藥弟砭弟而獎借復逾其涯幾何不愧慚無地耶恭聞卽吉伊邇瀛洲亭畔又翩翩乎挾玉管而遊第未卜榮行時亦可取道修江否不慧當執手板于關前以迓紫氣之東臨也翹切翹切黃海南父母精敏慈祥敝邑喜得所天而品題士類人尤服其冰鑑至于屋弟而烏視家兄多方擢拔其恩斯勤斯又非筆舌所能宣者年兄或有便鴻相聞問乞爲弟達此寸悃何如落

碩適園集卷之七

七

筆汗與俱下

寄作貞叔

手手教知文戰之耗叔父猶爾故吾乎雖然淝水之捷阿玄聯樹其幟則雲林絲管可自娛也場來逸興何似醉日酒星尙能焜耀杖頭否伯倫眞衙官青蓮可奴隸矣不肖住爲頭上一頂進賢腰間一枝黃綬羈繫五老峰下如檻猿籠鳥然書錢穀種種增愁馬骨且高于匡廬其一段苦情苦狀言之眞羞齒牙耳家君移居敝舍未免孤注吾叔若肯時時過從俾得聆塵尾清談了浮生半日閒亦大快意事賢子萊生斑綵多多矣翹首湘雲不盡心徑

寄鄒二東文學

相與四星霜莫逆也而一別如雨憶遠道餞送時情景宛  
其在目高誼真低廬岳哉貴邑名門世族惟君家風氣王  
甚大者如麟如鳳小者如璧如珠而兄丈更文燦于錦德  
粹于金靈若慈父鴈行避影洵學者之模式也不佞受事  
艾子雖碌碌未有奇猷而潔已愛民一念即質幽質明可  
以不忤今日瓦全無恙亦足見公道之難泯也至于離貴  
縣後不知民情向背奚若所恃君輩垂念舊雅爲不佞藏  
拙可耳令弟太學君灑淚別不佞抑何用情篤摯乃爾五  
中銘刻未敢遐遺希致吾意

碩蓮閣集卷之七

廿九

寄章被龍太守

秋杪閱邸報始知臺下膺一麾之寄縹五馬之纓且在蠶  
叢巴子堂堂雄郡也遐想繡旂一臨雪山若增而崇錦水  
若增而冽已不肖弟世系閭城得與隣封童叟共借潤于  
潁川渤海之澤嘉實逾涯而舍親家周浩吾又叨寅末共  
事一堂之上所夕挹新使君典型則通家情誼不更篤而  
摯乎弟令艾五載辜功且百其狀倖追吏議溫竿題留似  
若出自望外然而言路當否塞之秋台省值陽九之會主  
上懲噎太過并弟輩一疏亦高閣置之徒使食貧旅邸度  
日如歲且也遼師大潰烽火將徹于甘泉進退維谷難助

難拋時事至此真堪痛哭每與陳自公董遠初輩攢眉相  
對譚及老公祖便如在層霄之上翩翩欲仙矣基江謝令  
乃弟與舍親家同窻莫逆友也跡彼數年治行諒下有興  
論上有鑑衡自能洞悉之第其一味茹蘗飲冰之操真若  
出自性生非關矯飾者今庇在宇下是吾友二天之幸也  
併附及之

候郭瞻月座主

奉別老師已五換星霜矣每思左慈龜楊生犬一物耳尙  
知報主者恩矧權須眉夫也而曾此類之不若乎第緣丙  
辰季春遣非其人徒使尺一之牘涓滴之芹竟以潤逋逃

碩蓮閣集卷之七

三

者之棄而杳無回音門生自後遂視師門如在天上疎闊  
之辜真擢髮難數也去夏晤安福陳門生于江省始知老  
師以制東歸急欲差役敬候無奈地方馮夷爲祟百姓其  
魚一時冗病交侵欲揮淚以無從擬泚筆而未暇徒于退  
食之餘望風浩想而已艾一黑子區區民情險于山川衙胥  
惡似梟獍吏茲土者從未有以卓異聞不惟不聞卓異也  
抑多速官謗故艾常不利令而令因以不利艾前車之轍  
歷歷可鑒也門生待罪四載有奇雖無寸績可紀而餐冰  
嚼雪誓不敢變吾塞以負師臺之教迄今面孔猶然一上  
公車時光景耳此實江右鄉紳長安貴人所共知共信者

其倖而瓦全不致大玷于吾師則猶可藉此以自贖乎厥  
譽也太母卽吾太母不能躬哭靈前抱歎更甚伏望老師  
原而宥之并望老師爲國爲民自玉以竟其移孝作忠之  
大業則門生所爲昕夕心祝者也

答金煥如守戎

與臺下一交臂而別轉盼金風又上梧葉矣計此時柳營  
秋霽鈴鐸不驚知鄉丈投壺酌酒試劍酣歌其樂融融又  
奚必咸登臺橫梁對明月而賦三匝之鳥者乎第恐生平  
一念斬樓蘭縛單于之壯志觸景增劇莫能自禁已耳不  
佞雖文弱豎儒以一毛錐子起家而十餘年來與鴛冠麟  
袍者相針芥亦似不少然率皆肉食者鄙如君家之胸蟠  
武庫筆架文星指不數數屈也非佞非佞

答周隱居

翕臺翩翩似天際仙矯矯若雲中鶴日徜徉乎青氈白鷺  
之間時游戲于文酒墨兵之業直是鹿門角里一流人以  
視僕碌碌一官勞勞萬狀徒使陶柳張鱸咲人折腰不自  
適者其苦樂真逕庭也頃雖叨冒題留然鷹條未解豹霧  
難眠終是樊中之畜耳時下暑更作崇暫不敢仰扳長者  
車姑俟金風薦爽之候當掃一榻以遲光霽可乎諸不宣

答徐光初

雄篇種種粹然者金耶溫然者玉耶蒼然而古者其得耶  
焚耶雖就中稍雜鉛瑕而揆其格力的稱至寶端必有價  
十五城者物色矣豈久燬光于櫝哉權目於肉且兼爲案  
牘所俗不親于墨者五年所親丈不我遐邇而他山弟弟  
其敢頑石自外不以效一砥也則方命又滋大已僭加點  
染恃有諒在謹勒此謝教之辱

周幼湖

昔陸鬱林歸舟載石數片而評者通以爲奇石石寃之海昏  
自壽樟壽松二石而外皆頑醜不堪載其不逮陸氏遠矣  
弟嘗有入觀詩云只有雲居雲一段被余裁剪入歸裝邑  
士人相率選石鑄之以比于鬱林第未知彼中詩史又奇  
白雲爲錦雲不也今此雲又不堪持以贈君其奈之何然  
則君請無郵焉而謂何物俗吏不載奇石載豕其以汚  
人青玉篋則馬骨高高有定評矣一噓

哈謝監止憲副

太夫人眾母母也而遽仙仙乎乘彼白雲乎匪天弗弔我  
公祖實弗弔我永若衡耳不孝某哭家慈月餘淚幾成河  
求死不得而更聞太母之訃音則又揮淚痛哭與哭權母  
無以異苦次益骨立矣益不孝非爲私哭也以台臺失太  
母則部民失台臺失台臺是失所天也而況區區下邑其

仰藉威靈更大今竟以讀禮奪安得不爲梓里黎庶垂涕泣乎台旌行矣屈指人間世享遐齡備純禧如太夫人者有幾而顯其親以方岳之尊養其親以憲府之祿大忠大孝如老公祖者更有幾權亦泰爲人子其自視不逮遠甚匪正哭極欲死且愧極欲死矣哀詞一通附以束芻幸爲不孝一呼名致其耿耿仰冀爲國爲民強飯節哀是禱不盡

答朱天池王孫

小价輩旋始知台駕有橋李之游此心耿耿隨飛舄于天末者久之嗣後彼蒼弗弔奪我家慈方听夕哀毀骨立幾

碩道園集卷之七

三

不欲生況敢以不祥姓字逕通問問於知已乎而不謂知已之尙不忘故人也瑤翰珍奇儼然及馬雲天之誼抑何鄭重若此不孝迺始技淚開眉稍稍知有人間世矣年來遯事孔棘廟堂無石畫足以紓東顧之憂草澤無英雄無以窺左足而應宗侯抱九仙奇骨負一腔忠靈遊踪所到未卜曾遇異人得異書若黃石赤松故事否不肖嘗懸測門下品貌瞿瞿如雷侯然假令持白羽扇運籌帷幄自是有功王國而乃任其婆娑杖履于泉石游戲筆硯于烟霞洵足惜也徐玉老捐資助餉真可爲忠義前矛而疏中鑿鑿石笑尤快人意毋亦台翁憊憊之力耶不孝出山當在

壬戌仲春彼時必圖取道貴邑一叙契闊此訂

答徐玉淵僉憲

不孝蒞貴邑時罪大惡極浸尋至今彼蒼不死不孝而死不孝之母方听夕卧苦塊間不敢以不祥姓字遠通問問詎意瑤翰偶賜又儼然逮之也何物遺簪棄履尙辱故人存注若此迺始始猶沐開眉稍稍有生色矣年來建酋猖獗中外乏人以臺下抱經文緯武之略負駕輕就熟之才正宜推轂而出作國長城仰紆君父東顧憂而猶卧之北山之北與猿鶴爲侶世無具眼殊令人扼腕也大疏數百言讀之俱鑿然石畫不惟足備當事者前箸之籌而首捐于

碩道園集卷之七

四

金爲林下諸老倡其一腔忠悃洵皎皎如揭日月而行矣藉令爲臣子者盡若台臺則不必加派額外而軍皆宿飽人有關志犁庭掃穴何難哉此不肖所爲健羨此舉真大快人意也至于惡孽卯金氏燃死灰以修卻于尊府此直如蜉蝣之撼大樹萬萬無足芥蒂者彼郡伯亦豈世其祿于星渚長爲此惡丈人峰乎台翁第優而容之冷眼竢其一敗塗地可耳役旋附此鳴謝哀毀之餘不能爲禮憑楮曷勝瞻戀

答羅化城年兄

年丈奇文妙筆卓識宏裁久已爲中原士斗山況艾邑諸



士親承剪拂躬沐品題者其誰不模模範範思得一當以副大父師之名教然而蕝莠不除則嘉禾不養此理也亦勢也艾庠中有一妖生姓劉名克淨者其父子種種惡蹟六曹已有成案卽萬口亦有公非想老年兄蚤已備知之弟自可無喋喋惟是此犯才足濟奸智能營穴目中原無官府而掌上可運風波聞其燃死灰于星星輒爾效饑鷹而逐逐如鄧再八原以姑表之親依劉爲命始末瓜葛井井且往來手札昭昭弟再四詢訪諸緒紳學校俱能言其來歷乃始斷令歸宗原非有成心其間縱之叛劉也弟當時以恤孤爲主不忍令鄧氏作若敖之鬼而郡尊後來以

碩邁園集卷之七

七

正名爲先惟恐使罪至有掉臂之奴是皆暗中摸索據理之正並無他腸者然兩接艾邑諸君書多嘖嘖爲再八稱冤則大率以劉氏父子所犯之賍不應盡卸于局外而坐鄧氏代償似無以爲將來豪惡者儆耳且吾輩在地方扶弱鋤強親賢屏不肖自是爲政首務今么麼劉生弟實見其惡欲除而不能除弟甚耻弟當日也年臺何以代一雪此耻乎乞留神焉諒亦萬眾所痛快者也至于徐玉淵亦屢以克淨仇陷伊家爲言而欲弟代白于年丈蓋克淨只妄疑弟之申文惡欸爲玉老所遞而不知弟申惡時蒞任纔兩月耳徐老先生尙未知弟肝膽奚似而敢以揭帖送

弟乎天日在上毫無干涉者惟老年臺垂念一方鄉紳凡百庇之何如特在同籍不覺娓娓曷任悚惶

寄羅化城同年

年臺其天人耶而仙吏耶不則已何其露之吸而冰之餐耶民何其春之溫而膏之潤耶胥役何其霜之肅而雪之冽耶且也曾不期年四履熙熙千謳騰騰眞足奴隸召杜而衙官卓魯也者目前奏最計靈書之褒貶綸之錫匪朝伊夕而省有蘭兮臺有栢又自是年丈掌握中物矣賀賀不肖素餐此邦時罪大惡極浸尋至今彼蒼不死權而死權之母方斬然在衰絰中者半年所自分不敢以不祥姓

碩邁園集卷之七

七

字通聞問于臺端詎意瑤函開貺又儼然逮之也差折逋負乃艾民故態近聞新規井井輪將如流不翅若倪內史之大車載小車運而風清弊祛狐鼠輩亦並不敢因緣爲奸乃年臺猶謙讓未遑以清查之法下詢不肖是何異向迷人間渡乎甚矣神君慈父視民如傷望道未見之虛衷一至此也鴻便勒狀附謝哀毀中不能爲綺語仰希垂鑒

答周隱居

咄咄彼蒼不權是庇萎我萱華未已也尋又斷我鴈行一門之內奇禍頻仍數月之中哀聲縷繞其哉腸寸寸欲裂矣獨恨閭閻天高不能排雲直上叩上帝而爭之樵碎

玉樓拉彼亡者俾復返魂人間世也吁嗟已矣其奈之行耶承教云寄歸有數誠然誠然不肯違觀已久因無恒化第乍失左右臂目前大事無所倚靠不能不觸念增愁耳家君以崦嵫之景而值西河之變洵慟不欲生但猶恃有社中諸老友在可時時以杯酒相慰藉不至大戚戚也尊駕會約夏杪過我今踰期矣勅書樓頭八牕玲瓏尙可下一榻以遲仲宣之賦翁臺能無意乎拔誤草復并訂諸埃觀縷

復熊石門老師

門生碌碌無似待罪仙里之海昏閱五年所造遂對上官碩遺圖集卷之七

七

則就懷之骨難柔而媚下民則婆子之心獨切且也無歲無月不與馮夷魃鬼爭小民旦夕之命益一念拙誠真有如射石飲羽移山山畏者至于一切世法甯直不遑抑且不解故雖以治鑄某保釐某如老師之門亦未及走尺牘以訊與居則凡名邦先達與夫長安貴人其疎淡又可知矣然今日者保無破甑以玷師臺亦政惟是疎淡得力則師臺所心諒門生亦必在世法外而門生自此期得一當以圖報稱或尙有日也去秋給假言旋途中曾與澧州戴忠甫約于首春同赴鄂城謁師函丈不謂門生獲譴于天致家慈湫先朝露因是骨立苦塊間幾不欲生而又不取

以不祥姓字謬通問問于典記夫亦遵禮之禁耳迺老師尙垂念藥籠中之牛溲馬溲若某也者而翰脫反先及之不幾使門生感極而愧愧極而無地可容乎方今時事需人屈指中外如我師之端亮作則文武爲憲卓卓古大臣風者有幾行見摠理臺綱掌握樞衡匪朝伊夕門生惟舉首加額祝師臺鴻勳駿烈與日星並垂焉可也拜賜之辱暫附鳴謝臨楮曷任惶悚

復黃海茹父母

辱大父之召敢不驅趨第緣先慈捐館纔百有三旬耳逝者之骨未寒生者之淚猶未乾也況感此秋風之蕭瑟轉

碩遺圖集卷之七

七

助悲吁對茲月色之淒清方增哀悼倘復儼然據宴室胡牀談笑自若恐律以子道且不可爲人間人而尙可爲老父母上座實乎此不孝所爲再四踟躕竄竄方命罪而終不敢違其心之所不安也肅此懇辭容圖荊請

謝梁大咸父母

伏塊偷生悲歲華之易邁倚廬僵卧對雪色以增愁業將心變寒灰豈料光生腐草腸炭每冰清之俸轉覺汗顏破函披春語之溫恍同挾纊忙呵凍筆暫附郵筒喜七日而逢人幸二天之庇我至若老公祖膺鳳詔于三刀普鴻禧于四履無涯新慶容初賀悰謹啟

復金煥如遊戎

年來楚熊以南蠻烟若掃瘴雨一清而半壁湖天不聞桴鼓之鳴微大將軍赫赫濯濯之聲靈不及此弟輩每心服臺下若而才計職方者必能大破常調提以要地仰副新皇拊髀之思俯究英雄展布之略後愉快而今閱邸報果榮膺簡擢矣大丈夫委質爲國糾糾臣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勞逸煩簡惟忠是盡若缺銜之美否政不必計也薄狃一羽而展寸棕榮行諒于秋之杪憑楮可勝欣忭

答劉孝廉門人

年來因先慈之變削跡深山瘞影窮廬無論天涯莫逆未敢覓便鴻而走尺素卽里巷親知亦莫由介杯蟻以通慰懃茲緣與憂習而成懶遂亦習懶而成癖耳何物劉郎獨敦在三之義唁不佞于千里外乎捧讀莫章一字一珠亦一字一淚沒者存者真荷榮施多矣方今聖祚維新文明載闢屈指春闈佳耗匪朝則夕視草金馬看花瀛池自是門下剩事惟冀勉旃亭亭而上以慰知已可耳役旋謹勒此鳴謝

答王文學

忽於悶憤之餘驚讀瑤箋若剗然別開一手眼另開一世界洋洋纚纚猶河漢而無極也不佞雖恨未奉顏色乎而

碩適園集卷之七

九

候張綱菴公祖

碩適園集卷之七

四

精者已先告之矣日來宅家事言之真可寒心門下以冷眼人作熱腸語所謂微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殆范文正公流輩耶造物者豈虛生丈若而材掀翻地軸撐持青空匪朝則夕跂予望之且藉丈鞭予後也鹿鹿如不佞雖捧檄一念幾成灰燼而卽吉出山不能免例聊復爾爾第如門下所屬望三要地了此譚何容易燕嬉不敢蟻鬪不屑計惟有孤持一具骯髒骨運奇于險已耳然竊恐奇未畢見險先中之則奈何門下或值令大阮之便其終有以教之俾吾儕鬚眉漢子不負出世一番九紱愛而助我者意甚盛也

徐又魯

聞貴府兵變不勝驚心動魄而頃閱邸報又云遵義衙門棧道諸處悉被分兵蹂躪則其勢甚披猖可知蓋國家日來外侮內難抑何層見叠出乃爾也區區愚見竊謂當事者若緩此不卽剪滅恐各省徵調之兵或包藏禍心效而尤之作祟甯止一奢崇明乎害更有不忍言者矣老公祖憂國憂民之念故自慰戀矧梓里受患知益昕夕勤慮不遑甯處敬勒空槭用抒恭慰伏惟爲部下蒼赤寬懷自玉

古今奇漢子需時時未卽至便思投卻毛錐北走胡南走

越欲一抔洩其礪硯英多之氣後愉快如手教云云皆未  
卯而求時夜者也然卒業佳章氣魄才情彌覺道上自是  
菰壇之霸萬大辟易千里不留行者今日但摩礪以須而  
可耳弟竊謂冠仄注冠以筆端殺人究竟賢于着出塞光  
鑒以鋒端殺人者多多許噫噫噫

復貞叔

承論二事謹識之臆中叔夢夢而後覺乎覺而爲夢乎予  
謂夢固夢也說夢亦夢也卽聽說夢者亦夢也人間境渾  
是夢境人間人渾是夢人噫嘻白晝遽然者有幾哉至若  
先伯祖前身佛子當身宰官後身必是僊佳此自輪迴真  
種而以方侄之雌甲小戍惡惡敢

碩道園集卷之七

四

復貞叔

叔父非借火宅作文武爐必不能煅鍊這首金玉文字來  
可見火宅何妨以烟火人坐之則語語烟火以不食烟火  
人坐之翻覺筆頭硯端皆烟雲也謝教之辱別論正諺所  
云登岸舍筏者世情若此可付一嘆

候王石鯨大參

前抵金城適拜瑤翰褰帷讀之宛乎若奉顏色迄於茲照  
映硯北真不啻日落屋梁時也西平孤懸絕域天山爲屏  
星海爲帶似法界之外又別闢一宇宙者然假假無諸小

醜闌入我內地則景光亦自不惡且衡齋弘敞園林蔚蔚  
而池館周遭清泉噴雪蒼檜籠烟種種饒有幽趣每自公  
之暇寢處其中若翛然忘吾身之在官邸也惟是堯鑒之  
輩強半沐猴則委任難刀筆之流居多翼虎則駕馭難兼  
以屯監二郡佐同時並缺凡百勾稽不能應手則料理更  
難以故近荒雖堪吏隱而清夜時抱杞憂神雖王不善耳  
台丈猷烈懋騰聲靈赫濯駸駸乎如朝氣方銳朝旭初昇  
而不佞則若木也清輝所橫射應首被焉未知亦肯時以  
已試之針車指我迷塗乎否此則不佞所願齋沐以請非  
貌言也署中值煩憊時輒朗吟門下新詩三五篇或十許  
篇便覺意興翩翩有挾飛仙以嘯傲之想昔人云此曲祇  
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殆佳刻之謂乎不佞年來腹  
筒所積筆汁墨瀋亦儘成帙然而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又  
幾於欲焚君苗之研矣竊稍稍削削後當卽乞法筆爲我  
玄晏庶幾郭象之註南華不致爲覆瓿資耳計長至前後  
或可到青玉案頭也

碩道園集卷之七

四

寄叔父

不肖仔爲區區雞肋功蝸角名日馳逐黃沙紫塞間未獲  
時侍叔父座右面領庭訓每一飛思眞怒焉如攝顧獨念  
昔人淝水之役能使東山安石折卻戶限屐齒今侄竭其

驚鈍力爲朝家澄清半壁河湟俾黃台吉不敢闌入一步  
諒叔父聞之亦應似圍棋賭墅時矣日來料益矍鑠況重  
孫頭玉崢嶸貽厥愈有後身瞻瞻暮景佳同蔗境任遠在  
天末惟所夕于崑崙頂上新視我叔父健飯無恙以長遊  
不老之春而已因便附候搔首湘雲可勝馳依

寄惺若兄

前維舟鄂渚旦夕冀吾兄鵲首或自鄖江東下獲一晤于  
旅次爲愉快望眼幾欲穿矣迨小力北歸始知文旌自運  
河而南也恭諭兄臺金門樹射策之幟錦里榮進賢之冠  
兩鬢尚玄片毡已青眞措大家登岸之倖佗哉賀賀弟此

碩蓮圖集卷之七

三

番小草乃夢想所不到者況跋涉百二間關如熊耳摩雲  
諸翠微皆高連碧漢下迫深蹊叱御其上烏道盤空馬蹄  
幾蹟苦楚萬狀差喜蘭皋以西古浪之南地雖甌脫俗儻  
豐腴諒降夷族番咸凜凜奉戎索惟謹漢儀其尊憲體殊  
肅兼以衙齋宏敞就中亭榭林泉蕭瑟菁葱每自公多  
暇雅足供吾吏隱已耳惟是先君塋土未定深軫弟懷吾  
兄家食餘閑不妨與青鳥氏一商確捉龍等經倘有佳宅  
應預爲採取峽弟言旋共襄茲大事此則吾兄弟二人畢  
世之願也至于二豚兒支持家政恐少不更務併祈伯父  
呵護而訓誨之尤紉比兒誼東望湘雲可任馳依

復戴紫宸廉憲

典劇者借年臺於靖邊蓋因年臺掃蜀氛平魯難到處現  
大手眼布大經濟故欲藉其餘勁鎖綸榆陽半壁耳何物  
癯癯不勝衣之書生如權也者乃亦位置窮荒絕域而曰  
邊才邊才不幾輕宅家封疆于一擲也耶弟嘗嘆從前豪  
傑功不蒙賞者比比而是今則不惟不賞且妬嫉隨而嚴  
譴及矣故古來明哲漢子惟留侯獨以不犯手稱吾輩只  
坐一片癡腸認真任事太犯手耳太犯手故其究至欲一  
丟手而不能此勢所必然者讀手教云蚊蚋投蛛絲中非  
得大慈憫人不能捉去弟竊謂蚊入絲中非拚卻負山力

碩蓮圖集卷之七

四

掠破蛛絲以飛必且愈求脫而愈束縛矣雖有慈憫人亦  
無如之何也嗟嗟世界如許大何苦鑽故紙如吾兩人所  
遭爾爾不雄飛何待哉湟中較貴鎮雖尙是一塊乾淨土  
然番環肘腋虞逼門庭不時要挾我金綰關入我內地弟  
承乏來日與諸堦鑒堅壁清野摩厲以須差幸火落赤兄  
弟墮弟間謀術中爭掌欸事獐獐如指骨之大室戈相持  
穴關彌堅我塞上健兒因得小收漁人利顧每苦京民二  
運不繼屯鹽二糧多連戍卒嗷嗷庚呼時噪不知費幾許  
調劑幾番馴撫而外患始稍息內憂亦稍甯弟私冀嚴關  
無恙瓜期將及或可仗庇南轉脫此苦網而詎意典劇者

又復以酒泉累弟乎酒泉去遑更遑更衝其責任愈大愈艱愈重況罕酋之強十倍黃尊將來負擔及肩又未知所稅駕矣嗚呼春風不度羌笛增愁玉關光景如此年兄謂佳乎否黃沙漠漠白榆蕭蕭吾兩人珠還劍合屈指何時捉頰抽思真不覺潸然淚下

又

問延綏一帶遍地戈矛滿眼荆棘年兄正向白骨堆中緣沉鎗下辨虜辨賊乃靈心慧臆猶存蒲子一小影倥偬而修雍容之儀神何其綦閒氣何其綦暇也弟十年前屢讀兄臺手牘覺豪氣道上若視封疆事無足爲吾難而時露

碩道園集卷之二

三

英雄本色乃今滿楮淋漓卒以競然兀然之情舒寫一段其難其慎之況似又入于戰戰兢兢矣孔子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物此志不則豈真作牢騷不平語哉置之死地能生試之亡地能存吾以知我紫宸之必能奠靖邊於覆孟而奏膚功也蓋已窺見一斑矣至于西甯之狡虜與流寇同而西甯道之勞苦亦與靖邊道同同病相憐數千里外彼此一心耳

又

吾輩值萬難措手地欲不犯手已不可得每默地盤笑惟有三不避兩不愛之實着在不避勞不避怨不避嫌而又

不愛錢不愛命極力抖擻肩脊撐着孤城執着憲法清兵清餉清將吏寇扣影占諸弊寇虜犯則戰伏則守更能守不忘戰寓戰于守倘非真如釜魚檻虎莫聽其求撫以愚我直下握定勝籌信步行去無論功名二字且丟置九霄雲外卽這一具臭皮囊亦須一味拚卻自然水到渠成或有化家爲國時也聞公卽暨如嫂並隨署邸似急應送同珂里庶無顧絆累無忘戀情若弟則久離妻妾遠暫于廝僕親衙齋寂寂形影自弔公餘退食只勾當一切薄顧案頭惟城守兵略諸書獨寤寐言而已蓋爲天下者不顧家與其貪死屬下富死變童少姬孰若功死封疆儘足膾牙芬而馨竹素但切不宜悞死國法如某某輩枉作楚囚空受人憐可耳惟年兄圖之圖之弟在玉門關上但听夕祈我知已蚤建牙纛于張掖便是弟解蛛網之大慈悲人也祝祝不既

碩道園集卷之七

吳

序記卷之八

營蒲蒲秉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西遊記

余懸車五載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不虞辛未春當事者乃小草余輒位置余于湟中湟中控十三番族金城玉門項背相望以文弱如余才慚定遠品愧營平其不克辦此豈待實試後見哉惟是畏以簡書迫于嚴程不得不強顏再出從茲黃綬狎我手板向人任碩過園中松菊漸荒猿鶴無主獨以萍梗一身勞勞龍沙雁塞間幾

碩過園集卷之八

倖西海之無羽檄足矣遑恤北山之有移文乎維時出山之日則泛蒲節之翼且也漫次第記之

初六日長發于清涼寺河干冠蓋族戚相率來送皆及涯而返惟震西作員在冲在積初之諸叔伯兄弟侄各買扁舟載斗酒餞余玉田山下山之上則始祖隧道也諸叔父弟兄酌酒以祝曰茲山有靈前聞人有知應令度之此行戀樹鴻烈蚤建牙纛爲吾儕子姓光緒甚余勉承曰領諸君祝所不保釐西土仰負聖明以負祖若宗者有如此大江因相與懽呼酬勸鳴榔而下至白水磯頭則陳直甫徐光初周嘯雲諸親友又挈舟以待矣於

碩過園集卷之八

二

時乍霽乍雨清風徐來江波欲動鼓吹之聲徹雲樹表兩岸村民爭觀之捕巡諸君各乘小艇如葉送江心辭之尋與諸親友把苦數行而別已而文學朱應瑞王忠所暨王生用子黃生道亦載酒逆余于江濟蓋應瑞與余生同歲月日其才博其品端佳士也而老于子矜令人咄咄惜之因相慰勞辭去至葛藤溪一漁舫投刺則何生三益陳吏博也清茗一甌澹語數句別去迨抵歐家埠日舖矣而軾兒輒兒與龔師思化徐友抑之等舟先至又宗弟耀之常之在隆諸文學輩亦從陸送此適邑大夫循往例修郵館之供膳甚遂相邀小集一葦杭

中酒闌龔師軒渠曰若而官固非常調官若而飯亦非家常飯也是夫吾邑十七編戶所大奉若者也余攢眉云若然則此酒涓滴皆民汗血此饌寸縑皆民脂膏矣徐生抑之曰大奉吾師豈獨吾永哉吾師茲行將享大官之俸于寓內亦猶是一邑之推也余益憂心如醉云將無同第恐鶴梁素餐助羞吏議耳一噱而散

初七日櫓沐後龔思化與耀之常之輩齊集鶴首拜別別訖命榜人解纜是辰四天如洗烟青於藍江澄如練渾似初秋景色縱一葦之所之意欣欣以自適偶誦江山亦世情爲我風日好之句真若爲此日寫小影也亭午



抵新車薄暮抵筑子溪長年曰是可托宿矣遂維舟

初八日昧爽三舟舟子競起伐金鼓棹余時栩栩蝶夢卻被驚醒少選朝暾瞳瞳與水光相射影搖帳幔間因起與兒婿輩啜粥數盂亡何而小奚奴報抵西洲矣此洲乃農部何在吾年兄別業沿岸植竹萬餘竿可敵渭川千畝而竹裏故曲其逕以紆迴遊者中有心齋閣併射圃數楹雖不甚精亦幽邃有致余曾爲標題非人間三字于門故自恰肖惜却來農部以薊儲遠詔獄竹君無主每三春籜龍纔一露穎便爲採薪者拔去只餘老篋簪數百箇而已已刻抵春陵泊舟文昌閣下州大夫公

碩蓮園集卷之八

三

出差喜簡一段應酬已而蒼頭持二牘進問之云郡太守金公祖暨蔣澹心銓部各遣人致賀也銓部牘只散文太守則駢儷其詞工甚殊費裁舍余急令舟人移舟隔岸以就樾蔭而避喧囂且得搆抽黃對白之函以報金君亡何而門人普安州守何鍾陽駕小艇來謁矣又亡何而鄔揮使王揮使洪揮使輩各渡江來謁矣兼以陳甥禹金徐妹婿一鶚亦鼓棹過從而徐又魯與吾家諸從弟並繇陸送此咸集閣上相逼迫牘草成而夕陽掛西嶺已因返棹閣下晤諸客子遂大會于李致所廳事時履舄雜至坐將盈二十胡牀豆觴寥寥幾爲瓶罍

耻適何鍾陽走使餽榼饌二席若預知余燕客而以佐壺漿之窮者然又魯笑曰得此可供吾輩大嚼不憂無下箸處矣輒相與痛飲浪譁至丙夜興闌而撤

初九日辰刻訪春陵諸親友并訪諸揮使午後與兒婿輩赴何孺初周太初席徐又魯與馬酒未數行偶意及何在老令人食不下咽飲僅三蕉葉顏輒酡矣然重虛主人意因勉爲清談剪燭半枝辭去余謂又魯曰今夕月色可人曷以吾儕殘膏賸馥再小集來送諸君乎況翌旦與諸君別矣良會難得君其謂何又魯曰可遂于李致所家仍張具焉然步月至者惟徐一鶚與在儒在幹

碩蓮園集卷之八

四

輩而已老子興雖不淺而客無豪飲者故酣暢小減于昨未傾一斗尋告止

初十早軾兒轍兒拜別言旋分袂之際二兒淚潛潛下余亦五中欲裂因憶丈夫雖有淚不洒別離間乃始刻意自豪不覺涕之奚從而去也于是輅侄輅侄及徐抑之徐一鶚等相別梓橋一時黯然情景宛如河梁南浦間惟徐又魯義不忍遽捨又過余一葦杭再送東洲河許馬余曰君子贈人以言西甯之役任大責重君何以教我又魯曰吾經生不解借君前箸請以實心任事四字進余九頓謝曰君言真吾出山嚆矢也敢不奉以周

旋維時話別未幾而舟已抵蕭廟矣何孺初周太初併鄔王二揮使各乘舟投刺辭之最後來送者則何鍾陽也因拉過余舟與又魯同慰勞繼而別少頃中流鼓吹聲漸逼艙舷乃巡江洪弁率軍校旗幟護送者急辭去午炊渡青口入小瀧日舖時抵江村過有庫亭是夕宿木壘則入大瀧之咽喉處也

十一黎明解纜自木壘以下至瀧泊陸與水等而水捷于陸故舟駛于馬若步行則瞠乎後矣惟是舟走急瀧中驚濤怒浪橫相冲激殊令人目駭魂搖耳至于層巒疊嶂蔚蔚周遭樹色嵐烟溟濛掩映而就中一線鳥道盤

碩適園集卷之八

五

空屈曲讀唐人三峽詩有山從人面立雲傍馬頭生語此間差相似也從瀧泊而東遙見道山聳秀干雲江水繞其三面舟環遊之不知其數十里而遙迨撤茲山于後則芝陽城在肘腋間矣是日宿香爐山下去郡僅五里許

十二日日方三竿梳櫛未畢而舟已泊芝城水際矣余私計纔抵郡城便僕僕拜謁非體也獨是尙書公爲吾鄉先達不可不先請教遂命典記者投名刺訪之因相與清譚至午而同此日應酬最簡諸地主過從者惟舊居亭陳萃我而已

十三日訪金李二公祖因談及五老行規事余曰此輩閱不畏死襁而走險摠坐無知耳今爰書具在一字一鐵案矣惟是祖父母有地方責則宜申三尺之法治氓權有鄉鄰誼似又宜開三面之網各行其志可也一茗而出時吾邑毛令君以直指使按部故留寓愚溪山房聞余至駕舟來訪而江華彭令亦在焉政面晤間持刺者又以守丞賜顧報因辭未能急肅入一葦杭中應酬套數頗煩而李君以關中人執子氓禮甚恭葢用情最厚者午後尙書公惠臨娓娓深譚不覺桑陰已移而霞紫烟青江上數峰幾有暮色矣

碩適園集卷之八

六

十四日易參宇涂冲宇鄭德門諸君俱後先來拜已而甯遠令喻父母求謁晤之晚赴郡大夫之招席敞于高山寺座結彩亭上張五色繡幔柱礎皆衣以紅毡而絲竹鼓吹清歌妙曲種種具備真盛會也別時踏月歸舟中則漏下二更矣

十五日清晨李仁郊公祖來謁花幣稠疊余義不敢受謝之午後仍酒余于朝陽閣上張具視昨公燕更盛焉亦盤桓至丁夜而散

十六日小不佳命二應門童立青雀首辭客甚力時黃廣文方尉戴巡宰魯揮使等以候祭至皆投刺去午

後勉應尙書公之召益尙書公公即近下別業于江之西岸規制宏敞後庭花樹亦自疎秀但就中無古木清泉較余碩邁圖稍輸一籌惟登臨江一閣可盡收瀟湘之勝殊強人意是日賓一主一所詣多朝除事兼侍長者側常使余曲謹態多酬適致少然一葦渡江時亦薄暮矣

十七日舟中無事兩肘閣案頭使人白晝欲寢去爰拉同舟周融岸上舍相與對棋數局益意斬取適不在角技正如昔人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也迨撒枰進午膳而涂長白謝廣虞二上舍走蒼頭盧兒相促云若主已

碩邁園集卷之八

攜植愚溪山房候矣因渡江赴之山房乃尙書公婿呂虛谷文學讀書處也規制不逮元翁別業而庭樹蕭疎江樓開美並可當壁巖廣長白俱饒有辯材與余披襟雄譚雖不能盡于晷一石亦幾幾傾一斗矣乃長白多情猶請秉燭余辭曰大江爲限飛渡實難況昏黑乎母以苦下執事遂分袂

十八日命掌記者具刺過訪文學劉君綸兄弟併周開六公子益君綸乃翁現任天水獄吏亦在余統轄下故來先施耳踰午涂冲字年兄招飲宅上易參宇副之酒未數巡便以射覆爲觴政余于此道亦夙稱國能而是日

暗中摸索竟少奇中屢讀諸君一頭地以故受罰最多歸舟中而玉山頽矣

十九日諸伴報守道史永嚴公祖已回邵亟走輿僮往拜之其人謙和鍊達長者也還拜情文備至且邀飲余以按君行部在即卻之午後無應酬無宴會因乘間訪毛父母出壺榼欵余正促膝間而軾兒弄璋之報至毛君亦爲余色喜及旋則兩岸張燈時也舟中人咸額手稱賀

廿日旭影纔照若木而四大燥甚手便面搖搖不休蓋已知此日暑更有權已頃之周融岸上舍攢眉曰炎氛崇

碩邁園集卷之八

八

人扁舟如飄身非金石其如焦鑠何余笑曰鮫宮冰窖諸涼所萃也而吾儕必不能遨遊湯鑊火坑眾熱所不到也而吾儕必不敢嚮邇無已有一辟暑犀於此上舍曰安在余指案底棋枰云與若神遊此奚減橘中樂且意有所至則念有所忘炎涼在心非關境也于是融岸欣然終十餘局互有勝負卽汗籤籤浹背渾不覺矣至午而飯飯已又棋日暮無倦色余復笑曰喚此作辟暑犀是否上舍曰將無同遂已

廿一日報直指使者按郡聲靈赫濯家避桓典之驂人凜張網之輪將無使芝山動而疑岳搖乎秩五日莫須有

先是三邑父母相繼謁余今始踪跡其居亭往舍拜焉獨帘令喻君僻處一蓮花巷在西岸人烟盡處大如斗而林木蓊鬱儘堪避喧夫乃知喻父母爲吏故自不俗也

廿二日晨興草家報一函發報喜二急足回已刻陳葵我操輕舸載酒鎔茶寵絲竹檀板拉余爲河朔遊于是繇西岸鼓枻而上縱覽沿溪一帶水石稜稜有若鵲蹲者若鵲突者有瘦削而骨立者有嵌空而若經鬼斧者又有枕激湍而噴雪激清漪而鳴玉者至朝陽巖畔則水益駛石益嶽嶽千竒錯出百怪疊呈浸假起米顛于九

碩過園集卷之八

九

原其呼諸石爲丈具袍笏下拜常何如也是日載酒遊江者盛然皆買笑紅裙浪費纏頭之錦徵歌綠玉徒傾盈斛之珠疇若吾儕締溪山緣領泉石趣乘興而遊興盡而止不取盈于造物不見如于湘靈之爲得乎維時放艇東下一曲未終已泊官舫之傍余拱手別葵我曰赴芝城諸公約多矣惟此會第一其敢忘君之貺

廿三日薰風剪剪艤艦涼生開拈案頭城南塘練兵實紀披數則中多鑿鑿可行者通備邊指南車也少選目力微倦則一枕黑甜便消磨長夏幾刻迨向午潯暑騰沸急走小童渡江汲泉水一壺飲之覺清冷之氣沁入齒

頰間頓使人塵襟俱爽此日爲年侄周士叔文學折柬相招余不欲僕僕作襤褸子遂遣力受辛

廿四日移杭西岸樾陰之下避酷暑一僮父駕舟張具邀余游江余強就之席間所譚皆市井下里語彼妄言之吾姑妄聽之顧獻芹念慙飛航如雨余志不在酒漫縱與兒婿輩爲渠傾十許觴別去

廿五日尙書公婿呂虛谷來晤與之語快士也別時更訂雞黍約余久慕其品許之抵午劉君綸文學過從舟中小叙席設余一葦航又募小艇載歌者及諸供具君綸韻甚兼豪于酒德清言霏霏如玉屑且譚天水事最悉

碩過園集卷之八

十

不知其父視其子諒司獄吏必能吏也因與盡懽而罷廿六日呂虛谷周開六伴來速酒未幾見張葢西渡者卽二君也尋又走伴云在川樓頭涼颼颼曷蚤登臨相與披襟以當乎余急命舟應之時兒婿皆預席供具楚楚酒董茶顛雅與暑宜而塵尾玄言半及世法半及世出法呂才固十倍不周亦未減清譚行也是會也集時纔及午炊與闌則昏黑矣其爲二君索郎累殊多多許謝去

廿七日熱甚然閒甚十指不堪如懸槌仍拉周詒嶠作橘叟樂自辰至午鏖戰數枰余車馳馬驟固多出奇制勝

而融岍善用虎蹲砲兼善用短兵每每因敗爲功臨危  
奏捷處亦不少也至飯後倦極因笑昔人以臥榻爲枰  
用一色黑棋子展轉數下便可當人幾局余今日正似  
之遂辭融岍成然寐遽然覺時則斜陽已逼岫巖矣  
廿八日按君巡察事竣行牌攝五老諸囚對簿併遣一力  
赴崩日舖諸伴報云首從各犯俱痛責有差血肉淋漓  
矣余一片柔腸大類婆子問之不覺泣下兒婿笑曰自  
作自受人乎何尤余唯唯否否

廿九日隨尙書公後謁郡尊已而謁道尊遂相從赴公署  
候謁按臺晤間謙尊而光密詢及郡縣一切事輒虛懷

碩蓮園集卷之八

二

傾耳不自覺其席前而膝促也會畢尙書公復邀余至  
宅授午餐酒數行報按君拜因併就乃公廳事共迓之  
尋又報金守謁遂辭歸是日軾兒家報再至併附徐又  
魯械讀之如噉哀家梨

六月初一日南風雖競而暑氣更烈客有過訪者纔坐一  
葦航如入沸鼎中兩頰汗淋漓如雨似不能一刻居者  
余笑曰舟豈能熱乎抑子心自熱也而不見乎最熱莫  
若火易濡莫若水乎而至人入焉不熱不濡則何以故  
無容心耳余惟視天地如一舟故視吾舟中之天地原  
自寬而水火陰陽之患奚繇生焉客遽然曰得君言此

地地俱涼矣

初二日尙書公渡江赴別業酒直指使余亦以一葦追隨  
少選直指君至肅入席彼此執禮甚恭清商兩部行酒  
未及十巡而繡斧翩翩樓船簫鼓已指大江東矣事竣  
余九頓謝尙書公暨諸公卽而旋遂長發焉謝廣虞涂  
長白伺余行又操舟載酒餞于白蘋洲次夫屈指維舟  
幾幾二旬中間驛驛之費酬畲之苦不可勝數一旦脫  
離而西也快哉是夕宿于沐家埠

初三日遠山雲氣盾寸而合崇朝而遍旭輝不揚嵐色欲  
暝余私祝曰三涿二水間望甘霖久已雲將有知湘君

碩蓮園集卷之八

三

有靈庶幾速膏我禾黍爲三農慰未幾天街細雨滲漉  
如絲卻被楊柳輕風颺時吹散而濃雲破處金烏又復  
逗影矣當午抵黃羊堡與白直指公樓船相值時南風  
習習乍逆乍順院舟膠甚而余一葦飛渡過之泊祁州  
則黃昏時矣

初四日凌晨辰大雨如注舟中圖書劍舄並涵餘潤申春元  
冒雨來謁竟以雨故未晤余命輪兒冒雨往拜尋發櫂  
時雨正潛潛若爲倒銀潢而傾入功德水也者幾欲作  
喜雨頌爲祝融氏解嘲而詩思殊澁竟闕筆能保飛廉  
屏翳不笑人寂寂也已刻抵觀音灘灘上大士祠相傳

靈甚舟過此必化楮祈祝余亦復爾爾命兒婿輩謁之陳惟所民部聞余耗走力追至敦地主之禮是晚宿白水司繫艇時仍大雨已而霽

初五日啟瞻眩眺江上諸峰雨後皆含新翠而樹色橫朝碧溪風疊浪紋宛宛似吳道子畫自里門至此未有如今日之涼爽者也且水痕初添擊汰亦捷未幾過建新灘過歸陽至常甯溪口則新月如眉已掛天西矣榜人謂此間無托宿地必入坊後可因命眾僕協力盪槳至午夜始休

初六日繇入坊放棹東下時便問篙師今日到衡陽蚤否

碩適園集卷之八

三

則羣應云日落時會須到也余私喜曰便宜便宜羣我半口緣簡即贏得我一日身閑矣于是終日飯脫粟外不巾不襪不事筆研不問楸枰枯坐艸中頽然柱頽兀兀若有所深慮然陳婿秩五進曰何慮余曰吾慮夫宅家以邊事爲戲而浪付一文弱之蒲子也秩五曰水到渠成自有恰當處否則圖上方略者不必身至金城便可遙度矣余曰未必然第恃有我自用法耳濱晚泊臨蒸果如篙師言中間經過新塘驛松柏司二處

初七日入郡城晤張九鶴郡丞五載睽違一朝把臂相視而笑懽甚也頃之晤陳太常昆仲又晤譚九生御史皆

夙昔心知聞余至若空谷足音蹇然而喜已而謁兵憲朱完素公祖其人英敏警鍊世居京邸卻超超媚逆諸人上余與譚及忤璫狀猶義形于色骨力真矯矯也歸舟中諸君皆來致地主誼鵝鷺之聲喧闐鷁首令人應接不暇日將西則報湟中迎接之役至矣時一切簡牘俱未見投惟捧肅州道鄭鄭楊大參書幣一函而戴紫宸年兄新轉西路憲長寓諸胥子樊城亦付尺一寄余余剪燈閱之字字皆肝膈語洵海內一片有心人也因與兒婿輩感誦再周而罷

初八日寢諸君之招陳太常陳中翰以榼酒餉之將午解

碩適園集卷之八

四

纜朱兵憲公祖暨楊郡守蔣司李及城中薦紳皆走紅刺送石鼓江干一葦東下所涉歷大浦七里瀨霞流驛等處並以角棋故不遑問也向昏銀蟾半規清輝四徹而風輕樹靜江平如掌舟人欲乘夕爽抖擻暮氣披星擊楫必期抵老人灘後就枕時諸從者於月下戲試火箭飛鎗等器光鏗橫射宛如星落銀潢丹流金鼎然至箭鏃入水餘焰猶與水相衝突余笑曰無然無然恐驚起水府蛟龍也未幾而舟泊老人灘

初九日櫓類畢片航已抵衡山縣停橈江上搔首眺七十二峰諸名勝縹緲雲端因與周融岸輩曰昔韓學士登

嶽開雲遂爲茲山一段佳話以余思之岳無心也雲無心也卽韓亦無心也嵐靄卷舒適然相值而輒謂精誠所感然乎否乎安得呼祝融氏而問之融岸曰誠如君言午炊過黃沙驛未刻都石酉刻泗州蓋南風獵獵片帆若飛自旦達昏輕舟已閱百八十里而遙矣

初十日早下昭靈灘灘頭頑石齒齒與水交戰則怒而飛所夕作不平鳴上下舟航每有戒心土人立祠其上名昭靈故灘亦因之時飛廉仍復效順而較昨更勁揚帆中流從其所之榜人皆軒鼻舫首輕舟已過萬重山而午夢尙未醒也此日歷化石閘陸口浮一宿河以迄湘

碩蓮園集卷之八

五

潭悉藉巽二力坐而至焉亦大快人意事

十一日寓潭州原擬一葦杭小不堪渡洞庭吾邑舟人從未習星沙以下水道因欲另覓二艤舫望鄂城直涉樊襄勢有持左券以應募者遂重其值倩之但緣風稍逆日稍不利故尙停權以待

十二日晨興徙遊裝于新募舟中舟可容萬許斛而余行李輕于榆筴留水會不加咫長年三老謂必載石重之而後洞庭可杭輪兒笑曰聞謝官而載石以歸有之矣未聞之官而載石往者也余曰昔人赴官槩一鶴一清風楚楚迄今猶馨史冊吾願此日如是往異日亦只如

是還無令趙成都陸鬱林笑人地下可耳聖水婿曰如大人言真清白吏矣時與周融岸分岐賦詩一律書便面贈之發棹則日方中也惟是風雖南而殊不武揚帆中流如策疲款段自午抵暮僅行一站遂宿暮雲司

十三日石尤拔猖江水倒流雪濤怒立致我雙青雀濡滯河澨雖尋滯尋行而行又復滯突兀見大小舳艫凌風直上咸翩翩自得有瞬息千里勢因語兒輩曰彼乘便而利此失便而鈍小子誌之功名富貴之順逆亦猶是耳余時心急前往必欲合諸呼邪呼許力以爭衡飛廉氏乃下令舟中敢有不登岸牽纜者三尺從事于是群

碩蓮園集卷之八

六

役惴惴用命第風勢猛窮日之力推挽僅至劍陽江而止縱隱隱見星沙郡城在微茫烟水間尙若隔黃姑津然處逆難信哉

十四日枕上聞櫓聲軋軋呼舵工問風轉未日未也亟起視之則已薄星沙城西矣此城自西而東雉堞鱗鱗火宅蟬聯不絕相傳云九里沙誠然迨踰此而辰炊已熟于時夜雨新霽朝爽可人坐卧艤舫煩燥悉蠲欠申自如景光亦自不惡顧獨恨颶母無情依然負氣如昨逆我顏行耳是日極力搖拽纔得棲泊清江澨程僅六十曾不足當乘長風者之一息可笑也



十五日發自清江余仰視占風旗影刺東指因笑曰長  
隨氏將南其轅已頃之果爾已刻向穉午差壯至未而  
輒衰蓋非直不能起斷遂且仍北轉然而絲橋口閱三  
十六灣以薄湘陰城就中雖費牽挽強半南薰之力是  
夕宿湘陰蓋入洞庭之門戶也

十六日准河渡洞庭矣不謂北風跋扈竟爾逗留湘陰且  
烟雨淒其枯坐斗大水艤中轉生羈旅之愁翻動家園  
之念咄咄無聊殊不可人意午小霽邑令余君聞余阻  
風城下走刺來訪通家之誼慕篤而余亦差喜有此番  
酬畬足破又夢了此惟有游南柯一着是客邊將苦作

碩園集卷之八

七

樂法子不則此日幾如年矣

十七日雞既鳴時隣舟忽開然相傳云風順矣因亟帶月  
解維將行四十里許蓋已闌洞庭門限也乃西北風復  
大作于是又收帆泊入港內是日仍枯坐如昨而晝疲  
暑更夕戒暴客攢眉寂寂但飲恨乎平湖野水寄愁于  
明月蘆花而已旅況不佳若此烟波釣叟輩能無軒渠  
十八日夜分時風已轉南兒婿輩虞其太早慮其中更余  
笑曰造物者豈私厚北指諸航而故故抑掬吾輩乎順  
逆無常乘除有數大塊噫氣北極必南理固應爾翌旦  
洞庭數百里無翼飛而不脛走豈顧問哉雞鳴羣艇競

發余舟亦開開時水底微聞鼎沸聲已而浪浪相排波  
波響答東方未白輒走一站有奇喜可知已少馬朝陽  
上升印水紋以篩金染霞縠而成錦于時浦樹烟銷帆  
影鱗次悠悠泛泛亦復容容與與乍後乍先倏隱倏見  
致足樂也余問之長年云今歲大浸未甚稽天故雲田  
以上湖勢尚東兩涯間至鹿角而始極其噴薄日月涵  
虛混太清之狀惟君山一點清浮水面飄搖震撼巋然  
如魯靈光因憶古今騷人墨客標韻洞庭者不啻人寫  
一照獨四顧疑無地中流卻有山等語逼真茲湖阿堵  
之神乃千秋絕唱也爲之扣舫以歌覺清臈習習宛若

碩園集卷之八

六

湘靈倚瑟以屬和而巫女挾雲雨以來聽也者奇哉午  
風小逆且在水之中央不得不畢力擊汰至南津港而  
榜人告疲矣遂托宿焉計程閱二百餘里較前二日幾  
三倍之蓋造物者厚償吾輩而巧用其乘除數有如此  
十九日繇南津港徑渡岳陽城遙望城頭樓勢吞吐湖波  
吐納雲氣恨不能憑虛御風挾飛仙以嘯傲其上尋誦  
及文正公先憂後樂一記覺爾時自喻適志之景與忠  
君愛國之情尙自耿耿堪與茲樓並足千古始信前此  
湘景洛少諸賢不免孤憤牢騷有對君父之遺行焉蓋  
余自通籍後未假道洞庭幾廿年所迺今獲載筆扁舟



收諸名勝于眼底任意揚挖亦壯遊也過岳陽十郵舍  
是爲城陵磯當荆湘九水之間尾爲巴蜀諸川之喉舌  
百賈蜂屯千艘蟻聚屹然一要會區余停橈磯頭兼得  
縱覽其際亦昔人有言身所經歷切勿放過之意

廿日起旋發舟時風不南不北亦復似北似南一水盈盈  
波恬浪息惟有漪紋隱起若一幅輕縑已耳長年三老  
都無貪天功想東片帆不問一味肆力于櫓漿轉盼踰  
白驪山又轉盼踰祭風臺抵陸溪口而一簑薰風若助  
順焉亞飯後指嘉魚以返征則又無所事樓櫓矣志百  
里而不止于百里然且倍之快哉

碩適園集卷之八

九

廿一日發嘉魚是處多羣不逞逞出沒烟濤以探囊肘  
篋爲生活行旅苦之適有一艇如梭載科頭者三十餘  
人若有意踪跡余舟然時攬前時復尾後至晚又與余  
舟同泊諸役疑爲荏苒綠林輩相率鳴金振鐸更番效  
鶴警以張我聲通夕不寢此輩無隙可乘遂逡巡去讀  
李商隱天下如今半是君之句真足解頤是日經排洲  
金口二驛皆流急如箭鳴榔而過直半晌耳抵鄂州城  
而晷影已昃則泛舟之役畢矣屈指浮家泛宅與兒曹  
寢食水鄉幾四十日大率開霽之景多陰晦之候少且  
風伯波臣似解人意未嘗突興驚濤怒浪以相恫喝亦

可謂涉大川而利攸在者顧舍筏于水仍問塗于陸數  
年復生之髀肉又將消磨鞍馬間始笑策足要津終不  
如逃名林壑者之爲適也何物出山草草廼爾

廿二日入鄂州城假館于武當宮之紫芝樓樓頭榜一聯  
云塵世心隨明月靜小樓人共白雲閑余戲謂居亭主  
曰覽此則吾儕役役紅塵不靜不閒真輸子數籌矣其  
可令黃鶴翁見乎居亭亦解時局瞿然曰三楚薦紳年  
來受摧折禍獨烈幸主聖時清賜環追鋒之詔責相望  
于丘園公等恰好乘機邁會樹無前之業豈若吾家猶  
龍氏派頭虛飄飄幻杳杳以迄于今爐裏丹砂饑不可

碩適園集卷之八

三

食洞中白雲寒不可衣會弗逮儒門之實用遠甚余曰  
儒教道教從不相爲亦不相非于今拈出虛實二字自  
是二家眞面目可謂談言微中矣賢哉居亭因相與捉  
麈尾半晌而別此日司城者尚未報諸地主故門無環  
履心無葛藤隱几而卧嗒然若忘其身之在逆旅也無  
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誠然誠然

廿三日往謁藩臬諸君皆循例辭未晤獨憲長堵夢日公  
祖以年家誼相見而王綱憲副亦以請郵符故並得晉  
接焉已而謁魏中丞公則先以拜疏請告閉門待命辭  
矣此一行也值暑雨淋漓滴後輿夫勞勞若吳牛喘月狀

而投刺各署又在在王者帝閭者鬼殊大不厭人意惟是鄂城周遭幾廿餘里長衢蜿蜒曲巷逶迤道上行人習習如蟻余一盞一輿至輒不得進每一闕之市而百貨羅列似遊五都瑤瑤奪目若入蜃樓寶光燭斗洵一大都會也迄今滔滔江漢尙餘太王之雄風焉然而晴川之樹歷歷鸚洲之草淒淒弔黃鶴者目極烟波甯不浩歎

廿四日凌晨辰勒八行乞郵符于僉憲王公遵新例也不謂王公捧頭上進賢如捧瑤瑤盤而口實于功令森嚴力持不予余幡然改曰吾能浮蒸湘渡洞庭以來獨不能

碩蓮園集卷之八

廿

涉漢口航襄河而往乎萬一微馮夷之靈駕風輪而飛水鳥則樊城一衣帶水卽在跬步間其捷于馳驛遠矣于是招二舟舟子給直如昨相約載余輩而西焉僉曰翼旦吉遂蒞之

廿五日走羣力位置行李于舟中自黃鵠磯頭渡江迤南風怒生纔一張帆而鶴樓便如在天際漢陽郡城輒突兀入余眉睫矣郡城之東爲漢口鄖水出焉兩岸居民不啻若九牛毛而萬艦千艘有如輟者如革履者如箕如斗者啣尾絡繹被岸幾數里許以岳之城陵磯方此彼直小巫耳時余舟逆流排擠而上僮僕撐持及到人

烟欲斷處而漢江江口夕陽斜矣因小憩此

廿六日平明問風信榜人曰東也利于行一揚帆間會不浹辰輒走三十里若真不留行者亡何而河身曲似羊腸舟與風不相能倏使檣倏使棹倏又使牽挽疲三具窮六時而始抵蔡店驛亦苦矣哉所差可喜者自漢上四望皆荻花彌野柳色鎖堤每一綠楊堆裏便藏烟村三兩家其中編籬插棘鑿渠引水密密疎疎饒有幽趣余語兒輩此謂魚蠻戶水卽其田魚卽其租衣之食之皆是也因念古時多有龍德而隱于漁藏于釣者今豈遂無若人噫世無具眼誰爲物色

碩蓮園集卷之八

三

廿日早河益曲風益不利諸僕從手持牽板足踏波濤人人水平臍而泥拍肚呻吟之聲度柳梢上卽余輩冷眼視之亦覺大苦僉以爲抵鄖口而日冉冉爰應休矣乃隣舟有習知水程者謂繇野湖間道杭漢川捷甚因從憑長年尾之行兼值北風效靈負帆若飛雙青雀泊縣城則牛羊纔下來耳是行也實出望外那得不喜踰望外

廿八日漢川解纜亦從間道迴流河身雖曲河面卻小雨涯皆堤堤上細柳如城與村烟相映帶堤之下則田連阡陌疇疇若鋪碧茵綠褥然水高于田可丈許賴堤束

之故折而善下浸假不戒于蟻穴稍潰其防則稼穡之區悉蕩爲龍宮蛟室民其魚矣故居堤上者以堤爲命而遍植林木令其蓊鬱以爲堤護此日風柔柔棹緩緩沿堤牽挽者佩纜如佩章而計程翻得百五十里亦便宜甚矣棲宿處地名蓮花洲乃沔陽郡之幅輳也

廿九日風仍順恰辭枕簟與履襪親時便到尖刀嘴已行廿里矣辰餐後伸側理澣隘而勾當泰中兩臺使者之賸踰午猶役毛錐子刺刺不休所經歷一切柳堤村落當面錯過未遑收入掌記蓋一心不能兩營耳晚次白沙河則又竟陵所轄地云

碩適園集卷之八

三

卅日辰刻過岳家口自此以上堤身單弱江面宏敞水勢如高屋建瓴而下奔騰澎湃決裂滋甚沿堤居民卧榻之內皆爲波臣所狎主而縱魚鰕以遨遊多移家于小艇以讓之者其視漢沔境內諸堤堅脆迥懸蓋繇培補功疎豐植力寡司牧者又不爲之畫備水策耳此日雖仍得風而苦爲急流所拒故自黑牛渡望枝江口不及到而止

七月初一日天若慘余以風而使片帆之腹不果地若傲余以水而令扁舟之足不捷從急流施棹則棹爲怒濤所格向淺灘移棹而棹又爲泥淖所梗甚至閤于磯頭

竭諸唱邪和許之力而漠不動舟人束手無策惟嘖嘖呼風不置口余笑曰今日六鷁退飛三犀不靈水濱弗可問矣其終問之纜繩可乎于是或涉水拖拽或登岸牽挽進寸而寸進尺而尺僅泊枝江口蓋卽昨遇風時所冀到而未到者也乃今窮日而後宿此徐陵云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信然

初二日別枝江口日已高春久之南風剪剪排艚艦入舟子歡呼亟亟持滿雙帆若展雲鵬之兩翼然惟是風之積也不甚厚其負大舟而趨也不甚力故羣從尙存乎見小然而計一日之程渡半河達多婆灣以迄沙陽實

碩適園集卷之八

四

天功人力互參焉勞半於昨效且十之則又焉得求多于異二爲

初三日南薰相促較昨銳甚傾耳聽之調調刁刁如笙簧競奏澎湃澎湃似鼎釜羣泣洶天地之朝氣也而且無債驕無橫決以故舟平若衡帆正若的已彌壯午彌王闕未閱申曾無惰歸之色余栖遲水國幾五十餘日從無如此風之堂堂正正徹晝不衰者也中間涉舊口歷石排至郢中郡城已一百八十里而金烏尚餘三舍快哉惟是郢郡爲肅皇龍飛地顯陵在望山川磅礴甲于三楚而竟隔彼岸未獲一攬其勝真成風債矣

初四日早薰風仍自南來少選則真如昔人所謂跋扈將軍矣飛沙走浪汨汨乎吞青空而盪白日余舟乘之不翅若御痛龍于漢上而騁猛駭駉于康莊然故當午抵豐樂河得程九十卽午後江流逆折間與風左亦徑走六十餘里落照始西匿馬浸假一揮魯陽戈則宜城桑落酒此夕可痛飲矣

初五日南薰猶賈餘勇以鞭策余舟視前二日競而和威而不猛又別是一帆風也聞諸篙師云自宜城至襄急湍淺瀨層見叠出而龍門諸灘其最著者此日一葦縱橫千濤辟易渾不知有險阻然皆邀靈彼蒼吹噓送上

碩遠園集卷之八

其

力也濱晚抵樊城則真登岸舍筏之際矣

初六日僑居樊城公署署中一樓俯矚漢江峴首諸山習家池諸勝若歷歷在牕櫺間送青繞綠憑欄遐眺儘足浣塵襟而清旅况載紫宸年兄曾題于上余識其筆跡如對其眉宇亦漫和之

初七日仍寓署邸爲問塗于鞍馬計相約余輿用步兒婿輿用騎各厚予其值如倩舟例因竭兩白置之力脂車秣驢拂拭劒舄捆載奚囊業駸駸乎志馳甘涼以北而心飛河湟之西矣

初九日自樊城登陸輿夫用命僕也亦力兼以天日清和

坐容膝安車渾如廣廈時展卷時假寢時遐覽天際時飛思雲端陶然自適不覺已抵呂堰驛諸役云今日發朝伊始姑小憩此自此以往卽日計百里外皆可望輓影而馳矣從之

初十日發呂堰公署時暑氣炎炎斗輿若甌輿僮羣役汗綬綬如雨甚有疲于道次而倩人代事其事者午過新野縣暮宿沙堰卽余四大亦爲暑困一入郵館輒啞然就枕夢魂縹緲不知所之矣嗚呼纔登車而苦已如此那得不思我碩過之園

碩遠園集卷之八

其

杲日出行未廿里許寒帷見西北浮雲如潑墨然惡甚頃之猛風陡來侵輿幕間覺綈綈爲怯而大雨奔騰四下又偏不波及余行道處亦一奇事午後酷暑盛作又令人鼻頭出火髮際生烟六時之中炎涼兩截境遇之不可必大率爾爾晚抵南陽府憲副唐灼洲分守此郡廼余莫逆交遣吏渡江相迎已又過訪促膝叙契闊幾盡官燭一條而郡藩唐府差官聞問太守王邑令蔣皆來執禮是夕酬會至丙夜乃休

十二日勅函辭唐副憲公之招辰刻發南陽原倩輿夫逸去者三幾輒不得行時余已出郡城城外有大士閣不

得已入此小憩矣另雇募迫雇募足而日將中矣急登輿疾行六十里是爲博望驛停驂進午餐後又馳三十里始宿趙河公署

十三日繇趙河行四十里過裕州城新募三夫欲索重價難前去而原倩者又亡其一余又入一招提小憩再倩因笑此輩中途兔脫故是慣熟伎倆今只有羈繫一法在乃令旗牌等役將樊城受雇者繼二人于轎前值班而待現募數役如驕子然額外加額以款勸之乃始踴躍爭先自裕城而倒井又自倒井而昆陽驛視昨較捷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信哉倒井則張翼德大戰昆陽時

遺跡也

碩蓮園集卷之八

七

十四日早報一驢物故余笑云騎驢覓驢矣諸執鞭士因勾當其事至午炊始離昆陽望葉縣以至止沿途有土人止于路宿處有漢光武屯兵處又有葉公畫龍仙令飛鳥并高鳳讀書漂麥處葉境內古跡此中長吏悉爲拈出榜之道周殊令攪轡者動憑弔之思焉葉又有新縣舊縣二名不知改自何年姑記之

十五日辭葉縣已日高數丈矣雨過涼生輿中無暑陌上無塵景色淒清雅興與行旅相宜午次新店日備次襄城中間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津名渚水隸于葉而襄城

則又開封屬邑也

十六日出襄城迤邐而西與京師孔道分覺車轍馬蹄遂寥寥焉淫霖霽後泥塗糜爛僕夫皆擇間道以趨較大路更捷午稍偏卽至郟縣縣大夫陳君係閬人盛張供具以迓余恭而有禮且問道路口碑皆噴噴稱循吏云十七日繇郟縣至汝州九十里時日尙未桑榆也憲副戴還老駐劄此既過訪余于署邸又相邀余于藩府花園清言濁醪娓娓叙慰懃懃若素相針芥者然語云傾蓋如故殆余與憲副公之謂乎聞所聞而來得見所見而去方之山陰道上訪安道者又差勝矣

碩蓮園集卷之八

八

十八日走汝州道中路不甚坦自臨汝鎮以上多百尺岡頭步步陡峻稍弗利于輿馬然是日亦行九十里至白沙公館而宿

十九日策轡行四十里小憩黃花館文太清有題韻于壁間亦謬步之午餐指洛陽遙見南北兩山蜿蜒迢遞驢首對峙如雙龍之競赴溟渤而中斷其凹處若闢一戶扉然謂之龍門伊洛二水瀝流其下自山椒至絕頂層層皆石洞洞洞皆石佛像小大異形坐立殊狀有露全體者有呈半身者有微現影照于蒼崖翠壁間而手眼畢具者又有任風雨之飄搖經苔蘚之剝蝕而不減不

沒庸理更瑩者的似六丁鬼斧刻畫而成非人所能爲也余生平深服韓昌黎諸君不信佛事每欲作無佛論以救正世之崇尚竺乾氏者乃今登覽龍門而始知宇宙之大無所不有佛法神通隨處現身普度眾生此其一証然則西方選佛場豈盡齊諧志怪哉是晚宿河南府之城東公署諸地主獨邑令來謁其餘若爲不知也者余原不擾地方長吏又奚足異焉

廿日自朝至于日中晨僅行七十里宿新安縣城如斗而萬山環抱水口皆崇崖橫鎖周遭虧蔽亦王氣之所萃也相傳秦時函谷關卽此地土人尙標出青牛紫氣

碩適園集卷之八

先

遺跡焉余年友呂豫石起家銓曹歷官南民部亞卿迄今如日之方中殆此邑靈秀之所獨鍾乎

廿一日過鐵門鎮停驂義昌驛驛官楚人敦維桑誼治具授午餐且念我馬其瘠而呈送驛騎十輿僮四亦賢地主也自義昌登輿新換之夫氣皆朝銳昇輿若飛頃刻而至澗池陽烏之影尙未倒時邑大夫皆郊迎執憲綱禮惟謹而蠡源驛亦如例供館穀資備腳力以俟余悉卻之

廿二日出澗池邑城走石壕硤石道中山皆嶮巖路皆谿刻層累而上則如登轉屬而下則如崩中州通途獨此

處爲畏途也至硤石而可畏更甚巉崖絕壑兩兩相逼烟村歷落如坐甕盎中且山容雖媚石態殊惡行道者每有摧輪折軸之虞余雖托宿此而旅魂數驚幸有山頭殘月來窺客窗若爲作伴然差不孤另也

廿三日朝發硤石夕迫陝州州城雖大而景象荒涼百姓多窠居穴處市井自菽粟布相貿遷外無一文物可觀較之汝裕諸郡殊退三十舍

廿四日必期跨靈寶而闖閬鄉于是聞雞起舞冀先着鞭而后愉快然發陝署時東方亦白矣午如靈寶幸邑令公出無應接之煩行不逗留顧一出縣廊便登險途危

碩適園集卷之八

三

磴摩空上懸翠岫下臨黃河輿馬往來岌岌乎有隕越顛覆之象使人驚心駭目迨至二十里雖稍平夷畢竟從夾道中行炎氣薰炙苦不可言然自寶抵閬一日而馳驅百廿里有奇則雖苦亦甘之已

廿五日繇閬鄉入潼關境上關之東南北三面皆因山爲城雉堞峻嶒時時爲白雲所封而西空其一隅則黃河又環而抱焉全秦百二天險此亦一巖鎮也憲副胡樸生與余同鄉同年久別乍晤真不翅如乳水之投干鏌之合促膝傾譚坐窮白日顧纔一入境而憲體漸肅防範漸嚴一頓一笑便不敢苟朱綬之束縛人也如此乎

廿六日銓部孫憶白投刺過訪余舍拜卽譙余于宅上殊  
饒異品幾同炊金饌玉席間譚及典劇時所以招致彈  
射之繇並聚若列眉以清通有執之才如此而言路中  
乃借莫須有事摧折之眞足惜也午赴胡憲副公之召  
席設于孫憶白花園時活霽驟至諸役張二蓋翼蔽余  
猶不克勝抵筵頭而衣裾之水簌簌交下因謂胡樸老  
曰聞閣上三農渴望雲霓第一入境而淋漓者遂遍四  
郊將無同隨車甘雨乎抑吾兩人龍劍會合故自風雨  
交作也相與拊掌大噱至于園林蒼翠之色雨中望之  
更覺可人而最後一樓背負山城高可百尺樓之前可

碩道園集卷之八

廿

石嵒秀位置有法不減憶白家登大聲清嘯作風吹處  
也未幾日暮興闌辭主人歸署邸而雨尙未止

廿七日雨霽出潼關徑走華陰華陰道上兩傍皆植垂楊  
沿途不下數千百章更有合抱可十圍者翠色綠陰橫  
相映帶驅車其下宛宛遊碧紗籠中奚數石季倫家四  
十里繡帳也余酷愛此一路菁蔥恐其易盡頻命羣役  
按樹徐行冀得挹彼清陰滌我征塵不謂其自東而西  
以至華州皆官柳也至于二華在望秀色可餐亦因結  
契九烈君故姑且遲之明辰應揖岳靈于馬上而問之  
廿八日出華陰城西欲褰帷眺覽華山而山已從人面立

矣三峰拔地萬仞于雲人但知仙掌玉女諸絕頂處呼  
吸可以通帝搔首可以問天而不知中原四岳咸以態  
勝此獨骨態兼勝大都清癯削瘦筋節畢露而氣色遒  
勁若爲撐三秦半壁之天且也一抹青烟空翠欲滴每  
每日薄嵐生雨過霽浮其色較諸翠微倍覺斌媚名之  
爲華有以也余信宿華署見壁間題韻如許揔欲描摸  
茲山眞面目而未免有刻畫唐突之病政恐希夷睡醒  
必且軒渠故只崖略紀其所見如此終未敢敲推獄靈  
然斷余數莖髭

碩道園集卷之八

廿

廿九日自華州七十里抵渭南岳景浸遠柳陰亦稀惟一  
派渭流湯湯若百煉金色昔商君決獄渭水盡赤豈迄  
今尙存彼餘烈耶不則渭清涇濁之語夫豈欺我  
八月初一日叱御八十里至臨潼其邑以驪山爲屏翰卽  
秦政坑儒處今馬谷之西崖其坑尙存而新豐溫泉浴  
神井則故老相傳秦始皇與神女遊忤其旨神女唾始  
皇面而瘡尋發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除故後人  
有瘡痼病禱告泉下沐浴卽愈往往有驗云至于烽火  
樓乃周幽王時寵褒姒而欲其笑輒無故舉火以爲戲  
之遺趾也今其樓猶在驪山絕頂處其餘漢季隋唐古  
蹟甚多臨潼雖斗大邑亦可謂扼三秦之吭者矣

初二日驅車七十里抵西安府卽秦時建都地所稱天府之國也時藩臬諸君迎余至東城樓如例宴會樓殊高敞登眺其上而百二河山若隱隱躍躍在余目中真一大觀也宴罷復迎至署邸諸君又如例尾余至各兩拜而別門者云例不畲拜蓋未歷任故耳

初三日昧爽謁城隍之藩司上任事竣尋面三司諸君已又面撫臺余竊自悔五載林泉不持手板向人久矣今日乃真爲小草可笑也薄暮三司公宴余紫薇堂上張具盛于閨中而酒巡無算弟兄之誼更洽旋署邸時則子規枝上月三更矣



雜集卷之九

營浦蒲萊權度之甫著

六代族裔孫蔭枚重刊

友四軒清話

肅署無公冗無家累座右僅一坦腹兄木訥簡靜似磨堯堅九節子終日匡坐支頤閑肘閒甚環視案頭文苑四貴人亦閒甚因戲訊之余少也賤屈首唔啣與若輩磨礪揮酒相習最深乞靈芳潤以有今日猶得追隨行間真吾老友也盍藉茲閒晷倡子和汝共成一段清話予四貴曰吾儕各司一長供奉君於芸

碩造園集卷之九

一

臆楓陞花縣蘭省以至薇垣臬署剖彩分輝多矣高文大冊惟君所命九節子口樵而不文莫余若也今雖不復能高議雲臺搆金華殿中語然事境之所觸任心而流矢口而出亦猶人姑妄言之而若妄記之可乎僉曰唯唯於是每有一得卽宣付中書君中書君以告子墨客卿客卿與萬石君交相磨勘仍以潤色之能歸中書而受成於楮先生楮生欣然曰美哉是不朽業也而九節君不鄙予涼薄知白守黑請以身承其敢辭點染焉因題其署軒曰友四而綴拾清話若干則

任事以膽謀事以智智爲膽君則氣不決于憤憤爲智

輔則機不阻于猶豫余登嘉峪城憑弔西域遺蹟見班定

遠當日擊匈奴降于闐之役妙在閑侍胡俾無泄語不商

郭從事俾無泄謀出虜不意用火攻策疾如風雨一夕殲

級百餘函虜使首以示鄯善王廣彼安得不震怖惶恐而

納子爲質乎此直是入虎穴取虎子手段蓋滿囊皆智渾

身是膽若合趙子龍姜伯約晁家令錯而爲一身者假

酒泉有若將余請爲之執鞭

世態人情未有不集菴而集枯者故時當鼎盛則戶外滿

登龍之彥勢稍落寞而庭前無旋馬之賓理固然耳嘗笑

碩造園集卷之九

二

程公書門一事客子固屬淺見主人亦殊褊衷若能以雙

冷眼觀破則爵位任升沉知交任來去門地任炎涼而我

之爲我者自若夫何損夫何加

北人善騎習于馬也南人善沒習于水也學未有不習而

能精且熟者斲輪貫蝨承蜩解牛諸伎倆皆心與手習手

與器習交相得故交相應非無挾而徑造者耳夫進乎技

者猶若此況進乎道者哉習而至于功深候到正如蘇子

瞻所謂蜩之蛻雞之伏無視無聽無機無渴冥息於荒忽

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際蓋已忘其習而游于化矣故曰習

伏眾神又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習之時義大矣夫

今之龍游妖生妄鄙宋儒之腐而浮慕晉人之達達逞風流自命踴躍自豪自無先進動無簡牘甚至父兄之前謔語狎褻師友之側屬座披猖若而人如飲狂藥更無藥可治然前輩處此亦有一法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此則白沙先生待滑稽生事而莊定山所深服者也

自古英傑欲建非常之烈而動處拂意之遭其得力處全在忍忍者歛才氣而不露其鋒相時勢而善藏其用者也檻車之仲父膀下之淮陰石室之勾踐變姓名走秦走陳之范叔張耳諸人皆忍耻忍辱未敢輕于一擲以待事機

碩造園集卷之九

三

之可乘故卒能功名立聲施燭然至如蘭之屈于廉寇之下于賈後私仇而先公家之急其忍尤爲遠識遠慮非僅知雄守雌已者書曰惟有忍乃克有濟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信哉

先儒云三代而下惟恐其不好名此言殊爲盜名者作嘴矢無怪乎冒功假廉飾節市義者之蒙面欺人也夫名者人鬼之所忌也漢淮陰之戮功名太盛也唐少陵山谷之竄詩名太高也宋蘇子瞻輩之竄文名太著也近如李卓吾以禪名譴鄒吉水以講學名逐湯宣城以時藝名錮彼皆有實以實名名猶爲崇況可好乎哉乃知赤松之遊紫

芝之採藥市之藏率有托而逃始明哲保身者歟余每誦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卽時一盃酒語爲之洒然

要典一書乃逆瑞護身符而虎彪諸媚子巧借三大題目附會文飾以掩天下後世之耳目者卽詞林操觚判斷亦自有良心不死人第迫于勢不得不曲筆從事耳幸主上鏡徹肺肝斬此葛藤舉而付之祖龍之焰始差快中外人心但恐根株尚在消長相乘有翻案者必有翻翻案者邪正之幟遞拔遞樹立黃血戰將來未知所底噫難言也

昔易牙烹其子以事齊桓樂羊食其子以代中山吳起殺其妻以求魯將是皆傷天之倫拂人之性不慈不義必不能忠宜乎爲仲父所非文侯所疑魯人所譖也余謂如此

碩造園集卷之九

四

矯情賊恩事不宜書之史冊恐後世殘害骨肉者引爲榜樣借作口實耳至于趙苞遼西之役鮮卑執苞母誘令受降苞棄母力戰虜遁大創母亦遇害追賊遁去乃大痛哭收母骸骨葬之尋自殺以謝母于地下此則臨陣對壘值君親兩難之際而卒能忠孝兩盡其一段苦心可原可憫較之手刃妻子以博功名者孰智孰愚

肉食之子易恃勢聰明之士易逞才兩者宜以德量居之無德量而欲善始善終享有令名是猶不種而獲非天之所忌則人之所妬也

人雖至貧賤至庸愚亦皆有不甘人下之心其所以倏然而聽令于吾者屈于勢限于力耳不則鷹隼之相攫虎豹之相抵鵠蚌之相持蜂螫之相毒尙不勝不休不倦不止況人乎是以聖賢知人之不可上也而下之視匹夫匹婦能勝子無眾寡小大無敢慢正臨深以爲高之法也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此物此志耳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惟善下也故曰上善若水

朋友列於五倫蓋取其薰陶漸染能默移人而不覺耳故孔子論學曰無友不如己者而又揭三益三損以示人正謂邪正臭味皆可沁入吾心傳變吾志不可不慎也而不

碩道園集卷之九

五

觀之素絲乎染立而色立染紫而色紫矣又不觀之尺蠖乎食綠而身綠食黃則身黃矣家語鮑市蘭室之喻尤爲親切是以君子貴擇所與

治邊疆與治腹裏異要在兼以生威威以克愛刑賞無私甘苦與共而第一義尤須沉機而靜如處子觀變而動如脫兔且于中採訪得實偵探得確時施不測之雷霆時灑望外之雨露使將吏畏而又懷軍士激而思憤則信義所孚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狡虜心膽自寒是制勝廟堂折衝千里之策也

虜無屋宇不事耕種居惟毳帳食僅腥羶雖往往率部落

逐水草住牧逼近我邊陲然原非有內犯之心我第堅壁清野加意隄備便可與之相安祇緣無識雜弁貪功喜事口實于門庭之寇必剪逐後快遂致驅我赤子膏彼鋒鏑自損國威不思人畏虎虎亦畏人負隅而蹲者本以轔護身無咎人意而人必欲攫之安能不激使反噬乎余詰戎湟肅遇虜臨邊惟以一檄當十萬師申明我之恩威開示彼以禍福虜反稽顙弭耳奉戎索惟謹尋移帳遠遁是真以不驅驅之也用此法省卻多少兵力全卻多少漢體酒之爲物能令訥者躁怯者勇謹厚者放恣蓋其字從水從酉酉屬金其位西有肅殺義故沉湎於酒者曰酗其流

碩道園集卷之九

六

禍至喪身敗家而亡國從昔高人達士或鍾情麴生自號醉叟醉翁及五斗先生輩亦不過藉以澆其塊磊之懷適其酣壺之趣蓋有託而逃意不在酒也乃刻畫伯倫優孟青蓮者至以天若不愛酒天應無酒星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之句爲高陽徒解醒則濫觴益無底止矣願中聖者節之

蛾眉皓齒其殺人也以刃然古今情癡者比比何也有種之慾合下帶來一往難割耳惟明眼人得游戲三昧法樂而不淫斷未肯死于嬰童妖姬之手不則國尙可傾沉七尺軀哉姐已滅商褒姒喪周飛燕破唐尤物之爲禍水

烈甚凡以登徒子爲口實而好不少衰皆亡道也每念閻王未嘗勾汝汝迺自求押到語真令人惕然深省

士大夫家所患者不在貧第恐兒孫念重苦思厚積而不知足耳夫財如流泉未有積而不散者陶朱猗頓富可敵國而卒未聞長世多藏者厚亡足爲炯戒善夫語有云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又云積金與子孫不如積書貽子孫蓋子孫而賢也卽無擔石儲亦能卓然自立如其不賢雖鄧之銅山郭之金穴奚益哉故善詒謀者詒以清白慎無慮孫叔氏不免負薪轍曰廉吏不可爲也

門地高可畏不可恃真格言也夫處高既易招忌復恃焉

碩道園集卷之九

七

便如大鵬之翼風之以盛氣其下視甯有物乎況我之氣盛相加則人之氣必鬱積鬱而怨怒極而怒怒之所激挺而走險甘心一擲勢所必至者吁可畏哉語云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善持門地者須用知雄守雌法歛戢其虛僞氣若泥省子之木雞然則群雞望而反走矣

祖瑩云文章須自出一家機杼安能共人生活余謂機杼在筆運機杼在心文家生活正自不能與人共耳心之不同如其面文之不同如其心心慧者其文韻心遠者其文超心沉鍊者其文老心豁刻者其文艱而深心浮夸者其文靡而蕪故曰文者心之精華風尚因之濃醲氣運視以

盛衰者也乃今日時統之文則機杼外又另一機杼雄奇詭麗不可捉摸每拈些小題目便構許大議論或隱刺時局或抒寫憤懣全是向帖括上野戰以筆端殺人眞文妖也

明牕淨几焚香烹茗故是慧業文人韻致第嘗笑肉食雛子浮慕骨董浪侈清供迴環位置若鱗次櫛比幾使雪案流輝牙籤染馥非不楚楚可人然徒有而不知享享矣而解領略其趣終日瞪目齋頭如坐賈胡之市已耳亦何預誦讀事

碩道園集卷之九

八

昔春申信陵平原諸君皆好結客養敢死士而亦有食其報如夷門監朱屠者諸人雖孟嘗之三千自馮煖焚券市義而外多雞鳴狗盜之雄然皆能以意氣相期許此捐千金彼酬一劍不可謂負心也至于豫讓之報智伯左儒之死杜伯更能重知己而薄感恩若田橫五百士義不臣漢而同日自殺其信義所激千載而下猶堪憑弔養士之效彰彰如此今薦紳家主人驕蹇日坐癡牀伊優在堂飢體在門卽杯酒叙慙慙懼亦非曲突徙薪人故勢在則曳裾勢去則掉臂如翟廷尉之客然緩急將安所倚哉噫古之君子隱惡揚善居恒談論非前輩典型則同儕徽懿聞人有遺行羞出諸口故人矜于善而耻爲惡今則不然

譚及躬行醅謹者輒嘗爲迂爲腐其一切跼蹐不羈蕩簡裂開之舉反津津樂道哄堂而笑曰新事奇事甚至市井無賴語皆拈爲下酒物使爲惡者益悍然而不以爲非且私喜其所行亦掛士子輩齒頰也世風愈靡議論愈下真可太息

郭希聲農部司餉金城刻南北兵略一書參以己意每對余輩譚兵說劍刺刺不休沾沾自喜飛揚之氣直足吞胡若自負孫吳再世無出其範圍者迨量移榆林僉憲一遇流寇輒死賊手平昔一部兵書竟類畫餅半句使不出靠不著豈善騎者墜善泅者溺乎抑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

道也

碩適園集卷之九

九

祖宗朝閣宦專寵無如王振劉瑾二璫公卿趨附之者如蝟皆行拜跪禮而振則天子亦以先生呼之雖並權傾海內然未聞有封上公錫田土人人稱功誦德在建祠紀石如魏忠賢者也當日虎彪乾兒孫輩故是無骨無識僉壬之流而首輔顧益菴冢宰周春臺諸君亦咸仰瑞鼻息無敢一言救正一事矯拂凡陞選會推悉聽魏崔主持唯唯從命嗚呼大僚尙爾況班聯小臣哉真所謂紙糊閣老泥塑尙書也

昔石工不忍刻元祐碑蓋彼時公道宋士大夫不能持而

猶幸留一綫于匠石氏亦咄咄異事國朝薛文清公以不拜王振爲王文所誣詔擄殺于市是日一老僕大哭厨下振問何爲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爲感悟尋赦之李夢陽疏劾逆瑾後因事下獄瑾家人老姜者諫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今乃忘之乎瑾悟亦釋之魏璫煽毒傾害楊左諸君子動以門戶二字羅織眾正維時舉朝皆妾婦曾無有出一疏力爭者使振瑾二奴有知不幾笑人地下乎迨局已反正燬要典而詞林猶有痛哭者智反出宋石工下真可愧也

碩適園集卷之九

十

古今才子以詩文草書著名固多而翹然自負眼空時輩者亦不少有謂吾詩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者有謂吾碑文三千字每字酬三疋絹更減不得者有自號其淋漓醉墨爲草聖者至杜審言尤恃才矜炫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鍾王北面又嘗集判出謂同列曰蘇味道必死人驚問故曰彼見吾判當羞死及病甚猶對宋之問武平一言甚爲造化小兒相苦然吾在壓公等久矣其高自標榜往往如此我明丘瓊山公性好著述亦是已非人每對朋儕語刺刺不休其論范文正則曰生事論岳武穆則曰恐未必能恢復凡所爲文章皆憑臆斷故

世雖服其溥而議其偏次則有湯胤勣劉溥等並負氣傲物胤勣嘗自謂杜陵詩無一好句偶攜數詩質正劉溥溥問何詩勣曰北京八景詩溥曰汝自視能勝胡文穆楊文敏會狀元諸君作則出示不然不如已也胤勣曰第讀之溥爲誦一首卽以還曰不如多矣又云我昨作楊師白鵲詩纔是真邊將詩如公所作直學課詩耳因沾沾誦殊有德色又溥嘗爲醢窩詩有今古茫茫白雲老句眾稱其工而議者以雲爲倏聚倏散之物豈得謂老溥曰獨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力辯溥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溥詩不得此其狂誕奚減審言然審言才故自超其言雖

碩適園集卷之九

十一

大而非誇故一時名士如宋如武等皆心遜之若公讓草窻輩矜傲太過爲時所懾目此鄒御史亮所以有三夸之賦也

居官須用寬一着法居鄉須用退一步法寬一着則無銀急之令在民得藉餘貼以應我而我之事亦集刑罰亦中退一步則無競勝之心在我常留餘地以讓人而人之意自消怨尤自泯真保國保家一劑清涼散也

瞿雲氏生居西域乃日月沒處其地陰其于五行爲金子四時爲秋故其法以無生爲吉孔夫子生東土爲日月出處其地陽于行爲木時爲春故其道以好生爲主然佛家

宗法每日牟尼曰比丘曰比丘尼皆竊比于我夫子意則其崇尚吾儒可知乃論三教者謂佛如日道如月儒如五星是反推尊二氏小視孔聖矣余謂當以子貢仲尼日月一語爲千秋定評彼釋部玄門直星星燭火已耳徒落鬼趣奚禪人理

山林中烟霞泉石花竹禽魚之樂謂之清閑景清閑福能消受此者須是具冷眼樣慧識酒酒脫胸襟無半點塵慮方得浸習浸安浸忘而浸與俱化不則無論日奪于營爲紛于應接便當面錯過卽身在景中境間而心躁情間而神躁亦畢竟入寶山空手回耳故先儒有云造化於人不靳以功名富貴而獨靳以閒又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信哉

碩適園集卷之九

十二

我明真正理學無如宋景濂薛文清方遜志王陽明諸公而宋傍及禪門論者猶議其學未純正後來挈宗派者非不家建高領人樹赤幟然自龍潭老人外皆借徑此道以沽時名者耳陳白沙之學人言其不得春官第矯而爲之其應憲廟徵聘得授檢討蓋因託病京邸時密呈十絕句頌太監梁方方始薦之于上維時張汝弼以詩贈陳有平生渾未識丹砂赤土將來向客誇之句正譏其假道學以欺人也若江西吳康齋則以講學爲護身符曰戴棕帽深

衣大帶矯矯自好妄欲奔走豪傑遇朝貴則稱大人見進士以下皆呼爲秀才迎送不出門至京師建白六事辭官不受益驕蹇無人禮有好事者作詩譏之云假不假分真不真巖巖氣象好難親不知東魯吾夫子猶自循循善誘人而羅狀元倫亦步其韻云如今弄假卻成真轉見巖巖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假豈能欺得世間人與弼聞之大慚後因其弟訟事囚首束裙跪訴郡守監司之廷搖尾乞憐爲時所耻笑張元禎先生貽書切責書中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門下久竊虛名爲名教中之罪人等語噫敗露至此亦足羞矣夫觀吳處士行徑故是色取行違外

碩適園集卷之九

三

強中枯者若公甫先生才品心術無論真與不真卽今覽其詩文書畫亦堪傳世似未可輕議也至于何心隱之道學尤一味廣鼎爲德之賊儒之妖觀朝野異聞錄所載心隱游吳興暗誘其豪徒謀爲不軌是真小人之雄傑者非張江陵發其奸立置大辟則流毒將無底矣嗚呼假道學之爲害也中于世足以殺人心而反中于己勢必自殺其身亦可畏哉學者當以此爲前車

流寇神一魁等糾烏合之眾走死地如驚雞口實于饑荒使然實緣地方有司不能拯恤于先消彌于蚤任其蜂屯蟻聚遂致滋蔓難圖耳至于議撫一着楊中丞豈漫無機

權惟是發難之初輒用此法則我兵寢懈賊志益驕且得觀我虛實陽就約束而陰轉弄彼線索以與其黨相應是真養虎貽患養癰厲毒也中丞公婆子心切分勦撫二字而騎用之其誤處止在此而言路彈章乃以縱盜殃民羅織之亦太甚矣

流寇斬木揭竿今日擄村落明日破邑城率因糧於地方之蓄積而腹愈果氣愈銳因兵於地方之亡賴而黨愈多勢愈橫且所至據人廬室淫人妻女以爲樂其暴得之享受亦復不貲更自斃其首併髡被擄壯男子之首俾與已類而驅爲前矛勝則藉以蠶食敗則棄而鳥鼠凡我兵所

碩適園集卷之九

古

斬獲者皆良民非真賊也嗟乎延慶赤子無辜而死鋒鏑之下者幾以澤量而貪功弁卒又割其級以冒捷叙不益慘乎真三秦陽九百六之劫運也

邊陲重地軍旅危機豈無驕軍悍卒作敵奸細倡叛倡逃流播蜚語以恫喝眾心者我若狐疑人愈鳥驚禍立至矣處此亟宜以鎮靜爲主照破奸人伎倆漠然若弗介意如鄆州揭幟妖言杜紱不索而伏誅漢軍中夜驚擾周亞夫堅卧而自定是皆不肯墮其術中者元尤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武穆正能以靜制動者也故語曰無動爲大又曰流言止於智者



河西之兵兵皆強河西之馬馬皆壯而衣甲器械尤極堅利使屯鹽歲入無逋京民年例如額則儲糗裕而芻秣充伙飛健兒益効死力帷幄之枕可高矣顧語不云乎山有猛虎藜藿不採流寇之未敢渡河番虜之未敢內犯蓋畏五鎮精銳耳今抽調之檄屢下營堡之伍漸虛萬一狡夷乘機突發將援彼失此噬臍何及是則余所昕夕杞憂而深願當事者早爲嚴邊計毋舍己芸人自撤其藩可也

曹總戎文詔目不識丁崛起行伍間膽勇絕倫所至部署嚴明賞罰必信延慶征賊其嫡姪稍遲遲輒縛赴轅門擬

碩道園集卷之九

五

臬示督府道將力救乃得釋尤榜笞一百其威克厭愛不私所親如此故能令行禁止聲赫靈濯流寇畏之如虎東攻西逐俘獲盜魁無算秦疆賴之蓋其人從不解六韜三畧八陣五花諸傳紀爲何物第自用自法而亦暗與兵法符殆若有神授者然始信汗馬橫草功正不在徒讀父書也絳灌無文夫亦何妨

郭巨埋子獲金世皆相傳爲孝方遜志先生獨罪其陷親不義余謂巨固忍心卽卧冰得鯉如王祥事亦非孝之經也夫古今稱孝無如虞舜曾參舜處浚井焚廬之危能全其身以事親參抱履薄臨深之惕能守其身以事親此便

是千秋人子榜樣況子道何常隨分可盡卽一菽一水亦足承懼今乃以養親之故輕于凍裂其肌殘害其子此可令舜參見乎至于割肝割股輩不思死生有命修短有數徒毀父母之遺體反于父母以遺恨孝而不孝皆聖賢罪人何可爲訓也昔宋文帝勅榜郭世通之門爲孝行亦以其瘞子養繼母故而韓退之深非之且云不腰于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蓋正恐聞天下後世矯情賊恩好異沽名之端耳國初江伯兒封脇肉以治母病又禱于岱岳願殺子酬神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于朝太祖大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

碩道園集卷之九

五

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廷杖百謫戍海南又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骨愈之有以孝聞太祖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疾是不孝也置之法痛快哉高皇帝之爲風教慮深遠矣乎

議事者身在局外哆口而譚之易任事者擔在肩頭竭力而承之難然古者謀於眾斷于獨任不必券議之符而今則樹者一拔者十議且以掣任之肘故嘗觀唐宋如房杜裴寇韓范富歐諸君子皆能出其身爲國家定大疑平大難以成大功而近日疆場多故卒無一人窺左足應者皆繇臺省議論之太苛耳而甚且有謬希鳳鳴妄肆驚擊或



一事風聞一人塗說輒洗索癡痕掘作疏料只圖賣弄一己之丰裁卽汚衊他人名節不遑恤也抑豈知天之生才僅有此數人之市直誰不如我若相率今日彈一部寺明日糾一巡撫遂者逐削者削逮繫者逮繫如黃臺之瓜四摘未已其若抱蔓何無惑乎在事者深懷軫觸之虞在籍者益堅鴻臚之志耳至于承乏無人又督過用人者夾袋之無儲噫果誰之咎乎此余昔居青瑣時所目擊而心憤者不謂歲閱一歲日甚一日有如斯然則言路眞國家之大利大害也

碩遠園集卷之九

七

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此養生四印也提此四印可以入世可以出世可以長世

人情諛則喜規則拂而不知逆心之言利我行遜志之言導我非也況我好諛而諛者將無所不至矣昔鄭忌謂其妻曰我與城北徐君孰美妻曰美於徐忌不自信復以問妾曰徐君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來又問之客曰徐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君至忌熟視自以爲不如索鏡而反照又不如遠甚乃幡然悟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有是哉諛言之悞人也夫一美一惡亦懸甚矣而妻妾友朋猶貢諛以相欺

況馬鹿之形乎知諛者之爲欺則益知規者之爲忠矣故曰石猶生我美之疵也其毒滋多

酒之于人有害亦有利昔人名爲釣詩釣掃愁帚而養生家亦用以扶衰治蠱至于對東籬菊邀南樓月攜樽論文乘醉草書一斗讀漢史其意興所寄趣皆不惡蘇子瞻飲不過五合而見客舉杯徐引則胸中爲之浩浩落落酣適之味乃過于客蓋尤深得酒之趣者也故其言曰神勝功用無捷于酒然則盃中物政不必斷惟以吾夫子不及亂不爲困二語作座右銘則善矣

碩遠園集卷之九

八

深山大聖卽木石可與居鹿豕可與遊況同我族類者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一丘一壑日乘下澤車騎款段馬出入鄉里小兒間亦自不惡奚必峻其壇宇以深居簡出爲高也商山之四竹林之七履道里之九洛社之十三猶皆以臭味相針芥惟逢僧話禪逢妓拈花逢田更陌雅興較晴量雨方是隨處現應身胸中了無町畦處近閭守溪長語所載王公竝李公秉致仕居鄉時秉優游閭巷與市井對奕終日無忤而竝則高自標榜故立崖岸非其人不與每笑秉曰李執中爲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何自輕之甚秉曰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一官驕鄉人爲甚矣李之達王之不廣也余官閩時

吾師葉臺山指其宅前賣餅兒市對余言每聞暇輒借諸里老入此談笑雜稠人中人不知我爲三朝宰相也嗚呼此等大老豈和光同塵者哉蓋幾于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矣故古今明眼達人逞逞龍蛇其德上可參玉皇上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兒能作無等等觀若此

蒙古氏屋宋社而王中夏雖天意所屬歷數攸然當六飛蒙塵時有死無二者僅張世傑文天祥尹穀等數忠烈而已若許衡劉秉忠姚樞賈然王磐郝天挺輩皆久舊臣也乃恬不知胡虜爲不共戴天之讐而甘心執元圭擔元爵處小朝廷求活無論視義不帝秦誓不臣漢耻不事莽

碩適園集卷之九

九

者爲何如人且何以見故國君臣於地下也誦馬伯庸秦氏故侯歸漢王石家小婦嫁孫郎語及宋遺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河之句能無汗顏乎若而人皆無義氣丈夫應界李青蓮爲釣鰲餌

自有宇宙來種種人物種種情境種種事種種理種種理外之事爲今時所未見皆古時所已有而其成跡悉備于書書者破愚益智之資也祖龍氏恃其才智併吞六國帝制自爲謂可長世而又慮天下有聰明男子知讀書解義理者崛起而出其右故坑儒不已繼之焚書益妄意去其益智者而人之愚益不可破茫茫世界可以惟我所鑄磨

鍛煉而不知天地精靈分毓爲人人心精靈吐露爲書英雄之後更有英雄則載籍而外豈無載籍始皇于此關捩全未勘破必欲以一炬塞其兌其智已愚人乃其所以自愚也故當時好事者題其坑云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永愚時國已墟況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嗚呼盡之矣

心如穀種萌芽在方寸之地而殘忍乃其亢陽魃鬼機械乃其陰風惡雹惟仁耕義耨時時以平旦雨露灌溉滋培則生生之德盈一掬塞兩間卽參贊位育用之不窮先儒謂充拓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正此物也故耕堯田者有

碩適園集卷之九

九

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今人人前稱己子每日愚蠢稱人之子則曰乖覺而不知賢如子淵子羔甯武子夫子稱之皆曰愚曰如愚曰愚不可及然則自愚其子者是反自賢其子矣韻書訓乖乃背也戾也離也皆不美字義顧以之獻諛人子何其習而不察乎因憶蘇東坡詩云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爲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余謂今之位至公卿者雖非愚蠢人卻亦非盡聰明人祇緣命宮不坐磨蝎牛不奮角箕不張口如子瞻昌黎輩太乖覺而反遭譏謫耳可發一笑

嘗記老僧惟寅云讀書要有福無福者不成此卽德好命  
不好顏同受窮天意要皆世情語余謂有福之人雖遭時  
不偶取青紫如摘頰髭然藉藉空疎自欺欺人卽陟華躋  
應祇如沐冠猴乘軒鶴耳反不如衣褐懷寶者猶足以驚  
爵祿也方蛟峰格言有富莫大于蓄道德貴莫大于爲聖  
賢貧莫大于不聞道賤莫大于不知耻語亦與原憲意同  
而世之所謂富貴貧賤不與焉沈文昭云有學問便是福  
奚須富貴旨哉

學問不必窮丘索大小西藏及諸子百家統方稱博物治  
聞書囊無底幾曾見學人眼盡到筆盡到心思盡到彼阜

碩道園集卷之九

廿

獲稷契所讀不過三皇之文而遂爲萬世經濟鼻祖則學  
豈在徒博乎余謂六籍枝葉寸心靈根惟心能悟入隨事  
會之所觸衷古証今設身處地照得透見得真拈得出一  
了百當便是有源頭學問夫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  
理也理之了然處卽學之歸約處也陶淵明讀書不求甚  
解豈真不解哉解處正超語言文字外耳學問須體認至  
此方得

祭文

代祭王太夫人文

於惟太母天姥後身蘭蕙爲質秋水爲神相卯金氏茹潔  
含貞克將遽薄式凜笑嘖篤生我侯挺爲時彥才鍊南金  
聲標東箭射策彤墀分符陽羨惟茲澤國號繁且難以侯  
之器偏利錯蠡乃玉其節而冰是餐出求民瘼入順親歡  
僉曰使君忠兼孝併揆厥所自翳母之聖庶幾夙夜龍章  
輝映胡不憖遺大命倏竟凡百宜人靡不泫然無母無侯  
無侯無天欲卧侯輒而倩爲禮牽於是走闕下者如鶩以  
幾幸拔挽於卽吉之年嗚呼太母德以善身子以垂後生  
有餘榮死且不朽某借蔭宇下持斧江藩而母亦母能不  
驚魂吳山蒼蒼吳雲漠漠緘辭揮涕江楓零落尙饗

奠銀臺閔翼壙先生文

嗚呼峩峩黃山鬱且蔥矣湯湯江漢溇且泓矣毓而爲公  
材地隆矣胡輒返曳星之躔而履白玉之京也哉不佞家  
食時習公司李我秣陵狀最悉而受公知遇亦最深跡其  
治爰書也杳杳忽寬毋枉要使人不畏法畏義而逞逞立  
肺石者如坐冰壺戴盆盎者恍披皎日迄于今屈指平反  
嘉績僉云公定國後身也晉而縮銓衡更亭亭乎若冰鑑  
在懸而百辟九流無私黜陟戎之清通顓之簡要公兩兼

之卽南其轅不改素心焉至由璽卿而銀臺則不佞亦吹

竿柱下維時至上稍厭薄言路鄭重出納公獨愀然憂形  
於色力控喉舌之關而撤其斧鸞凡中外公車奏牘上裨  
國體下係民瘼者咸得垂爲昭宣而達之宸旒則皆公一  
綫九鼎力也籍弟令以長駕馭修齡將虞淵龍夾著其勛  
員嶠鰲足負其望猶掇之耳而今竟僊僊也嗚呼十洲縱  
添上座而其如東臺失一典型何哉雖然公之遺愛尸祝  
我桑梓邦者不啻畏壘而公之鴻聲駿業膾炙南北縉紳  
者又令人齒頰俱香然則公往矣而有不行者存楚山水  
韶秀之氣有所鍾必有所闕時乃天道於公何憾焉余不  
佞卽效顰楚些而返魂無丹公於清虛之表不乃胡盧而  
哂江介持斧者乎尙饗

代祭吳僉憲公文

嗚呼吳公一時之傑萬古之英其與物共聚散者幻泡之  
形其不與物同朽腐者介石之貞嗚呼我公邈其世濟美  
王謝耶探其學淵源陸賈耶好士則秋梁公之籠耶礪節  
則汲內史之直耶公世有令德翩翩貴介時咸仰爲南金  
北斗彼功名奮飛之業皆家物耳區區崇廕不足爲公榮  
公亦不以此爲榮也機穎絕世冲齡卽能茂明太公之訓  
而借筏舉業直窺性命至樹幟南宮一家師友獨執中原

牛耳盟所結納獎許盡天下名士慨然有攬轡澄清之意而風裁岳岳毅然建白無所避就我皇上初震雷霆之怒旋開日月之明雖不能留公于曹署亦不忍置公於丘林用是南北間闢淹延散秩公復不以是爲辱也嘗慨中庸之輩保全功名如捧琉璃瓶過九折坂惟恐墜焉卽有雅意自好者初志非不挺卓然一遇震驚輒深自殘晦夫孰有蹈戎疾而不挫歷百煉而愈剛若公者乎公遷而謫謫而復遷甯玉碎無瓦全五十六年如一日然迨擁節胡西威惠並著天下方仰直道之行詎意其飄然高卧竟溘然長逝哉嗚呼歲在蛇賢人嗟其公之謂耶余不佞旣忝葭

碩蓮園集卷之十

三

葭之末更屬針芥之投悲朝廷之失一司直悼斯文之喪厥砥流豈繫一人之私痛實切世道之隱憂雖然邈公而上鶴髮鷹揚邈公而下桂馥蘭香絲綸濟美圭組聯芳公之亡有不亡者存而予之慟非公之慟而誰將嗚呼哀哉尙饗

代祭王太夫人文

於戲太母侯所天也侯宜所天也惟侯有母而宜乃得長有侯則太母實窺母母而可死焉已哉不可死而死夫甯直天弗弔侯且勿弔我民矣嗚呼太母也而可死已哉說者謂母夫人婉孌其姿淑柔其性女中之賢婦中之聖余

不佞于役江藩媿未及親炙其休問而第觀君侯以名甲第起家其造福我陽羨也清霜滿庭流膏我道起敝維新噓枯潤稿曾不期年而呻吟者轉爲紆頤愁嘆者載其色咲此皆侯善法太母之貞以律身曲體太母之慈以字眾故能操得其要耳宜民何知以蒙其庥者爲有德方手額於愷悌君子戢穀無疆母氏聖善如陵如岡庶幾夙夜翟第輝煌而詎意秋風凋宜男之草碧漢隕天姥之芒也歟嗚呼乾坤旦暮蟪蛄春秋人孰無死但以淑德如太母篤生循吏而我輩復不獲惠微天幸俾母少緩須臾以竟侯汪濊之施雖欲卧轍道周上書丹地而忠以孝奪罔冀也

碩蓮園集卷之十

四

悲夫西池鶴駕月裏瑤臺仙而逝者其天人哉有耶無耶眞耶誕耶豈空華之開落而浮沫之聚散耶臨風酌酒太母其知也否尙饗

代祭蕭太夫人文 郭青螺先生妻

嗚呼余採風於章貢諸名家而知內則之克敦莫蕭夫人若也而今遽僊僊乎夫人相大司馬中丞公閱世七十年所中丞公數歷中外以泊建牙貴陽駿望燁燁於朝野鴻猷崇隆于邇疆至播首一舉大創其桓糾庸功迄今論者猶壯之顧孰使公神閒氣暇于帷幄間無內顧之虞而得以壹意奏外侮之略則夫人陰教力居多也矧也有漢中

之孝焉而子舍之儀如也有河東之規焉而九膽之誨式如也又有敬姜之勞其逸焉而篝燈理紉不以貴忘賤汲汲如也美哉夫人可以風矣云胡不百斯年久視而溘焉僊僊乎長往也乎意其瑤池之與遊乎而藐姑射之與居乎不則挾玉簫而跨紫鸞乎乞金丹而踏蟾蜍乎抑悠然以天地爲巨室而偃然以寢乎嗚呼夫人生而冠翟佩霞世內之身有餘榮已死而騎氣返真世外之神有餘甯已然則中丞公噉噉然從而哭之余不佞復噉噉然代中丞公而悲之靈果有知乎無也嗚呼尙饗

祭許尉母文

碩道園集卷之十

五

嗚呼人亦有言不知其母視其子余今于許君之賢而因識許母之德也余又於許母之祖而重惜許君之去也母孺人閱世八十六載其淑孝勤儉不可殫述而末年爲未亡人貞範肅度老且益堅倘所謂婺婦而丈夫其行慈母而嚴若其教者耶今于許君挾玉律金科爲海昏尉奉滿人與俱時尚健食無恙也居無何而買舸興歸白髮鬢髮與雪浪相映亦尙健食無恙也尉方幸阿母崦嵫未頽得乘機展布爲快余不佞輩亦幸尉新砌初發可借力贊襄是賴奈何哉天弗弔于我尉慕蓮乍植而堂萱倏萎也乎嗚呼賢尉不可無也則尉母胡可死也尉在事曾未及期

碩道園集卷之十

六

祭徐孺人文

而風力挺然才幹卓卓然甯直鼠竊狐偷蒐緝幾無應類卽負嶠盜魁從前莫之敢撓者尉竟朝請余寸組而夕縛至廷下且也爲余剔捕盜者之蠹又爲余清株連者之冤艾之民利之獨艾之綠林與白役不利耳不利于有尉而無如尉何因利于尉母之仙去以去尉甚至白其幘蜚其語無端影射惟恐不速也而不虞其果奇中也噫豈爲許司之造物者竊遂偶爲羣小所測乎然則尉之聞訃解任余輩泣然惜之士若民亦共泣然惜之而因首固園歎嘯村落者必且嚶然喜之也賢哉許君無負若尉不負若母矣懿哉許母生有令子死有令名矣目其可瞑也哉吁嗟乎粵山阻修粵水東流臨風酌酒孺人其知也不尙饗

嗚呼人亦有言疇若淑而不昌此語豈欺我哉夫若淑如孺人秉坤之貞靜而有常法水之順柔而善下固名門婦德之羽儀也乃邁相所天于窮約而竟未及食所天亨塗之報悠悠彼蒼殆弗可詰乎曰否人知泣珠沉不知珠沉而澤媚猶是珠之映發也人知悲玉碎不知玉碎而器成猶是玉之具體也而不見匹孺人者乎嶽立雲霄誰爲致之而不見嗣孺人者乎嶄然頭玉誰實毓之雛鳴之什旣功于夫蠡斯之慶復功于子且濬靈于子之子然則彼蒼

所以昌孺人後者正未涯而孺人所以食後身之報者更將繼繼而繩繩也於都孺人亦可以偃然而寢于巨室矣何憾哉何憾哉尙饗

祭周竟中文

有斐周郎兮濯潤沛流妙齡鼓篴兮氣嶄嶄而凌秋馳神於繡虎雕龍兮欲蝨魚乎八索九丘噓藜烝兮於案底揆綵花兮於筆頭故是擎雲之鶴兮堪稱噴霧之虬浸假而借力扶搖兮何天之衢不可擁輦而游其如衝騰之末兮竟控地而與鸞鷟儔才偃蹇其真展兮志闊過其莫酬天弗弔而降割兮身偏逢乎百憂掌上珠球碎復碎兮鏡中

碩蓮園集卷之十

鸞影愁增愁滿其以造化爲歎弄子兮無還以心自譬遂迺揉伏乎愁魔兮而日以太白浮挾諸少兮夷猶傍花柳兮閒可偷形骸兮放浪功名兮泡瀝猶冀夫時或與亨值兮事迺與泰謀亡何而風流道盡兮渣奄奄以歸休吁嗟乎悲莫悲兮玉樹折怨莫怨兮泉臺幽遺經兮疇繼篴草兮誰收伊伯氏兮撫遺琴而不調兮空哽咽其霜裘伊處子兮類慈烏之失哺兮幾以有生爲仇悲風助其蕭瑟兮秋色因而歛擎矧余曷其奈何弗揮淚兮歌楚些乎松楸嗚呼生兮附贅死兮決疣孰菌而短孰椿而修爾旣已棲真玉樓而余乃喑喑以悲兮又安知造化小兒不挪揄而

笑不尙饗

祭盧處士文

嗚呼良玉隱璞玄豹棲霧吁嗟盧君耕雲鋤雨一丘一壑以恬以娛人榮軒冕君也衣布世厭梁肉君也寒素彼美格庭濫先朝露彼美堂萱中天孤嫠君也事之如烏反哺與物無爭入羣不妬厥德足風厥善足數丈夫子三偉然自樹振振孫枝祖武可步田舍之翁得此亦足電光弗停隙駒不駐吁嗟盧君黃泉永住空含宿草之悲愁歌蒿里之句返君魂兮無丹灑子淚其如露尙饗

祭周父母太孺人文

碩蓮園集卷之十

溫溫恭人天姥後身玄玉爲骨秋水爲神來賓閱承言采蘋稚布是御綺縞弗陳諤哉夫子九皋一鶴臺諫風生城狐膽落解佩脫簪婦箴孔恪程弗誕承龍章烜燦薦生二妙時號雙珠輝映南國價傾東吳於猗家君雲衢蚤奮出領帝符入欽慈訓慈訓維何維清維白允矣家傳奉爲拱璧從福營陽莫安蒼赤治效章章賢聲噴噴風聲柏府薦膺颺馳天顏有喜綸綍將馳凡百童叟嬉遊鼓腹沐其餘休曹頌且祝祝王母禧如日方升祝王母壽如岡如陵云胡不臘臂焉長往魂隸太清神棲象罔嗚呼萱草罷紅夢我殺青郎君黯色兆姓慘形吳楓秋落楚猿夜吼吁嗟

賢族淚盈馬首裴堂響寂棠砌歌懸吁嗟永人併失所天  
幾發龍山愁雲不解湯湯淅江酸雨澎湃雖然貽德基隆  
發芳基溥堂堂良牧清朝儀羽再振龍光膏沐寰宇濟濟  
孫枝瓊林瑤樹爲棟爲梁以篤周祜恭人徽誥永垂治譜  
閱萬斯年不隨骨腐某辱收藥籠廁跡宮墻而母亦母能  
不悲涼鉛毛是擷燕詞是將靈其肅肅御風臨叩尙饗

西甯祈雨文

維崇禎壬申春湟鎮不雨閱三月所金烏有權土龍無力  
村農艱於播種市棍藉口遺糧皆備兵使者某實有封疆  
責深懷杞憂焉率屬禱亦既三旬矣而亢陽如故也豈

碩遠園集卷之十

九

蒼蒼者天高難問乎漠漠者神幽難格乎問之語曰天人  
之間精稷有以相盪而書亦曰至誠感神某忝爲百靈祭  
酒理陽理陰故自脉脉關切者浸假某有罪百姓有過亦  
總之某一身應承之會須罪某毋以罪我百姓也可奚事  
局江鐫海珍雨如珠珍雲若錦不以油然沛然者慰我湟  
三農之望乎必不其然謹勒小疏敢昭告于神前懇爲吹  
噓送上日嗚呼軍國大命出自田疇邊土甌脫式藉豐秋  
無秋無收無收無甦儲胥告匱庚癸堪憂藐予小子建節  
鄯州斯夕閱閔民瘼是求所賴帝靈有赫默鑒余之硯守  
隱翼我以運籌不謂閱春而夏甘澍弗流火輪幾焦乎赤

地麥岐難苗于青丘崇我農事妨我耘耰爭桔槔之潤者  
遍舞象與杖鳩企雲霓之瞻者歷十室而九愁豈某變理  
之無狀抑或簞簋其不修故神實應且憎而假魃女以示  
警也否第此皆余一人無良於湟民乎奚尤迺呼籲罔應  
露禱靡酬何重玄之杳莫吝茲汪濊致屏翳之無情忘我  
噢咻是用齋心虔祝請命九隄伏乞蚤傾銀潢之洪派亟  
沛膏霖于閭浮俾此半壁湟陬四野滲漉庶幾畝被汚邪  
願盈甌饗哺含腹果黃鸞白鶴歌帝之力禽神之庶而余  
一人亦得惠邀靈貺以倖逭於負乘之羞謹疏

疏

碩遠園集卷之十

十

惟茲昌邑實扼湖濱厥風健訟厥民食貧孰爲芻牧惟吏  
之循孰爲引逸緊神是禋故理明理幽道固相隣而陰教  
陽教責實惟均余小子某竊泰冠紳來令茲土願與維新  
矢操清白毋染纖塵毋下繭絲之令毋投陽鑄之綸毋酷  
烈其若夏甯和煦其如春或矯枉過正見地未真若敢若  
翼乞靈汝神若猶是羞簞簋玷帷簿以府辜於吾民神其  
鑒觀有赫實應且譴罰及厥身亦何愛茲不德有司而以  
崇此一邦人凡夫要冥漠而誓者皆其灑血心而陳則請  
以此疏爲左券而轉質諸絳節之宸謂我不信有如日輪  
尙饗



祈晴疏

蒼蒼之弗弔我建民也極矣非亢魃之播焰卽大浸之稽天百畝絕粒九載顛連偶逢春日之杲杲或冀稼穡之田田亡何而雨師作惡河伯有權倒銀海其如渴翻雪浪以無邊禾稼離離供作波神之稅村廬井井蕩爲龍子之廬萬姓陸沉可憫三農失業堪憐此皆由有司之不德所致敢云造化之氣數偶然用是痛心疾首祓志補愆以茲由已之饑溺賴爾大力之轉旋尙祈叩關謁帝達于寸虔掃陰暉於百里揭陽曜於九乾俾無助馮夷之幟以復我青黃之阡民或不魚矣庶其有焉

碩蕙園集卷之十

十二

祈穡疏

念予小子臨長海昏亦惟是邀神之貺俾身家獲享甯謫而始得壹意保民耳自下車以迄于茲逾期年所矣冰兢一念茹葉自甘誓欲與百姓安靜和平未常輕生一事以拂民情未常重罰一錢以剝民膏此固翰林者所共知亦赫赫者所陰曉也卽或于催科之際時勤鞭朴祇以下民逋負成風上官飛檄如雨事迫于不得已情苦于不自由非酷也政雖嚴而性實寬法雖重而心顧輕此或翰林者所未及知而赫赫者亦可默諒也頃者長子蒲某忽染病魔致煩闔城士庶傾心祈禱媿余一人之無良奚戡百身

之走贖然亦足見片念樸誠感我民而民我感因藉其我感者以求感于神耳顧予之求神感者不止此也有父母而後有吾身則多壽之福願神錫之有如祝有吾身而後有子若民則強固之嘏願神予之有如祝有子若民而後吾身有榮施則逢吉之徵引考之慶願神並蔭之庇之有如祝庶幾予小子某得以父母之身父母子民而因合于若民之身以成一大身皆仗神力其受呵嘖不既多乎謹托比丘疏陳立界

謝雨疏

莫高匪天也而可以精乎莫吞匪神也而可以誠輸念此

碩蕙園集卷之十

十三

艾邑之厭實出重災之餘雖幸去年之小稔而瘡痍尙未盡舒縱云今歲之薄收而穰穰者曾不容車頃逢女魃又崇田墟赤地如焚青苗欲枯民曰無苗無私家之儲余曰無儲無公家之租是用齋心祓志昕夕瞿瞿鞭土龍而籲禱望雌塊以祈零恨不能挽銀河之派以溉我龜拆之區而何幸神聽式聽哀此一隅雲油油其若幔雨點點而如珠曾不崇朝滂沱四敷立使南畝之桔槔失其浸潤而東井之轆轤識其霑濡稼穡可無害矣蒸民其乃粒乎此亦足見天心之靈應也如答響而某等之乞靈于天也若鼓枹欲爾大力敬裁短疏更祈默運冀好畢好于咸若潛調

十日五日之徵符則神其終惠此一方民而有司者亦得藉神庇以道于厥辜

跋

右碩適園集古今體詩若干卷記序雜文若干卷往來尺牘若干卷奏疏一卷清話一卷前明諫議大夫蒲黃門度之先生本集也首尾完好紙墨如新猶是崇禎時印本同治十一年中夏二十八日其裔孫卜臣太守出以示我且語我曰屢經兵燹以來先世園中之花木軒中之筆墨門外之榮戟不知消歸何所而不殘不缺不蠹不霉獨存於二百餘年後者唯此耳獻甫聆其語捧其書不禁慨然而起曰向於嶺南見黃公輔北燕岩集又於吾鄉見王正源青箱集皆明季忠直孤臣幸存遺集其後人刊爲遺書從

碩適園集跋

一

未有原本完且久如此集者寶之哉寶之哉固賢子孫能承家學善保家集抑其文字之靈態態奕奕當長留於天地之間也集中奏疏一卷最有用想見當年諫垣風格清話一卷猶有味想見平生學行風采往來尺牘記序雜文古今體詩皆無世俗習氣每怪黃梨洲輯明文海朱竹垞輯明詩綜其收明季諸作家號大備而王翰之梁園寓稿九卷林文俊之方齋詩文集十卷徐翔之薜荔園詩集四卷爾來皆收入四庫而明文海明詩綜乃不登一字必未見其集故耳此當桑海之交猶恐有忌諱之語其不遽以問世亦可想獻甫乃以二百年後之人與其子孫有故得

讀二百年前之集手披而目治之故書其後以志吾幸若其爲人與其爲官則前列四序詳矣象州後學鄭獻甫跋



碩適園集跋

三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十六卷附周吏  
部紀事一卷

〔明〕張世偉撰

明崇禎十一年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張異度先生文集序

吾年友張異度先生刻所為集  
既成以寄方子曰以不佞辱子  
一日之知三都玄晏唯子寡宜  
不欲他人多作文字於其間也  
方子讀既卒業披肝抉腎歛入  
以醇芳薌襲裾寒泉徹骨古今  
立言之旨異度良無愧矣自命  
學不明於世且久古昔聖賢者  
口為文皆就胃中之所見與膏  
之所歷出之無意於傳而寔與  
三光同久後世不得其本而退

於書之所有錄寸、積累為  
詞間有偶弋於理者非真也夫  
竊理而行猶以為非真而泥高  
自標舉視古脩詞寧失諸理者  
乎文彌工而道弥悖聖賢之學  
不傳皆文人之為也昌黎始云  
文以明道是蘇起衰八代緣茲  
而下八大家之文傳焉夫豈傳  
散而廢整傳長而廢短傳空而  
廢實亦傳其言道者已矣之數  
子者之言非有合乎為道者而  
有顯道之言歟為文者必導則

爲若夫道也者不可名物也自  
夫學者交之以百物盡之以羣  
情推之以億數紀之以方名求  
之以衆事而不揆之於一理則  
見之得多性靈之得寡豈知  
子之道忠恕而已乎忠者公心  
至當不易之則恕者人心靈變  
不窮之機至當不易也而後能  
藏納天壤靈變不窮而後能推  
求事物上而五紀下及八埏  
求至吉凶往復蠅木蟲魚之數俱  
於至當靈變求之而靡不得矣

張子異度至性孝弟感時懷道  
凡夫忠孝節義之事一篇之樂  
三四見焉是其爲文蓋將反求  
乎八大家之言道者而醇本  
經與天下後世之風雲易繪  
琬混題徒悅人耳目者迴乎異  
矣爲孝廉幾三十年閉戶不覩  
園圃著書若干天下之世間  
風想見其人其徒數十人講學  
四方相率而從者數百餘人  
私泚先生之教異度身不用於  
世而道行於世異度可謂優入

聖賢之域矣。淵異度者其十八  
為經生業其十二。乃或有志於  
道。夫道之難言。即目前五德之  
名。自見其蕨揮而不見其根株  
者多矣。誰能舉以相示哉。吾願  
異度闡明究竟。晰此大疑。毋使  
二氏之徒笑儒門淡薄。是亦為  
道中流之一壺也。不知先生  
為然否。  
崇禎戊寅冬日年弟西楚方震  
孺頓首題

後學邵彌書

自廣齋集小序

嘗讀昌黎書云。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  
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  
從之。游不與已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  
坐。此豈徒足以致謗而已。不戮於人  
也。追思可勝戰慄寒心。而後卒繼之曰。  
子不為小人之恟。而易其行。則昌黎  
言之固未能變之也。以是發為文章。環  
跌宕淮西之碑。雖至謠詠磨斲。而不悔。豈  
非人有可變。有不可變者邪。余非其倫。  
所懲於少年習者。約畧相同。為文為詩。  
心抒臆。不取和軟媚悅之詞。出門書生。  
橫人亦飾意容之。迨壬子初獲一舉。疑謗  
漸及。僉夫倡論。樂口吠聲。自顧生平。望

了無可仗乃始黯然神傷也然卒不變操  
以免歸以自廣名齋著記義取前定法  
無所趨避之意為文亦然辛酉事雪應  
工為時奪閏丙寅丁卯璫既大作吾  
周忠介公開讀之變既連紳衿余與  
朱三君日在死法中

聖

主龍飛罷行誅戮吾黨彈冠慶生文姬以

先貴致身日月之際余與朱蓬累如故而  
世稱之為五先生今集所刻文大抵數年  
間懲往事思來者臨谷集本之餘所作也  
言不出口氣不加物恂然日循書法  
子之簡押有談及少年豪舉事者掩耳殊  
不欲聞通家新舊儼辱于旌監牧及門禁  
不報謁以是翻得簡貴聲嗟乎豈不冤哉

實以多歷早衰年踰七十耳目幾廢稍一  
酬應氣息薄喉經歲不出閤門行園履跡  
可數顧付之無可奈何耳拙集具在無難  
容立朝袒拖垂紳之遇故無富貴臺閣  
詞無倡優狎邪側弁哉之游故無  
裘馬之態無咨且囁嚅干乞求取之事故  
無卑諂佞給之矣無沈思窈冥探精搜僻  
之工故無名理勃率之致無佐游之資無  
濟勝之具故亦無經奇詭譎之觀要  
時觸境命物賦形衝口而脫腕濡潘  
章已矣雖酷愛韓氏書又素稟趨庭之訓  
沿諸大家門風實不能為一民也如  
世說以標雋嚴諸子而飾玄吾安能為  
蟲役哉始信其可變者血氣之習而不可



變者理義之性鵠不黔而烏不白有固然  
者與通人楊維斗氏論次五先生而各爲  
之品目：余曰不私憂喜不避譽誹樊  
若不克斥邪如恐不建此異度先生之  
也猶似未鑒余懲創苦心者不五  
忠介既以死立愷矣甲戌未建德并  
丙子夏初文妣繼殯余獨何人而堪  
稍哀集遺帙共十六卷摠名之曰自廣  
集噫今余不自廣者安知不先諸君死也  
崇禎戊寅自張率泌園老人張世偉撰

通家子王瑞國謹書

張異度先生自廣集目錄

卷一 碑記

蘇郡守關中安公去思碑記

長洲令萊陽宋侯去思碑記

重修陸墓山金沙法堂鐘樓併購田碑記

小雲棲題額記

虞山錢氏明發堂記

花山三高祠記

白麋齋記

目錄

張氏祠堂記

泌園記

陳灣祖墓記

上方脩塔碑記

卷二 送賀序

送代巡姚江都公復命序

送郡伯河內史公調任序

賀長洲令南昌涂侯考滿序

賀吳令西場楊侯考滿序

送兵憲四明馮公序

送示權法師歸普陀山序

賀姚母文太君旌表貞節建坊序

賀徐母余旌表貞節序

贈宮詹黃公南行卷序

卷三 壽序

文湛持先生六十壽序

文湛持先主六十壽序 又

婁東朱翁八十壽序

卷四 壽序

王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代

姚母文碩人五十壽序

周母吳淑人五十壽序

徐母王碩人五十壽序

鄭母錢太君八十壽序

文母王太君八十壽序

大姑陸母張太君七十壽序

馮節母徐太君六十壽序

卷四 序

家刻世集序

家刻孝經附註小序

朱完天北行日譜序

刻龍舒淨土文序

楊氏正韻跋序

重刻淮南鴻烈解序

三吳蓀續序

孫氏保合編序

炎陵陳氏家譜序

王克仲林亭紀勝序

毛允遂先生詩集序

大石贈和詩序

薛虞卿唱和詩序

趙龍伯詩稿序

趙氏索和韻詩序

張子襄和咏懷詩序

許子位集義傳序

同時尚論錄序

吳弱翁書舊傳序

陸仲鳴先生遺稿序

沈氏三瑞圖序

姚現聞迦陵集序

劉虛受授石詩二刻序

卷五序

皇明宦稿序

王逸季遺稿序

江伯通刻友聲序

欽愚公戊巳稿序

傅孟博行卷序

顧朗仲四集序

蔣圭衡詩經蘭蓀序

王孚彥近刻序

陳則梁時藝序

汪君萬行卷序

徐亦史行卷序

家將子行卷序

江右陳漸于雍課序

丁伯勉甲卷小序

沈仲貞時藝序

王逸季墨卷選序

卷六 祭文

與同年祭周忠介公祖學博贈太常寺卿

暨配韓太淑人合葬文

爲蓼洲周忠介公三週禮懺文

祭九十一翁朱先生文

祭大學士湛持文公文

祭宮詹現開姚公文

祭長兄孟舒先生文

祭通政使具茨毛表兄文

祭貳守兩如顯親家文

偕內弟姪祭光祿卿念陽徐公文

祭給諫啓東侯公文

祭工部郎王仙臺同年文

祭藩伯黃經甫同年文

與同人祭徐仲容孝廉文

祭端孝先生楊滙菴親家文

祭葉聲期外孫壻文

祭彭明甫孝廉文

祭龔仲和太學文

與同人祭徐義仲文學文

祭楊雁菴奉母王太君耐葬文

歲除哭長兄孟舒先生文

祭徐仲容孝廉安厝文

祭周忠介公 諭葬文

祭贈工部右侍郎具茨毛公 諭葬文

祭來虞江方伯文

祭問卿吳因之先生文

堂祭文

祭孝廉陳芝房同年文

卷七 祭文

祭王荆翁閣老文

祭王緱山太史文

祭董伯念祠卽文

祭陸胥屏先生文 代家君

祭沈繼山司馬文 京邸同人合寄

祭沈太素中丞文

祭管東溟先生文

祭徐太學外舅文

祭徐孟確內弟文

祭徐仲復內弟文 無墓文

祭別駕陸丈文

祭鄒氏合葬父母文

祭旌表貞節王母袁太君母姨文

祭姚母文太孺人文

祭徐母朱太孺人文

祭姚配馮碩人文

祭黃母陸碩人文

祭陳吏部母林太孺人文

祭葉母馮太宜人文

祭錢母陳太淑人文

祭誥封孺人八十壽母歸朱門二姊文

哭長外孫女顧文

卷八 上書

初上撫臺張公書

復撫臺張公書

上撫臺張公書

賀撫臺張公破江浦賊書

又上撫臺張公書

再復撫臺張公書

上按臺祁公書

復按臺祁公書

上按臺王公書

上按臺王公書

上宗師倪公書

上按臺路公書

寄道尊沈公書

別道尊沈公書

上道尊馮公書

又上道尊馮公書

上道尊宋公書

荅道尊宋公書

寄郡守史公書

上郡守陳公書

與四府劉公書

荅宋令公華之

與涂令公印海

與章令公敬明

夏齊 一 集

與楊令公漣濟

寄按臺祁公書

卷九

寄當事書

荅東事書

又荅東事書

荅革亭錢相國

寄湛持文相國

荅蓼洲周吏部

寄益吾陳巡撫

又寄益吾陳巡撫

寄孩未方侍郎

荅孫封翁

寄兵垣宋令中

荅侍御李灌谿

與傾民服昌化

荅婁子柔先生

寄陳眉公先生

月升 一 集

爲陳祠與姚兄弟書

荅同人議祠事書

寄孩未方侍郎

與同事沈侯諸兄告孫氏分產書

與韓鼎元札

卷十 疎引題跋

薦故吏部蓼洲周公疏

爲徐仲容生辰懺病疏

代王逸季病危懺疏

爲長兄七十兩經燃燈疏

燕臺社引

書經社引 爲徐仲容作

易經遙會引

題修瑞光寺大殿募冊

題瑞光寺竺幡交代冊

題瑞光寺塔壘修疏

題南禪寺鐘樓募疏

題上方修塔疏

題虎丘法堂募緣疏

題開元寺募建大殿疏

題安樂堂募疏

題慧慶寺毘盧閣募疏

題慧慶寺大悲閣募疏

題雲間長生菴冊

題三渡菴募冊

題仁里社鄉約講語

題脩直道陳公祠募冊

題朱完天先生募葬冊

題葛義士募葬冊

題石湖石觀音殿募卷

跋準提像刻施語後

跋姚仲宣篤孝卷後

跋還陽子卷後

跋文湛持書楞嚴經

跋本誠僧書華嚴經

跋杜居士書法華經

跋金賓賜先生書金剛經

跋崇禎二年三月進擬

又跋

書姚太史松陵烈婦行後

再書烈婦行後

讀陸贈公誌銘

題徐仲容遺稿

題蕭伯玉春浮園記

跋瑞光碑

卷十一 行狀

南吏部考功郎季木王公行狀

南通政使贈工部右侍郎具茨毛公行狀

先考省堂府君暨先妣袁碩人行略

先兄孟舒先生行略

張貞婦沈氏狀

卷十二 墓誌銘

欽贈翰林院待詔故孝廉朱孝介先生暨

配顧碩人合葬墓誌銘

墓誌銘

欽太學愚公先生墓誌銘

太學孟諧徐君墓誌銘

登撫初陽孫公墓誌銘

太學龔仲和先生墓誌銘

文學在心袁君墓誌銘

長男淵子壙誌銘

王縉山先生貳室陳母墓誌銘

王遠季先生墓誌銘

卷十三 傳誄哀辭

孝廉仲容徐先生傳

觀察經甫黃公傳

大司成明卿陳公小傳

侯母陳太孺人傳

汪節母程太孺人傳

少司馬懷雲陳公誄

儀部郎無隅張公誄

文學袁思曼母舅誄

楊公幹哀辭

墓誌銘

太學趙龍伯傳

太學沈仲貞外傳

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現聞姚

公傳

卷十四 雜著

名賢題祀議

豫備兵食條議

南貞五岳約議

管叔論



黃憲論

謝安論

後唐論

祠堂定位儀式

雜

家堂改定致祭

移祀福德神併土地花木諸神

釋諷

誨謙

上陳宗師啓

啓

婚啓

爲次男聘慶

五

婚啓

爲長孫聘顧

贈太僕寺卿來玉周公像贊

贊

蔡孝來先生像贊

林仁甫先生像贊

從弟求如像贊

張君度處士像贊

留鶴說

說

歸鹿說

五芝頌

頌

閭門新成弔橋頌

卷十五

小傳

存故引

王司寇弇州先生

子太僕公

王相國荆翁先生

子太史公

錢太學仰山丈

沈中丞太素公

朱侍御君采

董祠部伯念

三

楊文學去奢

陸孝廉季鵬

傅郡倅孟博

袁文學思曼母舅

王文學逸季

徐孝廉仲容

欽太學愚公

歸孝廉季思

顧孝廉朗仲

黃觀察貞父

張儀部無隅

劉兵部靜之

袁孝廉開美

沈濟南千秋

陶孝廉逸則

陳太學古白

徐太學義仲

孫中丞初陽

顧武守民服

張烈愍公李倫

繆宮詹常時

俞西安君宣

毛司空公輿

宋長洲華之

朱逸民白民

趙處士凡夫

王貳守孟夙

馮學士開之先生

屠儀部緯真先生

湯常博義仍先生

翁奉常含虛業師

陳司馬懷雲宗師

陳岡卿景湖師

蔡光祿懷峰師

王吏部季本本房師

文閣學文起

朱孝廉德升

姚宮詹孟長

周吏部景文

欽記室

吉太醫

後跋

卷十六 紀畧

存筭集紀畧

周忠介公 諭葬紀事

葉婦顧女紀略

丁未北行紀略

辛亥北行紀略

辛酉北行紀略

周吏部紀事 前七篇

小序

忤闖始末

逮行始末

獄斃始末

捐助始末

枉奏始末

後序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一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蘇郡守關中寇公去思碑記

天啓丙寅十有一月既望蘇郡守寇公以聞內艱計行先一日鄉貢士某等會奠幕次旅於賓館不肖某後至則諸士相對籍籍若有議也詢之議者何也僉曰故事賢牧守去郡郡父老子弟生貌而尸祝之則勒穹碑以記厥懿自諸紳暨吾輩咸列名左方適父老以故事請食親

自廣齋

卷一

碑寇公不應循故事吾輩當別立碑則又僉以筆屬余余謝弗獲乃執簡而論於衆曰諸君之特碑我寇公也謂我公諸懿美真有冠絕前賢者乎天惠我蘇前政諸公歷有美懿謂我公最廉不廉於某公某公也謂我公最勤不勤於某公也謂我公最仁明不仁於某公不明於某公也謂我公能斷大疑批大窾前某公某公不聞其不斷不批也縱謂公守禮不紕臨險不憚亦不聞某公之紕且憚也是舉世所頌公讚公者

自廣齋

卷一

二

似不能大逾勝於前人然而治行在人實有冠絕前人者亦曰大得民心而已夫人心至不齊者曰紳也矜也民而農也商也百工技也而其至畸也桀史也輿隸也諸役而在官也畸而相衡者市而僧也胥而役也豪而強有力也賤而頑弗使也譽在此必謗在彼寬於彼必賊於此乃我公一一柔而撫之靡不神明仰而父母懷者不獨此也上而監司部院承不一人人不三旨亦靡不降心相從推懷以待或初信而後深信或初不甚信而後不能不信公何以得此於上下間哉中孚之彖曰信及豚魚楊子雲曰至誠金石爲開此其際徵矣蓋大端在廉得力在勤而生仁生明須此焉于斷大疑批大窾不紕不憚也夫何有至于精諭神告公固有所不知也公家雍奴侯繇潁川守拜執金吾逾時盜起南征百姓皆攀車借寇古今以爲美談同時侯霸治臨淮當徵百姓臥轍號哭使者慮霸征必亂遂不敢授璽書而以狀聞今以我公得民若

此屬歲之不靖吳民器然喪其樂生之心飄飄如一縷之懸甚風無日不載公奔車之上漏舟之中公聲色不動而一種至心隱念恍若人置一父母家寄一神明人人恃無恐憂而絕生觀夏秋間偶傳公請急休沐者百姓便謂奇禍頃刻幾至空城虛國以逃訛息稍定爾時若如臨淮之徵且不知吳民當作何狀然朝廷不奪公以遷行彼蒼乃奪公以憂去吾儕能不憾天無意吳民也雖然天不奪公十餘月之前而奪

廣齊

卷一

事

公十餘月之後猶謂無意乎是舉也太書特書于碑之陽曰關中寇公蒞任于癸亥之秋七月去任于丙寅之冬十有一月去之日先期就途用絕民望急相告却水陸填塞雪饑風餐不爲尼阻凡前所稱諸不齊諸相崎諸崎而相衡者莫不皆然讀者以其時考之則知與前政諸賢有異焉者矣嗟乎爲吏以得民心也爲將以得士心也然而得心之極間反用以開罪則寇公茲日之去吳旁觀者得毋有弛擔之幸歟余未

敢爲公恕也

附刻太史徐九一跋語

丙寅春逆璫矯旨逮周忠介公於吳開讀之日吳義民顏佩韋等數千人擁忠介而號知撫臣某以畜怨中忠介噤斷穢詈欲甘心焉某憾甚則挾郡伯寇公爲解民見公輒叩頭洊沫噉然呼曰公能活吳人不能活周吏部耶公用好言勸慰民益伏地悲哀久之卒藏緹帥撫臣乘間幸脫挾公力也撫臣既賴

廣齊

卷一

事

公免則心甚公得民又內自愧恨益遲某毒欲旁撝搢紳廉茂之有志節與忠介雅善者周內鉗網張異度先生與吾師朱德升先生其尤也公又以危詞力爭某稍稍憚然益鑒公右諸正人內銜之日夜探刺公短公廉明無間且終憚公得民不能有所加是歲冬十一月公以憂去故事凡郡邑牧守去位自非甚墨戾者則必勒碑志去後思薦紳爲屬文而獨於公之去咸墨墨蓋是時薦紳之魁然

者名在鈞部夷爲編氓分不能有所撰述其餘雖心知公賢平而猶撫臣媚璫指不欲揚公聳反無敢削藁者且逆祠方鳩工吳士紳幸不拜跪獻頌風義冠海內矣尚望其揚作權之郡守耶異度則心傷焉曰男子張異度知寇公之賢亦復墨墨同衆人乎慨然奮筆畧公諸懿言其大者篇中所謂無日不義公奔車之上漏舟之中暨得心之極反以開果等語蓋明指開禧之變云先是周綿貞中丞

屏齋

卷一

三

有天幸雨雪見睨是碑乃得歸然長存余壬申冬歸里禮忠介祠拜五人墓且欲附數語於碑陰以見當日奮筆之難會錄錄未果踰年乃得爲之先生語余曰碑文甫成欲屬及人書念母相累卒自名焉夫以重許可如先生而破恆格以碑郡伯且兼操觚書版之勤考其特論其人將重有感於斯也

長洲令萊陽宋侯去思碑記

迂拙錄

屏齋

卷一

六

飛高第蒞吳郡之長洲越次年九月聞外艱計歸士民喧送境上相與談侯令政有父老挽哭甚悲余進而問之曰侯磊落奇男子家世簪纓政多務其大者爾老人悲何也父老曰余鄉民而役于縣者何知其大知侯之細而已姑舉難者三焉而惜乎民之未盡暨也大抵吳中吏治財賦爲最能以一歲清一歲者必不以前歲累後歲侯懲前愆後盡然以元年爲始京邊諸額隨征隨解諸不急一切持之正賦較異時獨先

又稽歷年中飽扼胥喉補舊侵者數幾盈萬而不憚代前政爭又兵餉解郡郡胥那抵別項必申請准餉不累正賦至再至三乃已而不憚代去郡爭又漕積遲令積蠹急之一時烏獸竄當事有所不快幾令撫軍委兌行以棄疾于民侯早夜拮据刻期集事而不憚代百姓與兌部爭凡此者爭之得而彼此俱泰爭未即得而官民不至兩煩荷苴在再期之後茹荼在旬月之間而侯終不以彼易此也此小人所以攀戀而不

卷一百一

六

七

忍釋也余聞而重有感焉鄉知侯務埽大春尚未知侯之細也 聖天子方加意吏治吳中爲財賦所出匪是胡以副縣官緩急夫士君子所離鉛槧遽而蒞六雄十繁之地當三空四盡之時班班可紀如所云斯已難矣然余終言其大者其大者絜守坦衷能委心諸君子而鈎較財賦猶細也蓋侯非尋常簪纓家世也德星鍾萃尊人以廉吏起家兄弟叔姪鵲起而尸文盟海內多以萊陽宋氏爲儀的戶外之屨常滿侯人

人茹接顧素所心折可數也卽交際報問不過爲溪刻以邀節縮之譽而囊中不名一錢聞訖幾不能治裝貸相知數餅以行公帑中餘南耗祿耗塲耗千餘金亟籍申撫院曰吾儲以豫稽賦不欲重困吳民也此卽父老不及知而交游知之且頌言信之侯豈易得此于諸君子傳稱治民獲上必推本于信交余今而知所以然也在易中孚之爻曰有孚攣如而其義互見于

卷一百一

六

八

日而父老之役于縣者信之各院道府之更其事者信之僉謂今之長洲無難代署則自信信人夫寧咄嗟間能照諸所爭執之口而申其意而假之歲月令窮鄉僻壤共見正額既完追暨不到之便其鼓歌而舞又可勝道哉然則侯林搏之行余且不爲今日攀轅悲而爲他日還袞望已侯于交游中自數名公卿外下車先爲式廬如德升朱氏若而人締交京師最稱契密如天如張氏維斗楊氏若而人季試首拔重以通

家誼如瑞初姚氏若而人皆卓乎相期相許而未嘗有私謁也亦信其大者之效也若余上窺見禮報以寒蟬將不免杜周甫之譏特于行後聞所不釋姑節述問答以慰父老併勒諸貞珉俾觀風者于治民後上原本有所考焉

重修陸墓山金沙菴法堂鐘樓併購僧田

碑記

山水而蒙之人姓名多矣吾蘇蓋有兩陸墓其郊知齊門之有陸墓者不知胥門外太澗

卷一

本

之復有陸墓山也入其山行其菴觀其儼然而肖像繆題云晉陸公士龍者不知其真有墓陸公子龍也梁史陸雲公字子龍以文學知名武帝時累官中書黃門侍郎姓同名字各半同室其訛哉雖然因其訛而讀者猶有攷焉則賴金沙庵在也菴建于梁大同甲子陸葬于梁清戊辰當時蓋就菴下地卜地附菴以祈永承相衛耳乃菴既通與通廢墓亦若存若亡將無昔之所謂貝闕琳宮珠襦玉匣者皆不足恃而

況乎窮山之半刹時貴之一坏也嗟乎自梁迄今不知更幾何歲丘壠之夷爲平地樵夫牧豎跳舞于夕陽衰艸之間在在皆然而獨此陸墓者猶得以訛習訛流傳至今不可謂卜地附菴無見也史又稱陸公幼慧五歲受知從祖饒漢史十餘事不悞恰與晉士龍等兩公俱名雲俱字龍俱幼慧而以文學名則親至山中而攻古審問之士鮮不眩矣杜拾遺謠爲杜陵子胥訛爲五髭鬚相公皆以胥鬚食積業而愆而陸公獨以附菴常享辦香栢木之供今僧心覺印公復初禪堂兩廡鑄大鐘建樓墓縣之公真善于卜地耶夫陽明幽暗一切有情衆生甫聞鐘聲則煩惱輕福德長此亦慧業人所樂聽也菴之大造于斯也信必有進焉者而訛不訛姑置不論已印公復募購僧田四十八願要亦以衛菴者得并書

小雲棲題額記

小雲棲題額者故吏部郎夢洲周公爲龍樹菴



主西崖傳公題也西崖得法于雲棲大師歸捨  
墓爲菴在吳郡城西五里白蓮涇之南淪淪交  
前墩阜培後灌木業陰稱郊外勝地諸名公各  
有碑記獨其焚修唱誦一準六時功課爲雲棲  
眷屬嫡派則未有標而揭之者此夢洲公所爲  
題額也公所至清風勁節傾動一世而宅心極  
平且慈度其往因非直從英靈中來每值暮  
福地輒與同志讚嘆徘徊久之西崖能望靈  
肩佛事益尤所許可者方菴之創也微聞墜未  
有額會公初習顏平原書心諾爲公所題且  
俟吾學成而踐焉閱數月聞禍熾公遽果時  
啓丙寅三月望也維時逼逮名賢警耗日強  
自知不免宿陰未霽旭慘無光卽紙窓竹屋  
非尋常蕭蕭况味公顧心念題額促鄰居孟  
居士來爲商欵式儲墨藩欲書所爲小雲棲者  
已他冗未果而外報驤騎逮公至矣縣尹懷  
牒坐前楹內外聲沸宅男女環遠哭公從容謁家  
廟辭訣不復處分家務顧與諸相知慷慨語中

朝事忽憶曰僧諾不可不踐又吾意所寄也遂  
涉筆占行填名用圖書記無纖毫謬者此公署  
書絕筆也嗟乎嵇生琴夏侯色誠千古臨難異  
事而康樂施維摩詰鬚竟足爲心難解嘲以公  
定力何詎不相若第緣會有足異者生平慕顏  
平原爲人比決歲攻平原書乃署書創得此額  
卽今懸望之鶴立鷄羣楚楚肖其丰神山門留  
鎮不爲龍樹永遠故實哉且徵公與平原林  
同歸作忠義去後一着榜樣而以握拳透爪示  
奇更不如此題之寄意微渺也公名顯自  
部郎請告被難聖主中興許逆鄭忠特贈  
常寺卿諡忠介茲不詳詳其題額本末如  
虞山錢氏明發堂記  
虞山西麓之陽有堂巽然踞山骨而面湖光者  
錢受之少宗伯墓其親墓之丙舍也先是地爲  
拂水山房山房名播宇內搢觚家無不習聞之  
蓋一時名人如瞿邵顧王諸兄弟皆結社讀書  
其中社義出坊肆爲之紙貴業先屬瞿而後屬

錢余得時追隨焉廣除奧室夾植松桂鳴泉飛  
湍環遶左右不論地以人勝地固已自勝矣青  
烏家間目注之然特謂受之綠野居無有過而  
深求者乙亥冬豫章楊君自陪京來遍覽錢氏  
先塋夜宿山房曰是宜有異遂指墻隈一阜  
藤糾磳其間者是即具畚鍤開蒙茸十道爰  
新阡記載之詳前所稱耦耕堂圍柱樓一勝  
爲名勝者俄頃毀拆不吝葢受之爲先人  
若斯之決也兆成侯吉舉太夫人墓遷贈公  
廡先生合塋焉西偏構堂三楹顏之曰野  
序于泌園張子張子曰受之文章大家余何  
承牛耳若謂悉受之家世則無如余矣余  
于孝成先生雅故承邀共讀余童時以通  
于往來間獲提命太夫人亦得謁焉先生  
丈夫讀書遇古節烈事及時事有所感觸與  
君子劇談耳熱似將身授其鋒者太夫人嚴  
寡言笑足不出室戶限自喬梓間悉之乃先  
甫聞臚傳報遽殞未嘗康佳兒數月之養太

人較康養矣然受之屢用直道忤時削籍奪封  
母子相慰土室日夕眼淚洗面蓋捧觴舞綵亦  
無多歲月也今卜窆交于讀書山房朝夕溫  
不在堂之足則在山之腰而以明發志思也  
惟旨哉余因憶先君子同孝成先生讀書時  
廳事左右樓先生命其樓曰吹藜夏月東西  
受日煩歎不可當先君暫息家園先生貽書  
往余時七八齡粗能記憶將移書舍倉庫  
爽登然樓而不斷可知也今襲承冠游  
得此堂也無乃泰乎此正受之所以  
重者也即前所稱山房名勝如耦耕堂圍柱  
豈不足自娛快而必大費物力一與  
雖然堂成不合譙不設劇以存不純  
其意固已遠矣抑是堂也受之做于余  
越來溪素心堂而作也渾堅寬敞先太史  
府君紹南安府君之遺教猶存吳中峻宇  
何限受之獨過而樂之命工圖式以往會  
有底屋如其度受之卸遷以來尺寸無爽不

告成家孟復素心堂微惠椽筆記之余兩家似  
有夙契雖衰賤不文何敢固謝若夫明發之  
履叮嚀作詩者傳告之矣

### 華山三高祠記

吳郡蘇楓橋以西舍舟登陸皆山也諸山  
出最勝直蓮子峰下開平塲立精藍晉  
院名焉載之郡乘舊矣萬曆癸卯甲辰  
率端以之方定名乃滋著文人韵事且  
像設自益增飭鑄鑒管構殆無虛處  
然屋著稱寺門左方拾級數仞而上獨有  
臺榭踞焉中設蒲團木几石像石香爐無他  
異顏之曰西空蓋白民朱先生游息處也  
生存時有時日霽月明飄飄癯顏逍遙  
闕見者皆目爲僊人游戲若夫雨雪嵐  
不出朝烟夜燈咀焚金石從下望之若恍  
名之隔凡不誣矣先生歿于崇禎壬申  
郡人就崇學官賢祀諸顯榮高廡勿論  
士人有議舉先生者余昌言曰先生自有

處姑無從來夫松陵之祀三忠也配三忠而  
三高也豈故軒輊同異之哉亦各有攸當  
且故相國文公之誌先生也既言之矣其言  
當吾世有友三人焉曰趙凡夫宦光曰王  
在公曰朱鸞白民先生也是三先生者皆  
孝大節皆讀聖賢書爲經生皆蟬蛻世味  
隱自高凡夫爲親築墓廬居青山足不入  
儵然高寄垂三十年芥庵以孝廉官稱丞  
掛冠飯依竺乾修比丘行而白民以諸生  
菟苑棄去儒衣冠結茆華山蓮子峰下亦  
餘年非力不食葢皆吾吳卓然之品足使  
生色泉石增輝冠冕人倫矜領士類甲子  
卒丙寅芥庵卒至今歲壬申而白民卒自  
生相繼棄世吾吳風雅盡矣能無悼乎其  
然夫悼之斯傳之矣傳之斯祠之矣况白民  
荒此居棲神必安凡夫芥庵時過徘徊留  
一葬竺塲一葬寒山先生葬此山之足尺  
望是宜並祀無疑也僉議翕然遂請卽故

之爲三高祠云是舉也朱先生之孫旦實經紀焉才志足勝其任家貧無擔石不審庖湊門廡之類加脩不一而足費將安從余因作記而於同好者

### 泌園記

萬曆甲寅之夏張子從京邸歸議者以三科爲期時甚閒暇思得隙地而休焉憶三四年前與存談胥門之內西距城濠東限大街南抵長巷北爲府前孔道而度河越陌尙未可一蹴至焉其中有隙地焉長楊高梧雜植多有曰惟陳脩嗣初之故居可二十餘畝久爲甌脫萬曆中葉有陸刺史就所居屋後得之爲樹堂建閣於其小圃其得名以每賃就試者白毫生徐學長寓焉余得耳其名因之歸以詢客時刺史故諸子析居無所用懸契求售久矣余不謀於人亟以數銀定約指所居王洗馬巷屋爲質慶以三百金酬陸尙餘二百金可徐爲墾闢位置也其二十畝中大率屋一之地三之池六之及

居將二十五載而粗有寧宇焉於是涉筆爲記記從胥門起踰大橋轉南距橋得一街入西曰壽寧巷行二百武豁然見所距橋河身繇牆入經園門從此達池廻環成浸焉面南爲宅門中五楹東西各二楹兩盡處設木柵欄之屋後爲堂五楹顏之曰穆如左一楹嚴飾爲祠堂右一楹舊設館今爲米廩堂後爲樓五楹後臨池左爲閣一楹又左爲書室一楹頗寬殿凡門暨暨閣仍陸之舊樓則自創數年中婚娶皆在基中閣初名叢閣今惟雨雪時間一登眺遠望瑞光塔近收沈園之勝餘盡限爲內室不時登臺卽樓初成時前望門前五柳見頂後望園中花木庭臺位置楚楚可觀因形家言時閉之只樓臨池太危因開河積泥三丈許培爲蔬圃今亦不成登矣凡庖湊廁暨童奴住房皆在堂東西所謂十分之一盡此門北啓長堤蜿蜒達園主人經行非客所繇道不具自門前東柵外循河北行有門曰泌園可通車馬北卽大池池南

可作亭待客尚未建是北望長堤看丹楓處也  
池與河分流河漸細成澗東抵祠門有池受之  
北出沿祠牆經新宅入牆廻環假我堂後隱舍  
于西池道出池與澗之間高梧夾植行百餘步  
北轉中有橫橋西達墩雜植嘉卉正值池之東  
可亭業築亭址盡北轉之際有門翼然南視  
道如微顏之曰啟神界取彭澤公桃源記中  
兩傍設石凳可坐進此西行夾竹籬得道復  
一門庭左牙松一株甚茂堂五楹據之曰假  
堂面全領池之勝啓北窓松杉列植隔一澗  
竹籬箇炎天暑蒸掩南窓隔日色獨對北窓  
涼氣颼颼襲人殊足自遠舊竹未盛時南護  
油幙舉目見池荷亭亭故自佳竊謂不如看  
之勝也東爲書室復連關三楹對前經行條  
兒革命之曰尊聞館又閣學甚賞其意有老  
蓋此處是陸氏舊物從堂西行書室二楹得  
一拳如團焦形上置石卓長七尺前豎施食臺  
雜植交蔭折而北過小石橋懸一屋對對西

池上有枹樹籠罩東窓對竹西出爲新書室  
爲勝地而道所繇經止以供童輩烹茶之所不  
無惜焉西出爲堂五楹曰自廣齋此余卜園  
也另有記其初皆水也園之未售也東池甚闊  
西池殊狹長正直宅之後形家以爲不利北  
有楊三株大可合抱一日偕周忠介公傍徨其  
處謂其地可屋南望甚佳但填土太費工  
老楊半蠹去之可惜爾之恐傾不暇年瑞  
忠介先逝余亦無復計矣會郡伯史公見顧  
意幾幾欲有所致余不肯承擬議開得園  
概通形家言意亦謂然余曰有不費郡公  
而可俾汚池成平陸者有意乎史公欣然  
不可余曰郡獄後積泥成丘挑之此其  
省顧載船值公立刻促行數日後親來  
廣五丈餘高六七尺不日成之西接民居東  
先所建朝東書室之後時築址未堅且須時  
先築東偏一間老楊偃蓋其上雖取其陰終  
夏間刺蟲可畏無何壬申夏怪風雨至大水

拔岸北三楊拉然而崩俱傾新築臺中西一株  
乘東北風勢亦西傾與書室若巧避者倘早建  
豈無一楹餘留矣建齋爲乙亥春時朱周前在  
姚病不出寄文書扁爲爰立命下第一日郵臺  
快之比歸過飯齋頭謂爾日談無所不盡無  
是日者今俱杳然矣臺前鋪磚左右芍藥  
右植松一株異長有韻南左右編籬中爲竹  
四對池方廣泓然前舊有方墩渺渺居中左  
水通前覺長自余力開前門通外河水取泥  
東填接遂成長堤限隔墩右留小曲通前橋堤  
以達東池自此形家以爲便堤植垂柳木芙蓉  
以相映帶樓後所填蔬圃者不植一草木也池  
東房面池背弄中亦有數楹通梁偶過看頗收  
兩池之勝可繇自廣齋通道而南經樓後以  
於北門時綃尙未能也今月黑時居人燈光  
歷如疎星點綴水次恍疑漁舟停泊亦不落  
耳繇自廣齋東出爲面東書室三楹北一楹  
佛南一楹爲置周道面西稱臥室中一楹扇

陰室外爲虛牆周遶面竹與假我堂共其表倍  
之而從堂望牆更稱異境焉南出則合於小橋  
渡澗抵堂而園居之事畢矣繇敞神界不進門  
北出過東亦通車馬道北五楹後十楹爲童奴  
所居中亦有可坐者路遶祠後北出際南一墜  
皆蔬圃此丁丑以前事也丁丑爲先翰林作廟  
屢卜不兆卜園之東偏兆蓋園取南面爲沈氏  
園饒竹木花果之盛隔短垣小澗如無令人有  
無窮之想東隔空地六丈大卽復民居東南最  
空前曾登高而望見牆外空地有池供漚有地  
供線塲隙處卽朱緬故宅號朱家園牧馬成群  
踏青相踵意欲築臺而亭之卜既協吉遂零買  
於兩縣公兩縣公親至其地召衆業主語之故  
業主有徒欲得價者有得價仍欲佃線塲地者  
縣公一一聽之因得中間隙地連垣屬之東民  
居作門五楹享堂五楹祠堂五楹兩廂房各  
三楹門置 欽贈翰林院待詔張公祠額堂題

永言祠堂題敬身從先祖舊堂名也祠另有記  
祠左空地一區併屋三楹施僧改造準提菴外  
菜地施之俾朝夕課誦以護菴祠費五百金撫  
公先委縣估價余謂業憑國恩無煩公帑雖  
捐助有之大率余所括据成者兒奕爲植意欲  
分西屬孫邕就分東屬奕祠右梅園適當其處  
遂以百六十金授之自措成屋大小十八楹周  
道出其後西園之北際於是乎無曠土矣余不  
忘成事之勞家廟奕奕非可遽棄之他人者稍  
自廣齋

卷一

三

雙珠記現爲梨園所尚不知何以致壽如此余  
年七十有一矣所遇無故物所交無故人塊坐  
一園中安能不操筆述之乎若平泉花木不以  
假人千古笑其不達卽今二十五年中有時游  
魚出沒出手釣四十九枚有時桃花爛若蒸霞  
有時池荷日開百枝有時沃綠盈疇梅花下過  
設飲席轉眼間今皆無有他可知也然則今具  
之池臺亭館其又可保耶

自廣齋記

卷之二

三

張子自得胥關廢園之歲卽欲以自廣名齋蓋  
取賈傅長沙時賦鵬以自廣其意云也張子年  
四十六而舉于鄉暴見挫折議者以三科爲期  
無所發其雄心坐見有憂幽之疾張子喟然曰  
是不有前定者爲之乎默數耳目見聞抽繹腹  
笥所涉諧史稗官及倦經釋部汪洋怪誕雜夢  
卜鬼神之事不具論卽人道眼前短不可稽比  
寸陰長不可促之箭漏有灼灼不爽者如廣記  
所載舒元與王涯二端王沐爲涯疎遠從弟殺

涯累旬始獲一見推雁序情許以微官自此日  
夕候謁甘露變作沐在笈中遂見收駢斬舒元  
譙爲元輿心腹所寄歷薦校書郎忽以小過怒  
譙裝出長安駐馬迴望涕泣漣如翌日禍作幸  
不與及時論以王舒禍福出定命無疑差足自  
解若其景險而可徵者無如 國朝李忠文時  
勉 獻陵初公官翰林疏諫留中下詔獄宣德  
元年十月 上恨公言慙觸 先帝怒令縛時  
勉來面鞠必殺之已令王指揮就斬市曹指揮  
自廣齊 卷之一 三  
出端西洞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端東洞門  
門中相失得至 上前 上顧憐時勉忠脫桎  
梏復其官斬首復官不啻呼吸而特寄其意于  
洞門之一幙此豈假鬼神矜響夢卜先兆馳精  
于不可思索者哉繇此粗能排遣不爲幽憂傷  
心循至辛酉覆試時蒞試者五堂日午命題晚  
成四篇爲諸公激賞甚至壬戌試牘同之復絀  
而歸次秋乃大病伏枕浹歲余進醫而告之吾  
乃心疾也仍以前定自廣而瘥故曰自廣命齊

余初意也嗟乎是則然矣然則人將優游涎漫  
一任前定之所爲而毫無所容心耶余曰余言  
前定者聊以破世之營營于榮名好賄而不勝  
其熱腸枝瘡爭得失之途者也審知禍福皆有  
前期趨避毫無可役人必不至毀方爲員涅素  
爲淄以希不可幾之數而又修其常以迎時會  
之合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自做小人豈非  
一定 之大數而自得之真常也哉即忠文官  
後執性不變忤璫荷校太學而卒非當所能處  
自廣齊 卷之一 三  
可鏡也余老矣比年倘徉齋中凡意中美好欣  
艷之事一齊放下第覺齋若闢而寬庭若除而  
潔水木花卉之若濯而芳者余要以信余之自  
廣而已

### 張氏祠堂記

欽贈翰林院待詔張公祠繇胥門壽寧巷直東  
經張氏宅園之盡又東北行以合于司前大街  
其中間面南向池而作也祠世偉祖故孝廉靖  
孝先生其得贈今官以 今上崇禎之八年九



月先是按臺餘姚祁公畱意吳中風教凡厥彰  
瘴一准先民偉已心儀之又恭前七年五月  
聖諭有生平果係孝弟廉讓做官自然盡忠竭  
節語且 勅按院考察舉人凡薦與摘若而人  
無非風勵作興盛意 不禁心動與同人楊子  
廷樞條上名賢題祀議投按臺按臺正愜素心  
謂身蒞四郡不得獨題蘇郡檄行松常鎮三府  
寓書耆宿諸公諸公言各行無埒蘇郡三賢者  
遂併覈仕途應謚三公以真孝廉真忠節請得  
旨下部覆議除應謚另議外其三賢若顯祖靖  
孝先生與歸朱兩先生皆得贈如今官 傳念歸  
朱兩家歷世未遠孤幼有待若 傳得事而祖且  
年將望七不可不及身建祠妥神以昭示 朝  
廷風勵之典爰請于撫臺東陽張公張公俞之  
暨兵道馮公知府陳公知縣涂公楊公俱報曰  
可比成而請于學臺倪公按臺路公無弗同者  
祠作于十年丁丑正月十五日戊午是秋八月  
卜以七之日迎主入祠時知府陳公推官劉公

咸吉服致祭城中縉紳二十許人孝廉三十許  
人青衿三百許人皆會而 傳已年登七十降期  
正值是月之杪併于此受康爵焉祠前面方池  
池前隙地地之前數十武有樓他屬卽顯祖養  
母處也門五楹兩盡處設木柵入門廣庭享堂  
五楹據之寬殿可坐三間通梁旁二間各爲書  
室又入門祠堂五楹中設龕供香花卓龕立主  
後粘冠帶真容一幅三間通梁中紅欄六扇  
顯祖舊書齋物工緻可觀六十年間屢遷畱得  
亦奇西一間欲儲祭器東一間爲板閣暫作書  
房後欲安刻集書板東西各廂房三間西有門  
通兒 奕新宅東間照後門植梅花過之中畱隙  
地意作先南安武寧尊江公祠蓋張氏自 國  
初居越來溪懲黨禍不仕仕始南安公潔廉有  
文載縣誌文苑傳實張氏起家祖也顯祖祠後  
復祀曾祖無餘憾矣祠左一間擬祀顯考省堂  
公益顯祖不赴公車專靜養時年止四十七兩  
世父卿居其支門戶接交游與劄記文翰之自

出皆顯考一人兼之顯考文爲世宗所館穀皆  
大家名公不問生人產產大落屢試南北雍俛  
得復失佗僚無聊以成歿而餘聞未替則以教  
成于偉兄弟也偉兄俊勉刻世集庶世其家偉  
嘗承顯考言謂顯祖終身純孝清品子孫官封  
無可當意庶或微翰苑官銜榮之言猶在耳屬  
望偉良厚偉淪落不偶不虞仍以顯祖自爲榮  
也贈官命下僉論僉然曰 國家有以孝廉論  
薦授官者矣未有歿而以孝廉贈官者也盛朝  
自廣齊 卷一 三  
曠典非 聖天子風勵至意何以臻茲偉初建  
議時望不及此今及此豈非天乎爰書付兒孫  
誌之

陳灣祖墓記

出背門迺黃塘泛石湖而南傍山之麓而港見  
所謂陳灣港也舟抵呂氏門登岸循磚街行不  
百武過觀音井庵入東松林中可三十武得張  
氏祖塋焉澹庵府君偕配龔葬處也坐庚向甲  
右前有碑亭爲武功伯徐公誌文中扞六穴昭

一穴爲愚齋公配翁穆一穴爲立齋公配朱穆  
二穴爲中齋府君配顧昭下一級一穴爲坦庵  
府君配鄒二穴爲樸菴公配朱支派總出澹菴  
中齋坦菴三府君則不肖偉五世六世七世祖  
也古冢縈紮非偉兄俊咨宗人訪墳丁于崇禎  
甲戌刻碣而表之後世子孫幾不知孰祖孰從  
祖矣松數百章左右列植冢栢森挺扶蘇幹分  
兩岐大可盈抱獨秀諸山山中人以爲張氏之  
祥也並右五穴主穴爲尊江府君配郭官南安  
府同知碣爲文衡翁書左昭一穴爲敬堂府君  
欽贈翰林院待詔右穆一穴爲前配趙左昭  
二穴爲繼配劉劉卽爲先考所自出其碣書出  
相國文文卽衡翁之耳孫待詔官九品無儀衛  
前列石馬石羊併牌坊三楹皆南安府君原葬  
物猶子梓邊父命移置之者也墳共 畝自澹  
菴三支派之中齋恰得右方自來堪輿以並祖  
塋爲勝地前有隸愚齋後者病亟無棺歛費偉  
以三環資之并屬焉今亦絕矣錄觀音井菴而

北道周有屋八楹有門有堂中列碑像則今張氏之享堂屋也凡新墳遷殯宮買祠屋諸費皆偉與兄俊分任之獨豎碑脩墓之勞兄任爲多而猶子梓于兄歿後載儀衛牌坊所費鎰金則更不易今華表未移擬載費亦相當偉尙當爲後圖也左右界水甚明左有潭分泄北出兄俊堤之循舊溝而合于墓前右藕花潭水會焉是年兄遽歿堪輿家互有利鈍語未審何也總之陳灣墓自七世六世五世祖皆葬舊穴止高祖

事廣齊

卷一

三

溪南府君配陳葵鳳皇池之陰若曾若祖復葬新穴蓋難言之矣曾祖初葬陸墓山在越來溪之南五里祖葬墓兆造享堂費幾三千金松楸樹柳排植式列蔚然壯觀曾祖母八十六終壽兆合葬則清水汪然先君心不能安併啓祖兆葬工其堅固且而開則樞躍然浮出先避昭穴有石脉黑穴純土前祖母祖母厝之疑併啓視亦皆淤泥臭水時先母袁葵墓田丙舍之東另闢穴兆併啓視則有去來水痕似未入樞者

是皆攢享堂先祖葬木樨嶺先君獨費五百金堪輿盡言其非併遷之停享堂擇地甚亟遇張龍墩者于嘉興張老凤名著書與先君語合延之至蘇初至吳山視地嚮時稱陸墓者謂吳山三支並出中抽爲尊又出不振迅如蘆花嫋嫋目爲絕佳張君遠視遂曰此死歟歟豈有地乎先君酷信之行視陳灣曰地在此何泛尋也萬曆己丑冬乃就陳灣謀遷初亦注意今并隔時數移盤向前視東有潭水名藕花池者向之

自廣齊

卷一

三

曰地乃在是于是作甲庚向對之坐向俱絕空度無是理張君持之堅爲并三穴則曾祖合葬祖獨拊也別爲祖母劉卜地盤螭之石壁萬曆辛卯先君就試北雍委偉兄弟謀葬山麓拱如羅城然因打石多石屑頗用爲疑冬爲先妣袁卜地吳山之空墩皆張君主其事張經卷地多著書盛行人又朴實類有道者度非術術求售其子術亦盛行視陳灣兆而疑之如盤螭吳山朝對粗可觀但盤螭確爲顧墓之耀氣

敬有敗磚斷甃非葬處也先君歿後兄出獨斷謂此地作甲庚向者俱敗絕斷至今扞偉心亦以爲然決計遷之清水浮柩如嚮時遂安今兆壬子偉舉北雍被泰兄貽書言人皆云盤螭墓不吉所致偉復書言墓總不吉未有緣一人惟事而還遷者俟歸而謀之歸意山中石屑必無水患然柩久浸而驟乾能無剝刻乎則備杉棺衣衾以往兄弟啓兆夜往來石壁中兆發棺見則愕然如空質矣亟以板承之得不更置權厝

鳳皇池

卷一

重

之高壤耳乃陳灣又悞卽今不能浚泉視土安保不悞哉然大致依祖兩世冠裳簪履如會一堂左拱右環風氣交會子孫視之庶乎其有艾也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偉故勒而記之併示遷之不可輕議也反覆貽後有餘恫矣

冬日記

### 重修上方塔碑記

鳳皇池

卷一

重

司倉魏瑗書刻石者也歷唐宋迄我明修廢不一可攷者易塔心木木窮而刻磚見併見珠寶舍利等物則大明正統年間事焉其再毀則崇禎壬申之六月再修則丙子之五月發願於孟舒居士張諱世俊而偉績成之者工始於丙子九月取相輪諸鐵毀而未盡毀者輓轆下之丑四月完鑄工八月上塔心修第七層戊寅春修六層五層四層秋修三層二層已卯擬完第一層初得吳縣楊侯給還木值後得巡撫大中

丞東陽張公大施成之上塔心之日僧具齋邀  
余跪誦祝文云余小子倖一力肩任余巽然曰  
余不過無忘先兄彌留之托安能獨肩大任僧  
曰初卜先兄豈文詞國不兆繼卜余始兆余亦  
三之然應之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也僉云當勸以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誌諸書上方年奉本名初名橫山見隋史書  
末唐白許皮陸諸公詩皆名爲楞伽山宋范家  
穆公楊姜諸公元楊顧諸公互名爲橫山楞伽  
山五塢山皆無名上方者惟宋馬雲井亭記有  
奏置此寺於上方而入國朝姚少師詩遂名之  
上方名雅又出胥關一帶皆名爲橫山沿石湖  
皆名爲楞伽不如上方之端自後我吳名人輩  
出皆名上方矣寺則寶積寺治平寺楞伽寺  
謂時亦互見而塔銘中云此山爲古之佛殿則  
塔之附寺其來已久獨不見有所謂五顯神者  
不知始自何時據皮襲美詩道人引登龍閣見  
猗猗龍奴之狀則寺之併祀諸神非一日矣余

上方賽禱無虛日而自隋迄今鎮山之塔任其  
圯廢不脩方先兄孟舒始事之初母亦曰稍題  
募爲勸施倡乎文閣學題云此中香火甲於吳  
中不日成之可跂足俟余亦襲此說也謂從胥  
關雉堞間見畫船簫鼓婆娑樂神望橫塘而進  
也街尾不絕以媚神之什一捐爲脩助宜無難  
者見者初亦謂然乃俟之二三年僧置冊募禱  
賽者掉頭不顧一一俱從余齋頭紛紳交游  
星就之然非撫臺張公慨捐百金亦未敢遽  
成事也余貧無贏金以資工費又衰拙耻以告  
人無大估客優婆塞各項之往來獨以硯  
之素取信交游問諸當道不憚拮据征繕之費  
償匹士克恭厥兄之一念其敢忘山靈之明賜  
哉胡工部遠志謂上方講寺天台舊額尚存不  
欲乞靈五顯者牲醴混涉其前捐數金改道從  
右登併爲五顯巖業塔工畢當以餘力副其願  
也工費約計五百餘金據冊開列碑陰手付僧  
西印西印名忍可雖不善募督工無所乾沒亦

僧之能任事者

卷一

一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二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送代巡姚江祁公復命序

直指姚江祁公之按吳也于今上甲戌之八月巡行入郡先是駐節郡城且巡三郡州縣略遍所撲殺最軌法作奸若而人無不人人稱快謂明興二百餘年來巡方所未有又加禮士大夫之賢者進諸耆髦士而煦接之于是部人鄉貢士張某偕同人楊某以名賢條議上若曰磨世礪鈍之法無過彰輝二柄臺下疾惡甚嚴所誅鋤擊斷與衆共棄者固已揭日月扶風霜矣若善善之長未及表人倫之選行澤宮憲乞之典今後進奉爲指南得無耳目覩記頗難其人寧虛位以有待乎況聖諭諄切凡勵德行端蒙養叮嚀不一而足而孝廉一途居身介潛見之間觀法在學行之際于引翼後進爲近求之往哲所當特疏表揚得三人焉首先祖靖孝先生次歸先生子慕次朱先生陞宣而公慨然

答之曰是也議論正而是非明採風信無急此者已更諗之紳衿得已登仕藉久應郵典者爲中丞朱公統太常陸公燦少司寇葉公茂才亦三人彙疏上聞命之曰真忠節真孝廉請謚贈以勸臣忠維士習洋洋乎舉曠世之特典副宸諭之旁求甚盛事也某衰羸自廢咫尺郡廨尚艱匍匐乃奮造吳江之許祇謁舟次颺言曰某非敢爲一人一家之私慶也亦非敢謂此舉大裨風教爲明公彰輝得全慶也緣是益占朋公之識之力超越尋常萬萬慶也夫居心不淨固有味于譎言卽市德未忘間亦疑爲愛我公當巡歷甫半父老童孺喧爲二百年來未有赴闕乞畱根于至心萬口一詞公深爲隄漸防微計歷血懇辭有力祛陋習不甘身犯之語禁約郡縣亦斷斷不少借夫人惟恐失之者公惟恐得之卽無心致之者亦不無心任之以是爲百城儀以是爲下僚式當必有咋舌而滌心者矣公之識力何如哉而一老書生據臆陳言撮

土杯水何足增高深之萬一乃與往復揚榷相應答如影響此非十分識力而兼之養恐不能如是之朧至也蓋公生文成理學之鄉淵源令先公大人之庭訓而又聰睿夙成氣類懸合故所臻美善如是嘗觀宋廣平相業唐中葉無兩當其解廣州督廣人請立遺愛碑宋疏禁之以草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史稱心腸鐵石及爲相置齊澣高仲舒左右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因得折事理之衷其性性無

前廢齊

卷二

三

四

長猥豪國士之知不能如兩君之有所效若明公他日廊廟事業則此行其蒿矢矣敬錄之爲歌驪贈

送郡伯河內史公調任序

蘇州爲江南第一財賦地牧伯治狀最著而州署監司時誤給郵待事牽連得調前此未有也旣明旨調去吏民匍匐兩臺請留兩臺卽會疏撫實上聞前此未有也疏聞上難例調數人不得獨異不得請吏民意無復之狂奔盡氣

若失所天此其情固然然傾縉紳子矜以至把鋤荷戈種種執藝之衆皆群然一辭無有牴牾亦前此未有也余蓋進而稽其素也公大率砥礪粹白藏不贏一錢出入第謹簿籍不手輕重以故閭閻信其不擾隸卒亮其無羨而遇矜紳以禮情意有加焉至其折節民望垂意孤寒更倍恆情萬萬此其特繫人心者也余更退而思其故也諸所稱治狀前之賢者或庶幾焉然次第解任光景攀戀滿志不約而乎無是也則余自廢齊

前廢齊

卷二

四

四

又低回籌之曰是矣是矣昔有見賢而被抑者曰分別心太明而又遡論之曰爲善無近名故凡心有所甚矜惟恐不孚于衆者不免振而暴之而所得世論反有所不能全今公最得力處無如操守粹白囊無贏錢卽素所嚴馭之吏胥亦爲憂資糧屏屨而公未嘗自表異也殺青載之兼兩束卷比于牛腰從容與賓僚縱觀若謂蘇無可戀惟文獻之足字畫之工與夫見所未見之書籍可爲梓里光寵耳嗟乎東南彫劫之



餘敵髓吮血得之故額不下百萬出庫藏爲欲  
炙者涎流無論卽入金間肆中其纂組繡續雕  
鏤磋磨可供它方服玩何限長吏顧指卽得獨  
何取累軸連幅濃煙淡瀋僅自娛悅不足供好  
事之收藏者什襲珍而方舟載義公惟反躬  
粹而以卓魯餘事蘇白流風揭揭然與吳民披  
對民亦悠然樂其所以而益頌公之操之清  
無間也傳不云乎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於  
是可以觀人心矣于是可以觀學問矣蓋非流  
學問者以天合天自信必不能如是異也若夫  
公之治績非苟爲煦嫗者嘗勒賓館謝諸干謁  
試士魚貫雁序進退坐起無諱約束從軍吏士  
凜凜無寬詞取閉糴強糴奸民廉爲首者杖之  
百諸吏抱案庭下如立冰雪中用嚴得治而治  
乃早竊計不決旬間上注念東南良吏調養  
所坐必異數召公聞者勿艷前所稱說異事而  
循迹擬之

附錄送行詩序

河內史念翁明公精意作人坦衷下士每枉  
駕小園樂其野適然某過引繩覈之分未敢  
修樽鼎之歡也迨言別有期積忱未效擬與  
同人朱子暨同人周忠介公之任子攜榼追  
隨因楊子維斗偕侶五人俱公蒞任時得舊  
士亦有是約遂合劇城東備得親光霽之容  
聆金玉之論諸詩卒章紀其事也列圖右方  
綴以短序卷之餘素具錄前此仰酬諸篇雖  
不能悉萬分之盛美亦足誌一時之雅懷也  
男奕孫邑再試首錄在大賢教下旣沐陶甄  
于通家籍中復聯名買它年嗣音之寄端在  
斯乎端在斯乎

賀長洲令南昌冷侯考滿序

今皇帝乙亥春我長洲邑侯南昌冷公三歲滿  
考于恩典如例郡士大夫旣旅而稱觴矣同人  
相繼製屏且謂某商先一飯食以致詞屬之誼  
無所委乃拜手颺言曰郡縣之以時滿考恆也  
功令于斯時獨難于最煩重之長洲更難若夫

先有自課之疏經時而奉以忽需之恩一旦而適與疏會則難不待言而且詫之爲奇矣蓋自朝廷以軍旅頻興度支告匱嚴立考成之法郡縣長吏無問循卓凡錢穀之爲京邊爲非京邊爲任內爲非任內爲一年爲兩三年爲四五年未經部收者俱併萃一守令之身額不登終不得滿考黃墨綬相對感頰而無如何公謁選揭簽業得長洲卽慨然具草分本任前任之說限年自課其在任內者普無纖毫負餘遠年帶征自贖存

卷二

七

稍及寬政無重貧民挺走憂疏上報聞雖未經部允民已欣欣相告知公之必有以覆露我也夫爲民父母豈必盡須入告卽邸報諸滿考者亦寧必盡行苛政得之特當嚴切之日式舉寬大之規而又三四年中別無豫借併徵不知公何道仍能及格則大才之繫繫解紛治錯恢乎有餘地可知也財盡民窮流賊騷近者厭陽之陷震及陵寢聖天子需發明詔罪已泣民自五年已前宿逋係民欠悉與蠲除而部

擬豫徵三分亦爲言者抨擊頽頽謝過不暇公所建白遂無一不贊滿考亦適與事會雖一身不沾言之利而天下終符言之福豈非處地至難操券至奇者乎且夫蠲宿逋者多惠奸詭而戒豫征者庶寬良民鰥鰥遠計之士至欲蠲目前幾分以抵宿逋之數意非不美勢必中格蓋蠲逋方有曠然一變之象若留之終無益度支緩急總爲猾胥作緣耳經世者不能忽新士大夫之志意而遽欲易胥吏之肺腸寧可得之哉豫借併征相輔悉罷此余所以三復公之善用其德也故事考最待徵賀者多侈言將然清華可喜之事附于考室祈年之祝謂銓曹臺省虛位以望末光今新例且益之木天一席矣聖天子若曰吾輔弼近臣必歷試諸艱以堪茲任則頌而祝者又當抗而上之而余以爲不必言也第取公先資之言言必有踐者引伸反覆以宰一邑宰天下易易耳老書生筋骨自怨歷歲無賓館之跡公不督過而似有意乎其人故

自贖存

卷二

八

因考績躋堂而恭舉對揚之大與夫運會符合之奇者諗諸同人同人曰是宜藉手上獻以公諸父老子弟

賀吳令西蜀楊侯考滿序

今上御寓之九齡我吳邑侯西蜀楊公以三年滿考錫之寵命邑父老子弟入賀如式同人徵余言或曰徵余言固侯意也余曰侯知余之質言也哉夫言非其質雖美弗肖然質固人人能言之也今天下最急者催科也而最不易兼者

卷二

九

催科與撫字也侯實爲之期確爲之約自某日至某日皆納銀之期某日止卽比納之限人人得自便不遣一差下鄉不追一人上樞來卽收收卽去耗折最輕最平人無不樂輸者其初也違限嚴責示懲後人人如期不復責矣大率政務簡要不責細苛聽斷日升而出日晡而畢燈時庭無訟囚酒館旅舍多閒其門與人之頌謂坐堂一日省地方五十金粗舉燈油酒食及敲朴係拘之費算之非虛言也此非質言之者乎

若然則父老子弟人人能言之卽能文之士伸紙舐墨亦不能飾無爲有飾有爲無也然而有徵于余或有進焉者也蓋侯少年高才人也才高多負恃其所長年少則不必經事而輕視事乃侯不然也操之甚苦慮之甚長而居之甚夷康莊如九折坂跬步如百尺竿時稱子奇宓子之爲人夫堂上二十五老人堂下二十五俊士子奇所以治阿也至夫子所取宓子者以附小民爲小節附中入爲中節而以稟度治道求賢自附爲上節若夫俗薄道淩襲其名則醜陽喬至矣師其意則善將無稽之今不足論之古有餘者乎今觀侯之蒞吳從錫山調也吳之治不難辦前日之錫山異日之蹟何難隆今日之吳置身日月之際大霈雨露之施洵矣侯之質具之矣然則質言之者將無有取于是耶余賤不文以大馬齒爲同人祭酒故不辭而冒言焉不審有當于微言之意否

送兵憲四明馮公序

小子某過庭時聞先祖今贈太史公之學印証  
于念菴羅先生而借計終養大致與陳白沙先  
生相似長涉獵書籍知陳先生游國學時偏與  
翰林四諫相善賀黃門至執弟子禮然未知孝  
廉居鄉監司劉東山先生往復始末也迨覓刻  
集年譜玩之乃知替見不一人亟僦亟問不一  
事爲陳先生許可登借亦不一二而足若夫水  
乳針芥道契玄通無復分毫勢分間阻則未有  
如東山先生者嗟乎孰意二百年後非才如某

廣齊

卷二

二

乃倖得之明州馮先生者乎某學問無所取裁  
氣節文章差得性之所近籍諸生時遇太奇名  
太高遂爲流俗人側目踰壯始登賢書卽叢謗  
議迫奄禍熾作忠良駢慘漸次納之勾黨中瀕  
于歿者數矣至于抱壯夫之槩飭處子之防與  
夫斤斤孝弟唯諾之節自愧不能繩家教之百  
一何足煩名公齒頰逢 聖天子新功令行薦  
辟執事者不察遽以賤姓名登之啟事先是鄉  
詞林摘入條陳疏中奉 旨業註舉主取用又

撫臺東陽張公意屬已久先生堅持之不肯讓  
卽今諸疏留部人不盡見見者傳多溢稱然而  
薦者不見示受薦者不索觀且申請曰片註舉  
主卽認門生究無若不受薦者何是先生無私  
于某某無德于先生也乃先生今日之去畱有  
甚棘中而癘心者世道人心係之殆不直痛哭  
流涕長太息爾已因思 孝廟時陳先生終以  
徵授詞林老劉先生用左轄內召漸正樞席愛  
知簡在君臣魚水之歡千古美談今 聖主宵

廣齊

卷二

二

旰食宵衣 烈祖宮府軍國倍萬危疑豈天  
之未定既定有未易揣者耶小子某驚弓在疚  
何敢深言然觀東山樞席亦不久據始而徊翔  
藩臬非繇職方速化也若陳先生風零浴沂之  
趣疑終身在獨善自得中後觀其語民澤湛氏  
曰吾嘗兩遭不測幾陷庖口不得已爲謁選之  
行而四君子上疏時皆與商榷後發則知有心  
世道無不見愠群小者要在借風波作礪石基  
于此若有得焉而不敢不獻之左右也少年喜

開史每讀開拓萬古心胸催倒一世豪傑等句  
不禁躍然赴之意陋規行矩步尋章摘句之儒  
比涉世久經事多而知肥腸滿腦氣有時盡惟  
兢兢循養者發皇倍盛近者天地晦蒙暨鼎革  
泰差之際錫山高先生從容處死無異坐脫立  
公會稽劉先生出處大節見前後諸疏中妙中  
窾綮百折不挫二先生皆深于學問者也一時  
文章氣節之士無能出而軼其駕而始不覺望  
洋而嘆矣先生當今第一派人將無味于鄙衰

廣齋

卷二

十三

送示權禪師歸普陀山序

今天下之豎塵拂敷祝座攝衣而登壇者東南  
爲盛淄素輻湊擬于朝集之市比歸而叩所說  
何義百千不得一也大士君子業窺典墳之緒  
自不能儕之屠沽樵牧得悟于一言半解而中  
無懷來以當承受之藉上不爲針芥之投下不

廣齋

卷二

十四

爲蓬蠡之扣則雖旅進旅退終日雙鳬乘雁于  
講壇何益余不敏所以每聞勝集不勝讚歎歡  
喜而于親承聞如至夫期滿席虛從旁側聽已  
事則天花之散靡留頑石之領亦幻謝其華而  
相其質多於戒律有後言者嗟乎此余之性慙  
而靡所歸往者也示權法師以吳門緇素之請  
從普陀航海至准提菴說法華三昧而諸座下  
若有異焉楊居士父子篤論士也其稱師不先  
慧而先戒且言少本金陵儒家子從法光師來  
普陀絕頂脩諸茶苦日則樵薪擔水上下崇岡  
複嶺間蹊血狼籍夜則翹勤禮誦徹曙不寐以  
爲常如是三載猶遍參學不怠始能從定生慧  
以有今日夫居士敘述禪師證悟滿紙而大旨  
乃在此余又復取而申言之誠重有感也聖遠  
言溷必欲齊上下根使困勉得證聖果止此百  
倍功力而士君子惜其皮毛卽如古所稱冬不  
爐夏不扇坐不踞立不倚寢不脇席者其苦不  
能當粗行比丘而世不數覩若必喪身失命以

生歟爭迷晤如陽道州之門生俶講國風不能  
往復而投繯者百世不見乃禪門拈一言半解  
而身殉之者比比多有野狐狂魔復得震動而  
矯之則非如禪師之示正知解孰從印質哉余  
與禪師同在吳門園子中而未得親承法旨竊  
以前所言自愧復以後所言自奮不知比于朝  
集之市何如也敬以訂之異日

賀姚母文太君 旌表貞節建坊序

蓋讀姚孟長氏爲孀母文紀略之編也曰美哉

自廣香

卷二

五

其言之文而情也母爲有子矣已而悉其微若  
歉然一命之徵爲不足母氏光寵者其言曰第  
以母報母未以身報母夫如是必將縮筭垂魚  
若若纍纍奉翟服起居膝前足愉快而報萬一  
哉非然也夫孟長直以不早自豎懼弗克令聞  
顯親卽今應令甲得旌典亦第階直指採風之  
力弗克序次始末具疏叩閣傳之都門爲悒悒  
耳余謂直指採風類超得旌歲不下數十人人  
子通籍具疏自列得旌間歲亦不下一二人轉

眇幾晦明間而此數十人與一二人者掌故尚  
不能習其讀安在乎以身報也夫身報諒難言  
之而必非綬若若印纍纍之謂也余觀世之若  
若纍纍者不能報其親而更崇罪焉金石琬琰  
之錄凡可歸美人子無不至有所蓄縮不敢前  
殫總不能決則輒以慷慨恬澹予之子而以姑  
息勸勉推之親必將曰子本欲如是而人父人  
母不欲如是子本不欲如是而人父人母必欲  
子如是于是沒世之澳名終天之隱痛皆代子  
自廣香

卷二

六

受之當世能言之士且公然譏諛紀傳中縱于  
父母盛有稱說亦皆又不近情之語嗟乎有子  
如此其於以報父若母何如也雖然父若母而  
有意人也是無若子何也父若母而一無意人  
也子亦無若父若母何也今孟長之母其爲當  
世賢明之母無疑矣子爲滂而母爲范母子爲  
無忌而母爲何母至於子爲推而母爲介母極  
孟長之所豎抗大難決大幾卽時命未值求善  
養祿養之間而從容救水將之有弗獲母心者

乎而又奚取夫若若鼎鬯奉翌服而起居膝前者爲哉然則孟長所爲以身報母者信在此不在彼也卽今孟長昂藏丈夫而守身如處子握算不及私制牘不入公掃歧路而絕外篇亦足徵身報母之一班已而何歉然之有母文之自出尊人治中先生能紹明先待詔之家範十五歸姚二十有二孀居五十有八而應旌方孀時孟長十月藐耳今翹然稱孟長母可紀矣持身訓孤槩見孟長紀略編中所謂姚氏有子其言之文而情者旌門建坊之日同籍捧觴上壽以文屬余不佞余不佞匪廢辱是懼擇言不讓夫亦以信前志云

賀徐母余 旌表貞節序

今 皇帝勵精政事諸臣請乞之章俱慎許可獨有關風教一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爲子孫敷陳者每奉 俞旨共間節母較多十年王正太常寺典簿臣徐樹澣以母余孀節請下部覆議取同鄉公結會同 勅建坊旌表如例會徐

自廣齊

卷二

二

君課最遷南京兆別駕便道歸里里通家醴觴上壽問頌禱之言于泌園老人老人字命之曰是徐君公宜母耶余尋交南州三世矣少侍納言公杖履在子姓之列與厥嗣長公齊年仲季以年爲差然皆兄弟行也長恂恂長者仲才各意氣最盛與余輩頡頏季外溫內朗秀穎處幾不讓兄獨不得志于推梨讓棗之年藉仲挈引無間萬曆癸卯甲辰前後二十年間長襲蔭仲登科季食餼納言公方官京卿與配馮淑人康寧有加三子文壇酒社列第城內外東西相望交游多名流偉人南州雖素豪金閭乎若程量聲實權衡品望舉宗無以踰此豈惟徐宗郡城固艷稱鮮儷矣轉盼浹旬披枝傷根英蓋先催喬柯繼折仲氏以碩果支撐家難無聊鮮歡竟不永年以歿也方季之歿也長支尚有冢孫本支亦有嫡子于公宜分皆爲兄至仲氏歿時納言公見孫惟公宜一人矣屬續前期延余與文姚兩太史朱孝廉周吏部數公使公宜納履而

自廣齊

卷二

六

拜以識永訣中坐有古衣冠先爲名博士弟子  
張先生者則公宣今姓表節母余之外家因是  
知公宣有母族疏中所稱者儒室女歸徐期年  
舉子子暮年而孤將三十而服官中更家難形  
影相弔嗟乎質言矣然未悉余之所自出與夫  
家難頻仍徐宗不絕如綫也余原籍徽著姓又  
爲名博士弟子外孫立其秉禮度義持戶撫孤  
凜凜無尺寸軼哉公宣業承先緒有爵位顯榮  
矣知不俟已之官封榮母而亟以母之節報夫

自廣齊

卷二

五

緩急重輕可謂知所先後者抑余更有進焉夫  
而母之節固非爲一身一家也其自納言公上  
承千百世之遺緒與二支鼎立垂絕不絕之一

在仲氏子子弟之子公其子承伯

氏蔭以方大宗已子同祖之子叮嚀囑付于諸  
公之前呱泣未堪抱持情色慘然今諸公俱騎  
箕御尾與伯仲李逍遙無何有之鄉余老人年  
踰杖國獨得見公宣庶官最遷先以母節旌也  
卽時管感慨倍增公宣都能記憶否耶憶

之莫如自敬其身詩云風夜在公又云明發不  
寐而二南又盛言穆木小星與螽斯麟趾之瑞  
自此振振繩繩班斲游戲節母之側也母不欣  
然加爵哉余與仲季更習既念仲臨歿琅琅務  
貽猶子以安又追思已酉北關季名籍甚忽聞  
伯氏訃音臨輅嗟咽不入以至大病夫生成功  
名之會天性發露壯其孝弟相勉如南州嗣人  
之有食于而國不誣也因舉節母之觴及之且  
以信 皇上教孝教忠風厲天下之意殆以今

自廣齊

卷二

五

日爲嗚矢矣

### 贈宮詹黃公南行卷序

余于 今上崇禎間得古名臣二人焉曰工部  
右侍郎山陰劉公念臺詹事府少詹事漳州黃  
公石齋兩公立朝奇節耿耿在人而大率多以  
言著凡封疆宮掖與 朝廷意中之事受病之  
根暨當事之工爲伎者間露一端與露而未盡  
露爲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卽言而不盡言者  
莫不懇懇發之搢身潔稱物芳當事初亦陽敬



幕之而事會湊集言終不可以已卒皆以忤柄  
臣去履蹈危機 皇上亦欲保護用之兩公見  
所不可如物在喉必吐乃快劉公虜難方亟已  
乞身在道而去國一疏必犯舉朝之所諱至褫  
削而歸黃公方 青宮出閣 召對促膝時開  
陳多爲時論所忌 皇上終不爲忤稍周容卽  
幾大拜而終不易其綬直至 召對詰問之頃  
舉少正卯爲言可謂兵在其頸而忠佞邪正之  
辨侃論不少挫嗟乎難哉余聞從古名臣所事  
日廣齊 卷二 五  
中主而能功名福澤照耀今茲未始不用泰之  
包荒坎之納牖以克成其功兩公何必行其志  
如此及觀劉公平日議論謂薛文清賢而不盡  
既知于忠肅之寬諫無孥戮而不能救其死爲  
恨以此繩人自繩寧有分毫不盡者黃公請纓  
雖勇而中刺中人無望厭時與劉公去國疏同  
是尚能留其身有待者哉然 皇上亦非樂用  
中人者吾鄉文相國一人輔而諸鎮俱撤非人  
臣格心之力 皇上原鑒中人與正士不同量

特信其夙心以開彙征之目而工爲伎者必比  
而驅之胡騎入犯崇朝盡復厥有繇來可爲長  
嘆此卷爲姚宮詹乃郎宗典乞繪以送黃公謫  
行者宮詹素稱同志請 卹未下 朝廷意尙  
未言黃公於 召對時或昌言或婉言以留  
皇上不忘講幄之勞之意不知費許周折此姚  
子之所以感泣而不能忘也余老矣平生名在  
諸公間未頂進賢冠跡多自遠卽黃公與劉公  
皆未識面特因姚子爲館甥索余文而筆之如  
此 日廣齊 卷二 三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三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文湛持先生六十壽序

明興垂三百年無幾何年而如當鼎革之會無甚天啓之甲子以逮崇禎之己巳蓋逆璫煽虐幾至反易天常縉紳之禍亦于是爲劇賴聖天子踐祚卽時戡定詎修贈卹快然一新而先時褫斥削奪投荒瀕竄之賢無不復班行加顯遂焉吾蘇如湛持文先生其最矣文先生之斥

自廣齋

卷三

一

復與諸賢同而遭值之巍義涉歷之險巇較有甚焉者夫世運密移尋常流浪不覺爲永而痛定思痛備數榮悴菀枯之境者偏覺其長故爾時甲巳六年已若歷週天一甲子而繇前數壬以企先生之臘唱登朝繇後數癸以稽先生之竣使留里迄十年所而先生年乃真週甲子矣則倍數之而謂百有餘歲無不可世無十年通籍之壽而不可無百有餘歲之壽此周親密戚縉紳先生以及廣序譽髦之士所以誦古說

今踵高門而稱介觴者也通家子公宣徐氏謁余以文請余不佞胡能言又胡容余言哉雖然習先生無若余者則有兩言以券先生而已券以歲寒後凋之說凡物之勁者必壽則先生之立朝是也券以側睨倍價之說凡物之厚者必壽則先生之居鄉是也蓋先生之褫斥非猶未人之株累而蔓及也一昌言而竟不保其官忽懸坐而幾不保其身比再出而終不以言爲諱焉當時雖不盡報余終存其言不可奪此非

自廣齋

卷三

二

賦性勁者能乎謝絕請托雅見信於人人故能以暇力爲公論故人地凡名義利弊等事謂而得請而遂者必文先生也此非居心厚者能乎先生聲氣交諸存者不具論論其先逝者此推服無如周忠介景文幾以身殉亦半繇景文莫逆契合徐孝廉仲容于同人無兩卽今淒風苦雨之夜花明日麗之晨與余輩抵掌言及未嘗不慷慨低回累噓而太息也且拂拭提攜兩家嗣人甚至是亦立朝居鄉之一徵已公宣氏爲

仲容猶子因與詰嗣締絲蘿之好每見必懃懃以世其家爲誨併衷語屬余是宜余不辭爲公宣言也余惟文先生之遇甲所關世運不小故稱說甲已之際以壽國併壽天下賢士大夫而以年歲遭值之最奇者特爲文先生券焉

文湛持先生六十壽序 又

羣郡城公車之士旅而稱觴先達之室前此無有也自湛持文先生始曷觴之賢賢也文先生登大科著特操顯名日月之際曷取乎國

廣齊 卷三

三

人之賢之也蓋賢之非自今日始也如直榮其科名吏部光祿萬丈而世不知有狀元景即父子間不相及况又公家故物信國豈以狀元宰相重耶若先生裔胄之華則有可言者自信國入國朝代有顯人而大發其祥於衡翁繇衡翁迄國博治中公能紹述而綿之唐時李相揆閱閱科名無不首占因有頭頭第一之號尚遜不屑居擬于先生不啻也先生聲稱炳煥鄉國間者得周忠介公景文翹然自豎聲唱響和一

時同野渙羣德鄰不孤適得天祐先生遂首臚傳發揚有所論建動而得禍名亦隨之此未爲不知先生者然非深知先生也問先生通籍金閨幾何年矣曰十餘年矣問先生之列名公舉幾何年矣曰三十餘年矣凡忠介公密交深契皆忠介生平諗諦非徒取謀面影附之人著錄賦牒互相標榜然也以三十年公車之客克脩澹臺子羽之行自宜爲忠介重先生獨因忠介重否故乘時論建蔚爲當代偉人天下視其龍復以卜國是之清濁特後起之藉而從前公車之束脩豎立固不可証也夫先生二十登賢書卽矜飭名行爲人表儀二十固已壽矣三十奉治中公諱動必以禮禮法士慕倣之則五十及已壽矣五十鼎甲登朝遽感觸論建不能安清華之席又未幾以奄禍褫奪濱危者屢令人有陳瑩中鄒志完之慨則五十且登大年而世壽不足言矣今者聖明在御萬象聿新先生方竣簡書還梓里雍容進六袞觴勸侑者皆侈言

廟堂之事于世道固甚幸而畧公車之素舍曩昔弗稱豈所以康先生哉宜諸同人之旅而創行之也是舉也儀不以捧罍承鬯酌蠡而巳輔不以丹表繡綠潢箋而已文不以取青配黃質言而已余固不能爲文言者也犬馬齒長乘章見屬王子克仲輩數敦之敬受簡彙述獎好以爲無窮之壽祝云

婁東朱翁八十壽序

古人有以壽爲樂者有以壽爲悲者以壽爲樂

自廣齊

卷三

王

者不必富貴福澤積承鼎食以明得意也無所慢乎其心無所忤乎其境有所怡焉忘焉而適乎其志之謂也以壽爲悲者不必貧賤羸困羸羸短褐忽忽無生人之趣也有所擇乎其心有所忤乎其境無以排之遣之而局局以膠之之謂也余蓋得是說侍大人君子之側以周旋塵社伏臘之間天下之應樂而悲應悲而樂者指勝僂哉指勝僂哉當州有大人焉其富貴福澤天下所望而震焉者也年幾耄矣安車蒲輪忽

責於門稱功頌德不絕於側而其中有幽憂之

疾惻然不以告人則又有大人焉其富貴福澤

雖不逮前此大人也年雖未登耄耄也甘食悅

色審聲濟勝皆足以自樂而其中有幽憂之疾

惻然不以告人則應樂而悲有所擇乎其中有

所忤乎其境如前所稱況云爾哉而幾幸得之

朱先生也先生名家子尊人進士天不及竟其

用先生少游於庠久而謝去其爲人無撓無忤

得以自樂其天年子有以武貴者矣而先生

自廣齊

卷三

天

愉其貴子有以儒窮者矣而先生弗戚其窮慕詩說禮尺寸弗渝量腹稱身絲毫無覲而息徐徐而起于于也其爲人大都可見已以此比於富貴福澤者誠不知何如然先生自顧寧謂不樂耶客來有言先生能樂者縣弧之辰大集里社作會會中遂無八十以下人弇州先生言香山之社齒最高而名爵不顯洛下之社名爵大顯而齒遜之此亦能樂與不能之明徵也方今玄鳥漸賓黃花作主先生與諸耆英揄臯醉酒

其間不知往日香山洛下有此景象否而又何  
羨乎當今之富貴福澤也余與其仲子元符游  
元符才且賢卽余所謂儒而窮而先生不戚戚  
者固知非長貧賤以貽先生樂而先生之悲樂  
不在此

王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明興弇州先生以文章行誼爲海內冠冕而來  
夫子若駕部伯茂才季斌斌質有其文武焉以  
演其家聲於不窮問其出則皆李姓也李林吳  
中第在乙而夫人頽而貳先生而舉三子歲次  
丙申於是屆六十矣朱明之季諸與季習者若  
而人謀所以稱觴者而郵書問序於余余輟然  
曰余固無以贊夫人也然卽諸君之與季習而  
因以交於伯也是其於壽夫人也侈矣蓋讀詩  
至穆木小星之篇解者謂惠下承上相得益章  
有燕飛之美無黃裳之誚而已要之螽之羽麟  
之定篇中三致意焉惟爾子孫之振振繩繩也  
而嫡貳間無子而母其母未母而子其子相與

自廣齊

卷三

北

自廣齊

卷三

人

康其祿媿其食壽主君之宗而因以自壽也而  
後世頌武敏而思其繇者亦且與壽而俱長夫  
王之先佩刀歸虔淮水告樸太保始興之澤遠  
矣故其後遞起遞廢遞邁大難而名公碩卿亦  
遲遲鵲起不盡迨乎弇州先生其爲德於朝於  
鄉甚厚而其扶權輿之秘亦甚奢所爲自不得  
當所扶而以德濟德以才嗣才也甚難今諸君  
之習季而交於伯也則那也始余聞先生之爲  
曹郎而臥病邸舍也時年未三十而再不宦采  
旣病則益急得子而夫人娠且就館矣旦夕視  
藥餌不敢逸內顧其重不敢勞極慮者彌月而  
舉伯如達示先生始一顧而笑當是時微夫人  
舉伯者病幾始其舉季後則先生方持節節王  
事執掌十九在外歸輒視季飲噉爲笑樂當是  
時微夫人舉季者役幾瘁已先生偃息丘樊徇  
翔部寺伯遂以省試第一人售公車官小司馬  
而季亦以茂才異等尉爲世聞人先生乃色然  
喜先生捐賓客伯季克庀大事名行摩礪折節

皆父行賢者迄今過弇州而式先生之廬者相  
與也當是時徵夫人舉伯季者業幾墮故先生  
存而謂夫人有寡言曰吾身而身也吾所欲遺  
後之人者而任之而先生歿而夫人謂伯季有  
寡言曰而身主君身也主君所欲遺後之人者  
而任之蓋先生文章薄天壤行誼質鬼神昔所  
稱三不朽者自有所處焉留不留與伯季無當  
也九世卿族蟬聯不替祿之大者不在茲乎伯  
季脩弇州之業而光昭之伯季之後人脩弇州  
之業而光昭之吉光以片羽珍吞若夢者八九  
而大世相嬗也世相襲也庇其樾而思其繇非  
夫人則那也此與夫飾衾禭禱之讓微福履之綏  
遠逖以名齒自抑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且令魏  
恭人無子而母母者誰也夫夫人不難類以戒  
王而難類以下魏哉李有內則曰終秀者當與  
午朝亦乙族也周安東請納之而秀所諭父兄  
指大率謂門戶衰瘁何惜一女適姻貴族將來  
或大益後遂舉伯仁兄弟安東非伯仁兄弟幾

不傳弇州非駕部伯季亦幾不世而二母後先  
皆出汝南乙族於世法不應貳而皆類而貳何  
奇也抑秀之著稱直酒食是議耳至欲歿伯仁  
兄弟無他端徒諸李方幅齒遇爲托乃夫人有  
進是者夫人事賢主持家秉子婦袒割上食稱  
尊貴矣而嘗有不懌者晚節飯僧難繕橋道餽  
招提茹素服麤以志未亡人主臣而日夕以寡  
言勉伯季具如前指余固曰知所以壽夫人矣  
而未有以替夫人也

自廣濟 卷三

十

姚母文碩人五十壽序

蓋余與孟長有緒言云文非位弗傳行非爵不  
顯士君子不早致身青雲之上而驕語輦輓觀  
顏頌禱良足悲也故相知中有吉祥可喜之事  
而張子嘿無言焉卽弗獲已而倩言言焉猶萌  
志也居無何值孟長母夫人五十之壽客史張  
子言之余曰否否余與孟長有緒言矣客曰異  
哉張子之固也夫文之弗傳非無待之文也行  
之不顯非無待之行也弗獲已而言非無待之

言也今姚母之行不必爵顯子之交誼又非弗獲已而言而可不文辭耶余曰此予之所以信余志也夫孟長嘆有蒞而余且廢蓼莪矣是天民之窮毒者也余以一鮮民與孟長左提右挈上之不能建殊猷絕業以綏吾親次焉不能結綬金馬之庭爲吾親光寵獨抱無良之質骯髒不偶之材視息天地間又不能大肆力於文章爲決然無待之計則於相知中吉祥可喜之事又烏用言之重耶且姚母以徵仲先生之孫續五涇先生之子令門甲族無慮不彰其稱未降人而爲婦也未三十也其撫藐孤而爲母也未週歲也其婉德媚於高堂而貞範喻於左閨歷半百如一日也令甲旣及格祿養無迄期又何侈初度之吉祥而必言之以愬快余志客曰子言之善然子信前志也子則固矣援神敘孝首稱譽處中論述壽亦紀聲聞卽子以不言言之而繩繩嗣起無數也庸詎知非孟長意乎余乃序次客語而申之曰有子而孟長也母終懼弗

傳弗顯乎哉余惟與孟長歷憂患之途慨炎涼之致而遇今日吉祥可喜之事再欲言之再欲不言之也雖然孟長徵矣其立身行道無作親羞異日叨簡命而勒彤彤史信足爲吾親顯揚豈與夫乳腥銅臭之子被濡味之服微索米之文加所不得於親以炫耀閭里者同日道哉余之信前志也痛曾氏之逮養也其申後說也希我氏之揚名也士君子不蚤致身而以感憤無聊之氣缺親知頌禱之詞余則固矣故忘其緒言而言之以諗子孟子

周母吳淑人五十壽序

皇明崇禎壬申清和吉日爲故忠介周公元配吳淑人設悅之辰距其生五十年矣諸通家子受忠介公之教與木受教而聞其風以交于其子者僉踵門獻一觴爲壽而乞余文侑之余諗之曰令忠介公至今存通顯爲朝列者當與淑人偕壽乎曰否也又令忠介公先淑人亡若嗟然獲考牖下相去未十年所而遽以艾年壽乎

曰否也余應之曰余迺知諸君所以壽淑人也  
攷古無爲壽之禮有之如詩所祝屆眉壽艾後  
福無飲食賓客及爲文以稱道之事今循俗而  
祝淑人也又不循俗而祝淑人于忠介公烈死  
之後與死未數十年之間也諸君子之用心亦  
殷且苦矣蓋人情踴躍奔走或泣或歌鳴其思  
慕之無已而以有事爲榮者先王弗禁乃忠介  
公必璫禍繇是已丙寅丁卯間國勢梗杞士  
氣拉攏誠爲曠古百六而授命之奇嬰禍之慘  
者無甚忠介公迨聖主中天睨見雪消慨念  
慘死諸賢賜謚賜封府膺卹錄備典亦無先忠  
介公者忠介公之風激而愈芳衍而彌長里中  
父老子弟時相驚慰曰公某某處爲神矣某某  
處神所憑依爲德某人矣則又相與稽其寔因  
某時祀學官矣某時某地特建崇祠矣某時某  
地爲其先贈公妥幽宅矣則又相與入其里徘徊  
其門曰其裔之升於胄游於庠者幾何人矣  
其配間於憂虞起居安否何如矣則又因而默

數之今幾何齡矣而淑人五十之壽始著而況  
乎我通家諸後進也雖然凡有貴于文者必其  
事可訓而言之足以爲教傳云子卯不舉爲疾  
日也忠介公殯官猶在淺土其爲子卯也大矣  
不尋諸松楸而震萬未亾人之側無論崩塋  
塋淑人弗忍卽淑人諸子女諸姻婭忍之乎是  
不然凡忠介公之爲非一人之爲一家之爲而  
天下萬世人之爲也其死也爲天下萬世死其  
休顯而歌咏之鼓吹之也爲天下萬世死而  
死煌煌天語照臨死生而又重以人情之  
躍奔走匪今斯今有事爲榮其又可遇哉若夫  
樂懸而不作酒澄而不飲見新目瞿聞輟心驚  
是在淑人之命與諸子之奉行耳吾人何咎焉  
夫知忠介公顯存之未可以壽以是知今淑人  
之不可以不壽也知存之爲一人一家之不必  
壽以是知存亾顯晦爲天下萬世者之不可以  
不壽也

徐母王碩人五十壽序



天啓初元婁江王母袁太君以貞節旌于朝又將十年許而女之女徐爲徐母亦以五十應旌未行間值已巳設輓之辰諸與嗣君孝若交者謀所以舉觴而徵言于余余與王皆袁之自出徐母爲中外兄弟家孟氏已先命之則宜言集若余者余乃進諸君而諗之曰諸君之壽徐母也甫艾也何亟亟以壽爲哉諸君曰在他人則亟在徐母則否是固不可不以壽也言未既余曰余知之夫非以令甲故耶令甲婦未五十而寡年逮五十始得旌故及此年也未亡人不自意而爲之子與爲子之交者幾幾然望之諸君殆謂是乎嗟乎此固爲人子之心而余未忍竟言之也此亦尋常爲節母子之事而余不必爲徐母竟言之也今余言徐母者第言其自知之冷暖與識其必康後福而已蓋徐母王爲太常麟洲先生長女孫相國文貞公之曾孫婦家世閨闈非如窈人子忽喪所天承廩不給日肝懸釜待炊隆冬線谿縱橫與夫豪家悍宗之腸收

廣齊

卷三

三

斷斷自立而弗克也患在外腴而中枯貌屬而情渙蓋自太學五俯翁之歿上下拉擺崩析厥夫穆如君已偕經師就婦家讀而家世之不可仗類此矣迨穆如讀成游庠方拭目振其先聲無何遽卒遺孤止孝若在未離祿也所以難者蓋繇禮既鮮于世祿而裕盡無責于代終天幸母氏袁太君皎皎完節望一時遷以相傷孝若亦克依其舅子顯孝廉厚相砥礪鬱爲聞人而今乃得報所天矣蓋交游最稱述徐母者以勛習史鑑可稱淹博終不欲以林下風氣自表傳通內典朝夕持誦而絕不肯與師尼通問訊以爲非年少未亡人所宜也而其他貞順統懿之德固未可更僕數也嗟乎此豈足概徐母哉余方甞時入婁而朝袁太君也見太君風清氣肅雖霽色慰勞而珮鐙如而裾襜如也徐母甫勝承侍太君側亭亭土立蘭依蕙倚而如不能離母咫尺也當時瑯琊之澤正長東海之流未艾謂彼此矜神褱翟相望卽問德且不外見何期二

廣齊

卷三

二

十年間先後各喪所天獨撫兩丈夫子保抱扶攜以幾成立哉然余所習于袁太君女而男德者也所聞于徐母王婦而女德者也女而男德者常獨肩其勞故子顯孝廉少年獲薦弛擔無幾旋病悸靜攝太君更爲外護如抱攜時婦而女德者庶稍享其逸故孝若以高才雋聲兼持門戶母時小不康能以醫藥起居一聽厥子而

自廣行

卷三

七

夫較已自不侔矣蓋余所識于徐母如此且承顯未釋褐袁太君之獲旌尚不無借力採風孝若蓋自奮旦晚間上書九閣旌命與恩綸同日下也不更愉慊哉雖然令甲必繇五世合也則今之必于稱壽無惑也稍敘次以授諸君併復家孟氏及太常毛兄之同爲中外者

鄭母錢太君八十壽序

歲甲戌南還余齒漸衰羸間有以文事命者思弗屬弗敢應適履常拙生天民諸兄以鄭母錢

太君八十壽序請余諾之間日太君子士敬知余諾也又固以請且授同門生盛君述畧余諾也士敬爲余次子若孫師雖然余獨以是酬鄭先生哉大約今爲婦壽祝者爲子言夫言而已爲子言夫言者不言其身之顯以榮則言後之昌以熾而已是則盡人閭閻間而皆可移易盡人之子客而皆可以壽人母甫伸紙興已索然何取于余而必屬之言也惟中有大德焉不可以不揚有幽貞焉不可以不表而事又介顯

自廣行

卷三

八

隱見之間令當之者不愧聞之者信而有徵通足述焉則鄭太君之從鄭翁是已翁于余幾有倍年之長同爲諸生庠序間余多四方游里中行輩不盡識偶從觀風得翁冠軍卷讀之知養逐時趨而闡然有以自得者詢之衆衆曰此固債學而時溢之聞修類其爲文者又卽有云是舉二丈夫子競爽讀父書少更穎出不發手身必發于子孫者余因得偕坐閒談不數咎別去然心識翁矩度造次具有典刑後數年見孫士

師得士敬先生時知士敬不知爲翁子也接而知爲翁子也古稱傾學義方衣冠言動望而知某家子弟信哉反覆序述儼對故人所稱爲王博士先生入室弟子父疾虔禱得神藥空器中教授多爲諸生祭酒臆揣聞見歷歷惺惺豈同夫鑿空懸想貌所不知何人之人而因是知錢太君懿範載千序述猶是也盛君言孝言敬言婦德無一弗備猶是尋常贊頌語終篇曰某負笈三十年饑授餐疲授榻雖吾師加意孔厚亦

南廣齊

卷三

五

師母樂成何能士至如歸者卽此實錄士敬子孫奉之可以廣萬間之庇可以生空谷之溫可以祗席天下而澤蒼生爲太君無涯之祝至矣盡矣若夫初舉于鄉不稍變寒賸之習止可爲世俗規未足爲達人道也余以揚拱山翁之遺芳表錢太君之緒範差有味乎其言雖不文不敢辭敬序次以復諸君子

文母王太君八十壽序

今上龍飛之八年歷門文母王太君年八十矣

先一年冬其懿戚孫君以賀詩屬余余與太君子彥可善爲條風篇壽之畧次大都越歲諸與彥可爲子行者與彥可子端文爲孫行者若而人謀醪屏以壽且稱太君母子之意曰寧踰期無倩筆夫余言何足重太君哉無已謂其質言焉謂其無易言焉則余請以兩言爲壽蓋彥可之稱母德也稱自勵甚苦訓子甚勤也夫以親作持戶爲苦也更有苦焉者矣以徒舍畫簾爲勤也更有勤焉者矣第于太君若倍當其難者

南廣齊

卷三

五

蓋太君父百谷先生翁文水先生兩先生負來苑盛名天下將于此觀教而夫虎丘公又以金名早世文先生鰥居一切裳衣酒漿及澣濯瑣細皆長婦是問太君無不躬親當意瓶罍告恥塾廩不給王先生時周卹之又以不欲割諸弟餘致辭事翁課子外晝刺繡而暮簡編焚焚燈內夜自力殆耄耋不易也夫夫不承年而以娶婦代子難矣尋常娶節閭範弗諳未有夷德卽勃谿諍語勿問惟讀書知大義者明之讀書

矣。愆咎廢食或以筆墨非婦人事舉一二爲話  
病是未通論夫古人內則者也陰教之脩至格  
宗廟宜子孫而豈得指酒食一端概哉惟以太  
君之博綜義類自經史逮稗官畧皆上口年登  
大耋如古人所稱隔幃傳弟子設幕挫談賓戚  
所優爲乃循循閨範不寬尺寸獨以事翁訓子  
著稱更難耳諸爲子孫行上壽者壽母而復有  
不釋然于母若謂婆節苦矣以驗三十婆雖耄  
齡不應旌格更苦矣卽今天子首重名教風

廣濟

卷三

三

屬諸及格者及格又多在詩禮弦誦家烏頭變  
闕後先相望太君所爭三齡耳此三齡不足爲  
歲華競而中所經涉渾屬更有加焉旌典弗及  
將無有缺然于中者子何以慰之應之曰固也  
夫壽考康寧天下之吉祥也鰥寡夭折天下之  
至不祥也于捧觴上壽時而間以不祥頌美非  
子孫親知之所樂聞也天下固有隱其義微其  
詞而義愈著明者此類是也况問之掌故原有  
百歲建貞瑞坊之典瑞旣以間出典亦可創行

則太君婦節表揚固將與封章共煥而豈必在  
今日哉余因諸君之徵余文又傳彥可家庭敦  
切之意以徵余文雖不易言之而無辭質言之  
敬以前之所言爲彥可奉以壽而以後之所言  
爲諸君解而併奉以壽也太君讀書通大義者  
不審有輟然于鄙言否

大姑陸母張碩人七十壽序

廣濟

卷三

三

曰余語而者何也已乎余曰唯唯進之恐傷姑  
心也已而余兄弟私相謂曰姑語而者已乎余  
曰唯唯茹之恐鬱余心也蓋姑數十年前嘗屬  
貌孤而命之余艾顧且耄耄則辛苦備嘗之狀  
計可俛數惟而言焉而余聽焉則予安忍無言  
然而其音商也故驟進之而不敢也余先君嘗  
欲言姑之所欲言豈於有穀而弗克享而余今  
乃代之言予又安忍於遽言然而其思永也故  
終鬱之而亦不敢也姑生我張寔承南安靖孝

之教不可謂不豫于歸於陸首繼名給諫貞山先生之澤奉其孝廉胥屏先生之誨不可謂不逢相其夫魯墟先生文行長者不可謂不相中子若孫振振繩繩衣冠之雋禮樂之英不可謂不才且多持名門處夏屋值清世而順年爲春酒而介壽又不可謂不樂康何居乎而音之尙也何居乎而思之永也又何居乎而余之將欲言之將欲不言之而終言之也姑蓋未筭而失恃焉未艾而喪所入焉堂鍾長安之辭家乏懷

自廣齊

卷三

三

清之饒有遘閔受傷之遭而無分憂共患之力壺外不問殖落膝下復多萎瘁凡所爲拮据而蓄租者冷暖自知緩急孰藉母弟惟吾尊而吾尊先逝愛妹惟姑沈而姑沈繼亾蓋卽與一入耳之談遜心之語以慰其無聊侘傺之懷亦不可得而余安忍驟進之且終鬱之耶雖然松栢後凋蒲柳先謝群戚皆毀靈光巋然則烏知我二氏之福澤壽考姑不以備嘗之身奢得之也夫姑之失我大母到也則育我曾大母郭矣曾

大母夫君積貴室家稍羸然其歷子孫萎瘁之變酷乃不啻而曾大母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熙熙融融逾耄耋而不衰姑及事焉而甚得其驩心以姑之知憂知懼而行年七十顛不盡華齒不盡隤其無衰微更甚則得天之厚可知嗣此而集諸福之祥以臻百齡也余小子安忍無言而終鬱焉耶

馮節母徐太君六袞壽序

余與馮君廷陳皆娶于南州徐氏爲各中丞

自廣齊

卷三

三

涇公五世女孫余外舅太學與馮外舅贈公則親昆弟也余少有聲諸生間馮君後五六年鵲起雁行兩家互舉以相況余過從雖不甚密而臭味屬之萬曆丁酉夏偶遣童子起居外氏贈公遙謂之曰若七官知乎馮四官歟矣蓋行呼之也語次幾失聲而是時馮齊年雋游首推姚宮詹孟長輒狂奔伏哭盡哀姚少已具人倫鑒非文而兼之人不能得其一副急淚也追思往事不覺四十年強矣嗟乎四十年間更舅姑生

事效哀兩大事撫孤成立門庭位置肅然鄉黨有令譽內外無間言也伊誰力哉則節母徐太君也太君十五歸馮五年而夫君卒舉一丈夫子卽今名雲鵬字鵬飛爲賢諸生者是母今年登六袞矣諸與鵬飛交者僉捧觴上壽而介母弟太史九一先焉余曰惜也不及姚宮詹言之也宮詹十月遺孤少荷九熊斷機之教而備知矯節之苦每借他人之銘彫刻琬以自寫其悲思言之長而有味而況爲其伏哭盡哀同人之配也卽太史遺孤同太孺人爲節母同又恒稱贈公之意以嘉惠三黨豈不能分家世緒言爲令姊設悅生色又以服辭不可然則僚壻稱詞可信余固無如哀賤何已所知太君舅陽峰先生以諸生重名選入國學雋丁酉北闈其年五月賢子卒家七月乃聞輦幾不欲入試得雋年已五十餘矣自此遂無好懷踰二年竟卒姑碩人浦後二十餘卒卒後諸孫乃有登甲第躋清華者其一家間虧盈圓缺已不可問安能爲

太君下虛懷望可知不可知之祝哉若夫閭範捧白年甲具令 功令邀 聖世烏頭雙闕之旌確乎不忝佐姑婚一子嫁一女弛其裝無怯析產分供率先諸伯叔獨當其豐姑終身依倚安之教子以嚴威其愛井井可爲雲初法于徐馮二族與有榮施鵬飛名在諸生而文行能爲倖從祭酒太史暨諸舅之倖言者皆稱之太史人倫差次宮詹于馮氏父子間云然可紀也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四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家刻世集序

越來溪張氏世集者我澹菴府君迄不肯諸孫世俊世偉凡八世繼繼承承而九世伯祖南村先生與焉俊既力營重梓爲跋語系諸後畧陳前懿兼述內則而以屬偉偉卒業嘆曰兄俊之爲此舉也殫厥心矣緊我先人實啓佑之蓋自叔孫穆子三不朽之論出永厥家者每昂德功言于世祿如瑯琊訶翰人人有集汝南風節世世著稱固已掩七葉之貂冠一床之象笏矣然而位列卿宰任兼牧伯猶之乎世祿也我張氏從宋思陵南渡代有顯官鄙元不仕至皇明而有列郎署典方州者又懲黨禍以隱則自尊江府君之前皆承禔懷玉無所覲慕於時者也獨敦詩書弦誦不替所居溪之西人以張宅名其溪所構之素心堂雪份亭芳意軒誌縣者美而列之建置部中以爲張氏之堂之軒則豈非

自廣齋 卷四

一

自廣齋 卷四

二

遺風餘韻有庶幾二立者哉我尊江府君方公車時爲按舊謀新加輪奐焉粵王父避倭入城先君子又當分拆之後宅屢易主頽廢幾不可問矣然而先君每言及之未嘗不如在堂廡下也曰後之人有稱歌哭聚族以號于衆者其在斯堂乎其在斯堂乎偉與兄俊嘿受而識之後業益落又貧家百須朝夕不無近市之戀偉偉微賢書業落如故卒未能踐斯言也歲丙寅堂之屢易主者將拆而遷之它所兄俊弗獲已勉力圖復復踰年更力而新之故老聚而慰慰而相勗以思微俊亦思居其堂必有永其堂者世集所以刻也嗟乎八藉先世之資凡娛耳目饜心意無所不至安能出其餘以爲留澤計卽出其餘已難矣何能節口縮腹而爲之偉固無餘以供刻費然苟節口縮腹如兄俊亦未必不能任俊之任也偉以是卒讀而屢嘆焉既稱穆子三立之說明我祖先之有不朽在而復有所稱爲子若孫告也井田宗法廢而賢士大夫每輕去其

鄉瀧岡之叶永叔跡不再至蘇氏不歸肴山而  
居常居穎終身如僑寄然若以祖宗之創垂孫子  
之護惜俱不沾沾在是者縱使立身揚名不夷  
輿隸而使薨葬堂構鞠爲瓦礫榛蕪之場爲人  
後者安乎否耶將無穆子之說過爲軒輊深中  
高明者之心而習不察也偉故因是刻而思故  
業之不可不復且追痛先君子時言及之者也  
孝經附註小序

世偉過庭時聞先子言王父之讀書也神情肅  
目廣齊 卷四 三

穆字櫛句比未嘗輕置一評有疑必攷有得必  
錄而兢兢不敢自信至簡孝經附註全冊所以  
推尊草廬先生無不至若謂數年來夙尊朱本  
而搜取邢氏范氏八九家叅之必無以易此矣  
蓋古人有大疑方有大信自紫陽氏謂語孟學  
庸外混淆難詰孝經遂爲疑府古文出孔壁者  
既有王逸偽書之疑卽今文亦疑引詩非本文  
又一二條纂取左氏諸書皆爲附益則疑情愈  
浮而筆削未敢遽任今草廬之言曰疑其所可

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當去存其所當存朱子  
意也特因刊俟取今古文讐較同異定爲此本  
以俟後之君子夫今古文同異不過數字古文  
閨門章爲漢儒削去亦不過二十六字尚不勝  
諸家之聚訟而定本遂刪引詩引書共七十餘  
字刪先生見攷之可以化民以下及以順則逆  
民無則焉以下共一百四十餘字又釐正錯簡  
斷分經傳皆出獨裁今文古文之孝經遂爲草  
廬吳氏較定之孝經寧無僭經疑乎王父何信  
目廣齊 卷四 四  
之篤也以王父平日之不輕疑不輕信而知獨  
契定本者蓋從大疑成大信已抑先儒致疑有  
論語一書未嘗言及然攷作經之年在西狩獲  
麟後則居平不及固自應爾而王父附註去易  
簣亦無幾時浮簽所粘猶須攷證則其難其慎  
之思可知而所以篤信是本者愈可知也世偉  
從兄世俊後參訂重梓齊沐捧誦儼對先人于  
時躁心浮氣應解毫不敢萌粗見諸本中必此  
本文義明快情理舉出同視刪去附益迥然不



件非特如紫陽評每章有格言焉爲披沙簡金語也斯須影解曾何足云夫亦印王父數十年沉潛耽玩之苦心必不輕于篤信者乎古人云讀書得缺文錯簡搔首尋思亦是佳事則以此懸諸日月而沐浴浸灌日從事于古今文諸家異同之旨于所存所去所信所疑當必有自得之者然非具至父之至性與數十年沉潛耽玩易簣始就之餘殆未可輕言疑信也

朱完天北行日譜序

自展齊

卷四

五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歾令人追攀千百世之下欲彷彿其咳唾崖畧而不得則有意爲摹而響爲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徵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之徒有年譜之作間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始有所憑而不眩若夫天地晦冥狂飈駭電瞬息百態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行者何因周吏部行也吏部爲天啓名臣第一

人凡緣吏部受險艱者例得大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其事者之自爲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之而與吏部往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九帛飛出棘端犴吻之際者十二去來畿輔間與吏部心知默爲拮据往還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疎慷慨如在鼎鑊百沸中而條然噓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慘淡沉冥淒淒汲汲如惡影畏跡而到處迷陽不能就陰而止者也至于寸楮九帛之傳在吏部則爲狄公去絮之衣在家人則爲蘇公悞進之炙如新鬼薦羹巫史紛若幾幾于眚蠶之一線而或咻之或怵之者也嗟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尚忍言哉宋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中作年譜鬚眉倂仰至今炳琅如見然虜主方虛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祗偷驪龍之睡以美其太阿兩公得間而自爲書也固宜迺逆閹熾焰時何時也以逆閹之熾焰

猝發于天下第一人而開讀激變死傷狼籍其  
棄疾于吳人與詞吳人之周旋于吏部者將何  
所不至朱先生既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傯中按  
時日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親炙私淑  
之無人及他傳聞異詞徵信異狀者猶得有所  
折衷焉朱先生之爲吏部可稱死交矣先生之  
死蓋得于憂與勞幸獲首丘而終牖下然及離  
照之升而不及震威之震先生實賁恨未了以  
死也身爲世爵又爲名諸生而家故酷貧歿而

自序

卷四

三

序

棺歛鋪糜皆借同人取給卽是刻亦余輩醵金  
爲之生平多嫚行不書書其爲吏部者

刻龍舒淨土文序

凡人之性當其急而要之未有不應者也夫急  
要而應者非真信者也欲觀人之真信在其若  
存若亡若急若不急之間而已是故生處人之  
所甚急也生而不知其所以死死而不知其所  
以生人之所甚不急也于是西方之說禪者傲  
之以爲卑述者排之以爲妄而吾儒之爲自了

計者猥云眼前佛國而不必往生之實有凡此  
皆所謂介于信不信之間者也迨夫屬續綿悞  
之際恐怖苦惱靡所不嘗氣魄精神無復可恃  
而導師搖鈴振鐺不以皈依之一言則憫默而  
願往者殆強半焉此非平時之不信而此時之  
信則以平時之不急而此時之急耳夫流浪生  
死旦暮剎那吾生未半百而哭老哭少哭同儕  
者不知其幾矣至此何容不急卽未至此而亦  
何容不急也奪其所甚苦而與其所甚樂不必  
有雪山鳥窠之寂寞不必有鍊頂燃指之痛楚  
又不必設鐵圍之壘逗箭鋒之機日行于獨木  
危橋之上而積行可以成白業立地可以證往  
生此于居士身何所不得而不隨時起信哉且  
夫生處人之甚急也生而不知所以死死而不  
知所以生譬如沉淪大海中罡風苦霧又振蕩  
之終身搖搖而無所棲泊其爲生人煩苦何如  
而尚可謂不急耶昔有受生閻君者一欲富一  
欲貴閻君欣爲註籍其一欲不富而不貧不貴

自序

卷四

人

序

而不賤惟優游無事倘伴衣食以終其身間君  
因避席辭謝曰苟有此地予願自往嗟乎彼第  
無事爲福耳猶動問君慨慕如此况乎實有西  
方勝境者哉其爲人相勸往可勝道乎龍舒居  
士所著淨土文數卷而以起信爲第一有以也  
從弟彥刻是冊已來言曰某于戊子歲發心後  
見多善本欲謀別刻咨于紫栢師而決復因循  
數十年而始爾此請兄序之予曰弟發心數十  
年之前而爾于數十年之後當時爲證明者且  
二眉齋 卷四 九

茶毘久之而竟畢斯王也此豈有死生恐怖乘  
急而要之者哉其爲信也真矣于以爲往生之  
資糧予復何云

楊氏正韻牋序

詩之舍正韻而從沈韻也世皆習而不察也余  
間問之通人謂約於音律甚精區爲四聲八病  
所察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最細自唐以來  
奉爲金科弗能易也而正韻特便於經生學士  
矢口自協之音揣恐不敢用焉余懷此疑也久

比讀宋文憲公洪武正韻序載攷約生平著述  
則精麤疎密殊有異是者宋之言曰約但知從  
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道  
韻之原而其自裁旋宮七音甚具且繇之曰推  
十二律以合八十四韻將大樂之和于是乎在  
嗟乎文憲以名世之才事 宣聰曠世之主豈  
其不克類盡而輕立言如隋開皇中議樂止用  
黃鍾一宮君臣互相附會湯無知解者哉昔劉  
歆留意樂律舉碩儒蔡仲熊之言曰凡鍾律在

自廣齋 卷四 二

南不容復得調平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  
南土氣偏矣繇是言之沈氏約之于音何如也  
然則沈韻本未必精而從之正韻既精且密而  
不從斯亦惑之甚者矣蘇子之序石鐘也恠恠  
焉尋石而扣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陋以爲不  
足信而必深夜小舟造絕壁之下得其噌吰窅  
坎之聲以爲周景王之無射魏獻子之歌鐘在  
是而致嘆于酈道元之簡當夫天下固未有離  
簡當而能要渺者然則音聲之道豈惟經生學

士矢口自協之音卽赤子墮地一號夫孰能外之詩韻之從違斯亦不煩過計矣習而弗察信歷代諸名公之自安雲霧也唐昌黎氏於狹韻則窮搜以見奇於廣韻故旁出以示變稍開崛強法門我明徐渭文長當七子狎主齊盟意若不屑其聲稱亦不甚著而獨推重於神廟之末與今聖天子當陽之際乃其五七言律多用正韻豪傑之士安所衷焉余於音聲索搜王烈洞章之愧今稍據所未申則去奢楊先生正韻箋爲之導也高皇帝同文之治得宋憲濂爲之贊決不能破習俗之沿而表章祇索于三百年來不遇之宿儒當亦司世教者所勦心已

重刻淮南鴻烈解序

自慶曆來而天下之書盡出矣始余家剩有古圖書單言斷簡足夸百城而邇年起視肆上教青爛然抑何若若也葢原非發明古昔之意直艷名者射利者比而漁焉上史而史上子而子

上稗官二氏而稗官二氏豈不猗歟人懷尺璧哉而子之目以百數淮南最大昔評淮南者曰奇法離騷放宗莊列議論錯于不韋之流而搜羅者多出左吳蘇飛等人其然則稱引盡古人之糟粕而淮南不得一焉其代爲稱引盡出入公諸客而淮南王安不得一焉夫淮南乃誤聽宵人無遠計卒從吏訊以成各辱身冤奚暇論文之議不議哉乃余愛其文而想見其人非真反者也尺綰之謠心固不無稍望而大臣法諸侯不少貸直取王孫建及三被詞以附成爰書夫淮南何知反卽如被所服一諫而涕橫臣事諫而思不可徵幸被不于此時極論禁邪而遽曰有愚計何計之愚也被歿晚矣原夫小人甚口多稱漢美以覲自首脫何知有王又別傳歷紀壽春升舉事事不與不可入史遂不錄然則淮南之有將無將庸詎知者余故謂其人不負劉氏祭酒而其文自足百代鼓吹葢文非能學一先生之言也連事類稱古昔生平莊屈之後

者不得不引莊屈以佐談鋒且書固燼于秦而  
溺于漢智允未生已有巢由浸假而令安爲屈  
爲莊何必不離騷南華浸假而令莊屈爲安何  
必不淮南小山夫說苑諸書其後淮南而作也  
稱引卒多全文安聯之爲合壁向剪之爲碎金  
猶無惡焉何苛于安嗟乎安男子之所歎者一  
言耳歟無令名而其文又爲百世所彈射人曹  
用之而曹議之安何不幸哉安以還宗室之才  
高者無上魏陳思陳思憂歿而後世愛其文而  
目其書  
想見其人爲之說曰抑若飭奪儲反掌耳乃經  
鏤晦以國讓詩多素詞有黍離之悲焉以爲不  
忘漢試以虛舟觀若者其國讓忘漢乎不也曲  
貸夫植而蔽罪于安安亦且奈何矣客有當余  
之說取淮南解嘲刻之以廣同志余不辭序之  
不則茲刻也亦詭名射利之見乎何取牛跡之  
墮也

### 三吳藻續序

古稱吳郡佳麗雕采文繡衣被天下未始斥言

書畫也世將遂少兩擅兼長江左之稱于斯爲  
盛然已包舉吳越卽繼世推吳者自建康迄莊  
雪靡非四履地安所得通波而指僂之我明  
清氣間鍾材人輩出啓南龍躍于前徵仲鳳翥  
于後南金未盡莫之與京矣沿至來今流風  
旣青藍寒水罔覩其儔呈身大方將無嗟嗟  
則茲冊也于以上宗師豫章陳先生夫安取稱  
偉應之曰奚有是先生殆有會也先生承先  
命而來也蓋參採風之寄而司鑒士之衡風  
嫩惡取其衷士無良楮別其履夫天下務飾之  
士豈無焚樽其容紺碧其色而求售主司者然  
識者過而弗問也爲其君形者不存焉史稱蕭  
誠諂書頌欺北海李華托撰無逃穎士北海相  
其肉而穎士契其精兩人藩鑒固然其笑是德  
然因是而知鑒之不可淆履之不可以久而爲  
世之賞鑒家者抑寧廣而昔乎毋其真而今也  
今冊具在先生當衡騰之暇焚香淪茗而觀之  
曰某某爲昔人之嫡冢者也某某能以意創後

過古人者也某某沿今而稱其當行者也定式  
不易于心曹好不移于形士子之良楷雖不移  
冊而具可矣夫古之採風者田畯紅女之謠相  
春勸築之曲不遠夷鄙而史而奏之師而誦之  
以備房中之雅音聲律起而世無風鑒士者獨  
取一日之鉛槧以爲之雖黃其于收材也不難  
銳乎偉所爲嚙嚙于北海而寄遐思于穎士者  
也出北海之見則手不停披鉛槧之業而所失  
已多能爲穎士而旁及伎鮮必無小人亂真之  
嘆先生文旌所指時彥鄉風頓地布弦不遺格  
五莫不革心易面去其厲而效其真彼夫江山  
之所俱翰墨之所游有助於先生者豈其微哉  
是冊也先生以屬吾郡大夫會稽朱公而公以  
屬偉偉至不肖猥蒙先生國士之遇天不大泯  
其孤勉圖千秋以報知已書畫兩家苦矇無所  
觀要之當吾世而號名人者無弗乞焉歷郡四  
爲人百計幅百四十蓋閱四月而成墨譜以徇  
知爲一合勢屈爲一乖夫四郡之賢大夫暨諸

目錄卷一

五

庶士勉庇宇下何難一吏之任而必以屬感恩  
徇知之門人則先生之暨我郡公也夫豈以履  
蹟眩焉俾觀者指而哂曰此爲沈爲文者也  
孫氏保合編序

昔有朝士退朝遇雨趨避市叟簷下叟肅容甚  
恭供具饌潔朝士從假雨具叟對以寒不出暑  
不出風雨不出朝士不覺嗒然喪我視其身若  
腐鼠顧其徒若螻蟻大叟直素封謝累而居人  
間者耳何能令人慨慕若是蓋人當盛氣咆勃  
高唱矜步莫不有騁萬里垂千禩之思迨夫智  
盡能索疾瘳纒纒向之爽口快心者皆今之  
伐性腐腸而乃始嗔吁顧眄覓中流之一壺夫  
人情固然其奚足怪故爲朝士而嗒然以喪者  
是食而宜餽者也不爲朝士而側聞市叟之論  
而亦嗒然以喪者是客而思歸者也而惟達人  
者凌倒影而遐觀未衰慮衰未危慮危不直貴  
其精氣自爲有餘而且勒爲一家言以詔天下  
後世此其意念深遠矣有味乎儀屨孫先生刻

目錄卷一

六

是編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簡齋身都八座而不敢多取于造物先生率其道以發明于保身今所緝諸書其在似寂寥閑淡平平不異人意然試與前所稱宜齋之朋思歸之士披襟而潛玩之一壺千金豈顧問哉夫以先生之養之識其餘論可以詔人而僅登下壽何也蓋儒者之保身固非熊經鳥伸餌大還而矜久視也有人于此一符于編所紀而得其正命一盤于編所載而天其天年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借曰生自廣齊

卷四

七

炎陵陳氏家譜序

譜之作也原人之初無慮不上古甲姓代有闢人者迨家乘泯滅姓名失傳偶生一人焉論次世紀以垂于後必有耳目覩聞之所未及而折衷其間斷自某某始者嗟乎不能紀遠乃紀于近仁人其有遐思乎而黠者甚且緣而附焉若

汾陽之墓元宰之令狐宗其所不知何人以淵本支斯極矣此皆世系不明代無達者世其家故也炎陵陳氏吾不知其他知其爲世家焉耳孫廣文先生來蒞長庠間出宗譜俾余寓目則信矣美矣無餘憾矣邇自陳思以迨漢唐代竊聞人而不附其有名灼者非紀信乎至後周至我明而所遷占無異詞所分合無異詞非不失業乎諸跋前此未可知若長沙相公而下名人巨公爲的筆無疑也以此昭世守示子孫

自廣齊

卷四

八

王克仲林亭紀勝序

嘗讀坡翁凌虛臺記謂太守能于所居闌闌几  
席間忽得異處鑿池築臺高山屋之簷人登其  
上不知臺之高直以爲四周之山踴躍奮迅而  
出也近卓老許之曰坡翁太欺人直是侮太守  
文字余曰非也文有原本本之昌黎燕喜亭記  
昌黎于太原王弘中許與不薄亦言行于所居  
之後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今讀其記若所謂突然成丘呀然成谷幾令人  
動夷猶登眺之想乃不知仍在闌闌几席間以  
此知人顧自適何如耳苟能取適便可收扶風  
林木于凌虛可籠連州山水于燕喜而又何疑  
姑蘇之風物不在此著勝亭哉著勝亭者同人  
王克仲先生所構也克仲世居郡城之荻溪代  
有名人最著者與白石翁相配所居亭臺樓榭  
幾等廣漢辟疆之園乃擇城東大儒里寄跡焉  
卽所居屋後數弓地構斯亭日夕樂之偕伯仲  
親知倡子和汝于其中也積詩成帙示余余曰  
子之取適信美矣豈不爲重樓高臺聳山平屋

之上取大觀哉克仲曰吾自適足耳姑蘇風物  
斗室原可臥遊不欲擾擾多事且令好事家繼  
爲韓蘇兩公侮也余曰以韓知蘇而知非侮也  
昌黎記燕喜述弘中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臨  
漢水于幽遐詭異之觀宜飫聞厭見而乃有取  
于是夫克仲非乏遊者無論公車北上燕趙齊  
魯皆展齒間物省尊人宦括蒼名勝地經躋豈  
減弘中而屑屑亭焉齋焉咏歌唱和焉以此知  
古人作記各自有會不得以闌闌几席間存乎  
見少也

毛以遂先生詩集小序

夫挾七尺之軀捐宿然與世相役而無以自樂  
吾甚悲其人也余左能擺脫者然而居必期安  
遊必期適與偕之必期其侶天壤間居之安游  
之適與偕之必其信能幾何耶是則余之樂者  
少而不樂者多矣乙亥三伏偃息家園瘴鬼見  
侵苦無佳緒床頭水書四冊乃毛丈以遂彙其  
歌詩游記繕錄精灯介館甥顧漢石索序者聞



次溪有意乎其人焉夫金昆玉契巨浸高山以至絕世之佳人空谷之名衲賡之四韵酬以百篇人亦何能不樂而按之以遂則有所樂在我非夫外之得參者是故堪爲地主隨宦盡緇衣荷叶山盟逢僧皆曰社橫目多平林落日之致觸興俱發夜白露之思以擬買山而隱擇偶而游斯爲備矣而總之得全于酒非酒必不能混其崖宇非酒必不能鏟其鉅角非酒必不能臻玄同之境非酒必不能歸寥廓之鄉惟無量不亂收酒之趣而不酒酒之失此其所以爲以遂也岳有五游其三州有九涉其七而寸衷之畏壘斗室之華胥不勝計算斯爲庶乎回思余來病前同溪石間過其店門庭間寂啓堂右个竹間小亭兀然共坐披厥配汝夫人畫冊酒酒置身異境宜乎三伏疾作有意其人不置也老不能酒希以遂一日可得乎若夫詩固心折之久矣如其人如其人

大石贈和詩序

福州許使君之推關許墅也最久其爲德于閩最多且大然余更有所慕說于使君也使君八閩奇才就童子試時吾郡周忠介公以司理署篆拔置第一有逢人說項之知甫任趨吊促嗣人子佩縣像中堂肅而拜拜而語淚零也余小子已心識之閱一年有半竣代泊舟胥江子佩將使君指辱顧衡茅余衰羸自廢不知姓名尚厯使君也子佩袖出一編蓋大石贈和詩云而使君面時又津津舉余先日扇頭詩翰從它人傳致者賦意有在不知實非其任也贈出芝臺陳太史太史武庫著聞故騁長篇走險韵使君逡巡推挹而伸楮落筆秀色撲人象殊壯敵步韵當行固已汗流郊島氣壓元白矣何庸余爲蛇足雖然使君意不可虛也使君子太史未經深契忽感異知贈篇中敘述贊嘆一皆實錄墨濡未乾遽捐館舍披帷而不見其人慨然西州之嘆夫是以詮大焉剗刷焉且低回感慨焉而欲標其旨以公諸同志余是以不獲辭也

抑使君逡巡推挹人也關政之多且大如問卿紀畧碑實錄倍覺明悉乃獨眷眷此編感知存故余所慕說業從忠介公展帛具知豈俟信哉然益足徵寄托所在矣關差素稱優撫週年稅日增商日困而楓橋積貯之區屬有里猾把持行旅比之流寇郊禦相戒不敢出其途前政大困得使君與邦之賢士大夫謀立斃五木帆船始通亦斤斤登數不能贏也石濱一堤綿亘三十餘里運道所經節屏屢餽牽之餘克咸厥役猶不敢自爲功而臨行捐二鑑爲忠介公祠助不惟其物惟其志仁義之言謫如又與斯編互發者耶使君行矣無忘斯編卽無忘關政鋤梗惠利之實

薛虞卿唱和詩序

昔人云人能日讀離騷飲美酒便可稱名士乃求名不得者至破胡琴拽大石故爲弔詭激發之行以希造次之遇名之於人甚矣哉若乃閨閭市廛之間有屋一區有樓數楹入其門聞然

行其庭悄然而中有隱君踞焉異矣且所謂隱君者翰墨傾囊字酬答遍人倫無翼而無不翬不經而無不禔更異矣况夫獎酒藿肉恒養也晤言嘯歌通情也今一切絕之日噉粥一孟菜數莖不移足不窺窗不聞聲而神情愈充蕩思溢發如前所云則又異之異矣蓋聞得力瞿曇氏書葱嶺雪山何難面壁又云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意者其然乎一日往山中語竺塲先生先生曰此爲蓮臺中人無疑也已而曰恨名根未盡僊障有九名居一焉况淨業耶余曰天上無情懂僊人讀書不輟何妨又定中起舞未聞爲迦葉累也相與一笑而別竺塲于隱君懿戚知之爲溪隱君者虞卿先生姓薛氏工書學起家有官爵名位矣一旦棄去歸隱人以是高之子吉從余暨兒曹游具雋才能養志所以悉棲居偁和本末爲引其端以此

趙龍伯詩稿序

今學士尤趨噉名哉詩不高議少陵而托足白

氏其不麾而置之廊廡間幸矣夫爲白氏也者而抗而行之不白氏也者而軼而駕之指幾僂也則持論者之過爲衛執何也人惟無才也其肺腑若有結焉不足以自快其喉吻間多芒刺不足以快人故詰屈其辭以濟其煩紆之思彼白氏能爲藏拙乎又奚怪噉名客哉余同輩趙龍伯氏名家子早著雋聲其爲詩匠心而成頃刻數千言岸幘高歌若無難遏雲烟振林薄蒼余非知詩者也然見其來也與田夫稚子共驚怖其捷也其致也與田夫稚子共驚怖其人人意滿也而持論一以白氏爲宗龍伯以其才豈不能更進此而顧取此老婢子語以自快而快于人寧謂天真爛熳庶幾不愧風雅者乎世之持論者試以長才亮節度德而倣之以不如難矣余不敢爲世之噉名者而名心未忘杜奇而白夷也枚捷而馬遲也猶皇皇未審處一焉請因龍伯而解疏屬之拘可乎

趙氏索和韵詩序

龍伯兄與余有倍年之長以世誼降行交余其子碩甫受經焉龍伯才高以迅往捷速爲功龍頭未掇馬尾漸焦奮鱗鼓鬣時有九天千里之思悉見乎詞微類呌號用壯迨丙辰秋和韵秋興八首頓近蕭颯于詩較進一格而况味迥殊矣是冬竟符修文之懺碩甫抽筭慘然屬和悉如其數今詩具在毋論王氏青箱原本震洋先生以來人人有集宗學不墜而感時撫景涕淚悲歌視父沒而不忍讀父書者爲思更永矣碩甫詩丰容色澤宛似金華殿中語足爲青紫前茅尚淪落未偶余所不解卽此券之耳

張子襄和咏懷詩序

擬古之作代不一人人不一製要其興寄之忻合神情之湊泊必有不期然而然者至如文通俛仰漢魏盡諸名篇擬之徒觀詞采紛披亦既人人優詡而較量筆花本色漫無適主余未究其所底也若夫子瞻和陶懷其人併仍其題步其韻併師其意神情興寄於斯極矣卽云音節

遷謝不免爲時地所隔以今觀兩人生平曠百  
世相感者豈在耶耶步武間哉中州張子襄氏  
咏懷諸篇如阮步兵之數若不勝低回留之者  
吾惑焉步兵生世不諧逃于酒人欲哭不敢欲  
笑不情無限錯紆情觸發固其宜爾子襄身  
際休明壯年策足要路無所不伸其志氣而感  
懷擬作獨多招隱游僊之旨惓惓規則於步兵  
余蓋卒不得其解也且步兵亦游清濁之間者  
支伯許繇之云岌岌乎殆矣子襄奚取哉嗟乎

日廣齋

朱四

三

此非知子襄者蓋步兵一往沉冥使求婚者不  
得聞其口又緣服酒肉故爲禮法士痛疾反賴  
乘權保持悔吝之來防川障溜常遠在百舍之  
外其沉幾所詣豈特五君汰出二人餘子亦非  
等倫祇卧龍之中散差堪伯仲耳詩章倫美亦  
略相當登高爽激越卒堦奇禍阮冲夷簡遠賦  
篇幾滿百標題不指事最爲易生瑕隙而尋之  
莫見其端其爲人品地可知也且子襄登仕版  
不六稔所歷險惡世界已非一途往以司徒郎

千役清源能楚著聞爲逆閹所欲招致豫之舊  
撫時正樞席貽書勸勉有重臣司衡十年中丞  
何如一年八座語子襄故謬其旨詘其詞謝之  
幾爲所中後改吏部休沐里居已巳冬值驕虜  
薄都之警指助數千金特以不能河上一揚塵  
爲之累臧扼腕此其數年感慨仍不減當塗典  
午之際可以今當不諱之朝抗必伸之志而痛  
定思痛遂無疚于心留筆札間者誠不知于步  
兵疇曩何如然世遂謂憂世心長而不達其招

日廣齋

朱四

三

隱游仙之旨似非通論夫人惟無貌于中也笑  
啼俱假若自言所涉歷歷然春標然而秋渺  
然騰雲霧而介然中肌膚原不必對景按候而  
發若昌黎與高閑論書歷指閑之不能爲勉而  
終以浮屠善幻無所不可則夫咏懷離合又安  
能懸斷其然不然耶余郊辰間借計吏京邸來  
子襄朝夕無間時逆閹適敗諸稍能引避或陽  
引避而陰有係援者俱不勝惘然表暴揭其素  
以相告于襄雖稍述清源事而不欲詳至庚午

取道中州夜集齋頭商訂詩冊偶抽架上蠹條  
文書始得司馬貽牘而媿及之言時尚不覺齟  
齬相擊洒浙毛豎斯其蘊藉遠矣則于步兵神  
情興寄誠不啻子瞻于淵明咏嘆之賡和之無  
惑也若夫假黨瑰奇之才能爲簡遠冲夷之語  
揆地卽吹臺夷門之故諧聲無晉魏 皇明之  
殊諸公已具見之余不悉知知非如百舌變音  
墮文通牛跡而已

集義傳序

自序齊 宋

三

往希文范公爲延州帥所辟召幕府諸僚多誑  
誤負累之人人問其故對曰人材可惜士君子  
榮進循資自可通顯惟誑誤負累非繇用兵辟  
召安能洗刷振拔士論遊之今觀一時功令似  
慘切太嚴者東虜瞞入及一切譁兵流賊所嚮  
過掠城邑不問平日治狀率坐法不貸苟縮半  
通之綸或蒞任無幾何時惟有乘城授命一途  
斯亦苦矣乃若賊覘穽虛身不在事授命無所  
家口屠戮無所控之其茹荼含辛前後冒危蹈

險有什伯坐而待斃者若霍丘令楚黃公可慨  
已公令霍丘多異政以乙亥初正上計幕府抵  
淮賊奄至城下血戰二日城潰報聞當事謂公  
無罪不得從城守律而朝論泥之駁從軍門効  
用自贖猶庶幾范公辟召意云黃公癸酉關中  
門人許君忽以集義傳見投余展之曰此一部  
花將軍傳奇也 國朝花將軍雲守太平僞漢  
兵至不屈歿之節夫人歿節孫夫人存孤獨將  
軍在事歿黃公不在事生歿故遺孤面 君生  
自序齊 宋

三

故雷子面父與耳讀其書蓋黃公故有三夫人  
云嫡陳貳李又貳雲雲有子儼之逃而陳與李  
投厯後牆之學池大風崩沙掩之公歸發其屍  
面如生棺斂還家邑人卽其地建雙節祠祀焉  
傳稱公廉而仁陳夫人益佐其德冬爲緇粥活  
囚賊破獄出囚囚踵夫人得指示歿處至雲逃  
又失其子子從媼世茅害遇婦姑憐而收之婦  
棄其子乳公子雲從村婦匿谷中數日婦導之  
曰吾母嫂匿茅害試往尋之果得焉母子始獲

相見公歸又導之見父竟匿所繇與花將軍于  
墮水食蓮雷老導兒 上不告名居同也又公  
猶子年十餘亦從賊歸其所記始末如此傳著  
公仁廉狀不一余謂門人記座師固然比有屬  
人顧生旅淮遇公姑停所稱霍士民歌思舊令  
無異又在淮治軍訓旅斯得一當已數論功霍  
有急統兵救之士民壺箪迎師號泣留公狀獨  
公既負累雙節未蒙旌典余稽 世廟時平遠  
令王公化當韶賊寇縣縣無城王公禦之城外  
爲賊困賊走問曰令公矣配計聞之指六歲兒  
曰天平願留此以延王氏血脉抱置妾懷中磨  
筭自殺所司以聞王公仍以救至大提進副憲  
計烈婦春秋祠祀六歲子以宿學提天啟壬歲  
官庶常此婦歿而身存公其類也公今功次  
聞天子必大下褒封之令公得問請載雙節祀  
典可執券俟者公門人許君苦節勵行爲公所  
知其言惇不妄集義傳足風世矣

同時尚論錄序

自管論史桀有三難最難在識必取辦于識者  
非識無以辨是非示褒刺也況度置事物能舉  
其人論之哉論古人難矣又况論今之人免爰  
之詩云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尚寐無吽次章申之以寐無覺三章申之以寐  
無聰益言觀我生見聞指視黨類異同自不能  
爲虛舟之觸賢人君子不得志在下位或處田  
間可以泥蟠塗曳苟安至於寐無吽無覺無聰  
以置之不聞不見而庶乎可免乃取未寒之骨  
未燼之灰與夫身在吉凶悔吝中未知所終  
者招招然是非褒刺之建鼓而號於人曰吾將  
尚論云乎嗟乎是尚論編之所以作也政君身  
潛見之間游思隱顯之外非避史禍不爲史藉  
未成史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誠也且其  
編曰同時尚論起自萬曆甲戌迄于崇禎丁丑  
作書者自誌其生之年自鳴其尚之旨寓意  
在鼎革之交爲天地間一大消息卽從甲戌  
丑登籍者亦從寅卯辰巳結局現見雪消水落

石出矣得不嗟歎之揚厲之爲聖世備識大議  
小之遺使作史者有所攷而稽也錄今思之還  
過六十餘年間卦氣週而後始其間爲奉之業  
征否之儉德剝之切膚復之見心以至裕蠱之  
吝浚恒之凶與夫夫之剛決五陽去一陰乎孰  
有厲其危乃光卽今痛定思痛如我生之初  
無聞補輯往牒徒惕日玩時以老瞞下哉  
其言又曰吾今而知所尚論矣與其采朝議攷  
野乘搜家集論次之不如就其所上之疏所著  
之書暨各公所勒之碑誌而編之纂之庶可繪  
人面之冊青界國史之朱墨而且遜處於史氏  
三難之外曰吾無所是非褒刺也其識明其思  
苦矣嗟乎歲丁龍蛇賢人將下日在于弅國君  
不樂遙遙六十餘年其爲龍蛇子弅胡可勝計  
余反覆披閱低徊之感慨之卒乃揚厲歎之  
而不覺百端之俱集也抑余聞錫山之說易也

意倡於高錢兩先生而見於息齋筆記曰人  
生總一坎卦耳坎險也人生卽在險中惟習險  
乃不陷險君子惕惕若厲以此歷觀已事良然  
作是編者自記生年將母有習之意乎余請從  
而後矣編出吾鄉蔡君孝來各士順蓋賢而隱  
於下位者

史弱翁者舊傳序

人之欲顯榮其親也亦何所不至也哉近世功  
令嚴切令縉紳盡劇情面然嚴于朝而寬于鄉  
卽如鄉賢一祠慶曆已前何其寥寥而今何其  
累累也豈今逾勝于昔哉一二當事稍濫作興  
前者提得後者接踵若以子孫不能倡同事與  
斯席者卽爲送往闕典于是入宮墻徘徊廊廡  
有吾不欲觀之歎而畱心掌故之士輒默然登  
之子墨居郡者條其郡之賢居邑者條其邑之  
賢綴以事略傳之四方以爲採風觀謠之助此  
松陵史弱翁者舊傳所錄作也弱翁與余群從  
將子游將子道其人不可一世酷貧每客于人

屢有刻示余展玩不能釋手今輒以斯刻屬序  
且與同人某辦水書費曰是必速行恐遲則求  
鼻入者無已時余略寓目亟返之且屬之曰顧  
其人持論何如耳歷落執意如弱翁或無以是  
騶者且人處窮時可歎非一端卽如杜工部韓  
昌黎尋常誦哥舒二十韻與襄陽三四書贊美  
無剩詞乃其哀亂之什酷吏之傳則于二君斤  
斤不少貸夫弱翁前所刻集余既耳而目之矣  
此刻行如杜韓故事爲賢祠諸公一洗之吾不  
能自厚望也

自廣齊

卷四

陸仲鳴先生遺稿序

余年十三時從先若館婁東太原公家童子得  
謁焉因謁瑯琊兩先生于麟翁塾遇仲鳴陸兄  
仲鳴長余三歲聞仲逸季皆兄弟交莫逆也後  
十年餘余館季仲所過從益密且暨顧頴張鬚  
晉相與慷慨談天下事萬曆甲午乙未間東南  
草澤蠢蠢變告交游頗有兩法者時余館逸季  
鄉齋仲鳴時就宿慰勞無間以是益親厚申臬

味焉嗣逸季天閑仲與余先後傳北闕余所製  
多輒輒倦游無可奈何而仲鳴籍諸生如故人  
無不爲扼腕者仲鳴仍屢冠其軍意氣自如踰  
艾以明經貢于鄉卽兩三年間舉子漸以習陶  
朱術比封君偶相遇自喜善處得意失意間也  
壬戌秋仲鳴對大廷歸翩翩衣淡黃衫子身  
惹侯家香酒落無風塵容約余冬杪過其鄉爲  
平原歡別踰月貽長札見存報本州新刺史爲  
溫陵百南陳公陳同余舉壬子北闕甚厚其謁  
選就補也過蘇寄琴焉仲鳴度屨任必見存馳  
札先之爲言無以尋常明經見待且子幼役繁  
敝敝有餘托也此札詞翰雙美畱笥中爲故交  
絕筆應簡付其子刻之陳果晤語如旨其冬踐  
諾往婁東州遣役邀陪則已病不能出矣踰半  
歲卒刺史植其孤有加每語余兄素無托未任  
而托乃真托也孤漸長漸有識知倍敦余好余  
語之故益思仲鳴早見云今刻遺稿者子馮名  
京卽孤以艾年舉者刻成索序舊交止閑仲與

自廣齊

卷四



余二叟存泌園叟曰余忍序仲鳴遺稿哉仲鳴  
天賦甚高方相昭麟翁塾時習詩工書已浸浸  
有聞與時執皆不必攻苦而輒冠其軍如前所  
觀記余固不能折衷論定也感子瞻作文洋州  
賁簫竹記但記生平戲笑之言而阿堵三毛已  
足生色今余之叙仲鳴也將無庶幾是乎若子  
馮能光大其業世其家行于此刻勉之矣

### 沈氏三瑞圖序

三瑞圖爲沈氏作也沈氏于武塘號甲族其居  
距城十里而遙而麟湖枕大溪饒竹木芙蓉之

自序

卷四

三

勝而其先百鶴公復于場圃之後疊石爲陵距  
今六十年餘松檜交翠苔蘚成織望之不復知  
其骨山也歲山之陽產紫微有交枝之異  
沼中蓮一莖兩花望畔高梧聚實成裘時沈氏  
之後人若爾侯若仲貞俱以鉛槧爲世間人論  
者謂當科目之應而迄今尚未見其徵余考古  
所載如漢所稱白麟奇木密其狀不過下莖旁  
出復合本枝如圖所稱交薇者而諫大夫終童

對爲遠人朝宗之象齊受高兩欵貢亦侈稱徐  
州並蒂蓮實符其占元鳳中馮翊獻桐華九枝  
三葉以意度之亦梧表類也雖不言事應而槩  
爲國祥方今海波小揚屬國內伏職方按籍荒  
服是皇意者其在斯乎與日者微夫特之爲瑞  
猶且媚天子勒彤管侈垂一代之禎而今方聚  
于一家衣褐懷玉誰題之者仲貞所爲慨而繪  
斯圖也夫五際所著夏不盡憑和氣致祥有作  
則觀吾安能如占候家爲採風者貢謏哉王氏  
之槐驗三公于必世何氏之榴兆並登于二昆  
沈其庶幾矣余嗣托厥館欣逢勝業不鄙謂我  
悉爲述贊云

### 迎陵集序

蓋聞初地增脩先從喜悅大雲遍潤亦藉音聲  
故知讚歎歌頌之言皆接引升登之事伏讀法  
華化城喻品云聖王天中王迎陵頻迦磬則太  
建大法幢鳴大法鼓以流通西竺之精微以振  
聳震旦之聲賡者并乘高順風之寄而誰寄哉

世尊囑付護持必爲國王大臣有以也現間居士宿命多聞乘權梵率馬鳴和羅之技帝釋法樂之司文筆兼之韻咏斯暢益嘗搥心樹背已作天疇胃足迷陽幾遭王難玉堂未穩忽尋春夢于荒郊錦里暫寧仍返驚魂于蔽席披戶琳琅盈室望門桃李成陰可謂極天下之盛美亦歷人世之艱辛者矣于是潛神內典矢志大乘現宰官而借有爲現真聲聞而令一切聞凡號風悲木之餘以至視草移碑之暇輒車蒞止彩

庚齊

朱日

五

稱迦陵名集知此鳥在殼已過衆籟若其更勝除是如來擬之法華名義尤爲允協集成問序敬拈斯旨噫戲維摩示疾因酬對而抗論熾然迦葉定中聞音聲而掉頭起舞今者之刻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劉虛受授石軒詩二刻序

聞之不深其事者不足與談其妙自昔名人如沈詩任筆各擅其長詩文二塗似對立不相錯矣吾黨姚公孟長才大無所不包文筆妙天下世所共儀於詩不甚談談詩而獨有當於虛受劉氏也虛受刻授石軒二集携以見示併乞爲序余不深於詩何以序虛受哉因受其詩卒業焉併其自序與前集之爲徐無功序者寓目焉乃嘆曰虛受蓋三折肱於詩矣宜孟長之贊之不啻也夫詩有曠景有深情景不曠不奇情不深不察虛受取大於杜氏者也而杜氏之詩亦杜氏之情景傳之者也有參軍拾遺之職業焉有關輔劔南之流寓焉有喪亂奔馳之遭際焉

庚齊

朱日

四

有李白岑參高適諸公之酬倡焉故早朝左掖  
盡雍容之致秦州閬水極涉歷之規石壕新安  
寫此離之慘漢陵禹穴深睽懷之思而其感時  
撫事愛君憂國之念往往有所寄而發故千古  
目爲詩史亦名爲大家以其無所不備也而虛  
受蕭然環堵之中尋常過從之侶烟雲草木  
觀直厚括杜氏而冥符之語云閉門造軌出關  
合轍能無長短尺寸之不齊哉且夫厭飫咀  
杜氏之爲杜也猶易若轉空腸於機杼之際不  
禁輓轡牽引劉氏之爲杜也難吾故謂劉氏爲  
三折肱之餘也謂其舍情景而獨證性靈也性  
靈之爲詩殆劉氏所獨得與元歎徐氏之所同  
得而外人那得知者乎余才不逮孟長而寄趣  
畧同吾亦言吾所得於劉氏者而已生平每謂  
人無兼長沈任而外杜以詩爲文文無稱焉韓  
以文爲詩詩不逮也而近日雲間黃澹志先生  
所刻古詩治遂公然分之爲詩人之詩文人之  
詩然則余與姚固不妨言詩哉若必謂不深其

自序

卷四

聖

崑山顧氏族譜序

事者不足以談其妙則不若劉氏之自序審矣  
族之有譜也蓋原於易同人之類族辨物而意  
見於伐木行葦諸詩今讀者當飲食安樂之際  
而迴思其始宛若百體之從心千萬人惟一人  
焉自世卿絕而大宗廢漢唐已來講求者惟別  
子小宗之斤斤而已記載具存弗論然原作譜  
之意似未盡於此也崑山顧長佩氏述雍里顧  
氏族譜其族祖漢石余館甥也郵一編乞序余  
自序  
反覆莊誦之見其有圖有表有攷卷首標 高  
皇帝戶帖定籍崑山迦前兩世爲始祖盡洗郭  
崇韜推宗汾陽之陋圖表備極苦心攷自世系  
恩綸科第而終之譜烈尤爲惓惓焉夫譜而第  
飲食安樂衍祉收族之云也則顧之後有宗伯  
公捐田置祭躋堂社足矣何又興言群從科  
名之不足恃而三篇於不愧家聲者哉嘗讀王  
仲淹纂敘銅川家世自江州以迄銅川凡六人  
各有著述而終以獲觀成訓爲慶蕪明允作藹

自序

卷四

聖

氏族譜亭記斥鄉人某公幾於執指罵詈著爲  
訓族之檇杌繇仲淹之兄爲勸美繇明允之見  
爲懲惡無非欲善俗以垂永久然作史者取諸  
家乘原言其世系倫次不可缺也善善長而惡  
惡短春秋定哀多微詞可矣吾 明譜序多有  
獨李崆峒一書炳烺宇宙匪獨文章著蓋其勸  
懲間多足法焉今譜中諸攷漢石亦有討論之  
助旁及女德祖崆峒外傳意也漢石女有節孝  
紀其姑之婦王者實成之節如姪而年不合

卷四

卷四

卷四

余悲其志焉泌園叟曰顧氏自文康公來傑人  
輩出科第蟬聯吾蘓七邑中寧有茂美於顧氏  
者是宜爲譜無疑也而宗伯猶退然弗侈此其  
意念深矣余家素門單寒高祖遠傳之外誠  
顧氏鄉居一派耕讀不耀吾宗又無顯者合之  
然自弘治五世祖修緝之後今將幾二百年矣  
先兄孟舒氏有志重緝未果止刻祖先世集  
詹現聞姚公作序稱引銅川家世者也嗟夫安  
得子孫有長佩氏苦心蒐緝毋愧詩易所稱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五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皇明宦稿序

夫文必有所附而稱行卷之飾十襲千金趨得大人先生之一言以况榮而黜無籍者至凌辭叫號呼旻天而哂要人若踣躅無所洩其奇亦有名彰微其寃所托重者則科第各位而已此其道蓋達之摹古家而况制義乎哉夫制義即不科第各位稱而卽也 明興操鉛槧而工

自廣齋 卷五

伊吾者烏可更僕數然皆隨夫斷烟腐草湮沉磨滅於有無之間而著稱者自一二高第臚仕外代有幾人蓋其最著若程若墨以迨居恒之所課習程墨既非不得於時者之所爲唯憲課窮達共之而出於爲經生日者外束於步趨揣摩者之情而中不離堂下之見見識矣而不能不格於法見法矣而不能不晦於才才法合矣而不能不局於時村廛野薇粗足餽飭憫然登俎終慙大方嗟乎孰外稱之所以然哉唯夫策

名之次雍容服珪組甚都快筌蹄之浸假而慨然發敝履遺簪之嗟再欲釋之再欲習之境會都合志氣發舒橫日所說橫臆所裁舉學士尸而視之時則縱其才情之所如而出入於法度之內鴻裁清論靡不詣極其附科第各位而稱者乃其以科第各位稱者也此逸季刻宦稿意也集中不敢遠稱卽如慶曆諸君子灼灼日月之際者登壇豎義紹遣開今玄風所披微言不墜溥河潤之澤炳脩夜之光其馮楊二太史乎

自廣齋 卷五

家秦婦趙流爽自饒金馬浮沈時復游戲雖格調准昨而更近自然義仍夢白實惟其望至夫始登小品未暢根宗伎倆不除精思樹幟凌俠骨以俱飛標爽氣而直上丁顧之儔斯其較著者已進而求諸二百載之前退而沿諸數十年之後宦義之勝寔唯一轍猗歟逸季蔚矣成篇於以箕裘傳註鼓吹俳偶不其然乎蓋逸季間刻小題兩集矣弘正以來靡不搜剔向註譚書俱遠傳觀其操撰者各與居皆不得而知矣而

必爲尋聲問影出之乎斷煙腐草湮沉消滅之間而著之殺青夫其人之非出於富游暨凌許叶號者之爲不可知然什一千百於信者牛孰與夫附庸第名位之稱而可久哉嗟乎逸季而刻是矣緒魚嘉木之思計無所復憾矣獨惜其爲一世詞宗慶曆以宦義名者無能踞其右而卒骯髒怵憚以歿使後之稱逸季者猶想見斷煙腐草有無之間也則余所扼腕於逸季者也雖然謝客老盧生歿而名不齒七子五子之間

自費齊

卷五

三

矣寧獨制義爾也

王逸季遺稿序

逸季歿而西弁惜遺文散弗收收得劖劖草劖之餘二百篇裹而得其十三刻有日矣桃源江禹疏以尊人之令長洲也憐部中兩亡生合刻其遺文而并以逸季藁屬予予曰是烏足以存逸季哉異時文厄通波選悞已甚奇服羣吹末知向方逸季與淵獻困敦之間惘學者之不達而師忤於是躬夷楚昧首振夏聲彌陵而躋

鹿城與天下建鼓而趨之當是時也會執之感北盡江東南極閩越暗鳴宿將莫不負踵矢當左禱以庶幾執事之顏行逸季目瞬口譬人無不滿意去者而更徵材他山之石舉已陳之芻狗簞之汰之自墨卷小題兩刻出紙直湧而目界寬天下遵之廓如也故文之盛于今也雖癸未諸公唱之于上亦繇逸季導之於下唱者騁妝倚門學步者之情而導者嘿移人於語言色咲之間而不自覺吳士之知向方則逸季大有造矣且逸季窮不遇時而非不遇于文夫以子矜執三寸之管奔走彥會天下非其讚誦之師資之則以意見牴牾訾議之者也爲名者求一訾議不可得而逸季廣羅弘長之中詎寧子矜而並逸季者夫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若兩亡生者人憐之而人承之可也逸季方苞穎粟旣寔矣又藉此區區者著稱乎哉江禹疏曰若是胡刻也刻胡附附必以宦義也逸季而因太人以成名也余蹙然曰逸季不大人序哉明之

制舉義唐之詞賦也左司湘靈紫薇阿房應舉之美終唐世指一二數而號爲一世正宗者且白承遷片于尋崖莽江之濱卽今詮唐音者能越李杜而錄餘子乎其附也以志恩也無情而之有情者木也有情而之無情者貌也今逸季將亡之手澤在是而舍曰不併行焉無是也子蒼是語已因手帙付賈人客從旁揶揄曰銳矣子之爲逸季也卽不藉此區區者而直以此區區也余曰是足傳矣業厚流光業薄沉卑世有

目錄

卷五

五

五

附刻逸季夢紀

門人黃元會撰

先生之卒也以丁酉其持佛子禮在先一年之中冬以夢得之先是夢中數至其境矣有間山陽羨還夢生差異因舉念斷殺又還吳

門宿于塗則十一月二十有二日也舟居旣不酒而清息寢未熟也彷彿中若有所詣所詣非遠一如故居覺身輕安乃有佳婦粲女次第出于左右宛轉而後失之亦殊謂有輝連之久非夢中卒卒已也已乃漿酒霍肉扶寸之間醞釀羅設晏娛無量而後翔翔倫黨之間與諸弟子相見復次規造精室漢曲工妙須臾落成實以佳玩種種又覺小時乳孺在側甚想其哺伏時也每生平故事作小像已無不及乃復有所之如仙陀古寺處門宇弘敞深入有光輝及階數人緇而皮弁若阿羅漢者起迎且相習也慰勞曰子乃來矣則應曰吾未也雖生世將三十年寔有大米了者身世事事虛設况未能生于稍欲應供諸類寧亟來也皮弁者適爾曰汝癡耳汝真元頓盡十日後塚中人哉余且遲汝于是何不得者因引入別閣中室愈深沉天日出其上曰此女人佛室也香火紛紛坐諸大士像乃

前祈焉忽失來時所見而寤既寤理前語流  
駭不定欠伸復夢語于兄問伯伯曰有壽之  
術唯聞佛門五戒弟亦五戒殆其庶而而以  
問伯言白太夫人夫人爲之慘然曰何以吾  
家當盡長齋也然而持戒之念堅矣又如忽  
陷禍害聲響四起得老奴某負匿廢屋間以  
免及覺遂悉意焉不能須臾歸即絕諸事  
亦並廢既歸數日止于舊樓之西偏以自思  
惟一夜忽夢食脂肪餅未登一枚省其曰差  
矣寘之地間又若私于患子者方悔之遽遇  
問見一公長髯甚皙選曰汝破佛律儀耶余  
玉皇使之也所以司伺汝出金尺袖間曰汝  
初毀輩戒應受金尺三即有諸毒來消汝膚  
于是五體投地悲淚乞之再焉既免又出三  
尤曰汝二千邪淫宜受此猛火聚于是重生  
如前免之長髯自納口中卽生火燄相弑且  
曰汝以血肉身當之燼矣我猶故也乃謝教  
甚謹念佛轉近又增恐皮弁者之言故先生

向不習佛而于受證後篤不肯犯苦行尊依  
爲誠悔文延僧伽誦之僧號超乘者來爲指  
楞嚴圓覺金剛等經了知妄身夢神翺之者  
頓息明年尋有魏淑人之戚哭泣有問一之  
于經一旦恍然開經拈偈二首一曰身世祇  
憂名利縛近來較畏見聞魔塵滾幾番新世  
界根元不改舊山河亡羊且向羊中覓問路  
須從路傍過識得西來無別意大家拍手笑  
呵呵二曰煙水茫茫何處尋就中見得打魚  
人天際月明纔放釣渚邊波動早收綸須信  
得來原是幻要知落下便歸真堪笑世人無  
釣術五湖四海漫撈針旣成忻然閣筆越十  
日便病大漸口口彌陀而去悲夫服齋以來  
正得十月類夢中十日語而竟不祈何也  
江伯通刻友聲序  
蓋伐木有鳥鳴之思形解著鳥集之嘆而世之  
論交者匪直克終難有初難矣訓不云乎同業  
爲朋同志爲友夫業胡不同也方今文治咸熙



令甲畫一自非宜髮淄水之流不末而耕不賈而臺莫不搦管伸紙呼朋命侶業胡不同也獨于氣類之中別立矜契或撫翼于邂逅而坐失于追隨暗烏于材不材之間以盡其意之所寄削然私罄其縵縵而不以語人嗟乎慎交之初也難言哉難言哉余從里中步同業之後者十年所最後得桃源江伯通時余齒未壯而志頓矣少時所謂副其精心裏業與志衰實從之目以自信而不以語人者而今已矣深山苦饑客

自廣齊

卷五

九

咎之虞讀詩者殆有憂患焉中谷棄子誰輶予美非終難乎而皆以其初今伯通不出長洲園門而得多賢又衷而得其十三則余所謂材不材之間者也同志則已多同業則已寡顧與伯通勗之而已身之利器毋以示人諸父諸舅寧謂我少而舍我使昔而嘆烏集者轉而嘆斯編也集中多賢與有榮施矣嗟乎僑札之分表縞帶於動輪牙曠之知托流絲於刻羽不惟其業惟其志伯通不庶幾乎集中文不詳詳其名編

自廣齊

卷五

十

云爾

### 欽愚公戊巳稿序

蓋余爲愚公氏序戊巳稿而未或不聿然以嘻也愚公與余同庚甲差長才甚高學甚富樂府長歌五言近體無不諳微而尤志史事嘗謂余曰幸以十千築室百千殘書佐以精強後生數人空次傳紀庶幾成一家言以愬快余志顧此非藉縣官力而那也陸常侍之言曰才人年少貴仕未必能從頌探討足爲吾黨生氣然居諸

不恒心力漸耗秉燭而推車壁其可及乎哉何  
李秉鐸昌穀嗣音七子齊盟弁山狎主其它輩  
聲挾蒸之英固不勝數蓋士風清嘉都人秀慧  
研砭不能半天下而文倍之士生吾吳苟有志  
讀古人書何患不茂明者愚公真其人也嚮令  
前六七公俱無恙要不能廢制舉而登著作惟  
捷得而肆其全力于詩文故年益有餘而文益  
奇今一再不售以全力用之時藝而間以買其  
餘故力益薄而文益不振則爲愚公者亦已苦  
矣朱五天子方開石渠給筆札令愚公得婆娑  
隊足使育老公失步卽不然其所爲樂府長歌  
五言近體要以兼兩成帙鼓吹天下何有于愚  
其髯便便其腹贅俳偶之技以號于人者此余  
之所以眊而嘻也雖然今天下之捷得貴仕者  
有矣間有其志有其材而聲實不稱何也毋其  
榮名好賄之所奪耶榮名好賄之汨心視饑寒  
困窮之亂心庚甚第堅忍于此而颺離于彼微  
天之倖影起而警所欲人休勿休人息勿息一

家之業非子而誰愚公勉旃哉或謂子爲戊  
已稿序也不序而嘆蒙有猜焉應之曰余固竊  
之矣于思其髯便便其腹贅俳偶以號于人者  
非愚公意也是所謂借徑者也借徑者庸不工  
而游于大通是爲序  
傳孟博行卷序  
予交孟博數年矣始其文塊磊崛強固能不爲  
吳人言者也吳之草靡孰不能波閩潮諸君靡  
起而加其望吳曾不敢望亞旅而爾時春官所  
材吳猶能與天下勅非若今之晨星落落也今  
吳益振于文玄思穎氣原所自饒又稍益以古  
先機樽之色世無不延頸願交者其蜚聲視前  
固倍而吾党兄弟似廣隊焉而不得進又似前  
薪焉而幾乎兄陵則何以故夫孟博其尤者也  
孟博已幾盛年所爲文日益高塊磊融而崛強  
不掉之習馴微言不墜精彩旁射吾黨兄弟無  
不心儀傳先生者然孟博曩不爲吳言而不借  
吳人收今爲吳之吾黨言而不先吾黨收孟博

不說初而如今何嗟乎吾視孟博非不遇者美  
丰姿工厯輔慰而豈下必有食于而國且夫立  
志彌勤工業彌勇無牢騷不平之感而有焚舟  
磨盾之思卽其舍鄉序而游成均夫豈慙以首  
猶盤老者有文百軸馳走京轍吾子何不聞焉  
諺云力田不如逢年世亦如孟博何哉不爲薪  
積而爲茅拔余雖感而息乎吾黨兄弟行以孟  
博小也

顧朗仲四集序

卷五

七

人之爲才也才不至而傳焉者其質爲蕭爲  
單爲茅靡爲枯枝而飾爲青黃爲軋苗爲鉅釘  
爲冗爲俳與時高下誰能不波然而技止此矣  
若夫真有才者不然研理以立常乘時而盡變  
收攝如在鑛之金而振張如離弦之弩奇而則  
暢而裁極才力之所止而休焉嗟乎斯可與才  
者道也彼非其才者以爲筆墨蹊徑之間無大  
相遠而已安知其間之什百千萬哉邇時吳下  
文獻頗推梧園拂水之社後先得雋茲刻則爲

顧氏朗仲者也朗仲于書無所不窺而用心于  
時藝也獨苦屢遷屢不售而其心益苦今觀集  
中若抽棘若繞指若簡鍊養病諸編門戶各別  
機穎亦殊而要所云立常盡變環中而應無方  
則無以異也夫朗仲之爲文談談者不得已而  
養晦于柔韜精于病而一種風雲之氣凌鏖磅  
礴讀能口爽閱令色飛不惟識者深賞而後進  
尋聲之士亦不敢踐徑雁行心儀顧先生者此  
其才力所至何如哉且非獨文然也朗仲虬鬚  
磔張深目哆頤甚口有古俠士風而益遼巡自  
下修長者敦篤之行此其于高爲牆淺爲址苟  
然竊世之慕說者才之相懸何如也余名齒齒  
遜朗仲然行視仲旗鼓而左次須之且鐔于申  
之曰降才爾殊其毋以人視文而以文視人乎

蔣士衡詩經蘭藻序

吳郡以制舉義奔走寓內其端門易最多書大  
之而毛詩曾不得與兩孤經齒余嘗疑焉豈末  
學之失傳抑前修之未肆不知詩之鼻祖亦無

盛吳郡也者震澤先生制義爲我朝第一人  
實以毛詩起家其嗣起爲毘陵海虞顧毘陵海  
虞幾于家戶絃誦衡吳郡作此寂寂也當時興  
廢之故不可考後聞有習習而得雋去者亦取  
資他邑如毘陵海虞間人又局局皆自了漢未  
嘗揚扢鼓吹領袖有徒衆也其遜不得與它經  
齒無怪吾黨蔣士衡氏獨提衡此道口說手搥  
幾奪毘陵海虞之席且含其實而標其華舉數  
年來春秋兩闢之行卷縉紳學士之家藏無不

原香

卷五

序

萃而選之顏之曰蘭藻以懸乎國門迨壬戌秋  
刻成而諗余則已十集矣余見其搜之博選之  
精而評之允也且如貫魚焉錄前迨後如積葉  
焉去故就新無複篇無剩技讀者盡發其覆而  
他刻充棟可勿問也郡城端門是經者其有興  
乎十爲數之盈又數之復造物老之振鐸而酬  
以建鼓士衡自此橫戾天衢無復貼括事矣夫  
宗門有傳衣者有傳鉢者有一無所傳而傳正  
法眼藏者是道也生而解願死而摩領安知傳

者之非傳而不傳者之爲傳耶請以質之震澤  
先生不知于毘陵海虞之家戶者其爲耳孫孰  
多耳余中歲折肱于此且同郡城居也敬因士  
衡之刻以張楚

### 王子彥近刻序

余屢躋名場精與年邁聲氣之附謝弗敢當獨  
故人後進子不鄙睚就乙丑場寓婁東王子子  
彥練川侯子豫瞻爭相延致余時就豫瞻豫瞻  
雖有倍年之差然與乃翁名給諫同時定交不

原香

卷五

序

敢先執自居若子彥則與尊人少小同學髮未  
覆額卽委心張先生相與亦遂安之嗣豫瞻釋  
褐去望實爲名大夫子彥出入必偕轉盼三舉  
猶仍初服豈不利市秀才餘波亦能累人耶歲  
乙亥遵功令將卒業南雍攜行卷就質房師  
張奉常先生問序十餘謝曰余固恐累人者柰  
何能序制舉義雖然悉于彥固無余若也年少  
登科于諸王龍馬龔家風喬宮寡與聲氣諸公  
採望實交之亦如余弗敢應獨其舊屬慕義不

避險艱似有天性然遭丙寅開讀之變緹騎徵索無所出余遣一力走婁練告急豫瞻與乃第雍瞻捐百金子彥獨捐五十金非取諸宮中咄嗟典舖轉辦不逾時刻又先後親至逮所與忠介公面相慰唁嗟乎此時鬚眉丈夫在郡踰弱多矣安望恂恂處子如兩君割所不足而冒所不測者哉比于彥事益練學益茂聲氣亦日益騰乃于彥歆然自爲于彥卽于彥制舉之文亦足占一班矣志行素故稱物芳超搃明斯擇言

審此余衷于文與大之間而得之者也若夫甲戌闢牘奇平互賞而不徼主司之一抹比問數名卷皆然斯又非屢偕屢北之罪矣于彥行矣豫瞻方用歷年高第領袖曹併以余言質之何如

陳則梁時藝序

余不識則梁讀則梁八區書必謂則梁古人矣乃余識則梁識則梁不盡讀八區書而窺則梁一班幸當吾世得則梁也嗟乎余髮未覆穎卽

思見古人古人不得見冀遍見今之如古人者不虞迄茲更不欲見焉非不欲見也蓋余之生世甚奇所遭且羅坎壈無不足結其憤懣之氣而抒爲踔厲之語偶翻前訓人墮榛莽中惟有徐行緩解一法狂叫奮擲祇益其累於是直應以頽唐委順之象而心與氣遂肖之如前所云不欲見一人者恐素懷熱瘡不禁好事播摩也卽今得則梁凡附則梁刻中者拂鼻蘭蕙借則梁書中者觸目琳瑯而余愁不欲觀觀不欲盡仍自傷已會則梁以時藝屬序余讀之喟然曰時藝之不能盡則梁也有異八區書者哉墨與茶皆堅而其質同皆香而其性同然而新陳賤賤則甚異得是意以徵則梁今古言何如也則梁年甚茂心甚長惜無緣日置則梁研席間以箴余怠雖然置則梁八區書命之矣

汪君萬行卷序

郡中最深心枕文旣顯達矣居官不得枕文一日之遇無如汪方伯來虞者方伯與余家稱中

表昆弟往還益亦以三世締好不直繇遙遙親故也至余交乃益密齒在肩隨同時爲長吳兩學諸生每試各冠其軍出入必偕甫三十方伯聯撥省會後十餘年余始馳逐公車多輒軼然交情如一日也方伯第五子又與余兒孫習每欲哀方伯前時所爲稅文繡梓再行世如近日重刻慶曆名家胡思泉湯海若故事問序于余余諾之殆將發皇其語不特表文之久而愈新且望後之人有嗣而闡于世者無何第五果登

自廣香

卷五

九

丙子賢書坊刻行卷先成亟就余請益余曰弓冶箕裘君家備之矣今先公爲國保釐爲鄉祭酒不務赫赫名而皆令人有身後思卽如稅文一端列慶曆諸名家間闡然之光瑩然之骨與所伯仲何如也余猶記六七年前秋將溪矣方伯款余虎丘諸子止第五侍晤言甚適巨觥屢嚼丙夜月明如書尾余步自金閨追隨過伯通橋南數百武重理舟中談所未竟慷慨最勉唯唯遜心時必有以發余之藏者余固輒軼不足

道而于以光昭先緒洵有餘矣第五名厦字君萬余以第五之名美故稱之若評量稅文久已閉目此道他日或當盡於方伯稿之序

徐亦史行卷序

崇禎癸酉南榜發郡中獲雋者寥寥見徐君亦史姓名則喜詢知亦史爲名人仲復子者則更喜仲復高才負屈聲卒以窮歿蓋人人能言之生時凡經其指授率名家從弟九一太史與厥嗣亦史籍尤稱入室憶十餘年前讀書金闕精

自廣香

卷五

七

舍出兩髦課藝相質太史爛然卿雲秀采觸目亦史矜奇自命多鍾鼎古文幾不可句讀一見並稱異寶而利鈍之數則私識之矣嗣太史更從諸兄弟牛耳盟壇聲實大振亦遂脫穎去亦史自而翁存日業不堪其貧後更淪躓年三寸未得婚處然諸達人名流屈指東海中丞之裔固未能甲乙位置也距大史卯辰不五歲乃更以斤斤我貴嗣興文固無定質人亦無專師然如游譚之見姓名而喜又安可忘仲復耶抑中

丞歿後耳孫藩叅科目輝映而長支令尹公宿學宏才第以明經謁選終僉謂天之酬中丞有未盡者徐故有宗祠太史休沐歸倡宗人鼎新之中祀中丞左右个祀令尹藩叅卅聖龕削比舊有加太史朝朔望畢則群宗之秀子弟課厥文行諄諄約束惟謹意必倍有興者而亦史遂先期月鳴故余序亦史行卷深感水木之有本原且懿太史之爲是舉也若夫繇仲復而邇余婦翁則隆重師儒之美報更不啻一二數矣

自廣香

卷五

三

家將子行卷序

余宗于松陵稱素門世有高名而無貴仕高魯皆單傳至大父乃分三支今猶子起則仲父諸孫也余少服先君之訓其困諸生蹶南北亦畧相當晚得薦而阨于譏逕廻公車久之髮且種種老矣猶子故有聲群從間髫年讀書姑家姑之夫朱君耒侍御輒向人言此松陵張氏千里駒能讀古文詞如其叔叔謂余也乃去其言亦一紀餘而始舉于茲庚午午榜最得人關中牘

又得鑒于象三魚山兩先生夫兩先生以具眼推士林諗矣平日賞譽不甚同而獨賞一生又獨賞一生之首義以爲冠塲象三先生出關卽刺原牘示人余雖不知文望氣聽聲筆墨間豈非學有淵源稱其家駒者哉居恒無以光大前人特入學宮瞻賢祠木主從家孟氏重訂兩地徵行錄慨然嘆先德在人硜硜之守固敢失墜所以告猶子止是若夫速蜚橫厲之技其以商之同人榜賢不能悉數中往還甚習徵序于余

自廣香

卷五

三

江右陳漸于雍課序

余于豫章宿名諸君年齒不異肩隨諸君子方秉後進之鐸而君子身世久矣吾衰展轉間未嘗不嘆知我之未酬也知非獨制舉義乃以制義知而終深其知無甚江右陳懷雲師師知余三十年前顧安知種種老公車間哉雖然苟如

諸君子撰鬚眉樹顙頰婆娑枕席於金罍玉尺之中尚未必茫然自失也而今已矣俱不欲觀之矣一旦漸于氏相存泌園先叙家世次贊課執余莊對之曰非知君陳師孫子亦安敢受卒業也師異數卹錄以闕撫顯榮而文章傳家之脉莫厚江南是宜有佳子孫焉況乎厥嗣姚生奇才用明經老更昌厥後非漸于其誰余聞漸于有年近益耳熱則退取其稅覆之信翩翩懷師派也師閱文不名一家而凡負才力學靡所

庚子

卷五

五

五

不羅三十年間驥首皇路非其高足卽其高足之子孫門弟子也蓋綦盛矣詩云無思不服斯前人之爲可思也又曰永言孝思斯後人之能爲思也吾於漸于勉之若夫與衍玄通高妙韶令葢園草已極其致諸君子侈言之矣雍課備六代之大觀駿奔厥祖俎豆之側也不更有進哉余又安所益焉

丁伯勉甲卷小序

遼耶邠逸季具有人倫所激賞帷中之士成名

以十數而江右丁君伯勉其最後得者也時余初與桃源江伯通定交伯通神明秀上稱其楚材嘗過以詫逸季而逸季報我伯勉蓋是時兩家尊人一令長一刺婁兩君不踰衙齋咫而能以行卷氣類遍交吳郡之文人兩家尊人又能縣鑑而拔其尤以與之游宜乎道二邑者洵欲識小主人藉藉也逸季俄化異物余幾有西州之慟而先是已得父伯勉沐其尊人先生投契過當不敢常調自引再過伯勉衙齋伯勉故自

自廣齋

卷五

五

超余嚮者目攝之是駒鬣未剪便見龍文卽不小夢澤而躋匡廬無謂我難居季孟間耶乃信逸季報我不虛耳今逸季墓草已宿余抱夫感不得關文事伯勉文益有名遺我行卷而甲題之使來告曰不第此止願繼此而觀于四方之有道文人邇有進也嗟乎伯勉真以此爲未至哉余觀其集中雅言似莊卮言似譚麤言必真汎言必遠大都抱絕詣之資而應以日新之用余目中未得多見也持此問世而曰糞除未旣



殆有加焉咄咄年少其何貪歟伯勉與余襟期甚厚把臂入林不欲以年事間隔爲阻管盛孝章赴徵過魯文舉以童子受知後與正平爲爾汝交則文舉五十矣當時相知皆三十年以長況余與伯勉僅踰兄事所也余不卽填溝壑或婆娑當一隊而伯勉霞舉日升將肩前茅安知不爲余後起藉哉伯通前刻友聲徵文于余余極口伯勉而急無以應刻成願有以遺之吳楚雖遙人終不至河漢也

自廣齊

卷五

七

沈仲子近菴序

余與仲貞伯仲交十餘年矣其間過從疎密不同情若一也辛亥春余適有幽憂之疾匿跡仲貞齋頭見昔年指使壯者已老弱者已冠而彼我相對兩髯公鬚編依然風塵如故輒不勝淒其搖落之感蓋余旣瘁于謀生仲貞亦困于持戶不能以猛力精心顯而用之于文其所遇失當固自有幸不幸然羨魚顧犬君子思其復焉今仲貞文具在將用代贅以問于識道者吾觀

其澤外而秀中諧聲而賦理以此遇世豈不逾售而必敝敝焉挾冊而北也則欲以猛力精心顯而用之此也仲貞行矣涉長江踰大河瞻齊魯之雍容挹燕趙之慷慨以至沐浴京都師濟之盛誼不反顧計不旋踵不更足發揚其習中之奇而大彪炳于文章者乎夫余與仲貞共此行邁而余所遭之難易固什伯也仲貞勉之高材捷足嘉禾諸君達達前茅若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則余也請從而後矣

自廣齊

卷五

七

王逆季墨卷選序

嘗慨世之有所癖而嗜者非其耳目之玩則其心志之所寄托所惑溺焉者也而子雲元凱之徒獨取其繁係之懷付之陳人之聲咳而相與枕而籍之披而校之斯已奇矣雖然彼其精足以名世而其緒餘猶可倘然如對于語言文字之間則雖終身喫且頓于是也又奚恠乎明興沿宋之經義而相與習而爲誹學士家皆有翹然遯肖之心一經春秋之試卽靡靡從之不虞

志行之少耻也而虞其學步之不工弘嘉以旋見平矣誰導而之奇慶曆以還見奇矣誰導而之乎彼蓋謂區區者藉以媒青紫耳孰是而能表章孰是而可永久則夫卑者徂之目前而高者亦憖俟之異日厥有繇也吾黨王逸季氏弱不好弄長而益馴榮名好賄無入其心而于論文獨津津乎有味其言之傲之程以模其法沿之始以備其規博之時以盡其變而尤謂墨卷者取材惟給于腹笥鑄格莫攻于山石冀粵陳

廣齊

卷五

三

而風氣著矣得失判而正隨別矣倡和分而能否殊矣先後爭而良楮見矣多寡限而寬迫彰矣自非暇豫之吾吾而不卒如驚鳥者哉此選評之所以刻也蓋癸巳之歲余讀書澹園去逸季書齋不百武而近親見其立志之苦而用力之勤也其言曰余非真有所癖而嗜之也余觀今之爲文爲較爲端悃乎有餘悲焉均意也必隨直而用枉均辭也必黜經而躋于均調也必退雅而進俗才不足以驚衆而匿之于理理不

足以諭世而逃之丁亥彼習爲媒青紫之說而不思上之取士與士之得當于上者固不止此有如不信請視斯編嗟乎逸季自言不癖其孰說之哉曾董仲舒繁露之作三年足不窺閤而司馬長卿賦就大人亦十載不與外事彼誠有所用之如楊杜之爲癖也者而逸季殫歲之功注之于拘攣排偶之技苟非嘉志求學闡明往管則逸季寧真以是區區者見長也將不爲肉食輩所竊笑乎雖然後時執而朽者程墨也

廣齊

卷五

三

後程墨而朽者斯初也逸季而更志不朽乎則有弇山先生之癖在

張異度先生自廣濟集卷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與諸同年祭周忠介公祖學博贈太常寺

卿暨配韓太淑人合葬文

嗟乎先生命世奇才阨于廣文何居乎贈官越三十載俟其聞孫皇皇寵命賁及祖考妣配稱淑人功令三品勳階洊錫內外式鈞人道之常其來施施其往陳陳何居乎先生孫郎天曹列卿未登有化方碧有徵斯燁而頓荷殊恩嗚呼

廣濟

卷六

一

際斯會者匪家往復緊國廢興憶夫析木之獻闍寺禍棘沸騰舉崩撼之必碎觸之必灼僂僂反唇誰明拚七尺露齟裂眦向纍締姻且太盛身死而茲義激間俠駢首懸門當此之時見民之危已矣庭堅之祀忽諸遑問夫兆域與絲綸乃未幾 昊天悔禍 聖人御宇章瘳聿行磔闍定案斬戍厥黨差罪重輕罪既正只錫亦懋只燁有斯旌嗟乎先生奇才不究而以孫榮以孫榮也又以其死不以其生然而斯榮斯哀與

天壤齡與日月新則夫奉之乎如馨之室曆之乎若斧之丘皆足以載 皇仁之浩蕩而垂世世之德馨

祭蓼洲周忠介公三週禮懺文

嗟乎余之別兄數閏三年有半矣今之日則三年前吾兄授命之日也兄之忠節險艱何俟弟數卽弟之交情亦何能悉數今止數其精神通于神明者一焉兄未逮之前一夢人通謁視刺崔呈秀也且曰蘇郡舉進士五人皆向身家

廣濟

卷六

三

賞兄脚蹶不快而覺次日爲其內弟吳君言之比晚而逮至尚有疑于五人者乃今而知爲駢斬五人也此當入兄遺事中弟夢素不甚驗方旅櫬權厝時欲彷彿見之丙寅八月望席于墓前方丈地而寢中宵傍皇風露肅然將起便旋焉恍見兄映帷而立覺乃知夢也此謂我神往而非爾靈來比丁卯春正忽夢與兄遇于文起之館兄驚遽輕脫若有告憂之色已低語微相慰藉夢中歷歷余不覺失聲比見文起每叩中

朝聞見文起駭之後果值危報相嘆不爽近得爾郎君叩關歸信默數之約與三週差次諸相知皆前禮懺獨余未果稍心動夜夢兄于于面來談笑如平生別時執手云近頗得飯依力嗟乎懺力效否不知十資糧若何然何以夢相符也夫以兄之不假易于夢而夢奇中以余之舞屑越于夢而夢兄輒復有徵人之相知果係夢不夢耶卽痛定思痛不知幾許不數語而記憶及此耶昔子瞻作眞簞谷圖記多道文洋州戲笑之言今值懺事竣畢敬告不敏且述素所不談迂事以資冥鑒至兄生平賞吾記述之文前成吏部記事七則告之几筵火其端卓立盡腦不遺一字人以爲異適又成小雲棲題額記感稱兄所寄意焚之餘俟續有成再告

祭九十一翁朱先生文

今上龍飛未改元之年歲在丁卯序屬玄冥吳龍復翁朱先生以九十舉觴越明年爲崇禎元年歲在戊辰序屬朱明之杪而朱先生以九十

一歿矣余小子輩忝與先生冢嗣德升同薦賢書于先生有猶子誼其壽旅而祝諸堂其歿族而弔諸幕禮也顧其壽也宜喜而乃有慨然以歿者迫其歿也宜悲而更有渙然以愔者何也則以其時攷之且以其慶弔參之也夫天啓五六七年間世界何等時也德升同籍惟周景文吏部最善余兄弟皆薦後交契朱周之好則于髫年生平砥礪與大升堂拜父握手交趾獨朱周爲然方大耋時余輩奉觴上壽諸兄弟皆無恙周以宦遊不在席猶之乎在席也而先生亦安強善飯笑語竟日今耄期有是乎且吏部倖死與尋常保扁尋常震隣何如哉夫滿堂之歡固有以泣隅廢者此類是也余所謂宜喜而歿者也先生以末疾在牀五稔矣雖神明不衰而視聽半廢了無歡踪且德升以親老屏人事去文孫相守一室湯藥浣濯無不親奉亦如疾初作時專心診視不上公車者附身必誠豫擇美槨而聖明御宇景文輩屢蒙曠典病間猶能

領之且夫枉死者鬼虍時旣者神漠壽如先生而得德升爲之子百可無憾矣夫一日之養亦有不以三公易者此類是也余所謂宜悲而慰者也至于以先生之種德而名不溢于間然而青氊之世業已臚巾而酌衡以先生之教廉而澤未浹于官然而白華之家聲已人頌而戶傳以先生之脩乎其容坦乎其履而弗富而康弗健以良然而黃髮之介祉已不啻日引而月長且與其歿于丁卯薦收之初爲晝晦宵明之世

日廣齊

卷六

三

界孰與死于戊辰朱明之杪爲披雲觀日之世界也耶余小子輩弔而申之以裏言不知有當先生否

### 祭大學士湛持文公文

崇禎丙子夏六月十有二日乙酉明相國湛持文公無疾坐逝堂中故人張世偉偕諸通家子視含飲會哭畢甫治喪通家子各以試事散去再聞公之訃哭之期諸通家子除姚宮詹二子以所

以所

且彌切至戚不列名若贈太史朱

孝介先生二子鑑鉉贈奉常周忠介公四子茂蘭茂藻茂葵茂萼余次男奕猶子梓長孫邕皆捐修脯具齋襯延浮侶建追薦懺場完日酌明水告几筵而偉申之詞曰嗟乎余五人之交也有耐久之情有同歸之識天下莫不聞而識者稱德聚以美之夫美之所聚必有物敗焉忠介公先受其不祥記丙寅春魏璫肆逆將一網盡善類吾蘇小民忠義奮發逮周開讀時徂擊繼騎幾盡璫方有戒心而媚璫者益恣恣其毒手是不惟在朝危併在野亦危時當七夕兩臺再疏論報將下于是諸公各辦死法宮詹擬水蘖漾舟婁江中流與堤上人招招爲號公擬投繯歿遷居別室懸鈴索相勾連聞警卽縊余坐此握匕首袖中公謂余無然未經刃人者手弱必不能自刃家有深池彷彿止水遂兩備之孝介時臥捧九十老人足其消息差次狙擊主盟勢最急最能委命如不聞比次日報至止決五人始相唁且相慰也嗟乎危哉痛哉迨夫曠日升

重陰埽公與官詹公並受 主眷講筵稱玉笋

班揆地一席官詹幾幾尼去而公以眷深特躋  
然席竟不得暖也嗟乎道之將行也歟命也將  
廢也歟命也公其如命何哉獨怪癸酉孟冬孝  
介遽歿季冬官詹病南中不離牀第者餘二年  
丙子夏遽歿公遲半月亦遽歿天之報應諸善  
人而慙遺余一老何酷也余年最長最經憂患  
而最無聊以生拜公之靈回思四十餘年交情  
當哭思異行殯同憂患共死生當哭思今日之  
獨行踽踽當哭諸通家子思其先人當哭思公  
以次子壻忠介季女以季女字孝介次子乎來  
成婚女夭而亦登之譜系隆情摯誼當哭而余  
有率而慟哭者擁格捫心不足喻其鬱疾聲太  
呼不足舒其懣益與哭官詹公同之此何哭哉  
哭世也嗟乎世可哭乎欲哭則不敢欲泣則近  
婦人乃約其旨促其音做五噫之意而歌之曰  
蘊隆蟲蟲兮噫謂慰爲戎兮噫或張之弓兮噫  
連喪厥雄兮噫人之云亡寧丁我躬兮噫嗚呼

哀哉

祭官詹現聞姚公文

崇禎丙子夏五月念有七日官詹學士孟長姚  
公以疾卒家其故人同年生張世偉將七十老  
矣率男奕孫邕憑棺哭之再維時兄孟舒居憂  
亦率猶子梓憑棺哭且致奠如禮不半月而公  
之舅氏相國文公遽卒又不匝月而偉兄亦遽  
卒雖顯晦不同俱爲典型彫謝若在偉則嬰禍  
繼慘重以原隰生趣盡矣無聊可知兒輩又以  
試務羈京未克俾明水之薦越三月將屆辛哭  
誼不可以已用延淨侶啓建懺筵完日值歸  
驟率奕等卽用伊蒲作供併爲文告之凡筵  
嗟乎我悉爾心爾悉我志爾悉我者朽朽  
之資我悉爾者圭璋瑚璉之器我悉爾學能  
其才爾悉我工未副其畀爾悉我之亢厲而實  
坦夷我悉爾之昂藏而兼覆蔽我悉爾盤礴之  
無不宜爾悉我連蹇之無得遂爾悉我亭亭脩  
百尺而無枝我悉爾汪汪瀾千頃而莫際我悉

爾匪躬大節微于苻母而最隆爾悉我養志小心兆于從兄而特萃爾悉我之窮而有政我悉爾之達而無位我悉爾之修爾騎箕而多所憫爾悉我之冥焉曳塗而罕所譬爾悉我之爲耿雉駭麋我悉爾之爲祥麟德驥我悉爾雍容朝宁周旋日月雨露之側而綽有光爾悉我顛蹶名場委頓舟車風雪之衝而非其罪爾悉我在險終踰我悉爾之乘危克濟我悉爾不泥于封豕而泥于短狐爾悉我不困于蠅營而困于

自廣齊

卷六

九

祭長兄孟舒先生文

崇禎九年七月十三日丙戌長兄孟舒先生以疾卒越來溪之里第疾蓋得之積痰中臆寔惟前一月之晦介弟世偉聞報馳視拮据棺衾躬

親含飲酷暑瘧病又迫中元祠祭暫歸醫藥營辦未畢者付猶子梓將以次月初旬來祭喪俟下旬次男奕長孫邕棘聞竣試歸率舉伊蒲之奠先期遣次孫孺子逵以文告之靈几曰嗟乎痛哉吾兄之亾也吾兄達人也生平不諱言生歿每對偉曰身歿之後杉棺布衾朝夕坐食俱素懇辭賻奠重勞親賓勿設幕勿受弔不豫祥卽莖偉進言曰偉亦不諱生死者也前辭害既聞命矣若勿設幕勿受弔恐情邇未安

自廣齊

卷六

七

非所以訓爲子也足覺然遽搖其手偉亦不敢申說蓋時時言之卽近者未病前七日入城亦微言之彌留時舉似猶子梓梓含淚言曰痛哉大人之爲此言也梓習聞久矣若如勿設幕勿受弔云者謂爲人子何偉慰之曰固也吾將爲爾哀之不以酷暑勞賓從吾兄爲父之素命也姑以初涼開弔體輿情爲子之恆職也且禮亦隨地亦稱家何沿襲之有吳江南歛卽受弔郡中多在三四七冀昆或匝月或踰月擇日受數

目人皆不非之今越來溪介吳江吳縣間宜乎  
見之有異同也且諗病後不能言致疑治命之  
確與不確也豈知家庭告語固有與靈相信與  
衆共質者耶兄生平孝敬大節自當艸具節自  
告之倖史非匆匆技淚可期卽病時光景亦盡  
無意識人可望口雖不言心甚了了見餘人皆  
張目直視見子女微示慘容亦不開口惟偉舒  
則應進湯藥則搖左手言庀後事画小影則顧  
之自一再嘗尤劑外僵臥十餘日不進酌飲不  
開微呻臨行轉側吉祥閱一周日支偉捧首太  
棺面無改色蓋以東土學而示西方景維摩淨  
談毘伽杜口偉又焉能測兄涯量所屆也偉承  
望日具疏家廟告哀前遞寫諸祖不覺後至先  
考府君淚承兩眶半晌昏瞶竟易紙付族孫騰  
訖今年交游至親死喪狼籍偉亦倏然神氣盡  
矣援筆訴衷不必懸之中堂所以另授副墨欲  
俾弔客知淹遲之咎不在猶子梓而在弟偉併  
不在弟偉而在生平不諱生歿體認遺言之過

詳也蓋地既定附穴爲期必俟太陽吾兄每低  
同恐不能待神書痛哉嗚呼鑒之

### 祭通政使且茨毛表兄文

嗟乎靈登仕籍者三十年位九列者滿考而任  
身繡者居十之七在朝譽朝在鄉頌鄉壽驗者  
年考終牖下斯亦昭明顯融無所遺憾者矣余  
兄弟顧以哭其私也余與靈同袁之自出外祖  
學憲公解東省節歸靈始同隊嬉遊外祖母  
安人庠其頂差次敘申表皆五六齡耳迨今  
六十年是六十年中榮枯榮瘁可勝道耶計所  
同者彼此舊居距袁皆數百武舅氏同塾朝  
無不見也稍長習業各方節序卽會甫非同  
學宮就試必偕歡然聚晤止此矣又三四年舅  
氏天歿母族中絕相攜哭泣衰麻中出入省勞  
茶人歲中五六分而得二三亦慘無歡顏嗣是  
靈舉辛卯又數年舉南宮京省便道時歸一見  
不能數數也又十年餘靈復中丞公故宅俊移  
居適隔一垣數語數教而偉月出省兄間得謁



焉迨至天啓末閣禍作我吳周忠介公擢之最  
烈靈誼托姻親相與又密開讀時五人憤發奮  
擊藉藉牽連指目諸巨公靈亦與焉又出納義  
助靈與徐勳卿分京與鄉之任徐不半歲餽積  
憂歿靈用忤忤丁卯春訛傳郡中復有所逮  
日黯然語余輩曰彼閣役猶百端今逮安知善  
吾與若淚承曉幾不能畢聲蓋俊再移居周  
亟難作無所避引而偉年契倍深衆所指其  
云然嗟乎爾時中表兄弟乃真兄弟矣後出  
廣齊 卷六

未了簿籍舉以歸周語紀綱必問余兄弟以此  
嗟乎六十年間苑枯榮瘁種種星淵余輩歛  
不能隨俗俛仰而以此始以此終今能不哭其  
私否也靈之病寔始辛未三月見謂痊而實不  
痊適賦歸來考終牖下遺令有素不致倉卒不  
然遽而承訃追思往昔所不能爲情又當何如  
耶

### 祭貳守顧兩如親家文

嗟乎顧先生文爲人師行爲衆望爲鄉祭酒爲

國循良文康之澤以篤以昌哲胤繩繩貽燕  
將既駕五馬之車亦舉六袞之觴乃厭世氛游  
於帝鄉蓋庶乎得大之全而履道之祥然而致  
嘆張弓者猶商較後福之不永與前艱之未償  
謂稍怡情於杖屨之社且拭目夫袍笏之牀  
片晷之幾何而逝隙之太忙然而苟達於達復  
之差數折閱之相當夫何足介達觀之一瞬  
宜乎委化之勿傷獨慨淳淳朴散之會更值  
微矜式之匹桃李之谿日邈荆榛之路詎荒則  
廣齊 卷六

猶幸夫治命之秩秩與遺訓之琅琅數生平之  
至契又懿戚之同方芥菴出世烈愍勤王不鄙  
謂我歸然靈光夫寧不知余識度之有限膂力  
之非剛雖擬比其已過抑寄托今何詳故知幾  
生之能自不朽也與魄俱逝者短而與神俱甯  
者長

### 偕內弟姪祭光祿卿念陽徐公文

嗟乎我公爲國屏翰爲朝老成爲鄉祭酒爲士  
與刑功銘景鐘業垂汗青高朗令終世號完太

蓋其出處也爲觀聽之悲喜而其存歿也係蓋載之重輕匪夫人之足賴豈吾黨之私評若夫遠邇交契近悉平生歷屢遷之寒燠數半生之矜紳假館何年余偉最親時班荆而道故亦杯酒而論文公于仕宦亦蹇亦升余于應制載浮載沉計晤不一地揆跡非一門然而聚不加審別必見存可稱如水之味庶乎耐久之朋若此不肖辱公門生暨小子猶乃考受經念契潤而何言洵微惠于不泯欲易其業欲展其貧憶

卷六

六

六

此之舊好悼簪履之初盟松栢後凋蒲柳先零念深埋玉誼切投金今相率而登堂咸目矸而口噤百身何贖九頓曷伸若余偉之累職尤願目之諄諄恂恂言不出口惴惴貌不驗羣何論城之血戰成不世之弘勳雖賞延之未議既凌古而跨今至維桑之不造更托重于清癯輪囷既往銷聲未萌汪汪乎千頃之納屹屹乎一柱之擎余也能不抱游生之服高允奉高之愧黃君公靈如在聞乎不聞

祭給諫啓東侯公文

自昔兄弟之交上則升堂拜父母下遇子姓亦得岸然以世執臨之絕不爲升沉顯晦差等大約年齒相埒者於輩行爲便間有忘年交亦多邂逅萍聚不顧鄉里間也迨年家通家與夫座師薦師之途紛而年齒不復問矣若夫三選論交非因世誼而忽焉會合皆得自托同人聯旋無間則余與公家是也余與公連庫金公爲諸生時於諸應有司試當得交而不得來公建

卷六

六

六

舉於鄉乃公之尊人似明經就試北雍余亦獲遊相遇因忘年交余雖遜避後進禮而公之尊人弗受也嗣歸而交公其時公之三丈未十年未弱冠則已見頭角交公卽交公三叔公亦遂釋褐躋顯仕余猶靦然儒服乎過從偏似與公子宜已而中子天二昆風氣日上猗玉文盟凡操觚角藝者莫不奉承齊轡則余又偏與二昆厚計偕之役長昆更周旋久余遂視公爲先達而追令尊人把酒談笑遙遙如隔世矣

嗟乎人久不覩然儒衣冠而先後觀公家先  
登又先後哭公兩世安得不撫膺而長嘆也公  
起家甲第上繩乃祖叅知之武中振尊人明經  
之緒下啓兩賢郎綿綿未艾之澤一奮平陰之  
鳴一息澠池之翼至身當進退語默之間宅心  
甚坦夷持議必慷慨聲以此興發以此成傀俄  
爲皇之名給諫無疑也余雖與公生連庠其相  
絮所得於此世者何如哉徘徊几筵俯仰今昔  
真不勝三世夢幻之感區區姻婭情固不足道  
也

卷六

七

祭工部郎王仲彞同年文

嗟乎余于同籍識君最先句曲道中癸巳其年  
先熟姓名攜手歎然荏苒餘紀乃薦京兆南牀  
榜分過從絕少遭余不辰見愠羣小馬驚切玉  
况點青蠅浮繫蕭寺希聞足音邂逅誰期睠爾  
德鄰德鄰伊何距不咫尺我慰我咨爾漿爾食  
既敦爾情亦披爾臆讒阻我試君試亦虛返于  
寺中言就我居款款之誼更倍厥初嗣辰迨未

我留君往不晤于邸晤于吾黨二三同人襟期  
不爽屆乎天啓從同爾同技無巧慣均嗟背風  
君慨以慷慨乘時奮庸百里花封乃達于越巖巖  
五雲號難宰割君之克宰綽乎有截詰盜盜散  
準民民殷六年報最敷奏大廷明主曰俞下  
部權評循例部考詞翰雙美冢卿動色宣揚前  
旨應列身冠可資風議卒拘科格冬官及南尺  
爲君惜君不意嫌與司將邁云胡病纏囑余試  
編君移我寓我疾君病朝夕可視曰載我車曰  
便我餽改計從舟惟病之宜余陸重五七夕爾  
期忽聞計音訐謂我欺今其信矣能不嗚咽念  
故論交痛新永訣莫不親筇冀臨爾穴嗚呼交  
乎止如斯乎思君同籍哲人有無君與哲故更  
先于余君選君徵兩遊京國前者何親不費一  
帙後何親疎當塗紛責兄有裏言報人以知致  
身立名我展有時朝露溘至豈恤爾私幸君方  
子式穀是似命之師余匪同籍以不盡之貽貽  
之世世

祭籓伯黃經甫同年文

嗟乎余與兄京兆同年也然哭兄非以同年也  
四方之人偶爾同籍升沉異路卽不勝紫陌青  
雲之感或交臂不識面者有之余何所自托于  
兄哉獨俯仰三十年間則有甚難爲情者蓋萬  
曆乙未鄉季子邀余讀書弁園彥集甚盛卽  
世所推逸季王先生刻涼風堂社時也余時墮  
戶室逸季出登講壇大課諸彥哀卷如件展  
觀甲乙于余有異寶煜煜光怪陸離躍出其間

卷六

五

壽則經甫氏也逸季指謂余此君可當兄門孟  
長孟長幼負雋聲逸季一旦相提並舉衆議允  
協後社課出懸國門大爲四方膾炙四方名推  
余兩人實徒以經甫重耳卽孟長與差次諸君  
吉光片羽不敢經甫顧自以他刻重莠林于今  
推兩君不以官伐稱姚黃大名士而且以河海  
淵源謬及余與逸季也然則余之習兄乃在此  
而年誼其最後已嗟乎西河之風不嗣北海之  
教斬然師弟子之誼寥寥無聞矣兄終身不名

他師後貴顯壯艾亦言必稱師且因師念余不  
以同年方幅齒遇也至談端木居廬故事尤爲  
泫然不惜身肩卜兆費每對諄諄及此今兄且  
蓋棺且誄窆矣相距數年間行見宰木拱宿艸  
零而逸季尚無一坏之厝冥冥中必有怒然于  
心者卽兄嗣君文且賢式能善成兄志然何如  
入室之徒一人號咷執紼于其間耶兄居官能  
不附房師爲權相者故于仕路走而弗趨雖不  
顯亦不躋然于人師經師取舍厚薄之際則已  
較然矣余時過無成尚不能自割于公車之儀  
不及以時哭兄追悼往昔以故不以年也兄尚  
能輟然于余言否

卷六

卷六

五

與同人祭徐仲容孝廉文

嗟乎仲容具天下之才具天下之識而年壽如  
斯聲實如斯胤息如斯良可惜也蓋不幸而藉  
累世之資都全盛之勢又不幸而丁中衰之運  
承降割之酷遂使鴻思斷尾象戒焚身顧骸失  
聲染鼎貽笑真可惜也又可哀也夫此臭穢者

財耳或就之爲利或去之爲名辭大者終不變  
帶鉤徇小者併難捐校豆即使委蛻析之祝嘏  
荷之蛆囊憑之蟻穴漏之於仲容何聚何散何  
寡何多何輕何重哉余輩所惜而哀之者爲仲  
容爾留之際計真可一日而使人天之舉公私  
之策滙素之侶中好之姻歡聲若腰鼓而仲容  
不爲也爲而不滿也若曰余不幸而藉累世之  
資都全盛之勢又不幸而丁中衰之運承降剝  
之酷而遽居從前不可居之德邈從前不可遷

自廣齊

卷六

幸

之名將毋代後人施而隕先人殖乎嗟乎此余  
輩所爲仲容哀者也詳其旨但令一瞑之後庭  
應晏然榱桷無恙以孤嫠植哺兒以病女擁弱  
甥而至親猶子左提右挈其間俾人過其廬而  
曰此乃祖三石公舉納言以有此廬也問其業  
而曰此乃祖三石公舉納言以有此業也見其  
孫而曰此乃祖三石公舉納言有子無子而有  
此孫也而仲容祇以寸靈孤行其間不名一錢  
而來不名一錢而去啓手足固已無憾而年壽

聲實胤息總置勿論矣洵矣仲容之可哀也  
仲容之才之識而余輩不第惜之又重哀之念  
此而不仲容之哀者非人也嗟乎人心豁鑿交  
態兩雲謂爲未滿已斥萬金施不責報受豈非  
恩所用爾慰傍觀者清嗚呼哀哉

祭端孝先生楊滙菴親家文

嗟乎世有幸際得全之遇而幾掩特立之操  
卒以光顯于無垠者孰如先生者耶問誰爲前  
鉅公達尊問誰後之省元令名此其間蓋勝  
休休于貽燕而坦坦兮俟繩譬諸山川所崖  
雲中雖有灌莽之數是啓是辟黑墳之壤以耕  
以耘見者享其獲未必究其因乃庶幾乎鬼神  
福謙而不虞于害盈有如先生先生莊簡公之  
自出母未命而考終厥身其所以瞻依遠勝之  
日與峯曲于樹背之晨旣無憾而卽安尚含荼  
而茹辛若夫杯園之不忍問且簡編之不忍覆  
而遺言遺行之不忍泯則識大上之國史識小  
譜之家庭自壯迄艾日孜孜以如存至于持身

之嚴接物之溫訓于以義方而傳世以一經雅  
窺戶而聞如亦望閭而式欽篤生大賢士林主  
盟知河海之流潤寧芝醴之無根幸門故而擬  
謚爰易諱以今稱信乎樵菴之食報益徵塗壁  
之積陰余輩夙忝年誼降行敘昆俊之契竊願  
今斯今偉交哲嗣歷堦斯升重之以聲氣申之  
以婚姻曰幼孫沓訂偶高閭方共歲寒胡遽  
零徘徊總帷悼心拊膺嗟乎嗟乎我聞其幽人  
揭其明僉曰此端孝楊先生之畱說蓋我朝  
簡公之良子維斗先輩之尊大質諸鄉邦而  
之世世萬子孫豈不休歟靈聞不聞

祭葉聲期外孫壻文

康熙八年二月二十有四日汾河葉仲子聲期  
天卒嚴命計于昆山顧氏泌園老人張某顧氏  
之外舅父也越月以女絃矢志將有嫁殤之舉  
先五日壬戌命仲男奕走慰畧次第始末爲文  
而告之靈曰嗟乎世有情已至而義不足以達  
其情者惡夫涕之無從而泣又近婦人乃不

圖使丈夫評量千古絕躡斷腕不悔忽不能自  
解于身有如今日秀令天折屬吾眷姻汾河葉  
氏吳江世望乃祖乃父皆名縉紳惟爾仲子有  
聲舞象擇配得崑之顧也式獲其倫顧張之自  
出伊余視爾同諸孫之振振往歲締盟年方  
六踰五歲而六禮未成實錄爾父責而能會  
意爾童子試之暫躡遂令爾男兒氣之不伸  
逝來計語粘于唇慮聞之者或悠悠如行路或  
默默而痴心而茲竟引爲分體之親嗟噫絕  
目履齊

卷六

裂皆露巾余自律頗峻持物最平不强人以情  
之所不出而義之所可因抑揚譬解而終不易  
其口角之斷斷余乃諭而外父以達于而翁因  
此事本身既苦尊行倍辛今爲母者識女性之  
高明不妨激烈爲父者酌禮經之中正勉就從  
容總不出從一之義而余第識之以德鄰  
容總不出從一之義而余第識之以德鄰  
立後雖弱女子之矢志似無益于夫君而夫君  
更藉以不泯况爾資秉既異文章有神宜乎爲  
祖母父母之鍾愛而是舉也交游兄弟且得懷

臂而議曰生者不愧歿者復生不悔不必俯庸地而仰呼是蓋此乎置情徇義余亦得放聲長慟不徒爲無疾之呻嗚呼哀哉

祭彭明甫孝廉文

崇禎三年秋溧陽孝廉明甫彭兄卒先是遣人至吳門寓書同人張某持答書未達也忽傳其計不信抵白下諗之越明年落羽還里計歲將周矣爰于八月望前五日壬子走价賁詞技展拜送而進之几筵曰嗟乎世有彼此之懷未盡

自序

卷六

墓

而生平頓傾者余不能不有意乎其爲人憶歲奄茂閱丑迨辰計偕至止與兄不期鄰寓者再一相距數百武而過從彌頻自分時過殖落無所効于同事乃愛而忘其醜也每觸處而津津春明言別間罹寒暑又歲理吳門之棹半爲余至不勝慰勞之勤精粲刀扇尺涿所產以苞以篚且訂諾于終身計可有益余者忘其可以爲不可以爲而莫非念之所營若夫寅卯之際聞禍正賊貽書相戒見余不免則不啻瀝血嘔心

嗟乎如爾云者余能不有意于其人追維始會兄意振振意猶以前途自負而未遑問後此之沉淪何陰陽之煎槁覺日甚而月增屬續前後遽使甫返接來札而睽不及余報音嗟乎余能不有意乎其人兄口長于敘述數年涉歷洪纖指掌自交契以迄家庭大約紬其躬紆其意言孝言敬而尤多爲人排難而解紛余覆其邑之篤論者寧過之無不及焉宜乎歿之日而閭里多稱嗟乎有翁耆德有子弱齡奈何百未可成

自序

卷六

墓

祭仲和龔太學文

嗟乎去兄百五十里兄卒九月如升堂而憑其棺耶維交之初始四十年晤多行役或余家園練水之訪曾不二三粵辰孟冬訂期靡愆以通有無以展晤言念每就兄我食我眠眠亦既穩食亦既鮮勤申後期終始無譏雖云歡適漸訴煩煎不良于行神爽何關而多悵悵以致厭厭

我兩弗獲嗣事中男在六得四七而復環何意  
茲來總帳空懸嗚呼哀哉兄之才明長在文史  
涉臘三教貫穿諸子詩沿元白字宗蘇米山水  
探求亭臺位置刺艸藝花承鼎拂几今已大  
過從曷以兄之氣誼不辭紛糾有懷濯濯陋彼  
悠悠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指畫擔任劃如身謀  
匪曰利輕能爲義周今已夫孰任諮諏兄之  
惇行履險能睦孫教之升雀穿匪用如何德門  
頻罹不祿爾巢無傾爾齡則促豈伊令人以似

眉外

米六

卷六

以續今已夫緊惟式穀嗚呼哀哉交兄三四  
十年而晤可數也哭兄二三百言而情可覆也  
歛不憑棺祭不奠牢束帛爇焚烟一縷發言  
陳詞聲嘶音啞兄其如天何而余其如兄何哉  
與同人祭徐義仲文學文

嗟乎吾黨論交半生遠瞻京轍近諗里門苟涉  
附殿必見疎親寵辱眼光知復何云舍旃舍旃  
有胸無心若其了了又復平平旨必近厚動則  
推誠孰如吾兄永矢弗渝鮮華肆映標格嚴存

文酒之會山水之盟綺開花月素集風雲或以  
獻歌或以晤言去兄而思得兄而振余輩交兄  
將三十春別殊遠邇跡異涼溫兄心湛如弗攖  
以寧惟投非醴斯飲皆醇人亦有言鴻鉅精明  
當筵之誼沒世之評嗟乎義仲聞耶不聞如兄  
之才矯矣千尋如兄之貌翩翩五陵如兄之度  
百頃難名如兄之世萬石垂稱今其往矣孰社  
而憑凡我氣類荷兄薰蒸言披爾帷言沾我巾  
人到中年感慨倍增非爾之慟所慟交情

自廣齋

卷六

三

祭湯淮菴奉王太君附葬文

嗟乎今日者先生從太母王太君之靈歸宅于  
青芝山塢也明發之思庶幾其無憾矣乎先生  
爲莊簡公少子能以聰穎得大人之歡又能以  
寅恭無子弟之過矣上當璧之不誣卒啓夢熊  
之有兆而于太君也初虞戴星見歷繼悲陟岵  
無依其得稱其美而觴永言者固無幾矣然因  
是而隅向之情益與牆壞之稱更若是母是子  
以哀以慕蓋直交游之善斯豈徒鄉黨之無間



已哉今且無論紫泥之封黃腸之奏而驂馬散之鬱葱識龍顏之昌吉護背正中梓陰陪位可謂卜云其吉終焉元城者矣余舞象勺時從先君讀書斯塢每飯後經行見樹木森密交蔭道周輒美其名爲綠弄稍深得喬松數百章澗雨號風留之徘徊不能去而今爲關西母子之樂丘較之昔人云南望吾子東望吾夫不尚煩提挈也哉先生懿德芳聲方光郡乘揭簪宗數難更僕而茲特懷此玄扁位置冢君能行先生之

自廣齊

卷六

完

志也余世忝年誼次孫忝得微惠楊氏之祧爲諸孫壻俟其長率之謁墓仰視孝慈坊額不更有餘思矣乎

歲除哭長兄孟舒先生文

人生幽明之隔固付之無可奈何者也若夫歲時之隔能以往來接之鄉城之隔能以舟車通之在于人力而已乃無可奈何者弟已無可奈何人力可至而弟能自力者寧無重痾于心耶數年兄弟漸成兩翁欲每

月爲定期非兄而城卽弟而鄉飲食娛樂不及餘事兄固數數入城多以事奪之其優然泌園者幾何日也弟踪跡久已杜門筋骨又艱跋履越來溪上素心堂中如今歲七月初之視疾八月望之治喪食息起居于兄之側者百不得一矣痛哉痛哉通家世隣盧翁攜酒榼就弟坐不得兄而能一滴入喉否也卒哭後二日弟見猶子梓毀瘠甚具酒脯拜兄卽以餽噉之聊做古人病食酒肉之意舟抵行春橋風雨大作阻潮不渡使奕陸行將命今歲暮挈邕來旣以修歲除之奠且告邕已服除則爲期五月餘矣痛哉痛哉然湖冰堅涇雨凇風霰亦低回久之愈知幽明之隔之無可奈何者因鄉城之隔釀歲時之隔兄每喟嘆于鄉居之不便雖人力無所用之有以也嗚呼痛哉

祭孝廉徐仲容安厝文

嗟乎兄歿十四年強矣往侶而致奠者七人余爲之哭者三數年中景文最少最先以節

烈歿孟肅長應主爵時已方外家孟差次代之  
次余者文起德升孟長也今皆安在哉自景文  
因歿益榮其他或者大名顯當世要歸一盡家  
孟絕意進取無論獨德升與余再上春官再報  
罷德升竟用拂鬱歿余無聊倖存俱無以逾勝  
于仲容也宋小說載有雅謔一星家談術廣座  
奇驗人爭叩之末座少年畧不經意且曰彼術  
定不如我我筭座人都是要歿的滿堂爲之哄  
然此語較足慰兄否不特此也多壽多辱多壽  
多患自兄歿後數年中諸兄弟經颶風地震僥  
起僥什之波流何限余與德升進不能同其榮  
而退不能辭其禍所穩身而臥者幾夕所開以  
而笑者幾朝方之一瞑不視孰多也且兄不早  
歿而不罹景文時之憂患固不得矣不特此也  
往時逆閹之禍止于吾黨爭刪芟近日流寇之  
殃直于生靈遍屠戮江南雖曰苟完惴惴焚林  
之懼剝床之虞而兄安厝有日青山白雲俯相  
憐之坐待偕相得之藁砧相與優悠斯丘也余

廣雅

卷六

三

不能自慰而又何以慰兄哉先一月爲兄草傳  
畢讀文起相國誌銘深歎兄歿前十餘年一家  
盛衰有如滄桑乃不言兄歿後十餘年世變遷  
復不啻棋奕也其亦有深感也夫其亦有隱痛  
也夫而況乎頌言以祖行今日也嗚呼哀哉

祭周忠介公 諭墓文

維天啓丙寅之夏六月今 諡贈太常寺卿謹  
忠介公景文周公以吏部員外郎慘歿詔獄獄  
視還里權厝桐涇新構之別業其時交遊哭而  
失聲者甚衆若余與袁朱姚諸君皆瀕歿幸存  
未敢訟言文之也近崇禎戊辰巳巳間瀚雪驟  
邱備極哀榮可以文矣而奄奄未定無所發其  
衷言倏忽間癸酉冬朱逝矣丙子夏文姚連逝  
矣而卜塋以丁丑歲杪于是憇遺七十翁張世  
偉獨前其發引七日十二月乙未朔率次男奕  
制侄棹長孫邕暨通家子制侄文秉文秉姚宗  
典姚宗昌眷侄朱鑑朱鉉等以牲醴香帛之儀  
致祭几筵爲文而告之靈曰嗟乎生乎吾前

廣雅

卷六

三

四十年余悲其人弗見公金生乎吾後五十左  
右余悲其人弗獲公遽乃至同時冀粵異隔窻  
輒所經弗勝路岐想公遺風咸謂古往今也則  
亡徒深企想嗟乎余獨何幸乃得與斯人比肩  
而遊接席而處兼號同心五人爲伍者乎欲知  
公者視公易名維忠維介其節斯貞謂忠伊何  
中心貫徹有觸必伸一腔碧血謂介伊何芥視  
萬鍾無細不矜兩袖清風嗟乎忠誠有焉介誠  
有焉然當時同禍名賢背肩何以獨得市人之

廣齊

卷六

三

爲歟與 天心之見憐驥騎失其暗鳴雷火鳴  
其虺喧蓋贈官當制之賢以一言斷之曰 明  
興以來一人而已將毋其揭揭于視聽者猶跡  
可擬而淵淵于懷抱者無倫可比乎嗟乎今日  
者率余一家之姓及公同人之于與于執紼之  
行送于中野之次余應有言而言止此蓋極痛  
無所容其累唏而至幸深足慰其後歟也嗚呼  
哀哉

祭 結 二 部 右 侍 郎 具 茨 毛 公 論 墓

文

嗟乎余今以七十翁悵悵送兄山阿之側也能  
不悲哉緬惟中表同甥于表余自有兄兄參其  
間粵偕舅氏舅亦齊年甥舅兄弟後後先先時  
固不殊同隊之魚而相與于無相與也甫成童  
而偕遊于泮偕出人陽羨金陵道中亦嗒然忘  
之未幾舅氏不祿三世卿族一朝遽斬會有家  
釁三甥奉外祖母涉足撫軍之門而始惘乎存  
人生存歿之感矣後兄速蜚橫厲強半徊翔仕  
途家兄艱難家食余不于外場中口語文字之  
禍幾幾不相關挈者數十年末而息乎兄篤念  
故詛引余兄居址相隣數修伏臘之會而余亦  
加親也每當花晨月夕情境調洽兄率已兄弟  
三人偕余兄弟式飲庶幾既樂且孺偶憶同隊  
遊處不覺惘然嗟乎此固一時之適也而今安  
在哉人生三十年爲一世憶余交遊不乏然皆  
二十許相知孰有五齡而偕遊處者兄歿壬申  
之夏則余與兄正得六十年兄弟此其間滄桑

變幻又可勝論乎往歲龍蛇大厄余交遊一時  
失去至秋殲我家兄精神頓盡今兄靈輶而  
祖行者獨予子一翁矣能不悲夫兄宦蹟鄉評  
大都具余狀及通人誌傳中不具今具列者因  
兄而轉思吾兄與五六齡外家表氏之遊處也  
嗚呼尚饗

祭來虞汪方伯文

崇禎辛未秋大方伯來虞汪公卒於瓊海之官  
舍次年正月上元卅屆于胥關其通家昆弟交  
集廣齊 卷六 墓

張某適病困掩扉再月不窺園矣情弗獲已匍  
匍肘行向几筵而哭之曰公少年高科術資位  
至牧伯 廷推中丞黜逆璫時著各行再起感  
國恩不憚遠涉竟歿于位可謂進退以方高  
朗令終若矣等歟斗豈必海外能歿人哉抑余  
以痛吾私也古人云人生中歲後感傷爲多今  
不三四年間而同社殯舟泊河干者三焉傳丈  
孟博自濟上三陳亢古曰後燕關至以迄汪公  
來虞二公異時殯舟殆其誰黃者業已強半扁

下何堪孤覓數千里遡河浮江以至涉海又頻  
頻見也又何堪余以無良之質多從病中度歲  
往濟上舟至正在己巳之冬胡馬犯畿凡有血  
氣心癉過于身痛諸弗克盡爾日間燕關之耗  
病最劇祇遣兒輩將事二負意猶怛怛今粗能  
自力而所病在面不可當風進迴兩日乃決奮  
以出彼素強無疾尚爾余獨何堪耶嗟乎公更  
有異者締交又最先承兩家先君子之誼稱通  
家又最習辛卯兩家俱兄弟應京兆試名次相  
集廣齊 卷六 墓

祭同鄉吳因之先生文

夫當世所稱三達等者名已耳其實不足言也  
蓋朝廷莫如爵自 命再命以至孤卿官保按  
籍可數也鄉黨莫如齒自杖鄉杖國以至期頤  
耄耄問年可稽也至德而係之輔世長民則必  
其存而持舉世之綱維歿而失群倫之倚藉無

論關古今宇宙斯文廢興卽近而閭閻閭閻紳  
衿輩升之有無者差足以當之而豈止修咫尺  
之誼規尋常之步者可同日論哉若我公庶足  
稱此矣公位登三品年躋八十有七無疾考終  
其終也郡城拉然如喪所天凡釋負而嘻倚門  
而歎者非其親戚故舊也又非朝夕庇宇下易  
爲見德者也亦曰執塗之人而已若曰公歟而  
有白人所不敢白之冤乎公歟而有鋤人所不  
敢鋤之猾乎公歟而有忤人所不敢忤之宦者  
公歟而有抗人所不敢抗之公府乎公歟而有  
持人所不敢持之清議乎凡人之抱不平者有  
不聞聞必引之已而謀之力凡公之見不平者  
有不發發必施之人而執之堅如是則人之頌  
公而惜公者盡之矣而余謂非公所難也公所  
難者在養望在立品夫品在九級之高而望乃  
論千里之遠本于絕請托杜情面而已其居環  
堵之室非有訥衛之嚴也其出下澤之車非有  
千鈞之警也其隨從扶攜二三藍縷之僕非有

衣簇擁駢脅驟乘之衆也何恃而使承命如響  
應惡聲不聞及哉余觀縉紳公牘之移賢士未  
亦多心所不欲而強應者乃服公之繫持不與  
而諸亦莫敢強也且不獨此也世之稍議公者  
曰挾成心王先入則余間亦疑之而有以窺公  
之不然矣公不嘗憤東林之橫乎然東林是非  
至逆璫而大定璫禍蔓吳公與同其憂戊辰  
聖王當陽初猶璫黨尸權霍東光舊令吳江習  
公私語公姻曰吾將速起公佐銓公聞然且  
語余曰此君令吳江時深著婪狀如受其薦是  
免我也此可謂有成心否公最怒冒名書札竊  
治不休有至親衣冠小犯公怒甚其人大怖先  
不識周忠介度能得之公惟此泣訴忠介諾之  
亟抵公言狀公平心爲不盡法可謂有先入否  
蓋公之惡居間如淄之必不使免而其信人之  
潔如白之必不可黑凡其信文信姚信周以至  
未釋褐之余與朱皆是也明知文與周與余與  
朱議論見解不同而淡信之皆是也去歲文姚

歿周朱前歿余家先待詔入祠止公送之已不能拜起今併公下矣嗚呼痛哉夫身兼達尊之三又高明令終如公茲可無痛獨惜如公之深信者今亦難見其繼而後此細民之無天也謹率四家子弟併余子若孫而率臆告公之靈公其輟然聽乎

堂祭文

嗚呼男輩忍言吾考哉痛惟吾考孝齊參騫來追檀左學涉京閣之肆經橫馬鄭之席然而遽薨諸生命艱下壽悲周行之靡騁悼長志之徒淪斯固有識者之盡傷也而非男輩之所以哭其私男輩之跼天踳地指胃肥腸而不能已者吾考生承清奕之緒而不獲一日享其安有子成立者二人而不獲一日寧其養搏抑其壯年之性與氣以庶幾卒歲丘壑之夷猶而不獲一日果其願嗚呼痛忍言哉惟吾考三十之前有吾祖以耆碩坐鎮于上有吾妣以勤勞共襄于內吾考得雍容乎定省輝肆于詩書守宰爲之

刮目賓從于焉清志既稱象賢亦復載謚雖未克亢厥宗而知非天人之窮毒已嗣丁多難大喪荐舉吾考情事中瘁殂業旁落室如縣磬地鮮置雖數奇不遂慨然有業成均就北闕之想踰江蹈淮歷燕涉汴歸身石頭動越句紀卽公卿下榻王侯擁篲而吾考不謂之壯游所至豈無名山大川豐碑古蹟爲馬足之所及者而吾考不目之選勝惟是食指殷猥仰餽筆墨以爲天下一勞人蓋親朋勸歸者而曰吾豈遽忘墳墓輕去鄉里真有不得已而已嗚呼痛忍言哉自昨歲春歸道傷丘指始得稍修湯藥之侍夏初携累言就爾居始得稍備匕飭之供而憂生見嗟強半道長櫛沐風雨未有息肩第謂素壯無疾精神倍常生計粗完共營娛晚何意面臂之患遂成永訣天乎天乎萬萬不虞是也男輩真不孝罪人耳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考伏櫬雄心至暮未已而自冬徂春恒庭教日功名事究不可知吾第得負郭山數頃所居有卉木美

箭四時讀書而已嗚呼此于吾考稍霽歲時似  
非難事而亦竟不采也嗚呼痛忍言哉嗚呼痛  
忍言哉男輩竊思無以慰考心惟兄弟倍相親  
暱倍相砥礪以酬吾考未竟之業投諸廢以規  
以毋忘吾考數十年前見命之心則男輩之不  
能圖報于萬一而今之所以哭其私者也嗚呼  
痛哉

祭同年陳芝房孝廉文

嗟乎兄竟以老孝康死耶萬曆己丑庚寅仲長  
洲令晉江留公季試士半歲三舉一首陳崇德  
令一首余一首兄也陳風名士余亦差次鵲起  
兄爲十七八少年留公所特拔是時兄習春秋  
雅嚮余遂締交無何余改毛詩兄亦改毛詩余  
援例入胄監兄亦援例入胄監無不同者而余  
多遠館且北游相見甚疎至壬子秋聞乃儼然  
各以毛詩舉南北焉余中讒阻至甲寅乃歸席  
未暖而兄率其長君來拜門下也是時自數相  
知外白眼盼盼安能堪凌雲扶搖之器受教不

利市秀才者蓋猶然二十年前納交志已烏獲  
之力也不能自舉其身余何能爲令子生羽毛  
令子乃自能成骨角踴躍齟齬如其師迄今而  
爲名孝廉所以勉相砥礪者亦將愧其師余能  
忘兄疇昔耶且余無三世通家者余戊申之歲  
挈長子試崑山兄亦挈令長君得一而聚兄翁  
契今所遺孫邕之父也孫乃得以父輩事長君  
比余次子奕皆同社交得稱三世通家蓋以通  
家久故爲同年而又屢蒙推誼先之無如兄者

自廣齊

卷六

四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七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祭王荊翁閻老文

嗟乎維缺柱傾大梁弗圓夢夢何憑惡盈流離  
孰使先生薨於庠以以後而不歿於丁未以前  
惟先生之多取於造物者河嶽載地日月經天  
大率芳蘭早萎秀木必摧嘉種不植而先生已  
獨擅其全彼世俗之艷慕老富貴而多男婦  
考之具宜抑魏甲之相先寧知鬼神之勝  
名德之獨完方江陵之燔庫孰砥柱而廻淵  
爰立而納牖亦遂初而考祭歷出處其節  
忠孝分弗諼闇淡於焉生色光彩爲之常鮮  
知者容未脂剛柔如吐之故其知者謂前之  
容正色有激而形者易後之造膝詭詞獨信  
心者難有年娛老有子象賢式穀百世貽厥  
編任繩繩仍仍者之升恆不已而先生以白髮  
蒼顏淩淩其間斯亦天下之至歡胡既披其枝  
旋斬其幹而第益之以駢人亦有言老將榮補

廣齋集卷之七

祭王

祭王

祭王

而先生之避祭也如避羶奈何先生已將返於  
真而世與之爭者猶相拾乎蠅頭蝸角蟲臂鼠  
肝嗟乎人以壽爲歡已以壽爲毒蓋五六年內  
日夕以眼淚洗面者不知其幾百千雖然先生  
既以盈者自禍而能無以謙者自延將今日之  
乘箕馭尾而去也以元氣還太虛餘蔭留委貌  
而以公論付蓋棺余通家獲侍杖履蓋以先君  
辱交之末而視羣從孫子之班偉尤蒙鑒實  
髫年教之也挈良方於肘後而目之也謂生龍  
活虎不可牢圍豈知蜚鳴未效霄漢空懸安得  
以囊中之錐籠中之石素所蓄而願獻者仰而  
問之几筵嗟乎先生不死者定有在也而何必  
同蚩蚩者之盡酸嗚呼哀哉

祭王緱山太史文

嗟乎上下千秋縱橫萬里文行如公更幾幾  
公生胄北華科名最顯而罹疾亦最奇誰其厄  
之大福必畸則又奚怪夫世之耳食多心折而  
口違凡公所受於世之巍巍赫赫者俱於公所



應受無分毫增益乃賢哲俛得而不足庸夫拾  
取而有餘人心不平世路險巇蓋誠夢夢之不  
可問而又何足爲公悲嗟乎孝敬性植道器功  
深分其才藝足了十人家無長物坐罕雜賓名  
教之樂其樂恂恂今也則亾奈何百身億我先  
君十年以長久也雲泥繼之居住讀公哀挽涕  
淚清而情真意惻幾廢蓼莪今來哭公先君也  
思夫誠有大不忍者而寧直秉彝之好聊以發  
吾詞

自廣齋

卷七

三

祭董伯念祠部文

前祠部郎伯念董兄卒其通家弟某業爲位以  
哭會有廬江之役又迫歲越明年正月甲午始  
得選香具帛兼爲文以告之其靈曰嗟乎人生  
投契貴相知心常調密坐不如片言兄之知我  
實因家尊西山負笈北席傳經余時俎簋從公  
于征不鄙謂釋曰克荷薪居處必同書史是正  
視余猶弟余亦長兄兄遂雄飛得霜迅鷹余突  
而弁塗曳耒伸升沉媿我臭味在君兄亦有言

年少逼人眼如巖電肩若石稜延陵不孤之手  
代興引領承儀傾耳振纓顧余才下腹背見屯  
兄曰無然器不速成千秋有期二紀弗論鼓鐘  
淪棄瓦缶雷鳴熠燿夜螢落落晨星大力者趨  
匪異人任有鶩鵲起長姣而文共推左禰詎別  
前旌哀多于寡躋蹶以登今兄往矣孰質窮寒  
嗚呼哀哉兄之知我膺真未覩我之知兄言往  
則故芳馥來薰高明逼惡夸者死權達人委數  
揆厥所元雅乖夙慕進趨載退丹朱刻素天忽

自廣齋

卷七

四

棄疾家丁艱步彼喻者箕教孫塗附兄審盈虛  
以散爲聚楚弓朝亾邊馬夜驚損此素封全我  
脩姁何哉茹荼不返有計嗚呼哀哉兄于仕宦  
匪鼎是嘗鬱紆媚寵慷慨朝陽一舉分珪再疏  
辭韁鸞翮可鍛龍性難量兄于著述擅美縹緗  
悟書屋漏脫艸池塘蘭臺秘抽石室蘊藏神識  
既朗膂力方將何期晷短促此志長憶昨春仲  
曾逝爾梁載嘯載歌亦竿亦觴兄惠期我汗青  
靡亡秋來信信今古共商孰是再至偃息在床

晴轉欲語氣結不揚握手未既朔風報殃高梧  
摧枝金刀掩銛嗟余與兄跡遠誼彰匠悲質逝  
猷嘆琴亡知己之感一何琅琅迷路悲夢漬絮  
越疆悠悠我思涕淚承眶

祭陸胥屏先生文 代家君

嗟乎世有陸先生無有哉侈其蔭矣而弗享其  
贏集其德矣而弗受其名蔚其才矣而弗居其  
文世有陸先生無有哉夫通波之俗多蔭蓋勝  
人漁于利士漁于行若乃胤胄參華騎從甚都  
自廣齊 卷七

持籌瘁瘁揚揚里閭命曰行道之尸至未址薄  
墉高內競外愉握塵而撝實繁有徒命曰天刑  
之拘以至離蟲艷奇供策日疲建鼓而呼半信  
半疑命曰發冢之儒卑者不可爲而不爲高者  
可爲而不可爲而先生有一于是歟先生之尊  
時惟直臣麟德在鄉鳳鳴在廷永矢弗諼有子  
共登酒康高堂賜入故人慕義無窮居業乃傾  
孟公驚座仲舒問門則夫世之謂贏其又何營  
先生早歲岐嶷卓如智刃徐游詞鋒迅驟倖實

絕攀爰賦遂初閨闈自牧埋照弗淪鶴鳴霄閉  
日月其除先生爲賓士論允乎則夫逃名名追  
又可忽諸先生之學貫穿百氏有造有纂亦經  
亦子野謀是蒐道聽必記載莫德音聿瞻風軌  
被褐懷玉先民所與揆行易名隱文斯謚則夫  
質有其文匪勝則文嗟乎世有陸先生無有哉  
君家平原雲龍駸駸要覽耽思爰述所娛亦有  
天隨貯書空腹但樂杞供不羨屠肉先生後迄  
肯構無愆道與年劭文隨行傳幽逸夜光杞里  
自廣齊 卷二

祭沈繼山司馬文 京邸同人合寄

嗟乎人有老成邦有典刑自公之歿聲消景沉

方公初載江陵乘釣深山怪風虎怒蟒噴非聖  
無法非孝無親誰折其角試禍以身公首抗疏  
網常用伸公心則危公名則轟迨乎晚見拔舉  
彙征時當軸者懲噎廢業務爲周容以長子孫  
餌公班次阻公舉騰曾不踰時徇交掛贈公乎  
歸來歲月幾更彼尼公者忽而振纓賢豈相匪  
媚乃贊親悠悠之徒眾口吠聲公終林壑齊志  
以瞑嗟乎我公江表偉人豈余管見得加損增  
余所感慨末學孤生未窺往牒輕置評論故相  
書廣齊 卷七 七  
必積翻念其動忤權勑遺弗信爲貞詎不公信  
入市攫金口有爲嚙心有爲醒達人聞之曾無  
笑羣南湖之南清溪白雲生乎徘徊茲綏其魂  
谷小子偉辱公風風席不數侍談夜則分師也  
兄弟是則是馮忌午下交歲寒締盟辛亥之夏  
公來自城我亭我池我堂我門圖史自隨嘯傲  
生春偉適于邁追陪水濱別去信信二子北行  
冀公大用翻聞計音君子之痛小人之欣嗟乎  
今之視昔後之視今孰逃斧辱孰辭袞榮我非

知公以問彼冥千里卽哀有誄不文嗚呼哀哉  
祭沈太素中丞文

嗟乎人之生世小者得失大者生歿公既達生  
無小無大浮漚等視獻歲晤公初解豫節金閭  
之淚公喜得謝如鵲望陰如雨獲止徘徊決月  
克然有腴我酒亦旨豈謂溘然棟壓榱崩不遠  
伊邇尋公生平物忌堅芳人諱砥矢含沙之射  
負翳之攻莫摘公疇方焰之張公有百鍊不爲  
繞指伐木施矣誰能不波公不濟水三揖而進  
一辭而退唯足跂跂公身已抽公心乃遂而運  
適否嗟乎誰謂公俠路員履方動不踰軌誰謂  
公豪擁旄乘傳蕭然行李誰謂公儒喻蜀戡黎  
從風而靡誰謂公救撫凋綏殘式救如燬謂公  
潤目公恩禽魚乃及螾蝨謂公用壯公志遐觀  
發霞乘鯉謂公捷收公之掄材必得梓杞謂公  
素貴公之下交弗吝倒屣咨予無似倍年之長  
云不我以縋絕過從飲必卜夜談則移晷余或  
狂發苦勦見憚迨往來訾公獨惠然收之藥籠

遇以國士今來平公幽明莫訴敘以短誄公新者壽不以萬千易此尺咫西州有慟我懷則那告之悼史嗚呼哀哉

祭管東溟先生文

吁嗟乎管先生天下之篤信先生者十三名尊先生而臆測之者十六而非笑者十之一也夫非笑先生者如孔子之惡鄉愿詩人之刺道謀闢然世媚而遇爭雖生也而人與骨已朽矣而先生炳然獨存名實偕天壤同敝也斯又烏足自廣齊 宋七

論是非哉獨惜夫篤信者既以不惑俟之百世而臆測者不能當先生之身而大發其洪鍾之響也先生問罪之蹟前後鱗比大抵皆爲考質而發然不能加先生以理而能抗先生以難不能平其心以挹先生之高且深而徒抵其間以窺先生之破且載也而卑者佞僂以爲恭嚙奴以爲詞亦復邀先生之咳唾而摩頤鼓頰以况榮而愚輩生逢辰居同地習先生之堂構奉先生之杖履而卒無能入先生之鼓鑄者蓋先生

嘗進愚輩而教之謂吾欲得精強後生朝夕相與發明乾元之道以紹南國之脈於不窮余輩休無以應者出尺牘經疏以開問答終席不敢獻一疑退則相與自咎不可當吾世而失人師而強半以俳偶奪以徵逐廢有志者僅脩羔雁稱門牆而自咎與愚輩等愚未嘗不撫枕而嘆也愚祖靖孝先生爲先生所敬愚先君子亦善先生三世通家不啻淵源臭味愚輩束修自立素不爲先生鄙棄幸不染於鄉愿道謀之識而自廣齊 宋一

祭外舅徐太學文

嗟乎人烏有不歿者耶第以世法論之或以憂死或以樂終或歿於一紀之前或死於一紀之

後死固不可若是齊也歲在丙戌吾舅遭憂  
疾名醫束手傍顧莫可誰何氣奄奄殆矣  
活矣會有天幸霍然頓瘳康步強飯以至於全  
得十三四年彼時藐諸孤長者未成童餘暇  
提抱間物也今且突而弁矣衿裾競爽業  
進日益有名矣以視曩時舅今得歿耶不得  
耶且夫人生百年強半不夭五十年中開  
笑者能復幾時除貧賤疾喪之外折腰求  
精牙籌往往而是舅獨曠懷宏覽自意快  
被位置儻然清秘若論晝夜之運舅所得  
幸餘矣等死耳死愛死適死固不可若是  
入謂舅不能遺子千黃金吾謂不至飢寒  
謂舅恨不見子致身吾謂幸已授之亦  
真氣未散朔風遠侵疑尊生之未至而  
大期之將屆則遂情適性以樂其天年者  
以異乎熊伸鳥經故吾直以館甥之誼為  
勤為生者唁而其啓手足於舅也直可謂  
於九京嗟夫臺榭風生草木變榮華  
卷七

切人琴乃操素詞乃薦清茗惠而好我惟靈  
歆

祭內弟徐孟確文

嗟乎天下惟無所多取於世者可以生可以  
其生也渙然不知其所畸其歿也釋然不知其  
所貽斯亦庶幾乎委順於造化而不為造化  
兒之所愚茲吾於內兄之亡也所以始聞而  
繼而悲而終之慨然以惟惟夫兄之幼也  
厚居長嫡而循循嘿嘿退不越外傳之舍  
無幼之嬉迨其長也習聲偶游庠序而  
踴進不逐時彥之座長而無長之娛及其  
厭薄產無餘贏婚嫁粗畢而兄已病矣然  
子有孫有塾有廬弟子聊具夫醬醢細君  
其舖糜似可無不適而病無一適艾而無  
怡人生百年擾擾從幼得長從長得艾駸  
乎死盡之矣兄鼎茶焉隙過焉不至願  
樂閱曲終之為快也斯不亦少取於世生  
其所畸歿不知其所貽者哉嗟乎東海之族自

中丞公以來其舉恆在少者今君家從季又起  
突然其間爲諸生負雋聲吃吃不得酬而佗僚  
以歿又近在兄昆季間其於兄孰安也余造化  
之逆旅人也如其愚如其愚雖無所羨於兄而  
又奚以爲兄悲踰年北歸率兒子輩酌兄几筵  
而告之以此兄其所然謂余知言也耶

祭內弟徐仲復文

嗟乎仲復而竟歿矣天之生仲復也竟何爲哉  
竟何爲哉世之知仲復而悼之者食日交義  
而志于秋旻青紫可拾而僥奪之溫廉可慕而  
故機之牢騷半生鬱軻畢世嘔其泣矣吁其體  
矣若夫余之最知而最悲之者仲復存而交游  
中可無仲復也仲復歿而交游中不可無仲復  
也仲復歿而不乏仲復余第爲仲復悲也仲復  
歿而不幾見仲復余不第爲仲復悲而輒自悲  
也大率筆墨之外互有師承衣冠之中各成習  
氣仲復死而晤言一室有能潛心名理探討  
寧標義雲蒸送疑冰釋者乎有能上下古今

不面牆趣擬人倫指絜時雋者乎有能低昂滄  
素參伍星卜覲指知歸精談不倦者乎若其怠  
情泛濫偶擬詞鋒被酒頽唐終無俗韻機雖忤  
物械不棘中寧爲有考之璜不作無瑕之石則  
又余輩之所瞻懷于仲復而不能已已者也余  
既多否少可動與禍鄰見夫蠅營狗苟烟視媚  
行如所謂僧之腸胥之面優之飾丐之神捉跡  
衣冠筆墨間而大爲詬病者方將倚仲復洗滌  
之排剔之而今安在哉嗟乎仲復試必高第而  
郡縣不呈其身名滿人寰而朝夕莫糊其口角  
逐之際伸眉而笑者幾場宴遊之私愜心而幾  
者幾刻攜百不了狀形一棺其人畧可知已矣  
其人最可悲已矣天之生仲復也竟何爲哉竟  
何爲哉

祭別駕陸丈文

嗟乎天下之福祿壽考有紹有垂者無如我翁  
矣昨翁之歿惟余兄弟或旅而臨於庭或位而  
唁於邸未嘗不嘔噓感嘆雪涕而不能已也夫

以翁之福祿壽考有紹有垂也引祥者稱大耋  
美完者頌偕老繩裕者咏多男徵積者歌祿壽  
卽令司命擇處天工自賦計無以踰翁者而余  
兄弟又何增此同盡之悲也蓋翁與余先君交  
善也余兄弟生晚不及見壯年試事之偕文社  
之共獨憶遷徙比隣間日無不相過遇必談談  
必繼之以酒雍容大語令德令儀于姓捧觴承  
壽時賜餘歷擎跪親觀不倦也嗣翁漸爲京師  
官佐郡差有祿入薄不足分故人顧注念危懼  
貽書有所經紀事雖不就余兄弟業悉翁指授  
終始爲先君善交迨先君捐館舍而余兄弟每  
侍翁飲未嘗不言先君比隣時也余今能思費  
乎余兄弟因得修契翁之諸子稱世講俾以聞  
孫同籍降行不敢方幅齒遇顧不忍易稱於翁  
也禮不以所親加所尊喪不以禮生先禮成襄  
舉之迫既無及於公奠執交之誼敢自缺於私  
衷用取其戲感嘆雪涕而不能已者隨布之  
几簾在靈鑒之

朱七

五

祭鄒氏合葬父母文

嗟乎在昔通人下城上爲食未獲厯似匪巨愆  
弟揆孝慈寧忍卽安循覽天道亦復炳然有昆  
陵生忽逢陰隲不痛無祿痛彼積穢隸亦舍旃  
與期而去訖葬不憚報之增紀復一生穎中道  
懿軻喟然假寐遂歷冥司主者見數不葬伊何  
雖有兄弟于爾取之我葬匪他遽錄其善蚩蚩  
可委識理者譴謂余不信有如帝鑒來瞻几筵  
足用爲勸伊爾太公伋伋窮經終幄時開費志  
未仲爾配爾繼令儀令名捐館何年殞宮陳陳  
厥胤有聞諸生祭酒暫留驥足會攀龍首顧瞻  
罄懸簾金何有曠日淹時寸心懼負孝子須知  
爰習青烏牛眠馬鬣是究是圖忽得佳勝在彼  
山阿併日鳩工不戒以乎是惟身肩弗及孤寡  
匪月之間三喪茲舉白旒央央薤歌楚楚往安  
爾兆僉曰有子嗟乎人子怠者弗詳詳其賢者  
所急顯揚未覆一坏能免四方負恨終天顧影  
悲傷或有大人過十審諦術家多方築舍于旅

朱七

六

斯皆達識視繁亂指豈不聞焉魄寧于地稽之  
天道參之人情凡百有心莫過寧親乃藝名香  
乃陳些音靈而有知載其欣欣

祭 旌表貞節王母袁太君母姨文

嗟乎王母袁太君之造於王也誕惟艱哉誕惟  
艱哉母二十有九而守志四十有八見所鞠遺  
腹之子登賢書六十有一而 旌于朝年登七  
十以疾卒于內寢其所生爲汝南之袁父子相  
繼文宗其所歸爲瑯琊之王兄弟差次尤烈

朱七

太君之親祖父親舅親伯舅也又天下所推  
章行誼爲世之流長其根者也蓋第以夫君  
世爲未亡人終天之憾而他語于世福亦庶幾  
啓手足無憾矣然偉等所以深知而痛悼者不  
難其秉志而難其字孤不難其教孤爲聞人爲  
吉士爲薦于鄉而難其保鄉薦之病子孩之孺  
之姆之保之藩之翰之方藥之紀綱之迨乎十  
有六七年之久而克能乳二子一女幾幾乎已  
其疾而將大亢其宗也此非一字孤一教孤之

朱七

朱七

朱七

朱七

足報夫君九原也夫病子之難于護持也非蒙  
之養赤之保之難也子已有樹于穀有聲于令  
有慨然于陽陰之消長有躍然于春秋之彙征  
而又有慘然怛然于憂虞悔吝之故其得疾于  
壬癸之交也則霜之履而霰之集也而已不勝  
其沸羹而不自得也而況乎滔天襄陵轟歷震  
歟于天啓之季耶此時而使若聞若不聞若驚  
若不驚迨乎 吳大悔禍日月重明而漸使聞  
知釋然久錮之重巖巖室而驟之輕車易道也  
此所謂百聖善而未有及艱哉太有造乎王者  
也夫中壘所列固已遐遠卽歷代所稱節母教  
子有之其能迄孫者蓋鮮令伯陳情不及厥父  
孫顯矣祝母庶幾似之而年小遜不得見病子  
霍然起與兩孫彩衣趨庭豈不痛耶偉等皆哀  
之自出同產併舅氏七人側出二人袁既中絕  
而諸母先後亦無存者瞻念渭陽止太君歸然  
靈光又以婁水盈盈不得朝夕則痛悼宜無若



其私然而獨頌字孤梗概者非特爲天生太君以祚瑯琊直以示天下之爲人子爲人昆爲人臣有艱難其身以定人國家者有異乎女範婦師否也爰不辭痛而陳詞薦厄如此

祭姚母文太孺人文

嗟乎昇哉天之篤於慰孝子之情完貞母之福也夫匝月樹孤五旬表里門迎丹詔闕建烏頭此母之所自致也香分中禁粟繼大官翟服具宜龍章滄錫此子之所致於母也若其非是母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母周原之荼毒應鄒谷之黍初回榮與瘁乘澤將節耀此母子之互爲致也雖然此猶世人母子表表之常也余懿戚也熟知姚氏母子間無甚余者也蓋母子二人真相依爲命者也余見其耄耋未登七箸正健而休休乎齋素之非滋也見其老人瑣屑樂此不疲百計以逸之而不得其方也見其朝以出則朝以請暮以入則暮以請日中以出入則日中以請賓謁滿座而不得間也壬之夏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奉母而南甲之秋奉母而北先時雖虜警生郊省闈虛席而非假水程以便溫清弗行也病邸中月餘一夜幾興一饋幾起面目了非故吾是後絕朝請而專醫藥別余時醞淚盈睇而惘惘不敢豫凶事也人謂其子寔甚而母亦然子不在側雖偃息在堂不樂也子在側雖跋履劬勞樂也且病之日子不敢豫凶事而母若豫之出門諄諄顧孫媳語考終於子之手而無憾也凡此亦猶人世母子之常而於姚氏母子倍爲依依者也至今想其傾都之送夾轂之攀同館之蒞蘭及門之桃李所以助太息而相號咷者又不知其何如而後此悠悠俱付之長瞑不視矣志物俱併榮哀適盡孝子之情慰貞母之福完則又母子之所不得致而莫爲致而致之者也豈非天乎豈非天乎若夫顯身揚名姚氏已圖其大者浸假而爲麗西之子說詞坦迤以娛其母浸假而爲高平之母危言慨慷以勉其子自古今貞孝不磨之事而豈忍竟言之也昇哉天

之篤於爲姚也

祭徐母朱太孺人文

嗟乎余于太君之歿也感念今昔益不知幾億  
嘆而幾低回也余之壻于徐也將五十年所矣  
外父同產肩隨繄惟叔翁一人余年少矜局未  
嘗修脫履問訊之敬也卽叔翁亦崖宇自將不  
時接銜杯宴好之歡也而最顧余牢騷之時且  
爲授餐加璧之賜則無如丁酉戊戌間繇令恩  
之其在太君于歸後乎蓋太君爲鼎元恭靖公

貞履齊

卷二

三

女孫父處士公察其才明欲奇貴之幼教以詩  
書翰墨無不備擇配得叔翁不于其身于其子  
意若有先見焉者叔翁故工舉子業最成均課  
是後益自發舒將網羅百家庶幾三立數年中  
孜孜皇皇聞善無不爲慕義惟恐後而余矜局  
如故重以牢騷乃不鄙提壺挈漿或就之隔水  
新遷或欸之堂前內舍如有契焉有托焉諄復  
而未有已也此豈無助于內無所漸濡觸發于  
詩書翰墨之好而然哉母何而捐其竹母何而

聞其門母何而鶚薦之才名斐然母何而鴻漸  
之品行卓然吁其悲矣休歟先號而後笑矣嗟  
乎余之慨嘆而低回有以也故世謂人之美太  
君也以有子之爲太史也而余謂太史之成此  
令器也以藐孤之有此母也王言不云乎生  
自名門習聞禮訓鞏絲不離湘管刀尺每聞  
編以至靜掩宣文之帳喧傳行義之間宛  
年寂寞此際輝煌光景而烏頭旌典與紫泥封  
章一時並昇也太君可含笑而復余叔翁矣  
史初以休沐歸近以簡書出甫成行而母疾作  
得視湯藥含飲也人謂孝慈相倚之報余猶記  
七年前虜薄京城先期太君聞戒遄返母孀隔  
絕太史血書縑素屬叔兄母遺便道示余訣經  
語不堪讀第記于畫灰丸膽三致意焉嗟乎  
此時而有如今日者其于人間缺陷事又當同  
年語耶

祭姚配馮碩人文

嗟乎夫人之遽罹彼不祥也其天人之窮毒

耶夫婦命之靡而無足數者生世諸矣或不能期好合期好合矣或不能成子姓其生也嗒然其死也泫然斯所謂計無復之者非其毒者也所謂毒者前有券以之榮藉而弗得享後有株連之累割而弗得脫上堂而遺其憂撫鏡而餘其憾黽勉付之何有蓄租無以禦窮而生人之趣亦甚可愍矣夫人之姑文也以貞操樹範爲世婦師而又以從母之誼幼而服其訓長而承其付不可謂不得所事配之爲孟長也母論幾

實英聲翺翔可跋卽其閨門之內有禮有法斷如也不可謂不得所歸佳兒佳女鸞鵲成行誦讀琅然頭角已見不可謂非成子姓而終好合是今夫人之窮毒於天者皆嚮之所陰騭於天惟其陰騭之不能須臾留而窮毒之狎以至而後知其窮毒之益甚也嗟乎夫人何辜於天而若是哉余雅習孟長而次女哀又許爲碩人長婦陡聞夫人之變而走唁孟長也則孟長揮涕爲余言之也文太夫人先無事而今且厭事

也向已亦無幾求今則治絲而紛之而不可理也兒女之嬉於膝者亦啼號顛赴而不知誰之索也則是天之窮毒夫人者有盡而窮毒孟長者無期也且余少失恃而聞此已爲裂心酸鼻况孟長身遺腹子而提此弱者雛也雖然與夫入計久遠者猶賢於婦命之靡而無足數者也嗚呼哀哉

祭黃母陸碩人文

嗟乎余于碩人之亡也而重有悲焉抑重有痛焉夫余長于郡遊于州於碩人懿行不悉微醜微不甚詳也乃碩人之子經甫師王逸季先生余與逸季兄弟交則余與經甫固得通家齒遇而于碩人之公烏得付于不徵且詳而嘿而息也方乙未之結侶而游也季大設講幄而余閑問謝交余與門人孟長郵書達復而經甫翻得斯夕每一文出季未嘗不詫余以經甫而余報之以孟長也迨丙申屬當試事孟長僂躓而僂起經甫雖居亞旅而以次得進二惠兢爽而俱

不獲余與季之望則季未嘗不慰余以孟長而  
余報之以經甫也乃歲在丁酉而春孟偕孟長  
哭逸季之母魏春李偕孟長哭經甫之母陸也  
嗟夫余能無感而悲哉雖然魏淑人已矣翟弗  
光于生前貞珉勒于沒後矣其于逸季之號越  
得之未巨增姑釋之未巨減矣乃碩人多賢  
早歿僅存是子又善病扶之植之以至于此而  
又不食其報也能不悲夫然以余所聞碩人行  
至賢碩人與魏淑人皆不能子而能母者也

自廣齊

卷七

三

又

逮下彷彿而其享年亦後先且子經甫而得余  
天下知碩人則碩人未大不幸也余第以志余  
感而已嗟夫余與孟長皆天民之窮毒者也或  
慰生或恤歿余與孟長皆有重負焉今不以余  
望季與經甫而令經甫輩責余余輩乃自悲矣  
祭陳吏部母林太孺人文

於赫皇運時文惟闢篤生夫子王國克珣克珣  
克責惠我南民爰管司馬爰秉留鈞所至嚙嚙  
去則用輦僉謂夫子如水有齋方羊濡膏慶鐘

孺人孺人之嬪陳祚中迪泝泝佐餐冬手爲  
在海一曲夷氛不仁重墜朝墮杖子暮巡幸  
千椒隊與殆濱夫越在莽子迷其津孺人之操  
歷險彌惇超忽鳥窠吉佑惟神有告於叢有庇  
於燐幸天悔禍三方式馴不謂孽餘益勵爾  
夫子升矣粵惟人倫與馬翹翹弓旌駢駢  
母怡母訓在寅有如陳宗吾飲爾醇命不假  
民懷在親夫子佩之再蒞稱循東甌華渚吳花  
還淳人亦有云有厲有闕封君建觀與物無  
門戶之持惟孺人振中道背違懿範弗淪聞

自廣齊

卷七

三

夫子日討以申布教斷斷說禮彬彬戲童笄妾  
弗踰弗跋陳誠亢宗其德維新夫子奏最望歷  
朝紳宿列高班遡陟要津偏聚膝席方領拜塵  
且咏維祺介茲景晨白帝云徂綠醺以陳醞其  
三尸迫此八旬望舒何缺虞淵何湮哀哀夫子  
嚙茶茹辛鼻酸行路氣短吟賓素絲在公弗食  
以貧謂天聽卑胡限之垠謂夢夢爾則亦有  
匠事未竣突烟紛綸夫子伏棺請殉題身反屋

什表禍遂弗臻歷血濡章其又何論揆元都終  
母已逢辰冠帔棣棣孫子秦秦耄期既逮言遐  
吾真四雀驂鸞夷猶帝闈所悼夫子庸立呼曩  
鼎養方廕廣柳遽巾柱傾維折大美國屯傳等  
欸段獲際方耿振暴我日覆露我春臬比麟  
上足謬隣豈無榮枯師教式均獲聞內則是謂  
是遵今我來斯莫奉笑嘖不舉賀觴乃薦弔緇  
榮哀異域慶慰共輪繁二三子能不索呻有馬  
白顛有車韓韓桃荊啓路反首攀轡酌彼行潦

宋七

宋七

藉手明裡相師母段爲國自珍

### 祭葉母馮太宜人文

嗟乎累世慶門決年閔禍纏延夭折逮及壽域  
而其間篤慈純孝奇文異節因仍互見一時迄  
短百禩之長眾人之尊君子之祥天先後而弗  
違日庠甲以相望天耶人耶謂之何哉歲在關  
逢二媛繼喪道蘊白雪之廣無聯琬琰若昭彤  
管之備難擬英皇篇載流芳雕傳絕響而茲舉  
素族雅譽高之異已嗣而三鳳齊鳴適遺其

八龍在御忽厥其尤百兩未集平平林兩髦遽  
矢於河側女而不婦父也從夫而竟許閨中餘  
息殉之更異已老人偏愛少子何特鍾之次孫  
上殤原未成宗何勃思爲置後女貞正符本願  
擇吉矜俟于歸旬旬親扶號咷暗斷母太君乃  
叩齒申言曰吾忍痛待此意盡矣長吁就臥而  
逝尋常造次而忽焉以歸然之叱瞻拉然之牆  
壞隨之則又異之異已嗟乎天耶人耶謂之何  
哉咨余小子迷在舞象曾以通家誼謁母之尊

宋七

宋七

人問卿公弱冠又以文字知識母之夫君虞  
公比潦倒公車杜影家塾母之令子小司徒惠  
趾辱顧遂稱把臂交最後重之姻盟余爲今次  
孫之外太翁如前所稱述所謂君以此始亦以  
此終者也追憶五六年前司徒君以靡盬小婦  
尸養是亟陳情終養歸奉七十觴人倫樂事何  
如而慶在堂弔在閭倏忽變遷若此此余反覆  
於家禎國稀而究不可問之天人者乎嗟嗟天  
耶人耶謂之何哉塞翁失馬往復相倚自今

始勿藥而喜世福有限德馨無窮敬薦一卮慰  
此張弓嗚呼尚饗

祭錢母陳太淑人文

嗟乎壽母古今所難得全全昌獲見於錢惟錢  
先公堅於孤子敷翰如施提躬若砥實亦既茂  
譽亦既騰如何數奇竟老成均所幸賢嗣乘時  
鵠起臚唱之報快然有喜所喜伊何無愧科名  
生平蘊抱得付而伸曾幾何時遽悲朝露嗣方  
在都匍匐承計壽母斯時缺陷實多左闕長  
堂限弗踰以是嗣人欲奉出入母心不然持  
以泣長安之日逆旅之雲瞻望弗及通心悸  
年積益高位積滋顯金甌有卜萊衣斯遠人志  
阨我何如昊天眷此慈闈得全而全八十介壽  
僉謀酌斗無疾考終嗣人之手繫我先子締好  
夫君既同聲氣復類道迨迨余與嗣年差調比  
載浮以沉仍不我鄙厥所心痲淚灑我考厄  
既同妣背則那通家累世迄於猶子門下門生  
鉢傳獲齒虞山我我華水洋洋清和令節挈以

登堂不爲慶將式因弔致世誼低回匪詞曷以

祭誥封孺人八十壽母歸朱門二姊文

嗟乎吾姊生配名公歿登大耄際清平之盛會  
宅名勝之與區衣綵振振詩書繼繼而身以康  
強之質堅凝之性耳目聰明精神矍鑠者優游  
享之斯亦人生哀榮足備而無餘憾者矣姊之  
夫族吾不知若以程之父族羣從兄弟姊妹未  
有如姊者也且嘗聞之先君子中外諸戚女學  
之爲丁巳者凡三人皆以工容端麗稱如袁  
於徐也陸之於華也與吾姊之於朱也同產名  
門同歸世族其初之豐華侈汰間踰吾姊厥後  
或早泣棄砧或中悲瓜蔓憑弔幾不堪爲情  
獨後先姊丈祿食富貴幾四十年錄此推之無  
情枯菀可同年語哉而又何戀戀於茲之長往  
哉弟蓋以哭吾私也憶先君初歿姊丈方按吳  
還里誼不得遽臨親故之喪姊造次馳歸縗服  
憑棺伏哭盡哀在從兄弟姊妹中無如姊情之  
篤摯者尋常歸寧視六弟七弟有加也吾兄弟

安得不倍爲哀慟耶嗟乎設悅之視近在六月  
方春先舉意憚暑熱誰料先幾欽此明哲弟亦  
老矣扶攜駿奔雲水遙遙如千里程連而陳此  
靈聞不聞

哭長外孫女組文

崇禎丁丑六月立秋前一日崑山顧漢石長汝  
卒母張泌園老人長女也越五日丙辰老未婦  
同閨宅若而人爲延僧禮懺用資冥福併呼其  
靈而告之曰嗟乎余今年七十矣外孫女足字

自廣齋

卷七

三

人者四焉顧出二卽汝與妹之字葉者也姚出  
二一字侯一字徐葉工部仲韶侯吏部豫瞻徐  
太史九一皆名縉紳而諸子又才可謂一時嘉  
偶汝翁忠介周公更爲四朝首出之人雖身  
經殄瘁實名揭天壤爲其兒媳荆布操作未云  
不幸也嗟乎何結褵有日遽倉卒遺疾歿哉往  
歲汝妹字葉未嫁而喪所天誓歿不再字長齋  
土室惟汝朝夕伴之汝母賢明舉二女不復舉  
子廣擇媵爲汝父舉兩丈夫子汝妹生降于歿

汝母仗汝半子耳乃遽歿耶嗟乎汝質性溫粹  
能刺繡課誦怡聲屏息以伴時時隣歿之妹  
又母病朝夕扶將抑搔過勞而病病不旬日歿  
可痛也若余老人視汝異他外孫他外孫皆自  
訂盟卽汝妹亦葉氏勤勤自請之汝祖治中公  
與汝父獨汝翁則全以余氣誼聯此一脈聞名  
納采百凡皆余親之汝翁節烈歿諸伯仲剛事  
于余亦然乃今遽未結褵以歿也汝其如余何  
而余其如忠介公季子何哉若汝妹或生隣  
自廣齋 卷七 三  
歿或歿不復生汝母將何以爲情也汝父結志  
過苦禮所不出吾當親解之豈以汝一歿累  
汝一家使汝愈抱恨冥冥哉汝賦性清淨不願  
享世福于絀綈場中茲爲汝稽首大悲歿往  
稍具資糧乎哀哉

自廣齋集卷七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八

吳郡張世偉與張標

初上撫臺張公書

竊思犯風露之疾委不能前而非木石之頑寧不知戴顒恹恹寸誠有不得不豫鳴左右者某部中一老書生耳寧敢偃息引匿有虛台命卽前任兩臺姓名容或上聞策札未行下際而歲在己巳 輦轂戒嚴人情皇皇莫知所底某雖身伏草莽識謝荷堯然而投袂纓冠之恍倍切倫類業經唱率同輩晉謁公府一以爲攀轅一以爲勸駕何嘗堅不見之節自爲聲名者乎願馬齒日長龜技日窮視蔭儉安飾巾待盡大非先時之比矣欣逢老公祖臺下誕膺 簡任品物聿新白叟黃童翹首企足以望清光某沐浴餘波異時歌咏盛德不失爲雙鳬乘雁之一人豈非厚幸若使扶病伏謁仰承明詢自揆不堪也蓋厚有挾持膂力方剛者固急于見長縱如古人云以逐飛追走老矣運籌揆策不老也此

尤觀風採謠之司所急亦不敢衰憊遠引也今某素所懷抱何如哉地方之利弊人情之開塞風教習尚之深淳雖有慨于中要不能通曉其致兼之避人逃世與俗漸遠無繇訪問而知區區自立蚤歲文筆壯年硯守庶有志焉未逮循至臨時弓影之驚心劍鋒之削踵不知沾涉幾度先時故吾亦與年俱倦矣此某熟計之而趨起不前恐不能資于高淡反有失于銖寸者也抑又有請焉臺下之注望如此加禮如此而廉生輒難一見似非情實將無有以孟博公儀清台聽者則惶恐死罪斷斷所不出矣蓋某不就選人世緣已絕獨書生宿業未了來歲公車請以精神卜其堪否南歸諸明府見過屢辭弗獲酌公服野服之衷究用公服蓋對巾繻而太息且省髭鬢而汗流遲暮丈夫戀戀鵲肋載恐云服野服而復應公車爲進退失據耳臺下聞此當爲惻然此豈苟自爲名怠傲上命如前所云必不然矣久欲申達鄙意會臺下雪禱未遑今



不惟甘澍應時且俟沛霖竣事卽此見積誠之  
仰格 上蒼又流澤之永爲世賴種種措置舉  
視此美又豈直老書生旦夕私慶已也衰病杜  
門謹遣次男奕長孫邕恭謁代稟臨楮可勝惶  
恐欣企之至

復撫臺張公書

伏承台臺省錄不遺竊不自揆揭鳴素尚更辱  
教札下逮恕其筋骨之禮期以芻蕘之獻且轉  
語按臺并原疎節知己漢慈未能言喻矣某抱

朱之八

貧淺短無足採擇前揭已備陳之獨揚清激濁  
庶有微長而世途惟此一端最犯衆忌折肱不  
戒緘口知懲幾幾杜門謝交以遠尤悔而見開  
之間于今復有慨然者不敢不昧死上白蓋自  
逆璫禍熾忠良駢戮吾蘇獨以周忠介公開讀  
之變株究蔓延一二縉紳外不肖某與同人朱  
君陞宜無日不在死法中 聖主御天雪消曉  
見得保首領以及今日然當時鄉邦清議甚嚴  
鐘鼓一鳴羣邪喙息不謂竊伏既久投閒抵巇

腥涎所濡別有一種不風自波曜邪毀正之徒  
跳踉見怪方兩臺廟精圖治清明共仰之時尚  
思焚聽政清于上議濁于下試觀連名呈讀不  
有以情緣情以利市利難逃秦鏡者乎而更有  
甚焉咀咒公行匿軍遍貼琳宮梵宇凡爲名人  
素所護持者相輪修建風鐸夜燈皆借青烏靈  
見指爲難端特悚惛明威踟躕未動耳今按臺  
已不能遂攀借之忱獨台臺爲鎮壓之賴又難  
依孔通仰見神慮所及察亂萌規永利者無不

廣書

朱之八

日

竭精殫思力爲銷弭然如前所稱不在事變而  
在人心反覆巧言之末章誠不禁拊心煩冤而  
莫得其解也故不敢病廢自引直同瘖嘿我知  
我罪一稟哲人恭上按臺題請崇祀一議固卽  
台臺共事事也于風俗人心雖非徙薪之急計  
實爲束縉之微言伏祈垂神贊決以副賢士太  
夫憲前訓後之公心至某特紆杞憂豫陳左右  
亦望時賜諦審驗所言之不妄外先集一套奉  
經附註一冊周吏部紀事一冊拙刻四冊呈覽

臨揭不任戰慄惶惑之至

上撫臺張公書

得台臺還鎮之報知前旌所指流氛喙窺深荷  
半壁之得寧繫繇全軍之克振奮前通家王  
恩生周茂蘭江歸遇餘皇中流衝颺聞浪用急  
簡書渠以風利不能傍纜未經報命然南中屬  
同所感格消融數分矣昨聞京報抄寄中夜獲  
復不謂 聖明宵旰之時初陽還爲積陰所覆  
河北賊易朝中黨難昔人所痛然先見距脫處  
快庶不妨血戰之傷要之 天地 祖宗之靈  
非杞憂可卜度也不肖某寤寐祖德祗席蘭朋  
闡幽一議得微 帝賚雖祁公祖之慨從亦遠  
宗師之贊決敢不百頓以謝日以南雍薦疏繇  
及哀備非意所經高明自鑒然而不祥姓字意  
爲衆所指目適按臺老公祖貽札遂舉名世在  
才匡時之略見期與礪礪衰朽寔不相副竊恐  
此聲流聞不先控引或贊啓事之末所悞寔衆  
蓋不肖數年來大非素志台臺下車具以上白

而今日邁一日兩目昏花談論少時氣息纔  
與兩年前又復不同總無鉛刀一割之用安敢  
質鼎十襲之旌况意中所慮又不止此 廟堂  
之上既有斷金卽生按劍加膝墜淵在在可危  
不如淹淹牖下得全其咫尺之爲愈也舉念至  
斯非恃大君子吹枯噓朽之愛斷不敢爲疾聲  
大呼以涸左右倘屬風傳翻疑冶躍則某更置  
身無地矣萬望台臺營之祕之

賀撫臺張公破江浦賊書

賊騎飲江訛傳孔棘忽得台駕凱旋犬心歡慰  
不言可知然尚未悉發蹤指示與師武臣奔走  
端委也朱中軍來傳江浦之力殲六合之曠遠  
情形如畫蔣陳二將受命戒行不先不後恰與  
機值別將毀浮橋開大桁者竟以先聲奪之轉  
今士心之大固與賊膽之自寒台臺功在 金陵  
社寧止江南半壁耶始信前此駐防京口之議  
所關軍機緩急不細也倘孤懸皖城無論呼吸  
不靈只此氛焰沸騰門戶虛弱不知士民驚惶

若何矣不肖某與聞公揭時務言四郡人心所  
係不可一日無元臣鎮撫凡料敵如神殺賊如  
朽等語一切刪削恐 廟堂過揣遂移督理之  
任奪吳所天以今言之似于長子之略未能全  
窺而爲慈母之戀終不大謬矣道尊以舊誼通  
商謂是役也倘南中之兵不勦淮上之師復  
賊可大盡今獨恃吳郡一旅折其狂謀而能左  
不繼甚爲悞恨幸祖鎮大捷則其奔豫之勢亦  
已索然不審爾日塘報又何如也不特此也  
應募新兵素多推選無藉散之爲閭里之患  
之卽行伍之雄遠慮者方疚心駕取台臺使之  
如臂指此豈倉卒就令所得耶新賊級不如  
戢士心計軍實不如清奸細在台臺日陳一  
而已近豫撫移書言彼中形勢甚詳亦言彼  
其機馳此防其豕突卽根本壯而扞禦資聞捷  
後庶更有可觀耳兒孫輩望見眉宇謂武毅中  
今茲差有寬霽之象又問及不肖某有書揭奉  
覽否時疥瘍作楚不能持筆小愈不禁忤躍特

此申慰

又上撫臺張公書

週日桐城之變臺下出入訓定此行也行不能  
效束縲之畫歸不能致覆孟之賀特以此曲情  
賴保身保室家之情與行後瞻依望歲望父  
之意寓書金陵相知嗣同年陳奉常見復想採  
及蕩蕩獻之左右矣某銜戴之私種種未經陳  
謝大約欲自遠公庭忘其疎畧如賜扁題字滋  
實萬不敢承每書還答幾借過信至不揣粗陳

自廣壽

卷八

名賢條議與嗣詢補謚諸公按臺祁老公祖  
一見之奏章原夫初示必行繫臺下寔慨任之  
近追送驄車及于牛望之北面投袖序稍展謝  
私而堦前尚缺一言之鳴滋深愧慙矣民生日  
促雨暘愆期夏冬兩禱應時響答然三農之困  
已極百室之計茫如某戶田無多半無粒入雖  
所丁之獨否亦槩衣之甚薄臺下惻然動念彙  
疏上 聞萬姓蒿目以幾軍國實煩恐重玄可  
叩滴汗難頒則奈之何倘得改折幾分官齋雜

釋留穀一分在郡實受百分之益此亦杜纂消  
萌之綱領也維孟之朔敬遣兒孫叩謝併資露  
揭仰陳伏祈垂照不盡

再復撫臺張公書

春末夏初霖霖不止郡中皇皇有蕭牆之憂自  
台旌暫返蒙潦虔祈上蒼霽威如響斯答  
秋庶得十之七八衆心顛顛無不歸功德感興  
之真心清操孚格信不誣也皖城獲全大賴前  
麾力戰雖我軍不無損折而殺傷過當亦賊橫

卷八

行來所未曾值歸師談包帥之亟追張帥之深  
入皆能殲魁奪幟歿爲鬼雄凜凜生氣膽寒宵  
遁布在見聞然而風鶴繪魚人心素懼訛傳失  
實初亦有之第不若毘陵諸公輕達輦下再  
想比來得實行識亦自同心適得金陵諸公登  
書云撫軍纔離安慶此中皇皇如失所恃恐翔  
翔河上之師不足辦賊仍當爲撫軍憂不得不  
作公啓邀之蓋冢宰司馬諄諄切懇豈知家鄉  
雲霓之望又如此頃得報札要須一行然亦決

言根本之慮謂駐紮終非長算則南中公論大  
概可知此聲達北無疑也老書生何足重輕爲  
地方起見實實如此亦不欲盡聞之左右承台  
諭不敢不悉耳頃知中堅戒行急勒附復賊散  
必有所歸茫無實耗或云英山周折五百餘里  
賊于中盡作數寨分敵我兵不審其要害可得  
實否但一偵探得實不爲所誘此師貞之上策  
也台臺以爲何如

上按臺祁公書

卷八

某樸遯老生行能無足比數然生平好善疾惡  
之性覺有過于恆情者每不自揣間有秉執動  
而得咎名亦隨之困頓既久懲艾漸深陳同甫  
之豪氣不除謝顯道之矜心務淨固日有孜孜  
而不能庶幾者也伏觀老公祖大人躬羔羊素  
絲之節乘驄馬繡斧之權衡命來吳又值尊  
大人老父母教訓生息之邦政教並行恩威互  
用士民相詫以爲明興三百年間所未有誠  
如昔人云卽甚仁明之治豈能朞月間而利無

不興害無不去哉但望實素孚于人人行事合  
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令人心歌思之不啻也其  
從衿紳後沐浴德化誼當樞衣塔下親炙休光  
不幸有羸老之疾酷暑氣息纔屬應接都廢已  
不復自比于人前兒子諸生夾隨眾旅謝特蒙  
賜問又蒙亮其不能出門匍匐則台臺之垂  
亦已至矣倘固守顛愚嘿嘿無一言之獻非所  
以贊不世值異政之萬一也伏惟彰輝二柄  
慈之爲戒顯而效神彰善之爲勸微而化久  
臺下所誅鋤斷決與衆共棄者固已揭日月而  
挾風霜矣若獎善之法姑舉鄉曲民昨以充數  
而未及表人倫之選行澤宮憲乞之典今後進  
奉爲指南者此豈仁聲義問有至有不至哉寔  
以耳目覩記頗難其人寧虛位以有待而精神  
寄托穆然蓋有遐思矣且夫憲往所以詔來樹  
鵠方能教射昨年 聖諭諄切凡屬德行端蒙  
養叮嚀不一而足官有官評學有學政不復贅  
論獨孝廉一途特立可藉以表修隨俗亦資之

潤屋而又無畫然考覈之法則所以美風化而  
教子弟者全係司世教之表揚風勵如某並不  
肖然名公所以略疎節而鑒微尚者獨硜硜守  
耳至服膺先靖孝先生之訓純修粹養不足當  
式似之分毫而歸季思子慕朱德升陞宣年齒  
後先又倫輩中所推服而嘆嘆典刑之若失者  
昨公車時因耳聞日覩嘖嘖臺下異政之不世  
值與同人楊子廷樞規有以佐下風者落羽南  
還途中酌擬條議歸欲具呈以獻會楊子遽悲  
風木某以先祖首冠義在引嫌四顧同人好修  
不乏若真能不徇情面不強爲猥事列呈者愈  
卒非敢相信故不以呈而以議又讀臺下入告  
諸疏有不蔓引呈辭煩瀆 上聽語淡服名臣  
章奏之體且凡益棺未久事須申駁如尋嘗鄉  
賢等呈公移往復或不可少至所稱三孝廉先  
生心知血氣寧復有纖微餘議哉敬其事呈首  
故不敢易其人濡滯久之因久傳都會恐寂然  
不聞某無所逃稽緩之罪爰錄前議謹令犬男

奕長孫邕賁到外先集一套孝經附註二冊拙刻四冊并上刻卽應舉之文蒙尊大人老父母忘年收之三十年之前已成陳跡今有刻者知彫蟲尙習不免貽壯夫之羞而難肋未忘豈能附高士之列且兒孫初學俱蒙台臺獎拔不敢忘明賜以寵異之督責之也臨揭主臣惶悚不

復按臺祁公書

某涉世既久所聞風憲異蹟久矣未有殊尤卓自廣香 卷八 越如臺下者不揣謏劣冒獻芻蕘卽蒙惠答意旨勲慙捧讀感駭無已昨又蒙賜扁額儀貺更深其愧隨役揭復外設當匍匐台堦九頓鳴謝因羸篤餘息筆札稍煩當暑增劇醫謂必僻居郊外靜攝服藥始能全愈兒孫從行修合未能代致微忱謹具揭詞俟台臺 巡方報竣必當攀隨舟次一以輪通國之公情一以致家門之私戴望見休光展舒夙願此其時耳身遠意結臨揭不勝感激慚悚之至

上按臺王公書

某第飭廉隅全無幹濟切以雕蟲之技見投事饒陳兩宗師皆深特達之知自此江右一豚倍加契遇逡巡不振已屆衰羸恭逢按臺老公祖大人鄒省播循卓之聲燕臺擅忠正之譽吳民有幸得借所天胥吏飲水紳衿就自至如藁者亦沐榮光初從床第遙捧名刺之施適伏衙茅俄驚台從之責在採名而過忝荷責寔以何安是用再踵臺屏重申謝悃文質無底雅不敢自廣香 卷八 作自躍之金筋骨不堪終不望爲受繩之木謹令兒孫代布下懷冒干上聽敬賚張氏世集十套孝經附註一冊呈覽舊徵家獻庶知學有淵源新沐 皇恩竊愧才艱負荷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上按臺王公書

前遣男奕孫邕樞謁台臺代展謝私兼呈鄙言比于謳吟歌頌中和宣布之義伏念某叨承公祖大人頒頒異數式廬賜鑑非分所安卽甚瘡

病亦當匍匐階除瞻望顏色然甲戌南還年齒  
顏暮絕足公庭二年餘矣撫臺張老公祖鑒其  
衷誠迄今未交一面遠近所知茲以感恩知己  
之懷變其所守亦非大君子所心許也又聞之  
矜紳區區自揣力辭推遜之意未蒙仰徹行當  
具揭主爵叙筋骨之不堪陳剪拂之非據則某  
更爲台臺罪人予以泥首負荆不愈甚乎前日  
鄙言靖共之云謂已他屬鳳毛不擬仍僻陋  
也正章謝開館人復獲台刺反覆責烏茲章  
自慶壽 卷八 上  
加無已昔人幾幾得之者燕憂憂失之墟高址  
薄莫可措躬男奕館驛敬令孫邑候呈諸惟垂  
慈始終造就不盡

上宗師倪公書

竊惟 帝甄名德實敷錫之殊恩祠傍宮牆正  
對揚之鉅典 勅既經于鳳閣政專屬之龍門  
證當洞劄台堦自鳴所請而某衰憊之踪有萬  
不得已者蓋自甲戌公車之後筋骨支離久廢  
伏謁者將三年于茲矣在郡兩臺悉其生平

見訪問俱從枕上條答未經竭蹶門屏如老公  
祖駐劄既百里之遙關防嚴重扇之隔雖人倫  
水鏡久仰下風而士子規繩無緣上達固其宜  
矣往歲因按院祁老公祖有闡幽之疏疏中所  
題三孝廉首推張公某卽偉先祖也大約吳郡  
固多好修品格必以三人爲最三人雖稱同姓  
興起必以先祖爲宗故于 明旨贈官之時會  
議各建家祠僉推先祖爲首撫臺張老公祖僉  
諸縉紳公議委兩縣相地鳩工某以風屬雖  
自慶壽 卷八 上  
朝廷錫類之公創建原私家率祖之證時方區  
紬敢煩公帑且人倫職掌自是台臺之事未幾  
批行何敢擅便踟躕久之今科遺都畢時當解  
嚴特使兒奕孫邑具呈上請侄梓新丁憂制列  
名未能偕行伏乞台臺垂念先德庇及後人惟  
賜批行兼頒棹楔恩施永永無極也先祖久視  
鄉賢故今必以特祠爲重如同年朱公陞宣則  
固已借光多日矣除諸孫具呈外更上此揭外  
附張氏世集一部孝經註疏一冊先祖制行書



載集中不復多贅特念遵 朝旨揚祖德似等  
大事某何心卽安私室祇因年迫桑榆資同蒲  
柳制科今已絕望薦舉又經力辭不復自比人  
數又今年交遊祖謝兄弟淪亡酷暑奔馳生趣  
都盡入秋瘡鬼作祟委頓未能窺園告廟遣男  
望台百拜某不勝景仰企懇之至

上代巡路公書

竊惟金必待扣而鳴玉不無因而獻而事關祖  
廟跡絕公庭有不得不借尺素自通者蓋某儀

自廣濟

卷之八

卷之八

試應薦舉人也候試則起文赴監誼當掛號台  
堦而只今踰狀鄉之年已無復冠紳之想應薦  
則起文赴部亦當掛號台堦而前途卽懸車之  
日更不作銅墨之思所以甲戌下第以來凡禮  
賓之館執法之門久無某之踪矣况今歲交遊  
祖謝期功頻仍蘊隆奔馳頭鬚頓白豈宜復通  
姓名潤左右者哉因甲戌冬前按臺祁老公祖  
有巡方事竣特疏闡幽之舉所題真孝廉三人  
亟當贈官以示風 卹再經部覆 明旨下乙亥

之夢予贈翰帝如猷而恭繹 辰告于風廟一  
語殷殷有餘思焉且江南文獻領袖半壁自先  
祖歿三十年始得歸子歿又三十年始得朱子  
祁院蓋周咨三府之中踟躕四月之外必無與  
倫並者方具疏上邇又歸朱二子皆通家年家  
興起一脉斷不可誣卽今學臺倪老公祖批云  
祭讀先河仰高惟獄良有以也 某德媿揚親心  
懷率祖雖絕僅能容膝而茅屋亦可祀先用  
率兒孫子任新闢所居舍西請之撫臺張老公  
祖興建有日矣蒙委縣相地估費 某以方今儲  
峙告乏決不敢有煩公帑但求給帖送扁光大  
其事永爲世儀以稱 明旨風廟之意俱蒙信  
許不日申詳到臺伏念老公祖臺下梧鳳羽儀  
栢烏丰采久著人倫而于表揚節孝樂稱忠義  
尤倍萬恒情者苟非從上批行而但從下申請  
恐非仰體盛美宣昭令聞也用是令兒 孫 邑  
循規具呈侑以此摺併家集一套公餘乙夜庶  
有所考鏡焉 某亦得附自躍之金抱泣之玉以



解免不能躬詣台堦之罪不勝惶恐仰望之至

寄道尊沈公書

台臺甘棠遺愛決于吳民至某叨踰格之知蒙式間之誼術感倍萬不俟言矣然而馳侯蹶然有同木石豈敢自外也別後吳郡之禍烈于鄰省士紳之憂棘于齊民而如某之臭擬蘭馨感同蘿施者患難枕藉之餘固知非太君子所見督已天日重朗簡命再申宦轍所經亦非瑣宇諸生所能造次申賀第竊謂吳民望幸已深駕輕就熟當事者必當爲地擇人不謂至今乃得之也又不謂相照一紀臺下不以中丞節范而尚從憲銜也然而吳中得專一分卽愈渙一分之貺矣方今功令逾迫間畝愈彫去歲種而不耘今茲拋而未種俱緣早魃僭作咎徵郡縣縱能心國家之心亦未免覩秋荼而悲薪積況有不然者乎緬思臺下在事時去一晷甚餘遂知戢後雖中其毒螫然使吳民世載大惠善計陰陽者必不以彼易此斯知清操之淵

于已者小剛腸之澤于世者多廉能承德疲墨望風使姑蘇一片乾淨地不漸染于震鄰是所圖于台臺者也某不自引避于雀躍奉迎之日進其狂言亦量人倫米鑒素在容納中耳五年前爲三雍所困當暑卽便杜門榮任未敢謁謁特因年家子周生茂蘭申其區區不勝瞻仰悚慄之至

別道尊沈公書

數年之別不能尺寸自效負愧知已蒙台臺在舊貽答報刺見待客禮然不肯某引分逡巡終不敢當踰格之遇也年迫衰頹何心榮進直以在家摠閑隨隊北上臨行匆次未及詣階告別亦因左次東省燈夕始入都門恐附函併非所便耳面領尊旨已悉之敝門生及相厚諸公想面時當復及之晤後捧誦賜刻文采識力追躡大雅固非管窺所敢仰評第心期磊落重門洞開憑吊往咎低回故舊皆藹然有忠厚正直之風不肖庶能訟言之至于四不如意之篇卽全

爲吳民依戀終不忍遽賦遂初恐更增一重公案耳海波少定鄰壤初安台底固當稍慰然小民困極而花租早稻光景又不全收催科撫字之間非上臺諄諄戒諭方隅未能帖然也客亦遠懷可勝瞻企諸惟爲國以時自玉不宣

上道尊馮公書

日間台從再枉衡茅祇候河干沃領明教徵及薦剡不肖某已略陳惴惴矣嗣知兩臺老公祖果有此議傳之觀聽伏自思惟多所不堪漢恐

自廣齊

卷八

七

仰累知人之明奏記轅門恃微素鑒然尚未詳布左右悉其區區之私竊恐傍人不咎謂有一番舉動多一番控辭徒竊虛名殊非實意矯情之罪所負滋深此某斷不敢出者也獨計隨流平進庸人庶幾破格躡躋賢者惡焉某何挾持而堪此選古人有云人各有能有不能違才易務必至兩敗今朝廷所須者幹濟也精力也簿書錢穀之任軍旅儲胥之司也而某所能者獨簡編之矻矻筆墨之孜孜而已猶且名過其

實智不周防險阻艱難動與禍會悠悠三十年來幾爲公車之碩果綆短汲長未能自剖明公視某豈釣奇之士而偃蹇爲高者哉然寧爲此不爲彼者其素所揆度也卽謂砥礪廉隅修飾方幅衡門樂餞非公不見不敏有之亦士子守之恒何足爲達人道而邇年間目漸昏花多麻木心血耗竭榮衛不仁卽令厠廣文某已萬萬不復能勝賁志沒身無所遺恨尚能則明詔萬一之求稱執事什五之拔哉人知則

自廣齊

卷八

七

駕之才或優于龐統而不知乘障之寄必窘于狄山此亦辨官者之所却顧而憐才者之所諱審也伏祈明公俯鑒裏懇上達兩臺別簡方剛允符詔旨必當龔黃輩出召杜肩齊兆姓有就日之歡廟堂無屯膏之慮非常德意俟非常人應之至如某者前途已矣末路可知咏德歌風挹繇大治惟不繫之維之馳之驟之令其進退維谷以負玉成美意是所望也輒瀝腹心臨楮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附刻道尊薦語

學可覺民道能範俗絕祖得光昭之大述父  
盡志事之微其大節摹古而祇今其正志守  
先以待後寂寂顏子之巷止惟滿貯千秋蕭  
蕭仲蔚之園乃已徧營四海 昭代兵農  
樂無事不注以精心斯世治亂安危隨在  
關其深計徒觀其制行之所矜式立言之所  
表章出入啓處之所與游步趨引掖之所激  
發幼悲何恃便著成人之稱長悼靡瞻盡却

廣齊

卷八

七

親故之贈曲成大長兄之志友愛不減溫公  
經紀諸同人之喪篤義何殊文季輕身以赴  
同籍抗瑞之慘禍卽濱于死而不辭昌言以  
排當事勤 王之橫征幾危其軀而弗悔  
烟夕冷偏能揮幼安之金衡戶晝扃義不入  
子游之室凡其一舉一動無非可法可傳以  
故孤岱聳而眾巘爭趨直還四代雍雍之盛  
爾乃一鳳鳴而群梟悉屏遂挽三吳靡靡之  
風真有功于世道人心尚何愧夫聖賢豪傑

彼季長之絳帳嘗燃其冒豪富之譏卽元禮

之龍門猶恨其多標榜之目孰如茲士從無

間然若使厠廊廟之班定可廉頑而立懦便

復膺民社之寄自能拯溺以救饑此誠有如

聖諭所稱賢能素著真才真德者敢以爲當

寧獻

甬句馮元殿

又上道尊馮公書

天步艱難正臣子展效之日臺下伏劄勤  
星言夙駕先介胄而作之氣聞于遠近聲靈

廣齊

卷八

七

震疊而丰采可畏愛有識固所同心矣 雖

老誼當鉢恰以赴軍門罄其依依無奈嚶鳴彫

謝重以鴿原頭鬚頓白比先時彌覺不堪然不

敢不干旦日勉力自致左右也第恐泊舟早暮

未能豫知或戎行戒嚴野人不敢遽通謹先遣

小僮迎候前途併獻高麗席一床漱金墨一匣

席取枕席過師累取磨盾鼻草露布皆臺下此

時優爲之事而孤生懷抱于寸衷者計不見揮

擲耳種種面罄不宣

上道尊宋公書

台臺渤海名家之采重望菰蘆鄙生二十年前  
曾于數房師李太先生座上偶一識荆猶蒙記  
憶非淺深憐才之念安能識士于孤裘蒙茸之  
日哉日以屢試不售年踰杖鄉羸病游臻遂堅  
閉戶雖前旌至止不敢爲陽喬之迎伏承番問  
念及敬造門屏脩候三年來野服芒鞋絕跡賓  
次計台臺所稔知也兒孫乳臭無聞向辱令弟  
明府拔之儔人增其聲價去歲吳門之駕止許  
自廣齊 卷之六 臺

答道尊宋公書

忽接手教語語真切此在平交相與猶存爲謙  
况以憲臺施之下士何異古人縉好耶 某 少慕  
賢豪今髮已種種初懷不遂何足言者獨一念  
同澤之誼有激中心雖偶影抱衾無關世路而

寄郡守史公書

耳聞目見時切忤忤近日如撫院之數履事端  
台憲之輒思解組皆煩紆不能忍然者碩瞻周  
道園土櫻懷清宵靜對無可告語小巷重門之  
適未可使謂安閑也地方有幸伏得老公祖慨  
然割愛勵精有加民情士氣粗能自植計亦長  
公幽明之所樂聞也 某 衰朽自恕不術公謁坐  
致干旄已覺泰泰聊存名揭以表不倍台臺猶  
賜返無乃過乎來役亟索報函恭此代面入  
台臺還里之後流風餘韻靡人不懷不特素蒙  
推誠折節如 某 輩也所以然者正以清嚴律已  
坦衷鎮物凡有舉動衆亮無自私自利之心或  
煦如春或肅如秋無不欣欣滿志耳再接手書  
併貽卷惠清人之賜一貝可當百笏第不知差  
澁囊中何以辦此老書生已無意世途祇有感  
愧而已 某 生平硯守纖悉蒙亮近撫臺張公祖  
按臺祁公祖皆脩式問表閭之敬若按院表幽  
一疏爲三孝廉請 贈官其一卽先祖歸與朱

皆某同志亦<sup>某</sup>所定白台臺想所欲聞獨未見  
自別芝顏不久遂歸長夜轉令人太息耳新議  
撫陳益老係<sup>某</sup>同年同志因其行特附短訊簡  
書迫促不能盡言<sup>某</sup>語此公河北賢士大夫所  
知不多若見聞如文公祖不特清望夙欽且經  
綸素蘊昨年流賊蹂躪時大著扞禦功所當  
爲請教者渠亦淡有同心兒<sup>奕孫</sup>文行于傳  
輩中差能自立<sup>符</sup>已進吳江庠知欲聞附及

上郡守陳公書

不肖樸樸無似猥蒙台臺傳採踪跡鑒原經守  
特損干旄之重光賁草廬爾日以宿疴乍起從  
家兄文學省松楸湖山間不及掃徑祇候然分  
誼懸隔卽在舍亦不敢遽迎也年迫亲榆首念  
灰廢甲戌南旋後併謝公謁當事明公雖賜問  
不免奏對而造謝僅止登門從未敢進賓次望  
顏色益哀羸自引無足怪者伏惟台臺下車未  
幾休問翔洽煦民就日肅吏行冰彫瘵之餘庶  
或享安靜之福而從來冲懷潔操尤爲矜紳企

仰樂傳夫爲人上而能濟大艱康太業顧惟本  
體何如耳本體既淨凡所措置令人無屬我亦  
懼且令人無自利之疑而稍具肝膽識見之未  
亦可直陳其臆而無所諱忌今台臺眞其人矣  
三番蹂躪將遍四郊風鶴可虞竊恤杞憂緊惟  
孔邇之懷不啻農之望歲今而庶有豸乎朔日  
郡學儼瞻儀刑大慰饑渴懷謁咫尺陰慶熙通  
伏祈臺亮不宣

與四府劉公書

臺下產理學之名區承清華之令族淵源無非  
正脉熏染無非正人傾嚮儀刑之日久矣忽蒙  
簡命司理吾蘇室乎冰壺之望允乎嘉石之聲  
四訖使爽鳩之署令人偕大道而暴秋陽也爾  
心人士首及鄙人<sup>某</sup>遭際多乖年齒逾邁自甲  
戌見棄不復登公祖父母之堂干旌再辱詎不  
敢伏匿引避前雖幸接符宇奉聲咳而瘡痍初  
瘥不堪揖讓甚矣次日欲踵門叩謝匍匐難進  
適再染風寒度非旦夕可出謹令男<sup>奕孫</sup>代

謁代鳴伏承垂問地方事空茫無所窺去歲羽書絡繹時有二議仰佐高深繕錄呈覽固無造次之奇或有尋尺之實種種在台臺心鑒而已臨楮可勝惶悚

荅宋令公率之

河干相對黯然兒子從錫山歸知培植至情歸棘園中未嘗不曲盡也嗣送役賁抵家初訊到日此間已得奴報日橫日深而訛言亂傳外憂內患有不止今之確報光景蘇城又別有岌岌

自度齊

卷之八

書

之象弟情深漆室與陳父母畫續續等項乃必如焚腔勿間忽傳貴省蓮孽孔熾每于通賓海販叩其始末而末的直接尊札始曠然耳太公德庇遂不身見捨攘亦可謂不幸之幸昆玉孝頗謂然否干振稍間過念并州使命遙隔昨勝慰籍弟不忍士民攀臥之意及期德政知悉稍悉于行後特艸蕪詞勒諸貞珉先投木書傳之同志謹以奉寄雖人地孤蹇然雅不自輕其言或有當仁問之萬一亦聲氣諸兄所同以爲

然也

與徐令公印海

日承台駕枉顧勞極洒洒因頓几榻曾不能勝衣冠具揖讓幾無地自容臺下不加督過傳撫臺老公祖之命必欲委曲完其祠工顧不肖自揣審矣此時何時豈得以家祠涸公費耶昨楊父母以道呈見詢欲就上臺申請合行不肖附郭事情摠屬一體家祠得兩明公左提右掌各列奉詞垂之碑刻愈爲有光未謂撫臺此舉無意也該房索稿不敢自逸僭門人投簡不知有當大方否所繫關處在似空體其至心惟加崇以祀典二語萬乞登之申文不然傍人實應且憎不肖慚愧歟矣後語承論仰裁恐亦蛇足惟高明酌之奮欲樞衣鳴謝昨勉強從楊父母相度地形前疾加劇恐遲時日先遣兒孫代呈不盡

與章令公敬明

老父母品望隆重匪朝伊夕壤鄰梓里聲接首

齊望臭味下風之日久矣微寵分符敝地正在  
松陵某自先祖避後入郡占籍長吳若宗族戶  
籍摠以松陵爲根本先從姪起通名繼來邑門  
投謁尚未面接芝宇一領蘭霏然開鑒念之忱  
已過陽嬌不啻矣某素勵硯守非公不謁至此  
番南歸羸憊日甚併公署誓不涉足所以上臺  
禮際亦艱面謝祁公祖爲先祖騰章請 贈乃  
從平望之北登舟叩首今錄條議兩揭奉覽此  
亦耻于仰嗚恐于前民之分跡以筋骨自恕不  
敢不告又仁臺風謐不嫌豫告者耳今特遣次  
兄奕胞姪壽長孫邑奉叩台臺併携世集一套  
拙作二册三生試義附焉門生稱謂雖父母子  
弟之恒實以典刑具邇燕人師經師之誼非淺  
而已也家兄諸生 世俊 舊隸江庠謝去已不獲  
亭近黃公祖屬贊修縣誌獨返聘堅辭于 某懇  
符扁鵲之諸兄或臺下素所採聞今併上白蓋  
本縣戶籍兄弟共之亦所謂不嫌豫告之一端  
也臨楮踴躍諸客嗣布

與楊令公適游

日承枉駕得扶病從公循行荒原相度祠舍  
先子有靈感荷不淺矣承行以台旨屬具奏  
所以不敢辭者須表不肖獨力躬建決無煩公  
帑之意昨已得請涂父母洞審微尚人之申矣  
矣台臺交情有加萬萬無爲異同也賤體異  
不能題門特令兒孫代謁伏祈照管不宜

寄按臺祁公書

去冬從子起入越脩謝房師家之吊歸題紹  
謂聞台駕方在山中時先翰詔祠適成投有刻  
成曠典 惟 病未能寄書托其面致竟不及面而  
歸中心忤忤如有所失蓋仰瞻接榘俯視凡筵  
無日不係心左右也竊惟事有遘會天有因緣  
脩閭然之行而欲奏際遇之合望道德之光難  
矣況乎歷年週甲經世 五朝而指顧之間遂  
沐三百年未有之 曠恩如先翰詔者哉恭惟  
公祖明公大人生鍾靈秀學有淵源秉聰先子  
弦誦之區講求前賢文獻之據而 宸章赫

正以考核孝廉申諭偉不量撰議以聞深謂起予遂偕歸朱兩公登之啓事同錫殊恩且事之本末未易言也方奏牘未上時偉之同人文滬老在都叅問消息渠謂台臺方有猜于當事雖未必上上未必覆而明公斷之不疑既上矣禮部未覆易署篆者得覆吏部該司具稿矣持衡者故遲之未覆湛老登庸得覆擬旨出武臺相公又素知此三公應得之典旨有美詞風勵職此故也此間徐學博謂台臺晉陵承傳自廣齋卷之八  
偉謂功司卽覆矣寧知復有幾番磨折哉僊昌公耽耽吳門人凡事皆從阻撓獨此適逢請告入祠贊頌者有云曠蕩之恩正遭平章之恥也用此彌增感嘆湛老在事匝月了此差爲快然臺下發之一年之前豈相要約期會哉次集邱報再題見有先翰詔名諱貽書科查乃知贈誥因得領撰如式懸之祠楣庶足宣揚風願聖恩兼不負台臺闡幽盛意矣遵會因緣待人作合信不誣耳憶偉方總角時此時鄉賢

易吳江士夫爲前輩仁山毛公求縣申文袁先生了凡發言言吳江當祀者四人首舉先翰諸次言杜靜臺先生又次言徐魯菴先生而後及毛衆謂袁爲毛發言而先舉多人以爲惟後宗師亦次第批進而差等自見矣何似臺下一疏所舉三人衆口無異詞者偉自送行旌乎望中得親芝宇後終守不見之節撫臺張公祖至今手勒時勤尚未瞻見顏行也前年兩月間既殞門生姚復奪同人文而七月間又喪自幼同自廣齋卷之八  
志之先兄兒侄正就試南都獨周旋舍殮頭顱頓白百武亦倩杖扶七十老翁遽爾至是亦隨緣委運而已伏諗山陰勝地茲多偉人如臺下暨倪鴻老皆曾識刑未皇沃教若劉念老尚未通尺素中心藏之每欲買航爲匝月游見南轅者不勝躍躍章子拙生來附此恨匆匆未盡起企也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九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寄當事書

午冬盤桓沃領玄論比來芳問不杳芝宇久違  
昨啟矣南歸視貴座師于金陵得信云行時門  
下仍爲除館怪弟別出東道緬想高誼有加集  
已然資斧餽牽受者不重愧耶六十老人復何  
所求所以僕僕行役者正以書生結習未除  
榜小就不屑而今俱已矣計平日與閣下款  
劇談之次雄心付酒隱念察者未嘗不稱其持  
論之平如砥直如弦它時庶見其用于萬一也  
今既已矣而其心存或得小効知己之前乎聞  
之道路門下此出固非計資程俸從此游登三  
事已也固將以世道之重年來未了之局望之  
持衡度而秤量者也以先時耳目經慣言之不  
惟洛蜀之分俱削名于紹聖抑且惇確之合亦  
鐫石于崇寧玄黃兩傷賢奸共盡然而蔡京童  
貫諸奸果誰爲堦引者耶此宋之已事卽邇時

天啓中分門別戶之元龜也來脉如此末流如  
此有目共覩有耳共聞不必言矣 聖明御寓  
見睨曰消逆案一頒群心大快然而竊竊焉謀  
翻之謀捷之日新日密未有已時當時一名公  
疏曰管日之叅論止人顯行殺婚者視之誦德  
建祠爲罪更大何也謂其剝削 皇明之羽翼  
另豎逆璫之瓜牙也夫行殺婚者罪固重矣而  
後之巧錮正人爲璫孽護法者罪更浮于殺婚  
何也彼止敢張璫威于濁亂之世此則敢續璫  
醖于清明之朝也第最避其議蓋目見夫扯楊  
忠烈配崔呈秀爲七年通內之局而肆詆焉當  
時倡此自文不止一二或伏根片語或遡流干  
言卽逆案有未盡處者豈不爲嗣起之責乎往  
與門下憤懣于辰之春斟酌于午之冬者固非  
一日矣弟料此出必無忘管日之言也獨舉世  
有不釋然者謂平日與長垣公有故弟謂不佞  
有之然此亦何傷正謂此公衆正不與而不諱  
其雅故見門下持論之平也蓋此公自有本末

胥門下亦有去取孰謂聰明卓越丈夫而先入  
主之遂顧瞻有護御耶且亦有大節較然細青  
可略者又終不與景大最顯如前所云一律論  
也弟衰憊杜門應酬俱廢乃從千里之外奇盈  
幅之書故人當路毫無裏言輒據數十年積忱  
以塵清覽亦所謂迂而可笑矣然苟有資高漢  
之萬一謔所不辭可貴座師一病數月初時倘  
遇國能藥可立效貴同門閔太史朝夕扶視無  
可奈何愈思士大夫系事不知醫如門下相值  
隔垣之視何至淹久然竊聞之上醫醫國次醫  
醫人此出大典有光貴座師便當霍然愈也札  
終益露狂態亮之

答東事書

前過談東事彼此有當于心也倘此兄在寧遠  
時胡騎克斥于內資糧乏絕于外誓衆固守以  
死繼之歟豈不重泰山交遊攘臂而議于世哉  
今叛兵叛將質其弟獲已而遣潰歸殘破徒歟  
不足塞責劄而後蘇爾時便有收拾一分補報

一分之念賊以撫緩我我以撫緩賊卽其廿日  
不出兵亦此不歟焉縻之力不然乘銳襲某某  
能備乎至于從叛云云在吾輩聞之萬無信理  
更萬無疑理然怪聽者不得如余撫所言黃縣  
投降請兵等事天壤間有此理乎吾輩不敢以  
彼爲疑何怪不相知者不以此爲信也今從海  
至津自請詣獄矣世間有此就歟涇原節度使  
耶如聞議者不悉則以繫援先主故也他不可  
知若執爲貪爲狡爲貨交萬萬非其生平嗟乎  
地勢既難葛藤不斷忍名爲叛何況貪狡碌碌  
無論正恐平日有咎人揀題目做不肯說平心  
公道話抹煞嚮來封疆苦心牢爲一談水深火  
熱試觀東事起歷數請纓諸公能保全一人否  
此自 朝廷激勵之憂豈吾輩漆室所及耶

又

書生手弱一刎不殊後此更無乾淨地矣倘不  
脫虎口挾之浮海赴島則創甚而歟忿賊終不  
聽撫而率累罵歟歟耳誰明之乎從來出頭任

事人或幸而成功或不幸而成名或大不幸而功名俱敗尚論廢終而嘆者屢矣慷慨必易易亦難言如文丞相在東京口館中與真州城下有何名節僕嘗謂此兄不自量有之如嚴功令潔操守拒請托一味獨當嚴疆火器之任寧有今日若夫跨海連合擁數萬之衆揮百萬之金原非所長奈何歎巡撫之榮不力辭事始苟焉受命哉一通人言曰爾時登撫亦有何榮但堅辭又恐以脫卸受責耳今事既倉卒意外復多

自廣齊

卷九

三

種種葛藤真大不幸中之又不幸也惟願諸公真爲國家封疆起見毋于此更添一分意氣增一分猜疑至于袍桑梓瓜葛之痛者又虛心察一分情事倘不再建海不增調兵有此孽孽否孽孽果皆自什至

答華亭錢相國

閣下大拜以來不肖以尊卑隔越太甚不敢姓名通久矣然仰佩高誼蓋自壬癸蜚語之時屈指京貴無有平日交誼在親疎間而獨顧盼有

加者此不肖私衷所佩也若夫聖主當陽一時贊決大議正人之目匪公而誰馴至禍塔牽率一網凡在有識豈獨仰屋竊嘆而已適承札論正大瘡初止精神未復之時種種議論不能往復亦足驗痛定之不遺細微也怵之自裁云云私衷極爲照破近日欵語正于此處着力凡此關係議論藉庇精神粗可雖不能見之行事猶當托之空言名山可藏與日或堪請教也詢來使聞到浙有期不能俟病痊接晤雲間最爲

自廣齊

卷九

三

梗梗語次欲極不盡

寄湛持文相國

皇明枚卜鉅典凡出自帝簡不繇廷推者始進之正無如仁兄矣幾下拭目以望新猷豈止弟輩同心之慶哉時事多艱劇地撫臣原須品望名公爲之但密勿中常有調劑無掣責育之手無紆騁驥之足歲月之期無卽據以爲限城鎮之失無卽繼之以刑蓋地有所必避而險有所必扼如張睢陽雍丘令也退守睢陽乃在

三百里內倘在此時能逃吏議乎前豫撫行時弟寓書云兄此行定爲忌者所擠然爲封疆計亦憑匪人斷送不得如淮撫因籍輿援安坐肆婪中都聞警一日夜可到悠悠八日始至倘在中林孤孽亦豈至是虞翻張綱以忌出卒以功收要是漢法寬故庶幾野晉撫似得拊循之力因併及之仁兄頭頭第一吾無間然今在日左右救時急着觸處留心故人所望也

答麥洲周吏部

廣齊 卷九

昨日憊甚食兩頓齋粥乃大覺酣寢弟得折閱法足消前夜享用矣朝來正欲作一札寄兄見使來幸甚交遊中真心肯受藥言者無如兄是手段太鬆略寬便作不急之務卽遣女一事受人筐篚代人營辦總不如以原物還之且兄女不一人受者既侈厥父之將不受者使乏少君之贈姊妹眼光亦所未穩故爾日之受定當以三分之二貯爲恒產遣時交易仍還原物彼自用彼法我自用法卽奩具無贖于素風不有

光乎仕途得意人摠經領抑決不須我輩爲之計算若兄眞眞要待我輩計筭者此札畱之他日必當思我言也唐使獎之以轡俾奴輩爲義者勸此時便爲我作書郵莫謂無報一笑

寄陳益吾同年

承手札見寄後不扣聞又數月矣弟書生無敢問廟堂事第郡城中得如此賢撫按而魑魅百出苦以一身爲砥同心惟九一內弟不惟意氣慷慨深沉而勵行好修差可與文姚比肩爲匪類側目切齒而不顧庶爲不孤然憂憂乎難之矣受兄時相往來然亦甚委心此兄蓋弟自處甚不便年來老病多病擬不復具衣履向公庭而兩臺陳義甚高必欲枉衡門之駕不得不作狡獪辭之見小智文初當能道其樂也前奉問名賢題祀云云維斗居艱旁顧無可任其事遂不以呈而以議弟自作書達之得兩臺報書併議一冊奉覽當事欲併題數公補謚亦盛際也撫公畱意地方乃心我輩新發之剛比穿

稿之末較按公爲長郡城所恃賴此耳近以桐城事移節句曲于午翁相聞較近風聞彼中爲難者不犯府庫獄囚不立禁頭名目又能尊奉護持于安靜持正之相國此不可草雉禽獮之也郡中輕爲發兵說者大抵多事鄉紳有鑒于荆溪之穢斥謂不樂懲亂民必不足以自洗不知荆溪之變動屢定猶幸未正其叛賊之名當事得施補救倘過聽輕發今不知所稅駕矣愛兄向以撫公在此不便入郡昨來謂其言能得

自廣齊

卷九

九

之大司馬公併寄札與立兄轉達卽弟此札亦可使與立見也又聞其起事在開羅昂價然否因思曩時虜犯畿輔時吾郡中可爲寒心弟輩兩三人力主平價勸糴之說價爲頓平今鄉紳亦無甚能行其不肖者平日見持清議人不啻眼中之屑究竟不至河決魚爛不知念及否耶孟長歸志已決前書云欲與仁兄及鄭司農公商上兩疏恐臨行自當出再疏卽發不必商也耳目日新絕無佳境來札稱引晚達諸先生似

非知弟深者然近有吾鼎篇之刻得無獵心近之却前所謂狡獪欲阻兩臺過禮耳上按臺札末云知彫蟲尚習不免貽壯夫之羞而鷄肋未忘安敢附高士之目此其實錄矣寄往二冊不足示年姪英銳也

又寄陳益吾同年

年翁豫撫之擢在他時至榮至安相知惟有手額而已疎慵如弟不必遽通聞問若在今日正是投艱携危凡有一得可佐下風者安得不豫

自廣齊

卷九

聞左右乎氣類旁觀無不拊心惴惴弟意稍不然如漢之張綱虞詡豈非爲權臣陰中而出然推誠駕馭兩地寇賊不得兩公不靖假如今日撫臣皆藉興援如淮陽等輩平時一味貪黷臨事一味怵怯天下事安得不日送壞不如當軸儘行其伎諸撫盡用我輩人庶幾救得一半晉豫接壤晉用鹿友已覺息肩豫用仁丈豈不更爲衽席乎餘勿深言只得岳武穆不受錢一節不伯公便可作興鼓舞皆在其中此豈難爲仁

夫立百年左券者哉正當疾驅入境打併精神  
恰如樂于自見者頭緒漸得百凡簡易人情浹  
洽撫鎮和調自兵興來人皆推左帥之能爲賊  
所畏爲民所愛近見張撫臺塘報亦疊疊言之  
此亦省力一端也若開封城中士夫具有邊才  
分量者無如張子襄今雖在京相聞亦必開懷  
以待如前年虜警捐助五千往庚午冬杪弟在  
其家北信訛傳甚急藩臬遮商城守之計渠遂  
慨任東門一帶是有城最煩最劇之地同事者  
皆尤之渠奮然不顧家固素封如此擔任亦難  
相聞問卽舉弟語贊之自當遜心此兄見解姑  
且別論若卿紳倚伏無如之矣 周藩世子素  
有賢聲近鄴仙封差到彼亦云不謂近日多所  
舉動與子襄懃親可籍調和河北賢士夫仁丈  
往爲彼中名令君自應悉之據弟所知史郎公  
不但清節可敬度量經紀亦自勝人往年兵燹  
時曾有兩札見貽頗聞靖亂功弟有報札奉寄  
倘軍旅閒暇時可致也李元玉作記室甚爲得

廣齋

卷九

二

八豫地有毛葫蘆兵往聞可用近來奏疏不言  
兵以地利爲上未必不勝客兵到彼想當經紀  
之中州人士舊有考蕪張林宗太學阮太冲阮  
負經濟學可訪張與弟齊年矣骯髒自放于詩  
酒然名家故爲地方所重暇時稍存之亦足資  
于無用之用流賊伐謀清奸細第一張虛聲太  
之大率養成恣行正是太畏賊耳以仁丈平日  
清心宿望再加振刷壁壘旌旗自當改色賊不  
足平也祝祝

廣齋

卷九

七

寄方孩未同年

蓋代名人幸附蘭籍而面晤苦難辛酉冬駕將  
出關弟固在京邸也現聞蓼洲時時約晤竟不  
果戊辰春駕方還里弟亦在京邸也正走价奉  
候先一日知己就途浮沉迄今不啻幾滄桑幾  
幻泡矣兩人仍未識面也每子佩謁時聞念衰  
踪甚悉卽子佩亦不知未識面耳兒孫就試金  
陵臨時雖曾言及尚未付數行也家報來乃云  
居停相近幸獲奉清光而仁丈所以教誨提携

甚至乃知雲天高遠定不以蹙蹙見外矣吾城  
運丁百六世道歲在龍蛇鉅人連舉目無徒  
弟更自有家戚先容一八十從兄七日前家兄  
忽爾長夜拮据棺衾幸先期不至倉卒弟皮骨  
僅存生趣盡矣種種欲傾百萬斛此時已俱  
不及一札併寸心在左右耳兒孫場畢當晚呼  
歸有報音先期付之

答孫封翁

不肖與令郎異姓骨肉近日變出非常以平生

廣齊

卷九

忠孝之人幾至兩無所成私心痛之惜之初刻  
不殊後歟賊中如台教所慮真某手口俱瘖與  
諸粗具眼目之人往復再三者也貴縣公枉顧  
逢人誦老伯教札慷慨激烈知達人家訓固自  
不同則知利害生歟之間亦能自遣摠之上不  
負 國家下不負家庭或全或否則曰有命真  
無可奈何者耳令孫北行某教之取道中州以  
避東省不知始末之怨毒相機城外以防緝事  
故作條目之風波此皆仰體遠懷以候 天定

不知究竟何如也 聖明于東事似有默鑒然  
不勝謠喙之多復爭銷算之急邱報邊情嚴禁  
傳聞獄事頗深朋誼且爲心懸天倫何啻指齧  
若靜觀有素常嘶鳴而不變聞雷霆而不驚斯  
不能不爲豫慰已疏揚塘報兩種分刻極爲有  
見一一領到遇明眼卽爲公之詩箋瑣瑣殊不  
足言聞彌觴時毫無所受故不敢套賀聊盡芹  
祝茲承大貺此時豈受賜長者之時第粲出力  
耕布從家織餅食品敢不登拜外有薄候當專  
自廣齊

卷九

四

寄兵垣朱令申

兩接寄書一馮一申因有撫臺差人之便承詢  
俱具復矣弟所寄者有文啓美一札中惟謝參  
惠併言宅上與汪氏小言不足煩尊翁鄭重餘  
無他及計亦未到後寄冀東黃兄子羽一札應  
薦來京奉托科中林先祖贈官全疏最爲切囑  
渠是尚望兄妹壻決不浮沉者亦湛翁密交也

撫差復申言之想久厓台覽矣往來非極托不  
敢盡言此特附專翁家報中又寄令弟用晦可  
無所避此間與文姚二老同心者止九一內弟  
耳丁艱復不時入正人孤危妹以仁兄爲念近  
疏持確論得大體所薦兩公詢朝野屬意末二  
段更切時弊同省維楊公更折五鹿之角總之  
距脫未能殷憂正未艾也湛老遺疏先時亦經  
斟酌既遲則斷不可出矣偃月毒螫每借擬票  
尙詰問疏既久淹今成誰手何以仰對正可畱

自廣濟

卷九

五

爲後着弟前云迫于時忌不敢自居輔臣所以  
到家無恭慰疏臨終無計聞疏一段孤憤憂  
天無所洩之儘可供昌言摹擬便子姓陳乞顧  
今時未可耳邱錄不在急急也高明以爲何如  
種種俟楊維斗到京再理衷語茲不具陳

荅侍御李灌

昨承過見訪時室以治流賊爲急着最愜鄙心  
至欲明彼流之義而我以止勝之發人未發但  
止須屯兵分屯則力單併屯則多漏審其要害

酌其緩急此不可不詳也如楚黃如皖鳳迫賊  
出路急矣然或襟江或帶漢俱以三面自固一  
面待賊猶易辦也最難莫如豫弟曾經其地如  
歸開如睢杞處處沿黃而非其所渡皆從商洛  
山中隱見出沒出則蹂躪四逞沒則仍歸山寨  
此中無險可據無隘可扼爲朝廷根本慮固  
急爲陵寢桑梓憂尤急者也陳中丞原非長  
駕遠馭之才而一味清真事不避難無出其右  
卽前此賊騎南下淮撫失和失沛豫獨無大損  
自廣濟

卷九

六

失亦多哉殺非止尾追往事可見矣今報焚掠  
朱僊鎮有之竊謂此適去適來之賊或非其大  
股也蓋朱僊于省城最近而于山口尚遲必不  
能久駐者也門下既究心賊勢保豫一着似不  
可緩此豈爲中丞身計哉更有慨于朝廷所  
急者廉吏然廉郡縣終不如廉監司廉監司終  
不如廉撫按卽以身親目視驗之往已已冬虜  
警戒嚴蘇城光景何如也紛紛調遣紛紛搜括  
凡撫臺稍有舉動人必曰此當囊金幾千斤矣



此當賣餉幾千石矣以口語口以耳傳耳蠢蠢思亂不知何如情形而此番軍民如不知有虜警有興發者只緣撫公廉因得監司郡縣廉舉動皆不疑之間豫中人情亦如此此當事不可不存此一段苦衷而言事不可不表此一段公論也門下以爲何如若撫賊一途 廟堂必當稍寬文法封疆必當細酌便安大約受撫有二必我威德能制其威命必彼時勢有極其窘迫今聞閩賊生擒于陝撫滿天星受撫于總督意

自廣齊

卷九

二

者殆其時乎昨見教云原公傑撫法大妙大妙然聚諸不逞一方亦非易事此僕所云 廟堂必稍寬文法封疆必細酌便安者也提出廉撫一段鄙意甚爲緊要蓋錢糧俱撫院自出與按院又不同耳若 朝廷可憂之事無大于望饒息訖京師五方所聚此輩相牽相引得志既是戈矛失路卽爲如細憂之慮之不幸出自同鄉開口便生異論門下須熟察深計之也又制舉一途令人自首一經最爲束縛英雄之具今爲

小人素壞已極南臺不知何見又題三場後此較射技一途儀曹更無斟酌覆于三年後舉行幸省中出疏商之實駁之也今得 旨下部議矣亦長慮者所當留心也老鄙無足採擇承問偶盡所見勿笑

### 與顧民服昌化

弟南歸乃甚適看今時勢官不如士適大不如小適內不如外適七尺如故三寸猶存亦安往而不得哉病體最難解后異人服大藥歸途無

自廣齊

卷九

二

苦今漸能損參日服人乳一甌爲費固足辦耳歸治園閒徑肩輿遂達敵神界大減送迎秋涼當作園記奉覽先此相聞客來見弟質當冗冗欲以三金換盆蘭弟謂今質當償諸匠作皆是去肉留竹生活奈何議及此哉相與一笑園門顏曰泌園信乎泌之樂饑也郅中晤一同袍是賢治人弟問令君何如云甚執不肯做情我輩理講亦不甚聽却捺守極潔弟謝曰王臣此敝親家渠札來云人情甚好一二鄉紳孝廉俱平

易自守未嘗以瑣事相強似甚相安渠遂甚稱  
令君之美且云我輩原無奢望不敢怨令君也  
弟此對可謂善辭兄府君將上青雲不容論地  
下事耶姚太史丁艱後復被彈削奪不使乃堂  
生值此可謂歿存無憾此時默容亦艱獨老周  
慷慨論說常恐不與黨人爲耻自是男子事當  
今出處定關氣運一人一家禍福猶其小者言  
及可爲太息令君爲德一方自好爲之餘不

一

月廣齊 卷本  
答婁子柔先生

泛舟談讌甚快此君有紀事之什併刻集見投  
弟亦報之四解錄別紙請政先夜園蔬倉卒不  
能致飽前兩日治生丈過我亦然接東知苜蓿  
齋中美饌不免河魚乃知弟供是一服平胃散  
也堂扁捧慰無量方此兄作書郵矣再省別論  
吾丈鄰比者尚不能弄市南之九弟杜門者又  
安能飛聊城之矢凡在相知俱同此戒諸屬可  
否者作事惟恐吾輩知之竟無可展力奈何交

際常儀苦不敢領以丈介勉拜芥弟亦報文  
太史行書二幅此兄臺臺雅士知丈不漫爲曹  
丘耳便次謝後不盡

寄陳眉公先生

奉違道範忽已數年中記辛壬間忽枉尊駕是  
時偶在山中比歸而踪僊錫相距信宿問耳每  
對去客先生屈指微墨在望鄰架非遐而慵累  
懣人不得時相造語脉脉之懷與日俱長矣某  
向奉杖屨修焉成翁淨綠世福兩無所據至于  
名山本等亦復茫然盛孝章之慨豈徒爲年少  
輩發耶向來非公不見猶餘公見一途今則東  
影匿踪有來無往然姓各偶見物色上名賢祠  
議以明本懷其有當當事與否固不計也乃答  
書有搜未盡孤忠等語意將謂激揚之任非止  
一郡除生存外必廣羅以供采擇某既安閉戶  
之拙安敢希隔垣之知凡雲間一路願以質之  
先生且當路意也刻日候報須之旬內敬遣一  
介奉達不拘仕不仕凡可備易名崇俎豆者一

一教之稍括事蹟便于措詞尤所望也拙議一冊呈正又家刻世集一部巨細筆十枝新刻二冊併上次子長孫學雖未成亦通家望鞭策至手某之自處已在按揭末尾先生自當笑而領之矣

爲陳祠與姚兄弟書

僕衰廢之人毫無所與於風教事顧事有關昆仲者不敢不以告也陳氏廢祠外論藉藉因是下輿至親前特語嘿消之不謂遂至具呈呈報有投刺於僕者亦未晤素亦非往還也抄錄碑刻一冊度齋頭未暇偶一日閱之直道公大節班班記載素悉不論獨其兩世先人爲祠墓計者可謂諄切倍常矣世人有所不快借言生靈亦多若以尋常家廟遷徙僑寄奉主別往漫言廢祠云云則誠無謂今祖宗周計費盡血誠如此無萬不獲已事而忽以與人將斬其桷夷其趾今後來不可別識誰非子孫誰無祖宗能不肅然傷心乎兩足下前語及此大是感動獨以

令表弟少不更事稍爲宛轉之詞僕正謂情係至戚故懇懇告語不欲終累少年且不欲謗及兩足下也如謂此自是陳氏事無與于姚何昆玉前見語云令尊公在家決不應有此耶或欲竟問之買者亦自有說彼非有生殺人之勢如逆祠之不得不讓也亦非比鄰逼處圖謀蠶食之也成言要挾更常別問之居其間者倘槩以蘇長公高謫望之人人足下爲不達于論矣倘有之游魂無寄睚睨之靈爽赫然能爲厲也亦其悔諸足下中表懇切故獨動以至情而不及官府理法之竟若他有繆巧可塞群從口者不敢與知可知者存祠謝過而已舍此而飾詞別建是尋常家廟奉主之事非所格于此也昨兩陳叔侄見顧僕病未面忝屬戚末不勸人存祠勸人廢祠乎素疾借題生議之人特反覆祠記始末不禁勃勃又爲兩足下不容不饒舌至此不復繕錄者終欲嘿消之母使滋爲風教樹幟也

答同人議祠事書

諸兄陳誼甚嚴長箋見屬反覆思之此舉但憑衆爲之不必見異同存形迹也然得諸兄見示亦足發僕之藏請略言之夫祠官祀典之祀與人心偶有觸發釀資禱禳之祀不同諸兄之爲此言也謂此五人者心雖赴義事出不經且居址相近親見其椎埋屠狗之倫市井閭巷之俠生平無足比數而今于衆人屬目之地肖像而尸祝之以爲近于不雅又有深心焉差其等而

自廣濟

卷之九

三

下之更稽其弊而防之且將爲博徒爲猾魁藉口過其祠而侈談曰此某某故吾同儕也好事無識之人喜相騰說不風自波長此安窮後或引類呼朋犯上無忌不惟有累于生人併以貽訕于死者爲此遠慮却顧倡爲防微杜漸之論諸兄所見豈不然乎然所值有掀天番地之變亦不期有蹈水赴火之人當逆奄勢成時廟社之不移一髮耳恨士氣之都燬幸人心之不死上天特生忠介履正順命以砥其狂瀾于

以激未灰之人心而五人與百餘人亦稟天之餘威斬頭陷胃以伸其氣是五人不必問其何名何氏直天生之以寒逆奄之鬼者也迄今過奄廟之遺址停舟弛擔傾盼嘆息謂舉世婦人而彼獨男子舉世皆木石皆醜厲而彼獨人不知創多少款媚之面皮開多少憑弔之心胸吳罔卿先生贖之瘞之同心者碑之垣之樹之而後議祠之且題之曰五人自有深意願諸兄勿見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抑幸發疑者在諸兄

自廣濟

卷之九

四

而僕得畢吐其藏又得解于觀聽之疑如前所列云云也且諸兄不聞宋元之往事耶秦檜殺岳武穆施全挾刃行刺幾中之輿上考亭謂宋三百年正氣獨于施全身上發出阿合馬悞君殺良斂怨萬狀千尸王著持錐錐殺之就誅字羅白其冤卒殲馬族今五人在三千里外雖不能如前兩人之快而當時逆奄聞之亦色戰不怡數日大事之不興孰有過於施全王著者然未有聞而追議之也諸兄必曰吾未嘗不遵其

事但不欲崇其人且未聞宋元列之祀典也是不然偶然題作木石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如前所云祀于鄉祀于邑醴賽禱禳之地又何從追問之乎又不獨此也先我明靖難時遜國諸賢皆已列祀典獨京公祠稍後直至崇禎初年其鄉之官于南者議祠方正學祠旁祠之後以行刺事不典議別使其鄉人祀而不領祠官諸兄謂春秋官祠之不典議或可存無容慮也且此五人者特鄉之賢士大夫贖之瘞之碑之垣

自廣齊

卷之九

三

之樹之且祠之而姓名尚未聞于朝但一見杜給事疏中未經昭雪尚爲缺事然僕猶以爲緩着者蓋五人直天使之不惟其人惟其事不足深爲詳覈也至于忠介廡間之說前亦有云總非大典所關若撤罪人之屋爲廡辱甚擬甚即諸兄亦知其不然矣

寄方孩未侍御

歲暮趙旭甫歸得年翁手札聞留飯贈費所以照拂故交延擡後進則有餘矣空囊周旋得無

累乎北信歲杪盛傳此間尚未得本末弟因錢職方歸稍聞一二然亦不能詳也前承賜幾灰尊刻閑中把玩不能已已論禪一則想得力甚深不然處生死關頭舉筆亦不能如此輕鬆直捷也敝邵頂目師法門龍象年翁自具法眼水乳契投原非絲弟渠有族家在牛首將就省視奉陪種種乞加意護持恐座下緇白盈千資糧多費方便應仗宰官弟每謂吾輩交與涇渭自當分明若佛家廣大不妨恩讐平等新尚作攝

自廣齊

卷之九

三

山伽藍見有故事年翁聞此亦當掀髯一笑矣諸侯子潔彥兼到日再悉范異翁原氣味諸公一脈併乞叱名致意頂師想携殿冊署書乞大筆萬萬

與同事侯沈諸兄告孫氏分產書

昨面奉老伯母速爲均分之語一明秋翁老伯殖生之有道一表初陽仁兄祿養之無餘值親交之適聚作公平之永圖甚苦心也至王紹隱丈出去年八月中秋秋翁分引一紙則細目未

開大紱已定中間惓惓于家孫之侍奉而不欲  
居偏厚之名斯時正當全盛意尚如此自後忽  
丁大故更可知矣不肖輩本不願與人家事然  
于登堂拜母之時忽承杖淚訴衷之語探之輿  
論安能恣然大約孫氏之貲皆爲秋翁之創初  
陽方仕何難讓肥奇禍洊攬自難偏瘁況乃公  
治生艱苦拓茲尺寸者亦虛虛縉紳之藉厥子  
忍死銷筭不致賠累者則寔寔血肉之貽今次  
公欲擅千金既經直告冢孫願讓數鎰亦已婉  
自贖齊

卷之九

三

陳不肖輩雅欲成人之美又不欲拂人之性倘  
能盡出原籍何妨明爲割讓所當請之伯母告  
于先靈祖孫自可神孚子母無難券責若捷收  
者尚在匿不匿之間則外索者定有還不還之  
異經手之僕如朱昌李金或歸之冢嗣使有所  
憑或聽之堂前俟其終事度亦情理之宜然所  
當併請之伯母者也若夫擔突之狀幸次公之  
自懲號咷之聲賴諸甥之掩口則老母之不忍  
盡弔客之不忍聞不必頌言之矣嗟乎累世德

門一朝重禍苟藉祖父之蔭以了父逝更憑祖  
母之分以終母養孤筑自立益徵清白之傳敦  
睦相安無滋垂泚之口豈惟孫氏之福蓋亦親  
交之慶不能無重望於主分者也達人先見豫  
爲囑付紹隱寔有不可辭之責寧得爲嫌怨之  
避哉謹告

壬申秋初陽喪過吳門余以病不能出哭約  
是冬抵江東行中年伯秋翁數爲期約治具  
以待居隔黃浦殊險病屢愆期其至戚沈彥

贖齊

卷之九

六

深侯豫瞻雍瞻皆約余過縣同往秋翁望之  
不至對乃孫曰張年伯此時不至是不來矣  
乃孫曰張交情厚倘妻關伏哭者不可知今  
必來無疑翁曰吾欲閉關不可以待遂入關  
不見一客十一月 日余至縣聞信擬次  
日入鄉夜宿豫瞻齋昧爽沈君叩門曰秋翁  
昨日已逝諸孫致意張年伯素知初陽無家  
秋翁善治生子母錢積可數千金次公者父  
子間十年不見哭歿後乘乃孫治喪盡取其

籍弗肯出事將奈何余與縣公善先遣役持  
帖鎮撫之後與三君行弔年伯母出見客泣  
訴所繇以得籍乃可均分而親相視以爲難  
余與三君立數之不應別至舟中數有通言  
者爲徐君沈君皆初陽壻最後得傳君傳乃  
次公壻知大義余傍徨不寐草此書傳持謂  
其岳曰此諸君書言然不出籍不開船也乃  
夜出籍與王君剖分之早入別成禮而出傳  
名凝之舉癸酉科余爲交游經紀身後如有  
天數每爲後死禦侮若此者屢矣倘先期赴  
弔喪秋翁具自不能飽然何能再駕與孫氏  
了此未完哉 戊寅冬偉識

與韓鼎元札

與兄迥隔雲泥然欽遲之念固未敢後也頃晝  
錦道吳弟正臥病魏塘爾來數值否剝匪貧伊  
憊殊不足爲相知言不審兄亦念及否世路風  
波同舟敵國喻毗之徒從而傳其溢詞卽失路  
如弟尚不免爲人贊儀何況玉堂貴客高明忌

雖談弟不揣以兄事之年過蒙折節又不能以  
前意之待自詭掃門熱腸冷面非從容把臂固  
不能盡其十一也往年濫落京邸非湯宗師之  
市骨不見收非吾兄之吹枯不見信拊心悼嘆  
寧寐忘之蹉跎以來鱗鴻莫寄念此日令人耿  
耿耳弟以家況彌惡決意出門北道主人強半  
請告然背城之計不得不爾稍措資斧九日遂  
行小史歸云已得間見兄兄冗中頗辱問訊余  
此事于兄別有私感雲泥在念顧未知歲寒何  
如耳東裝寄力不及更令起居將命甚慙無所  
可問努力故人息有千秋之業奮爲一德之朋  
堅舟順風何所不可如弟髮短心長日暮途遠  
聊足憫也何以教之後晤未期願言悵悵

卷之九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十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薦故吏部蓼洲周公疏

伏以天道無往不復坐看變閱滄桑人心有夢  
必伸寧忍悲淪墓艸沾聖恩于再造信佛力之  
可憑特叩慈航祈登善果竊見故官吏部員外  
郎今贈太常卿諡忠介公周順昌矢心正直砥  
節廉貞潔一身以服東西南北之心拚九死而  
扶元會運世之氣屬國靈之板蕩盡善類而  
自廣齋 卷一  
連首犯兇鋒者既駢儻以爲後規旁觀烈焰者  
獨奮登而爲先繼如許婚仗義之舉悉逢闕獻  
媚之資盡人知枉而噤莫能言舉世若狂而恬  
不爲怪靡顧天人之怨怒恣行水火之驅除豺  
虎當關狹狹塞路以爾掀山攪海之日忽逢風  
清旭朗之期沉魂滯魄淹不三年錄後褒前責  
斯一旦此蓋天生聖人以造世安能世際維新  
以燕天者哉故知片露遍敷非緣相物然而枯  
條灑潤敢忘能仁等所以適當改火之三特

薦化碧之一者也入念昌利根宿具白業時修  
瞻禮每歷夫琳宮壘壘無間于香積心直而居  
之以厚節貞而劑之以平正必裁中廉能好施  
量夫才誠之合卜其來去之因卽此龍樹菴門  
再加雲棲題額揮毫楚楚料非散亂恐怖之心  
矚目亭亭那知造次顛沛之筆而乃成于就逮  
之項足徵寄意之微諒當拾級蓮臺沿津淨土  
者矣偉等寰中特契物外同盟追惟祈報之百  
千無過懺除之萬一騎箕馭尾猶非忠義竿頭  
自廣齋 卷二  
刻像圖形終是名賢註脚尚乘覆盆之照亟爲  
舍筏之登四部籤函式證明其取適六時鐘磬  
聊接引于西來

爲徐仲容生辰懺病疏

竊以病惟禱五記列士儀壽喜咸三詩稱朋益  
計欲增茲來算莫如懺彼往因代禮覺王同歸  
慈父伏爲弟子徐淵毓華卿貳潯美孝廉稟清  
風皎月之襟具流水停山之識道希弘長念匪  
摧殘程槩似憐于幽表微孰云無過蓋潤生小



泰即伐性滋多況乎凶禍薦臻以至伶俜獨任  
七情所中既不免天刑之拘五濁之侵又寧無  
人道之患凡此多方構造悉宜當下消除若其  
末法深憎猶復勤施不替留此通人于震旦堪  
作居士之靈光而抱疾經時投圭罔效非微寶  
後易濟危梁且當五旬服政之年適屆九秋誕  
生之節桑蓬揮戶克問祇見諸姻來翁盈樽登  
高能少阿士川是病以知非常藥祝將善禱代  
觴偉等剖脇論知炙膚分痛弦明直道非關膠

日廣齋

卷一

三

四

漆之和木保歲寒無取英葩之薦度于情而難  
已準之禮而庶幾敬擇精廬虔申梵誦謹涓某  
日云云伏願以斯功德就彼因緣大轉法輪堅  
培善種舊者日亡日去許唱渭歌來者日永日  
增應齊華祝上穹悔禍下土投誠得年即引年  
之符係命為續命之縷心擬西方共樂名標南  
極俱大

伏願

伏願

皈依之自悔深書餅竿嘆觸藩念駿渴起日增  
淨因有眼鏡心望道仗般若與度世之思冥行  
迷津背昆黎為墮坑之業勉持五戒猶縱六邪  
惟夢徵之兆祥投誠懺懺舊習緣之屢障改念  
造新永炭交中進退維谷以茲衆勞致此不祥  
雖在轉仄之餘終切護持之望痛更宿罪冀保  
寸陰精擇僧寮重祈善果謹涓某日云云伏願  
懺後加精進力除恐怖心念身意如無舵之舟  
風檣轉泊思佛法作護燈之籠燭泪可收頃不

日廣齋

卷一

四

四

造微漸先從滅渴心難盡終不登嬰童季女之  
牀腥味未除約不外自歟鳥殘之類倘大期之  
未屆誓護法之有人指白水而旌言律無再破  
設恆沙而告信天不可欺片願有渝萬劫難贖  
謹疏

為長兄七十誦經燃燈保佑疏

竊惟人于降生之初皆慈親臨難之日故生辰  
每戒夫宴設然倫誼莫重于祝釐况七齡風號  
古稀必三飯庶幾善祥伏為胞兄某今年七十

歲係吳江縣文學嫂陳氏少二歲濬山親族獨  
子梓縣學生勤勞供職殷殷弄孫之慶懸懸應  
試之祥百責總係兄之當身諸福一惟天之嘿  
相繡梓妙法蓮經特酬母恩柔刻越溪世集力  
完父志蓼莪我疾念不受子弟之奉觴艸木忘年  
併謝親知之刺賀雖兄意之甚定在弟情以何  
安惟焚香茹素以致祈兼遶壇誦經而望佑四  
瑞寺包涵靈異為不漏之因九華燈洞照虛  
空可稱無縫之果即涓誕日用啓道場延其僧  
目廣齊 宋一 五

等誦某經夜點增燈云云伏願以此功德廻向  
慈悲心心俱淨祖功宗德一時現前念念從真  
父骨母肉百齡如在是申在原之分不墮隨俗  
之情

### 燕臺社引

原夫同方本乎儒行兆吉徵之相術故締合簪  
之交必濟拔茅之會況大地來冀粵時聚京畿  
將焚舟以利宿學而預慶人懷旗鼓之志  
定擬登壇家修聖說之奇能忘居肆吾黨年若

調比氣偶聲求或成刺虎于折檻或奮食牛于  
剪鬣不遠千里正為一鳴相彼鳥聲警切無虞  
寡助鑒茲醢毒宴安可負于壯遊是用要以神  
明申之功令有始有卒勿二勿三以參解而見  
天心以妙熟而乘造化功與青帝效證白藏花  
發長安選勝命王孫之駕波濤大釣垂公  
子之竿然後酌金莖而潤肺腸抽石室而窺著  
作豈不快哉嗟乎乘車必下何假鷄犬之盟論  
行結交先審龍蛇之分雖因文會實望義劇滋

目廣齊

宋一

六

他族以敗羣戒從今始作無益而害馬爵不爾  
私請視載書有如皎日

書經社引 為徐仲容作

蓋聞伐木之求爰聲喬遷斯應拔茅之偕同志  
小往則亨故知道在師資抑且學繇文會昔人  
所以就正于先醒竭蹶于後武者豈其微哉况  
乎地稱錯壤均為文獻之區經有專門獨負典  
刑之望有若斗墟風推材藪明典應制屢見標  
簡孔壁遺言時聞琴瑟可以河潤九里寧止光

照十乘于今作者益復斐然而其辱接矜裾得  
借臭味南方之學愧未損其英華北海之觀竊  
庶窺于涯涘用是敬問盟首式埃教音既歷塊  
以知材願居肆而成事凡我同好無或罔終嗟  
乎技藝布鼓小巫自覺其傍徨鑄可祥金大冶  
肯遺於模范富申警而時鞭其後斯誌飭而無  
敗于羣賢行卷以登龍門不啻簡書之畏狎齊  
盟而執牛耳尚微旗鼓之榮賦約數條輒列左  
地

自廣齋

卷一

六

易經遙會引

張子曰經學之不絕也綿綿連連殆哉迷孔曾  
之言並列爲十三而令甲獨抽之爲書故先朝  
曾不得與六者等今學士倍屣醞釀其中前非  
軒此輕彼母亦使人分重任而見專門也然語  
有之千人之衆無絕梁三家之市有廢功夫書  
盡青衿而習焉各出新意以媚明時幾于移步  
換形也又奚怪五其人三其工語稍軼于馴而  
意不加于故是謂書變而經不必變是何言與

一旦王逸季氏造余而稱云經學之幾于絕也  
我知之矣高者涉水而獵求澤于丰容形似之  
間而見爲已足以悅人卑者盈帙而模之按圖  
而索之以便臨試之夙構夫不探解而務悅人  
是面襲也不求勝而取便事是積弱也弱積無  
章面襲相欺欺以無章其可若何余曰子無然  
子不自維而思華俗哉始子執鬼中而以書之  
行素號于四方四方誰不雀然應者今子亦嘗  
以經號乎且子之爲經董令標英歸丞扶微雅  
專門者又倍屣醞釀于他經子曷不以行素之  
號號之四方寧無闕芳爭妍亦幾于移步換形  
也者逸季諾而謀諸黃貞甫氏削牘以訂同志  
因問盟首于余余以業春秋也不得婆娑一隊  
然聞經學之有興衰忻忻焉作而進曰余經固  
聖人之刑書也同志中有不恪者請以余經爲  
諸君之惠文可乎禡約計條若干

題修瑞光寺八殿募冊

吾郡自芥菴居士歿而傾筐倒篋破大怪囊以

倡財施者無其人矣自現間居士歿而建鼓振  
鈴運如掇筆以廣法施者無其人矣乃不得已  
而問施于泌園叟夫叟之不能爲有無審矣又  
懶惰無匹素冊滿架黃紙盈牀塵封蠹蝕間有  
亮而索去者然非所論于瑞光也更非所論于  
今日之瑞光頂目徹禪師登座時也請就師嘗  
身與郡城諸山名宿比絮言之可乎射齋以南  
楓橋而北有招提翼然出于路隅林端者王路  
菴也其初已夷爲荒丘廢隴乃募建心光師之  
日廣齊 卷十 光  
手入城屈城之西南國陽勝地費舍德鄰右出  
橫施乃瞻麗剎踰舊數倍至無隙地容學徒者  
爲報國寺茂林師主之出西郊軼橫塘西南極  
水陸之盡堯峰下院踞焉夫非湛川師之鼎建  
與稍折西北行則鄧尉蔚然三萬六千頃之茫  
茫收數螺髻之足有光萬峰祖師道場主其事  
者三峰師也夫此數師證地或教或宗或解或  
行吾不能知然蓋山之闢境也咸云天造地設  
諸宿之開山也亦疑神運鬼輸況乎四瑞名藍

已垂舊蹟七佛傑閣更立新模竺道人竭精委  
去撒手不掛一絲頂和尚勤請徐來繞足常盈  
千眾其于營建修葺豈不易易者哉且機緣非  
偶然也方道人之圖弛擔也卜之伽藍韋馱經  
宿德教人不兆獨頂師兆頂師實三峰高足圓  
寂時邀嗣鄧尉法席振錫行有期矣無論此方  
攀戀必不能捨卽山中穆卜差肩一大弟子亦  
已協吉似師偏與瑞光有緣者目今宰堵坡金  
碧輝煌已臻無縫果而毘盧殿黑白剝剝猶爲  
日廣齊 卷十 光  
有漏因夫豈師之所能安亦豈宰官居士大衆  
勤勤迎請師意耶此常住弘緣等所以及時募  
修而余爲申其說如此若余之不能爲王姚兩  
居士而財施法施原不取重居士也固不待言  
矣

題瑞光寺箋璠交代冊

昔程伯子過方山定林寺偶見衆僧入堂周旋  
濟濟一坐一起並率清規嘆曰三代禮樂盡在  
此矣護法居士爲美談然惟叢林爲然若

夫分房住寺者長子孫營資糧不暇何暇凜三  
宿之防嚴六時之課哉吾蘇城南名利首稱瑞  
光中存四瑞舊蹟止別載 皇明御製詩篇所  
當尊崇修緝無有倫比通年頽廢凋殘見者頗  
深劫灰之嘆止隱房僧竺璠淨公矢志重興于  
大殿後册建七佛崇閣既吉之日卽向伽藍前  
焚香虔祝願此處永爲十方常住斷不以嗣裔  
相禪間工就緒穆卜得今頂目大師弘開法席  
盡籍數十年來手口拮据金碧像設及一切地  
畝什物之具列單交割訂遞來賢德授受之際  
勿得爽誤蓋其意誠廣其志誠堅而其中之毫  
無吝惜係總誠足嘉也頂師受托未幾緇白同  
歸位下徒衆尋常數百人節次興建前後幾十  
處雖其得法淵源乘流信嚮原自絕類離倫而  
舊舍荒度之功所自不可誣矣淨公更爲遠慮  
持交冊屬余題數語且曰將勒貞珉而堅之使  
異日爲非隱者毋得渝此約也嗟乎伯子  
所嘆特其儀與規耳若深察叢林授受之意及

自廣齊

卷一

二

四

創始者之不自私利也視夫居官戀官居家戀  
家畢世爲兒孫馬牛輩動色浩嘆又何如哉

題瑞光重修疏

吳城瑞光增修于崇禎庚午八月爲募疏者現  
聞居士姚也重修于崇禎甲戌八月申現聞之  
意而爲分募疏者乾三居士管也癸酉六月風  
變新繕相輪墮陷焉限有二義魏文帝構凌雲臺  
先秤衆木輕重乃無錙銖相負揭隨風搖動終  
無傾墜子明帝懼其勢危別以大木支之臺卽

自廣齊

卷十

五

四

傾壞今銅盤至頂比舊加尋先民規式具有深  
意不可增損此其一已唐玄宗將幸東都太廟  
四室壞頗疑行止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  
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人以爲諛而  
其言確自存矣今瑞光增心自宋迄今又沙杉  
非堅木上頂時竊竊疑之輪加重而木不加新  
又其一已夫古德瑞像鑄鐘不憚再三至於畢  
生易世究完勝業願主僧竺公暨二三同承勉  
之併四方居士共成之也且大江楠木應期而

至又緇素約勅比舊正等母高尺寸務使輪木  
相配以爲永永之計兩居士婆心所爲大募分  
募者耶若夫借青烏家言作難端者請以人事  
折之瑞光在城丁維從來號文筆峰修後科名  
何如隕次科名何如文章品格要在自立原不  
關人數多少然相距三四年間用世俗耳目對  
較則已瞭然語云法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堅不  
退轉心定有天龍鬼神護持無俟余輩嘵嘵矣

題南禪寺鐘樓募疏

南禪寺鐘樓募說成於癸酉之端午大學士文  
先生筆也重建南禪寺鐘樓序成于癸酉之中  
秋大司成陳先生筆也怪風拔木走石卽在是  
年之六月念有五日募說成時尚未有此異故  
疏中盛言瑞光浮圖煥然重整而深歎鐘樓之  
不配序成業經其異矣詫四柱獨存謂護呵有  
靈因自爲區畫逆料成之匪難而豫爲重建之  
序嗟乎孰知鐘樓之迄今未就也孰知瑞光浮  
圖新修相輪飛陷幾無餘剩更募更修二年間

巍煥有加而鐘樓迄未興工也豈非各有其時  
哉夫南禪南止與北寺爲一龍取像角尾東西  
與瑞光爲二獸作配吟嘯說言之矣玄妙觀殿  
工以減殊死成胥關之雙祠間關之譙樓以免  
胥靡成序言之矣是鐘樓之不窅不建與建之  
不容諉于難成無備兩文者余又何言載讀東  
部陸公疏云萬曆壬子小小修葺鐘鳴數月是  
科秋闈得人獨盛今姓氏具在人重科名耶抑  
科名重人也斯言不誣當更有躍躍于利鈍廢  
興外者當事明公崇文重誼樓之建也意者其  
在斯時乎其在斯時乎

題上方修增疏

今天下招提宰堵波所據名山勝地遍震且不  
可枚數若石湖上方夙以福德神著不以大土  
變現著也雖然神非藉佛力烏能久著無數哉  
火宅之蓮花穢土之如來所從來久遠故凡威  
靈顯赫之地多以箇守之以相輪舍利鎮之如  
上方其較然者矣入山門前爲大士殿後爲寶

增而神祠居其中犧牲楮帛之供走神祠不絕  
置增院廢圯不問非厥初營建意也僧西印居  
大士殿傍依律衣水田飯伊蒲習梵貝威儀目  
覩增之將圯慨然募修之乞大學士文公題倡  
焉余世家越溪與茲山爲隣身遷胥關之陽時  
登姑蘇臺從雉堞間見畫船簫鼓淩淩樂神望  
橫塘而發也則無不往上方賽禱者倘知馮氏  
所從來以犧牲楮帛之資捐十一爲修增費安  
知不以楞伽爲普陀華髮石湖爲海若軍持乎  
自廣齊 卷十

痛哉余之題此冊也家兄孟舒居士紹明家  
學凡復故居刻世集皆拮据爲之小序載節  
衣縮食之餘信而有徵矣更皈依淨土猛作  
有爲功德首復南濠石佛古刹爲外祖袁學  
憲儼先世廢寺緣起析產之半嗣種種檀施

未能殫述忽丁卯春修祖墓陳灣舉頭感上  
方寺增之圯特訪僧問故僧對心亦願修苦  
無爲首倡者兄慨然任之時年七十矣酷暑  
中往來經營謀于瑞光僧竺公竺公脩寺增  
著美聲約計無舛度上方工典可四百金  
也赤手以僧搜求六十金傾囊給三之一刻  
日架搭估客從僧索值不休兄素重然諾病  
從此亟遂爲一不了心期偉念終事有其舉  
之莫敢廢焉且家世越溪凡行春橋吳山寺  
自廣齊 卷十

題虎丘法堂募緣疏

叢林遍大地俱建建虎丘叢林與遍大地叢林  
是同是異募僧問疏居士居士曰叢林不異以  
虎丘募建則微有異者余聞之東坡老人也施  
以樂愛大地總同而勸施廣州資福獨以愧懼

兩情今勸施吾蘇虎丘亦合以欣厭二境夫入  
當其歡醉會之時若酒闌樂闋之後其異乎否  
也意有所欣洵洵拳拳始將不及而至于肅應  
過疲杯盤逾量濃醴厚味興寄皆非所屬予予  
旁皇霜天荳汁渴嗜遂勝於醍醐此亦情境之  
所必然已今夫虎丘去蘇城不六七里山無高  
巖邃壑而以近城故簫鼓樓船無日無之凡月  
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來紛錯重茵累席  
櫛比千人石上雖傑閣南聳雄殿東開宰猪于  
膏精藍匝地有不視爲酒肉場而思爲香積供  
者乎卽住山釋子安其故而不覺亦付之無可  
奈何耳獨塔南一區嚮所稱法堂者差存叢林  
矩度余每造其地間遇入而作禮者亦酒氣逆  
鼻紅粉撩人輒不勝魔宮之慨然而六時梵唄  
猶喚人夢喚間則沾沾以法堂席地也主其事  
者月印公力募飯僧出幾數百歐安堂接衆垂  
二十年歲在己巳一旦延燼于火意彼蒼似厭  
其穢而難除之者庶幾盡革舊習用雲棲家法

大整頓之而勢固有所不能公曰吾亦爲其能  
爲者焉已乃卽舊址離向更其徑于左從劍池  
拾級而上使入山者稍開生面母仍塔畔盤旋  
之暮氣焉嗟乎同一叢林也其在積年焚脩之  
所及歷時游燕之區發心難易固已不侔矣然  
而余正于此下轉語者昔雍門高鼓琴而令秦  
悲也不能令無爲而爲者悲直至窮娛耳淫目  
之觀水嬉原騁之樂而終以曲池平高臺傾牧  
豎登壇而歌也引琴鼓之孟轲君因獻猷示自  
禁設從是而動以世外之思西方化人之教也  
其敝屣長物尚足計乎則夫叢林之于虎丘也  
踴躍喜捨當不啻倍耳東坡以愧懼頌資福爾  
余以欣厭提虎丘苟有動焉不踰時鼎成勝事  
是在善觀叢林者之役也申大司馬玄翁初欲  
遷之他所借余相度地勢無善此者遂仍其貫  
云

題開元寺募建大殿疏冊

通玄古蹟石像勝因正殿燬於火者二十餘年



寺僧兄溟澄公發心募建乞文文太史太史諾未果作比赴 召北上手其冊授予止署冊首四字非冗不及言難乎其爲言也轉屬余言而予廢置久之非慵不遽言亦難乎其爲言也凡募建之難一難於得檀再難於庀材今財施初檀不募自得材取之官估廢祠用值百而當千可謂易矣而反難乎爲言者何也曰此所以難也蓋廢祠匪他卽衆指目爲逆祠者也不棄爲聖世污豬之具而借爲琳宮輪奐之資此于名實何居予謂僧必欲余言者余當正告繼素曰無傷也是木石者何尤焉且 聖祖廓清之天下卽胡元腥濁之天下 聖上所臨蒞之殿廷卽逆豎矯旨築愁築怨之殿廷今取材改建俾人瞻瞻題而惺然履堦阼而蹙然知用于逆之不可久而歸于祝釐之地可以常也斯足倡衆檀而有光是舉者乎營僧有難色余曰須之以竹驗檀信之集否也久而施不繼工不集僧復踵而請曰願卒以前言倡也余曰須之余

將復有進也近縣官 陵工告急當事者請以祠材佐用 昔畧云逆料胡可入紅門者變價給餉夫工與餉皆國費也然而爲此不爲彼者則當事之見猶之募與施之見而 聖意固已穆然遠矣估材雖具盡變易之爲工直資而別市良木美石予以嚴堦阼而侈簷題且俾初施主名得附庶人急公之義而所度爲憊然蹙然者咸易爲歡然樂赴之心顯權用實諸尊宿其尚卽之不視嚮者之言猶疑大而無當乎此亦太史手冊屬余意也先難言之而終暢言之者也通玄古蹟石像勝因羣疑旣釋協助乃來于成是役也何有

題冊之五襍爲崇禎癸酉王正三日餘材變易未盡者悉燬于火人人火之天所以鑒戒余不幸言而中矣澄公初願未酬閉關三年至是出走大江沂荆門先是偕行許倡導者了不能爲計無意中遇 惠藩剝僧賓南啓奏殿下施大木三十餘章梁棟榑櫨俱備結

筏南下阻于關譏賴南銓練川侯公百方造  
請乙亥四月始達吳閭七月興工卽今冬杪  
期月底蒞矣以歲之稍稔諸當事多現宰官  
身護法古蹟勝因始有濟乎夫人割所不割  
實難向非劫火熾然恐僧檀戀戀餘燼未必  
如是之廓如也從此一錢一粟齊登淨因願  
大眾俱作是觀乙亥蜡月泌困叟載題

題安樂堂募疏

天下有至難最狠之事忽一人肩而任之此其  
中有機緣焉有願力焉傍觀者當作難遭遇想  
多慚愧想糜頂濡足以輔其成不得旁忖坐談  
湧不置欣戚于心也禪門最重作務凡供浣濯  
給爨燎清廁澗大德往往晦跡其間而惟周旋  
病患救療扶持爲最難異時黃居士道來問語  
余有此志而止事者無其人一日有晉江衍慶  
菴僧洞如謁吾徒未請循前志也余憮然曰此  
余所急欲得聞者也余故善病又性不耐親病  
人經行四方凡朋儕緩急患難及哀侶以歸異

鄉之樵差盡心力至于入戶而審呻聯床而候  
咳調湯藥而簡視方書輒不勝色阻而冒得其  
名心頗愧之得洞如此舉寧不喜滿大宅躍躍  
然若已代也且黃居士數年遲之而今舉之何  
易也洞如云某從茂林和尚受具足戒戒云見  
疾不視犯輕垢罪瞿然有省此所謂願力也最  
河西南濠之間有病僧抵逆旅不容而或沉暈  
河或經于衢一月聞見者三焉淄素雜然相許  
此所謂機緣也乃凡財乃施地乃鳩王衆信欣  
趨不半歲幾幾有樹矣且病而投投而愈悲禮  
而他去者亦既有聞矣然而憂之者曰是源源  
而來不可繼也是病者將求多于人人不可給  
也是衆多爲政易生語言美業將未可終也余  
曰勿慮也茂林和尚固已言之但患無真實心  
行真實事夫既有志焉而乘此願力際此機緣  
又得衆信同衣夾輔之成可必也余卽不諒而  
豫記之曰吾不敢輕忖于汝汝功德畢竟成就  
有何不可且洞如而易人所難矣然莫謂難事

遂可易言也昔老君從賺人徐甲出關道病危  
篤以太乙丹餌之往來壯碩無苦後算顧直出  
惡言求去捐其骨并出即成一聚白骨夫甲負  
心固當然爲德不卒亦令人悲慈父之心哉願  
諸善信更于此察之而余併以自儆

題慧慶寺毘盧閣募疏

毘盧遮那佛像慧慶斷言照公造也造成而閣  
未建芥菴居士爲之疏募發明三身卽一身  
身卽千億身千億身卽自身之義且欲得大力

廣濟

卷一

三

三

者一舉成之維時同人徐仲容捐百金爲倡業  
庀財飭工閉之齋殿中久無嗣者而芥菴仲容  
相繼化去照公疲于津梁亦且多居山中維時  
其師玄旭寂公奮曰就是緣必自至至必一人  
者哉安知毘盧遍滿法界不藉百千億緣也况  
寺之脩舉亦不止此遠人爲之單單爲之募募  
爲冊而乞言于余余曰寂公殆善成芥菴意者  
夫禪人之緣勝劣進退俱屬素定故有道行拔  
萃而信從者少青禪師教以妙趣散議而得之

二十年後今不知造像至今所豫結若何然法  
界已不啻滄桑矣唐未重脩安國寺輪王設大  
齋命百官能施萬錢者一擊鐘或一人一擊或  
數人共一擊未有長者王酒胡不募自至連擊  
百下輩錢十萬施之然則以寂公之募而仍得  
照公之施于以償芥菴發明一身百身之意是  
在俟之而已

題慧慶寺大悲殿募疏

慧慶故有毘盧大悲兩殿朽蠹已甚住持澄法

廣濟

卷一

三

三

師名德甚高矢願鼎新以篤老授旨法孫朗公  
朗公遂克脩毘盧後殿數年間可謂百舍重趺  
畢厥心矣已脩大悲殿作一卷一冊冊求文太  
史疏卷爲周吏部所題太史墨蹟遍天下所題  
疏亦不下百十吏部故拙于用筆或如孩兒或  
如貝葉余輩時戲笑之後逮闢禍墮戶乃顯摹  
顏魯公體卷在天啓三年猶椎榻故態也余讀  
之僂語不盈百字英爽蕭颯有足尚者吏部慘  
成丙寅丁卯間卷小散出戊辰乃乞一同人跋

行久留八案間不審爲何色人攜去朗公輿慶  
相告余曰但覓吏部原題余爲轉募易成也蓋  
一時名義觸發如吉光片羽到處欣躍願觀又  
別無他題疏不似諸名公現存數見不鮮耳歷  
年無所就朗公悵悵竟死一日其師念空上座  
更以文太史題冊見示余抽繹往事不覺泫然  
重爲拈出未必非觸發之一助大悲殿庀材差  
易空上座將襲重斯百舍之迹顧其願力何如  
勉之矣

題雲間長生菴冊

現聞姚居士時爲余言世變江河卽禪門法施  
文筆我 明無盛宋景濂學士然學士多爲碑  
碣贊頌緣募文不一二數也今則大半爲緣募  
矣讀其伽陵二集何宛轉敷暢津津方便言之  
哉余老且賤寂寥數言無足有無謬爲郡城屬  
之金湯卽城南諸刹力不能及安能及遠一旦  
有踵門乞題卷冊者蓋雲間惟心法師之高足  
也卷畧具彼中諸名蹟不欲爲蛇足冊則專示

蘇郡已有郡博管先生弁首矣度置間同人俞  
彥直兄過存叩其故則盛稱惟公之爲人幾不  
容口太約吾保國寺茂林老人一流也茂林凡  
所營創曾無緣募游歷諸方磨載不期畢萃時  
溢規度之外吾蘇有就惟師高足問者卽以此  
言語之毋重爲姚居士所慨

題三渡菴募冊

余力不能爲佛法金湯而有志焉每見古蹟之  
確有據者勝地之開闢方利病者與淨行僧之  
能行實事者輒興贊嘆然不能及遠目見  
傳聞之異詞不敢泛作法施緣也若吳淞堽壑  
民其爲魚低徊垂虹四五十年間頓有滄桑之  
異興慨于心久矣一日三渡菴僧鏡公介家從  
兄時甫以題冊請發視之見茂申吳居士題詞  
專從世法興慨謂數百里洪流俱爲豪家占盡  
而三渡之故蹟獨存豈非王法不能禁者猶藉  
佛力以留哉 聖天子方加意東南水利見三  
渡之疏鑿必以故蹟爲餽羊矣况南渡又據上

流則循此而中渡北渡其漸次必然者也僧言舊有法海堂待詔文公書扁額尚存殿工完將于舊址建閣一與百堵皆興豈顧問哉鏡公勉旃無負吳居士先余作津梁意也

題仁里社鄉約講語

仁里社鄉約講刻藩叅雲怡蔡公秉錫山武塘之緒屬文學黃君演成之者也先是撫臺東陽張公奉 今皇帝旨頒刻 聖諭六言註釋俾各約保朔望聽講郡城獨西南隅奉行謹則以

卷十

卷十

卷十

里中有藩叅倡之也羣七畝主正副每月朔詣各董瑞光無怠恐久而習習生玩乃仁里社規立焉既爲文引其端矣復舉似余余犬馬齒先一飯愧無當獻乞之實無已卽就西南隅申言之夫里仁仁也仁必輔之以義攷天地之仁氣始東北而盛于東南天地之義氣始西南而盛于西北今天下何如時哉 高皇帝之時與天下休息時也故約保之行一主于仁 今皇帝之時與天下振作時也故約保之行兼主于義

夫明約束禁奸軌戡禍亂匪義也仁亦幾于窮矣鄉飲著其說坐主于東南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而通主賓之意今西南隅獨奉行謹也其有介之道歟雖然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主賓相濟如循環然則此社之久久而習習而不玩且可通之以迄四隅也在是刻矣若曰煦煦爲仁此數貫之錢數斗之粟其于以抱薪救火何愈歟余老矣願策杖從諸公後且歌蟋蟀之三章以相警戒云

卷十

卷十

卷十

卷十

題修直道陳公祠募冊

我吳先賢直道陳公顯名宣德年間數黜數起一責佃一逮獄一論死卒以憲僉致政卒其得禍俱以侃侃而劄上束橫爲多事載國史郡乘及諸名人傳贊中不具故有祠崇真道觀東方伯雨泉公其雲初也卽祠偏世宅居焉蓋二百餘年於茲矣近嗣不能守售之有力者祠以公議幸存諸孫郡文學瑞侯一日手創祠額未示余余僂然曰直道公洵名臣乃子若孫用意篤

摯殊未易言也力構數楹間闔走京走閩乞碑  
記公移爲家祠永遠計甚至寧論嗣人凡生枋  
榆之里仰懷柄之遺立懦廉頑其亦可思也已  
矣然年久朽蠹再經剝更甚非出而新之弗  
永也非乞靈諸賢士大夫弗新也余間語諸公  
間毛銀臺助自南至姚陳兩太史助自北至人  
心不屈而字可知况里居日擊者乎昔有鄉先  
生爲德于鄉者新厥居西隣蔽其前而不葺夜  
懷金踏門曰勿徙也但願資營構以煥予址事

自廣齊

卷十

先

雖非倫然廢興存毀間亦似有相激而寔相成  
者安知直道公神爽不式憑之矣

募疏出王  
卿顧侍御肯

題朱完天先生募葬冊

完天朱先生爲義之概具諸文學疏中余閱之  
重有感也大率完天爲義一生結局在從周吏  
部北行事吏部天挺正氣自不與逆璫邪氣並  
立然璫時忤璫之跡未著璫黨之忌不淡而所  
以首罹其難者則許婚魏給事故也夫臨難字

孤千古美談卽相局未嘗有加于王駕部獨吏  
部義烈噴發口頰而不啻挾斧鉞而臨之故觸  
禍最慘吏部以忠死亦以義死也迨官旂出逮  
定死矣當時無一父游從行或行而第以瑣瑣  
碌碌輩不幾爲吾輩短氣哉且民情激變之後  
從行必蹈不測瑣瑣者安能行也完天以疎交  
感知毅然赴難卽其間關燕齊間可以瘁死可  
以憂死幸不死而死于家卒以憂瘁之餘死也  
食謂完天於吏部所追塵吏部之于給事矣嗟  
乎斯人死而令貧無埋骨哉且以大將世爵身  
爲名諸生而貧若此者讓吾郡好義之風於吏  
部事獨者吏部真有以動之也諸君如念吏部  
者請不以此冊爲骨稿

文成  
未行

題葛義士募葬冊

葛義士之生生于 神廟時也所以人皆有生  
慶而無死憂顏揚五人之死死于 烹廟時也  
所以人皆有死憤而無生趣無死憂者當時能  
預言之無生趣者非易世不敢暢言之也死生

異而遲速從焉遲速異而顯晦反焉然其人一也兩墓相鄰論世者能不慨然三嘆

題石湖石觀音殿募卷

骨山劃開一埤兩崖削立中泓湛然如扁丘劍池石湖石觀音巖皆吾蘇勝觀也出金閭亭抵虎丘不能十里石湖從胥江南泛倍之皆近城皆在道周舟輿之所駐泊然石觀音巖之各不如劍池著者非其奇勝不如又非其遠近映帶不如迺其殿閣鬼我僧寮環匝與夫居停供設

廣齊

卷一

三

之備不如也大司馬申公因省太師文定公墓水陸經行慨然作大檀施建閣闢磴一收舊觀偏爲游屐所趨香火頓盛又寬其址而四周之大殿左方構別殿奉古佛三尊像久剝剝僧一輪照公感大檀意不欲重煩發心自裝遍乞之長者攜一小卷前列老画師李君圖更取王文肅公手書心經副之問道于泌園叟叟日照公此行至足矣文肅公心經蓋住山老宿俗姓婁束素藉護持贈之留鎮山門者也觸手丰稜

然如見先民儀容焉豈凡俗僧沿門持疏者知假重哉照公華亭人儒家子通文墨宜其解此從此鬼我環匝不減虎丘兩石泓分東西朋角勝莫或先之矣

跋準提像刻施語後

自世尊示寂以護持佛法囑付國王大臣而儒與釋之相須久矣後高明之士謂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多皈依于佛獨不思皈依佛之身何從行住耶司馬溫公欲救當時國圖話作解禪得法

廣齊

卷一

三

首申儒釋合一之旨言簡而盡學士大夫多稱之近世崇尚圓教持誦準提陀羅尼呪酒肉男女了無障礙功名福祿皆可祈求則于儒釋二門印合無切此矣姚太史現聞爲作說發明之且就画像一十八臂諸所持擎各爲贊頌以願望爲懺除以貪着爲哀憫誘接上下二根不遺餘蘊若司馬公取備常實踐配合解釋則未之及也雲間東齋林居士解二千石綬歸信奉誦持歷有歲年一日從僧房瞻禮見画像旁註贊

頌渙然會心僧言出藏本而未知姚太史作遂  
一一用儒書比驗序述系後將繡梓印施余得  
而讀之何子司馬公解禪偈先後合符耶無論  
援釋入儒援儒附釋各具婆心而于此準提陀  
羅尼大旨則尤水乳針芥是一非二矣謹題之  
爲信誦者勸

跋姚仲宜篤孝卷後

余聞姚子雲之名交游間最習者無如東省新  
城王氏蓋受知大司馬公與余房師季木先生  
季木先生爲余言處司馬存歿間籌畫慷慨有  
國士風已又從海虞錢宗伯言癸酉北上壯懷  
溢別出邇日制舉義讀之涉筆賞其神王信然  
雖未識面心儀之久矣通過泌園略敘往因復  
稽首爲請亡弟不朽者乃又得孝子仲宜焉姚  
母馮太君病項癰勢弗救兩姚子伯走醫藥營  
後事盡人子所得爲者仲晝與偕夜獨屏人露  
禱忽一夜蹶起歡呼曰母有瘳矣適天帝告我  
壽增一紀矣弗詳語徐而得其故蓋刺掌血血

濡縷書疏減已筭益母筭掌空白如玻璃宜其  
天鑒速也且曰帝有後命如所請子筭盡孟夏  
語次夷然次日果有尋常暨挾齒灌沉香少許  
卽蘇時季冬某日改歲子雲泛普陀爲弟乞靈  
弗效仲宜如期暴卒親交無不神恠之展事狀  
如此泌園叟曰余輩知仲宜者徒以子雲言且  
子雲索卷軸如牛腰諸名人言人人殊然人言  
言仲宜也人人言仲宜則人人言子雲也爲善  
無近名奈何嗟乎爲斯言者是與子不與哉  
者也天下事匪果不傳傳匪文不遠孝常道焉  
爲孝者跡于異遂爲昌黎氏所攻若夫減筭請  
代瀝血書章記載躋之非異也帝之答之自異  
耳答之異而遍請名人爲傳爲贊爲跋俱累十  
數更僕讀未盡益異耳雖然余固言之矣事匪  
異不傳傳匪文不遠一事一人彙成巨帙疊牀  
架屋疑所不無令諸君子各載集中其間有一  
集傳則仲宜傳也子雲自能爲傳則仲宜與贊  
頌仲宜者牽連得傳也不足發皇耳目震聳聳



讀哉古君子爲不朽計劃石誅德一置山巔一  
沉水底甚矣子雲之爲心苦也考信者其或有  
味于斯言

跋還陽子卷後

還陽子丹術救人若效其奇此卷爲雲間陸公  
贈陸以同卿赴 呂得痿痺痲京邸經年不能  
朝謁還陽子以一刀圭起之輦轂盛傳真能  
倍偏枯之藥而生已歿之人矣今觀其稱述委  
悉非銜結次骨不能且申之三戒二寶則不特

自廣齊

卷十

三

四

爲乞治者下金篦更爲發藥者垂玉律然還陽  
子生平亦自不須叫噉也藥非神非木非金非  
石原藉資同體之初元而勤勤囑付惟清嗜斷  
慾爲主讀趙家姊妹外傳蓄狸不以捕鼠蓄之  
何爲此言聞之當塗貴人能無河漢然還陽子  
終不屑意也間有習未達不嘗之訓姑與索方  
余請一言解之今學士家人人持誦準提神呪  
歿公顯密同通一語判云持密部呪如服大藥  
王合成丸藥但期服效何必問方請以足陸公

未及之意

跋文湛持書楞嚴經

佛門施無畏法能保護一切降伏自心陡遇  
患難惺提更爲得力此卷書于丁卯六月時節  
因緣故爾耶首尾十言一筆不懈應作是觀去  
今八年所矣痛定思痛何能勿思庵主其寶藏  
之他日以質太史

跋本誠僧書華嚴經

每怪前朝得書甚難而業甚精後世得書愈易

自唐

卷一

三

四

而業愈麓惟其易是以麓故先輩每重手抄我  
吳名蹟數傳後販鬻不下幾十種得者競裝帙  
捧玩倍加珍重况乎內典圓教華嚴大乘經哉  
悟毘盧法界脩普賢行海此華嚴教也經云少  
作功力疾得菩提而釋之又以未通四教定執  
一實者不名爲圓况乎卷帙幾如束筍窮年尋  
墨力已殫矣本誠覺公乃不取便印本精楷手  
錄所謂務其難而圖其精者非耶行海無涯願  
公時作寫第一卷觀

跋杜居士書法華經

辟喻信解二品婆心輒語展卷了然稍知三皈無不寓目是者而流浪如故誠可哀也不患不就三車不患不依慈父直是自見火宅窮子未真切耳命付刀砧竟飛湯火達人到此方知何況庸衆哉杜居士老年善書手眼間不知時作是觀否嗟乎有盡之日未死之身對之可勝三嘆

跋金賓陽先生書金剛經

余二十五年前有幽憂之疾於嘉禾館次發意書金剛經取蘇文忠石刻臨之裴池供養交藤菴中字如拇指行書也後于瑯琊氏見趙文敏書蓮經七卷真蹟小楷精絕然二公俱擅書名游戲爲之不爲異也比七十老矣忽觀此卷出先達金賓陽先生先生仕至憲臬家徒四壁其卒也與客談笑浮白未移晷而歿余時年十八九與先生長子爲僚壻於徐備聞之然第嘆清白吏不永年未究厥施毫不知其能書併收心

釋氏也迨叔子蘿石公官三品致政清白儉佛先人一旦出此卷相示翰墨精妍結構秀整儼然玉立如見其人始知前輩風流不自炫耀兼得彌留秉謙之語豈所謂無住相布施者耶若叔子補遺廣跋以貽子孫則世守不獨在行墨間矣

題崇禎二年三月進擬

竊觀自古快心之事非快心之文不足以發之魏瓘煽虐國祚之危有如一髮天生主聖大正誅戮宇宙若經洗濯一番倘非有二年三月播告詔書人真如醉夢中耳戊辰更化某以公車入欲就博上選至五月乃出見聖意固自有主乃楊霍之徒青眼作而白眼賴何其鳴張也至七年通內一疏乃欲以楊忠烈配崔以王安配魏人心漸滅甚哉瑞璫勢盛則推忤瑞諸公噉就庾死瑞勢敗則畫先誅數輩自詭發奸爲計工極矣如天理何皇言一發無論歸重外庭毫無置喙卽後拈出飾罪邀功一段直

令鼠輩瞞心昧意視然得志之人無地容身非  
聖明洞悉本謀決不至此當時蒲坂爲首揆  
文筆素美僉謂是其代言後知爲華亭錢公筆  
噫錢公果能辦此哉及觀後此封疆之禍亦以  
朋奸怙逆等字相詆若幾爲一網以當逆案者  
而首揆辨疏亦謂錢公揭奏手成則果以此卿  
怨耶當時言出反汗在在可嘗獨此 論持之  
十年迨唐掌院薦霍竟下詔獄乃知 聖意獨  
照無俟旁觀致疑也

又題

是年徘徊京邸又見部擬虎彪爰書若無可奈  
何不得已而欲加之罪者時比部郎有相識曾  
面詢其無人心覆憶天啓時顧常熟一招筆酣  
意橫津津殺有餘罪者聞亦出華亭人手噫此  
猶能視息天地間哉 聖世有不盡之辜大率  
類此至後時有鄭帥赦罪一 論非世濁失途  
時清歸命者耶明明好題目代言者不引而亦  
爲無聊不得已之語不知誰人手筆

書姚太史松陵烈婦行後

現聞姚太史病于崇禎癸酉之歲杪時方掌南  
院印余甲戌下第過看正值其遷寓署中握手  
大笑語含糊不甚辨然心孔甚明獨無奈痰壅  
何耳請急未得 俞旨遂巡秋末沈計歸病進  
退無恒已能觀劇竟夜幾几不倦酬應書屬兩  
部筆授呈稿有所可否究未能運思也乙亥冬  
舅氏相國歸益觀劇有觸意津津欲吐試命兒  
執筆口占有所就亟示余余狂喜戒無多作然  
出之甚易凡遇可歌可嘆之事輒先諸人成唱  
益月進如所刻丙子秋旻續編是也五月廿三  
日余過省見其面四坐椅扶起略離坐如尋常  
余亟就坐對之草榻卓上則松陵烈婦行半稿  
也婦陳姓嫁張貧居鄉中早寡伯誦嫁之鄉僧  
徐姓者爲囊橐主謀當欲決死扶持入船不得  
踰一夕宛轉就其父乃克鳴官官章令入細入  
言且不忍其奮言置獄出獄走松江控之按臺  
路刎死公庭松緝紳士子翕然褒死劇生檄誅

無筭按臺賸實聞之 朝鐫令級罰去本邑籍  
紳沈少參倡義歸其喪與原夫合葬支硎語略  
具歌行中太史愕謂余曰此怪事詩得已否余  
終持戒思意指第五解謂曰可以止矣太史曰  
未也吾將言其居間者閱次日全文至則後解  
愈痛切剴刻洵爲不朽之章云蓋自太史病後  
余坐對第一次也金陵看時已能起坐余語長  
郎坐時報我北聞余入則亟令兒子放臥兒亦  
不敢請嗣每次皆然至親別觀劇迨和國歸時

日虞齊

卷之十一

四

豫擬客目示之乃云無然候吾可扶立方可蓋  
長者不蹊坐見也至此日乃坐對必扶起離席  
噫何爲恭至此哉不五日竟就瞑其上午猶坐  
對客如平常也手弱旣不能舉筆又兩即文筆  
幾如其尊人績刻出或疑有所緣飾故不得不  
據目見以書

再書烈婦行後

世有議烈婦者謂日勿當在逼嫁時何以衆擁  
入船何以登徐氏之堂又何以淹留一夜轉展

而畢命公庭也夫一弱女子夜逢暴客長奴啓  
扉納之蒙以青衣此時奮躑能脫乎牽而登徐  
堂牽而淹一夜非不號咷大叫誰脫之者且非  
獨此也卽自經縣堂終不能白何如慷慨死按  
署之爲烈乎記看一小說云有文士過清風嶺  
題王烈婦死處云剪馬馱馱百里程清風後夜  
血書成可憐劉阮桃花水不及巴江漢水清題  
畢夜見戟指誓曰死何容易奈何輕搖其筆端  
當以絕嗣報汝後作悔詩懺謝終不得人奈何

日虞齊

卷之十一

四

不自量也獨章令素負名節人吳江初政頗亦  
矯矯過余廬求教甚懇後所聞漸不如余盡言  
規之往還落落事急過余且東余曰吾無以自  
明殆將死矣不數日果暴終胥關舟中沈叅知  
俱歸之冥殛噫冥殛耶自恨死耶倘恨而足以  
死者吾謂猶賢于生也

讀陸贈公誌銘

陸贈公誌銘蓋今中丞足吾之尊人而王大同  
馬筆也中丞諱文憲仕 神 光 嘉三廟間

職省垣經魏崔擅國之世無不次超擢思亦無  
非意削奪循至 今上登極始序升常少以至  
中丞始末具辭恩疏中世怪其涉歷風波駭浪  
中何法能自全若是余觀陸公逡巡退讓長者  
計無它繆巧得之意其生平冥冥中殆有默佑  
耶方崇禎初推敲黨錮甚急姚宮詹過弔李岡  
卿仲達其尊人持之而泣道李公逮詔獄時得  
中丞周護爲多錢宗伯受之亦爲余言罷官出  
京傾朝莫敢送者公再三請之如常兼余所知

自廣齊

卷之十

七

詔獄時周太常景文周太僕季侯往還手札  
獨多問由示余不勝口呿手戰當時非此戒慎  
公亦何能自免因覆閱邸報公疏時上從無媚  
中人侵正士一語若所云駁東廠停 中旨者  
子瑞寧有忤焉卒得 今上持正之衷非佻也  
夫熏天燎原之勢犯之者無不焦首爛額同朝  
何能不波記當時一夕郎素稱持正弗獲已上  
聖政維新一疏中不無有所媚斥周景文見之  
詫曰某易新號維新矣吾見當面唾之後出差

不敢道吳門而去今觀公始末真可謂避世金  
馬門者謙謙君子獲保祐于祖德得贈公誌銘  
尤信已余與公雅故故爲書其見聞于左

題徐仲容遺稿

嗟乎此仲容遺文何若是寥寥也仲容才最高  
于詩有偏解落筆千言原本六朝入唐人闕與  
弱冠爲伎女劉春衫賦情詩數十章行世詞壇  
甚稱之生平不自珍貴隨手散落記室有抄錄  
者病劇皆索焚之不留一字度其中有大恨文

自廣齊

卷之十

七

年不得志於春官又無胤息宗人耽耽者多謂  
總不足存付之烈焰可惜也此冊詩不滿數篇  
賦趙凡夫山居情境頗合餘多病中率爾之語  
獨荅錢簡栖一書生平慮變之安詳處紛之明  
決與夫摹情繪態正而善諱令讀者且思且笑  
幾無餘憾矣簡栖以山人行胷有矛戟刻猗園  
略見一班仲容言不出口何大犯其凶鋒哉節  
錄集中以見仁者之勇爲吉光留片羽也

附刻徐仲容報簡栖族姑丈書

探梅山中忽讀子教纍纍數千百言所以爲清之責不肯者簡矣責不肯不始於長者耳嘗之最久實不得其解非唯不肯不受責猶清之亦不受德也先君受先伯範孤之寄字清之不啻已子清之亦事不肯不啻已兄何讐而欲擠之何利而欲攘之大都此事之起殊出意外鄙意當局者宜鎮以不爭之爭不辨之辨旁觀解紛者尤宜以不解爲解聽其自解非效首鼠非屬模稜凡不根之事仍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以不根處之終歸鎮定譬操舟倖犯風濤長年安意不驚必有攸濟如余卒怖駭頓足舍楫狂呼不已徒令舟中之人五色無主奚救胥溺今日愛清之者與攻清之者實無以異攻者欲刃刺愛者欲卵翼固有間矣然刃而刺之而未必有刺心也恐刺而斃焉無餘刺也卵而翼之而未必有翼心也恐翼而安焉無餘翼也故自有事以來媾彼於此媾此於彼競立齊秦之職互輸晉楚之實驚利若狂

誇功不耻獨區區以虛舟之心希爲弄丸之解兩無所旁遂前有所疑輒媾之清之曰彼給若勿爭勿媾直令若自爲承認耳彼何以不爲若爭爲若媾夫且陰陽其間強之畏而弱之欺耳是必始明爭始勝嗟乎斯言巧爲形似而禍中肯肯者耶自古無數十年後之假子亦無斷數十年後假子之獄明知無此事而故爲拊拊故爲解抹相激焉以勝之於口實孰是爲德爲仇愚鈍終不知其解高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明試自捫之清夜必有皎然于天日者矣台諭責不肖以樂觀螭蚌之持不美漁人之利夫既無所美利矣其樂於相持安在病骨支離抹死不贍雖患切剝膚都無所省唯此誼關同室又追念先盟不難身爲捍蔽第虞捍敵之不得其策亦如局外之人強佐鬪於局內徒資鄙笑則不若三緘其口之爲愈也拜命之辱率爾直陳斧之鉞之何所逃罪

頻首

徐淵

題蕭伯玉春浮園記後

余少好游名山勝地度不能至心嚮往之輒取古今游記以資觀覽比年老殊乏濟勝之具終日園居庶少俗韻而武左右幾絕跡焉矣與客坐假我堂中忽有剝投乃豫章蕭伯玉先生也先生廿年前會場前一見以聲名久聞不忘于心瞥見鬚眉儼然詢知左官不就扁舟吳越間探討名勝訪高僧漫士而首及于余閱日貽園記命跋余展視則已有同年生聞于將跋之矣

自廣濟

卷一

七

中間謂文類封禪記水經注爲柳子厚開山作祖良然良然至言性情取舍盡矣余無以贅之也過虞山看受之宗伯忽有客曾至其園者爲言山果真山水果真水合抱古木果合抱古木登山望江果帆影悉見地踰二頃籬落盡紅樅未蒨覆視記中所載一一不爽余乃曰予聞不如一見吾今胸中且得一成園矣若古今稱園之奇大者無如漢哀廣漢雜記所稱東西四里南北五里延袤固無其匹然言激流水注其內

構石爲山高數十丈則真山真水了不可得不見氣盡孰如蕭園之宛若天造哉余既心艷是山奇伯玉之爲人也年甫踰強棄官如屣携杖頭落拓游歷固日春夢八九者此園曾不足聞之也若移書促題謂唐人餞行詩無錢郎不成卷子則余豈敢

重脩瑞光寺塔碑跋

重脩瑞光寺塔碑宮庠現聞姚公筆也文成於崇禎丙子公病於癸酉而文繇以男宗昌筆授其廣濟卷一其或疑謂非公作余觀其詞采炳蔚意義貫穿非公不能亟索其彙本觀之見親筆書云宋太宗時姑蘇四瑞謂白龜甘露合歡芍藥雙竹也觀察判官崔端爲之序言花芳連萼竹聳雙莖白龜見於昆丘甘露降于佛廟則四瑞非專屬瑞先在瑞光惟甘露一瑞耳獨註于佛廟下稱瑞光院則瑞光之名其來舊矣郡人杜啓脩西方殿記又若於禮拜之頃感世尊放無量光者不知寓言耶抑實境也其偈曰維彼瑞光寺吳赤

爲年建四瑞傳來久無量從予見下屬佐史書  
皆吳晉唐宋建脩緣起郡志所載旁搜異聞連  
綿數葉之譜其間之用古實一則云宣和七年  
郡人朱某重修塔以爲之義馬氏部碑記後又  
親筆書云釋氏稽古戴元豐四年蘇州瑞光寺  
禪師宗本移住杭州先是漕使李公復主請師  
開法平江瑞光法席日盛因杭州守陳公襄之  
請乃往杭圓照寺嗣天衣懷又云徽宗卽位改  
元建中靖國其年辛巳次年壬午改崇寧塔并  
是耀賜名天寧萬壽者在崇寧四年乙酉歲也  
至宣和七年朱勔改造其年乙巳去崇寧四年  
又二十年矣而謂塔始于朱勔可乎蓋公于寺  
碑已兼草創討論之工特以脩飾潤色屬之次  
子宗昌如大乘諸經單譯重譯諸本各別惟經  
房相國融翻釋者倍加信奉通行今便謂爲房  
氏之經可乎公于文有願力已至而蒙本未勝  
者二此塔碑與周忠介公行狀也狀屬長子宗  
與二子妙有文筆舉撰酷肖尊人因起觀者之

是不知皆公極精研神所幾幾舉腕而中輟者  
故特持蒙本親筆白之且瑞光流傳見聞獨吳  
赤烏寺會宋元豐圓照最著不聞朱勔重脩公  
何倦倦焉論若此則其用心苦矣不覺所著金  
湯徵行錄手草官應持佛法務以忠孝廉節砥  
柱波流不忍見世之改頭換面者特爲張無盡  
諸人痛下權衡推而斥之門牆之外寧容花石  
網奸黨得尸創建以辱浮圖者倦倦辯論一唱  
而三嘆之旨哉深矣况十三級而夷之爲七星  
風墮業實多尚足藉人稱述乎噫不循本始而  
借名爲難瑞公此碑足枉厥口矣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十一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南史部考功郎季木王公行狀

歲壬申之杪冬濟南季木王先生以疾卒家越歲夏四月計于吳門張子世偉世偉先生壬子順天閨中分較所取士也猶子與蓋同幼孤與仁以行畧來屬之狀曰此先生治命也狀必張子張子能識其大者行畧敘閨中得人又輒指偉爲首偉讀之泣曰天乎此真稱知已也耶憶自廣齋

卷十一

一

壬子微棘同事諸公間語拆卷得偉名監試婁江錢公揖向兩大主司曰此吳中名宿久負屈聲者今得之敢爲兩先生賀兩主司詢各房曰此卷何房所得轉揖向先生賀于是分較卽有刑先生者曰誤矣弗能追矣此故交游中某某所深嫉也再閱月庚戌隔房搜卷事發族而謀者遂指爲救趙之一奇臺省各一人牽率攻本房師生世偉至對臺獄罰三科先生亦鐫官數級幾廢比事白而偉髮種種老矣公車弗効何

所光大子師門而先生諱諱局之辭命厥子若猶子輩也先生真偉知已已兩月間使命再至其敢以不文辭先生諱諱春字季木號文水獨以字著聞徧寓內撫卹家無不知有季木王先生者先生爲濟南之新城人始祖自瑯琊遷蓋人公佐慕義樂施嘗植槐于門日賑其下數榮至今世稱大槐王氏云伍生教授公麟麟生泰議公重光用忠勤歿官得贈太僕寺少卿建特祠縣中後俱以冢孫大司馬公象乾二品恩復

自廣齋

卷十二

三

贈如其次子五人半觀察公之猷歟歷中外聲稱藉甚長子中丞公象恆貴贈右僉都御史子五人先生其季也母李淑人方娠夢神以棋子授之曰是當以國能震天下幼而岐嶷三歲能歌唐詩百章九歲子錄楚辭左傳對客朗誦不休十六補弟子員試必居首兼攻今古文詞太爲通人賞識弱冠從父觀察公諱跋履冰雪艱關抵人諱不兩月旋奉觀察公諱跋履冰雪艱關抵家卜墓地日涉萬山中因是究心青鳥家言服

閣以禮經舉于鄉歷辰涉未七年中肆力經史  
鈎玄挾要尋師求侶不難重繭折支務臻其至  
以踞諸士之上諸士亦屈指心儀焉庚戌成進  
士得第二主司出語衆曰閣中定會元數日矣  
竟以一易卷先之先是易卷與易房師門牒雅  
故入闈拔薦第一風調魄力自有所鍾非必如  
壬冬攻疏撫有萬金要湯一元荅敬之謠然臨  
場讀皆所點定又從他房弋獲衆口嘩然此時  
先生何能無介懷訶對語主臣有之不虞蘊毒  
侵尋至壬子冬湊發之師生間也先生素工黃  
庭書牘傳聞有擠之乃得守部與諸守部偕入  
壬子闈時承庠戌後訛傳不靖紛置多端房不  
能顧閱其經先生以禮經探籌得詩五偉倖入  
彀判無相涉理獨先生場後向人輒如監試公  
揖賀云云人以是得指目之獄成臺省兩人所  
善手遍踪無能舉其交者稍薄其罰不然偉何  
辭永廢而先生能昂首掀眉徇翔南北稱逆璫  
摧折正人耶先生崇禎改元冬具有披瀝孤貞

之疏首云一生科名屈于臈鼎仕路塞于媚臣  
以此此偉身親其事而詳爲述者若仕路通塞  
屢出屢蹟世道人心實大有係非止爲一身鳴  
轆轤也蓋自壬子一番磨刷仕途已爲先生畫  
一區界矣鐫級歸五年出補上林簿上林簿奉  
差歸五年陞南大理評事未赴任間用前差居  
里樂省會山水移家焉適省中前効分較事者  
以東省試差出程式大不愜人士子併有所據  
拾相傳爲笑柄心怯先生復用前事傳致瑣細  
論之不報先生亦且休矣居二年南廷尉屢移  
咨促裝弗獲已始杖拭蒞任 神廟升遐南九  
卿例遣屬進香同事爲太青文公齊名厚善有  
李郭仙舟之美至都而 光宗皇帝又泣鼎湖  
矣方擇 陵寢舉朝無精青烏家言者先生以  
堊親時肄習爲衆推從上 慶陵得荷 恩誥  
綸音中有遡龍望氣爾與有勞等語當事欲收  
先生者擬晉璽丞酬之先生曰吾實有技不敢  
爲朝廷靳耳敢以技進耶謝絕頗峻其人大以

爲望弗顧也。逾年改寺正至趙忠毅公爲尚書周忠介公爲郎攝選乃陞南繕部副郎改南駕部又逾年而郎南職方改南考功稱今官焉。方已未庚申間前此選還諸名公無一在事者止大洪楊公浮丘左公考選嚮用落落如晨星先生與顧公伯欽皆從閑曹周旋其間所規畫聯合不少癸亥南察考功郎涂公召期始從北來所持指與前主其事者太異輿論稱允謂咨之先生即前後易置本末亦歸之先生先生嘿聽知罪外已藉藉而南總憲聞考功非其舊星馳抵任以正月廿日渡江功司已宿部總憲好謂之曰吾有的謂相恭功司弗應又危詞脅之弗應于是轉恨先生益即視山陵時欲以璽丞收先生者後至今上大起廢籍方位太宰當路終尼先生無怪也。兩時先生氣稍發舒然殷憂即伏之蓋逆璫魏忠賢魁柄已執諸爲正人裁抑者竄身入幕贊導特有待而遲無何大洪楊公劾璫疏出先生在南擬具稿未上後見踵襲

而上者則弗欲上遂餽楊疏行南中爲跋係名于後曰璫罪定于是吾心亦盡于是請假歸里矢不再出矣又爲鄒忠介公集序自稱年家子門人有刺譏諂佞語微此二端固不能與區分于平進相忘况又屢磯之宜乎人人以先生爲奇貨也甲乙丙丁時事大異首逮楊左六君子次逮繆周諸君子其後逮高逮周逮李五君子掠死獄底天日晝晦孤虺公行各攻一正人爲進身之資科臣陳崇遂以先生應險輔魏矯旨王某窮兇極惡黨邪害正本當重處姑從輕革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諸邪窺逆璫與險輔意劾疏叠聞且云僅僅削奪未盡厥辜者嗟乎必置先生死乃快耶十八忠魂化碧之後諸奸所造罪將同心等錄將按次盡之先生與吳門諸公無藉不爲項爲領世偉每閱邸報一爲吾蘇憂空國一爲東省虞震隣不啻提心在口而先生身當其境何如也杜門泥首日辦生離死別之事自疏固然然每接先生手書益未嘗

不呼天拉地懼人云亡而國殄瘁一身一家猶  
時並弗及已 天祚社稷 聖主當陽撥亂返  
正殲巨憝以及虎彪再闢歲頒行逆案尤嚴于  
陰行贊導一欵詔奸底裏洞照無遺正人始彈  
冠相慶先生處謫先後十六七報聞祇以原官  
給 誥命而卒未登啓事大究厥施則繇太宰  
故然而先先生出者或中他端驟廢或坐法不  
良死則屢出屢贖之在先生也又安計哉且死  
生必至之常期所爭不朽譽問耳泉正人擇之

目廣齊

卷十一

七

又得衆不肯毀之而論益定先生始進能抑其  
科名不能損其文價今慘觚家無不知季木先  
生足見第一人自在矣偉亦在交游中姑不深  
論若迫見殺形無如南樂之魏巧行銅術無如  
長垣之王乃兩人之賢不肖足徵也然非迫殺  
先生之名不能如是之顯非巧銅先生之身未  
必如是之完兩人者又安知不生爲先生地耶  
至于分較鍰秩世偉方引爲慚先生乃居爲慊  
連蹇老生于此世復何所藉而諄諄身後屬之

卽此謂先生憐才至性止尋常聲氣人偉不信  
已偉言當之所知畢而循覽事畧記諸宦蹟頗  
備上什奉差有奇義不取歸之奉轄爲異日分  
給費廷評坐一臺別案出一臺牽累者俱允衆  
心不以刑曹成案爲泥繕部副郎所職街道城  
垣審政先是用私記請銅章自先生始其整羅  
城開馬道肅然一新督鑄獨堅完背負工字爲  
識公家利倍都人至今歌思之武選值考軍政  
軍政故爲敝數先生初入署卽揭請托兩札于

目廣齊

卷十一

八

門無不憚而聽命者前職方有舊冊按次遷官  
第比試能否與衆公共用舍舉不盡駢語誇通  
才刺不作徵文暴機行蓋皆持大體識時務焉  
又仁心爲質無問在官在里若寬審犯冷出熱  
出之緩省遣戍徧笞之刑皆著爲令乙卯丙辰  
東土大旱蝗約本宗酌出錢粟分賑先生活嬰  
兒獨多卽以活嬰兒女配之數十年不盡偉謂  
此循吏佳紳常行弟據事畧書其端若夫五品  
郎官數經挫折而諸賢規爲同野彼已憚其當

門以出處關天下者二十年若日在棋局先後  
着中夢徵始謂是乎所謂識大足紀耳至于孝  
敬過人偉得親其扶伯兄中丞喪茹素絕飲數  
月接賓終日百拜言與淚俱又京邸艸祭丘嫂  
文謂有母道愾然飲泣以知丁內外艱時骨立  
滅性可想見也先生生萬曆戊寅三月之有七  
日卒崇禎壬申十二月之十有九日得年五十  
有六元配李氏贈宜人長山文學公女有婦德  
宦邸佐姑鎖鑰未嘗私一錢甚宜其家伉儷僅

自廣齊

九

五年卒繼配許氏封宜人長山學博公女幼以  
儀軌自持聞其賢委禽焉讀書知進退大有佐  
于先生是必能振王氏之孤者子一人與仁方  
十二齡聘青州大宗伯趙公秉忠女許出女三  
長適同邑廩生徐熙如李出次適濟南守備穆  
光胤次適同邑廩生沈德潤俱許出將以崇禎  
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未時安厝於長白山之北  
先期龕述生平以誦于負千秋之望慰九原之  
知者先生所著有四書尊經錄禮記尊經錄長

自廣齊

九

白山誌問山亭詩文集五聲韻選歷代詩賦地  
里十書評廿一史通鑑經子史李杜詩評字未  
刻先生手書無所不窺星卜數術釋典仙經皆  
能悉其梗概尤精天文地理兵家之說前發難  
以來寢食未嘗不在檢閱內外之選遺民內窺  
皮島挾餉以至京師戒嚴登撫曹謨先生更通  
其憂憶辛未春暮倖下第南還念患難師生從  
未登堂候問適屈先生懸弧令辰語次慨然不  
樂特見其子云將以後事爲托偉遜謝師年少  
于弟子計日出山何忽作此不祥語先生曰吾  
比揣體不佳且上占星象當虛危之分秋冬應  
有急兵物怪人妖種種迫出吾邑吾殆不知所  
稅駕矣又云吾初有經世志卽不能高議廟堂  
爲朝廷進賢還不肖亦思獨當一面馬革裹  
屍不悠悠牖下終老而今皆已矣偉深怪非素  
然或得瞿曇柱下之力年至歸根更見稚子秀  
穎特異頗以爲慰後聞踰月病作入冬益甚登  
變賊至許宜人豫屬其徒翼先生登車亟馳矢

不相及者二百步竟以家免前云甚有佐于先生猶信悶歲歸舊居病小愈次第經紀仲兄貳守公卹典貳守亦逆璫特旨削奪名臣與其子孝廉同死登賊之難感觸病發不三日竟卒先生天顯素篤諸兄長中丞三文學四叅將俱先逝獨貳守存而死最酷稍詳之初城陷報至蘇倖重慮先生非病憤牀褥城守禦賊豈在貳守公後哉稚子秀穎特異則信其必免兼有暨也先生不特正人爲徒所擁護過抑多不言

日廣齊 卷十一 二

之功甚則反以蒙累卽屢以邊才薦稍遜一格矣然前如御史葉公後如大司馬王公推獎尤力皆奉 兪旨起用不果彼錮人者亦已太甚嗟乎以慷慨許 國之襟期值搶攘毀家之遭曾齎志不酬考終牖下天其有意耶無意耶明旨具在真正被逆璫摧折許自辯理今先生歿無所置喙矣採風君子覈東省廢籍二十有六獨遺一人論定蓋棺是否例合請 卹贈以信 聖恩當必有任其事者倖推不文深懼負

知已之托擬錄如右據顯聞幽俟之祿筆謹狀

南通政司通政使贈工部右侍郎具茨毛

公行狀

崇禎壬申春南京通政使吳郡具茨毛公以疾自免歸六月疾發越七日卒距丙子將五稔矣上葬有日其仲嗣鍾清具行實請狀先是壬申秋季嗣鍾美病不勝喪垂革矣亦艸行畧屬余余爲飛筆竄抹數字所生父攜之 都中爲請祭墓藥本遂乞廷尉吉安李公誌銘李故公理時首拔士也其文稽之宦蹟及採拾章奏爲多僉謂鄉評細行未詳詳必得少長懿戚狀之鍾清稟于尊行堅以見委力辭弗得嗟乎狀公非余志也豈直非余志卽余要渺其想迴環其詞恐徒足傷公之志而未足快繼述公者之志也蓋余七八歲時相與逐隊嬉游十七八歲時相與誦讀序序皆爲汝南諸甥汝南無祿外祖督學卽世藐孤高才兩甥齊年時余同母兄差長一歲四人學業游處無弗同者不三四載舅

日廣齊 卷十一 三

氏天歿外祖母亦無聊永年過故宮者黍離麥秀至不忍道公科名顯融矣乃稅駕時終不免天道無知之嘆又出入敝歷丰采雍容余困褐衣顛頓公車未嘗撫塵接席間之所訖悉者則天啓丙寅丁卯間逆璫禍作吏部郎周忠介公慘櫻其難鈞黨株連吾蘇鉅公所指目者自有在余以同年生爲氣味交公外同里間內托姻嬖然尚未爲衆的義許周旋凡所以營案餽翼覆巢者無不至口語藉藉遂見物色是夏忠介

自廣齊

卷十一

三

公竟斃獄視歸日天爲作異風雷發屋拔木郡人時相驚曰鬼朴又來矣次年春洵傳文翰撰後命益亟公從余夜過問耗語久之忽曰魑魅狡獪不測今所洵傳名捕者安知非吾與爾哉然幾失聲而入嗣公起官南都自陳疏言病狀云病根從是起良然良然夫不能掄揚數歷之百一以明得意獨爲其悲憤鬱結貽諸後人公志不重傷矣乎雖然是固公志也謹兼採兩嗣人述畧叅諸兄弟見聞言之公諱堪字公輿具

茨其別蹕也毛之先聞爲金陵人不知何時徙吳郡七世祖諱顯卿六世祖諱以義皆隱居義慈里五世祖桂軒翁諱僕以子貴贈工料給事中子仰礪菴公諱理成弘中名臣官中丞八十餘齡卒生三子仲爲國子生石屋公諱錫嘏亦生三子長爲登仕郎連石公諱存仁以落拓盡捐其家生一子敬安公諱文炳公大父父也後三品滿考贈皆如公官敬安公生受文林郎廣東道御史封配袁封孺人贈淑人袁卽學憲公次女學憲公世稱吳門先生與父胥臺先生父子文宗吳中推世家名德無兩袁淑人歸贈公時毛幾無家矣吳門先生宦金陵攜女與婿從生公京邸公生有異兆以金陵生符其初所從來始終自占江寧人語在後吳門先生轉官山東公始從父母歸里里去袁百武而近余兄弟居址先時亦近所謂四童子游處畧無不同者也公初習易繼習書十七補弟子員舅甥兄弟亦同十八獨先食餼不二年舅氏夭折二十四

自廣齊

卷十一

四

領鄉薦三十成進士自此各事其事不能具悉  
然叅之兩嗣人行畧及刻行疏揭多有信而可  
徵者舉鄉榜時江右吉安鄒南皋先生左遷南  
中卽脩贊拜謁請執門生禮先生甚許可之爲  
孝廉八年未嘗輕徇人爲公庭請而事係風教  
關節義及祖先志事所在輒以身任之必遂所  
願後已一復吳山祭田再復天池賜葬祠墓天  
池名勝地祖中丞業已營爲菟裘仍石屋結菴  
欲朝夕聞鐘磬聲年久廢圯大力者得以恢復

田廣齊

卷十一

七

爲名當事互爲左右祖公偕從叔同公車者依  
牆哭庭訟歷三年乃得直精神殫弊迫除始就  
偕計戊戌竟成進士謁選爲吉安府推官吉安  
故鄒先生梓里見而喜可知也先生旣非公不  
見其他紳請托一無所徇故宦家不貲二孤幼  
家紀綱幾奄有其室揮金結納自固公聞之髮  
指捕奴訊知律臺使者杖之百不死營救者蟻  
集公請再訊竟斃之自是嚴明聲流聞人不取  
干以私然仁心爲官滯獄多所平反乙巳奉經

南考言路方壅量授禮部主客郎下未改廣東  
道監察御史時言事者多以瑣細計激取名公  
意不屑遂不爲時情所嚮窺見者謂意與已合  
然公自有本末非苟爲異同也戊申八月得

旨當按閩取道歸里省觀是時子鍾英弱冠溫  
雅能文章仲弟壇叔弟垓季弟堦皆子衿斌斌  
公仰事俯育兄弟無故雍容豸繻甚慊生平意  
得無甚此時者無何母淑人忽抱沉疴封翁左  
目微背堅意請告四閱月竟丁內艱公旣生外

目廣齊

卷十一

七

祖官廨少又育外氏于母黨爲最親悲傷痛切  
可知懼過傷父意亟殯吳山祖墓又恐父意終  
不解恢復城外祖業中丞公故居所稱礪石堂  
者旣松石有存堅想封公時時注意遂迎居之  
繼喪配陸淑人是歲鍾英舉孫漢明再閱歲鍾  
英又歿三年間哭母哭妻哭子又強顏慰父摩  
漢明頂曰幸是兒在孰意不四五年竟不育哉  
服闋臺差乏人接演缺在事者俱以極遠憚行  
卽家 命下義不可已單車赴任懲貪墨鋤豪



強疏寬滯簡軍實丰采肅然是時滇之大病有  
兩在貢金與強鎮滇不產金歲加至五千搜括  
民間償價十倍驅商走數千里外採辦煎鑿商  
民交困不已前按疏請之激成加額度已無可  
奈何公力爭三疏詞旨慙激一得報聞鎮臣素  
驕橫苟與交驩旋化繞指公賂遺毫無所染時  
突增新舊兩鎮競飛擇肉公連疏劾之會有公  
謙訛言鎮臣將行蠱毒監司請豫藉供役人姓  
名備緩急公裂而抹席同事者大愕公曰吾輩  
自廣濟 卷一 五

衙 天子命來萬里外生歿天也彼何能爲卒  
無他詎知益以此心憚公又疏建阿迷廣通等  
城控制要害歸過黔請開廣西道通滇毋孤懸  
一線已苗仲倡狂水西連寇禍發人皆悔不蚤  
從公言按滇凡三歲去之日家画像事之薦舉  
例謝俱峻却數年後施報始從其便便道歸封  
翁右目復失明相拘慟哭兩疏陳情終養中格  
而順天差復下矣父強之不得已就道順天朝  
廷三輔地諸綱紀易振獨難貴璫傑構鱗比究

無得公一扁額者諸奏挈要不煩至公疏有所  
抨擊要自明其職掌非涉于隅見旁徇也將報  
代封翁計至勸曰孰使我羈于王事不得終舍  
歎者乎哀痛無加喪淑人時悞恨倍之且出時  
數遭憫凶緒已不堪猶幸老父弱孫差可相守  
不數月孫竟痘殤旁無他胤息及是以父艱歸  
筑筑靡依雖後庭不乏雅非所好畢生無歡腸  
矣年資日久品望日隆物力亦日漸給屏居郊  
外絕無干謁至民間利病士庶寬抑慷慨昌言  
自廣濟 卷一 六

靡有瞻顧如天啓四年之漕計當事罔知所措  
公首倡官戶不報災小戶量改折國課始得如  
額而羣情不至洶洶餘若袁大參雲岡之清修  
姚二守鳳梧之勤瘁顧孝廉任卿之坦率其後  
裔皆酷貧公一一周恤提攜之而少年經師若  
張若彭若嘉興之高旣貴執門生禮甚恭子孫  
無不沾渥惠者筮仕來皆然於解議南任爲多  
迨丙寅丁卯而璫禍亟矣周景文吏部于鄉邦  
爲後進同居上下帶相隔止一河自司理未召

時卽慕說其苦節歸晤歡如平生以季弟女女其子謀于余惟恐不得當也公平生自簡貴未嘗推抑人獨至吏部則否因與文閣學姚宮詹朱孝廉前與吏部交契者皆倍加款密余過從亦倍往時蓋天懷發衷有莫知其然而然者始信公心原無異同曩夷然不屑抑別有不能厭公志者非私有所徇也然已窺見爲已合者時多在要地左右公故丑寅間正人削奪紛紛公仍循格遷遷廷尉丞更遷寺少卿意欲餌致之

川廣齊

卷十一

五

而公終以不出爲正比開讀變起非拉攏祠頌璫總視爲血讐將羣納之網中而公身爲經紀如前所云苟非覓見雪消襁斥永錮恐終非公得免也公服官數政綰帶交何啻百人乃平生歸依心契前南臯鄒公後景文周公皆櫻璫禍皆謚忠介以人知人公品格大都可定云丁卯冬聖明御宇公遷南京光祿寺卿次年戊辰春公始赴任以積憂攻中又見璫黨勾連吏部寬不以時雪璫疾驟蹶幾不救迨救起兩年飲

食酬酢如故神明已異平時矣所可見者自陳辭京尹兩疏自陳疏言丙寅間事甚悉疑于身附黨人京尹子卿還爲次類諸力營不得公引嫌固辭自定藉爲金陵人則猶初志也兩疏直剖情事大端了益于病時見之公故重誼每追憶童子遊處時舅氏早背語及必爲黯然此嚴重家伯氏以公正無所諱每事時爲取決年高嗣息杳如當置後諸弟莫敢先發余白發其端卒定本宗三人外孫一人者家伯氏寔與

日廣齊

卷十一

五

議焉余旣弗獲辭受簡狀公且記公兩佚事有以深服公也掌道時一南大卿候之河干公報謁入色甚不樂云入臣固當爾乎余叩之曰彼謂余旦夕入都自嘆冷局祈改遷至下跪懇余以渠故物應之又下跪謝冷暖間何至如是艱不爲禮其人後以乘均媚璫敗者又考選留都門時郡有桀黠奴因緣官錦衣乘大馬呼擁謁公公視刺叱曰人奴何敢然速擒撻之衆喧索杖出踉蹌奔脫去時其人頗多與援能禍福同

鄉貴人已多與聯席者與前貴人雖不倫然若輩皆奴才也因建公立意不侵及之公先後同臺及病南中與劉大司空杜大司寇厚要自有所取不漫爲遊就者也公生于隆慶戊辰之三月距卒得年六十有五配陸封侯人贈淑人先公二十餘年卒子一鍾英娶李氏嗣經峪公女早卒一孫漢明天女一適太學汪廩亦蚤卒廩爲廣東布政使來虞公子嗣子二鍾清縣學生娶王氏馬龍守龍榆公孫鍾美縣學生娶嚴氏

日廣齊

卷二

三

大學士文靖公會孫嗣孫三漢祿繼鍾英後聘王京兆玄珠公孫題襲蔭漢進幼未聘鍾清出漢迎聘顧孝廉南宮公女漢永聘周忠介公孫女鍾美出漢汪叅嗣孫列卽前所云以外孫入繼者也縣學生娶須氏璽卿日華公女墓在天池祖塋之左兩世諡墓共一山岡見者異之公幼有大志欲爲明時執法遇事鑒得申所欲爲欲爲祖先復礪石堂故業欲法范文正公義田贍族志亦具酬稱鄉邦祭酒稱朝廷典刑生

蒙恩典歿得祭葬如禮可謂高則令終矣獨胤嗣天絕幾類舅氏然嗣子皆父母同產不似汝南三葉並領按取再從支屬也獨義田規畫甚具歿後會卒未遑處分宗人得而意持之與弟三人恩誼無間仲叔子皆得嗣季先歿無子未置後未免爲公餘痛幸嗣人競爽各能述公遺事一雖早歿嗣孫振振未艾過者咸謂家風不替焉艸狀甫畢閱邸報吏部題爲天恩曠蕩等事奉聖旨毛堪准贈南京工部右侍郎蓋

日廣齊

卷十一

三

去祭塋得旨時踰二年所矣新創比科註銷是以復有此覆間有得有不得則存乎其人留都卿寺獲簡帝心非品望特著能乎後此易名諸典舉是可例推矣

先考省堂府君暨先妣袁碩人行畧

先考之棄諸孤也爲萬曆己亥既踰月殯紫石山祖塋之次坎深尺有奇塋甃甃其覆之以土用戒不虞懲王祖考王祖妣王考王妣之屢遷脊於青島家言弗克有定粵惟天啓癸亥冬十

月先得吉壤於同人實吳縣西郊外五里地名花園村者值孤偉困於積疴幾殆叩謂孤俊曰偉不天所不目觀先考塋事者不瞑俊心然之身為植而佐以諸孫男曾孫男蚤夜皇皇卽其年十有一月之吉乃卜乃兆遷棺之宅不惟其備惟其時併遷先妣袁碩人正吳山合焉比塋偉始得扶翼臨哭又二年病良已共謀所以不朽先人者痛先考銳志勁骨高文瓌行粗有聞於時毫弗施用非當世立言君子生相識而聲

自廣齋

卷十一

三

相慕者安能發潛幽以貽於後且婦德不外徹而吾妣生名族續德門卓具丈夫行不祿蚤世苟不及今表揚益懼湮沒孤等惟不敢自爲狀謹撫拾事畧以請先考姓張氏諱尚友字益之別號省堂居士光汴人從宋思陵南渡遷家於吳其定居吳江之越來溪則自孟璋府君始冠帶相望多顯宋元間入國朝若工部公瑾荊州公理處士南村先生壽爲世鉅人名載邑乘後坐黨禍歿子孫相戒不仕然皆讀書作詩

世其家再傳爲澹菴府君悅悅生中齋府君旭旭生坦庵府君溥溥生溪南府君槩槩生尊江府君銓銓生敬堂府君基自溪南以下兩世單傳尊江公繇膠州守同知安南府事所至用廉能著聲績爲生祠及祠名宦者二邑誌傳文苑者一始次第復先世名蹟若著之亭臺碑刻者代守覲卒率半就未竟王父敬堂先生以純孝高節紹述於是益世其家云王父生三子先考其季也初王父舉於鄉正值尊江公守膠州

自廣齋

卷十一

詩

時生先考則公佐南安時也王父前配祖妣趙生兩世父繼配祖妣劉生先考先生時南安豫得祥徵作矮木几机擬掛冠卽與孫孀孤輩猶見及之先考每談膠州南安兩地聲績纏纏如目覩也生十年居祖妣劉碩人喪哀毀如成人蓋其天性然先考幼有膽決歲甲寅倭躪東南鄉居忽傳寇至王父呼先考先考猶手一編出若將稽程課者迫得寇信便捨去助梯後牆與王父掖王祖母避山中先考掖左弱時陷淖

不少懈越日遷郡城城門方戒嚴立肩輿前井  
爲捍鞭挺交下弗憚時王父卜居城南之滄浪  
亭闢愛日堂朝夕娛母功名心漸淡而督先考  
倍嚴歲乙卯攜之北上過黃河遇迅颿來遽抽  
楫支之不墮嘿而入不令王父知也寓京邸狎  
悍馬能不鞍而馳蓋雖恂恂被服而童子壯氣  
已足壓人未歲慨辭蹉跎每自顧精力氣魄會  
有所用之以此又一舉王父絕意公車屏家務  
先考年及卅兼有侍門戶事青衿雖芥拾乎簞

日廣齊

卷十一

墓

弗得弗昏亦遂以其年遇知配吾妣袁碩人焉  
連舉子女弗育歲丁卯舉孤俊歲戊辰舉孤偉  
蓋徙城之滄浪亭及胥門寓再徙而居竹里時  
王祖母郭年益高漸躋八十王父守益貞迹益  
遠而名亦日益著部使司牧守令造請不虛王  
父絕不報兩世父又鄉居不能代城中事先考  
每試有司高等文酒社亦繁然下帷攻苦不廢  
酬應凡事曲體先王父王父心安之得一意靜  
攝皆先考力也隆慶初 新天子詔舉山林隱

逆郡縣以王父應詔登門勸駕屢辭屢疏皆出  
先考手王父點定而已其時外祖吳門先生方  
以進士高第爲南吏部郎先考就試南都舍館  
中翁壻尊酒論文甚得舅氏宮允官翰林素器  
先考亦交口稱譽不置而先考自以春秋額門  
名家知交過從推能古今業亦無能先考者  
人人望樹大將旗鼓爲越溪張氏竟南安未竟  
業也壬申冬忽丁王父之變王父靜攝久體平  
無疾先期知亡日第爲隱語示左右不使先考

日廣齊

卷十一

墓

知前一夕體微不適先考卽心動攜襆臥床前  
乃王父故如常趺坐繩牀也候息漸微皇迫思  
古人刲股事割左臂片肉投米作糜以進王父  
久茹齋云有乳氣不竟食竟趺坐化去王父無  
餘囑持版作數字皆供養王祖母語先考時未  
涉二氏學第如山崩地坼哭踊無數不自意其  
身之生也先考既獨力任喪事先妣亦頗資以  
相凡百參古今禮而務其至者三歲畢喪則先  
考心力痺痺而先妣病遂不可爲矣是冬竟卒

踰二年王祖母亦卒五年三喪張之苓毒無甚  
於此其丁外艱之明年西吳董宗伯潯陽走書  
幣遣子孝廉迎授孫嗣成經先考再辭弗獲赴  
其塾宗伯先後迎師皆時知名士無嚴重如先  
考者卽其孫諸所從受經更無過張先生丙子  
闈中業登榜會有主禮記一生者臨時竄去房  
師過吳江與邑令王帶水京兆語相咤且相憐  
也時王令君最知先考後一舉業首先考而復  
他奪之蓋數奇已兆此遂漸厭薄諸生謀振翻

目錄

卷二

三

北雍矣已卯與王太史辰玉以試事訂交姑熟  
庚辰應其聘孤偉時得從焉荆翁相國遇先考  
如布衣交稱先王父必曰先伯丈常曰吾兒從  
公受春秋當執經就弟子列以先定交穀之耳  
是時相國忤江陵執政歸與先考語合卽其時  
交琴川趙汝師先生宣城沈君典先生皆忤執  
政人獨舅氏宮允弗善先考之交秋冬間相國  
家以女真事南北蜚語聞宮允寄諷先考解館  
弗應也戊子與辰玉偕試北雍時相國當路先

考乃在親疎間同社六人四得雋先考卷在大  
行鄒濬水先生房評署甲乙間爲主司所落鄒  
出闈以不得收名人爲恨此鄒爲御史慰其建  
言待罪邸舍間雅稱知己自此再北再南彌不  
可問矣先考初持門戶第尸其大者若米鹽瑣  
屑一絲先妣先妣歿不自得會有以薄田售者  
不察售之連歲苦潦更廢故貽善田積通賦付  
庸奴鼠雀耗數年盡廢箸壬癸間遂攜孥累漫  
游梁楚間客諸王亦終不自得午未留南都自

目錄

卷二

文

館王相國家塾後二孤同游庠每歲假館苟給  
先考幸無內顧憂逋累迫之遂委家而出連歲  
館馮館潘館趙游梁游楚游南都小有餘橐歸  
奴輒輶感倚戶外先考揮之去不問知爲逋索  
也立弛索付之亦不復問最後官徵急孤輩盡  
售餘產又得賢令公爲主持分豁亟以無累請  
先考先考乃諾而歸然徒四壁立常誦昌黎衣  
食奔走之句意竟不自得無何賞志以歿二孤  
昏迷顛仆隨古今禮以襄大事大不能如先考

之用其至也嗚呼痛哉先考生嘉靖壬寅之五月卒萬曆己亥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八配袁氏卽二孤母碩人也父吳門先生尊尼祖胥臺先生衮吳郡所稱父子名文宗者母封恭人勞氏袁有八女爲嫡出者六母居長歸先考不逮事姑劉與先考語輒泣工容極爲王祖母郭暨妯娌諸姑所重事王祖母無所不出體卒先王祖母二年比二年間當食無不思思恆廢食也御下性嚴治張卽張之臧婢無不肅外祖官南吏

日履齋

卷一

三

部時兼治袁卽袁之臧婢無不肅又各能得其心無怨性至孝喪大父時山崩地坼光景不獨先考然二孤時幼不甚記大率記無歡顏時不七月又值外祖變則真有不欲身之生者孤輩聽而勸曰爾何知每哭不休孤稍長而視衾袖枕褥皆淚痕存焉傳之保姆此爾母哭爾祖暨外祖時清迹也惟先考亦云然與先考俱以至性相莊故居喪時事事循禮兩世父世母卽各有異同終不能生間言也母生嘉靖甲辰之正

月卒萬曆甲戌之十有二月益年止三十一云二孤長者八歲次七歲號牀前母弗欲視囑先考亟娶名族善自勗撫二兒先考以志耦義爲不再娶後雖屢畜侍妾或去或留卒無能滋其植而昌其派者嗟乎二孤自有生來四五歲時晨昏離提抱循堦除戲先考妣膝下愉愉如也不及年自請就外傳傳不加督閤閤如也入靖室謁王父屏氣俟引者而進穆穆如也日宴出學舍爛斑屢舞爲大王母娛得賜棗栗餅餌爲

日履齋

卷十一

三

率欣欣如也不百武達外祖父祖母之居殷殷闐闐如也猶記治兵使者廣平蔡公屏騶從步過王父先考儒衣冠伏迎戒無然王父出山蔬具賓主命二孫出謁蔡公戲欲抱持以去又外祖解山東臬歸二孤從母歸覲道覩所謂車塵馬跡者堂中旅拜至今猶識畫影爲肖此第有知來一兩年事耳自此喪車屢駕十齡前後未嘗一衣色衣回思先考妣亦惟此數年爲適嗟乎壯而遇剝與幼而逢屯宜乎吾家運命之不

振也間嘗讀世之爲家狀者其尊人才而不遇輒曰文如古某人某人更歷內外艱輒曰孝如古某人某人又文之爲不入寢室不飲酒茹葷作一尋常套辭人可移冒至婦道讚語尤不須展卷而得嗟乎先考遺文刻有成集識者自不必論獨生平篤孝稟自性植居常稱色養志養本本津津有味其言之論人必先孝弟事係綱常不知何所激而憤發其所如江陵奪情事事在丁丑孤輩甫十齡夜讀先考呼庭中看長履竟天歎繇感召與塾師周龍池先生抵掌扼腕蓋周老儒可談卽王父亦賞識焉同母姊妹二人嫁陸嫁沈因念母倍篤體王父意存祖姑之嫁顧者旅游無餘資亟爲割贈王父亡後囑所供王祖母膳米每租入輒別貯爲疏以告先靈如化去時所囑付畢襄事無私焉王父有無出婢一人奉王祖母養不嫁終身禮給之刲臂事匿不使人知孤輩常見創省問乃識居喪禮節又皆視爲人子常孝不足記也記一名公弔文

曰先朝設孝弟宏詞科不問知當以先生應者乃昔挾一而遂今兼兩而困不異衣珠冠玉而卒餓以死也酷哉此真惇史也已若吾母棄二孤童稚之齡其事若存若亡卽追想恍如隔世而所記哭舅哭父兩事斷斷夢寐不誣故併剖心歷血以告後裔之爲人子爲人婦者至先考懿迹不可殫記大率銳志勁骨高文瓌行毫無所施用且精力氣魄迄艾不衰故終身不能釋經生之業生平自事親外與人交坦直不設城府最不喜見吟嚙嚙嚙人相因爲父子交當路時無因先考見者且故自引出都帷中得雋數人深相知獨董儀部卽所稱宗伯延教其孫者契合不止文字師入北雍時貲多其所具方甲午乙未間策先考且倦於行矣而貧不能束歸裝頗具屋一區田二頃石湖之旁卽吾家越來溪近址也憚先考介性不遽通私東致孤輩以聞先考念門人義饋判無却理乃意中故非所欲蓋度富身暨二孤庸可自致不屑居受給名



世輩之故遲之不踰年童卒先考哭之慟  
旁人語及前事先考閉目搖手不露幾微若爲  
不知者蓋極困阨不稍降氣如此於學深左氏  
春秋以家傳兼受江西鄒劉之學諸經俱成誦  
於文喜諸大家裨官野史山經地誌往往博涉  
旁及星命卜筮皆習焉至握槊圍棋呼盧藏鈎  
諸技則漠然不解也性喜長林豐艸荒祠廢院  
過卽低徊畱之二氏書多所參入而未究倚天  
假之年卽未竟大王父經世志亦必脩玉笑出  
自廣濟 卷十一

世業而僂與僂奪天真無意張氏耶先考病蓋  
得之神痺而膚澤精耗而氣不衰其發爲外症  
比革孤輩環泣若無所與者第以手作環曰吾  
所信方廣而已先妣病得之積勞積哀其發爲  
內症比革索盂水強自濯盥整襟而逝皆若有  
宿因卽古所稱孝子順婦至性合天其精爽去  
來俱不眩瞽云 門下後學姚希孟填諱

先考妣出男二人世俊世偉俊吳江縣學生  
娶陳氏方伯雨泉公孫貢士舜峰公女偉順

天子子舉人娶徐氏中丞瓜涇公曾孫太學  
生微所公女又側宋出男一人肇明娶姚氏  
孫男四人梓吳江縣學生娶龔氏世俊出  
娶閔氏天公奕長洲縣學生娶殷氏世偉出  
又振聘徐肇明出孫女四人爲俊出者一嫁  
韓淳吳縣學生一嫁王永建附例太學生爲  
偉出者一嫁顧咸建崑山縣學生一嫁姚宗  
典康熙太學生曾孫男二人弁出邑吳縣學  
生娶顧奕出邑聘楊皆士族玄孫男一人  
邑出

先兄孟舒先生行畧

崇禎丙子郡城有歲在龍蛇之厄五六月間連  
殞鉅公若夫身不離諸生而爲政于家作則于  
邦名實儼然諸鉅公問卽諸公稱兄弟交每事  
多取衷焉無如我伯兄孟舒先生者乃亦以七  
月初旬哭弔諸公畢遽殞嗚呼痛哉兄爲先府  
君長子母袁碩人產止伯仲先後相距二十餘  
月無他子亦無六兄弟先碩人之棄二孤也兄

八歲七齡號如成人每朝夕上食哭可一飯而數生就先府君讀宿齋中迄卒哭不忍聞也嘗謂惟兄是視先府君義不再娶居近母氏袁童子鑒依袁偕舅氏思曼三人共朝夕兄幼不好弄最得外祖母勞安人心初從先府君受春秋兄弟必偕後改受尚書居袁氏塾爲多甲申年十八兄弟與舅氏暨姨子毛同游庠居五年舅氏思曼天袁故父子學憲胥臺吳門兩先生師表吳中奕世單傳舅氏天而傍支入

貞廣齋

卷二

墓

人卒兄方省府君南都比歸病已眩瞀不能言第數日瘞之瘞徐者徐頷之兄無幾微色也時先府君倦于游兄弟百方迎歸歲乙亥毒發髀頰間出不意竟罹大故兄弟勉力襄事各就館百里外瘳病瘳茹素不能屆祥兄持之服闋平生豪于酒亦三年不濡唇滴也郡中居喪得禮數人憐兄爲首稱以貧甚自力徙居者八九或城或郊或鄉郊居時初近毛卽中表親再近周天下著稱黎廉歟瑄禍忠介公也兄與周交初

貞廣齋

卷二

墓

氏世集甲戌因先慈去世週一甲子刻法華書  
本爲報經遠緣起字字堪淚所費凡三四百金  
偉竭蹶不能任其什一兄取資亦無幾贏所以  
能然者修衣縮食日奉皆人所大不堪歲息之  
以供諸役且周卹三黨之不能永食與積糶之  
未入土者兼復哀之先所廢南濠石佛寺力尤  
艱鉅當安人懺往因遺旨徐氏姨世亦絕每歲  
拜祖其後必拜兩家墓以慰若敖之魂五十年  
不輟屢應秋闈試指授帷中弟子踰艾不倦至

原齋

卷二

三

耆年方自割諸生藉子梓亦漸長青其矜矣兄  
溫溫長者然性本強直自遂未嘗煦言遜色於  
人失意杯酒間遇其人從容辭解兄始歉然否  
則寧終身弗見也方執疑爲人憚然最重諾責  
人委心緩急無論易刺必瘳力赴之風雨寒暑  
奔馳無間比事畢不受分毫酬謝人以是爭趣  
之與毛中表鄰居毛貿易貨產頗夥兄無一與  
所與者周卹故人子引兄諸爲兄德暨耳目關  
係緣事而已間牽率及偉偉懶僻無所比倫兄

命之不敢不竭蹶從然自有貽之遠者雖竭蹶  
赴兄所急不辭也蓋偉守祖先訓登賢書來硯  
硯無所居間兄玉成未嘗有宛屬上官與偉厚  
悉其居貧得一里豪年邁矣身經胥靡舉鄉賓  
事發欲引耄耄免杖例出百金爲壽意屬偉豪  
揣知傍徨無爲通者兄故招之曰吾與若言豪  
喜袖其半奉兄兄好謂之曰吾弟介性必不易  
吾所以來若恐傍徨無門事久議生故明告汝  
亟麾之去豪亦因得早計別就凡所以亮偉者

原齋

卷二

三

然身不離諸生儼然肩諸鉅公間以此嗟乎人  
能輕視阿堵易耳若屑惡治生得藏不爲畜藏  
美居食其耳車常自檢適大半用之租先廬墓  
佛僧之提及貧友故人橋梁衢道間也兄歿而  
世能有人哉兄議論無所附麗性自與慷慨  
幽憂近又深疾滔滔委徇之風若近日行優鄉  
飲鄉賢矣原初本意時擊案唾詈雖憤發過當  
大指與正論合模範尺寸聖賢弱冠以前不省  
西方學或出聲詆訶後得雲棲禪悅習之遂醉

心不洽。胡冬禮拜課誦者宿遜其情。爲問作有  
。其。前所云。賜。獎。神。無。咎。今。春。夏。因。修  
。其。功。甚。浩。先。捐。鎰。金。買。架。木。心。搖。搖  
。注。之。惟。恐。及。身。不。得。當。也。素。強。無。疾。年。來。忽。有  
。憂。生。之。感。謂。環。石。湖。百。里。內。國。初。諸。大。功。作  
。皆。祖。先。任。之。此。役。意。兼。繩。武。不。獨。莊。嚴。像。設。也  
。疾。亟。半。亦。坐。此。六。月。晦。方。操。舟。欲。募。一。檀。食。飯  
。遽。慶。項。蘇。已。不。能。言。矣。越。十。二。日。卒。距。生。隆。慶  
日。廣。齊。卷。一。一  
丁卯卒。崇禎丙子得年七十。兄姓張氏諱世俊  
字孟舒。家世吳江。越來溪里人。越溪之張系出  
清河。從宋思陵南渡入國朝耕讀爲邑著姓  
曾祖南安公諱銓起家乙科歷膠州南安有惠  
政祠名宦祖孝廉諱椿欽贈翰林院待詔歿六  
十年以理學儒宗巡方和公論薦得請前兄歿  
一年忽得見之爲快考太學生諱尚友春秋名  
家孝行著聞每試爲諸生祭酒帷中先後成名  
去已獨數奇徘徊南北不售又艱下壽以歿學

者。稱爲省堂先生。母袁碩人。父學憲母安人。女  
也。年三十四卒。哭父哭舅皆有聞。姚學士特著  
詩。稱孝媛云。配陳方伯雨泉公孫學博舜峯公  
女子一人。皆吳江縣學生。娶龔處士鳴鶴公女  
女二人。長歸吳縣學生。壽淳太學。慎吾公子次  
歸太學生王永建。文學拓山公子孫女二人。幼  
未字。將以戊寅月日。附葬先考太學府君  
之墓。在吳縣城西花園村去城五里而近。方卒  
之數日。偉躬湯藥。含歛畢。神理困憊。暫息家園  
日。廣。齊。卷。一。一  
將以三七日治喪。韓壻從幕次來曰。適與內弟  
言。外父誌狀。願以時急爲之計。偉曰。然。然何遽  
也。言之再四。應之曰。余固無恙也。不能從容待  
耶。已思六七月間。事諸鉅公。與兄俱無疾。奄忽  
又何有于余。每持筆輒有事掇之心。益恐自誤  
歲前脫稿。將以除夕焚一通告兄。兄筵處山錢  
宗伯已諾。墓中之石。高文篤誼。得斯文焉。兄庶  
可無憾矣。通家後學王際填諱

張貞婦沈氏狀

貞婦沈氏余曾叔祖秉真配也秉真諱讀子我  
南安公爲庶弟其生若母欲弗舉之我曾祖母  
郭奔單之秉真固父視南安而兄視吾祖祖舉  
京兆時秉真方弱冠而已化異物矣婦十九歸  
張歸二井而夫亡無嗣我祖乃計析產令余  
從父經紀焉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得年八十有  
一孀操六十餘年如一日也婦父某母某故出  
仕族性嚴冷如冬不妄色笑望之知有槍栢之  
資方歸張時秉真業病劇不可起貞婦請身代

自廣濟

卷之一

四

不得卽顙而呼曰余爲沈者女而不婦張矣且  
歟無嗣其死而殉所天也母筑稱未亡人而世  
所天也耶既除髮兩髦土左屏以居親族遺戚  
問候屢及戶止迫晚不留宿食必祭夫而後食  
持身飭下斷斷如也先是余祖所析產連不歲  
奴輩又漁其中以故貞婦稍不康轉依沈棲而  
仰給于余從則曰余不死爲所天也余筑稱未  
亡人而所天猶世在沈猶在張也迄卒而世不  
祀業不存其際固難一一數已蓋貞婦之從秉

真余曾祖余祖實先後庀其事而婦克自振勵  
不媿家風余宗未得顯者爲列上監司以表于  
朝羣從又無氣力俾貞婦康秩媮食而卒令老  
頃僑寄以死所以世所天者得從兄世學扶輿  
合塋陳灣祖塋之右而已雖余祖有成命余輩  
皆罪人也獨計令典卒不可徵而得達人君子  
以一言重之或天不大棄其宗而俟後之時則  
貞婦猶厚幸矣余生晚與貞婦僅再以大事接  
總行不甚詳有老嫗爲余言婦初孀時口不能

自廣濟

卷之一

四

入一溢米僅進勺體媼偶從旁言鄰婦有以飲  
敗者卽覆盆矢誓終身不復濡唇秉操堅決皆  
若斯類焉塋後三四年有祖婢王氏葬溝之西  
原氏爲吾祖太史公侍婢公以母老絕公車習  
靜奉養房中執巾櫛者一時遣出氏獨請留朝  
夕視膳太夫人比太夫人八十六考終氏未四  
十也先君重其志行命余兄弟加禮敬焉以萬  
曆壬子卒余全歸于就寔得年七十有五雖不  
應旌格其人亦貞婦仲間者併狀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十二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欽贈翰林院待詔故孝廉朱孝介先生暨

配顧碩人合葬墓誌銘

崇禎甲戌冬直指按吳者爲姚江祁公以真孝廉三人疏請贈謚表章用示風厲得旨部議次年再覆如請旨多褒詞其一人則吳縣朱先生也首吳江張先生爲余大父次崑山歸先生隨歷年遠近差序遠者六十餘年近不下三

自廣齋

卷十二

一

十年朱先生卽世甫小祥遠列名更奇直指以創行重其事移檄四郡名縉紳斟酌久之卒無以易也命下輿論翕然奉爲皇明曠典于是先生先一年家嗣鑑勉力庀具偕配顧碩人合窆何山之麓矣倉卒未備誌銘迨丁丑春旬旬擊額詣泌園張三言曰先君子束脩窮巷泥身滅跡而竟得侍王庭微聖天子之綸綍雖潛無弗耀亦素所信友爲之章徹者大也既爲聞于今必爲傳于後惟是金石之業以托永

世者敢微延州心許之誼以請余曰是安敢辭且余年七十矣而父同志之朋四人周忠介既前死後死爲文相國姚宮詹併一兩月間頓盡矣余篤老幸存又安敢以衰賤辭不亟爲撰述也乃進其狀讀之按狀朱姓出邦附庸後在吳爲著姓宋季有將仕君避兵隱謝里村于是吳江同川始有朱氏數傳及貴三公世次乃具再傳有耕樂公祥當周文襄公撫吳時以才行推擇爲上佐佐文襄平均吳稅督修寶帶橋著勞

自廣齋

卷十二

二

應得官不就構耕樂軒娛親文襄與鄉先生吳匏菴趙半江諸公作詩歌美之耕樂次子魯菴公麟以別子貴贈文林郎瑞安縣尹生六子默齋公震其四也傳于里中公椿生三子季爲復中公燾字世延是爲先生父自復中公而上皆稱鄉里善人復中公益落拓不治生讀書教授爲業晚歲愛郡城西山之勝移家焉順正保吉克躋上壽元娶顧無子繼娶季舉一丈夫子孝介先生是也先生諱陞宣字德升生數歲隨復

中公徙郡山中十九補吳邑庠諸生三十有五  
舉萬曆壬子應天鄉試四上春官戊辰以父篤  
老侍疾不赴辛未服闋再赴歸三年冬十月卒  
得年五十有六學者私謚爲孝介先生踰年直  
指使者特以聞 欽贈翰林待詔 予勅命此  
其大略也狀稱少無師以父爲師依依膝下無  
刻離童子試見衆擁踏再以父子顧戀不入比  
入首錄純孝蓋天性云壬戌乙丑畢試亟馳歸  
不俟榜放皆念親老故丑歲心動歸更亟渡江

自廣香

卷一

三

浪駭不爲止抵家兩親歡然時復中公望九齡  
雖不良于行無恙母季碩人少一紀素強無疾  
乃歸聚十許日遽病病十許日遽卒先生摧痛  
倍人茹素絕飲迄終喪于至性固然非難酷貧  
力構美材無何父病忍痛伴宿扶將抑搔徹夜  
不寐又不敢見涕泣容難耳身絳是病屢丁卯  
秋幾殆獲濟漸公車一意養父伴宿中夜數起  
視衣被浚溺爲恆踰歲竟親舍斂哀毀如喪母  
時筋力逾瘁矣卒以是不勝病始終事親如此

至敘述丙寅丁卯間事余廢卷嘆曰此余所目  
擊身嘗無用狀爲也先生故與忠介公少小同  
業同志若余暨文姚兩公猶鄉薦後定交方緹  
騎逮周至郡縣大尹抱牒往則先生業聞報待  
賓次時丙夜忠介欲遲天明行令道路屬目榮  
之偵者往來周之庭惟先生庭焉入堂惟先生  
堂焉具謂經紀周事無如先生矣迨開讀變起  
狙擊狼籍先生方居憂素車先後其間易指目  
事聞逆璫將甘心其人臺疏以五人應駁求渠

自廣香

卷一

四

魁甚急同鄉顧侍御京歸密語余余曰謹祕之  
毋洩無論文姚兩家余家屬垣皆偵事也幸璫  
卒問當國王名未詳郡中如譁傳者旦暮達京  
轂矣然不可不使先生知稽三日借他故招人  
城視余病余不食如其日數矣先生聞次委命  
夷然啜共食余差得食粥侍御半月後他洩譁  
騰郡中則七夕報決五人踰期矣前此雖文姚  
亦不知也已而文謂余曰余早聞終不甚慮蓋  
禍患猝發究有所召周以死立慙銳獠虎鬚我

輩在朝在野俱有稱揭於名矯行之日命盡一網不可知若未氏純乎純哉天意必有默佑者果然然耶否耶故余謂孝介先生孝則天下之真孝廉則天下之真廉慨慷急難則天下之真慨慷敬謹好修則天下之真敬謹總蔽之真孝廉一言而無有毫釐夾雜其間所以身歿之日視斂三百許人門生義故與半面初交相嚮哭皆失聲葬日余扶病長號旁觀盡簌簌淚下也此豈可結約要契者乎嗟乎余亦終薰其德莫

自廣齊

卷十二

五

名其器汪汪未易窺度矣方逆瑞索渠魁事後余唁之曰兄歸家竟不言耶徐曰因婦計作醬乃曰不知及食醬否不覺飲泣然亦竟不淡言恐驚老人牀褥間也狀紀庭幃應對皆實錄屬續前惟以經兩大喪男婚女嫁多舉責未償及葬不身親爲念孤鎰時方弱冠節量賻費克襄厥事愼辭受類先人吾不能上其赤貧所終或天有以佑之如達人豫識不誣也鎰又曰先人之仰得盡養俯畢兒女累者抑繇母氏顧碩人

不幸先二年卒再進狀狀顧姓父奉橋翁母袁氏長淵縣人世以農隱翁力農致中產無子仲女年十七歸朱朱貧不任禮就顧授甥館焉先生不能三日闕定省山中跋涉良苦顧碩人與翁買一廛所居側奉舅姑遷之今所發跡西津橋其處焉脫簪珥營租稅先生一意養志無中饋發兼不以砥節過苦至虞室人交謫終身相敬無違言世方之梁孟猶信卒年僅五十方初度得見鎰婚強起受嘉禮差慰云男二人長鎰

自廣齊

卷十二

六

吳庠生娶顧文學伯麟女次鉉聘殷文學汝劼女先聘文相國女卒相國追載之元配陸誌不欲沒其誼及之女二人長嫁庠生錢鳳祥女先卒有甥孫二人次嫁庠生周茂藻卽忠介公仲子皆顧碩人山先生初號漢瀛亦號何山居士歿後門人擬以純俗易名姚宮詹南都聞之曰天生孝介以配忠介作謚議一篇遂定今稱而張子銘其墓

銘曰桐涇蓮涇兩涇之間忠介居斯葬斯獅山



象山兩山之間孝介居斯葬斯魄焉相依魂同  
所之百歲千秋溘有竭時山亦可夷惟忠孝益  
久益思

欽太學愚公先生墓誌銘

余間與文閣學姚宮詹追論生平朋好必首及  
欽太學愚公愚公性樂與同人周旋凡文藝酒  
漿及山水禪悅之會無不倚公倡之多讀書修  
古今詩文業旁涉時事喜持論酒酣耳熱送難  
紛紜公意有不可期期必伸乃已鬚髯張張唾

日廣香

卷二

七

沫橫噴少年間調之曰嘻公怒睜目直視不屑  
徐理前語或他更端引伸則歡笑如初不獨宴  
集然凡坦衷推誠率繇此此所以恆繫人思也  
公少補邑諸生有盛名中歲入太學七應京兆  
試不售萬曆甲寅距其生戊辰年四十七嘔血  
卒人曰才高數奇致然余知之非也間語余曰  
書生惟酷貧不能康父母養漿酒霍肉不時具  
無以洽賓客緩急人無能如其心足攫懷抱耳  
若得失時也安能戚戚孜孜爲一進賢冠惑哉

且丈夫爲所能爲所欲爲甚夥居恆究心史事  
誦練典故意欲修宋元二史迄 昭代接司馬  
氏通鑑勒成一家言究竟歸心大乘懺綺業可  
以無憾已輩感言曰談何容易司馬氏用縣官  
物力宦跡所至攜卷帙繕役從遲迴數年乃就  
余何容易意就交游中能辦館穀兼具紙筆費  
托以成書徬徨無其人鄰郡縉紳有緣舊誼邀  
致者同人或甚之不當應業應矣醴設又似不  
繼于是前少年受不屑者或聊蕭之不能堪病  
乃加劇發于詩歌多感慨恹恹語具集中集較  
成余手不刪亦詩存小雅怨誹之意也嗟乎世  
人志行不立獨患非血性男子耳血性不以外  
攻端以內結恨而可以病病可以死此非吾黨  
狂簡及立地成佛作祖之人不能又何怪尋常  
燕集輒思愚公至興關樂關心知兩三人悄然  
如見其鬚眉也哉愚公爲人處處有至性大者  
見于事親尊人承襲世肄管絃優笑不離側善  
爲護持以順適其志喪葬盡禮盡力不以煩庶

日廣香

卷二

八

兄母太君八十老矣乃心孺慕不啻比暝呼兒  
子寧高堂語屬屬呢呢不忍聞次子彝敘狀皆  
實錄也按狀愚公姓欽氏諱叔陽父姓昉建炎  
南渡扈蹕其顯于吳自洪武中伯恭公從道始  
二子伯仁爲欽大宗次義出後外家尤氏方伯  
錫類其後也自仁若干世曰怡閒公瑄瑄仲子  
曰思閒公泰以子貴封工部郎泰生拱極成進  
士官至高州郡守詳閣學豫所呂公誌子三人  
蘭臺公其仲也諱止信配徐碩人卽八十壽母  
勤酒漿烹飪以勸子于學者娶吳氏吳江著姓  
幕僚濟川公女子二長典娶徐學博仲美女次  
彝娶徐太學孟諧女孫男某某未配皆典出初  
愚公少年名盛時父二千石後母爲申太師從  
姑講中表兄弟誼不爲貧無家然潔廉不稍附  
麗自課諸生脩脯作供轉盼數年間貧無立錫  
典棄家爲大僧彝尚未有胤息勤課誦艱難補  
郡弟子員庶稱讀入書者卽爲僧亦先志也當  
甲寅冬十葬吳縣之山祖塋之次時文閣學姚

宮詹皆壯強無恙二子堅以誌屬余閱十五六  
年同人漸次畧盡乃克舉筆吁危哉爰敘述而  
系之銘

銘曰斯家中者伊何人草已宿矣而有追爲之  
銘夫有追爲之銘而其人之能不死也又奚論  
夫夭壽與升沉

太學孟諧徐右墓誌銘

余交游于諸徐中目孝廉仲容外次善太學孟  
諧善其歷少壯衰暮得喪有餘不足哀損補益  
自廣齋 卷二 九

之際磊落頡頏終無嬖阿俗韻爲文饒爽氣如  
其人然無若吾黨姚宮詹孟長與契密無間且  
姻婭久故知之爲溪銘孟諧壙中石不問當得  
孟長極筆無疑也乃逡巡十有三年子樹丕始  
就泌園叟乞銘丕亦大解事人併錄宮詹前銘  
其王母陳太安人文以來則思過半矣按狀君  
名淳孝字孟諧裔出南州後占籍姑蘇虞婁界  
中其著稱長洲累資鉅萬則我 明德靖間也  
有雪井翁富而好行其德至尚寶公履祥起家

成辛丑進士則君大王父王父焉君父贈公爲  
尚寶公季子弱冠喪父伯兄兼攝家政擅豪華  
聲雖能專弟下學而分箸時鼠雀耗亦不少已  
贈公又無年棄君纔十齡卽井井有成人度治  
家稍治豪華習無所澀縮供其交游親戚如故  
所貽負郭數頃以家有強近貴人避征徭托宇  
下一旦權宿逋子母盡掩而藉之君兄弟遂不  
能具中人產于宗中南北阮之勢成矣然終不  
能大澀縮益就師資延賓朋供具燕設自如所

自廣齊

卷十二

士

格

取給不能與世無涉然必援大誼據禮教務以  
意氣施報相絮如余所稱磊落顧終無俗韵  
者也始就諸生試卽有聲諸生中卽就南北太  
學生試卽有聲南北太學中惟庚子一試以季  
父文江公官少京兆子弟例格不入丙午北闈  
業經房師賞目僥得矣第七經臚錄舛錯置之  
然京兆公于宗人中首慨惜蹶踏君之見格而  
房師卽同郡人出亦再三嘆其有命君之足辦  
一第審矣時政工苦讀書每試輒屏居齋寺晝

夜丹鉛不絕手後年益壯且艾循次數入棘闈  
然而朝氣盡矣君父稱贈公母稱太安人以介  
弟淳友後君先人伯兄者官貴陽郡倅故天顯  
誼篤君亦偕與一行往還西薨夜郎道上發爲  
詩歌不勝怛悵憤懣之況比歿前數月築室考  
成粘句柱間曰新築書齋壁未乾馬蹄催我向  
長安蓋負其才志卽小有展布僕僕道途不辭  
也嗟乎惜哉宮詹誌太安人時描強近貴人藉  
產事如畫不復贅獨云族之賢者中構至死不

自廣齊

卷十二

三

格

相知未竟蓋卽指仲容也仲容于君爲同曾祖  
兄弟仲容親兄弟三人羣從中君最契密三兄  
弟相繼死長兄子旣成立承蔭復死止季一子  
存于倫序君子樹丕子得嗣長君子卽宮詹外  
孫也仲容雅賢樹丕曾執予手言之宮詹達人  
義不與人承嗣議君後仲容三年卒亦不置口  
頰也其他爭後仲容者紛紛豈盡闕君事哉余  
旣首善仲容不得不爲君白此又君有軼事君  
母陳太安人教君嚴弱冠時微有酒食過安人

怒舉戲鼓擲之摘其齒君掩口茹血謝過謝已  
相對泣無遠容疾呼恐傷母氏心也庶幾磊落  
丈夫具至性者矣君配吳閩學文端公孫澈江  
太守九華公女嫁資佐君親戚賓師暨諸叔婚  
娶饗飮費略盡不恤子男一人庠生樹丕也娶  
姚氏官詹現聞公女女四人一適諸生劉文台  
一適計汝礪一適諸生欽彝一適金詹思俱配  
吳出孫四人長煜興娶史次燁燁娶張皆庠生  
賢而有文不愧外家宅相云又次廷俶育子外  
祖從外祖姓又次煥隆俱幼女孫四人一許宗  
王承外祖仲容姓名徐王孫一許字姚廷修官  
詹公冢孫世所稱交門親也一許字顧一幼未  
字君生隆慶戊辰平天啓乙丑得年五十有八  
以崇禎庚午冬卜葬一雲祖塋之傍官詹公既  
前死余無辭銘之  
銘曰旣麻爾躬窆不樹封疑吾數窮閭歲彌年  
訢乎葱蔥厥碑有穹以稱徐子之宮是在嗣人  
天道其猶張弓乎

登撫初陽孫公墓誌銘

崇禎壬申之七月登萊巡撫孫公以兵叛自歸  
見法 天子重其罪不削其官殯歸而縣尹蕭  
山來公爲文迎而弔之越三年乙亥卜塋縣之  
城南縣尹銅仁萬公臨其穴爲其罪實無可說  
而當時君臣開誠相信千古無兩一旦事出不  
圖且多方掣肘以至于無可柰何其生平制行  
誠足取重鄉邦表白于朝廷道路之口也公名  
元化字初陽其先爲南都人元至正間客燕山  
諱伯元者以燕山籍知嘉定州遂家焉入國朝  
有顯仕高曾祖屢遷上海公父武選公築居兩  
縣界上遂稱嘉定籍上海人云父子俱遊嘉定  
庠公性敏好深沉之思童時授書似不省已輒  
默解十八補諸生爲郡守會稽朱公所知次年  
走上海師徐文定公光啟文定公故以宿名發  
解北闕于用世學無所不窺尤喜西洋天主之  
教凡利瑪竇幾何數學天官星曆測景日軌兵  
器神銃靡不精曉語他人憤憤語公獨心開至

算造火器操約中微文定公自謂弗如也公既精其術後遂用爲出身先資守寧遠勦獲糧內州郡率藉之自號大東以此癸卯與武選公應南都鄉試不售遂扶之而北文益有名交遊益日進壬子授北關出新城王公門公恂恂書生持身有檢押坐遇宴童妖姬目不忤視然亦未嘗爲異同類有道者乃知其奉西教甚謹持身無二色也再上春官不售益精其術壬戌抵京時奴信正急正月有襲破廣寧之報計偕者持

廣齊

卷一

三

去就公獨疾馳入京其鄉人吏科給事中侯公特疏薦公公亦自書上書云此時經武甚急較文甚緩慮無不短後從事願負諸生藝素高同人無不惜之科疏上以七品職贊畫軍需遇會試之期仍許會試然公雅不屑已卽拜疏云臣學有淵源行無虛飾如其法則能成其功行其功則能竟其法用兵莫如火攻急守莫如戰臺踐臣之言而後責臣之自踐其言臣死不悔萬一材料不應臣手而謂工作之遲兵將不繇臣

練而謂器法之病是旁人改方而罪醫非臣所敢承也因請分營兵以清城守急修築以扼要害定三道關隘臺礮一片石防守當事俱不能用上忽命高陽孫公以大學士往督諸軍素知公匪月間遂悉取條議行之關外赫然改觀公因有貂蟬之賜甲了封父爲登仕郎兵部司務封母吳爲孺人司務封母自公始公自此不復與會試矣進公職方主事專管章奏公看詳奏復進退可否具協機宜大司馬若趙公彥王公

廣齊

卷一

二

永光王公洽倚公爲左右手司郎若方公孔昭徐公日久余公大成李公繼貞號清執有望每事取裁焉時科臣有請撤督師者議下九卿會議公奮筆言不可撤次年奴兒哈赤率衆攻寧遠連營百七十里道臣崇煥憑城用紅夷大砲等具禦之殺賊衆萬餘收器械無算奴長孫次焉奴用兵無此失亡慚忿疽發背歿朝議始信守城之具無如銃臺矣命公速赴寧遠與崇煥料理創遣賞金段一疋銀五十兩公辭銀受段

父母皆得晉封丁卯叙寧遠功時逆璫魏忠賢  
爲政公同曹郎諷公稍端結之姑以紓禍公弗  
應是役叙功當推在事者與前後製器設守者  
首責故當徐溫叙不可紀乃僅擬公加級徑矯  
旨奪職問佳崇煥初不肯頌以羣咻不能自異  
後雖欲寬政詞邊臣不可以常例格原弗論然  
何若公之皦然不污也 今上龍飛采諸臣言  
舊爲卷削奪旨俱復職公以吳江呂公薦召用  
陞職方郎中協理司事封考爲武選郎是時

自廣齊

卷一

二

上欲廓清遼孽特起表兵部右侍郎督師關寧  
屢疏乞公自輔陞公山東右參議整飭寧前兵  
備公與表交最厚然表誘斬毛帥絕不與公相  
商公心異之冬奴迂道從喜峯口破遵化諸州  
縣直逼都城調各路兵馬勤王表統祖帥等入  
援公發兵馬器械共二十餘萬應表獨守關外  
八城二十四堡表忽以蜚語被逮祖帥兵將聞  
然潰歸公遣中軍迦論大壽以利害大壽悔悟  
亟整兵入關而是時遼將劉興祿者從奴營脫

歸公知可用推誠任之卒感泣自効冷口之戰  
斬首數百以無援敗賊然夷氣已奪興祿有弟  
興治素據皮島猛力過其兄聞興祿敗狀怒  
國家未行卹出慰言時公背關成師阻奴出路  
以大砲擊濠永賊迫公遣騎邀擊高臺堡又擊  
灰山堡具有斬獲奴自是南掠從舊入喜峯歸  
而廟堂之議乃不愛奴憂海矣然海風迅不常  
自毛帥來祗以虛名牽制實無大益是時大司  
馬梁公從外僚暴起欲建奇勳念公守寧遠入

自廣齊

卷二

三

城功當晉遼撫目前所憂惟興治與治所憚惟  
公遂奉 旨陞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登  
萊東江等處恢復金復海蓋贊理軍務兼管糧  
餉公辭奏爲積勞病廢久候代題新命驚聞萬  
難臥理伏乞 聖慈矜賜生還無誤封疆事臣  
丙寅贊寧適當滌潦臥所著濕右股病麻去夏  
重遭連雨延醫漸成瘕疾臣家五千里臣父七  
十九歲臣母七十五歲自冬踰春家書阻絕臣  
父母知臣之已險臣不知臣父母之尚安五月

中甸臣父遣人漂海忽來如從天降臣母念臣之病寄藥一囊臣又因念臣而病又恐因病而以他故累臣遂杜門養病貽詩慰勉有而壁稍寬堅壁日入關姑待出關人之信惟願臣却賊以報國而後見親誠義制乎情之情溢于言矣含淚終篇淚水捷至臣舉左手書額自喜見親有日也勞過知勞百病交作紀部臣丘禾嘉攜黃龍隨營醫官趙汝璽出關療臣新疾幸痊舊疾逾痼每日含淚服臣母藥百丸其

自廣齊

卷一二

元

李濕痰五年膝理滿結非月日所能愈臣固已不望其愈而苟安誤事臣心恐乎偏揭乞題未蒙憫念忽于六月二十八日接邸報臣謹啟案扶掖望闕叩謝聖恩顧此何也此何官此何任也以臣備就之器甲之營伍安就之士民修就之城堡統此戰勝之必固攻必克之將卒京朝咫尺呼吸易通郵驛通行本折俱近臣又曾爲皇上三次發援恢復數城斬馘無算且獨守八城二十四堡四百里邊凡七

閱月當東西二賊數萬饑兵百萬饑民加以民諫兵歸兩大變自謂險難歷盡輕熟漸來尚不敢以病軀苟安誤事今登萊與金復隔海軍機緩急風汛難持接濟調發俱不可必向者虜在薊門內部卽以異域視關寧缺餉五月此難此苦石人下淚而今乃爲東省之贅撫撫遠地之贅島無一城可據無一事可因將知領兵而不知備器兵知領餉而不知對敵養濟院中之蠶獨長安道上之乞兒合爲一人而強者則竊繼

自廣齊

卷一二

二十

揭參把持開市明知內鞭不及麗窟可營此剗興治之所以養夷八百造甲製銃便四顧無忌小霸自雄也蓋內廷向以登萊爲虛撫東島爲虛兵今欲以臣實其虛而戶部不給全餉工部不給軍需兵部不給馬匹則兵仍虛兵虛而援恢亦虛援恢虛而撫亦虛則是欲以臣實東之虛而無乃以束虛臣之實且勿論島將之反側戎索未易言矣臣卽不病尚不可承而况病病且甚甚且不能跨鞍不能捉筆者乎賊未退而

言爲惜身惜身非臣賊退而不言爲竊位竊位  
尤非臣所命復臨事更難而誤更大向問劉典  
治變起內賊用臣不嘉撫登臣即語不嘉曰非  
所以用不嘉今更用病臣益非所以用登撫臣  
可不亟言以自誤誤國伏冀 聖明洞鑒登撫  
之設無益于國以貢病臣更有損于國即以登  
萊海防仍歸東撫以四衛恢復仍歸遼撫更懇  
聖慈鑒臣積勞憐臣病廢准臣乞骸容病臣生  
得與老親一見不特邊事無誤而 皇上中興

■廣齊

卷一

三

孝治更有光矣奉 旨着即到任益殫新猷不  
允辭公于謝恩疏中備陳防禦恢復之策因言  
援遼二字萬不敢承道經都門有 旨着候召  
對公復條四款代奏公筆下如刀能道所欲言  
凡十餘年燈窗自肄無非火攻一策製炮築臺  
委心西洋人西人亦樂爲用守關外入城能已  
見于天下意主撤海故此疏數百言之甚詳  
且及家庭敦勉之誼言無虛者直錄始末以見  
公粉志若公矢心白意不以分毫通問貴游雅

與東撫余公同之然余公遜而公應且又從乙  
科起家固不能無望當事者勅亦是公撤海議  
怵于軍吏異有功督公急公既受海任則不得  
不力爲經營幸未春劉典治跳踉居島島舊帥  
張燾與典治之內戚沈令謀殺之數年所慮一  
朝廓清矣公命暫行開力獨多于是遣黃龍以  
總鎮行撫焉疏列始末上聞得 旨島逆既殲  
具見孫元化沈謀遠畧差官齎賞相機料理知  
道了有功員役查明酌叙閩外之事原不中制

■廣齊

卷一

三

言官條議不妨互存東省事情自有專撫孫元  
化着一意熟圖恢復大計不必別分猷念該部  
知道公疏列得 旨多如此所以益犯衆忌宜  
興周公爲首臣實知公從閩中護持之人有議  
周公者公向人云諸君不我信能不信孫初陽  
是忤奄額額者皆苞苴結人耶然是時中朝度  
無可柰奴何幾幸海之或效與公之謀畫可恃  
故得 旨甚溫多委公自酌便宜事不中制公  
益難于卸任勉力爲之先所遣鎮臣黃龍公從



行伍拔起深所信任至島遂叛公疏言海不可  
撤公已矢所倚大司馬梁公舊與公同關內外  
道雖不能如公議撤海尚心諒之至代者熊公  
直以援遼督公時攻大凌河急始督公兵三千  
繼益五千惟追呼是嚴公調孔友德兵往來海  
島如織幾犯颶溺比改而從陸不勝怨谷公臨  
遣蹇蹻不能寐至吳橋果變矣返兵所破敗城  
邑爲甚公檄其收兵止殺卽封办故青萊得全  
比臨登城登人故虐遼人至兵臨城猶殺遼人  
日廣濟 卷之二  
不止外攻內叛攻三月于壬申正三日城陷公  
抽刀自刎勢已絕親從官皆被殺公獨爲賊黨  
耿仲明翼庇移之家至次日乃蘇賊逼公具疏  
弗應凡七日不入粒米不炊念居賊中無所益  
不如歸報 天子適有船航海賊亦故縱公歸  
遂以二月抵津就逮是時忌者騰言多謂公能  
左右賊者 上亦微疑之比公至考試通賊無  
狀 上又遣中人董公劓處深二寸許知入深  
非僞報 上下部擬罪時 上遣部貳劉公督

師計許招撫賊詔撫臣謝公太守朱公併二內  
臣殺之適聞 上大震怒公遂歿于西市是時  
子諸生和鼎聞逮抵京晨叩獄語故公夷然曰  
吾不負國汝善視兩尊人而已步而過市語市  
人曰吾是艱難歸歿者人爲揮淚臨刑暴雷起  
于足下徐文定公適在開問之曰是足明登撫  
之素矣公生平于中外有恩與人然諾不侵族  
有貧而貸其女千里外者公問關力致歸嫁之  
雅負膽決鄉居登籍後操舟暮歸經所居黃浦  
有賊薄其舟公連 二矢賊驚此孫舉人有手  
脚者委舟蘆中避去公收其舟併賽禱儀牲歸  
犒家人爲笑樂恂恂如處子而負氣不侵類此  
性經緯諸事默念緩急可否或自畫腹卽小制  
作皆然思成布置始知初不語人也平生急難  
讓夷遇事擔當有本末人以是倚信之絕不以  
祿位尊顯爲榮至爲登撫則歷舉撤海入告且  
謂海禁開而鮮人得爲奴轉輸真文龍之罪也  
文龍誅而仍不撤海以收近局是則崇煥之罪

也其言明晰如此所長專在火器鏡臺圖家若使履實地憑堅城以守將百奴無奈之何惟虛計海之萬一而公既承其任不得不勉爲規畫謀誅與治以報上聽其言似別有一番用海作用者大司馬又故更張顛倒以紛之登城爲殲東人不白所繇來動爲公咎也豈不痛乎公生萬曆癸未歿崇禎壬申得年恰五十父繼統封武選郎後公四月年八十一卒杭朗負氣節處公生夙間鑿鑿以忠孝不負國爲言所云非

自序

卷一二

三

是父不生是子毋吳封宜人後公四年卒亦登八十一髮沈封宜人邑庠生娶沈邑庠生同休女次和斗邑庠生娶王邑庠生叔隆女後從伯父中越次和京娶高太學生無英女女三人長字官生徐公安友之第三子邑庠生爾斗女殲以嫡甥女王氏續之卽文定公孫也今婦翁視公次字郡庠生沈之第一子邑庠生震次字太學生侯之三子邑庠生玄泓孫男四人和鼎出者三長致揆聘金爲和京出者一皆幼未聘孫

女三人和鼎出以崇禎八年塋公城南荒字圩之新阡和鼎兄弟皆斌斌讀書世其家以姻契沈君宏祖年譜乞銘于余余謹公在燕邸其契厚舉于鄉同出新城王公之門王公于雍得三人余與公皆眷囑所注公視余真兄弟不啻也余哭公卽得弔武選公初喪余病逾期武選公益忍歎待我到爲調停家事焉雖賤不文何辭銘之

銘曰天步艱妖字繼誰慨然投筆先佐中權出行邊火器傳收功全弗領奄官級鑄聖中天委

自序

卷一二

三

寄遺虜劉燕八城完酬報宣登撫肩辭控堅撤海便廟計偏責望嚴禍忽延調署牽反戈鉅誓勿捐蘇乃延就海船歸夙官撫事愆竟殞元嘅吁肝碧血濺何時平惟忠廉帝鑒憐照盆冤侯歲年勛下泉永弗謾

### 大學龔仲和先生墓誌銘

龔之先自蒲川公繇甲科仕至工部尚書事茂陵遂爲嘉定若姓五傳爲方伯公諱錫爵益亢

其宗君方伯公次子也母孀安人以差次女兄  
弟行三諱方中字仲和始生未彌月方伯公令  
承新搢之行患疹幾不收終身遂抱痼疾稍長  
英敏特達同官蘇公令吉水許女焉方伯公歷  
官二十餘年君讀書毫不與外事所至交各雋  
如湛持文公現聞姚公牧齊錢公開修王公皆  
稱莫逆若同邑徐汝蔗李長蘅唐正叔嚴永思  
諸公暨道行足吾兩叔祖則所延致同學相與  
借出入者也侯公吳觀爲公長姊壻尤親密無

自庚子

卷三

三

聞云甲寅乙卯間連構家奴訟事併及公兄弟  
諸爲訟者惟君出方氣折卽上官亦倚君徒得  
其片語爲重故公當方伯存時卽親對簿諸瑣  
事乙卯丙辰間及其季更棘朋輩時從居停晤  
言然君雅自楚楚讀書笑談如平常事卒白人  
尤服其幹用而君實勞心徧極矣舊疾時發丁  
巳秋病瘡幾殆見藍面者坐卧守之君惟持  
正念一切禱祀不行久而魅隱病良已其素所  
秉執如此甲辰歲母戊午喪父皆毀戚易治如

一壬子秋闈屆試期間父病痰亟馳歸奉湯藥  
調劑得就安又七年乃歿人稱其孝感有効焉  
君折節父行前輩同邑唐叔達妻子桑金子魚  
歸春陽須日率諸先生後廢進取業與程孟陽  
馬巽甫輩締博古交皆淵淵有致史部公謝來  
兩縣公聘修郡邑乘叅諸名人所著有南華註  
解杜律解雜詩文數種未刻行君善與人交敦  
行尚誼當患難紛糾時赴之尤急卽力所未及  
亦必條爲設處方周忠介公以赤貧遭逮四方

自庚子

卷一

三

交遊爲歛分義助君無半面識亦承爲練川之  
倡有所津致其歿也以家幹負累大損其素節  
釐不能行義如先時嗣子孫玆抱以爲恨云君  
生萬曆癸酉九月十一日歿崇禎甲戌四月廿  
二日享年六十有一最苦無子今嗣名諸生孫  
玆中歲從弟叔遠懷中抱撫教養備至人不知  
爲無子也生三女一適侯履賜一適沈永思元  
配蘇出所聞吉水令後官御史臺者一適曹誌  
貳室嗣出孫男一養龍聘國學甘君茂叔之長

女孫女一字江西提學副使侯公豫瞻次男文學玄潔侯卽五觀給事之孫益所謂重姻也以戊寅春正月葬邑蒲華阡之穆穴治命云然孫珵以狀乞銘于余余交誼無所辭敬爲銘之銘曰九貴公子競營錐刀其有汰者借交以豪君之所存雅在得士聲氣足取士亦自至勝境名山讀書盤桓君爲都養翩翩往還五十不偶病蹇日甚家園位置頗就閑整入門登堂言念生平瞻此松楸誰爲德隣嗟乎是惟君之嗣人

袁文學在心先生誌銘

君姓袁氏名廷簡字在心得姓自陳轅濤塗後去車爲袁大顯東漢入國朝居廣平之曲周成化間有諱文秀者以棄灰戍鎮海衛因家焉弘治中卽衛剡州遂定爲太倉州人文秀數傳爲東塘公濟濟生愛塘公應春是爲君父始讀書爲諸生有五子君其季也少失怙育于長兄生事而歿葬之如父奉其嫂楊如母弱冠補弟子員師事當時名人王逸季先生先生頗來四

方學者至其州則推謝君騰蛟黃君元會與君三人文刻涼風堂集中膾炙人口後黃君連捷去爲大官君與謝皆老諸生君尤蹇至六十不能一窺場屋後學使者以年格程士黜之君號呼徒跣從學使舟丐復不省病咽隔竟死距其生萬曆甲戌享年六十先娶聞生子男一人女二人繼娶陶亦如之葬州城北先塋之次妻皆附于墓按狀序大如此狀出名孝廉王君子彥手子彥少君三十年二十舉應天三上公車而所館穀以時藝相麗澤者猶資君如初時謂余曰在心此道尙近天老其才必有所試之狀多憤激之辭所稱同業黃君宦跡所至輒懇君與俱衡士之外間及吏牘無不折衷至當而責備行誼彌縫闕失有古烈士風又家事酷貧生無以養而死無以歛慨然嘆曰才堪用世而束之以一經策善治生而窘之以四壁知言哉余從涼風堂刻時交君君鼻髯貌寢然喜與朋輩周旋小而觴政與會非得君不豪亦自有取貧之

道記吾門姚孟長以諸生過太倉君爲陳集精  
臆室人不勝勞殆其胎竟卒卽是可以知君好  
士刑于有家矣君家三兄皆高才爲名諸生以  
酒食過一時被黜方君嗣起衆曰屬之曰袁氏  
與在此子耶乃又竟以窮歿長子藏器諸生有  
文是不于身將在子孫矣余辱交君且感王君  
之誼敬叙次而爲之銘

銘曰士固窮驪願躬後有興者視幽宮

長男淵子壙誌銘

自廣齊

卷十二

三

崇禎丁丑臘月之二十日泌園叟葬其長子于  
吳縣十一都十九菑務字圩墓田之昭穴地名  
花園村坐丙向壬時其遺孤邑年三十有一矣  
卽丙舍治喪三日賓客慰弔如禮遵余命也男  
名弁字淵子父余母徐娶閩氏湖州人男邑吳  
縣學諸生生萬曆己丑卒萬曆己酉得年止二  
十有一少有成人度課文得雋聲從余館金陵  
關門善與人交十七婚閩卽從姑之孤女其  
家再索皆男長卽邑次幾後三月而殤兩應童

子試入院次舉僂得矣後失病從是日沉不起  
余携之養病鄧尉山忽發大願長齋絕欲終其  
身余勤勤慰勉之因病不强也病得之虛憊咳  
不止自愧少不得意不能仰交諸名人又不屑  
與凡下人語默默自存無所發舒其志氣惟孟  
長以游吾門間徃慰之知握手黯然有餘思也  
爲人婉順疎財能急人急臨終云有人舟迎我  
遂歿泌園叟曰兒亦幸早婚耳今婦閔守志甚  
貞將五十可應旌典矣子邑娶顧長子孫今

自廣齊

卷十二

三

有二子二女漸成聘字世其家方今二十一歲  
人未婚娶者甚多不將徒歟無後哉權厝三十  
年後葬來弔賓行其志矣中穴余將爲菟裘世  
裔視余一日傳則男弁亦一日傳也余名世偉  
世稱異度先生七十自號泌園叟云

銘曰行其墳不知其名視其所祔者伊何人

考妣墓在河南兒墓卽余菟裘在河北去城  
五里相距數百武而近生相聚之日短死相  
依之日長也余慮祭掃之稽庶以示後

王緱山先生貳室陳母墓誌銘

余年未舞勺從先君子館婁太原王氏文肅公  
俾以通家登堂起居若吳太夫人朱夫人皆得  
謁焉稍習其家政一一仰成于內文肅公暨厥  
嗣太史緱山先生自讀書酬客外雖寒暄飽饑  
如嬰兒非保姆不節適也時中外皆稱朱夫人  
賢能辦治無兩艾期方剛太史元配金宜人後  
一繼再繼得松名族馮今以子贈稱安人者識  
大體具得姑意亦微有聞於時聞有佐遣者實

日廣齊

卷十一

墓誌

左右之未詳也適太史先生子璽卿遜之奉

藩節歸里將治所生太宜人周窆以妹壻黃君  
狀來余視之則非母周而諸母陳也乃得詳陳  
母賢按狀陳母家故崑山著姓當金孺人新卒  
難其繼朱夫人亟爲選貳陳母以十五來歸遽  
當金孺人閨幃中衿纓綦履之任不憂弗克繼  
徐過卒與馮共事最久每事遜處其偏而趨代  
其勞以康朱夫人暮年朱夫人甚安之稱婦而  
併及佐助有呂也已文肅公父子姑嫜相繼不

祥璽卿漸向成立母則與所生周太宜人偕爲

護持一如馮安人共事時茹齋衣衾終焉不欲

享未亡人廬也得年五十有七生隆慶己巳卒

天啓乙丑以崇禎辛未臘月十四日附葬緱山

先生新兆之西女一人蘇文學黃君名翼聖大

參明字公次子賢而有文卽具狀偕請者也母

以著姓爲貳室且未有子世福不可云厚然緱

山先生文采標格卽率爾藉其衣裾猶有餘馥

母得備箕箒列又宜賢明難事之姑歡高門無

日廣齊

卷十二

墓誌

匹之嫡媿篤生賢胤未易肩齊之儕偶而遙冥

宇內清貞首出之上公又歿而胤子爲之兆佳

壻爲之狀周窆而窆蓋璽卿居平向人必稱二

母二母者指周太宜人與母陳也婦人從夫稱

加太者從子稱母有女無子而璽卿母之故稱

母嗟乎閭里尋女子得此不可謂非高朗令終

者矣聞之黃君曰病時偶寄女家將草璽卿來

省亟從之歸曰四十年王家婦而不歿內寢可

乎則生平斤斤壺範可知也是宜銘

銘曰厥惟太原貳室陳母之藏將佐其本根以達惻怛而以餘祚其甥孫

王逸季先生墓誌銘

出郡城之葑門東行四五里有稱黃石橋者黃天蕩諸水所從出也其右有小黃石橋折而進港而西新阡翼然問之則婁東王逸季先生葬焉中穴爲李太安人昭葬逸季夫婦其移則逸季嗣子祖玉虛其右侯配包者也葬之月日爲崇禎戊寅十有一月甲申越三日再嗣孫鏤介自廣齊

卷十二

三

叔祖閑仲書以誌銘請書言暴露四十年矣孫鏤忽然決斷以有此舉可謂勇於爲孝者家貧貲廉勿怪余亟返其贊而諾之且重嘆之曰余之望此久矣先是逸季之門人黃大參經甫業儲百金爲佐葬費無所歸而黃公死後余之門人姚宮詹孟長謂王先生無子到處青山儘可埋骨欲醮三四十金爲吳門義葬費謀之余未就而姚公死余東望憮然爲作存故傳記述頗詳刻之集中然不及載生卒繼嗣始末恐讀者

未免廢書而歎也嗣孫鏤能是余當投杖而拜

且弗及致助爲愧敢不急伸紙命管草具厓略以俟後乎既容得葬處携榼酒爲文拜其墓哭且慰之曰嗟乎爾家世簪纓曾祖暨祖司馬尚書於考弁山公爲季子而家世可勿稽生稟異質秀目漫膚發爲文章不經而趨重業私淑實繁有徒如此人曾不得三十忽焉促諸嗣其後者賢兄猶子名瑞穀而字祖玉彬彬有文逾三十遽殂爾今密爾太安人暨配嚴死則同穴而

自廣齊

卷十三

七

下撫其兒對水湯湯經墓而走歸墟粵惟趨婁之塗嗟乎逸季而寧於斯先後視其葬併銘其幽者兩白鬚蓋生平刻涼風堂刻仲季稿者止余與閑仲而皆七十有餘其期許余甚至原非富貴福澤而以聲實寄諸先一月間吉水名大行蕭君伯玉特尋漫士首及余而問爾之後人何如時文一藝直生握十五年之柄死遺之四十載而無淪將母有形者其藝而隱隱隆隆以存名士風軌者尚多爾無子而取諸兄之子爾

子無子而亦取諸兄之子兄之子十有一而其  
此太安人爲之祖母也中有以蔭貴者見爲秋  
官大夫能薦人起家爲縣大尹而何惠祭掃之  
或逋蓋既爾哭兼爾憫者以是夫奠畢焚之墓  
會索誌意乃特載而付其嗣曰卽此足以誌乃  
公矣先生名士駿字逸季父弇州公母李以兄  
剛伯貴封太安人評葬主穴者也先生生隆慶  
己巳卒萬曆丁酉得年二十有九配嚴文靖公  
孫嗣子瑞穀州學生配包嘉興令族嗣孫鏤卽

廣齊

卷之二十一

三

李任葬事者曾孫三幼未聘字旣卒稿而系之

銘

銘曰孰是身爲諸生名未登春秋二榜令人景  
行若斯如漢黃徵君音徵旣杳而益思記諸名  
人相與謀葬者誌有世家亦有流寓爾生不離  
鄉井而歿葬於茲讀其書論其世將益有味乎  
余詞

龍樹菴開山西厓禪師碑

龍樹菴一名小雲棲蓋西厓禪師所建也西厓

得法於雲棲就其先墓菴爲名龍樹者菴有古  
樹虬結如龍當門而鬱然也師法名廣傳亦號  
濟川婁東沈氏子少從父賈京邸可十五六載  
年四十始歸遍游名山至玄嶽禮虎耳崖不二  
和尚豁然有省日誦金剛經四十卷次參雪浪  
亦爲印可至丙辰二月始皈依雲棲大師一意  
淨土精心內典多所冥契身未離白衣而行已  
冠緇流矣蓋年五十而有花山之事先是吳有  
花山講寺晉支公所創建也鳥道逶迤泉石秀

廣齊

卷之二十一

三

美爲淨行息心之所而未有藏師偕寺主往  
金陵請於禮曹奉經以還損資延衆開閱期未  
十旬狂魔大作衆皆驚遽整衣衲餅鉢將以五  
鼓潛散師念衆散則刹廢中夜禮佛慷慨自誓  
願舍身完寺遙禮雲棲焚香削髮一時大衆無  
不流涕居士趙凡夫走告諸同志相率殫力爲  
扞禦計闕諍歷年師幾以身殉者數矣時時以  
佛力得免於是師引應囑訟內結雲水一錢粒  
米盡出私囊三年期滿家業蕩然庵亦中寢師



乃出山過武林與僧場以償夙願又一年入  
天目結廬西崖有終焉之志西厓所孫稱也道  
行堅苦名聞白足南屏檢經固請師爲首座病  
魔大作不果面佛默禱云道緣未盡早就輕安  
大數欲終速歸安養雖病臥踰年精進不息自  
謂生平于此得力病已歸吳就墓結廬衆復雲  
集乃遵雲棲清規誦誦評唱六時不絕相國文  
公於師六十時作主傳壽之如此公卽凡夫所  
約同志與師始終花山事者在癸丑相國尙  
未登第贊語中復盛推師去花山時事定別之  
他去相國挽之曰貧衲之削髮原以翼山山幸  
無毀而遲回不去是利此山也與山同患難不  
與山同安樂然後護法爲益光相國遲回慨歎  
其言之有味也後此又十年相國始以鼎甲第  
一人入翰林與周忠介公同丁逆璫之難忠介  
題小雲棲署額余亦記揭于楮廡師亦幾罹王  
難自後時時入山靜然終不踐華山故蹟也  
夫師以剛決男子戰勝魔軍及他剎山門循循

爲佛三昧不作毫釐告前想豈非權實互顯定  
慧雙脩者哉粵崇禎辛未九月體微不佳延疏  
僧正宗等十人禮大悲懺極其莊嚴疾革聞鐘  
磬聲怡然曰余得所歸矣遽瞑時恰懺畢時也  
得年七十有七塔葬菴之右原高足鶴林名大  
健遺言其徒寂章求塔銘于余而相國子孫符  
爲之介  
銘曰余聞格言惟彼真喜皆作佛事方魔之興  
非硬脊梁豈堅忍志安能雞髮首俯屈高以當  
孔熾對簿便便折鈞之喙以莫不刺豈無法護  
如趙如文終同睨視迨山之安棄等敝屣曾無  
所遲反歸龍樹收拾雲棲作小位置鐘磬唄梵  
琅琅其音六時不異如彼降伏如彼慈悲是一  
非二介性終存瑞禍之興幾爲波累留周題額  
永鎮山門脩羅亦避臨歸皎然正儼懺竣聞機  
克寄華山業業軒楹有充曰惟師致龍樹盤盤  
草木鬱鬱曰惟師慈山兮不毀菴兮不遷功崇  
兩地相國

孝廉仲容徐先生傳

余與虞山錢宗伯論古今送往之文宗伯多諸誌表不肯爲傳謂唐宋諸家集中皆然且言自史傳外間有特立傳者必自度可以傳人其人待文而傳也不然則人之才品灼然可傳恐國史未盡收而附稗官郡乘以冀采錄者也言之甚辯而震川先生著論則謂墓銘所以藏之幽

廣齋

卷十三

一

傳

傳所以詔之明兩者缺一不可同人仲容徐先生卒十五年矣嗣子幼未葬將葬示以相國文公誌且徵傳余度何以傳仲容哉仲容之斷斷可傳當先具草藁備史乘採錄則灼然無疑者作孝廉徐先生傳先生姓徐氏名冽仲容其字也父通政使文江翁母馮淑人同母兄弟伯泓季瀚先後以蔭例入太學仲容孝弟敦睦無間父母性嚴峻兒子輩不易啓口仲婉辭遜容周旋具得歡心伯遠遂退遜長者仲每以文采掩

映之季秀羸有文不知何以失愛於母母獨愛仲或提季杖之仲必趨偕跪解方起分產大致低昂卒委曲得平皆仲力父亦賞異焉方徐氏鼎盛時貲雄里中通政尊人中落作令最比徵無所益後課蒼頭奴什一倍息奴或倚勢不體主人指仲聞噤吟引謝兼時有所蠲貸以是禱勝於詛宗黨婚嫁喪葬告急素所殷厚親暱過仲者不應告仲應再告再應無愴色其惇行可稱若此天賦才最高古今業一經其手標舉鮮令如時花美人觸目生愛又不沾沾爲名世人災梨束荀心所不屑然到處氣韻聯合無不以文人推之癸卯闈中牘收乃出一世爲伎者之門人無能論訛也詩詞偏有夙解長篇短什妙得心裁它人能否望氣聽聲莫或遁之性能端好惡審趨舍嗜義如赴凡中朝輿革大政以至洛蜀紛紜浸浸及於奄禍俱蚤見萌芽覆射不爽雖不爲標表津致而持論一出于正若開讀之變先殞不遘事會耳遘必毀家殉身不悔也

生平恒孤歸櫬無算所知八閩林君未土公車時曾偕伯讀仲過從不數四後客死郡城具油杉棺授貲百金導之歸疎交能然他可知已則又無不推篤誼焉語云分其才藝可了十人又云年少何以不廉德行文章節義一時將去若徐先生可當之矣世人見南洲翩翩佳公子座多勝集幄有談賓法物彝器名書畫具列齋閣門俯通衢居溪潭府舟車備遊觀之美木石極園亭之致呼盧浮白佳醢美餽不移時而具人方慕之豔之迨其酒闌樂闋身祚單弱又無不嗟嘆之而孰知風流醞藉猶寄內行純備甚真爲當時灼然可傳如徐先生不誣也所可異者生前不近名易耳至水落石出時可永貽祇遺編存仲乃收付一炬若不欲寸紙隻字畱人間者豈以才具未盡發舒寂寂數行紙恐供他人覆瓿用耶承藉雖後享世未贏似不爲造物深忌而天不悔禍昆季猶子相繼殂謝愛女嫁王者奇疾不瘳一綫之寄止季有嗣一人今襲蔭

官常簿者是亦讓嗣伯後身嗣同祖弟子一人名樹芬繼配杜撫之有恩能頡頏童子試矣卽徵傳其人也夫以同母弟子嗣兄而以同祖弟子自嗣亦篤誼著明之一端而庶幾繩繩以承此報也天有意耶無意耶距未歿數年殫精營先父母墓自擇堯峰山之足松楸華表位置盡工石取自山腰不煩太湖追琢別開異賞江南構石者遂爲一變顏丙舍之亭顛冥而自爲銘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是曰顛冥彼蓼莪人以爲不祥先生亦漸病不治樂從兩先人游矣季墓在連岡迤邐之左庶亦獲其魂魄所寄云泌園叟曰余與仲容交益將四十餘年矣仲容將歿之言曰生平交游最厚又最久無如余與相國文者一銘之一傳之有以也遺文既不可得而餘施之在宗黨在親知間巷者又恐久而就湮可考信者庶幾如柳子牌陰歷數先執與黃徵君徵言緒論一無可徵所以久而愈新在同時諸君交口推遜而已今誌銘爲相國未歿

前絕筆危哉危哉而傳之不文如余又何以傳先生也書既併書交厚姓名令後世尚論者知其與徵其人焉徐應雷聲遠于玉立中甫王在公孟夙李衷純玄白欽叔陽愚公張世偉異度王士駿逸季文震孟文起朱陞宜德升姚希孟孟長周順昌景文凡十一人爵里著述可攷信餘者以類推云

觀察經甫黃公傳

當 神廟御宇之中葉吾郡益生兩才人云云

書廣齊

卷一三

五

六

為太倉黃觀察經甫一為長洲姚宮詹孟長兩人天授既奇沉酣含咀復有以大其畜而沛其施經生業雖一班乎然合觀前後場試牘固令人魄駭神飛矣弱冠雅相善每有操撰旌旗壁壘相當即枕林贈炙稱涼風堂會課者也觀察年甫踰艾卒卜葬有日其子文學錯走狀京師乞宮詹銘度宮詹伸紙濡墨時俯仰三十年升沉存歿絮德比調之人不知幾許感慨幾許咨嗟淋漓滿志以寄其憑弔豈顧問哉文學顧謂

予往日涼風之役先生與瑯琊王逸季先生實尸厥盟不可無一言以循其始予謂而翁為名曹郎為名郡守為名監司牧伯既成當世鉅公余家食未悉官中爭何以為而翁徵也無已則請言其概而仍原本學術發為政事之卓然者公登癸丑進士釋褐除工部郎序差辭腴微瘠天司空林公改容歎服匪第瘠也兼不避難瘠厥木版官府例相交關公規立諸條中人喧娼無所得氣不復循例具食每空腹歸充然殊自適也視水夏鎮捐贖金植柳迄今賴焉出守南昌南昌據三楚上游煩且彫劫歲復萍留公治以不擾如束吏宇氓禁漁釐蠹皆精心行之歷有寔效尤著者獄某院案死三載矣一旦擒之堵前大辟囚符姓逋再期無可踪忽從別案認出有神明稱人亦不知誰何得也遷視郵傳已改視學政皆臬銜受命棘闈期迫百有廿日中竟一十三郡試試得人為盛益藩清道捷士士譁王疏聞公管解薄罰遂定已擢東省藩叅兩

院疏畱晉大觀察分司吉水四政不離本省瘠地時加派日急悉力調劑士民方切倚重謂江右得私公已無何病大作移歸竟不起嗟乎此公服官大畧也以生平才名進士高等當讀書中祕不宜就部曹就部曹稍露鋒穎當改清署不宜終司空郎爲郎職業有聞積俸資當得監司不宜隨例出守出守部舉卓異天子獎勞賜宴同事方面八人多膺不次擢不宜序升郵道中間惟學政一改稍副才名公亦倍爲心禱

自廣齊 卷一三

雖時日無多猶哀甲乙得意卷置篋笥間隆寒晴暑翻閱舉白以當爐扇庶幾爲簿書積冗洗塵而卒以手不停披目不交睫防奸謝謁無餘譽病也悲夫公名宗子父贈公有儒俠風蚤孤側山嫡撫之有恩公事生送死極無已之思貌英毅不類恆人努目戟髯一見心警就之溫溫語如不能出口也以是於諸才士中獨不犯輕雋聲刺史中丞乎延館穀皆心敬而安之其居官涉世無飛耳長目以鈎致人情無統腸飭面

以詭要時譽無熱中捷足以躡躡要路然遇事果敢咄嗟立辦人皆予予我獨有餘則余所謂學有源本不徒以文章飭吏治也者公與宮詹俱歸卅知名其登朝皆在壯歲歲癸卯受知分考劉夢芹太僕坐得而復失之禮闈房師某太史疑卷過奇乙置腹絞痛不可忍怦怦如有祟者再収再置迄決妝乃大安宮詹鄉會兩舉俱介可否間得論表異賞始定夫兩人才無所不總始精心經生家言懸國門業令紙貴而遇合存若此信乎遇不遇時令逸季天假之年何事不先兩人鳴而論者輒追惜瑯琊之不偶爲之咨嗟感慨則一時雲蒸雷動之衆可思也天有胤絕公矢念築塲懸擬百金爲宦安助宦游出人無時頻語余暨謝袁諸同人迄無承其事者事雖未酬而意則無不盡已余於宮詹泰先一飯公齒未應兄事重以鄉同籍誼而遜不敢雁序終其身猶以涼風堂故也公諱元會號陽平學者習稱字命之爲經甫先生云生卒嫁娶不

自廣齊 卷一三

具子錯配徐恭人出賢而有文是將竟公志者  
張子曰與人交契而不覩其精神結構所在未  
足盡人生平也觀察學博才高於二氏皆有所  
領而得意黃庭爲多及觀其知水一編首拈張  
乖崖之言曰智猶水也不用州腐條目援據甚  
確亦言止言靜言澄然要以發明必用之義故  
知終日悄悄而寄托遠矣不然艱鉅倉卒之際  
何遽勝任愉快耶若夫僊愚館雜錄汪洋瀾洞  
倒天潢而注之允哉絕代之奇書必傳之盛業  
自唐書 卷一三 九

也稱爲才人不虛耳

### 大司成明卿陳公小傳

大司成陳公名仁錫字明卿號芝臺長洲縣人  
在公車久之各聲流聞學者稔稱爲明卿先生  
云公爲縣之陳湖著姓與中丞公璠同九世祖  
高祖遷封溪家焉祖敬齋公在豐序里開間稱  
文行長者生二子大卽崇德令毅軒公允堅也  
有政績死位民思而祀焉配吳孺人生公公生  
有異兆岐嶷成眉目娟秀賦性溫懿能得大

父母父母心乙未毅軒公成進士時年十七矣  
先二年入泮後一年應賓興舉所爲文標格圍  
圉近人度首拔令公名好文素識公然未能異  
等拔公也奮起閉戶讀不一年舉丁酉鄉試闕  
牘出無不河漢其言相顧驚怖時士習沿襲未  
變公師法不知何從來殆天授耶自此人無不  
目公奇才公亦益自負俯視天下尺幅小儒不  
足云矣七上春官不售至八舉爲天啓壬戌登  
進士廷試擢第三人其文一舉一奇多爲汪洋  
大篇間作小篇亦務奇致廷對策畧不入對仗  
套習援古義證今爭纏纏不休所謂屈注天潢  
倒傾三峽者庶幾近之曩駭驟變爲天授亦歸  
平日發憤讀書風興雨旣野館頽寺客座酒壇  
驚憂寢病無所問其取材則經傳子史稗官小  
說以至街談巷語官收之古錦囊中用時不屑  
屑揀擇但取胸間無剩義筆下無停機忽而珍  
錯陳忽而收粟具人能識其實莫能名其器已  
公官翰林無所見史才然兵農禮樂皆所博涉

財賦尤究心焉一典武閣一分試禮部得士爲多以此公恢廓大度與物無所忤故乙丑丙寅間不與黨禍迫寅冬迫歲矣竟入他獄辭與同郡同年同官湛持文公俱從削奪焉或云日講講章有忤或云諷草肅寧伯劾文峻拒或云公與戚畹周有連逆璫將剪信邸羽翼波及公究不知何所坐也比歸人唁之怡然曰冰山何能久明年此時彈冠矣不一歲今上龍飛公以薦召果然自是望寔彌重焉壬申冬內閣缺自廣齊卷一三  
大方行穆卜一名御史疏揆地無取克數當妙簡資俸未及者奉旨實其人具對如肅皇帝時取諸國學師呂本今則有林鈺姜曰廣其人在如肅皇帝時取諸宮僚岳正今則有文震孟陳仁錫其人在不二年文與林相繼大拜姜亦大推公早一年歿耳不然連茹同升豈在諸公後耶公以易舉演研於易乙卯走毘陵師事錢啓莘先生盡發其藏者淵天紹易暨義經易月講章等書習易家奉爲金針若其他批

評刪定如資治通鑑會紀綱目五經性理經濟八編潛確類書大學衍義續衍義無夢園初集古文奇賞最後成皇明世法諸書動輒數百卷總之無書不讀無讀不授之子墨且付鐫刷諸坊獲利無算公顯貴後絕不從尋常干請凡分燭光邀河潤與經紀百費所出亦皆仰藉焉弇州先生書宋文憲公集後云自耳順迫從心才二年中得文一千四百篇游刃斲輪方寸寧無絲毫累而數多若此以方於公五官不互用才吏不脫脫吾不信矣自公父毅軒公好行其德又能折節父行故人驟奪不竟用公一一遵行之於高才顯仕尤難代父事大父母及事母盡孝與兄弟恩誼篤華仲先卒季幼孤尤加意焉叔弟則以怡切寄之每自謂從容調劑不如至於慷慨然諾生死緩急人更僕未悉數也子四人濟生其長恢廓酷肖其父公屬纊之前三日令叩必園邀余有所托皆鄉邦公事子因得藏之併占賢者有後焉

泌園叟曰余年在陳公父子間以先交崇德公  
公方十齡遂受執視子也公少年才志勇決居  
外艱時里悍紳肆侮公門公偕同人窘之上官  
落其角斗然後已至他所爭勝不即得亦往復  
議論不肯休余與視切焉既貴能自抑似未嘗  
有其事也豈非學易既淡以義進止者耶若戊  
辰薦起公獨先郡中數公媚璫者且借以市德  
後公過其郡弟與通愧恨去噫公處身格物太  
都鏡此矣

自廣齋

卷一三

三

汪節母程太孺人傳

汪節母者今大叅汪子母也萬曆己未 天子  
廷試士於吳郡長洲得三人一卽藩叅汪名邦  
柱一爲姚宮詹希孟一爲顧侍御宗孟皆節母  
子皆及見子之有登旌典與封章竝崇詫稱一  
時異事江出于嗣母恩誼匹所生尤異焉母十  
七歸汪贈公歸三歲寡寡六十餘歲以八表介  
壽考終終前十餘年得旌旋得封噫天之報施  
女貞亦稱矣汪子心猶皇皇然奄交諭時手狀

獨張子傳之張子受命曰唯唯二十年前社中  
二三子俱在公車母偕六表汪子畧具事目授  
余及前所稱姚宮詹暨文相國各撰詩若文侑  
觴逡巡未果作然業已心許久矣俯仰間貴者  
少者湮爲故人獨余老賤存又安敢不文辭也  
按狀汪裔出新安郡其支遷吳郡繇藩叅王父  
始生三子長爲藩叅本生父次諱守訓卽藩叅  
嗣父贈公配程太孺人者也又次爲藩叅季父  
撫孤備恩紀焉皆業儒游學贈公最親最早卒

自廣齋

卷一三

三

孺人毀極矢志定死矣長姁指其腹曰若不爲  
亡者身後計耶匆匆者何也時母方娠數月強  
遲之比免身胎殯幾殞甦而知其男也益號毀  
決死矣長姁自指其腹曰若不終爲亡者身後  
計耶吾今無多子他日之子卽若子也舅姑命  
我矣匆匆者何也復強遲之日夜禱天得男藩  
叅應祈生焉墮地取諸懷中撫之長就外傳不  
知非所出也當此時姊姁自相命腹中子未有  
兆遲數年乃得藩叅贈父與本生父如其官本



生母贈孺人然俱不得身享享祿養膺寵命又  
年登大耄惟母程獨耳豈非天耶狀又言舅喪  
良子多病姑性嚴難事已伯氏又卒與長姒代  
子爲子三子止季存淡經義力抗孤干學而不  
能治生家酷貧餓舍湫隘特甚康寧供膳疾病  
侍藥拮据將茶非尋常脫簪珥勤機杼可具所  
謂冷暖甘苦自知而已舅姑並躋肩壽當亦不  
知若是甚也若夫自爲德而如鳩鳩之均愛代  
爲德而如鵲鵲之意難優爲丈夫所難余以節  
婦之其細矣八十稱觴一事人子獲之比常  
情加快益藩叅官大行丁卯例出典省試禮部  
以名上得 旨着冠帶閑住前此未有逆奄魏  
所創行也同此處分不問而趨操交與爲正人  
善類可知母得是子也奉觴庶幾不愧三遷者  
敬者乎甚哉人之報施女貞不可一二數也  
張子曰余傳節母而數稱天以神之何也乙亥  
藩叅方治河濟上爲節母卜葬度次年方得歸  
形家言年月大凶先一年吉遂命家督蒞事

叅素循禮法以寇訛洶洶出弗獲已閱歲室燼  
于火正當權厝之寢倘非先期豫定終天恨有  
窮乎春秋傳紀夏父弗忌以逆祀獲譴于天展  
禽議之曰是必有大殃既其葬也焚煙微于上  
以天禍凶之不誣諗佑善之有據也區區世福  
又何足云

侯母陳太孺人傳

聖明庚戌貢士之籍吳有各給諫吳觀侯公諱  
死天啓間贈卹于 今皇帝崇禎改元之際  
錄欲紀述其概備史家採擇而愧非其任適厥  
驛兵曹兄弟以太孺人傳見屬余讀之灑然異  
日悉其子以知其母者給諫公也悉其母以知  
其子者太孺人也太孺人蓋女婦而丈夫者也  
姓陳氏祖三溪翁爲時碩儒與給諫祖大叅復  
吾公用聲氣頡頏賈序間陳翁子乃壻大叅子  
歲進士一貞先生非匹也以年差固然時陳數  
遭閔凶翁子文學若前死婦姚又最前死太孺  
人六齡孤女爲陳氏寄一綫緒卒翼庶叔醉冲

以立又始終康乃祖暨祖母朱歿存爲經紀無憾事最奇非關侯氏不具列列其在侯者一事舅大叅公先志得所欲爲在官請夫君創第法上懸車意甚安之歸則治修甕供賓朋早暮不厭令舅不問中饋問家督主饋而又甚莊事張宜人前張宜人配舅者爲姑沈一貞先生所自出又出女弟一人再配郁出弟一人女弟三人最後配張出弟四人女弟二人大叅公益老屢事婚嫁皆從太孺人心蹊中指析節解辦之歲無虛獨任以爲固然弟妹得之無後言姻黨頌之無慙邑子孫數之無隱表一相夫子一貞先生少養于陳時省于侯迨壯歲始撫有其室能偕讓外氏斥產之贏能代執家秉持門戶不以瑣屑累讀能調劑前後母之弟若女弟與他敦睦之事夫君意中無不盡能艾期稱未亡人而晝哭如少喪終天年無復歡飾一勗厥子迨孫曾提給諫就外曾祖家塾實與外氏庶舅祖肩齊割梨分棗不使嫡偏厚彌甥蚤策賢書不令

習少年華侈氣中年升朝躋顯列不以迎養分致身之務子婦免身時抱兵曹學生兄弟搔抑必躬以身代襲孺人之半最後抱曾孫亦如之蓋太孺人生平有一遂意事得婦襲孺人也耐勞同每事從厚同識大體同終身女視之比疾革而曰吾無以報汝願世世我婦汝姑相依無窮也而其難以顯揚慰究以痛怖亡者則在獨子給練公益聞給練公假滿北上也持其踵泣曰今汝真補給練矣少年善相者云以給練終吾輩也將終能給練名乎勉之比抗疏論奉聖夫人客氏喜再抗疏論四輔臣又喜時逆璫漸爲政論朝臣不斥論女謁宦寺斥前疏分斥斥乃在後蓋四輔臣中痛指一人特爲逆璫私厚有甚客氏璫聞工對衆曰侯某大狠人大狠人語大噤斷不休迨乙丑丙寅間璫勢愈張諸與忤者皆慘死北來籍籍指目給諫給諫病床褥如不聞諸孫兵曹兄弟不盡知知亦不以聞太孺人太孺人輒心動數叅消息神先告之矣高

年怵惕久給練卒而一慟幾絕聞三年猶晚也  
太孺人年登大耋所逮事舅姑夫撫子若孫及  
見四世科名又歿賢婦賢孫手於人世幾比宋  
魯國太夫人而拮据既多受疾不少遙遙七十  
餘年本支中外子復生子孫復生孫不啻數十  
百指成立天殤一一仰成卽付托得婦而不肯  
自享端居之適其繁者披其根骨族者頓其刃  
勢固然耳兵曹君狀而繇之曰到處篤摯無有  
解脫終身缺陷無有圓滿痛哉言之不負孩抱  
恩矣余于治家品子夙聞之兼翼兩姓顛末匪  
狀不悉也故曰女而女婦而婦太孺人女婦而  
丈夫也不知其子視其母給諫可得一二矣給  
諫名震陽孫兵曹峒會豫瞻少孫岐曾雍瞻詞  
林所稱二瞻也三世皆與予交二瞻更密  
張子曰傳有之陰幽坤從惟德之恆出爲辨強  
乃匪婦能嗟乎此自居平言耳世須才德合豈  
必風雨震凌中卽尋常盤錯非繁繁大才亦無  
以勝任而愉快者侯雖數世迭與其間不無事

矣天生女宗協于婦師而昇之壽考以爲侯氏  
宗主固非偶然也若夫雍樹陳胤不爲若數又  
非婦人外父母家可格明矣  
少司馬懷雲陳公諱有序  
少司馬懷雲陳公以僉都卒官閩中實惟萬曆  
辛亥贈副都予祭塋越二年爲萬曆癸丑其再  
疏再移文再覆卒中留爲天啟丙寅丁卯間而  
得如以歿勤事例特恩晉今官仍照錄陰則在  
今上龍飛之歲胤子宗虞以前此葬錄止叙  
日廣濟  
神廟時事未及待恩又值改葬將更乞名公手  
筆以光麗牲之石吳郡張世偉欣觀茲舉竊思  
述德績功故門人職也因繙閱誌狀掇其要領  
有味乎名令尹訥先生之言也曰公居官十餘  
年精神多注於督學而殫竭於撫閩督學敷教  
尚寬其任久故究有成局而歸于整肅老臣從  
田間起感報激中海上大利大害又按閩時所  
熟計釐革力行首建非常之原厥究未臻不知  
公者駭知公者惜至事久論定而益見思嗟乎

南都建祠崇祀造士之效庶已覩矣閩之衝冒  
波濤經紀屬國卒以歿殉非胤子精誠控格何  
以國典家風聲施到今爲烈哉雖然矢志叩關  
重蘭海微口決懸蒲筆挾林霜用使誼士色飛  
懦夫氣奮此人所能爲也若夫阻格於逆閹極  
柄之日而沛發于中興親政之時天耶人耶  
蓋公生能動符衆志歿亦神遊帝傍有莫之爲  
而爲者焉世偉于門生中受知最深逢辰最蹇  
痛定思痛榮哀大倫之際不覺百端橫集矣應  
自廣濟 卷十三 主

應高原去故卽新舊德新恩視此貞珉嗚呼哀  
哉敬作誄曰

粵惟有嬌育後丁姜小亦卿士大耋度王明德  
之胤世篤其慶江州義門宋徙南昌南昌載徙  
在此高崗嶽嶽贈公還金表芳厥生我公童年  
歧異寢苦得禮承恩錫類時行鄉塾慨然發喟  
堤彼淤潦無父老累迨乎宦成卒酬其志意在  
繼述建勇義壯成進士筮仕南畿議南諸邑  
深衣爲衣浩浩者流嚙我舊堤公出其素懷襄

有歸建清政理道不拾遺邦人之誣易其有遺  
璽書下微殿中執法條陳利便江南更切巡方  
露章黜瑞氣奪服闋登朝疏薦名傑弊之所薶  
雖萌必折望之所屬雖忌必揭旋按八閩丰采  
益振舉刺大都遙相責成母飛耳目懼寄宵人  
同事異意公弗徇情兩疏俱上公是者申善後  
諸議引繩批根是時督學南畿孔棘四履旣廣  
三端靡測惟公秉衡於今作式遙遙七年科歲  
三役孰爲高明而不羅弋孰爲滯淹而不蒐緝

自廣濟

卷十三

主

人亦有言造士十全執要稱體服衆得賢清霜  
秋肅人憚其嚴和風春煦人樂其寬公望爲崇  
公心爲煎樂此不疲勉哉自便載遷岡牧載司  
喉舌僉爲公榮公弗怡悅旁亦有戎背亦有掣  
讓人先登莫我後蹶因策藩封事竣納節角巾  
里第償前喟結悠悠我里當宁眷存海浸稽天  
海警亦聞閩爲重鎮非賢弗升起公於家促公  
以程道瑾相望發廩賑金旣弭凶苗更討甲兵  
按閩所列實見行事屬國郊危又出不意大設

方畧巡行邊陲春汛屆期樓船遠戾先聲奪人  
狹夷悔罪役無淹期勞則盡瘁得正而斃騎箕  
隕營有孚輿頌何損盜憎笑以此促典以此併  
初從常格繼益顯旌祠祀已秩贈蔭已頻公論  
庶幾所俟易名嗚呼哀哉卓爾胤子匍匐行處  
具疏再三叩閣尺咫中格踰時沛發忽爾忽發  
伊何 聖明御宇號豈擇音天實佑只有如不  
信視彼朝禱嗚呼哀哉邇公學政組豆最嚴風  
厲七事莫居其先伊我王考歿三十年公俞崇

自廣齋

卷一三

重

祀曰真孝廉特恩贈階蓋惟肇端今茲濫矣曷  
如公虔又念先人蘊器卽世諸孤笄笄戚不勝  
易捐穀百斛以助其穉小子不文適者歲試固  
辭弗得乃拜明賜匪懷私恩終感異數纔對公  
車無妄忽加其錫其復公歿弗知時值胤子沫  
煦息吹與聞賡奏爲喜爲危天佑甚巧哀榮以  
時何哉報公畢此一詞於呼哀哉

儀部郎無錫張公誄

惟萬曆三十八年某月某日明故禮部儀制司

主事練川張公無錫卒於京師之邸舍嗚呼哀  
哉公德爲人楷才擅國華逢世清卽亢宗胄子  
可謂存有餘令歿而流芳者矣然而秩不登五  
年不逮艾身抱敬通之痛緒同伯道之感悠悠  
蒼天其毒泰臘追叙平生有三反焉外通內理  
事有本末無不盡微恂恂愷愷弘長類已無絕  
嗣微氣宇調暢喜盡人情無蕭條旅襯微而陰  
臨罕聞報施俱獎調之何哉夫誄德之道有自  
來矣況在同心敢闕斯義不鄙小子敬弔先生

自廣齋

卷一三

重

云爾其詞曰

顯允張宗系自關中卽居於吳厥考奮庸東魯  
顧化西粵嚮風方事之敷乃奏膚公胄惟績報  
贈以勞崇篤生大子文武克世拾級巍科紆途  
膺仕小侯前席誦生委贊曰典國容曰知邦制  
苟利於公毘勉終始利公云何其禮克經奉瑛  
集泮奏牒充庭度工滕薛執券莒鄆懷我者勸  
蠱我者懲一介不染三公肯櫻惴惴小心雍雍  
下氣好士如攜憐才若企楚關緒閱夜乙忘勸

儒禍莫吳得公而剗公功在人公疲在已云胡  
遠志竟爾長賁朔氣侵櫺陰風襲帷御無授几  
室鮮尚衣草玄未終投筆以歎匪生實難得天  
者時於呼哀哉公體清羸亦三調暢宦途積薪  
匪公技癢大吏東濕匪公執掌樽俎與與咲言  
朗朗孰焚其和居諸不享達人無累憂心有忉  
忽諸庭堅饒矣若放髮引千鈞斧伐枯條微蘭  
斯慶夢豎不遙造物浸假曾不崇朝愛子托人  
古今所佩胡公有子公不家致廣裕南還襁褓

自廣齊

卷一三

堂

北斃以此生顰以此歿視每有良朋丞也無戎  
嗚呼哀哉人亦有言生不逢辰嗟公歷世富有  
祥徵幼兆於東長觀於京室殲嘻咄寶脫岐嶷  
卧榻甫徙棟壓棟崩謂天無意既受多祜謂天  
有意過斬其祚埋玉有人當璧無主歸燕巢林  
流螢窺戶再世卿族寧不我顧嗚呼哀哉余本  
恨人臭味在公論年兄事比調鼓宮昭陽紀歲  
晨夕過從公嘉我諒我藉公容不峭者隅不列  
者裏有同從師倚公聲實余間造公相晤以默

公寔超然雙清心跡匪我思存曷求我特誄公  
素旂郢斤牙瑟嗚呼哀哉

袁文學思恩誄

余舅汝南氏中吳著族也外皇祖皇父再秉文  
衡爲世美談無祿皇父彌留之次外皇母劍舅  
氏立持前命行是子也長延我北即吾不恨  
世豈無孤兒立業者乎孰意今者至是哉舅氏  
氣識凝遠聲稱清泐弱冠舉茂才世謂外皇父  
不凶而昊天稔禍夫婦天折身沒之日茹哀無  
自廣齊

卷一三

堂

三尺之孤飲恨有七旬之母世德不祀他人適  
歆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偉從諸甥後謬辱賞識  
奇志弗耀余甚煎焉爲述誄曰  
晝晦宵明川停嶽行靜者寧私亦情厥憑風穴  
何設威鳳鍛翎精糧飼臬福彼不仁嗟予舅氏  
實構閔屯二族無枝三葉並傾日稽祖武秉鐸  
西征考亦嗣音載典文衡桂粵改聽齊魯長鳴  
豈惟文史彼美德馨資侈話言昭回汗青朝陽  
方翹嚴霜遽零藏舟壑畔息馬華陰祖歿則寧

考恨難勝爲恨伊何孤甫七齡仰惟寡母中鮮  
弟兄虛堂寂靜弔影驚魂陰巖希雲寒寂觀溫  
屈指居諸行行有成切曰天乎姬吾語汝孤寔  
亢宗婦亦持戶令伯顯陳士行啟楚人亦有言  
靡德不祐母聞令名去天尺五舅聞洗然改容  
致語袁不得天當不生我三甥侍側一詞獻和  
母曰天乎其翊吾子外成宅相內纂先緒舅拜  
稽首學益用勤僻同元凱奇敵子雲齋無長物  
門罕雜賓有造有寫亦史亦經旁蒐釋乘疆記  
姓名幼婦摘辭長者樹聲瑟珠充御所俟碧晴  
曾幾何時背世湮沈嗚呼哀哉人誰不歿死或  
行尸孰是異才而遽長賁迢迢丙公望岸輒歸  
張緒當年靡不屬思思曼故云考以命名已  
且得師尚論往賢邇結今知爲余論交不絕談  
資東國人倫我轍亦馳志長數促青霞辭奇鳴  
呼哀哉至性同郁賦情甚粲跼地無攀瞻雲倍  
戀母抱沈疴周旋達旦高堂幸康赤繩中斷蒙  
豈槩然潘實永嘆念送鶯膠唇喻淚滿我輩情

鍾濬中朗鑒兀坐長懷悲來莫辨距未再春泉  
壤相見嗚呼哀哉景不我繁數不我牽焉逢遭  
艱定有後言殯宮遲遲待子十年十年既邁次  
卜吉阡孰意今晨二天同攢每謂文通賦恨未  
顯生蒙寸展殯行線傳雖歸一盡猶掩世觀未  
秋先燈悲此叢蘭濯濯萌牙悼彼牛山斯恨何  
恨迺爲舅兼嗚呼哀哉余分則卑余情孔阜年  
若調比聲求氣偶撫枕傍徨顧戀慈母慈母長  
遑聲音惟舅何以報旃况迺速朽其室甚邇其  
人則否解曰繁會生於絕絃顧茲委灰寧復再  
燃解曰榆暮共畢餘歡百歲之役又誰爲援感  
念無窮檢視遺編翰墨如新魂氣已遷紙勞於  
手涕交於衫質逝莫賞忍讀終篇已矣已矣天  
道其謖安得靈脩問彼冲玄嗚呼哀哉

楊公幹哀詞

余千里中諸君交晚最善楊維斗亦已先識其  
尊人而獨不識厥弟公幹可怪也十年前于姚  
氏館甥齋中讀兩難行卷心識之後知增余同

人徐季子季子兄仲子皆有名行而家故饒于財身死嗣單頗斥產分諸姻公幹以配蚤亡不言分分亦不及公幹父子兄弟間無幾微色也此雖達人細事抑寮壻皆足附益而一人獨無言焉不可勵末俗哉余又識之心久且于公幹觀其大而今竟以諸生死矣死之先一日猶從尊人禮佛數百武外比易簣而神觀炯然踰旬言維斗出存稿讀之大抵皆遺世語也其詞激以清其旨矯以貞夫非楚音也哉余卽引其音而哀之

自廣齋

卷一三

少年吐葩應像春耶秋風蕭瑟匪吉徵耶誰大沢爾以年壽而姑煜爾以才明耶抑爾所不足云者骹骸之苑而聊以自憐者志行之芬耶有帷孤寡有燈熒熒如燭如幕中宵蹶興蓋無忝寧親之令子而庶幾離俗之畸人者耶嗟乎不覩爾形不爾摹情而第托于不賢之識小將惟爾細行之必矜也耶

太學趙龍伯傳

余於交契蓋無蚤趙龍伯云君視余幾有倍年之長以授經先君子折行交余且延授其子經故余童齡卽定交君知君亦無蚤於余者君卒之年得年六十有三焉然交君者人人謂強仕以前人也此其故蓋夸言之又重傷之矣君諱雲蒸龍伯其字爲太倉璜涇里人世用宋王孫雄勝國及我 國初時至臬憲震洋公以京闈第一人成進士趙氏始用經術顯君則其嫡長孫也君生值倭寇內訌臬憲公前已郡居君父含玄先生及母楊以產君留鄉產七日寇至襁而附舩舩宛轉輾轢間以內于郡視臬憲公公乃抱孫焉撫而加愛也視之曰類我類我君長亦遂以臬憲公自負矣髫年就童子試弗售時業已大就急售跳而之南雍大司成爲相國許名知人故事新例生不得就講院試試亦不得肩諸名流君奮曰胡剛也請七題立就奏之詞采爛然司成公亟賞嘆列講院故所課最六生者當是時庭中人無不目憚此年少卽六生亦

自廣齋

卷一三

三



憐此年少來逼人己已六生先後雋去司戎公  
妙簡可知君用是益發舒謂繩臬憲公武旦暮  
間耳嗣倂投倂失往來南北雍者數年所至傾  
其名流如先許司成時而卒無得當者最後南  
試爲歲癸卯已得收分較劉使君房使君力薦  
主司復罷君跡而謁之松陵公署語相慰且相  
泣也然自是君年且及艾矣丁兩尊人憂不值  
試試亦益落而君壯往自如益有怪君而與齊  
年者君昂然不屑曰視吾好髭鬚而以年乎哉  
自廣齊 卷一三 三

余前所謂夸言之天重傷之者以此君爲人伉  
爽多大節兩尊人郡居君居鄉爲家督然省起  
居倍切也莊配袁孺人而宜之中天非其娣弗  
繼族之待舉火與親知之待樵待爨者若而人  
性不吐剛茹柔里中間有質成多相顧滿意矣  
而內外桀黠奴憑衣冠爲難者置之法不憚與  
人交洞見底裡不以貌而以衷爲詩文取快適  
頃刻數紙令人驚應接不暇也性強敏多通人  
其室浮白殺青弄聯書笈縱橫几案間而無所

不辦治含玄先生既用潛弗耀有三丈夫子異  
趨仲武雋爲樓縣將軍季山居著書得高尚之  
目伯卽君以老明經跌宕其間無泰迫歿而有  
詩數百篇經義之可存及它文存者亦數百篇  
七子皆讀父書有聲無籟金分而產不傍落里  
門喬木鬱如也縱未厭臬憲公指乎抑可謂瑣  
涇趙氏世其家者矣

張子曰余與趙君交不聞其通世表言也據狀  
先數日俯樓顧盼若有導者疾作而賦詩慷慨  
自廣齊 卷一三 三

龍蛇自懺此何以稱焉及憶文酒過從之次他  
人洵洵拳拳君時釋杯之隴上瞠目箕坐別作  
天際真人想得無是耶至七子大基事又黯然  
神傷已大基十四補諸生眉目警朗可念乃復  
從君死苦鬼也死亦有異世表事不可知第傳  
所云呂望使老者齋項索俾嬰兒矜于君父子  
者竟何如哉竟何如哉

### 太學仲貞沈君外傳

仲貞君沈氏以應際辛亥冬同余入京帥子

秋死塲前寓余得舉生累至甲寅初夏乃歸弔  
諸其墓次春長君受祉介伯爾侯兄書兼以朱  
相國傳陳眉公誌併自草狀以請或為表若傳  
余諾之閱數歲未就迨崇禎丁丑之冬復固以  
請余曰諾豈忘之賢尊暇心釋氏讀眉公誌感  
嘆生死幻泡已將人入青冥中而余猶據實作  
城旦書語耶雖然相國傳中略及余梗槩矣余  
親經其難敢諱其實乎傳云赴試時與名士張  
生異度俱張負氣多所凌忽君數規之張嘿為  
角折君歿張被推哭曰負良友負良友有識之  
士憐君則益寬張口過憐張則益重君遠識且  
若造物忌才合併以投陽九之厄此言似之而  
非蓋相國熱心愛才交沈厚而與余不相習重  
余落拓負時名舉後貽書盛加推獎意余將奮  
迅得路而不虞被推顛蹶之至此極也蓋余以  
丙申館君家戊戌又就余家讀辛亥夏從武林  
便道過麟湖遂相訂北行原約京邸供應一切  
任之途中見與僕夫料計苦窘余約身自就君

至僕從各令執爨比家居不同家從必以客相  
處費滋多君唯唯抵京余度身費不多且遲蚤  
須適余亦自給矣君挽之不得會君載酒米至  
餉余米三石止此耳君風流標韻不輕逐狎邪  
游狎邪多以厚貲意之費生慧者纖人也先一  
年以名姬過君園中餌君君文墨杯酒盤桓而  
已逼歲除乃歸大憾至京而費生亦來君泄其  
事于同游費聞益憾斬之曰富子敢爾耶渠恃  
朝夕張君耳構造蜚語時雲間進士某習春秋  
與君同經言其訂約時地有據疊疊可信余了  
不聞也夏月君戚吳君過君耳語久之出見余  
大悶且曰謗騰奈何余曰凡百有命謗其如君  
何君嘿不自得病從此始誌狀皆云得膈疾而  
狀且日之曰六月九日夫隔疾胡日也繇今思  
之殆耳語時乎君至京語氣發舒若時時步趨  
余余規君有之不如朱傳云受君規也君既死  
春秋房又不得入闈余幸而得舉而謠啄之口  
遂信信及余房師併余暨君君已給事疏聞之

朝逮余對簿傳所云造物忌才合併以投陽  
九之阨時相國家居聞其說未諭又給事當路  
而費生抱憾可異故存其槩而未詳噫孰知無  
根之謗余卒得白而君竟坐此鬱鬱死耶丙辰  
秋嘉興今亞卿未公廣原故藩伯譚公凡同過  
我報曰費生死矣余曰費死何向余稱之譚曰  
豈不知其造謗始末耶渠實殺沈君且以房產  
事窘我百端今始得安枕矣聞其死若有所見  
嗣廣霞李運長年兄見過則甚快費之死且曰

自廣霞

卷十三

三

白日見君藝語服罪甚悉卒暴亡夫君生死計  
已廓然不復如諸君所言屑屑讐報而口傳藉  
藉如此亞卿運長兩公耆年見在可問也夫雅  
飭文弱如君一不應纖人之餌且掉口泄其猥  
狀遂憑空造謗乃爾可不畏耶君麟湖名家紹  
乃祖石聯孝廉公之澤古園亭老田宅兄弟文  
墨愛士原非好事估客揮金借交之比士惟潔  
廉無求者乃相與無間眉公暨余皆其一輩所  
尊崇惟相國相國後益余習問語曰余借居度

夏及生平往還皆自携供應此豈有贏金納交  
哉纖人眼孔小見白哲書生相與隆重遂百方  
測度損人性命不顧也因爲長嘆而罷君名師  
昌少失帖與兄豫昌克恭甚美姿容善風調富  
著述且生有胡僧授記之異與空門諸名德甚  
習皆不書書其旅卒本末如此不目之碑表而  
目之外傳書畢以八功德水洗之余塊壘併爲  
君懺除矣

自廣霞

卷十三

三

泌園叟曰詩有巷伯之刺讒至投異有吳所謂  
人有拂鬱則呼天也若讒之情狀毋如唐風之  
采苓夫苓水草不產于山巔明矣既浮造不根  
而且實之下又實之東若明明有其事者禮記  
房師賣春秋舉子究中一詩經生此不可欺三  
尺況冠進賢柱後者哉余幸得白而君卒不勝  
謗死死後數年子名受祉字祉伯者風氣日上  
刻君詩文成帙以誌不忘且亦能爲禪者言過  
余詢其業三分之累踐更大減于初今得雋者  
將毋爲王參元失火賀且令纖人輩灰冷矣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現聞

姚公傳

皇明當曆昌啓禎四朝之際吾燕有偉人焉其  
正色直辭薰蕕介別可以掇奇禍死而不死其  
順卹諷議受知 明主周旋轍戾者三四年可  
以大用而不竟用徒以品望係 朝廷具瞻關  
人才進退而陰邪銜之次骨巧折微中必至抑  
鬱不酬迄死猶尚未已如現聞姚公者深可惜  
也公歿既得官詹黃公爲之誌又請碑表於諸  
門廣濟 卷十三

名公自足不朽公矣子宗典宗昌必謁必圖叟  
傳之謂知公無如叟嚴也宗典出事狀分爲卷  
三 一狀未登朝事 一狀初入仕簪事 一狀再  
召迫來南事其言悲憤迫切若不禁情之長而  
筆之短不足盡乃考之槩也叟曰而公豈言之  
能盡哉余亦言其最嚴者而已余於公有兄事  
之年公年十三介舅氏相國而交余余與偕爲  
諸生久既同舉鄉榜偕爲孝廉又久比公捷已  
未入庶嘗余每公車晤於邸得於京邸之見聞

亦又廣成於公再起來入京余得於復官始末  
及辛未書入再見公用未竟用伏護行又最  
悉且久姑舉其最嚴者言之公天性孝也贈公  
生十月見背母文自乳哺之伯欲晚踐更而波  
及藐孤拘之縣適值晬日姐孀縣堂祖母施抱  
持哭而過市市人皆皆且哭長而序述之以乞  
旌然伯氏先豪後窶暴棺又收葬之不敢怨也  
每節序晏會日盱必歸娛侍母談笑爲歡也東  
修出入必納母褰京邸迎養及侍奉往還造次

自廣濟

卷十三

三十八

不舍也歿而茹素絕酒漿三年如一日也以墓  
田爲土室暨修葺跪奠之文縷縷針血也此孝  
之足爲家法者也又天性廉也爲童子時費取  
諸宮中生不知典質所出嗣年益長文日益有  
名交游日益進不得已應諸名公之塾聘家費  
益不給典質假貸無虛晷而毫無所干請毋論  
諸生時卽爲名孝廉又本房師作都郡司理惟  
公言是聽公時有所薦達率得第一人無一夾  
襪以煩其筆端爲太史尊顯矣順風而呼可無

不如意卽好修者或微通薦士一途公毫無借  
資居官清署尋常儀節不廢間有餉溢分外者  
卽嬰然弗受又性喜賓客主上方以潔清律  
士自媚者務以摛絕細微爲名公不屑緣合通  
謁自如至都試時時集客而洗矣翰苑  
十六七年所居清嘉里庭不容庭內室狹無  
所容足不謀更置曰吾少長於是且節母表揚  
於是不忍易也蓋棺之日家無贏金二子貸交  
游及義助數百金雜銷酒鎗以終喪事猶且不  
自廣齊 卷十三 三十九

給此廉之足爲士儀者卽其好善疾惡博學遠  
養亦天性也見人有一善及士之懷才弗售者  
如惻瘵在體不薦達之不止而聞一不平事亦  
如物梗喉間不嘔出之不休才無所不傾注然  
間語余曰先生知我我仍以苦心得之也覆而  
觀其丹鉛所及踰糜側理蠅頭細書無不湜湜  
焉文會初合人多飾酒漿爲供迨暮驩呼呌號  
公時未完篇輒隱几獨課間從席上取一卮自  
酌輒復呷啜疾書無一苟且潦草之態至奄禍

作屏於墓田哭泣之餘精心內典兼涉諸書余  
每謂窮愁著書精神將無恍惚公能義命自定  
真不負天之以禍患福人者宜當大任處大事  
裕如也此好惡恬養之足爲世法者以此真修  
歷此異境故爲諸生則重諸生如狀所記十六  
南昌饒宗師目爲異寶拔第一應試丁酉郡錄  
見遺奔走留都公卿彙薦入試庚子見知南昌  
陳宗師丙午丁祖母艱榜發後凡歌鹿鳴諸君  
宴蕪郡聚齋中與庚子俱集余聖室同身名未

自廣齊 卷十三

三十九

道望實推重比孝廉而加重可知也天下有諸  
生孝廉如此者乎是宜爲初記者也比爲進士  
應庶嘗之選公論允合入而受知南昌蒲州兩  
相國天啓移宮之際陰相楊忠烈諸公再入欲  
爲賈彪之東行而弗克有濟止分較會試多得  
士奉諱南還道被削奪歸極同人之禍天下有  
始進正得禍烈如此者乎是宜爲中記者也再  
起備員講幄虔心默感屬蒲州再召申其讜言  
與宜典在親蹕聞腹劒舌兵竟爲烏程所中鄉

試糾武生冒籍內舉發試不論冒籍論文章  
人完卷故糾與不完卷者同下獄又不訖覆試  
文藝論場牘展轉葛藤錮秩改南病辭告歸奄  
奄以死天下有以注意升以非咎斥如此者  
是宜爲終記者也余嘗以耳目經見要而論之  
諸生時每事相習無論爲孝廉數年余方被糾  
暫還初服語我曰先生與郡縣交際弟無出凡  
事有門生在余口諾之而心不然然公終不負  
諾責也大率數年來持公論絕干請而時有穢  
令逞臆於幼年師事周君移伍少叅一書斥令  
爲大風有隧之詩人爲咋舌令幾大肆其毒於  
家人會縣堂災弗果此最爲敢決升朝時羣陰  
方盛不妨委蛇其迹默與楊忠烈諸公互相砥  
勵至奄禍興而南昌歸其去國一疏磊落慨慷  
足爲一生相業光公所屬草也再出屬蒲州柄  
國欽定媚案平時商畧或有緒論而不居其名  
若忠烈忠介諸公卒得全典謚議總出公手皆  
其聲蒲州得請者時誦表章懿烈每爲快心狀

固當詳之若其再由啓事則公方在家二子亦  
無在京者戊辰場後獨余以謁選留京方天啓  
以七月升遐今上以信邸登極十月而魏璫  
伏誅是時葉施盈列互相薦登取奄初比昵後  
削黜及平時不爲異同偶廢者纍纍登啓亭而  
最爲人望如公與舅氏文選二百日不伏官間  
有薦及亦故擬票爲被言去位尙須別白所繇  
來時平湖有客件來余寓故爲好言曰相公俟  
史局開當爲諸公題補兄與諸公相好得保出  
無異同否余曰今直看公論何如人各有心安  
能代保且史局不俟河之清乎時在閣三人首  
平湖次晉江又次高陽李公李故孫相國門人  
也素以李長沙自居孫次君爲余同年雅善余  
過語之奮曰是須家君移書爲期去忽一日平  
湖以山陵行孫札如期至客有謂余曰朝來當  
有耗則高陽言之晉江晉江復益一人得  
公甥舅同琴川錢公一朝賜環矣孫公磊落士  
錢其本房門生與文無半面交乃獨注意於公

自壬戌京邸飯余言公不啻口出在榆關時時  
對幕客言之與公相知真可與南昌蒲州鼎立  
而爲三者哉在戊寅孫公忼慷罵賊盡室死奴  
酋之難忠義奮發與公爲聲氣交公知厚又不  
獨揚忠烈周忠介諸公也從此推鄒忠介趙忠  
毅馮恭定高忠憲王莊毅魏忠節可類得矣平  
湖於媚案中稱爲和平乃其斷斷諸公若此又  
況乎烏程爲政肆其毒螫者哉公宅心厚吐辭  
寬乃其心有不可當機而發雖萬均不易又魁

自廣齊

卷十三

四三

然岸然見前輩恂恂時有有餘不盡之意不察  
者目爲深衷不如乃舅之傾倒無餘強是以忌  
益中之癸酉歲除南中一病亦見其有所不  
可卒然入心致之悶不能言動輒一蹴得歸  
歸每對余輒嘆無醫漸差能爲詩歌有觸即發  
發無畱響五月臥小冒風對客坐談遂脫然就  
化化後顏色和悅不似經年床第中人似有性  
因者生平鄉邦交與自幼年與舅氏爲兄弟交  
師事余舉於鄉得同年二人朱德升周景文周

周忠介公也各矢心自盟不居間一事然德升  
竟以貧死余貧能固其節頓筆墨交游以活而  
又不苟諾忠介貧刺骨觸闕死義聲振動卽百  
金之產不動毫毛樂助數千金大半爲贖鍰費  
餘千金存其家兩太史稍通融咄嗟可數千金  
今其產何如也營壘諸大事俱未舉于舍質稟  
借契傾產不足償廉吏可爲而不可爲於公後  
見之公姓姚氏諱希孟字孟長登朝後號現聞  
逆奄開讀之變喧言者爭及公株求首禍時七

自廣齊

卷十三

四四

夕 旨到公甥舅暨余與朱虞不免矣公從墓  
所漾舟河干與岸上招招者約左顧而咳便抱  
石沉河既免別號聞生道人位不滿望年不配  
德徒存偉人之望於天地間楮墨之可見者刻  
集十二種在是觀者如入萬花之谷傾百斛之  
泉紆迴曲折而脈理秩如不引怪書不使僻事  
左右逢源首尾聯絡神奇變幻有五經有諸子  
有六朝有唐宋諸大方有竺乾氏書而仍有現  
聞本色不名一家以文知人大槩可觀也歿年

五十有八歿後一子以父志行未申受 聖明  
旒黻之眷而死不 上聞亟請撫按以贈卹例  
請 天子以譽詞排偶駁弗行然念舊猶舉其  
講筵所陳說始信烏程之中毒深也既動 聖  
衷會有翻然存故之典在莖兆未卜是有所待  
而爲者

泌園叟曰吳成弘中葢多奇節異人與翰墨相  
映天下無兩至慶曆間風稍靡矣一時舅甥輩  
出遇合官位又克稱之頑廉懦立嶽嶽有斗南  
自廣齊 卷十三 聖五

之重湛持氏遠宗信國近祖待詔淵源固然姚  
之先不聞明德顯功光於載乘也及公出旌表  
黃節婦始末正在洪武初年孤華卿間關俘累  
間拔身得之又崎嶇白堤五涇三公皆以明經  
起家避艱遺榮頤頤諸公間無忝節義之蘊釀  
深矣終發祥明公與舅肩齊有以也時論以彼  
蒼旣全昇公僂奪之去何哉余曰及身事小福  
後事大見首不見尾殆有龍德焉公文夫子二  
人宗典宗昌典卽爲公具狀者纚纚幾數萬言

言皆有庸理臆擬居官見忌諸款又何曲而中  
也昌於乃翁沉篤中拜命差次徵文錄筆授弁  
語不失名家故步焉又束修斌斌俱不識居間  
造請爲何等事不足徵家教耶余竊謂維持此  
豚實難若夫憑藉餘休昂首天路遲速有之不  
足爲公家懸計也非世德後不及此吾不徒爲  
箕裘識云

月三 矣



張異度先生自廣雅集卷之十四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名賢 題記議

議爲恭釋 聖朝首敦士習特舉已故真品真  
修真孝廉乞賜 題請表揚褒旌既往勸將來以  
端蒙養以期定用事竊惟漢重易名凡文武聖  
神之稱俱繫之孝周嚴計吏卽能辨敬正之目  
皆冠以廉是知孝廉之名不特賓興用之醴  
而寔入道藉以作人廁跡雖煩覈真匪易又居

身介潛見之間正觀法在學行之際倘此時而

漫無簡飭固屬敗群卽有爲而克自矜持亦非  
出類若夫至性可貫天地純修夙著家邦黃童  
白叟相顧指名崇塾邑庠群能誦說上下五太  
十年間其人洵可數計也蘇城財賦旣雄天下  
文章亦甲寰中略菁華而撰本質得三人焉謹  
爲執事陳之

張基吳江人中華庚子應天鄉試例得坊金  
百一日散宗黨略盡當會試有顯者欲爲地堅

謝弗應是年擬冠選竟落次舉值父南安守覲  
卒痛弗躬殮卽以事父者事大母再舉請善相  
人謂骨法當上第而色如有沮者何也行一舍  
念得無以大母故乎遽返棹大母果終其手痛  
父遺言病作婦祝病併瘳歎乃嘆曰母亦老矣  
誰與朝夕定省步武不離滄僿非親訓不以進  
先是究心爲己之學與江右羅文恭公洪先往  
復數四至是得專心研之所著有孝經附註讀  
書疑濁鑒廣願數十卷隆慶初元 詔求山林

隱逸兩臺彙薦方辭稿刻集中閩戶靜坐者十

三年內外事悉委季子尚爰不以聞絕欲茹素  
冬不爐夏不扇衾不脇席也尤能爲德于鄉歲  
大稔賑米數百斛屬軍興族皆役不忍默以例  
免爲請代于官毀家紓之自是座若削矣習靜  
久體益克豫刻以日至時跌坐而逝凡上存書  
數行皆身後養母事時年五十有九學者私謚  
爲靖孝先生史官文震孟據遺事刻吳中名賢  
小紀而京兆焦竑採入理學名臣錄中

歸子慕崑山人中萬曆辛卯應天鄉試爲文苑  
名臣有光子少喪父讀遺書必捧之而泣母疾  
衣不解帶者數月善處兄弟姊妹之間少具勝  
情意不可一世公車交同人吳志遠歸過錫山  
同交高忠憲公攀龍有得于晏坐嘿存之學遂  
祛豪習一茗一盞相對洒如也其學專于訟過  
真如創痛刺心毫不假借而寬于律人踰三十  
遭疾嘔血制義妙天下竟絕意進取開陽巷居  
焉不與衣冠之會不詣府縣不受當路問遺不

自唐喬

卷一四

三

爲宗黨爭訟伸白不爲子弟應試于請雖甚貧  
養其兄子之孤者養其弟婦之寡者雖甚病于  
人倫事未嘗偷情自處無不自得之言與人無  
不足之色所居里俗皆化之甫強仕以前疾卒  
門人私謚清遠先生高忠憲公爲之傳

朱陞宣吳縣人中萬曆壬子應天鄉試與同年  
生周順昌總角同志時父母老矣一再舉後公  
車往返不踰百日乙丑心動馳歸歸則九十翁  
尚無恙而母氏甫七十康養旬餘遽卒自此遂

絕計偕設榻病舍之側凡一菜一糜一湯一藥  
以至中單廁牖之類靡弗親者二親歿喪葬皆  
不能具然先期必構美材謂附身惟此庶幾無  
憾至律身之嚴當世無比而處之默然不惟絕  
公府併絕城市門人從游者百餘人多一時譽  
髦先後得雋讀中秘書嗣起繩繩未艾方順昌  
遭璫禍逮捕開讀時小民呼號稱冤狙擊隕縲  
騎一人陞宣周旋左右倍親詞者蜚語聞矯  
旨究渠魁甚急陞宜寢息榻前如恒不使驚老

自唐喬

卷一四

四

親會有天幸不究服闋需次詣部以拮据葬事  
不辦得噎兩疾歿歿之日會殮者門故數百人  
相向哭失聲僉謂介節與順昌等而一死忠一  
殉孝詹事姚希孟作孝介先生私謚議以配周  
忠介公云

右三孝廉者在吳江張靖孝先生基學修已底  
純全志行毫無餘疚生而辭薦豈覬華袞之榮  
歿有餘思久歆俎豆之奉然淵源皆有所自河  
海豈得無宗在崑山歸清遠先生于慕高丈懸

市士子皆挹其丰神至行飭躬賢者特欽其蘊藉年不登夫耆艾造已詣于純全居病不憂處貧能樂在吳縣生孝介先生陞宣時丁板蕩天試多艱一介之取既嚴二人之養倍切所以動而弗遂志有餘慶而窮且益堅意無不慊凡此三孝廉者其孝同其廉同出處靜退無不同洵皆聖世之羽儀後學之模楷也可望而不可攀徒嘆生知之如玉無言而不能無述坐見桃李之成蹊在居恒觀刑既已如此若表章嚮往

卷十四

五

更當何如况聖明業已重行而勵類想恩綸不靳褒前以示後移孝爲忠教廉飭吏誠與聖諭生平果係孝弟廉讓做官自然盡忠竭節若合符節者也倘非爲疾爲養名世具見其身今雖已故已遙直儒確可風世查覈上聞不望司世教之大人君子而誰望耶伏觀劉禮部文卿生以薦而膺清秩陳簡討獻章殺以諫而崇配享今不敢望此破格之舉祇鄉賢一席近冗且濫得之不足榮觀者不爲勸必特賜題

請奉 旨入祠如近日高忠憲公攀龍周忠介公順昌之例則後生感發蒙養得師所嘉崇不過三人而作興不啻百億矣如有進焉得官 錫謚則銓衡太常之任而非諸生所敢與也伏惟高明酌量照登

長吳二縣舉人張世偉楊廷樞謹議  
豫備兵食條議

當事爲地方豫計苦口苦心議兵議餉而爲饒裕者怡堂寢火不惟非許國之素心救生之急

自廣齊

卷十四

太

着卽此呼而不應亦非所以承公祖父母之意謹于三月朔日約諸開廟公議竊于耳聞目擊往事可法戒者陳之則議兵莫先議食議臨時之平糴莫如議先時之儲米蓋臨時平糴驅人閉糴也卽今而驅人徙固厥移倉廩是驅人劫奪也憶崇禎己巳虜迫 京城人情皇皇米價湧貴吳縣令同凡陳公謀于衆爲按冊平糴之說縉紳孝廉以及雜宦各自占數其時大老有占千石者有占數百石者卽孝廉中最貧者亦

占二十餘石尚未及大家世族太學茂才等項  
數已得萬餘石縣胥里役因緣恐嚇幾至大哄  
陳公急張大示歷指實數粘西察院照牆百姓  
見萬餘平糶米在城勝價頓減嗣緝紳照價出  
糶亦值京師解嚴米價遂平糶不盡數是舉  
也糶糶出入間卽占百石者費亦不過十餘金  
而人情爲之大安矣今若仍用此法徧諭大家  
世族照例自占米仍在家何所疑慮再四刻以  
時日如必不應咎有所歸其數當倍之又倍但  
臨時必在城中某處明開冊內總計在城可得  
米數萬石則數萬極貧民戶可得三月平價之  
米人情自安夫緝紳大家未有不憂臨時蟻聚  
照數取盈而無實不應之者各人默然搬運耳  
目不驚此最可行者也他有義助餉金代官養  
兵者另設法旌異之不在此論至于養兵之說  
不如精行保甲夫精行保甲非第十家牌之謂  
也然亦不外十家牌得之近請教賢士大夫謂  
必於數百家中就近有緝紳孝廉與夫太學茂

才及世家大族之可仗者里推一人或數人使  
與聞其事蓋緝紳大家之家慮必過平民令  
前後數百武間無有異言異服可疑奸細人等  
寢食亦安舍使士夫大姓自爲計乎然需度之  
其在郡縣者要須事事必親不可托之縣胥并  
不可托之佐貳若官長而自委不能親則未如  
之何矣其在士紳者要在人人取信不可委之  
奴僕并不可委之子弟若士紳而自爲不可信  
則未如之何矣故保甲最便最利最可長行而  
有不易言者此也若吳民易動難安自昔言之  
刀劍必非私家可鑄操習必非私家可演勇武  
必非私家可畜賢士夫言之甚悉而自欲于里  
甲中選擇數丁仿輪數丁之糧以助官練其意  
甚美然於貧生未敢議也今遵憲令各自占丁  
亦量力速募開送官府官自教練家自給糧雖  
堞守禦多人遠近聲聞惕息誠爲綢繆深計倘  
不達萬全之意人得自練則天啟壬戌年事大  
可寒心時遼事方急徵兵索餉道出郡城無月

不有大中丞濟南王公留心訓練甲弓矢絡繹城中初不倡人私練但不嚴禁耳而不良人張某陳某仍是監秀仍有貲產忽生異志造爲訛言屏徒百人夜聚曉散遍城驚動士紳皆異舟于門亦有挈家遠去者幸首告得實擒置獄中卽日救寧不然嘉湖之葉朗生海隅之顧扁頭殷鑒不遠矣郡人未見豫備之利先嘗倡亂之害安得不爲皇皇乎惟保甲一法爲利甚永爲弊可防要在設誠行之不特清奸細亦以儲健丁舉積此耳且夫言易行難卽有極簡便極尋常不增一卒不費斗糧當事屢屢申明而毫不遵行不知其故也六門上下巡哨額設三百餘名卽除去虛弱每門五十名可得也舊例每更會哨其更籌一門交一門城上往來時有數十人燈光拂聲相續不知何年廢却今臂門更鼓亦久無之因過客泊舟多寒家近城每舉相問宋張乖崖守成都嘗云譙樓更漏嚴明亦足徵守令治狀之一端卽令此三百人三日一換

自廣齊

卷十四

九

議

班警夜不費分毫之力而氣色所攝亦足爲盜賊踰城之警且今知縣令之嚴凡事至易而實不舉行類此况兵食大計可易言乎哉謹議

南貞五耆約保議

約保合行卽見憲臺大人奉行 聖諭格言及先賢良法所以美風俗戢奸盜之意某衰廢無能爲役然不敢不從鄉紳後竭蹶從事夏秋苦瘡蒙派南貞五耆一冊與近隣名紳就床第前商略欵項先議約保正副然約可該一耆保止

自廣齊

卷十四

十

議

東十甲故約尤嚴之今卽公選本耆里排中正舉一老成可托會推鄉賓者副舉一強幹足用曾任幕職者以至各保正副共十二人或青衿或雜宦大約取稍具貲產素安本分之家初景辭避某面商之曰今鄉邦之極守倫安不與外一事不見異色一人夙爲公祖父母暨士紳見諒無如某失近因衰病目甚併賓館伏謁一切廢絕然尚以身家性命之故先諸君占任諸君何辭于是相率唯唯所以然者某于諸賢士

大夫推委更甚徃役之義雖不敢不爲一時分  
憂而武斷之嫌尤不敢不爲素履避避第以兩  
言申之今日之竭蹶應命者專爲備倉卒耳蓋  
盜賊之可憂無其奸細倘約正副能以兩人  
六百餘家保正副能以兩人察百餘家此最  
非五方雜處及滯坊酒肆之地稍有面生可  
之輩舉報非難此爲備患者一又征科方急  
藏盡空今獨微如天之福差爲得歲一值歲  
價騰不得不舉平糴之策所仗冊籍先定貧  
自廣齊 卷二 四

十一

豫知臨時百方勸諭或得數百石米按戶給票  
零糴一畝之米不出一畝之人此爲備荒者二  
其所知者此而已深愧德薄化導猶需上人况  
敢與聞曲直侈言懲勸乎約保正副寧取衣冠  
士子守分太過及里排素有責任之人誠願相  
安無事不至牽率衰廢庶可僥倖塞責者也經  
始之日百凡紙費印費略計數金某皆勉辦不  
惟言派言飲義所不出即言勸言助如後此鈞  
羅供講之類亦係心願者自填之某無與焉冊

籍三部奉求縣印一載縣署一發現里一冊本  
家爲人六百餘戶爲牌六十餘紙業已發派各  
甲外再查本縣與他苗異者本局有公署三  
所司獄司在東北養濟院在東和豐倉在南除  
司獄當戒嚴時十分防護非保甲所知即禁役  
錯居民間亦在察其內不在譏其外司獄專責  
所當豫言者也若養濟院近蒙清理丐戶不至  
喧類呼羣和豐倉時非出納倉廩不免攜拏借  
威名擅風聲官定事寄不假外侵捕衙糧衙之  
職止須一振刷間不敢涸開冊內惟是本商人  
情頗有趨趨聶嚙不敢斥言而又不容終嘿者  
罷士從來無伍匪類合與移郊此即平日打行  
盜竊之流而他時可虞伏奸匿盜之藪倘事發  
仰聞仗當事薄懲遠送地方荷賜不淺矣

### 管叔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紂子武庚之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殷畔且  
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東征罪人

斯得千古管蔡斷案也其事本不足辨而後世  
儒者過武併以恕叔曰管叔以殷畔非畔也將  
以問周之不當王者而非止恭周之不當攝者  
也予曰甚哉儒者之局見而好辨也蓋其說始  
于稽康康非湯武而薄殷周其著論恕叔也悠  
乎有遐思焉儒者不察而祖其意抗其辨則予  
且折而衷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夫子所稱至德也夫天下商之天下而周胡以  
有二也可有二而胡不可三也有三則胡以服  
事也蓋二有遵晦之道而三見純熙之象矣故  
文十三年以後不必爲文而武十三年以前必  
未爲武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此非夫子之言  
哉不獨此也美女奇物善馬以釋羗里之囚陰  
行善以收西土之心猶曰史臣之言也武成泰  
誓諸篇文考肅將具云矯誣戮黎伐密湯崇不  
著之詩乎崇侯虎紂之所愛也明日說西伯者  
崇侯必不令西伯伐也且獻地而免炮烙願入  
貨而得鉞鉞乎伐崇而賴其地作之城不牽牛

以谿而奪牛乎遷岐遷豐遷鎬要以容民畜衆  
而已其母乃爲天下逋逃主聚淵藪此皆不能  
爲文王解而終無損文王至德也大約文之至  
德文固非幸得之而武之未盡善武真以不幸  
失之也夫周之先原以明德顯功垂于唐虞與  
夏殷埒其后世子孫非爲帝王不止也舜禹之  
事讓者不疑受者不懼彼真以身公天下而非  
以利天下沿至夏殷此風未改周猶虞建國也  
非殷建國也天終不使不肖主恣睢自肆民盡  
自賡齊  
明矣倏奪桀而還契倏奪紂而還稷夫亦何疑  
何懼而不躬膺天命者乎蓋嘗論之三代以前  
天惟爲民立君使爲君者日有此皆君也之懼  
而岌岌乎天位之不足貪故有危勢而無懼君  
三代以後君惟貪天自便使爲子孫者日有惟  
吾獨尊之恃而天下競載驕誦以象其意故無  
卑君而有亡國君崩而冢宰攝位權臣擅政也  
國亂而共和行政大臣制命也然而君不疑臣  
不懼猶之公天下之意也孔子曰吾其爲東周

乎又曰其或繼周者斯言胡爲乎然哉故曰殷  
不得復君周不得復臣管叔以殷畔吾以文王  
之事明之也儒者奈何以繩周之苛而致恕叔  
之濫也況叔之言曰公將不利孺子此明乎非  
能扶義以爲殷者也挾殷質而危周藉周口而  
危公卽叔事遂成將利庚乎利孺子乎悲周不  
當攝者乎問周不當王者乎名與實反順與逆  
質二者將何居焉夫太伯仲雍伯夷叔齊此真  
守節者也至于周之卒代商有天下此殆天命  
自廣齊

卷十四

七

非人力文王不得延武王不得促周公成文武  
之德不得異而二叔之畔乃成乎其畔矣吾獨  
怪儒者不察旣無故恕叔而且擬文王之操曰  
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嗟乎此豈知文王之心  
哉

黃憲

聞之師云學藝當學其有跡者詩画有跡故關  
世而長琴棋無跡故隨生而泯由此言之沒世  
無稱之懼蓋可忽乎哉是以古之君子立身行

道達則功業銘之景鐘窮則文章賁于石室以  
至趨舍任讓之間笑談醺吸之際皆可儀于人  
而議于世者誠耻之也誠畏之也及反覆黃徵  
君憲傳洵可異焉憲東漢大聞人也史不著其  
行履而且曰言論風古無所傳述一再辟舉應  
命不就處不成處出不出出憲誠何如人哉然  
而牛警表其邁種公府怒焉虛席瞻忽折傲士  
之懷汪洋動人倫之嘆予以嘗鼎知厭聞韶  
逸妙何人斯景行行止誠無以相之也傳曰幽  
蘭生于深林匪以無人不芳蠅飛營營終日不  
越階序附驥尾則千里憲雖賢得諸君子而名  
益彰誠然哉是故有跡者借無跡者以爲口實  
而芳蘭爲之餌憲等是也無跡者賴有跡者以  
爲郵致而驥尾爲之藉諸君子及立言家是也  
嗟乎希光微潤每托先醒發潛閨幽必俟後成  
士君子封額翁舌榻管仲紙用使片言隻字之  
下青黃由乎月旦榮辱任其陽秋亦可謂有生  
之極思不朽之盛事矣當此之時而不爲矜奇



失意之人黯淡好脩之士力爲論次令生者不  
慨歎者復生不悔亦奚貴夫歟如椎而筆如椽  
者楊子雲著法言蜀富人輩千金求載一名楊  
子曰富人無義譬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何得  
妄載其言漂漂有生氣陳壽著三國志從丁儀  
丁廙子乞千斛米云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  
竟不得立夫士貧可鬻貨產不肖乃鬻諸系而  
壽竟鬻其手腕哉予悲夫士幸則遇楊子不幸  
且遇壽遇楊子雖修沉冥鏗晦之行如黃徵君

自廣齊

卷十四

六

憲必不使顏子與子貢同傳遇壽則聲稱炳于  
當年文采耀于來茲者亦不得以簾金自贖故  
深有槩于有跡無跡之說而歸責于立言者焉  
李生曰士不早白樹立縱托驥尾致千里寃是  
一蠅耳予曰賣論而爲驥驥非驥也夫以真蠅  
掩假驥而冀其以彌于人此傀儡執魁柄者耳  
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謝安

謝安相晉秦王堅大舉入寇安以從子玄爲前

鋒部督挫之淝水上論者曰安不母動爲大耳  
風聲山木皆成疑兵殆天亡秦非晉能也夫安  
石賢相與晉休戚事之不捷將遂作秦尚書乎  
此豈時不足辨獨計當時成筭多有不可解者  
玄入問計安答曰已別有旨已而寂然此何隱  
也命駕游盤園棋賭墅又何等試法也安棋常  
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夫將志氣綏好以  
整暇故貴稀留意對戲來敏策其辦賊今玄應  
勇而怯應暇而戒又何以卒能破敵也此皆笑

自廣齊

卷十四

六

之不可解者也蓋安不憂玄之不能破敵而常  
憂玄有輕敵之心夫堅挾傾國之衆乘投鞭斷  
流之氣而何以憂玄輕敵哉郗超之言曰玄使  
才雖屢屢間未嘗不得其任監軍江北卽募壯  
士劉牢之等爲羽翼意其規畫備禦有過人者  
且太元以來玄無歲不奔命而一挫秦野貽再  
挫秦淮陰玄度中當已玩秦股掌之上而得其  
志而安已拊心憂之也故爲之隱以沉其幾試  
之傳以警其銳至得其臨事而懼而安喜可知

也此非臆說也玄少時好佩紫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戲時得卽然棄之其爲人已有一種輕俠自喜之態迨受任而後者稱之黑頭公刺譏者目爲不忠事少玄之爲人大較可親矣故玄不患能少而患能多安不憂玄之不能破敵而憂其有輕敵之心也又何疑也不獨此也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使謂堅曰令軍稍却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猶有得臣憑軾之戲其渡淝後韓康伯向人言此人好名

自廣齋

卷十四

九

必能戰玄輒裂眦厲色曰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親故發不得復云好名咄咄英物儻乃不啻而易得其遠巡恐懼哉玄之臨事而懼也則安之與隱與試而幾得之者也然則來敏以對戲決辦賊何也蜀兵脆弱丞相新亡諸將士皆非魏敵也故禘雍雍乎以氣鎮之南人輕剽將士未遇大敵常恐繫手勇而奮于禍故安端端乎以志柔之以怯得勇因戒爲暇玄之能安之能也而論者猥曰天幸匪緣人謀豈不過哉

然秦王堅以癸未入寇乙酉太傅安薨玄不數年繼薨安薨而秦王堅遁弒於令堅舉事稍遲而安玄皆前成晉其可若秦何言天亡秦非過也

後唐

成天下之事者氣也今有兩人焉其幹局相如也才諳相如也識見相如也然易地而成毀分同趨而強弱異者一用其方盈之氣而一用其既竭之氣也蓋氣之周于人猶水之行于地也

自廣齋

卷十四

十

水之百折而必東也凡夫蹈險遇坎潰堤決封皆不足以殺其怒而彌足以益其悍迨夫瀟焉滴焉乘之以建瓴之勢而洩之以尾閭之穴而水始潢洋散漫而不可復收矣夫氣猶是也周于身而視其量之所止無論叩角吹簫之朋飯牛屠狗之侶有所蘊蓄必有所用之卽身都王侯有土之貴稱富樂得意矣而憂譏畏讒惕其心握蛟履虎聳其慮未有不兢兢警懼其所躍然聞鼓鼙而動色者試使其人與恣情快欲之

主交竹而角逐中原縱才局識度事事相如而  
一用其方盈一用其既竭強弱成毀大致相越  
竟何如哉蓋吾觀後唐莊宗廢帝之事未嘗不  
喟然嘆也方莊宗冲齡嗣位先王付三矢以無  
忌仇也屢練而決勝夾寨禘全忠之魄血戰數  
載係劉守光父子誡朱友貞盛矢告成先王之  
廟可不謂英雄神武者哉其于遜估烈國所鞭  
箠使而鄴都一叛遽爾披猖嗣源猶徘徊相州  
而莊宗已踉蹌汜水一籌莫展爲天下笑從珂

自廣齊

卷十四

注

馬矢餘息于莊宗萬不及一然史稱其饒勇得  
衆與石敬瑭同爲明宗所知鳳翔孤城以逆犯  
順猶足走從厚而攘之位及晉陽兵起惴惴有  
心膽墮地之恐夫唐兩宗廢帝晉高雖大致懸  
越而相遇正等令比絮而論之嗣源可作唐純  
臣而從珂不失晉敵國何遽而強弱成毀若是  
則莊與廢帝用其竭而明與高用其盈用其盈  
者不極其量不止而用其竭者一散而不可復  
收也蓋莊宗自滅梁來日荒于妃姬優伶而明

宗方纍然寡慾柔志以需其後廢帝既沉湎天  
位而敬瑭柴毀骨立遠交近媚而厚集其資則  
夫強弱成毀之數不戰而氣已決矣嗟夫士君  
子當飢饉結時擁格捫心咨嗟累載而川逆  
流霄無光何其壯也迨夫欲厭志畢耗磨于烟  
消景逝之中而激之不起作之不起又何憊也  
雍門嘆而孟嘗泣剛成笑而應侯悲氣之于人  
蓋可忽乎哉吾獨惜其局幹相如才譚相如也  
識見相如也而強弱相反成毀異致甚哉其不

自廣齊

卷十四

注

講于持氣之術也三代而下善持氣者莫如越  
勾踐勾踐以君子六千棲吳王姑蘇之臺其數  
十年卧薪嘗膽堅忍激發之氣量止此矣于是  
致貢于周割淮泗地與楚宋而閉關自橫于江  
東江東呼爲小伯王也令越不持其盈而亟用  
其竭幾何不沼吳續也

### 祠堂定位儀式

士之得祀四代非古也自唐宋以來未之有改  
也意者世官廢而諸侯卿大夫之位皆士所可

爲矣記曰禮不下庶人 國朝祀典于庶人越  
祀斤斤嚴之獨十無一焉蓋士累官封皆得推  
崇其祖此家廟之制所以不復拘士二之數也  
獨幼年八九歲書外祖祠堂所置位次俱如  
今人待客之禮一一以中左一位爲尊想各家  
皆然九歲見家間所創祠堂則以極右一位爲  
尊怪問之云吾家遵家禮陰道尚右相襲爲之  
時幼不能詳家禮云何也後每入祠升階歷位  
見高祖偏居西偏不得正受奠爵設拜之禮心

自廣齊

卷一四

註

終疑之然因祠堂係長房每朔望諸兄居虔謁  
亦不敢議粵崇禎丁卯兄遷于鄉乃自作之而  
猶泥于尚右取家禮考訂則見朱夫子亦以爲  
不安欲疏請改正而未遑也考家禮會通所載  
則見 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七年嘉興行唐縣  
知縣胡秉中詔書稱其所進圖三其一禮先命  
禮部照式刻之則庶人祀先圖也庶人祀三代  
中左曾祖中右曾祖妣左左祖左右祖妣右左  
考右右妣曾祖獨當其中緣此四代可推及闕

大明會典則士庶家祀仍刻家禮所載尚右  
之圖後鐫一語云遵時制則高祖居中之左與  
秉中圖若合符節夫爲 聖世之民遵時王之  
制會典何不竟刻時制而必襲朱夫子歎然未  
經請正之圖此殆不可曉也大約古禮太廟東  
向始祖坐西朝東昭穆以近祖爲尊沿襲爲尚  
左之 卽今南京太廟尚沿左昭右穆之舊  
世宗皇帝 討論典禮重建太廟 太祖以下述  
及 諸祖皆得南面以臨臣民降及士人家廟

自廣齊

卷一四

註

所當奉行不倍者也小子偉感于事死如事生  
之意謂今祭器皆不用古樽壺而用瓦磁蓋樽  
罍非先世所御亦非私家所用居貧不能另備  
祭器而必不忍置高祖于西北一隅祖儼然居  
中以受子孫之拜跪卽非所以安祖之心凡祭  
皆代先人之志事斷非可苟沿重變爲者且揆  
之 王制實然故決易以今式如此與夫不讀  
家禮不考會典自宋相沿及今者或反無以異  
歟

家堂改定致祭

原夫士有二祀載于禮經疾禱五祀垂之儀禮  
今世俗沿襲不經及攀越非次義無取焉于  
癸亥病革竊有志考易因感于有其舉之莫敢  
遽廢之說因循未果先舉像設尤不典者焚之  
位次如故每一瞻對心竊惘然茲用斟酌古今  
稽之 王制雖家祀未有明文然 祖訓會典  
載庶人竈厲之外餘俱禁止而士未有限制且  
祀先得祀四代已曲通孝思大邁往昔則士之  
自廣齊 卷十 四 室  
家祀固有可以義起者往見喬水故家頗有據  
儀禮崇五祀者細思疾病請禱兼及上下神祇  
豈得遽爲居恒時祀獨有大夫三祀而天子之  
士比列國之大夫差爲可據故仍祀門祀行復  
益之祀戶爲三門不敢上攀中雷而已該戶行  
係之羣神而與竈道塗皆寓倘亦禮義之可通  
而典制之無倍者乎時惟秋孟諏吉得除除舊  
布新奉安恭告惟神鑒之

移祀福德神併土地花木諸神

惟神作鎮湖山某家世越溪合神人之交以當  
里社之祭義無不可第奉爲家堂香火典制俱  
無所稽心甚慙之懷之十餘年茲別構位設于  
園中果園樹前流水周砌方之西與以南禾膳  
桑間無處不置殆有崇焉夫亦仰藉神休利濟  
驅除尚有賴乎旁翼之土地花木二神列位爲  
三夫花神乞庇處士社伯受役鬼神似非儔伍  
然踐土而食毛採華而茹實祈報之典亦義之  
所得舉也時方秋孟擇日得剛孔惠孔時奉安  
自廣齊 卷一 四 室  
恭告神其鑒之

釋諷

止些先生不得志十時返乎蒙汜之居睢睢于  
于仰屋而嘆客有進諷者曰先生何憊也吾將  
爲爾鏡往古程得失投刀以刮其垢飲灰以滌  
其僭蓋聞智不能背時以獨彰名不得絕羣而  
立故夫易牙之調太羹也則桓公淫其面厲  
蕭牆薦腴腴而其君以娛子野章英墨奏而晉  
侯左右視弗能竟也變爲激羽流商綴宣鄭衛

正平公曠然睥睨郵良之能手止絕韜而獲  
見強詭遇從禽以投嬖奚故夫蘊其奇守其術  
終朝一餐稿項黃馘雖有璫璣常人則賤若夫  
假翰晨風遵途致疾則殿上侏儒監門辱客朝  
牧豕于淄原夕薦膺于郡伯咸取道于才智  
嘿守其故域昔人之爲此也則必有數矣當今  
天下熙熙來而慕思嗒焉頽頽蓬蔭戚施皆得  
論黑白紆丹朱登高以指順風而呼而先生身  
未適于雲閣籍不列于通都獻譏盈耳聾誚班  
日廣齊 卷一 四  
如曾不悛于心汗于顏方且騁黃馬于獨座縱  
碧鷄于四筵資章甫以適越將蒙衝而涉燕比  
豪士於螺螄獨連蹇以自賢縱使彌天置網頻  
地布弦安能掛一目于層霄連虛發于空烟哉  
先生笑而應之曰客所謂見聲利之華閭運命  
之實快徑行之捷足而未覩籠中之習習者也  
蓋聞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道猶金石一調不更  
是故苟會于心向之必誠苟拂其真絕之必深  
枯樹發榮于田父沙彌乞力于金剛貴契窮冥

而必向之者會心也爰居聞鐘而震掉狙獮裂  
帛以入山加寵堂皇而必絕之者拂真也況乎  
個儻之士冥志之日正動以詭隨之方哉且余  
聞之生乎今之世而欲顯瑰奇之行望名譽  
光勢之所不敢冀已以一士之身適天下之  
朱紫變于月旦統指成于倏忽力之所不暇給  
已失其故步以效邯鄲雖肖不妍而且齟齬謂  
瑟不投改而爲竿竿旣不貴好瑟奈何是以適  
人知命君子安貧不起聲于貴游耻乘熱于比  
自廣齊 卷十 四  
陰寧掉臂以行邁靡細體而求伸枕籍詩書之  
圃婆娑翰墨之林始興周旋吾不揖其座太丘  
道廣吾不過其門匪凌躐乎時賢實追思于古  
人若乃韓生質首于說難蘇季椎心于閭閻賈  
傳資志于長沙東方沒齒于執戟孝標馳想于  
敬通伏波短氣于朱勃下至少陵白帝供奉夜  
郎宗元謫椰子瞻窺黃莫不抱命世之資鬱青  
霞之志摘藻極秋旻吐辭垂竹素或始赴而倏  
起或先合而後忤然皆不代變于素絲傍徨于

岐路余方欣爲執鞭敢薦刀於樽俎若乃王劉  
不作許史同奔白日昭昭而朦朧失明南風吹  
裾而鵠舌反聲敦洽爲好閭姬爲醜馬園諸說  
而懿子貢妙稱而否穢五子之波濤掩金園表  
瓊玖余方擬之不若余方咎夫狡童客乃望我  
以鍛羽期我以高墉則又奚怪余之眼白羌廓  
落而無同客曰吾規先生以趨時先生弗是也  
欲療其狂狂迺滋甚雖然士不丁乎知已聊我  
貴于斯文金刀囊處幽蘭生宇宙密移俟河之

日廣齊

卷十

七

清先生寧有意乎先生喟然曰客之言固也膠  
西吾師也首賦斯旨淵明達人也亦爲感嘆余  
豈能無槩然顧竊聞之赤螭青虬之游冀洲也  
入榛薄食薦悔而螭螳倏之以不如至其乘盛  
雲濃霧之勢難凍雨扶搖而登之誰與爭于江  
海之中者哉鳳凰之翔至德也川谷不濬風雨  
不興而燕雀輕之以不能還至其會逝萬仞之  
上徑弱水宿風穴誰與爭于霄壤之間者哉余  
非不知偶影之難振與俗之易彰非不處居諸

之不恒而期頗纏于夕陽顧早暮寧就于箭漏  
修短有待于寸晷涇牛之鼎不以烹雞委棄九  
寡之耳不爲五父高張末見非湛盧之用穿錫  
試器子之良順吾之心行吾之意客請休矣無  
與吾事

誨謙

先生爲座右之銘曰降爾意鋤爾色寧爲人履  
毋爲人的有間肝衡而嘻曰悲哉予之太滿也  
昔子服何之戒宰人也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

自廣齊

卷十

七

之謂陷而後恭道將何爲夫恭禮之屬而謙德  
之光寧爲履不陷爲謙乎景伯重拜其細而予  
安受其大則予咎矣抑執是咎也人言實然繇  
不自照心生脊惑蓋世人之目余也見謂邁往  
不屑廓落多遺遂族而指云夫夫也腸肥腦滿  
血氣充盈眉如紫石稜眼如巖下電似欲上人  
者棟棟其儀岳岳其度感憤乎時事僞道于往  
昔似務爲異者措志藝林韜精情較類井丹之  
潔而復蹈長卿之慢似不可一世者以茲三疊

是生多口而予情識未定擊鼓于唐發至心爲  
苦言鴿盤蓋以示警豈其小悟翻成大迷夫無  
意何降無色何劬不已獲而憂人的哉予少失  
嚴母之誨長纓慈父之訓立身行道無所成名  
二十之年忽焉已過初亦妄希夙慧不謝中流  
不朽信而可徵作聖斷非吾謬而志隨年逝懶  
與性俱五技告窮三端未就類怵惕于走狼擬  
傍徨于喪狗每自思維怒焉如擣卽論吾黨敢  
謂庶幾蓋嘗坦腹而視屋梁屈指而數時哲亦

自廣齊

卷十四

三

有言不出口類不勝衣目擊道存譽望日崇者  
予愛之學而未能亦有身居鼎貴多所修綜應  
接小暇便親墳史者予愛之學而未能亦有蕭  
遠自寄叩戶間如理析牛毛見指知歸者予愛  
之學而未能此數子者或慙慙居息或怛怛涉  
世而士皆有一一定之論學皆有必然之畫道其  
未墜德可令孤而予作此寂寂廢然斯路有覩  
面目况乃身意方當皮抉以母視息於世間而  
猥云流謙之說乎蓋居穢樂淨何必旃檀處飢

思食不藉彫胡又矧進之古人躋于作者則擬  
經已卑執戟學書無過右軍枋榆爲適何言汗  
漫哉物之相物未見其高已之觀已彌覺其陋  
與同業王士駿感嘆斯旨肘膝交于座而流想  
形于中夫雲和之瑟非揮撥無以發音篳篥之  
鈎非擊斷無以致利今我與爾質性有加意氣  
非沮令廁筆墨之役奮風雲之會善善同清惡  
惡同污其于數子亦有微長而大力靡趨虛願  
不至則爲撫絃而長鳴彈缺而四塞然正可用

自廣齊

卷十四

三

爲自壯非用爲自貶也若夫族之所議則又非  
論矣牆峻宇巖巖眉可觀此受之親者谿刻自  
列言必稱古此付之性者時夷時惠不廢肅歌  
此成之習者聞有變人之志意不聞變其聰明  
也况夫氓之蚩蚩滅公蒙私沐供奉而加冠飾  
羹獻而繫組營不過方罍之間識不盡盈帙之  
外而導從甚都騎奴結轂予視之若欺鬼焉而  
不可處又何必着假面以威魅作白服而對俗  
可格于庸論哉故曰噉噉之食不足徃也噉噉



之言不足就也夫子始也惑于論而妄爲銘今乃知謙謙毋爲嘽嘽矣

上陳宗師啓

竊惟冰鑑掄才寧比踪于得五駑駘効駕幸微惠夫在三當局垂寸晷之知推恩增易世之重不肖所以拊心論報昂首莫伸者也不肖猥士耳功謝三餘業同五技通人自命嘆風穴之摧翎長者時過奈泥塗之曳尾歲龍蛇其已降望馬兔而無聞祖德幾五世之湮父志靡一朝之

自廣齊

卷十四

五

養視息且廢形影僅存何意餘生獲逢嘉命恭惟太宗師門下鍾精江右隆望斗南作興澤霈涵牛職掌風清冠豸聞絃幾幸秉鐸來征三廟霏如雪之談人盈和玉四科集同文之彥家獻隋珠豈溲渚之不遺致葑菲之下采艷艷龍鶴忽假翰于林公局趣轅駒幸幕衣于伯氏冠軍懷愧賜賻多叨念子及親仰見達人錫類以文易緇深慚作者效顰迨夫謁砌之辰偶會式閭之請按孝廉而祀往允爲作師舉俎豆以興來

曰追爾祖似茲曠典萃我衰宗夫釜庾著訓尼門閭聞自通李氏施已異數受出非常然皆絳帷傳經居深高足之許臯皮送難時承侍坐之歡孰有呈止豹班惠過魚沫峻秩英裁隆隆若彼汪恩愷澤湛湛如斯者乎方今榮問休明孤卿薦列文旌言邁威慈流半壁之恩榮戟遙臨塞淵佇三千之化驪黃辨品雲錦成章異相者之舉肥同取士于泛駕蓋雖瞻依孔邇情彌切于依周而久次待遷勢有難于借寇在衆心其已棘况不肖以何堪目沂匡廬徒結懷夫仰止心懸彭蠡莫陳力于朝宗敬緘一介之書稍申千里之意伏冀大弘善貸終與曲成櫟栢已收枉材泰華寧護土壤問東南之美盍數顧雍空西北之羣無遺王粲不肖敢不窺園奮業却軌酬知盟心如對嚴師砥操不殊處子獲安寃窆報親恩卽念師恩勉勵名賢荅成我猶同生我有懷靡遂斯德何窮倘解作爲霖獲際風雲之盛會則泰交連茹尚依日月之末光不肖不勝

慷慨冀幸之至

婚啓 爲次男聘殷

氤氲氣叶天定之以親親旋變情敦人申之爲  
好合知視子之猶子爰因交而締交恭惟家範  
有聞壺儀特著含輝粉署不數晉代清流表節  
烏頭寧羨漢朝后族洎乎頃筮並奏漸而蘭玉  
俱芽浸昌已兆淮長作配何辭漢廣駟來傳語  
無俟周咨鶯喜和鳴賢其穆卜承令女功容足  
備夙奉教於鳩均念癡兒詩禮未閑尚懷慚於  
日贖齊 卷一 四

婚啓 爲次男聘殷

風爲化首閨儀無前于二南好以氏從郡望莫  
過于四姓知夙緣之已定于新媾而有光恭惟  
勤儉承先詩書啓後遙遙華胄太僕之峻節經  
天穆穆懿親尚寶之清芬決地起宗而非繇宗

起逢吉而能以吉逢圖貯琳琅屋沾沆瀣恒端  
居而踵武詎歷國以相攸而望思之松柏之姿  
乃微得遂茂華之托卿雲初升隨肩已締于鶯  
鳴皎月正中齊體合諧夫鳳卜念元孫庭趨早  
缺希季女壺茲素閑調琴瑟以相迎豫期冰泮  
實玄黃而通訊遙借陽生尚式飲式食之庶幾  
知乃寢乃興之克茲具宜伊邇作合自今

贈太僕寺卿來玉周公像贊 有序

余與來玉周公相見不數相信甚深凡

自廣齊 卷十四 五

見聞風勵事寄語無不立應心頗愧之  
乙丑冬緣服過我泌園談貽周吏部札  
云兄時芒刺在心未似第日日霹靂在  
頭也何意一朝併命余此晤遂不再耶  
尋常對吏部像輒憶同難諸公鬚眉有  
可想者哲嗣適持照屬題敬摭數言以  
識仰止

嗟乎瑞禍之熾烈也信信羣小日進異味以供  
其啖嘗若夫澆誕所注非闢衆獻而指授蛆囊

則總歸蠱薨覺饗吻之倍張如我周公有保其  
芳公不同人而人自挾同以構人或異公而公  
卒耦異以償信乎聖賢同具之迹俱不足較若  
生瑞而大區始判得公死而小羣遂亡嗟乎誰  
拚一身而踵前死者不愧貽後生者有光怒如  
厥容洞爾中藏稜眉結其幽憤飄飄奮之慨慷  
人必能渙同異輕死生超乎直証神明也方許  
其把臂而相頤頤

蔡孝來先生像贊

自廣齊

卷十四

五

頽然而昂藏者君之形沍乎其低回者君之色  
處衆人之中營營焉如有求要獨知之契挈挈  
乎將有獲庶幾君之神情與鳬力余何以知之  
知之吏部侍御兩賢被逮之時周旋勞勩確得  
于見聞者有逾其所自述

林仁甫先生像贊

有序

林仁甫先生僑居吳趨之里諸從雲間  
來者皆曰盛德士也而善書畫富翰藻  
樂與名人雅集余雖非其人因以小影

索贊爲題而歸之以附西園圖之後  
若有人兮而美其髯而隆其頤而澤而理而頰  
而頰而儀颯颯而腹便便非金門排闥之彥卽  
玉案司香之仙識者指而目之曰此雲間林大  
夫歟而丹青氏貌之巖壑之間有考貽燕有子  
象賢身爲二千石顯融無窮焉庶幾乎咏既醉  
而祈大年

從弟求如像贊

自廣齊

卷十四

五

立而望之將作礪之勁質抑傲霜之貞姿蓋吾  
與爾相從于毀齒也白晢賦理婉婉如立側之  
子而迨其稍長也疹蛻而如斯然每聞之韶令  
者不遐古茂者多耆則豈非天肖其貌而道與  
之俱且將居身而得泰樹德而務滋極其才可  
以排金入紫執玉拖朱而兢兢衣褐而藏諸曰  
是將貽一經以留其餘噫吁噫吾曾吾祖既耕  
既畬而下壽未臚食報在孫厥緒可思有如不  
信請視此晏坐者穆然而深維

張處士君度像贊

有序

君度以畫名家余知之其隱行載橫塘誌中稱事父母待弟妹皆今人所無語應不妄與余從孫邑交一日偕之見過乞有贈言余謂君畫名滿天下欲余言言其爲人之素耳吾常爲作像贊邑曰奈右目微眇何余笑曰吾今而得之矣得之矣

古其貌復古其心被褐若不充體舉筆卽獲籀金貧因食衆居以稅存市沽家之數幅好事者之百朋君其隱於盤礴者耶余將何以募得其神情顧凱之之寫殷仲堪也明點眸子飛白拂之如輕雲之籠日而觀者咸駭其精然則君之表異將毋以阿堵之氣氤

### 留鶴說

文相國有鶴二雙而畸其一知余園中可畜一日籠而致之且曰是介立不羣排種類而獨啄焉有宜于園用致諸左右再三剪翅輒飛去踰歷牆垣或曰是火食不能遠矣因與火食遂相

安園中迄今獨翔獨舞引吭長鳴與食不食意悲其無偶者于是相知競欲覓致李次君以雙鶴爲壽雄者翅傷余拆以餉隣園留其雌伴故雄仍飲啄如故偶方孩未侍御見顧指相國致者曰此異鶴晴有金園真華亭種也與雌鳴宿必偕終不可同盤食亦不產雛可異焉先傷翅者隣園不甚管束每飛越余廬間闌出行里中攫食被傷無算余心哀之朱彥兼過而問焉欲携鄉間啖蛇余曰卽不啖幸善鳴蛇聞遠徙無異也亟問隣園携去隨于次日還鹿主人園始廓然止存二鶴身甚澤頂甚朱相隨踟躇步亭際竹萌稍藩之亦不決籬入也人曰此故拳拳強梁不容他人所者耶余曰苟不然何取金睛爲也

### 歸鹿說

余居饒水竹過者思以沼上之畜點綴之崇禎乙亥相國文公既貽予鶴矣閱歲丁丑其仲子致馴鹿爲壽聞善嗜草木先是吳太僕楊令公

皆有致發言力辭之仲子卒寔致到卽放之池上鹿踴躍奮迅以出欲辭無及也自秋徂冬踰春粗得相安性嗜簷旬山茶枇杷芙蓉冬嚙萌芽皮葉不已尤喜竹萌先期樊之百計誘執不可得忽一日踰樊涉園入自廣齋之後庭皆鹿從未經涉之處牆四周獨竅一門命力士四人繫縛之求其故寔存焉于是仍畀致之文仲子且貽之書曰不殺余性也是不可鬻鬻而得殺予心安乎今而後得安所寢矣夫鹿山畜也幼

自廣齋

卷十四

聖

而爲獲依人以馴第相視以目絕不聞所謂呦呦鳴者最習童子童子或絆其頸至嘔不能食令人解之輒奮蹄以去惟其有知而不相通也倘知足相通吾論之無食諸萌芽者豈煩往返寔致爲哉

五芝頌

有序

養生論云或言上壽百二十過此無非妖妄而叔夜歸之導養取譬良田區種可得十倍至中論槩壽有三則稟付外益以順養聲聞

謂年壽有期而盡德譽無時而終蓋偉長所見比世論卓矣今有嘉木於此質異乎春敷秋瘁者而又植之以沃土聯之以朝陽游集之以般般之獸足足之禽其於以瑞國禎家不更永永無斁乎吾蘇關西楊氏莊簡公名位年壽備壽郡城三達尊季子端孝先生以諸生崇俎豆諸係維斗解元以茂齡作楷模國瑞家禎信而有徵矣而中有所云令妻壽母者世或未得而知也太君侯之自出承乃

自廣齋

卷一四

聖

祖大叅之相攸配厥翁尚書之舉少佐夫訓子懋著賢聲歲在困敦月維作鄂則六袞設就之辰也令子先營壽藏于清芝山塲沙形備包襲之奇岡勢極逶迤之盡蒼官千挺青蔥莫並于喬柯聖果百圓賴赭無踰其艷色在家如丙舍之侍方穀訂同穴之盟可謂履天倫之福祉綏人世之樂丘已某再忝年家次承姻誼敬拙拙筆用舉介觴令聞長世喬梓存焉五芝命篇義廣青芝云爾

煌煌靈芝之色正青何以像之于時爲春既生  
既有嚴霜忽零陰于栢根得滋乃榮翡翠非質  
飛龍非名服餌孔嘉太極僊真採之壽母令德  
始升

煌煌靈芝之色載赤何以像之時惟夏日夏亦  
既大歸亦既赫盥漱夙興寢門踧踖珊瑚可佩  
參成可食服餌及時徽稱正一採之壽母威儀  
維則

煌煌靈芝之色或賁何以像之時秋之帝式于  
日辰秀

卷一

三

筵儀協於紳佩扶持抑搔二紀匪瘁截肪之瑩  
胎燕之羣服餌從容太清虛位採之壽母佐饌  
以御

煌煌靈芝之色亦玄何以像之時涉冬然沍寒  
之卒陽生之先既醉備福雖畸亦全漆之澤矣  
夜光有占服餌不替上真無譖採之壽母元吉  
其旋

煌煌靈芝之色黃中何以像之時乘旺功既秀  
五葩亦敷九業濟濟思皇後先從公料玉其實

紫金其容服餌具美奕葉顯融採之壽母肆好  
厥風

重修閭門釣橋頌

有序

今皇帝崇禎之十有一年歲在戊寅正值堯  
湯水旱之會寇盜遍滿中原獨江南幸存一  
塊乾淨土而征役怨咨之氣上通於天災厲  
交作祝融司令旱魃爲殃賴我東陽張公以  
中丞作鎮百方鎮撫之日輟履步禱於中城  
往返十餘里小雨則跼蹐而行不避泥濘民

卷一

四

五

幸種時有地糧允勉給而火災亦數見告四  
月十有三日間門南北兩壕遍火釣橋燬焉  
孔道往來之人日不下萬億郡縣設法爲渡  
舡爲浮橋日不暇給余聞憫然會有行募僧  
過者度費千五百金士夫過度費二千金零  
募贖日柰何余念雖非撫公事然非撫公誰  
勇任者會有言爭渡者擠墮急流滅頂不救  
急削贖上聞撫公正心念此雨中遙遣騎行  
視返命卽爲措費兩縣公皆過余商募撫公

一力任之措資半月差官往天寧州市大木  
百章統委參戎王君視工王亦矢心精爲料  
理比萬曆己酉所修功倍而省半以七月初  
七日起工以八月十六日告成余因與閣斯  
役微作頌記績公遜弗居也公弗居固當撫  
吳垂五十六年十三治兵折銳陷堅于江北十  
七治民銷萌措儲于江南心血欲枯髭髯改  
色此其小小者何足言功然而衆實有口其  
敢忘之惟此役也能動民能任事能節費能

自履齋

卷一

聖

用人一舉而四美備焉宜興誦之不誼也頌

曰

巖巖開門自昔稱雄上應天象閭闔所從下瞰  
通波其流淙淙洞沚險急號稱首洪設爲津梁  
以達西東都會萃衆億萬行蹤純石不可木石  
交攻不利于火尤忌難隆噫歲在戊中原寇訐  
江南稍寧用征繕窮胡天降割赤地蟲蟲朔霧  
不蘇暮靄餘紅發青占之嚙嚙攸鍾連龍比棟  
慶告祝融四月幾望忽驚火龍施尾雨濛頭昂

向端拉然崩陷如斷渴虹荷檐堵立當渡靡供  
衆徒悲號所憂在公縣侯念只徒扛輦通獨不  
重任狹不夥察路道遲緣單彼蛟宮與旋俱泯  
滅頂其內有聞入告適按厥衷桓桓撫軍遣官  
覓庸或曰于五或謂未克公曰惘乎是在余躬  
蓋謝樂輸俾自爲功難于爲植謀之參戎檄奏  
金千構木孔豐植善心計視彼張巧役起初秋  
以迨秋中甫及四旬費半畢工登橋觀之美哉  
締鍊石版齒齒下連勾衝制視河厲大木橫縱  
自履齋 卷十四 聖

清風

望極南北鬱子葱蔥子胥之濤閭閻之封有憑  
而固有增而崇惟昔之修不如其抑惟茲之燬  
孰厚其終公不自居曰與人同咨余作頌穆如

張異度先生自廣齋集卷之十五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存故引

余少服有鄰之訓長尋同野之盟聲氣潛通風雲玄感惟日不足計歲有餘先爲列其綱維中則詳其品類若乃年方毀齒髮未齊髻從先君而于役則有婁江兩王公之謁焉迨乎嗣人仍深締好瑯琊太原其首冠者也至錢太學之同里沈中丞之舊姻朱侍御肺腑之親董祠部門自廣齋 卷一五

牆之誼皆緣世及故嗣列焉繼思城內之交當盡先資之分楊陸傳三君其最著已人生合志篤誼次之袁思曼章句之與偕王逸季筆硯之相共論年皆在三齡之內去世俱至五稔之遙歷選交情無踰斯契沿茲而後代有可稽徐仲容曠世之襟欽愚公兼人之賦願言永旦庶可勿諼矣從是推之若歸若顧若黃若張若劉若袁若沈若陶若陳若徐皆癸卯前後或論定而結交或聞聲而卜晤或周旋于客館或介謁于

少微雖升沉路殊約結如一者也若孫若顧若張若繆若俞若毛若宋皆壬子始終或定盟于榜下或投分于黨羈或歷險而致慙慙或蒙危而表情慄雖亨也致異契分式均者也同業既終漸及霞外朱趙王之逸軌其可遺乎若譽望聿先情誼偏篤馮學士之鑒賞稱焉而如屠之惓惓口吻如湯之懃懃筆札又難庶幾者矣平交略盡追遡師資則舞象而稟翁奉常之金科弱冠而領陳司馬之玉律洵哉其不可忘矣郡自廣齋 卷十五

縣諸公聊存破格陳罔卿之眎睠獨深蔡光祿之品鑒特出斯又不可以尋常知遇言之至于沉淪既久南北途窮非王吏部之薦冠本房淹淹諸生曷有振乎旣懸揣之筆墨之中復埒殉之牽累之後情誼彌固識量有終前知易簣之期預懺銘碑之托真云成我幾比生恩矣若夫結交半世必有攸歸不有耐久之朋俱訂同歸之誼將徵逐之浮情旣歇夢寐之醒存若何文姚卅角之交情與年而俱進朱周聯籍之契誼



隨地而愈親總之一介之必貞故能九歿而不  
易過斯以往歲運如流縱有遊從應皆後必尋  
嘗作伴如欽吉之流又可多得乎戊寅夏日慨  
焉以思無聊鮮歡殆同視蔭因念諸君或待我  
而傳亦吾集或賴人而重當瑞禍之沴急嘗拊  
膺嘆曰進不藉諸君之榮退不辭諸君之禍伊  
我在矣今其忽諸所歷年五十以上所述人四  
十有餘中如王孟風真施不存已衣鉢可捐周  
景文真清能濟人車裘共敝所謂恨古人不見  
唐肅 卷十五 五  
我不恨我不見古人者也叙悲既終聊復自幸  
云爾

王司寇

王世貞字元美海內所稱弇山先生也余十三  
歲從家君館太倉卽得謁焉先生於時藝非所  
留意其惠顧余則以幼見知元馭先生時兩先  
生謝事疊靖並房各任東西頭家君每過必携  
之往因周旋無間也稍長屢與其宴集記行酒  
料爵爵遂至二十餘余遜辭不能卽離席求一

客寄飲辭甚恭先生笑誨之曰若無然此客原  
非酒戶今汝恭若是明示不能還也當直語之  
某寄幾許少刻酒到卽還則寄易辦矣因自寄  
十許盃餘以次分之是日寃不勝酒狼藉嘔吐  
先生顧喜不訝也末年末余撰袁文學誄家君携  
之南中乞誌乃大稱賞囑季子定交焉長公名  
士驥字岡伯視余長幾倍年其相知甚深在逸  
季定交後性好善疾惡如火烈水潤必達乃已  
能以大節相取講兄弟誼余鄉舉被議寄書多  
唐肅 卷十五 四  
感憤之詞仕至吏部郎後贈太僕少卿余歸視  
其疾者再平生位置飲食亭館洵具丘壑人也

王相國

王錫爵字元馭延家君與子辰玉同硯席歲在  
庚辰余甫弄筆墨時適有曇陽事先生郊居徐  
墓視余不異至戚遽批其所業有生龍活虎決  
非囹圄中物語余自幼得雋聲先生實譽力也  
嗣後從先君至太倉或自至如赴家焉謝政後  
余館太倉先生文債委積時屬具稿必自造書

齋稽首余遜謝不敢當先生曰吾受人拜懇今求兄措思不可已余以是知前輩求代非苟然者子衡字辰玉長身玉立余素驚怖其才自少服膺不啻口發解爲人指摘余殊不平後醉心余文刻稿行亦多藉其賞譽因先與家嚴交相與不無輩行往來亦在疎密間末年得奇疾余再三候之疾亟時一日往似夙戒者見則曰惟事昨夜夢同年生李爲蹊借一二已故者來拉余忽起曰張異慶至矣我輩且避之今日兄是

自廣齊

卷一五

至甚思一見也心念李君與兄相與善何避乃爾見兄似有瘳矣畱連三四日日一坐談別數日乃殞公家父子自相知諡氣篤歿後見尊人不能爲情之甚登辛丑會魁榜眼科名差與乃翁齊云

### 錢太學

錢希元字虞卿號仰山余輩俱以號呼之故尚書從子與兄允元同胞兄後尚書兩公皆以親故少識之兄弟皆知余甚兄舉丙戌進士歿于

工部郎仰山公獨同里閑居最習初亦貴公子舉止無所聞後從家君游婁江耽嗜玄學墮戶茹蔬罕所交際人更以此物色之門有長者轍焉性從厚好施喜文翰偶見余稗官小文津津不禁意得也家世清貴與兄皆恭謹下人里中人雅尊禮之年五十餘歿人皆稱善人善人云

### 沈中丞

沈季文字少卿吳江人先世與余家有中表親爲尊行早貴休沐歸久之其駁歷藩臬致位中

自廣齊

卷一五

六

丞乃與余相及曾館穀余其家憶年廿餘歲時家君治喪陳灣遇乏絕令銜尺一往卽赴款余別室列筵快談自謂遇人鮮當意要無如兄者醉甚宿舟出金一鎰相付犯雪泛舟報命先君語余沈公故快人也後偕詣其中州署有要事必相商曾爲代一二啟遜請余動筆甚恭余謂投人漫不省耳何必爾一日袖淮撫復書乃盛稱訝曰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今不得不以此奉推中丞笑謂余此不爲不藉兄力耶詎余

嗜酒中州無酒每從遠覓得必懽呼相報居官不苟取家稱饒足然見必問有無多所津致登憐才一念獨出性成云

### 朱侍御

朱鳳翔字君采長興人余從姊之夫也少中鄉舉其已丑會試乃從攻苦得之先數年慕趙夫敏生蓮書屋移家焉延四方名士朝夕揣摩務高舉爲志丁亥余館茗中曾一登其堂已知余不淺凡所掄揚極口角手腕而休未嘗有所料

自廣齊

卷一五

上

酌停滯也鼻雖善嚼酒議論品格爲雅人所尚按吳時槩以前巡城差爲神祖所抹補電自驛宰鼎革後側得贈官因末年起南部已之余姊登八十後十五六年卒所居天繪堂名西吳然第以門景勝也

### 董祠部

董嗣成字伯念余先君門人方十五六聘先君家塾余時方八齡後二年讀書青芝山因喪母無依隨往山中飽食以嬉君提挈有加別去聯

提在京不相聞後歸乃大稱許時王翰林辰玉方以解首被彈兄舉高才生每並提之後卯午間余時名甚噪乃幸言之中也後或從先君往或余兄弟自往必流連日久亦時宿其齋情誼無間值乃翁給事歿祖尚書素不能和其鄉人訟大興兄亟爲諸交易所勝淹淹病高脹一醫悞用針術促歿針後半日余兄弟適到延見兩目注視口已不能劇談惜哉素心人遂用家累歿然文筆書翰與得罪國本疏自足行世天啟中衷諸直臣得贈太僕大得中表弟茅元儀表揚力云

### 楊文學

楊時偉字去奢長余十四歲與陸傳同時人年隔二以差諸得名時余十許歲已知其人時藉城文筆最卑楊君讀書知古作時以雜文呈先君余因先得交焉余幼受知婁東相國文皆自造諸生試又不利多目爲怪物獨楊君取跡陸傳相頌爲我輩人也將五十乃得試學院第一

廩學官次試見紉年益高耻與後輩爭進取又  
自顧須貢無期出援例文書附申司馬而北司  
馬助之百金足辦矣或爲謀曰君貧甚曷不以  
百金爲生計乎君然之就故居面東構書齋三  
楹又就齋後建小閣受冬日煦然善也司馬兄  
弟歸則朝夕就食餘且應故人喪賓之請曰余  
非陪賓乃陪陪賓者性好讀書時出意刻諸葛  
武侯陶貞士集瓶史洪武正韻箋註有子嗜博  
屋宇皆償博進徙著無常晚營別業石湖旁往  
自廣齊 卷一 五

家必經余家余知至必作肉糜待之時已八歲  
見卽商較書史不稍怠議論宗孔孟排釋老爲  
經世言氣汨汨不休老無所歸卒家中司馬爲  
經紀其喪葬差丁三人中得年獨羸然不如兩  
家各有子孫世共業也

### 陸孝廉

陸萬里字季鵬長余十二歲余訂交在凌氏坑  
儒之難長身慷慨有膂力方凌尚書縱奴殺章  
君士偉也章故名士與陸善群請凌請出奴凌

伏打行誘誘族弟畢廳壁忽聞諸打行齊執提  
出陸奮臂格之仆二人乃群撻痛搗幾歎余赴  
約稍後傳傷甚吐血昇至李氏矣亟下行藥嘔  
吐狼藉余省之意氣尚勃勃也後控臺司宗師  
詹暨南省臺疏問 旨褫尚書官戍其子皆陸  
犯難重傷所激致也漸愈後天陰尚痛楚作劇  
性激爽不耐獨能抑性與同人委曲年踰兄事  
而有意吾黨如孟長乃倍年之長其相與猶儕  
輩也年四十餘應選貢舉余廬州同船泛巢湖  
泊方山其歷石尤之苦卒業北雍受知李祭酒  
罷歸中應天庚子鄉試久厄初得展舒受余輩  
規繩無忤色壬寅冬忽遭爭山之禍蓋家世洞  
庭所居背山成村忽有吳江人奴楊姓者營葬  
地就山頂開穴樹坊其兩弟久習之不聞之乃  
兄也至冬卜葬有日乃聞亟馳入山楊姓者已  
載柩胥口矣促巡司起弓兵及地方拽倒坊柱  
夷其壟掘處然後歸控之縣楊奴先已蒙江洋  
大盜聞操江遍爲流言若倚舉人掘墳阻葬者

事下吳縣吳江吳江周翰林與縣公同年好文與陸下西同貢相知皆受知李祭酒者謂一指如湯沃雪無奈楊回與周有連何縣公遲回不決聲漸聞時傳按院揭部孝廉一舉一刺舉即文閣學刺乃陸也陸東裝好脩聲與文埒楊奴財力或能構之意怵怵不樂發脹疾以逮不放後乃知所刺陸係崑人應刺者痛哉余後過吳江戟指罵周語極痛切不可忍周聞嘻曰張君獨不亮事理耳爲同人發憤無怪也周素悻悻自廣齋

卷十五

十二

遇余監中使客邀余入監余曰卽有舉動祭酒難監生耳張異度不受難也周仍拔置第一講師生禮如尋常人以此多之陸卒時余在北未弔三年乃以一尊酹其墓因登山見故所掘處逼村下瞰家細具見寧有作穴理無惟傷山脉後陸一歲歿其甥名諸生朱亦歿村荒荒不振也

傅郡倅

傅汝循字孟博長余十歲美鬚習工談笑所居

故華亭何孔目故業軒几具設沃綠廣池能令人自遠也爲諸生受餼與余偕時有新例納貢乃先余卒業北雍津津有味舉子業每時髦集社無不同之初偕其良子康後早卒仍同社伊吾如故也每日盱眙真楚楚文翰具美人方以大就期之旣同北雍與余習尤密壬子余舉祿糾時就余寓余亦間詣其館爲人溫口自腸無它然不深談事本末也迨余廢再出依然仍應秋試久次部試得丞幾安之矣孟長力言文雅自廣齋

卷十五

三

如傅先生豈有奔趨爲丞簿者乎周忠介適署選與言破格收教得分教泰州頗自得歲時脩脯餽牽餽忠介斷斷不受屬瑞禍之急余走書聞之助緩鎰金荅書曰張君善爲詞讀書令人眷眷不自已也余曰此豈掉筆時耶已擢倅濟南直觀搢府篆年踰七旬迫疲竟旅卒書摹晉唐宋諸名公俱有法旣能書又不作書家態同人每就得之

袁文學

袁曼容字思曼爲袁氏父子文宗獨子余母袁同胞少弟也與余齊年少四月七歲喪父余七歲喪母暨余兄移讀舅氏相倚館次卽相知愛九歲余病疹甚危舅亦病疹不得相看余擬玉參元失火書相問答尊人取以爲笑比長各從師不能朝夕然意中眷念甚殷十七同爲諸生廿一舅專館余嘗夜讀月明如晝欲散步門已扃乃超據屋脊快談以爲樂外祖母聞之弗善也父歿後王介州先生以存誼許婚世高之昏

自廣齊

卷一五

三

踰年始成舅痛不復議婚亡後余哀其書翰作卷軸又得草稿雜書數幅皆悼亡語筆札工絕婉婉有晉人風致余每作古文詞輒從質問故實蓋皆年二十時不謂工到如此時藝非所深研試亦失意戊子病弗獲往京七月過送余時已累甚不謂歸遽弗起也貌清癯口多雅詞書齋位置楚楚幾有潔癖獨于余無所嫌避相知期許甚深天假之年卽不作進賢冠蕭洒名士無疑一旦竟歿無嗣宗有再從弟藉父宦嗣之

外祖母訟涉公庭余兄弟暨毛甥從初喪至葬每臨痛哭不知涕之無從也特操誄詞弇州公甚嘉之以此

### 王文學

王士駿字逸季弇山先生少子也弇山先生三子長太僕公爲時名卿仲才最高坐事廢君生十四五未爲諸生已有盛名年二十九卒十五年作時藝王盟其揀撰選刻諸集及成就後學門生鼓吹天下流風迄今五六十年不衰與余交亦如其年少余一歲兄事余甚至方十五六時刻行素績編行世所交卽諸倍年長者二十喪父交余苦塊中間謂余曰我尊將屬續時乃大稱兄才謂往年通家貌交知兄不盡則交余亦先志也定交延館弇山三年心遜余自謂弗如有弇山推讓濟南之比惜其指皆歸之時藝每四方客至供設既精酒殽必旨使令服役沿襲烏衣家風濟濟不乏而君氣魄議論雅足攝服座客造請者皆虛往實歸無不人人謂談

自廣齊

卷十五

古

藝之盛前此未有也性警敏于時執一日十行至坊間童子抱持文牘幾與身等到舟次手觸葉霍霍聲已能擇取數章餘悉委棄覆問不爽矣才既高識足副之與余讀史聚談皆能摘發舊旨時番新得朝事折衷洋洋可聽余當談時每詫謂門人無筆授者有之儘可作談案也與余再同舟試義與一偕寓南都所至冠蓋倒屣名雋盈座與余甲午院試皆第二丁酉會陳宗師考卷出曰吾知所好尚矣極力擬之決第一

自序齊

卷十五

五

果然丁內艱未入試余失意歸看之病已亟抵冬遂成無嗣病益得之異夢宿囚似從應真來也所推服余不啻口紀其一端客薦相士看君盛譽君故抑余又一相士爲余來者反之君厚禮爲余者而薄前客謂余曰余揣不如兄審矣其人特爲譽以博謝耳夫人縱相知何至自矧不如哉獨君蚤歿余偃蹇未酬所望舉筆猶滯淫汗下耳

徐洌字仲容少余五歲余廿四五時與交最蚤又最暱時君以貴公子足物力又高才能詩文每徵聲色治具遊船泛虎丘爲樂余午以出必夜盡歸爲常已同研席作會漸偕其伯季勿輩緩急無不應然實能節縮出之非漫爲慨慷者已未歲周景文從閩中歸宿好惟德升又鄉城中止習余與文起念處處貧太落寞同人中能具資脯供客而不爲富貴容者度惟仲容是亦委心焉先是余卜居百花洲去齊關遠月

自序齊

卷十五

十六

不能一聚至是稍密然君已倦于公車矣壬戌省君家園病不能出門抵秋景文歸入冬文起歸冬杪孟長歸最堪續盟好如異時而君病且亟病時問對所親者曰吾少交與無毫髮芥帶者獨異度文起今文起與諸同人皆貴貧不堪者異度耳欲有所贈難于發言會偕往看時時謂七哥且畱余會意恐面辭必拂其情乃佯諾而別別後呼所善口授作長訣書畱二百金爲贈余抵家展轉不寐至鷄鳴曰吾得之矣渠施

僧有諾責未完併余諾而未言者條多寡付僧  
徃其典取之併爲文告之靈曰吾已領訖也相  
知義餽可無辭余不受者見徐擁厚資無後垂  
涎者多奈何因之爲利必決辭夜乃安寢然先  
時假貸已不下二白金固吾黨中一厨也其弟  
瀚字季長文行差次其兄先卒亦與余善

### 欽太學

欽叔陽字愚公初字叔子人亦多呼舊字者余  
同庚先余四月生與交有本末自其得意一朝

日廣齊

卷十五

七

失意一朝意象皆寫具余誌中餘無可道王詩  
下筆千言亦能爲小篇刻集經王先民選汰多  
可觀然散失甚多不能得其十一耳且能就人  
說法評陶皆因篇取裁汪方伯來虞向余云愚  
公必令人無復詩興確論也與文姚暨余交有  
離合時此其歿皆哭之慟

### 歸孝廉

歸子慕字季思舉應天辛卯鄉試爲名公震川  
先生少子長余五六歲後見刻清真艸甚欽其

予已知其自能立品比丁酉罷秋試歸遇之王  
逸季齋頭時王疾已革坐談床前未久王亦非  
久故歸以聲氣相取知疾甚一候之也余與約  
欲晤言度某日抵昆將過郊園相見君言無然  
鄉間迂道不便訂期入城俟我約既定是蚤大  
風不可行余謂業與季思約不可悞犯風行得  
早至訪其城居有蒼頭候門曰晚令祇候主人  
風不可船將步行少刻至矣坐未久果至坐次  
縣公以路費致時已確辭不赴公車縣公特送

自廣齊

卷十五

七

之甚懇君不受也後余老自逸堅辭長夫亦有  
感于此別後約口入郡午造余飯晚就孟長宿  
談過劇晨起啜血其辭公車實坐此前刻清真  
集贈炙士林竟弗獲小試云後三十餘年與余  
祖同題贈翰林厥子大病中馳書謝余竟弗及  
見疏上云

### 顧孝廉

顧雲鴻字朗仲長余一歲余定交在聲名藉藉  
時不知其少年工苦至甚也丙午與余遇于閩



河公署兄參知時治河河上君就其齋讀將從  
陸北行余罷鄉闈歸過之夜談初羈童試不善  
讀讀必至丙夜目欲合卽焚燈心炙之簌簌淚  
出乃已時面有墨色夜不睡環屋走如飛余謂  
兄以此爲常耶曰否近時心不快不覺如此耳  
余頗不祥之握手囑其放鬆而別已不第踰時  
遽歿君舉後守不干公庭戒甚嚴又好嚴飾書  
齋所治藤溪山房未就工遽歿生有意氣爲人  
排難解紛必力非循循獨善者近舉真孝廉贈

貞廣齋

卷十五

九

官錢宗伯頻謂余當舉朗仲余謂朗仲吾所最  
契其本願欲有所發舒他年畱伴老子可也舉  
真孝廉之日吳縣有周應昌字汝宗本姓施者  
足當之以限于人數而止

### 黃觀察

黃汝亨字貞甫武林人長余十歲望實先余負  
盛名自其鄉舉後定交最篤同人誼憶其弔逸  
季而貽余書曰適過婁東哭故人之喪見堂中  
所懸頽然而哲者非逸季也旁有縗服執杖而

嘻者非逸季子也悼徃傷逝情溢乎詞壬子余  
出東省王季木先生之門王故執經于公稱高  
足弟子公貽余書講通家太師翁禮余時被叅  
浮繁荅以詩曰方讀夏侯書乃講叔孫禮公得  
之撫掌曰此君崛強猶昔公負各有本末終不  
得志仕路卒後有餘思焉

### 張儀部

張其廉字無隔嘉定人年長余十餘歲乙未進  
士鄉舉後時讀書虎丘丰神調暢余每見甚心

貞廣齋

卷十五

十

安之家富而權內操官解百物粗備類清客好  
事家性懶能遠權勢余壬寅入京方官兵部郎  
經營余入監資有力時邀過其寓飯措辦精而  
不賸闔戶門庭間然不似後見京朝貴人多矧  
衛矜嚴態也婦悍畱家外畜妾得子矣身後竟  
不育余爲撰誄詞哭之

### 劉兵部

劉永澄字定之號練江寶應人同文起舉甲午  
南榜年少文二歲未滿廿齡也卽有志矯矯自

立與文訂兄弟交辛丑舉進士余壬寅冬抵京  
適署順天學印卽見顧甚慇蓋從他處得信比  
投文起書把臂欣慰可知也爲人清羸有精力  
健談談節義刻苦往往如切身當之後移北雍  
堂官故兄事余居雍存舊分它堂官有名慕余  
者同其齋集循兄弟稱謂頗惟之余弗覺也深  
負意氣名然弗肯隨聲附和福清公從南太拜  
北行衆同志集金山謂座獨少劉君時劉尊人  
分教京口劉省親在焉所知刺船迎之弗往介  
自廣齊 卷十五 主

袁孝廉

袁懋麒字開美南昌人癸卯遇燕邸初見矜飾  
咳唾雍容脩雅人也繼移寓同北城一寺遂得  
朝夕少余五歲兄事余凡藝文朋契一視余意  
所嚮初受知其令昔陵湯公繇拔貢至雍意不

可一世見與余交折節皆作之罷舉後各歸閭  
午暨酉自應省試不值迨壬子先一歲復集見  
而喜可知也未有子後來挈新姬行時尹京兆  
者袁奎其同宗異派兄也先以好語款之謂臨  
時余當過阻其南行比七月中過詢之則遲退  
維谷甚矣怒發直詞歸經余寓倚榻啜茗面如  
墨余寬譬稍定竟入試卷在鄭中舍房登五十  
名臨填榜奎佯昨曰此舍弟春初別余南矣猶  
潛踪在此耶竟落去榜出知所以間行過彙氣  
自廣齊 卷十五 主

殆不屬先湯令君時爲京鄉設席延余難其同  
席見問余謂開美可湯曰是不作得失想耶余  
曰放榜後偏雁余時在余寓遂約偕往歡甚湯  
曰此可謂真相知矣彼此有無共之有所須如  
取諸其懷也九月疾發歿京邸公議罰京兆百  
金爲殮余曰無使身親讐人之木自募欵如其  
數以所爵供行資奎亦旋以是舉劾去期年暨  
幡作佛事大風拔幡豎奎舍奎驚悸發病歿其  
叔某尊其情記見寄辛無後

沈濟南

沈聖岐字千秋湖州人雋才多能癸卯先一年入京則沈君名在人口矣少余五歲余到覓詣叙其十年前有委贊意同社倍密卯春讀舊西山杏花日約余過訪先期訂兩妹以待余爲沈酣西山數日後數往京竟未遑續舊游也丙午入闈瞥遇之席舍相約必盡生平之技無爲僮促者所亂後入者問余及千秋名須如約至夜面壁燃燈構思不知漏之盡也牢忽曰可滅燭

廣齊

卷十五

三

矣余駭視天乃大明紅袍者入促卷余方書畢未對隨之出還視號中有燭光十餘處比出望他號無一人蓋皆余二人悞之也出至甬道監試呵殿入余急前白姓名監試故以松理觀風首余悞曰完卷耶余曰然則令役偕之投取牌出正語次沈兄忽在後余曰此同社亦乞一牌監試命給牌如余納已出監試復遙顧之曰有牌乎余偕應曰諾蓋自二卷後無給牌者卽漫置不瞻也是年沈捷第三余竟落次年沈聯捷

余以忤署雍被提北上署雍者卽沈群從也先未到時與緩頰無所不至至日投監執手屬余曰萬一潰然奮其武怒兄忍性安之所全者大然署雍有所入故千里安頓余余誓不辱理色見亦意解無奈余何也貴後不改常度過從甚權壬子秋得末疾不能起矣聞余獲雋特遣使相問丙寅歸曾一登其堂屢欲矜飾應接竟弗克云陞濟南守未任卒

陶孝廉

廣齊

卷十五

三

陶其情字逸則太倉人長余兩三歲余與逸季共事時乃不密頗讀書有筆久淹至酉戌間暴起得名遂舉庚子科偕王辰玉北上歸闈居州之鐘樓頭余曾一過之好舉債宴客人有侷儻氣潛心吾黨可信也丁未余爲署雍者迫入正值春試榜後失意就一國博館余入監抵之如赴家出京以屬沈工部千秋小爲處分旅資輒盛饌張筵宴客無寒酸態不久資盡不能謁選得末疾歸就醫臥病郡城余數過省之見其宛

轉無聊甚有虛照神之慨可謂文人惡疾者也  
卒後每過婁城甚念之

### 陳太學

陳元素字古白少余八歲其得名從中州來蓋  
尊人推擇起家作中牟丞有令名君見知其令  
與其地之勝士靳公善靳舉進士爲游之鄧長  
洲深相知云鄧出贊文百冊屬余鑒定余獨抽  
君冊見日賞音也後同社年餘與俞君宣姻好  
最善余偶燕集見兩君相對揮毫落紙如雲烟

自廣齊

卷一五

三五

余嘖嘖美之人書室及里閭客館無不有古白  
書焉丙午應天試擬解定矣覆簡七夫失之後  
屢試不獲意懈病脹癸酉夏膨脝可危冬遇之  
南中挈一剪頭侍兒意色小佳蓋靳官南部尚  
書敦好邀致之也別後次年游蕪湖客歿生平  
多相知撫公亦虛館延聘自簡勅無所干歿後  
祀賢祠云

### 徐太學

徐如曦字職仲侍郎念陽從弟也少余二歲與

同社最久少處富厚美官室亦能具酒極爲醺  
費倡後家漸落子錢所逼無歡容然至對勝集  
類忘之與余及愚公游洞庭彷彿時憶其神情  
也居既相近無聊或過談數年來既坳其身復  
妖其賢子居已折沒子錢家矣與謀事無所不  
諾後卒不酬然當其諾時非漫諾者卒付之無  
可奈何而已爲人不拂人情都類此

### 孫中丞

孫元化字初陽嘉定人與余同壬子順天舉又

自廣齊

卷十五

五

出東省王季木先生之門情分甚暱然元初  
不易暱也前三年卽遇之監中諸異省同省人  
見致殷懃者不可數兄顧如平等自同門較暱  
是年場後嘗議風起榜魁童君先被叅鄒進士  
見議意索本房爲類相報中繆巧因緣不可詰  
外已藉藉爲余危之兄頗知狀過余卽言雖病  
強出無杜門併指示交好諸同人及一二有力  
者可幸無恙余自揣不疚且實病不能追逐無  
可奈何無何疏發諸相過從者皆匿跡兄獨時

時過省倍切其冬當司物移余臥齋中孟長携  
樸來諸名爲過存實偵狀者狎至余偃寢無奈  
何兄爲奔走送迎不憚也會試榜發兄將理歸  
裝畱費畱囑犒及童僕私心識之壬戌請纓出  
關後一罷一起余皆得參其力比孔賊反戈兄  
自刎不殊間道從海歸赴逮屢從兄父子得信  
兄手錄歸疏草稿止有一刎何辭再祈諸手贖  
宛然後有黑將軍張太僕等比皆欲生兄者鐸  
入兄豈有生望耶忱懷赴市觀者欽泣後世自  
有忠諫之者歿後余抵其家哭兄會尊人甫歿  
余稍經理其家語其書牘中

顧貳守

顧謙服字民服崑山顧氏也長余三歲與兩兄  
常首郡縣院道試特稱三顧云不知何以潛心  
吾黨乙未歲余應逸季聘讀書弁山君來覓寓  
其旁因得習君後十餘年余爲長女相攸得君  
仲子余別去北雍遂提提後得謫浮繫未歸兄  
寓書曰至親圍頭聚面極平常事今番以爲祝

自廣齊

卷十五

天

自廣齊

卷十五

天

矣語不刻飾近情類此年已過時試益末競無  
何拔貢分授兩邑陞令浙之昌化轉馬瑚郡丞  
不赴踰年患鬲疾卒方分教華亭時忠介兄偶  
與談子女婚事意欲與余訂盟余謝無有已間  
內外至親荅以有甥女忠介喜躍與余壻講親  
翁禮尊兄爲太翁甚歡作令竟藉其力然兄作  
令真能廉慎不苟束脩取給絕不作阿徇生活  
也卒後兩邑皆祠名宦余嘗謂作宦好脩亦自  
常事 朝廷何負于人比兄有昵親敗官歸者  
視兄疾亦殷殷有故人情禮何聞其一行作吏  
遽誅求次骨哉所得不過萬金身歿祇供後人  
一擲何如兄後之振振也性謙抑自斂語次津  
津無慷慨憤發之事疑與余不合乃訂盟不易  
歟猶勒之遺言天下固有意表相知如斯人者

張烈愍

張振德字季脩崑山人少與王孟夙顧民服交  
善各締姻盟後余與顧婚參焉皆長余三四歲  
辛卯與余皆首院試相慕未相面也後公得選

貢游太學與松江張君一狀元齊名多授館新城王氏壬子偕就順天試乃相投契焉見余獲雋且被糾往還情益如一家善釀及脩飾下酒物余乙卯冬送民服家殯醉其齋渠並雅相敵酒半更出長郎佐飲生力兵銳不可當余扶携入舟稱洪醉次日往鄉爲所困生平止一二數也丙辰謁選得蜀之興文令公於交游不立得僻小縣天意固然至縣大得民和閱三年奢酋變作先犯興文興文故無城無兵公首亢其難

自慶齋

卷十五

三

繆宮詹

繆昌期字當時長余六歲方余鵲起時已聞繆先生名舊矣辛卯邂逅陽羨是年各首科試遂相莫逆渠久爲諸生所尊余與王逸季後出不免名駕其上然君選集諸刻必以余輩爲程記其批余一試卷云如不經意自具遼神文人之文也余服其雅當比癸丑君試庶常余坐累浮繫京邸過從甚密昨謂余曰余不識韻語何等君爲我詳之余按平仄與言初不領自謂虛得名耳實恃天資涉獵得之然數篇後卽能操筆併言人短長信知資性有特異者念余甚篤知貧累無聊稍得閑卽曲爲處分併欲移余寓自近余因知其性燥率難共若然不害爲質實也認真慷慨有所見犯難不避聲揚忠烈出疏擊瑞更爲諸瑞外庭諸人明唱爲目逮君時蘇城諸君勢已亟亟余謀遣人視君獨周忠介聞之躍然與余釀金附往最爲無若周與余者余扎致令惟聽命辦成若內外方洵決無爲兄下手者荅札亦慨然遂爲絕筆後余遇荆溪言諸

自慶齋

卷十五

幸

公如兄定當議謚亦增貴衙門氣色不審遠年  
仍能得之否

俞西安

俞琬綸字君宜叅知公子少孤無貴介氣延諸  
景陽先生稟業與余前後街居不識面也後中  
已酉舉舉癸丑會試與姚孟長厚善姚出京屬  
之乃締交焉時余過時得雋名高叢忌既被堂  
許省章相知無敢過從者俞必欲移余寓自近  
余恐貽累不可則數散致余余或過與周旋亦

卷十五

三

放懷無拘忌也偶余返自寓客過者輒問曰君  
宣昨來此耶余謝無有既頻問頻對見其人有  
恠色余後面質之云吾不耐禮法交問輒告以  
來兄所覺韻且明厚也余曰君大癡人不見其  
其俱禁跡耶大笑不爲意無何抵任聞其居官  
亦用我家廩觀入無加禮焉辰夏抵家已病矣  
病中見余相建行受絕持佳筴求行書余亟完  
送去作東謝然數日兩日報易簣矣西安人頗  
懷去思歟是飛天人也

毛司空

毛堪字公輿余中表兄也與齊年長余六月耳  
世一二時偕丁舅氏袁之變趨舍微有異同廿  
四兄舉辛卯余爲名諸生獄獄不相下不五六  
年兄成進士余例入雍蹤跡甚疎也壬子余舉  
北闕旋有露章速之獄兄從滇差寄兼金貽之  
書曰弟口不擇言交不擇人心疑有此禍從此  
日慎一日矣余復之曰不然弟正坐善惡心太  
剛可否交太分耳兄議論不相借如此自下外  
輒歸整飭郊居歲時伏臘宴聚多同日相親好  
又極悉余之貧無請托每私歎爲極難念余多  
欲周之然余假貸必返亦無從致慙慙也忠介  
難作兄素服其介節出于衷心甘爲處分體臺  
又恐聲聞私居深念無可告語獨余與家兄一  
二兄弟方事之急夜闌聚話不覺淚之承眶也  
余平生所藉交際往來諸交游移書遣使爲忠  
介得七百金盡之矣窘甚無踰此時卯歲欲與  
孫邕完婚計無所出兄爲擇日選期袖五十金

相付且曰欲進此不妨再教也併前爲奕婚貸者共百金又益十金俱無意責償迨歿遂爲往事云夫百一金小哉何足當亞卿公之一擲然以余之難衣食如此而見致曲盡情禮此不可忘也年六十卒無子嗣同祖諸猶子

宋長洲

宋繼發字率之山東萊陽人戊辰進士公家文譽甚噪乙丑今省中公先舉次科公與金壇公比寓場前諸名士趨之甚余郡張兄受先翁冠九一過從尤密一朝同榜情契可知九一時謂余曰兩宋兄相慕甚約過必無拒余開懷待之公美丰姿善談論一見遂委心焉謁選得長洲抵任首訪余余嘗出不晤以民禮投刺舟中公懇辭還刺意出至誠遂安之任甫兩月一日出楓橋送其家人行歸卽詣余與人謂舍中見曰官尚空腹得無留飯余試語公欣然命家人具五簋公開起問曰兄臥室何在余指堂東卽入據床曰吾出有感故過兄將令某某具百金爲

壽余拱立曰無然公教語曰余謂無傷事理可佐故人餐直言之何親也余曰不然公甫下車厲風裁奈何潤公姑緩之留爲明年公車資可耳公始怡然飯畢別去余乃效裏言曰此亦誰公從容仍無藉此公蒞政皎然二期丁艱行貧無以爲資得他姻故作縣者寄至二百餘金此間從交游貸三百金方成行行之次年仍寄還余許與作碑至關同人朱德升出送後碑成寄之復書曰兄不肯作頌言爲余立碑德升不出自廣齊

卷十五

詩

門送余出關余持此二事歸足詫鄉里矣季誠生儒時兄奕就童子試公首拔之遍詫同人謂余有後懸擬錄試第一今亦粗有成皆公賞譽力每過余輒商問治狀余畏衆口後稍不接公向兒子曰後亦不復時過尊公恐屢辭不雅也作宦地脩故人懽毫無損令名前後無如公者癸酉北上出中州就中州故人館穀祥符令卽公猶子名琮字宗玉前稱兩宋者過余云適叔氏所囑也今將泊北上費余曰余自有館穀王



人公曰處分百金不難自致止三十金又不易  
余因領其不易者公博碩漫膚坦懷應物丁艱  
補任金壇再三晤之治狀東南第一入京須考  
選遂卒早肥安不壽獨公鶴立亭亭文相國各  
知人謂公應至尚書不謂別去兩三年亦不永  
年也

### 朱逸民

朱翬字白民長余十四歲先爲諸生有聞名家  
棟雅負夷然不屑之韻飄飄饒姿致性多可酒  
有難館穀聲實平易無他腸也妻試場屋後覺

自廣齊

卷十五

其淡然無味遂究心出世之學每事欲染指去  
之年五十餘喪偶已無餘意偶謂余此心猶未  
得了者館沈千秋工部沈雅人好爲人成佳事  
爲除館有所娶不數月輒歸之纖毫無係戀也  
刻私記畫竹游名山獨身往華岳及新都黃山  
既無伴侶幾爲一黃冠所襲作裸而佐刺船法  
言次不寒而慄終已不悔余謂如朱先生  
其居游名山耳餘稱好名勝乃佐掠剝口角寧

不爲山靈笑耶工畫竹畫成所知以善價易去  
其子亦能爲之戒之曰若無然天生墨君一派  
供老人吾自得法與可先生力省而獲多無溷  
我爲也今售者亦能別之結茆華山山腰自置  
石竈供具或童子下山經日井臼親操年八十  
餘終

### 趙處士

趙宦光字凡夫長余十餘歲其蔚成聞人在中  
歲開寒山後余已先交之爲世講通問故非

自廣齊

卷十五

以其人也性經奇務所不適用之學者九國與  
最先亦躁配陸夫人督赴之於學陸著有考樂  
集稱大家凡夫既開山居遂長齋愈博群書工  
鑿山畜水位置亭臺楚楚出新意支硎名勝其  
廬墓處聳動四方矣長艸篆法非古所傳然其  
玉筋甚精取捷用艸篆驚世落紙如飛實不專  
一技也雅性好客遇可人至相陪馳走山中或  
腰輿或携杖連日夜不倦好事群趨之爲佛門  
有所爭訟堅立不撓華山事其最著者器皿服

用出餘緒皆足供雅人清玩云

王貳守

王在公字孟夙長余六歲舉應天壬午鄉試時  
已名在交游間已酉忽就選人余悵悵惜之得  
青之高苑最瘠薄前後無善其去者君獨以清  
慎得濟南二守壬子署印入覲時既快余之得  
舉復駭余之被舉把手慰勞不禁兩情之周掣  
也甲寅余畢事出都再三貽書訂歸途于乞過  
晤有所贈余諭知前過者君處費甚艱至損衣

廣齋

卷十五

七

裘質賃爲餉竟弗往後君棄家雲游乏資舍棄  
門舊獲濟交游不時給自省先時過受此時義  
掉置腦後耶君磊落有大節罷官卽棄家禁足  
曠替之清柯坪年餘還蘇偕朱白民禁足浙之  
德山已又禁足天台國清已又結茅沔之石孟  
卒之前一年間歸蘇正值逆璫之變感憤涕洟  
忠憤無所餐之暫止秀之鄉中一寺終用比丘  
法坐龕中不作家書止欲作別交游書援筆謂  
弟子曰吾止作異度兄書來該之矣草半行不

成字擲筆而逝大率業已棄家莽蛻無煩家意  
也蓋君出世交與蘇釋慧慶斷公善君爲人心  
其熱釋方有縣錄既出家無能得之縣公余獨  
代任之仍約文姚共其事得脫因相信任事  
無過余者後營葬塔院皆余拉成不費其家一  
文云

馮學士

馮夢禎字開之浙之嘉興人丁丑會元先世

名滿海內謁之者俱居弟子列余與逸季獨不

廣齋

卷一

七

屠弟子列拜之西湖上三見如故人獨殺舟  
課文三篇見皆異賞時吳江周本音長洲盛不  
磷皆在坐先生約泛湖連小船鋪紅毯其上出  
沒菰堤左右坐處俱藉花片層疊也凡同出入  
者兩三日庶幾盡湖中之勝已文戰金陵與逸  
季同事正值先生署南院時時同宴其別署後  
江右劉文莊先生署院亦一飯其處比甲戌視  
門人姚現聞疾循往蹟不勝悵然先生泛愛樂  
易示人可親亦仍有耿耿在非漫然者所至輒

人墨客經生韻士僧行艷姝群然趨之一一酬接不倦性嗜蟹一日余觴之虎丘石塲以一大盤置毡上食之甚細客將散起不輟仍楚楚收置乃已亦足見蘊藉一端也

屠儀部

屠隆字緯真浙之鄞縣人丁丑進士余十二三時從家君館婁江識先生爲縣奉令時十五六從家君過南潯遇先生董儀部席未相通也工十五六辭返婁東王尚伯座止王先言余名爾時屠儀部即袁文學誅釋諷諸篇不知何渠遜心若此過晤館次所偕左右之者武君惓惓向余道不啻已過錫山後錫山傾君者顧余石頭城謂屠先生逢人說項不意蘇城復出此異才此時余時藝名已騰南國但不知屠先生驟一見人古文詞惓惓不去口實如是也忽得道山信同伯再三約余撰一奠章附王聯名遣弔遂巡未果愧之

湯常博

湯顯祖字義仍江西臨川人癸未進士自余十四五讀公制義輒心神注之已讀問棘堂全集及紫蕭大槐諸傳奇胷中往來一湯先生不知神采位置何似然守其固陋不欲輒自通也甲辰晤其仲子大者南都一見語合問謂余云家君大慕兄有書寄兄曾達否從索復書余謂實未見寄渠言已刻集中時匆匆別去不成復後玉茗堂集出果見書存焉則先生已謝世矣書云足下制義氣質爲體既寫理以入微音采爲華復援情而極變末又申言之云企佩彌懷觀止何日若深以心神注之而幾不得晤者此時年少諸生不假先容而得此于高名先達豈不爲宇內怪事耶先生以常博上書左其官後補遂昌令久之遷郡丞以歿名在文章氣節中三子開遠以孝廉起家爲崇禎名臣余亦識之暇日翻先生集諸尺牘無未通訊而先焉者因不勝知己之慨

翁奉常

翁憲祥初號瞻明仕藉號完虛常熟人長余六歲聘爲塾師時尚未冠婚以居喪加情如成人也卽嚴師道自律嶄然余同家兄受業凡批課必稍均停之不欲兄弟間大見賢否也議論教誨一准諸此余少性燥稍拂人言童奴罵詈勃發不禁先生初不呵斥第好語之曰此成何氣質耶徐提兩三次頓自悔易其故于師得力爲多見余屈折久壬子得舉先生方長吏垣在京師被劾付之長嘆微語余曰初舉謁見時作

自序

一五

四

欣慰語相勞君荅曰老書生得低舉人何足道故疑有此意嫌余輕脫耳然是冬先議庚戌場事先生有謹言爲人指目觸口成礙原不易措力云

### 陳司馬

陳子貞號懷雲江西南昌人其任督學吳中起甲午至庚子餘七歲精勤寬簡視士子真如親子弟不啻焉廉人之才行本末若家到戶察不爽不知操何術也初試選貢余不與丁酉試亦

在七名後知之漸深己亥試出僉論無不謂第一案發果然亦若非一日之知者是年二月試

三月初余丁外艱案適發屬長洲令致余余寓書方視含歛何能來雖嚴譴不敢辭也第二卽姚官詹亦屬其代稟公更賞之云終七須詣一見又諭吳江尉穀百石卽助喪費余辭之本府不得乃終七詣松江謝公慰藉不一公性素急嘗盛怒罵諸博士吳門候見之遲余過爲陳始末卽已時請告閉門句曲郵書郡公致余余往

自廣濟

卷十五

四

見倚後堂左門立談每入幾半日晝臺不倦余爲脚酸時負牆公無倦色余時丁艱不與試凡諸士才品無不言更言出可疏記袖來余辭不敢但面言可採探記可耳公頷之又言若在家舉動吾無不知如貴門生姚卽宮詹姓名前日在虎丘大醉臥石場亦不宐余曰人頗大諒何如此少年小節不足問也公微笑諾凡公明察盡士類此常州有高才卜君試第一遽卒公行賻葬之皆前後督學所未行也癸卯余援例北

上公在太僕隆謚有加焉後撫閩勞卒于控閩  
得贈時過賜其修通家之好居官大節具余  
所作詩詞中余生祖待詔公崇祀賢祠亦公所  
批送云

陳問卿

陳其志字公衡福建興化人以溫州永嘉令補  
令長洲余時年廿三才名已藉藉朱君采作書  
屬之荅書曰余以君采知張先生哉張先生久  
已自知耳季試第二其見知以兩大結蓋公素

自廣齋 卷十五

四

負才名通古文詞不沾沾時文一枕也游道最  
廣騷人墨客無所不往來然作令守法雅自競  
競不輕以三尺假貸其取余兼以議論丰采相  
知與陳君允堅絮恒語曰兩君風調不同何相  
善不啻埴簷耶錄試郡邑皆首陳次余比宜興  
院試出亟索余卷讀之不懌言先見陳卷第一  
走矣君文復不愜意奈何時余少年別去遂夜  
飲走一役飲所致余乃大喜賀曰君卷定第一  
矣適以示各州縣公州守蔡公擊楫賞嘆謂真

讀書人萬無第二理已案發果然當時衡文者  
閩人又素重蔡公疑其先客也時撫臺督清宿  
迪余家田多水災連不歲迪數百金家君畏其  
窘多客游不時料理撫檄下縣坐名遣差督完  
差出講緩期定三十金家老僕叩余曰得情懇  
稍緩乎余度無是理姑言之甫入報追差繳籤  
矣時負迪家俱見催迫余家宴然一士夫官臺  
中與公同年相善抵賓館乞繳籤如余家公曰  
張異度亦貧尊人又出游宜爾官戶何得照此

自廣齋 卷十五

四

同年者亦慨然謝出後邀陳君暨余後堂謂陳  
曰異度完迪破家尚不足吾與兄當代處分于  
是爲畫櫃收有所助公轉南戶部去改駕部又  
改南吏部俱與家君周旋丁內艱起補北禮部  
上疏建儲爲民崇禎初槩贈官得太僕少卿公  
所見余應天試凡三次皆極爲當塗賞識而卒  
不讐丁酉公方起復過蕭山得南錄閱之見無  
余名不禁淚之盈眶也名人爲知已有過子弟  
者公當之矣側僮竟無以爲家其三子客游余

稍爲經紀焉

蔡光祿

蔡杲號懷斧閩漳浦人早著才名有三劉二蔡之目謂解元庭鰲兄弟及蔡之同母弟也先後俱成進士蔡登己丑榜選州太倉余見知因辛卯春試宜興見余院試稱極知案出果得第一亦本職進見秋與長洲陳公俱入內簾陳房得十人九成進士公病甚不得終閱約取三四卷歸君子慕與焉榜後余謝館殺意欲入山靜坐

自廣齊

卷十五

四三

歲首詣楞伽十餘日無聊疾作往太倉幸故知公間延見慙王問仲館焉是歲問伯道李暨曹周翰皆助脩鋪甘常數倍蓋公一明梅強項吏不時省文事獨每見余一謂不必更閱餘卷判一日高下也次年余歸逸李齋中尋常酒席伴還相約必借意示憐余貧而余斷斷無所及及入臺南吏部按察事轉丞光祿余與卯往北則公爲其寺少卿矣侃侃持論如舊請告歸卒厥子脩通家好竟無可報此知

也

王吏部

王象春字季木少余十歲以壬子房取中稱房師云高才好交游先執贄黃貞父甚賞之余舊爲名諸生固其口角所津津者關中得余卷甚賞後六義微嫌首編浮簽有六義冠場首篇未稱語其用大黑筆點定出大座師郭公填榜時名發監試錢公向厓師賀得人大座師轉向房師賀師不禁意得見人輒曰多年張異度今破

自廣齊

卷十五

四六

我收得蓋余字久仕人口言之如熟串然郭公兄謂曰君是我取有本房有浮簽見否余謝不見蓋填榜時去之也座師既以庚戌會場爲人有意奪元素樹大畝場後隔房搜卷事發疑師有力借鄉場報之其人又出蘇城余幾無以自解後聳一浙人發及余余與座師同難無所悔然亦是師以救余爲快事召此輩端也浮繫踰年忽一日草書謝文箋之曰古德有云石壓笋旁出忠難亦須行謂余何安坐不動余曰素

師行也我用我法止此居無何坐罰三科歸師  
謂我必大恨余泰然曰言行素時安之矣辛未  
下第歸乃迂道過師家正值師生展集詳從子  
弟師謂曰此即先彈文謂君過訂圖節處也十  
里亭安在耶時未六十意色甚惡令郎君出拜  
申後歿之托且言天時人事縣中必有兵變踰  
年果然亦遂卒不知何法知之

### 文閣學

文震孟字文起少余六歲二十一舉應天鄉試

自廣齋

卷一五

聖

名從鼎後改今名即其前字也試儒童時名甚  
噪二十就歲試居三等與余避一民家暇暇口  
吐白沫時余名在第三疑爲所避乃不避且藉  
之障人益先已委心余矣既先舉余又多遠館  
落落久之文會中歲爲擢壬子偕其甥孟長同  
公車余正在浮繫中時發壯憤漸爲老孝廉得  
壬子諸君愈共砥礪有聲前數十年不免孤行  
然自意得也景文從閩理歸矯負奇節從余與  
文相知然余間行一意文則無所不倡和比禍

作文起謂余曰周之得禍亦繇余鑼鼓太闐良  
然寅卯間瑞禍正煽有兩度奇歎寅秋七月景  
文既獄幾求擊提騎首禍主名縉紳以文姚爲  
魁孝廉以朱張爲魁相商歿法余時泮一利七  
首朝文自隨文起謂余曰人必能殺人方能自  
殺恐兄不辦此吾自有投繯法甚捷耳余曰余  
所居臨池猶自矧不殊吾即投淵耳時孟長廬  
墓漾舟中流有急信即投德升所處更危然能  
強持伴病父獨余與文起城居風聞每速無不  
自廣齋

卷一五

聖

相商者時在其弟啟美齋中也至丁卯春正余  
數叅問消息文起愕問故余曰余神情覺有異  
蓋決歲來每以余神情爲卜不三日果然因陳  
明卿一案駭駭傳逮文起矣信從南都來以爲  
信余獨疑之會傳與常州鄭同逮遣使詢鄭云  
何則云已確度明日抵蘇州耳是晚余趨與訣  
銷算衆助周帳謂它事可置此帳不可不明余  
令童子對算授之親筆批定筆訖一字曰余神  
爽亂耶已仍改正謂余曰兄可別矣余尚當書

縣公一札卽作效法余曰事雖甚確尚未見逮到不可枉歿到而歿未晚也送余步庭中余見天色清霽星月皎然喟然曰始必不然何吾別時略無蒼皇悲壯耶次日杳然比三日乃知快也後事定起官至拜相觸忌歸不一年卒事關廟謨不記起與余經患難事如此公孝廉暴發鼎甲夢有先兆原在數十年前不知何故壬戌場後爲余三言之果徵云

朱孝廉

自廣齋

卷一五

聖

朱陞宣字德升少余十歲余同藉後方知之初余觸忌被叅周忠介以是年聯捷得京邸周旋君以遠歸僅一面未叙寒暄也歸握手雅故性好靜讀書寺中門人講藝畢各歸獨居童子出鑿鹽不糝過午未飯晏如也已忠介歸諸君時集議論紛然君默然自存亦不覺其岑寂時發一言多確然有故不復以辯博爲長既鄉居養親經世後亦不復多出以余之懶幾削迹公厯然爲君經理戶田事一再抵郡縣中心安之

吳縣尹同安陳公知君深聞謂余曰如德升當藉人飲食不惟君吹之且欲君灌之亦過信余故爾非然意所不可卽萬鈞不能挽也家比余更貧時糾會將以半治生以半責息供歲出余難之數規其事謂余不工治生不余謀後併子母負之甚悔身後貽累甚夥子鑑廉如尊人雅能規畫襄之庶無身後憂也

姚宮詹

自廣齋

卷一五

聖

姚希孟字孟長少余十一歲其執經于余自其舅文起年十三試江長洲所因義傳人口吻鬆快不可當余向人極稱之用是委贄焉時髮未燥面目有清英之氣不知向後碩碩如許也十六試學院饒先生余竊疑不滿所望然筆穎自能拔萃不謂饒具法眼竟拔第一置賓與前茅與文起差肩蓋異數也性強記春秋題時犯疑難皆能悉之場中文起同入先知其號坐處完卷過視之爲指示認題謬處文起就傍號燃燭易之卽以是科得雋蓋天人奏合如此次科府



錄被抹髮初卽跳之南都攝山從遺試入場此時年少諸生不知何以名噪如爾時余同逸季讀書弁山逸季知君不佞余余既與逸季齊名君亦與逸季門人黃經甫時執苑先稱張王後稱姚黃數十年諸生未有若是盛者嗣與余締兒女姻長子宗典余壻也萬曆壬子同登鄉試稱爲一時名士之冠南榜更得朱德秀周景文然景文時過余背誦余時執不停口次卽誦孟長文文起最蚤發相善異甚至談藝不及也錄

引廣齋

卷十五

二

慨潔廉自其性生然時紆徐類有深沉之思已未選庶常中以當禍削奪後起官至官詹所至正人歸往名實益騰而小人深忌幾過其舅卒以南掌院病歸卒年止五十有八君以孤乎致身生歿爲其母文脩極心力削奪廬墓幽憂中能該討禪悅著述妙一時不負禍患所成就云余辛酉覆試抵京時掌部有密嫌且有所避就至日故易其別署其人日午出題日晚成四篇貢院存神其嚴者問覆試何等人誦知余注

名皆失笑曰此君隨出險難何患也此皆慕名不淡知者卽景文時在京抵掌謂何足難張君然余實苦記誦孟長從余時習春秋後以難記改毛詩又不能意讀臨試匝月苦工勤搜隱僻粗能記臆試日題乃冠裳然不可不慮燈下馳騎抵君君素多譙會此夕獨坐書室青燈燐然問故而心始慰也余喟然曰生平交誼此時乃徵久故矣

周吏部

引廣齋

卷十五

三

周順昌字景文少余十六歲萬曆壬子癸丑聯捷鄉舉後方識之既同年又素熟余名中會試後一再過余崇國寺寓倍申懷念比歸則以蒞福州任久每于德升處通其衿契未淡交也然清望映人且悉其忤璫始末矣已未忽遇之郡署葢從任抵家之次日也隨過余齋是時兄食素草具對飯談鋒謾謾有味其言之卽謂余今當過文起亦未相知便云弟在閩每簡德升輒憶此兩人也比過文起氣誼聯屬可知時兄在

任多連如浙人浙人酷欲得兄清望爲重  
齡心聯結兄自晤余後不知何故倍注吾黨一  
脉同游虎丘別浙人有他約偶遇之僧房屢進  
屢避之卒不得盡其款曲性磊落負氣持介節  
毫不可黷汚然與故舊誼甚重不予子自爲名  
也歸索止俸二百餘金泰然自足葺舊居爲書  
室應賓之所小植花木工作卑矮不任塗墍同  
人嘆曰古言富潤屋今看景文齋何甚不潤耶  
兄亦竟心安之謝請托如同人然槩以儀交者

自序

卷十五

竟不發封則諸君愧不及也歸無幾何以望著  
徒手得推吏部私記不發賀封數可五千金亦  
以聞風者不源源來也既扶義抗璫忤監司究  
無可奈何得吏部推持議謂世間無沒天理事  
高名叢謗必有因緣余當其盛談時輒謂如弟  
之辭舉蒙判亦有因緣耶談輒少頃然少頃意  
氣張張不自禁也迄丙寅璫禍作倪文煥首應  
募請劾謂貪橫餘司賍私狼藉歸道路河舟重  
溺妾白銀浮露等語遂大恠詫張遣馬牌于堂

中出京止四擡又從陸非經潞河者且辯且罵  
聲爲之啞余過諭之曰兄常謂蒙謗必有緣因  
豈謂身當之耶白鏹可浮何不可造也已遣緹  
逮輒復夷然雖萬萬判無生理尚終謂天道不  
至昧昧孰知精誠所動天示變徵王恭厥之災  
詔獄青氣一縷飛駁竟天終無救諸公拷外耶  
余自問變後輒不能腥食別時曰吾待兄歸解  
齋耳茹之半歲至八月望携奠過兄殯所時慙  
歸月餘矣余以酒殺奠而祝之曰謹告于靈  
飲酬爵席地臥待其有以語之夜半小寢如起  
便旋焉颯然見兄映帷而立卽之語不得欠伸  
遽覺解之者曰此謂我神往而非彼神來故不  
及接談也聊記之以誌存歿之誼

### 欽記室

欽玄穆字子淵愚公族子也被服濟濟善書能  
自下爲人記室雖舍卒草藁一目瞻皆無差繆  
人以是競趨之性溫爽余輩間聚譌無慍色善  
食物調劑偶有曠集必致欽君惜其居隘後爲

蹴一同人房卽大爲脩飾小樓一間可坐每過之觴咏不落寔也後游道漸廣其所如或以妓集見疑從馬編脩行淇道中頗發舒得瘵疾喀血歾時值秋爽余先三日過看之撫其床曰奈何乎欽君去此良時荒荒促歸何往乎君尚強笑應歾竟無子生妻去帷懷之無可申意也

吉太醫

吉時泰號尚白吳人楊氏子後吉氏其尊甫亦名人久畱京師以醫行醫亦有看到處特製大

自傳

卷十五

五

藥兼古董得名不端端倚一藝也賃屋通衢啟北牖位置楚楚于京邸稱可坐余輩因與往還然大藥時乏絕不能應人古董或不酬困甚性嗜酒多從市中覓佳釀置大甕齋中客來共之不作攢眉態與人交議論可否有本末每春秋試必走失意處慰藉焉若新郎君賀履滿門雖素親善不往也以是多之余丙午秋既歸署監者脩卻復檄往丁未主其家姝自適壬子提後如平嘗追謫發心忤忤欲詣已病強一來余

急止之蓋具疏空無人欲牽交游實之余性擇交時令卒過看皆冠裳勝余者悅人早晚環寓廉之無得也一早叩門乃其子報吉君歾矣余時有素餽資三金卽賻備殮後游居停處懷之不置

後跋

存故記將畢閱筆懷然曰人生獨交誼關切乎粵惟天顯之親始具人倫之樂痛余幼失鞠養壯靡瞻依手澤之思聊存集略其有隔年遺棄閱歲相依者則同母兄孟舒氏也諱世俊熾行草剛狀中每當喪亂之未平輒深原隰之永嘆迨乎甲戌南還之日計無數千里之游幾十年之隔雖光復故居涇涇一水然橫塘石湖皆曠名勝欲自課以每月十二三放棹于征趨侍杯酌或決辰言邁或卜夜淹留稍追四十年光景而懶性無匹草榻爲難每一出門顧視寢興之地不勝咨且若弗獲成行輒安卽次因茲戀戀嘗候兄惠然而至月時再三每一入城輒完瑣

自傳

卷十五

五

事其能靜理宿昔式飲庶幾蓋亦鮮矣丙子夏  
末忽嬰痰中兒姪俱以試事遠羈止余朝夕權  
懋素心堂之右个益數日焉卒視合敘差申爲  
弟之職時七月十二日也會是年五六月間連  
遭文姚之變精神況瘁又復值茲數夕之間頭  
鬚頓白因思兄素強無疾周旋兩公之喪尚健  
步履一旦值此撫心茫然急追過從爰成斯集  
成帙之後思所遺亡則童子師周先生諱家者  
不可無述焉師號龍池余兄弟從授句讀時亮

月廣序

卷一五

五

六齡余五齡祖詩孝先生尚送之進學瞻視穆  
然長身偉幹教習專以氣質爲主兼善唐舉術  
數年竟無子而思蓋真古人也其它交游未登  
冊中郡中有縣尹陳允堅貞甫亞卿徐如珂季  
鳴部郎李鴻爲谿文學金山立悟凡方伯汪起  
鳳來虞吳江有孝廉顧而尹任卿文學陳忠愛  
古遺太倉有孝廉王夢周伯栩明經陸文鳳仲  
鳴嘉定有明經費堅子柔文學徐允祿汝廉孝  
廉李流芳長蘅大學龔方中仲和杭州有縣尹

吳之鯨伯霖西安有工部方應祥孟旋嘉興有  
太學許應培伯厚郡伯王蘭芳季常湖州有明  
經吳念祖用脩皆名垂震旦誼感幽宮往來心  
目未竟拙毫者也若已酉之投青于包鴻達儀  
父壬子之披赤于夏儀長卿兩進士者一時之  
鼓吹如雲別後之墳篋互叶矣師資所寄則楊  
宗伯道賓之蒞北監被落依依郭宗師湄之主  
京闈蒙糾眷眷焉山仰止匪特思有柯宗師挺  
之首拔貽書旣司空位之特知垂詢抑其倫焉  
郡縣之交山陰朱宮保燮元桃源江民部盈科  
粵東鄧觀察雲霄姚江祁叅知承燦要皆越類  
超羣金蘭通籍者矣壬子京師更承前輩東  
錢恒浩川真心器露左右周求卽是年以臺中  
監臨填榜時出譴言者也未授子墨不覺悵如  
追叙家門仍留餘地如後此之視今不知今之  
視後若何耳

自廣序

張異度先生自唐齋集卷十六

吳郡張世偉異度撰

存笥集紀略

嗟乎此先君存笥之緒餘卽涉世之梗槩也小子偉與兄俊侍先君筆硯者久偉每同館地出侍尤數故先君有所撰著皆得親見之卽後遊南北兩雍雒水居停白門僑寄數年酬應偉兄弟皆未能從然歸必傾簞相商具知文指已亥忽丁大故偉兄弟哭踊之餘對念先君可以傳自廣齊 卷一六

示子孫者惟是寂寂數行紙而荒迷散失心更痛焉用于殘編斷簡中輯錄成帙爾時不忍讀讀不忍較也俯仰二十年間漸有衰病之感語兄意合亟謀登梓梓因追思而命繙繹手澤條所聞見節繁卷終竊譜之編年叅詩之本事敢云識大差慰蓄哀云耳

卷第一爲贈送序引首送趙太史趙虞山文毅公也先君至孝性成凡事係倫常口角間斷斷不假借文毅攻江陵不奔喪者意氣尤合偉從

婁江靖庭中知語必移晷也後留滯南都交常仰坡夏官明兩先生兩先生皆以孝廉知名艱于一第就官非本懷先君時值奇窮語相慰且相憐也故二贈送序特詳送魏上公白鴻臚贈韓君代南垣效皆其時兩試錄序則疑北游時代作先君常戒代稿勿存偉念散軼已多而三序泛覽山川極命土風非沾沾爲一人一事言者聊存以備筆耕之略兩文引雖咄嗟所辦趙君世誼特重語具引中至讀仙婆集序春秋正

自廣齊

卷一六

二

義引更潸然淚零矣先君因兩世葬地發兆見水過覓堪輿謀遷間得張翁張翁古茂士頗具識眼他卜兆多吉獸不讐于先君先君所遷處又不免遷遂負終天之痛若生平以文稅名而尤專門名家者春秋也門下士多脫穎去延共研席皆一時高才雋人先後掇取上第而先君曾得其分寸用于兄俊更習尚書偉亦用毛詩薦知罪一派不知何時復問傳衣也刻卷一卷第二爲壽序壽大司寇景山錢公公同里姻

好甚洽卷中壽計太夫人及代壽司寇孫公皆爲錢作也偉幼記錢長公進士致尊甫意乞代時具兩稿授記室身向先君下拜懇竄數語云耳先君笑止之閱二稿不堪竄別命簡得今文嗟乎代筆者與乞代者聞此亦可知前輩風流矣王觀察古菴翁先君受業師偉兄弟亦得謂焉真古人也陸徐兩前輩又一封公文皆先君心所欣作自與酬應不同程別駕胡孺人爲交游轉乞張母在遠何與王不知何人然篇中娓娓言之知非漫然者長慶圖說壽西吳董氏董宗伯子給諫孫儀部三世皆先君文字交儀部尤門人中至契誼具別卷穆溪雙壽歌則祖姑夫顧浴泉先生暨祖姑張也董踞潯鎮而顧棲積慶塘之一曲偉兄弟每從先君南行朝于顧而夕于董也迨彼此捐逝董無聞能續世好者而顧裔伶俜他徙偉劣得于荒江訪弔焉從此南行遂邈嗟乎昔之爲陶朱黔婁者今皆安在哉刻卷二

卷第三爲祭文婁東大司寇弇山先生相國荆石先生爲二王先君一屬姻好一居賓席庚辰過從始密偉時年十餘歲侍行見弇山溫溫款以洽也見相國殷殷懇以至也而先君落落穆穆游其間兩先生皆心善之今集中兩祭文一弇山一卽相國封翁也問卿馮公乙酉歲邀館淮上者時先君試國有司故聚無多時頗規其意若董伯念祠部則先君門生知契生平無兩童時佩教之誠貴後通訊之謹意氣肝腸真如敗日視予之痛寧以一奠章盡耶陸吏部湯文學皆社中文厚同時有湯君新吾文聚更數而哀挽不覩想軼也華陸俱懿戚多素詞翁文學以子奉常公爲偉兄弟師往祭奉常師懷之暗記略皆上口壬子相遇京邸琅琅爲偉誦說歸覆不訛一字蓋文之有遺者弔趙太君太君爲錢士興先生祖母先生延館投分俱以春秋名家軾嗣晚歲情倍相憐而笥中無他文書故存之周君失路人家君意自爲代倪太學美矜裾

潔酒饌時慰先君長于旅中文俱可錄焉啓靈  
祖奠諸文二爲五家張三代外家哀張則五歲  
三喪袁遂一朝不嗣兩家破亡之緒忽諸中祭  
吾母一章時僅兄弟七八歲先君且誦且解已  
伏地不勝痛何況今覆閔也祖奠文不可代而  
有其可代附陸甥刻卷三

卷第四爲書牘辭撫按薦舉書代先大父也時  
大父年甫五十餘屏居閉關干旌不報無論一  
切酬應皆先君身肩之卽辭牘累千言一委先  
自廣齊 卷十六

君未嘗有所默定此時便可想繼承之槩嗣是  
劉太史二札則大父已捐館舍前況邈然不可  
追矣太史爲先大母之兄舅甥情誼亦敦前一  
札可爲大父屬繼時補遺後一札言及喪次光  
景真堪腸斷蓋先君至性寔然居恒爲偉兄弟  
言猶不勝餘淚下卽後示門人馮一札字出  
絲衷不憚諄復可互相發矣杜孝廉與大父同  
尚者談語多推拙董宗伯潯陽公致書幣相迎  
也爲以春秋授孫伯念也董文章先達自命且

多禮祥禁忌時先君喪服赴館使客來言需  
之別以時日見先君應曰服喪卽喪服見耳何  
需爲宗伯乃恍然出殊自失加禮焉先是諸名  
士就館宗伯楚者率諷使投贊稱門下自此不  
復半籠先君矣四札俱爲董氏一札諾初聘一  
札辭再聘二札伯念擢第後往復其祖孫間也  
李會魁同館董氏者沈孝廉則爲吳興潘氏聘  
先君復札中稱引董氏因宗伯贊決云方丁丑  
戊寅間王相國以不合江陵引歸先君心所嚮

自廣齊

卷一六

六

往辰歲致聘舅氏太史公尼之弗避也小子偉  
從行備聞節廉自好併當時贊責江陵本末先  
君詫曰此可爲先靖孝誌墓矣用是併乞弇山  
公傳見札中復沈脩撰少林亦其時氣類也至  
復辰玉一札暨與沈藩叅朱侍御各一札皆南  
中作爾時先君游最困札中盛言精神不異強  
壯時孳孳筆墨中良然然半騷不堪之緒紫紆  
滿楮偉兄弟所不忍讀不忍不存者此也嗟乎  
此詎可與少年得意人道耶刻卷四

卷第五爲狀誌傳記狀卽狀先大父靖孝先生也。大父終壬申狀成乙酉蓋踰十年所矣。偉兄弟檢遺稿中零星數則。猶餘淚痕。則幕次草創存焉。始或逡巡不忍。竟復百端奪之。冀顯揚爲親光寵。勦成一家類古之述祖德頌先猷者。夫是故數年勉成也。雖然亦幸數年克成耳。否則先君易簀時不幾負此恨哉。偉今猶是志也。三復不勝深警。王太守傳爲其子太學君作太學晤偉京邸手刻本相授。似知重先君文不爲自廣齋。卷十六。七。

層層名銜易者後太學亦以進書補官矣。高淳游記正成于無意中。記末亦津津言之。不爾先君生平所涉歷名勝不少。彥會亦多。安取荒江白茅之濱區區苜蓿盤而賦情若此。信乎不惟遇合有數。文章亦有數也。刻卷五。

卷第六爲論啓題跋。先君素以論手自負。偉兄弟十餘歲時卽教作史論法。子胥論口授命書。以題多名篇。欲出意韻頌之也。蕭何題紆徐斐。疊似少年應試作。每云論體欲圓近是館董氏。

伯念就試學道論出李平廢徒梓潼宗伯候試出徵文已復徵論。伯念約略書三行急徵不已。時伯念年十五怖欲啼。先君乃寬之。自爲赤跪書授掌記。且膳日授報數行。宗伯色喜已。惜曰吾幾大悞。此爲名儒張先生筆。非直小子不辦。吾老人行拜下風。自此深知先君先君每對人不能負宗伯知。以此後檢示偉兄弟曰。爾時仍董生冒項強傳致之文。不能大快。卽如今文冒項雅不可不易刻者。易後定本也。宋人四六亦

先君所長。惜無存者。刻四五代啓雅能盡人之情。徐啓脫稿時頗爲鼓掌。松花啓率爾對客以非代併存之。晚留心釋典疏引不應寥寥僅存二紙亦少作也。跋益津卷可與高淳記參觀。旌孝望雲二跋則皆沈貢士乞者沈郭兩君不具論。默偉得先君生平斷斷江陵時事信有之。卽臨文無與筆酣墨飽間復嚴辭及焉。集首贈趙太史終題望雲圖底幾先君意乎。刻卷六。先君嘗自言生平有三境。二十後大父以孝廉



雅望鎮其前吾母以勤儉徽猷相其內出有文  
酒之樂入無米鹽之煩聲價歛起瞻瞻競屬此  
一境也未幾而三十往矣正當奮翮之時卒罹  
壞牆之痛消失內助復延會妣喪車屢駕費孔  
繁滋然而門來問字之車家設傳經之席情雖  
中悴意亦外舒此又一境也未幾而四十五十  
邁矣謀生太迂漸圖廢箸就試屢絀勉策觀光  
往北俛得而復失來南再投而不售耦俱鶯鳴  
之侶既讓先登見曹雁序之朋復超後駕坐看  
自廣齋

卷十六

九

兩世未展一籌空懸霄漢之期更乏丘園之適  
此又一境也嗟乎簡冊具在以其時攷之則得  
矣偉兄弟于前一境有生而未能知于又一境  
有知而未嘗歷所親歷而熟知者特最後一境  
耳痛可知也猶可慰者先君畏冗客喜閒談惟  
是擎蹠杯瀝之餘捧持楮墨之次必上下今曩  
俯仰且暮以至呈卜伎藝道途跋履一一為偉  
兄弟指畫偉輩亦粗能酬對借此送日時啓笑  
顏用是先君生平如前兩境者猶得默識而臆

言之竊惟踰五望六之年以大父之尊生焉不  
免以先君之勞生焉不免俾復何人而堪久玩  
癸亥三瘧幾殆病牘中念及先君未厝先母厝  
而未安五內如割幸兄俊協謀豫卜近壤凡營  
度迎築之事一以任之偉至葬日始得臨穴長  
號屏歸猶惻惻也誌狀傳記之文茫無一樹計  
以他人永先君者不如以先君永先君則斯集  
是已問歲投刻條次如右縱未能鼓吹休明於  
以箕裘奕葉不有光乎先君學本六經文宗四

自廣齋

卷一六

二

家 國朝則推唐中丞歸太僕非偉兄弟所敢  
評請以俟立言君子

周忠介公 諭葬紀事

崇禎十年十有二月八日周忠介公大葬期也  
忠介公死天啓之丙寅六月越月柩歸吳門為  
月之廿有五日大風兆異白晝厯號喬木盡拔  
百年戴白之叟以為未見權厝所居之南數百  
武時瑞虐正熾不敢以禮治喪人亦不敢闕其  
門次年秋 熹廟晏駕 今上龍飛其冬魏璫

伏誅一年而公道大申又一年誅賞大定爲公  
稱冤者萬口無異詔于是贈公太常卿 予祭  
葬卹錄 謚忠介蓋忤奄冤死諸公得全典者  
五人公五品郎官與焉相地踰時比癸酉冬地  
師劉南陽者江西南昌人從錫山葬高忠憲公  
來其人耆年嗜義不責利忠介長公子茂蘭心  
信之卜于所居西里許削箸墩之陰其地背丁  
面癸直望虎丘相輪平地突高丈餘襟帶諸水  
自白蓮渾入逶數百武環其右方送葬曉形家  
自廣齊 卷十六  
言者皆噴噴美之忠介公無寸絲斗粟之貽茂  
蘭爲祭 君之賜不敢衰竭力備諸儀衛建華  
表墓田極其工蓋吳俗重題主必取貴達同吳  
味者茂蘭先年餘向余謀之自文姚兩公死難  
其人必得郡伯溫陵陳公者潔廉公正風調允  
協心始無憾乃募勞地主下邑有之郡中未聞  
也余謂是創行不妨第卜葬有期公方臥病決  
辭奈何幸各臺懇留先一月出同人徐太史以  
聞公欣然納之因以是日 諭祭事竣題主吳

中華常蒙恩祭者多有跛倚不能齊郡公或不  
親行是時久苦亢旱初七忽雨郡公冒雨弔祭  
夜雨止至早行喪具儀衛得無沾濡撫公東陽  
張公素重忠介公欲親詣弔以請急杜門月餘  
初七邸報到亦于是日啓門初八早駢 轡駕  
皇華亭撫公先至墓行禮從墓中門入塗有積  
潦不可車撫公下車徒行數百武禮益恭彳亍  
行圩塍間兩監翼之道路傳言撫公會鄉紳葬  
前此未有也已丁事而竣拂拭墓道行 諭祭  
自廣齊 卷一六  
禮郡公從皇華亭發接 駕貳守黃公三守朱  
公皆朝服乘馬前導三學諸廣文皆朝服諸生  
數百旁列郡公吉服乘馬隨之日影漸出融風  
乃來隆冬不苦寒凜慄膚司理劉公攝縣先期  
庀具從豐諸公賻致有加黃公朱公易服行弔  
汪大參錢駕部主之陳公竣事至舟孝子茂蘭  
率諸弟叩請登輿至幔亭題主訖徐太史宋給  
事主之凡忠介公交契獨余篤老存其議皆與  
聞初太史拉余陪郡公甚懇余觀禮畢感哀榮

之大倡嘆忠孝之不誣天朗日溫有虔不懈而  
撫公郡公兩抱繼好適際病出不差日時湊會  
協心有異常格遂茹香再拜伏地長號幾不可  
起以情力罄之太史追思往事不可無紀因書  
以授周氏子孫俾後有所考焉

葉婦顧女紀略

葉婦顧女者係顧而永矢殉葉係葉而未歸成  
婦必冠以葉從女志也女名紘行四崑山文康  
公會孫文學女父咸建母張氏卽余長女也少

日廣齊

卷十六

三

詔令警敏賦性剛決每巖巖羣伴中年十二許  
字吳江葉工部紹袁次子偁偁字聲期諸昆比  
朗陵八龍聲期最超祖母父母鍾愛之擇配訂  
盟越六載嘉禮未備也然聲期每就試郡城輒  
起居余暨外氏呈其文卷英稱已藉藉閨聽卽  
閨範不踰閤左隣毛氏兩家姻嬣往來亦悉婉  
嫺葉心識之不淺屬郡試巧阮少年速蜚氣橫  
遂病病劇外父母深憂之女雖不言母已覺其  
心碎矣戒聞得計必勿以聞忽聞遂飲泣臥床

誓死不進勺水蒸崇禎乙亥二月廿五日事也

時父就試崑山未歸歸當有所白比歸已五日  
就床拊之曰吾許汝不再字矣許汝從母往臨  
葉婦喪矣許汝成服終身稱未亡人矣乃稍進  
湯飲置漱舟輿須乳媼抱持輿入葉門倏然能  
扶拜跪祖姑時年七十有六云吾忍死待汝一  
面無憾言訖痰湧遽卒姑沈初議除寢丙舍伴  
喪逾數月哭子哭姑竟卒女再縗服臨哭舅際  
居居臨諸伯叔長幼幾無所措足勉承舅命築

日廣齊

卷十六

一

室守志於家俟諸伯叔有子爲聲期置後足伸  
爲葉一念今踰二年所矣闢樓三楹另門作死  
關長齋禮佛病時時加損不愈計百日不能盡  
斗米不知生死時日若何也舅愛次子甚爲文  
哭之云有四異父誓文告葉亦言報計時前後  
有異徵皆美文詞善楷畫業呈兩邑同臺足以  
不朽

泌園史曰女素服余訓計聞次日余往視稍展  
側比聞作尋常語遂弗應聞諗之母母見其巾

悅不脫手意在贊決余謂講明有素意亦聽之  
乃父歸曲譬若禁始得臨喪成葉氏婦也及考  
國朝傳記粵張氏中絕子孤彌月嫂改適室  
姑勵志字孤終身不嫁後其孫孫繩官中丞冠  
蓋蟬聯甚盛既章氏聘婦未要先婢生一子婦  
臨喪子之孤綸官宗伯先以景泰間疏復儲顯  
名若是乎女貞不死厥貽甚大父論其從容有  
以也余獨怪古彤史載節烈大備而未嫁守貞  
不一二覩何耶卽今余居百步有底姓姚氏苦

貞廣齊

卷一六

五

志年七十餘經祁直指扁旌顧所居百武有張  
孝廉女亦然又崑王氏撫嗣諸生有聞又錫山  
馬太史婦氏笄年臨喪如葉偶見吳叔美息  
齋筆記又得浦氏十八字陳未嫁殉夫自殞方  
今所患士節不立乃婦德何其昌也宋人以禮  
法束人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然非桀責  
髻章與亂女也且未沃風化之耳而遽欲茹沉  
冥之苦難矣高皇帝孝教天下卽考衷服制  
一端同齊斬均嫡庶令女子欣欣有丈夫之色

聖人化導深遠夫豈一切責効同日語乎師此  
意以風勵何患士節不立哉泌園叟爲誰長洲  
張世偉也傳外孫女不當署名重其事且前已  
名厥父厥舅令觀者有所考云

### 丁未北行紀略

予以丁未春北行非予意也有間予當事者當  
事者甚之甚至煩白簡申飭予行詣且謝愆無  
足紀紀道中一二以貽好事知予隼然刺促中  
猶不廢我嘯歌也道出豫州宿中丞衙齋事須

月片齊

卷一六

五

迤往舍輿而騎蓋三月十二日也行三日月幾  
望走邯鄲道杏花正發馬時闌入花徑輕紅艷  
白飄拂纓帽幾不知轡勒之苦道傍謁呂公祠  
再行舍許月可加戎易善馬而馳出抵沙河一  
望曠渺予與從人及前導者凡六騎里許忽後  
一騎飛至從人愕眙至則故郵騎耳相與振策  
而馳馳急鈴驟旬旬殷殷野烟旣絕灌莽都盡  
白月印沙人影馬足蹀躞凌亂恍涉銀海而托  
迅帆隱躍點點可數也馳可三十里過沙河城

道益坦陀旁列榆柳合抱交枝月光從樹杪漏  
下龍蛇飛動與馬足爭捷于掀者三里輒傳訶  
此詞未書前詞已接倏忽抵順德樵樓恰三鼓  
矣易馬復走甫出郊月色慘慘俄而陰雲四合  
狂風北起沙石擊面手捫皆得橡實大六騎不  
能相屬又噤不可出聲正窘度無所休猛見馬  
首若有蔽者土垣頽然予乃下俟餘騎扣門得  
土炕假息天明視鬚眉衣帶間不知幾許硯礪  
須石酒澆之也數舍抵京月餘竣事而歸別有  
自廣齊 卷一六 二

而南則一水可航不復煩記錄也夫以余失意  
之人當事甚之可謂窮矣窮且益堅勁而得謗  
能無慨乎磨蝎守命昌黎以之太息唇不着齒  
廬陵于焉累欬然而先賢玉摧來哲振袂者彼  
誠有所挾持非苟而已也余才不配志而累過  
之其又奚怨獨此牢騷不平之中鞍馬無聊之  
際一花木亭臺之獻媚風雲月露之呈奇足以  
寄嘯歌而杼毫素者亦永懷而不能忘況乎  
宵之間以南人狎北馬不丙夜走七十里月朗  
月廣齊 卷一六 二

氣清體舒意得轉盼晦冥風石相搏人騎皆迷  
窅然喪我由此言之鬼蜮寓于笑談戈矛交于  
咫尺嶮岼之途風波之民如向之甚間余者又  
烏足問耶歸有叩余北事者予不能嘿而代荅  
之如此

### 辛亥北行紀畧

辛亥九月十五日是余出門赴京鄉試期也先  
是巡漕彭公以故交致余候禮余往謝從容語  
曰君北行費安出余發漕牌坐一民坐船可大

省兼載酒米余諾之會是秋有幽憂之疾徜徉湖山間繇杭道嘉讀書舊館沈氏沈氏仲貞正援例北上謀附同舟度九月往將遇凍收計從陸陸亦漕傳所通以書生偁受輿從費心竊不安循習以爲固然不能辭也抵京寓崇國寺僧官房余受沈氏津貼路費寓費各別沈傳富名用頗纖澁嘉有無行生費姓者戊冬載名姬餌之文酒盤桓數日迫歲歸無所得大憾之時亦援例抵京沈又泄其冬底事于交游間則益憾

自廣齊

卷十六

五

戟指渠取大張君耶造謠言以雲間進士習春秋者爲質的若與沈有成言而余與聞其議沸然謗騰壬子四五月間一日沈之戚吳君過寺道之沈大不怡遽病扁竟以其疾死京邸然雲間人不得入闈謗亦不行至八月臨場余遷寓同鄉劉君所初場覺充然有餘四經擬得其二夜半出場家童尚未擠候余詫曰若輩未擬吾出耶我今年乃確然中耳蓋出行所帶僮從兩粗作一通文墨最解事不幸四月暴疾死平日

與語曰汝輩但看我出場言中定中矣第三三日擾擾慮起或因衆贊增高不足憑也次日有見顧者誦首篇大畧余俱不謂然意得如初抵暮過夏長卿則誦首篇余驚出意外陡然寒慄不能歸坐夏對床夏曰君何自沒乃爾試誦之余誦次篇夏曰是必魁無疑首篇說大義已斷續不屬夏曰縱不得意不應落同人後扶輿寓臥余嘆曰余北上四舉矣第一科陪徐仲容第二科陪沈千秋第三科陪包儀甫今又陪夏長卿耶三人皆聲名意氣投愜又以文推余爲宿將者意愈不自得遂病瘡強扶終試三場正當瘡日由晚方來是日策完出日甫加午抵寓瘡矣亟于十六移寓崇國寺七日不食方以性命爲憂不復問場事廿四值余誕辰強起櫛沐禮星官已得寢廿五揭曉僕夫猶匆匆待報余曰無然闔戶酣寢至夜分忽醒時有敲門聲甚微啓之曰余報喜者知病勿驚但取火看錄我監中高門子也余強起隔牕入條仍闔戶曰

自廣齊

卷一六

五

尚早可安寢僕夫乃曰適間壁報李相公者大  
喧嚷相公不覺耶蓋李玄白寓左間壁先報也  
生平遇發榜日殊無穩臥至此者使夜醒病夫  
不增種種耶次日隨衆詣鴻臚寺報名知本房  
爲王季木幸出名家不知遂胎禍根也赴宴歸  
寓僵臥親朋來不能致語次日遷寓鐵匠御衛  
日強起微逐而情緒不耐毫無蹤跡于同鄉縉  
紳共貸得三十金皆不責償者前門賈豎素無  
過從亦毫不沾涉蓋舉後本房師全不受贊幣

自廣齊

卷一

三

舉宴設餼役諸費盡之五十金中較同事最省  
要之力竭矣是科承庚戌科後闈中不避嫌忌  
越房搜卷有之又本房與禮記房師鄒君各負  
文名相切密鄒搜一卷爲第二名童君治易經  
定擬夏長卿矣鄒君與西吳韓鼎元善夏是其  
甥爭拔之拆號乃童君也夏卽余所心折者以  
兩卷相提而論有分毫似否耶語大騰鄒君遂  
爲監試所叅場事不靖行且波及本房閱月而  
庚戌事發以韓王之不咸謂座師有挑構而余

與韓故交滋隙欲一網報之是時外論藉藉余  
同門孫初陽過謂曰兄僵臥非宜也當今卷錄  
部科兄多所相善可囑好護視之余強起語一  
二相知俱夷然漫慰曰此時方中一舉人謂遲  
謂低有之何皇皇慮此余不得請久而問一司  
官已爲有心人塗抹矣總以臥病不能與相爲  
人共商而前此費生所騰謗又不期而移雲間  
人者于座師吾鄉侍御遂併劉朱叅之時聞信  
十一月十六日也叅劉朱中連多人叅座師最  
重祇雲間兩生又未登榜候他人查叅間有指  
目余者多以貧生夙名縮手閱四十日乃得之  
嘉禾李給事蓋皆于議庚戌時隨衆畫題不能  
有效于西吳而牽人以解說者也此時科疏別  
有所指止帶叅不下禮部不得已上疏乃併前  
劉朱俱下法司矣一冬無聊每過會試同人寓  
輒慘然不自得入春仲過孟長小寓歸而嘿嘿  
忖度庶幾場後得解榜發無甚相知然余一生  
不得相知力亦無深望以次別歸孟長獨携襆

自廣齊

卷一

三

伴宿三日至三月初四送文姚登程不覺愴然  
有河梁之賦是年郡中登榜如周景文止一面  
俞君宣與孟長最厚行時申鵬之是後嘗拉余  
過寓見相慰勞者必以事遲定有公論勸余勿  
亟獨刑部郎沈公湛源慷慨發言謂張君事有  
三不可解一貧士夙知假館糊口一名士邑庠  
試目從不出三名且文名滿天下一端士素食  
且有盛名所至倒屣旅食從無寸楮干請具束  
修延教子弟者以得師爲幸何居乎而忽蒙關  
節之議也語聞同鄉不樂聞者傳上疏給事給

卷十六

三

事大恨曰嚮多有爲張解者余亦聽之如若所  
云吾反得罪耶起日而特叅疏發益特舉漕牌  
爲言也帶場事偶攻乘傳爲書生大罪向人曰  
吾得要領矣卽人有輕場事者吾必以是執之  
時五月十二日也忽忽至八月廿四日遷寓顯  
靈宮主余繫者司城劉君江西人以李侍御茂  
明言之甚有禮際十一月十四日間勘信從容  
出揭至十二月十七日而得會審蓋三法司各

自廣齊

卷十六

三

發其屬在坡隍廟對簿中坐爲掌河南道李君  
名徵儀宣城人夏長卿親家也李先過同人言  
張君素豈不知之朗誦幼刻諸文又夏盛贊庸  
義意初不惡但誇發時併媾余于夏李在信  
間終以素聞不能抹殺公論左刑部郎王右寺  
正曹意俱善然不出口李開談嚮余曰關節便  
難懸坐只汝與王進士有交人言汝拜門生送  
文看此是的亦不足諱蓋言之余仰曰王進士  
聞名是的渠家兄弟有相從者渠年小十歲聲  
名又在余後若王進士送文請教理應有之倘  
某先拜門生送文看此無廉耻之尤者如有此  
情便甘認關節不必左證李乃左右顧曰看此  
生至今尚傑傑乃爾那得不招人忌又取卷案  
再三閱之曰給諫疏大半篇文字俱爲驛遞此  
是情面事本院巡方時亦曾送人非于科場停  
罰必于驛遞求多我爲汝斟酌題覆何如余曰  
此憑上臺主張非吾所得與遂完事出具繇曰  
看得某庸義可慰孟義可中四經俱稱後場儘



佳但首篇委係文理不通又驛遞在科疏未經  
中飭之先姑勿究時余具揭有云嗟乎削木畫  
地誼士所悲捨地呼天壯夫深痛奈何冤毒橫  
加至此極也沉酣六籍而不能潔其名黼黻百  
行而不能免其身古今科目奇冤有如某者哉  
而座師出揭亦謂春秋生買禮記房又中一詩  
經生買橫還珠有是理乎揭布縉紳公聽給事  
皆置不答獨以驛遞持問官謂不大吃虧吾將  
復疏當事只得褫罰應之有揭抄傳論義出

自廣齊

卷一

五

衆謂據抄亦自佳何緣塗抹也但余以首篇失  
意致病幾殆豈神先告之乎同年卓去病聞余  
對簿語意極賞之謂必當筆以傳後益深疾盛  
名執贊之陋也至次年二月初三日于京畿道  
過堂初四疏上疏斥罰科覆試併叅語具如河  
南道指時主筆者刑部侍郎張公問達也余生  
平不辱理色至對簿皆好語往還劉朱牽連多  
人血肉狼藉余惟從一老僕顧得醉飽趨出人  
謂西吳事木奉 旨要須重勘當事原不欲重

致此案理或宜然然余終不忘侍御公好言慰  
藉亦錄平日記誦余文及長卿盛賞庸義雖疑  
謗紛紜尚未忍加毒手耳赴監領文三月廿四  
日出京此辛亥入京公案也夫諸生久負盛名  
至四十餘方得尋常一舉亦宜有一日之樂而  
前者五月奪其最得意之記室指使多所不便  
臨時大病奄奄一息勉供人事從無頃刻歡容  
後乃非意橫加幾不知所抵止可謂窮矣幸當  
時法網寬被叅提問猶得浮繫公館事之初起

自廣齊

卷一

五

左右緝事紛紛究無所得朋好過從無間且公  
論維持實多造意者牽于爲西吳本指亦竟以  
薄譴完之惟相意得曰今已四十六矣罰加三  
科應在五十外不當畢吾事耶雖然亦適當阨  
連耳壬戌乙丑彈冠年未六十也誰尼之不速  
輩耶但余嘗憎借用驛遞之不典引分固辭久  
矣會便湊合卒撫其禍此又余仰天追悔情極  
而無所問之者也

辛酉北行紀事

參謂南歸至于辛酉則三科期滿矣中更神廟光廟之喪再經洗滌後此罰一科兩科者俱得徵恩題試余于二月戒行舟泊下津橋文起仲容餞行徐餽行費三月初泊瓜洲時宋羽皇方館其富家于氏與余叙別放舟抵關如臯令李玄白有夙約當致京資余不耐親往令幹僕朱姓者往取訂待之淮陽發舟三日抵淮陽河干有去思祠姑起船稅居焉須之踰日不至無可得信後玄白信來知從未到縣則前發

廣齊

卷一六

三

已死渡河時矣船抵濟寧甫泊而奴信大亟移寓岸上戴生家生家尊人待客有禮生亦雋才居其書齋半月時已五月京信通乃復就道仍投顯靈宮寓監出手本送部覆試部疏聞得旨署部左侍郎吳江人余爲諸生時曾以公義事犯之素脩雅毗獨于余有遜言不較然余未敢心托也儀制即亦然每覆試部題本部覆足矣必盛集多官特開貢院則以前奉旨故其禮科都諫楊新從閩中來甫二日即咨往蒞

皆囑托所不及也間有詰之者曰是生能辯完卷不後詳語姓字啞然曰爲蘇州張異慶郭尚何覆試爲時七月初旬也監臨共五人中爲左都張即甲寅刑部左堂也左即禮部左堂周左次僉都王右爲禮部右堂鄭右次即禮科都給事中楊露臺設一卓面東一机坐是朝清晨公服趨進至二門設監門官一員禮部主政儀制郎居內提調監門者既點名索封鎖兩門鎖未具馳入順天府取之往返十五六里中坐五公

廣齊

卷一六

三

佇候未到到則日加午矣就坐出題禮部左堂主之出三題皆冠裳難措手者十日聯聯端視一生余不暇措思飛草謄真將加申上坐諸公問曰可呈卷乎余曰謄真兩篇半矣即取看傳觀次但聞贊不絕口周是主其事者口不言微見笑容張公曰曰已晏亟完經論可勿作周曰此卷須進呈當完卷亟取論題出處付看余急寫可四葉諸公曰足矣前呈卷時已命寫本人作奏至是見示曰覆試某生才華富瞻學力宏

深掌科筆也後以非覆試體學力下改一亦字  
余行謝禮諸公慰藉再三從來覆試所無中如  
鄭公王公楊公皆不知本末根因相對駭詫獨  
張公周公心知之張公慰藉獨殷以丁酉科汪  
公泗論相勉不進此一步負乃公矣策馬東歸  
抵孟長寓則孟長篝燈相待見而喜可知也凡  
臨時覆試諸故事上疏人俱在傍察伺無如此  
宴適者然半日四文又目屬之不能跛倚矜持  
殊甚且余素苦記誦小題章句多所失記未試

兩月前

兩月前

元

兩月前無不搜討少年時限日可畢此時年力  
不同一日止可半用兼之人事往來兩月間參  
心不啻百千煩苦也時京中相知無如景文孟  
長者景文交淺同諸逃聽者言覆試足難異度  
耶獨孟長篝燈相待語則適合余心耳疏上閱  
日得 旨張某准會試部公以難余故重勞諸  
老又費金錢數環且足爲監門官發噪

余猥負盛名朋輩雅謔謂如張異度明知羣  
中有異議否不虞壬子榜後沸然先粘帖諸

君皆免後竟以鄙人當之也一箭兩鵬當時  
自謂得計不合座師換房適看詩經卽驛遞  
事渠亦擬出樊陽孫公後知先任彭公故持  
之不力然本論科場竟移之驛遞本論關節  
竟移之文章三是四矣之云余辦揭歷指康  
成隔房卷爲証卒無辭駁之卽給事揭云原  
不坐賄囑也天下有無賄而咸囑者哉借攻  
擊之端行保護之計後終西吳勘局明明供  
出獨恨費生先爲無端涯之辭山東道中說  
此說夢適投之耳余存辛亥日記時地獨詳  
若辛酉直臆寫之故略簡默書旨兼惜精神  
苦辛更有倍之者客怪余供認驛遞余曰真  
終是真假終是假對簿不供何爲且學專自  
訟生平以名高媒忌業得酷報勉受驛遞原  
是余不獲已事古人懺除以飯牛不食手批  
其煩謂一生學力不到事況有什伯此者耶  
禮義不愆遑恤人言余今尚未敢遽以自信

戊寅冬自跋

周吏部紀事

吳郡張世偉述

小序

吳郡周吏部眞，千古間出之人。被逮而小民千百人爲鄉紳持香號冤，哄擊緹騎，至梟磔不悔眞，千古絕無之事。吏部死，詔獄甫一年所而

聖天子登極，偏郵冤死諸臣，吏部以六品官，超得全典，羣情具愜，千古冤橫之伸，眞亦未有

卷一

若斯之捷速者也。宜得高文鉅筆，照耀史冊，又必得鄉里知厚，能通其志，考其世之人，按次本末，克佐惇史，俾愧無似，然以臭味之雅，粗識去取，草創其何敢辭，竊惟世間名賢，有累牘不能摹其精神，煩益三毛，乃得之寫生點綴間者，卽唐忠臣義士，入韓柳兩大家手，筆何限，而張中丞傳後，段太尉軼事，獨炳煥千古，讀之凜凜有生氣，豈非提要者易，丁鋪文者難肖耶？偉才不足差擬，及觀唐記司刑

卿徐公如潘主簿好禮，盧舍人若虛，深有意其爲人，極筆闡揚，不以記傳而以論稽考，時地設爲問答，確不得與尋常持平者比，心竊慕倣，節據所見著之于篇，更其端爲五集，其成有七，豈云遽探驪珠，第于鱗甲爪齒間，當不至未覩生面耳。昔唐史載鄴侯傳，寂寥不稱，司馬公通鑑多取家傳，參入張中丞傳，舊史亦不足觀，新史採李翰傳及韓書傳後成之，今偉言斷斷不同，操筆者毋以非其人下

終章

遺于

聖天子旌卹之全典，考厥本末，庶幾足備萬一焉。

忤闕始末

人生麗于五行，卽有相尅相制相勝相害之數，存乎其間，天生地成而不可易，如周吏部于羣閹是已。吏部蓋生而與閹忤者也，司理福州玄黃戰血，戰勝登朝，乎號夫夫，一蹶而墜陷，奔摧拉，返于物極，覩見消雪，陰陽互乘。

無往不復。豈不然哉。吏部成癸丑進士。任福州。不半歲。值稅關高宗之變。至刼撫院。質三司吏部。以司理署縣篆。獨倡議。鳴鼓聲罪。不當牽率詣稅。解請命。其時視江廣抗關諸臣。例得逮。蒙

神祖特不逮。且徵閣吏部。遂得畢任。以異等擢今所稱官。

國家再更大故。

光廟德政。決不崇朝。循至天啓甲子。而閣禍作。

作繇魏逆忠賢。其夏楊副院璉。具疏數二十

四大罪。攻之始疑走險。繼則乘墉。冬十月乃

異肆。盡削楊某等諸大臣官。且議逮。甘心焉。

而吳撫周適疏攻閹黨。併被削。故事。撫院行

必有送序。序無敢屬筆者。吏部奮曰。削行最

榮。如周公可無贈耶。亟具稿略曰。人臣之去

留與國家之治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

輕議去。况議削。更以參屬削也。雖然。能奪公

以官。詎能奪公以名乎。公去而郡邑守有所

顧忌。不敢以身殉璫。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燄。翻一成之案。而卽今因公參得美官。諸人亦色沮心怵。負世大詬。海內仗節秉鉞之臣。猶必以察吏安民。挺特乎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

天子可也。文成無不嚙指。吏部憤發。顧此自如。時緹逮紛出。自楊某外。如左如魏如周如袁如顧皆逮。而諸君子中。魏給諫以清節特相引重。過吳門。時許女字其孫。言路訶得爲奇。

貨疏極挑激得

旨削奪。吏部閱疏語。知中怒深。禍不止。然久之而相應和。羅劾前周撫疏中逮斃者。則織閣李實疏也。故曰。吏部生與閹忤。若相尅相制。相勝害而不可易也。張世偉曰。偉交吏部晚。契在己未。爲福州最召時。相與言稅關事。指董司空記非實錄。偉初謂和解抗執。不妨互濟。吏部言稅關非叛直。以民變刼質救死耳。諸藩臬郡縣一心聲義致討。遂敢害大吏耶。

業已相率代質受命稅解而又欲掠靖亂名不審朝論不測使和者當之乎使抗者當之乎非獨此也士氣益卑闇習劫質利去異時尤而效之將然

朝廷大憂吏部具遠識輕徇人以官不輕徇人以名每談及輒介介不平以此觀送周撫院削奪序可概見若送序更難言之矣夫楊疏出後攻闢疏百即後來媚璫諸奸亦與焉何獨侈言吏部序嗟乎以其時考之可矣時

四 雜事

五

蓋乙丑燈夕也履霜堅冰有漸獨狂風怒號排山倒海無漸蓋先時衆正盈朝醴毒未發一得外廷宵小之助潰決稽天不惟庸人暗啞即素號慷慨者敢一字斥言耶吏部此時奮筆正非天結其性奇其邁以與闇抗不得嗟乎名以之成禍以之興殆斯序也夫殆斯序也夫稅闇事在往時吏部別有紀不錄錄其係近事者

逮行始末

天啓丙寅三月朔越五日邸報見

旨從張侍御永茂疏中波逮江陰繆翰林吳江周侍御即日官旂逮周者至郡止西察院越五日開讀先期索賄逾千金讀時侍御伏受詔桎械加項絆手足又二日賄足乃行金鼓導前驅侍御囚服步道中官旂乘輿馬夾之旁觀無不掩泣爬搔癢心心知魏逆所爲與朝命逮訊人情迥異嗣是無日不相驚以緹逮輒曰某日某時復至矣又曰某日已駐某

六 雜事

六

地矣又曰某日至逮某某矣大率指逮某某皆一時名負忠義被削奪者且意之曰魏逆將爲所欲爲與諸奸謀盡殺天下不已附者而後舉事其說大誣誣指周侍御事爲證又曰侍御行至某所毒死棄屍某所總之矯旨無俟獄訊民間多信之至月之十五而逮者復至漏下一鼓吳縣令陳懷牒詣吏部吏部慨然曰吾辦逮久矣因在籍削奪不得控尺五紆所欲言爲憾倘因得上書或得責數當

事倖諸奸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尚有瘳乎自榮厥行詰逮所不以昧而以明士民千百人哭從之呼冤沸天其不知所從來到處風日慘淡沉淪浹旬天意亦若與應者吏部初舍縣署衆從之縣署日立語對千百人稱說古今忠義勗勉後進毫無倦色謁而出者謂吏部不惟却恐怖併絕念捐獨以滿腔精誠庶幾電光石火之一照然而斥閹愈甚豈真望尺五上自有

天監

七

天聽耶撫按擬卽日開讀官旂責路如周侍御時數未易盈遂定十八日午刻吏部從縣署出執香哭者填戶溢衢從之西院則諸地方官皆在博十諸生亦在諸生抗言兩臺宜疏救惜不應官旂叱速讀且手琅璫紐械作勢將加吏部衆執香者哄起官旂拔劍擊或從後掣得乃踞請命掣者斬之曰前傳逆魏矯旨眞矯耶官旂怖死唯唯衆益信誼傳語擠排哄擊有死者是時諸士恐重禍吏部皆

先出吏部不得兩臺命不便出郡縣喻衆則云必及吏部于家乃可嗟乎愚民不達事變吏部不能若使來能徇若與出耶兵使者留歸空署中迄申哄小已次日兩臺合疏聞吏部日請急假護行間道歸死司寇當事不敢任且慮行時復變郡縣守令宿相信者就吏部共謀秘之居有頃以子夜出胥門別爲僞飾出閭門官旂踉蹌趨無復前輿馬鼓吹景象亦會陰雨衆不及聚乃得達時月之

天監

八

二十五日也張世偉曰偉讀史有所弗信弗信得人心異甚無間男婦愚黠者彼爲邦牧守相或然何足大怪獨怪窶鄉紳得之吏部筮仕未久七八年在外其爲德于鄉者三四年所耳算器飲食不能有所贏于人卽時爲伸抑裒益所及幾何一朝忤闥逮訊所犯非尋常仇對也舌出禍入然而窮巷卑門或爲婆泣或爲孺真蘇蘇相對掩袂壯者乃不勝拳胸奮臂遂爲戎首則今駢斬五人是已五

人生平無稱鄉黨亦未達姓名于吏部卽顏姓稍稍著聞不過市井之俠諸同志不死而令若輩死耶僉謂此舉殆有天意變聞而遂闢改計擬數月鏟除者以累年漸除之迄闢死緹逮無聞焉殆爲同志諸賢憫留如綫偉謂不然吏部之潔守峻節坦衷篤誼其得心貞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斬頭陷胸之五人不足表婆泣蒲慕之慨吏部得此死而名益光耳雖然總一天也

紀事

九

天祚

社稷借吏部以激衆憤見天下忠義之不可盡除也予以阻逆闢所欲爲顧不大哉

獄斃始末

吏部問行之卽日衆擬臺疏先報行期乃不報行期而豫報擠死姓名且緝諸哄擊者人心皇駭訛言益興士民鳥獸竄緝故不敢多及亦日榜散島合衆弗信信心所自忖至閏月訛旨傳而城中幾空其半矣顧日搏穎北

望爲吏部祈不死月之十八日距前事匝一月竟奉寬

旨大率言周某逮到當酌議小民卽日解散免究蓋闢初聞變亦甚恐恐阻絕租賦地不便爲所欲爲鄉衰家近懼延若誘吏部到京卽可從容塞責者衆喜紆死漸弛有識仍憂之意當時闢審懼變臺疏固以民情請閣議固持之不中變諸大臣言路固以爭微天之幸卽時事或不遂拉攏而闢焰障天時有是哉

紀事

十

且臺疏再上三上言漸得首事姓名地方且靖闢愈肆無忌月之廿五日仍下吏部詔獄距行時亦匝一月廿八日刑訊如常坐贓二千金并訊增千金特

旨如前獄死七賢卽獄追比家屬以比納懷金入見吏部坐獄庭中慷慨厲聲滋甚後得死更慘語具瞿給事葉御史疏中未死前五月六日適值王恭廠之變時獄情正急忽黑烟起京城隍廟且墜王恭廠廠故蓄硝黃窖中



火無從入得天火轟辰飛駁橫空遠及

大內獄所距五六里許墮石折柱亦亘黑氣應之是日圯屋以萬計傷人以千計

上天示變松異媚閭者輒指樂發問有言天變疏請議獄緩死亦不敢明指

詔獄諸賢廿一日朝天宮災爲京師第一

祝釐地禳火得火都民大譁擬闔容有悔禍心諸賢或不死而閹悍甚諸媚者與亦益甚乃更不如蘇城民變聞也不日

奏紀事

二

諭帖出各坐諸賢以罪于吏部不言賊顧多深文衆擬定死矣死爲六月十七日蓋不死追比先一日閹呼許指揮語出卽其夜死死狀獄秘不詳大約臺省疏爲確慘甚亦不欲詳也張世偉曰經建民變固也五月六日之變獄係多賢都人多歸吏部何哉蓋吏部增賊疏下在三日起限追比在七日天變夾出其間而賊加極廉寬易上口人人首指之良是獨異目擊號冤臺疏不及一字也雖然自來

閹禍無極斯時者地方官皆有死憂奈何尋常望之

中旨詰責渠魁臺疏卽指五人者應筆無剩語卒以梟懸結案未可抹此苦心獨謂此五人何歟吏部死六月十七喪以閏六月廿七日抵家舟行不四旬七月朔天乃大風風起連雨後自東南掃西北近海淹千百家水騰湧丈餘山中百餘年木偃仆殆盡大耋之老所未見也七夕邸報至兩臺諸公共秘之衆

奏紀事

三

疑臣測所指耳諸紳衿各辦死法嗚呼危矣幸郡守寇衆素所使稍露其端得小安然至五人行法之期人號鬼泣蘇城眞岌岌乎殆哉嗟嗟令風旱三日吏部舟浮駭浪中卽歸骨不可問且京都異變何與此風前後錯見也一小臣死而天人互徵吏部足死矣

捐助始末

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而史臣論贊亦有稱蘊義生風者然則義而不風亦其義之末

至也吏部奮乎一世之中而士民蒸蒸至捐其所甚惜意者殆有風焉初解福州任時弛裝可百餘金雅不欲變牖語人稍斥故所蹤舍傍矮屋二楹灌木讀書其中人謁之每坐談久清風颭颭無不惘然自失者衆計司理原非羶官然歲時屬縣有餽奉委行縣有餽晨召時諸寮各屬有餽卽署篆無繼染何得盡謝餽遺令交際都廢哉然吏部司理時寧得簡亢聲諸餽不啓緘立投刺離無令人門內者雖大條（此處有缺字）因（此處有缺字）佛憐憫當事而無可諫何亦繇清聲（此處有缺字）故用異等竟擢吏部自來吏部諸司有不通書贊得者乎且當時非有肺腑交扼要爲之推亦非有聲氣交居中爲之挽徒手得異擢宿習幾爲一洗任部操不加厲第當翔地操愈見餽遺數亦愈豐不啓緘刺辭名亦愈著先時諸司初入部時循默養重莫敢撓言得失吏部一無所顧于邪止消長名實混淆之際極口別白時時刻以

和平不輕左右袒以故名碩委心諸稍異同者亦隨聲和之無不稱廉平吏部焉天啓壬戌七月予告歸歸止行李四控取道中州交際贈遺不啓緘刺辭如故歸弛其裝無異司理時也性喜急窮交緩急無所怯然每以囊空羞澁止不三年而開禍作緹逮至時囊無一錢官旂京邸習廉各悉訪其所居見陋巷數椽湫隘甚勝心大減（此處有缺字）闔城紳紳及諸不識姓名士民無不懷金錢詣縣署投贈者不日得數百金吏部亟命親知籍記之官旂聞乃更索重賄屢淹其期賄日益增衆怒亦日益積不虞屆期決裂如是也夫士民向風慕義捐其所甚惜豈安然厭若屬壑耶張世偉曰偉竊疑世界盡爲金錢世界也卽今聖主加意洗刷欲挈穢濁而清泠之不審視近出都時其所懲革幾何私謂吏部不死仍佐統均之任予以領袖百寮風動有位盛治不

大有光哉。夫金錢既世所共惜。第財爲趨附資。不惜耳。輸以解禍。愚夫不爲。乃至填壑。靡悔。父勉其子。妻勉其夫。尋常居室間。思議所不出也。吏部前爲偉言。諸不啓緘刺辭者。亦有籍記。叩其齒與遠近輪助正等。嗟乎。同資金錢也。曩受爲趨炎附羶之資。今助爲旌廉表忠之實。天道往復。不疾而至。亦真有司之善取佳兵使傳。

詔獄懸坐。贖數應額。對郡縣計無所出。詢有

田宅可轉易否。

事

郡縣曰。田不百畝。宅則現存。兵使更感額曰。此蝸牛居堪直幾許。卽司理歸所斥旁舍是已。式其廬想見其人。應不悉聞風興起者。然不可謂非寢丘遺意云。

枉奏始末

吏部逮在丙寅三月。先一年乙丑八月四日。得倪御史劾疏。凡邸報抄

旨。每先全疏再日。獨此疏先疏後

旨。疏言吏部會橫著聞。出都舟抵潞河。貨重

舟沉。白鯨浮露。笑破人口。又言汪文言杖逐

歸廣陵。周某舟造之。又魏某逮過蘇。歡飲十

日以女許嫁其孫。深相結而別。他誣不足言。

弟許婚一事爲真。最觸閹忌。旁觀皆慮不止。

制奪者。吏部初見貪橫等語。大憤噴口肆詈。

欲籍行李數。并發道出河南。從陸不從舟。具

疏。旋因發舒素所欲言閹逆狀。如逮時。後見

旨下。洒然曰。求仁得仁。正吾今日事。蓋吏部自

乙丑冬。知逆閹肆毒。偶得所謂點將等錄。閱

通事

志

之未列已名。大以不與黨人爲恥。坦胸受矢。

罔亦無憾。獨其伏機太毒。如目中尚有

朝廷諸語。閹方謂舉世草靡。而間存崛強如

斯人者乎。卽御史一疏中。有就撫按坐贓者。

皆無恙。而獨逮無所坐之吏部。可知也會御

史別疏論御史夏竟逮死。夏蓋先年杖閹所

愛小閹。故亦授意焉。吏部每對人曰。倪御史

異日不當抵夏。御史命耶。語聞。固已眈眈本

已。而緣有察處甲榜。覲補上林簿。投身御史

幕中滿用吏部爲贅。相與引繩批根。其事日  
構。後羅入織監李實疏。除繆周先逮外。與遷  
撫周左都高御史李黃先後俱不免。張世偉  
曰。倪何人斯。卽京師所傳百叩御史者是。開  
罪門軍崔挈受責。百叩頭闕。皆貰之。此疏殆  
其謝過質耶。所傳汪之爲人。想亦古朱家流  
夸者。死權不足深論。一時名公卿交之。稍貽  
口實。獨吏部無一刺通也。聞汪頗心恨。乃亦  
撫入疏中耶。字魏。千古高義。古人割肉西市

紀事

二

之中。奠酒藁街之下。真千國典。未聞蒙私議  
也。御史雖甚糊心。豈惜于此。直非此不足大  
觸閹忌。殺人媚人。小人固無不至耳。若白鑑  
浮露等語。識者置之。一噤。雖然。謂山蓋甲爲  
岡。爲陵。夫奸雄欲爲所欲爲者。必令人手足  
易置。頭目旋舞。而不知。盛世有此章奏。豈細  
故哉。何怪乎織闥應和。悍坐居間也。

後序

偉紀吏部事粗畢。而皮筆自問也。生平不習

爲調。每舉人。踟躕四顧。惟恐溢情無當者。紀  
吏部津津言之。而不能達所欲言。且覆按其  
言而覺未肖也。何哉。真能爲人死亡。故能與  
人生存。其吏部謂耶。當許婚給事時。捺關。殆  
萬無生理。自謂爾日真可代死。語偉非貿然  
爲之者。然與給事清節相許。其襟期未全委  
也。自吏部逮死後。偉同人每相聚。輒自愧  
云。吾輩不審于世情交態。何如。然何敢擬吏  
部。令易地而處。臧洪同日。豈再計哉。且吏部

紀事

一

死。甌前後諸賢。小異。諸賢履尾在先。剝膚莫  
避。以死殉國。亦事勢之無可奈何。獨吏部身  
在局外。養高待清。何所訾其品望。顧不死不  
已。捐糜七尺。以係九鼎之一絲也。當時輳蹄  
北上。間有造廬問訊者。聽其慷慨議論。或毛  
立若履積雪。或汗浹如覆重裘。蓋舉世喑啞  
一人。昌言雖得禍最酷而

國家神氣所留。寧直千百之什一哉。讀漢黨  
錮傳。仲舉爲君之末。元禮作俊之首。汝南益

博齒爵不及諸賢。獨以義憤倍人生光黨籍。  
不啻凌陳李而上之。及觀埋骨首陽數語。則  
清風寄脉可知。卽此知吏部所處矣。嗟乎。漢  
祚與黨禍俱盡。今

帝命不爽

聖主當陽。戴盆見天。猶之反掌。

皇明非漢唐可幾。又非其章明最著者耶。吏部  
名順昌。蘇州吳縣人。今贈太常寺卿。稱吏部  
者。不獨以生時始終之職。傳畸人也。退不辭

純孝

九

諸賢之禍。進不藉諸賢之榮。仍其故稱。追痛  
往事。徵信止此耳。若夫稽譜系。詳謚號。高文  
典冊。垂之無窮。以俟載大筆。顯當世者。偉何  
容贅焉。

崇禎元年戊辰秋九月九日

王忠端公文集十一卷

〔明〕王家彥撰

清順治十六年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叙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之變天崩  
地圻亘古未有吾聞士大夫仕  
於朝者獨戎政少司馬尊五王  
先生殉死城頭可謂烈矣未幾

叙  
十

南都鼎建先生櫬歸舟過龍江  
上輟朝哭悼命太宰議卹贈秩  
宗議易名司空營葬兆有司者  
議上報可廼贈先生官係大司  
馬予世蔭賜謚忠端遣官護葬

予祭三壇褒卹之典可謂至矣

越今十六年今子賡恭輦梓先  
生遺集以傳不肖颺得讀而卒  
業因爲之叙嗚呼夫以先生之  
臨難激烈矢死殉國宜其平日

叙  
十

立朝居官必遇事爭先颺舉毛  
鷲或峻冷絕物孤立行一意使  
人不得而親疎故一遇大難奮  
然決絕耳而以觀於先生又何  
其樂易寬容溫恭和順坦然不

與物競而退然不爲物先耶先生  
繇外吏擢少郎晉掌垣歷僕  
理二卿爲戶兵二部侍郎官以  
言爲事職爲諸司長使其施獨  
行之意氣挾一往之鋒稜浩浩

叙三

而行人誰不望先生而靡者卽  
不然而先生官以言爲職當  
威廟嘗言路亦甚波靡儼訐成  
風間一稍稍立異鳴鸞使馬當  
時群噪亦何不可立名高而成

峻望者而先生屹然不顧也守  
一官盡一官之職建一言造一  
言之利鍵杜私門斷絕請謁人  
亦不知其掌垣卿貳者至於嚴  
義迸直露牘飛章必予人以可

叙四

受之罪應得之名而不爲鈎飛  
媒褻之語以賣君父傷國體今  
其章奏俱在使讀之者動忠厚  
之思而明職掌之誼官無越畔  
言不干和豈非朝廷之福而臣



下之休哉又先生事親孝處友  
恭宴無媒言居不褻坐發必本  
乎忠孝動必根乎性情讀栢澤  
集及甲申二月廿二日上封公  
企與諸子家書所謂不惻然墮

叙子

淚者非忠臣孝子矣今先生已  
乘箕尾從弓劍于西山諸陵間  
與二十四忠者友爲萬古史冊  
中完人謏使先生優游太平晉  
孤卿庸揆席容從坐論進退百官

奉身林下退老家園人亦誰識  
盡忠激烈有如此者先帝每  
對輔臣言謂先生細密端謹又  
謂真勞真清太常易名擬之曰  
端嗚呼唯先生之清勤端慎斯

叙本

先生之所以殺身成名也哉颺  
受先生國士知誼最厚而情最  
密先生常屢誦颺於蔣八公先  
生蔣公亦情相傾倒記癸未秋  
颺謁補京師先生挾颺候蔣公

會公入直甚急鳴騶已戒道矣  
先生急拉颺進妻蔣公於堂檻  
之下曰此余子也非有四瞳七  
竅君善視之蔣公亦携颺手大  
笑而別嗚呼何以得此於兩先

叙七

生哉因拔淚而爲之序

同邑通家眷晚生蘆中入余

颺頓首題於李愛軒



王忠端公像



王忠端公文集

目錄

卷之一

疏

卷之二

疏

卷之三

疏

卷之四

王忠端公文集

目錄

疏

卷之五

疏

卷之六

疏  
諭帖

卷之七

書

卷之八

書

卷之九

祭文

卷之十

雜著

家書

殉難遺言

卷之十一

疏

誌銘

公函

復啓

墓表

傳

祭文

題家書卷後

題詞

誌遺

王忠端公文集

目錄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一

明 甫王家彥開笑著



疏

救錢機山公疏

謹

題爲

聖裁已定

恩綸未渙謹合誠籲請以效將美事諛臣等辦事在

王忠端公集

卷一

一

垣見自前月以來

皇上好生德意臺臺有加蓋無刻非爲諸囚死中求

生之日也至如景輔錢龍錫業經刑臣胡應台

等專請荷有事關重大朕自有定裁之旨矣中

外諸臣不覺舉手加額曰有是哉

聖心如春黃鍾候至而氣自動固無待諸臣揣其籥

者計此炎蒸蘊隆之時定必有一日焉忽需

明綸如張鳳翔易應昌等之從夢想不到處而與以

生全者乃今靜聽越旬而

聖澤猶未沛也嗟哉輔臣雖負一日金甌之下

亦叨兩載

綸扉之班乃以八議議責之人不能與鄧邦漢王

惟善陳鑠等之速微饒死戒擬之旨復不能與

諸民犯王江趙二等微再加詳審之恩臣等血

誠用是迫矣不得不一言矣雖

聖裁淵深臣等無敢淺揣倘以事關封疆不得不借

罪輔以明法則千里逮繫羞播道途半載幽拘

俛首獄吏窘辱已極固銜倘至雖幽流崇放法

王忠端公集

卷一

二

不過如是矣若必使其囊頭屈膝偕旅囚而受

廷鞠以發其羞耻而後施恩龍錫從此以往身

名俱敗草木同腐雖知有人間羞耻事亦何贖

哉臣等緣是不爲龍錫惜重爲

國體惜矣唐貞觀時引囚至刺史鄭善果太宗曰

善果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伍乃聽于朝堂俟

進止夫念股肱而無弃蓋帷亮亦

聖心之所厯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

不蔽要囚古聖王慎刑思之審而裁之定如

皇上文華服念已越旬日

膚裁當久定矣渙德音而開湯網此其時矣臣等非

謂龍錫無罪也然而罪如四凶罪處之而堯釋

之千載之下服舜之明斷而不聞病堯之姑息

皇上前之置諸理者行舜之斷今之釋諸獄者行堯

之仁唐虞兩代之盛事固以一身都之矣異時

書之史冊謂崇禎四年某月某日

皇上於崇輔錢龍錫不加顯戮不同衆鞠

聖裁既定慨然釋繫豈不爲

王忠陽公集

卷一

三

聖子神孫觀揚之光烈哉夫君有美而不能將順臣

罪滋大用是不避鼎鑊竭誠僉懇伏惟

聖裁施行

崇禎四年五月初十日具題

明刑疏

謹

題爲

聖主欲行天地之德宜順陰陽之和乞

勅中外臣工及時明刑以共臻泰象事我

太祖高皇帝之諭輔臣曰朕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至

於刑法尤所關心

國家承平日久綱目疎濶內外相蒙釀成一不痛

不癢之世界

王忠陽公集

卷一

五

皇上赫然申以

祖宗之法一時大小臣工如呼寐得醒無不服大聖人

馭世之權聳懾者遠然而

天地之尊風雷震物正以不數爲威臣聞邸報每見

讞獄諸奏

明旨再三諄慎務求確律因歎

皇上之精思上符

太祖也我

太祖當日欽定律條非不知後世奸宄錯出罪狀滋多

恢網易漏而禹齔一鑄群邪畢燭律中既無遁情律外更無剩法允所稱仁至義盡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方今邊塵未淨詰奸宜嚴

聖明猶且慎重必期得情又况爲

皇上之赤子爲

皇上之手足有一不蒙

聖心之矜恤哉而諸臣猶未免鯁鯁疑慮何耶唐貞

觀間青州奸民爲難逮繫滿獄崔仁師奉詔覆

按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以爲平反太多

三才集

卷一

一

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萬

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

勅使更訊諸囚皆曰仁師平恕無枉請速就死

無異辭者

皇上好生遠陋唐宗臣願諸臣以仁師爲法共爲

皇上守此律也臣于是復有感于淹滯之宜疏追賊

者之宜速結也

皇上詳慎庶獄既有按月奏報之

旨茲當熟審屆期復蒙

天語寬恤京師取則之地豈容有未疏未結之獄重煩旰食之慮者臣猶恐法司之奉行未必盡體

皇上之德意而外之郡國諸吏又未必如內之法司

惕註銷之嚴限而次第舉也臣昔爲邑令每見

郡邑諸囚最苦莫如盛夏國土纍纍掃滌不時

暑氣相蒸疫癘枕藉甚有望涓滴之水如瓊漿

而枵腹瘦死者無論矣撫按刑官非不時行吊

簿但郡邑視爲故事不過應以紙上姓名是不

可亟爲清理乎至如賦私之應追者非行速追

三才集

卷一

一

勢必飽吏胥之腹充獄卒之囊扳扯無辜望門

攫詐以犯賊之名爲漁利之實卽有問官嚴禁

株害而至於桎梏經年家已傾矣賊于何措則

夫按情罪之重輕量產業之有無應追者速追

應豁者速豁諒亦仁人有同心也

皇上推恩以及四方莫若倣月奏之法令郡邑每月

將審定禁放大小諸囚報之撫按不時入

告有司考成宜以刑名錢穀一體殿最庶郡邑知

警民命其有黠乎凡此按律宜確淹禁宜清追

賊宜結與夫月奏之宜通行皆目前解網全仁

順陰陽銷寇氛而培

國脉者也伏乞

申飭施行

崇禎三年四月廿三日具題

三才集

卷一

人

儲才疏

謹

題爲敬陳儲才之要以收用人之實事今

國家才匱極矣而封疆爲甚每遇

廷推輒四顧躊躇冢臣閱洪學酌定邊才三款按

季發單博訪以備非時之需甚盛心也然兵乃

端門之學苟非預習于平日必不能猝辦於臨

時先臣高拱謂儲才待用法當自兵部始是也

今樞屬自職方之外叩以九邊之情事茫乎其

三才集

卷一

九

未有悉也此無他不習故耳誠立一

功令於此凡在兵曹之列者令其以講究邊事爲

日課而大司馬復嚴行省試之法以殿最之果

其於敵情之虛實地里之險易兵力之分合能

一一鞏然中綽者進而邊道再進而邊撫即於

是乎取之嘉靖時楊博之爲兵部郎也曉暢軍

情備知策狀當時

世

廟明於用人久儲而殊擢之故所至禦敵有功此亦

今日樞屬之榜樣也蓋在兵言兵猶之問辨問

織業有專司示以上意之所嚮未有不殫其精神鼓舞以赴者也不然既進之於司兵之曹而不使之習卽其人也習矣瓜期將及又他用之上無一成之功令人皆傳舍其官守欲責其爲封疆效一臂臣知其難矣至舊例兵曹一席非南北各部之起復者則各衙門之優轉者夫此皆爲人擇官非爲官擇人也臣以爲每遇該曹員缺莫若倣銓部四司例精選各邊各省之智略特著者肄習其中蓋以土人而指畫本土之

事其利病情形無不灼見萬一東西南北寇賊不時竊發司馬之堂集諸司而諮之將見不出戶而機宜畢晰因病用方診脉投劑撫勦攻守決策不爽其視局外揣籌者相去固倍蓰也此外有如經理兵事及巡關巡邊之臣與夫有事地方親履戎行之監司諸臣戎馬之場閱歷既真綜理必周亦宜擇其骨力強幹應變通才者練之以究其用果其資俸既深積有勞勲一遇節鉞卽與昇焉如是則人與事不患不相

習矣良工之製器也手與器相習則可以免血指之虞而運成風之技此亦今日封疆用人之明喻也更進而上之若樞貳之席原以備總督之選於巡撫中之諳練有聲清卿之曾別歷中外者添設數員協佐樞務以練習之添設一途在他衙門或不可開之以便人功名之徑在兵部不可不開以練人幹辦之才誠於樞貳之班濟濟有人使用人者朝夕耳而目之得以嘗試齊暇知其材具之所宜一旦九邊督撫緊急需

人隨才隨地爲之安置卽可朝發而夕至焉又何至臨時倉卒執燈索火竊人以所不習而至以封疆爲嘗試哉總之人才不可急求而兵戎尤在預習苟養之無素練之不熟雖有諮覈仍屬採聲試數自有遼事十三年來前此所用者非不諮而覈之經

廷議再三而後推之也而究竟封疆曾收一人之益哉唐虞之盛四岳共舉猶有失人故堯舜慎之其用人也必曰明試誠以採聲之不足憑不若



明試之確有可擬也

皇上試嚴頒畫一之

功令以兵部爲練才之地而於內外諸曉兵事諸

臣擇其於疆場曾著實蹟者開呈

御覽次第慎簡無事則練之部中有事則策遣關外

務使舉一人必期爲邊疆得一人之用如弋者

之必獲不許以邊才爲名令人借題濫膺將頗

牧不可勝用

聖明無煩拊髀矣倘此法既行循日於今未有奇才

王事集公集

卷一

二

是封德彝誣一世之人臣不信也伏唯

聖明爲封疆而

採擇焉

崇禎四年九月初八日具題

弘使過之恩疏

謹

題爲鷹揚之選既竣乞弘使過之恩以彰盛典培

人才事臣思免且干城何代無有特患彌天之

網未恢致英雄之武莫展頃者武關一事

皇上鄭重其典至於一試再試聽擊思將真不啻望

拔十而得五也本月初十日恭逢

臨軒

親賜傳臚微臣得與拜廳之列仰見二百六十餘年

王事集公集

卷一

三

創舉盛典側念諸武臣久伏艸澤一旦得叩

闕庭躬荷殊

恩感激之下當何如矢嫻韜畧勤燕然以答知遇不

但此也從來

聖王舉事每立少而觀多古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買

其骨而還者不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

皇上旣隆帟駿以示風勵將見播之中外傳之四方

無不人人競奮共效請纓此一百二十人之感

恩圖報猶有限而

皇上收修力驅場之効者無窮也臣乃知英雄以招徠而得治道以鼓舞而神即我

皇上因武關而重謹監試驗試諸文臣或下法司或勅部議或已經處分或未經處分

聖度如天夫豈有意爲苛繩哉當此時棘需人之際恨不得速摻韓白之俊以除兇敵懷布昭聖武而諸臣猶沿舊習不思詳釋

明旨以副拊解溺職之咎實燕可原但向當大典初行貔貅未得

三品爵公集

卷一

一四

皇上所急者在蒐才故治諸臣之法不得不嚴今

大典告竣猛士已集

皇上所急者又當在憐才處諸臣之法似不妨稍寬雖雨露雷霆莫非至教而諸臣既經困衡當必有一番悔艾與其概爲擯斥以重一時乏才之歎何如酌開一面以彰

聖明使達之仁從此諸文臣知

皇上不以鷹揚奮庸之選而弛犬馬蓋帷之恩共洗濯瑕疵圖收桑榆與武臣盡力鞭箠之下共誓

頂踵之竭必且感法行而恩益倍於以神鼓舞不測之機權而信文武並重之

明旨以造居圉無疆之休其在斯乎伏唯採擇施行

崇禎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題

三品爵公集

卷一

十五

更庸撫固根本並建儲才疏工科右給事中

謹

題爲三晉之庸撫不可不更留都之根本不可不

固懇乞

聖明蚤定廟謨并速講儲才之道以奏匡懷事臣觀  
今天下兵多於農而賊之多百倍於兵非賊多  
也農不化爲兵而爲賊則賊多矣兵不仍爲兵  
而爲賊則賊愈多矣即如晉撫宋統殷屢報斬  
賊數至八千有零賊鋒宜少挫矣何以津潞陽

三忠崇公集

卷一

十六

沁寧永吉隰諸處賊分四股且以十五六萬計  
臣同官呂黃鐘臺臣劉令譽等爲桑梓而疾呼  
催張應昌之到任求曹文詔之協勦至無奈而  
比例于川黔之設督而不敢以自我人居居之  
誼望統殷者意可知矣統殷膽碎於賊雖曰身  
在行間然賊西則避之東賊東則避之西以致  
兵不近賊一步一味搶掠助賊爲虐語曰賊猶  
梳也所至猶有遺兵猶篋也所至則蕪遺以不  
滿二千之晉地賊梳之而兵篋之尚得畱寸草

乎聞其中夜附耳與賊乞憐犒賞花幣不滿賊  
意且擲而庭唾之噫積輕而受辱亦已甚矣見

奉

明旨着督臣張宗衡速行勦定夫督之於撫也如左  
右手若督言勦而撫言撫恐宗衡之獨掌難拍  
也且不見山東之事乎萊陽八月杳無解期自  
皇上另簡撫臣力斫撫局一意議勦而賊勢頓敗臣  
非謂十五六萬之賊必責之盡血之乃而愉快  
也兵法必勦而後可言撫統殷暮氣奄奄魯縞

三忠崇公集

卷一

二

難穿若復因循視事此舊餉加派盡數畱用者  
皇上投醪之惠徒爲統殷媚賊之資財盡而兵益散  
幾無晉矣臣所謂庸撫不可不更者此也畱都  
爲

陵寢重地自齊魯秦晉楚豫以及閩廣滇南無處不稱

兵稍安戢者唯此一塊土爲

國家奠根本乃今江北之民斃於其魚江南之民  
苦於暴虐閩漕臣李待問按臣饒京諸疏高竇  
海泰之間飢民千百成羣盜艇數千結纜至穿

鱗衣張黃蓋刳司印幾成燎原之勢萬一東方  
餘孽以海爲逋逃南指而號召之羽翼一成憂  
將滋大況水犀之師業已盡沿江之樓船破浪  
而援豫章內地單虛則軍民易動查畱都舊制  
南有水卒以扼江洋之險北有陸卒以扼淮鳳  
之衝先時樞臣屠楷曾上封事增邏卒於新江  
口增墩臺守軍於浦口以絕登岸之謀而斷入  
江之路是不可不

勅樞臣唐際盛漕臣李待問按信地而嚴防依舊制

王忠端公集

卷一

七

而更飭於勦捕之中行解散之法仍令樞臣傳  
振商居中而振營衛以壯之臣所謂畱都之根  
本不可不固者此也至於制曠者因人今日戡  
亂需才亟矣臣猶憶數年前諸臣之領赴功名  
者每談陰符孫吳諸書無不髮豎眉舉今且噤  
口不敢齒兵事以杜人之物色矣即如司馬一  
席發單諮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茫然  
無敢措一筆也夫市駿骨者千里馬至人才唯  
上所鼓臣不敢誣一世而無其人昔

廟明於用人篤於憐才先臣王守仁時尚未仕見邊

烽甚急

詔舉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法每聚果核以列陣號  
故一出而平宸濠茶寮洊頭思田諸難其時用  
間用剿用撫自守令以下皆爲將帥所謂得一  
人而千萬人皆可使然

皇上必欲爲收拾人才計莫如蠲細故以示鼓舞從  
來樹人之道猶樹木然樹木者乘芽苗之時爲  
之摧折焉翦伐焉畢世而不得棟樑之用者也

王忠端公集

卷一

一

今臣于無一日無過之人

朝廷無一日不懲之法安所得竟一事練一才以爲  
封疆用手臣所謂儲才之道宜速講者此也夫  
晉地於天下爲脊於

神京爲臂畱都其本也伏願

皇上念脊臂不宜斷削速更庸撫以完剿局根本不  
宜動搖速

勅綢繆以舒南顧更乞於人才早

賜培植俯加愛惜將鼓舞之下卽有如先臣王守仁

者項背繼出爲

皇上效敵愾者矣毋謂今人之遠遜前人也伏乞

裁奪施行

崇禎五年九月初三日具題

三忠齋公集

卷一

八二九

閩省海防疏

謹

題爲閩事亟需綱繆策海宜防再僨事臣觀地勢  
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溝不洫因歎臣鄉海  
墾地如巾帨民耕無所且沙礫相薄耕亦弗收  
加以年荒賦急窮民緣是走海如驚長子孫於  
唐市指窟穴於臺灣橫海鴟張如周三李魁奇  
鍾斌等其最毒者也幸諸賊相繼殄滅爲年來  
俄頃之小康不謂近日劇賊劉香徑迫五虎門

三忠齋公集

卷一

三

掠閩安鎮幾搖省會計自漳之福清至省不知  
歷幾寨幾遊而中左居漳泉兩府之間爲全省  
之門戶誰司信地聽其揚帆直趨一至此乎撫  
臣鄒維璉視事三日慷慨擐戎申明軍政而賊  
舟乃遁初圖方略卽以復

祖制修樓船責成守令爲第一義此真今日對症之良  
劑也臣請以歷來

祖制約略陳之

國初有衛所軍無別兵有指揮千百戶無別將母

論戍陸皆軍卽烽火小塔南日活嶼銅山五水寨之舟師無非軍也而統於各衛之指揮謂之衛總至嘉靖四十二年撫臣譚綸總兵戚繼光題復舊制每寨設福哨烏槳等號船四十餘隻於五寨中分二哨屯大洋賊船必經之處其餘各寨附近緊要港灣則分哨以防內侵又於道里適均海洋定爲兩寨會哨之地北抵浙之金盤南抵廣之柘林聯絡互應戈船相望萬曆二十四年撫臣金學曾委分守張鼎思都司鄧鍾躬

三忠齋公集

卷一

三

閱信地復請添設崧山海壇涓洲涪銅玄鍾礮山臺山澎湖諸遊於一寨之中以一遊真之錯綜迭出雖支洋旁灣無不撥焉自昇平久而額軍額船頓失舊制指揮千百戶等官足不踰城而會哨之法遂杳然矣至因而選民兵募客編鄉兵又聯漁兵業與軍而五矣夫昔之爲軍者一而可以殺賊今之爲兵者五而藉愈虛賊愈熾談海事者所以長太息也按舊額而復之依分哨會哨法而核之籍民兵客兵而簡練之

鼓鄉兵而勿以官驚擾之復徵沿海四十二灣漁兵之乖覺者厚其犒餉令偵賊所在昭各邊夜不收例以爲海上耳目而預制之皆今日不俟再計而決者也臣每歎海上之不可爲者背因噎而廢食卽如臣郡南日設寨以扼外洋後因漲海無援與烽火活嶼等并徙內港三江原設指揮一員領汛兵一百二十名駕船六隻後以無益防禦議撤今南日民之居且田者業成土著一方生齒可弁以資賊乎三江門戶蕩然

三忠齋公集

卷一

三

賊艇乘潮卽抵城下可竟委之燕倫乎舉此二事而海上之處處宜料理者槩可知矣至巡司之與衛所並建當日江夏侯歸德與念環海疎節濶目乃於衛所隙處設四十五寨城射手百名以資邏警弘治十四年按臣陸倕給裁三分之一後復抽扣充餉復裁數以餉水陸兵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基布於寨與遊之間懸軍擗羽聲執自猛今寨旣鞠爲茂草巡司官無專職延挨年月二三

兵勾攝他事以爲生涯餼羊之意已無存矣爲  
今之計莫若以本寨原餉仍募土民以充射手  
之數專令教司肄習弓矢之外不許妄行勾攝  
恣爲侵漁卒然遇警賊少則率此以應賊多則  
糾合各寨將所轄一方之水陸等兵共堵擊焉  
撫按巡臨則令其與衛所軍兵嚴行較藝以爲  
巡司之勸懲如此則官無虛設兵皆實用無地  
無親賊之人矣說者以爲兵復矣餉於何措夫  
三十四萬九千一百有奇之額餉固自在也諛

三思齋公集

卷一

三

部體

皇上垂念海藩必無爭執之理臣獨不憂無餉而憂  
無穀夫

明旨嚴諭積穀非不三令而五申也獨臣鄉歷年米  
珠既無餘粟奸人勾引接濟內地益虛于是有  
司不積穀而積銀吏胥因緣爲奸官在則有銀  
官去銀仍烏有預備常平之倉幾非爲臣鄉設  
矣臣觀萊城殉節之朱萬年與賊相持者過半  
載城中壯丁計口授食不譁不亂至解圍日尚

贏一月糧臣鄉與東萊同在海濱似此空虛萬  
一警至閉城三日即內潰矣所宜亟搜歷年存  
積之銀盡數買穀此外設法多蓄硝磺器械以  
備亟需仍令查盤清覈撫按報命永著爲殿宸  
者也戚繼光之平倭也鷄鳴摩食殲厥無遺故  
至今倭猶惕息其餘威以犯華不利爲戒今賊  
且生生不已矣猶可畱撫之一字以爲海上之  
傳燈乎自賊飽而陽以撫愚我將飽而陰以撫  
鬲賊於是旗鼓雖設壁壘雖嚴而賊之去來動

三思齋公集

卷一

三

靜未有不先通消息於將者兵乘賊至則引下  
風以避之賊去則尾其後以送之抽矢扣輪以  
發虛聲遮嚴商艇以當捕擊海波尚得有晏時  
乎惟曉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殲以斷行間之觀  
望則將無所利于賊金粟馬羊之糧去而後陷  
陣死綏之志堅矣臣念昔日之賊沿海肆掠今  
日之賊到處登岸設梯攻城披猖之勢更可寒  
心不得不亟復舊章痛洗積習以爲環海金湯  
究竟一言以蔽之無如撫臣鄒維璉責成守令

之爲本論也坐漏舟而同心共濟海上諸務未  
有不可殫然舉者也是在

皇上嚴

勅行之毋使汪直徐海之亂再見于今也

崇禎五年九月十六日具題

三忠堂公案

第一

三忠堂公案

奏循職掌並救失火諸臣疏  
謹

題爲失火諸臣久繫未結燒燬草束久延未補謹  
循職掌懇

勅諷衛蚤爲審明以應陽和以完儲需事諫臣等自  
受事巡青以來每惕於軍需之不易與監督諸  
臣刻意砥礪日相戒勉以錢糧則兌發必清楚  
以草料則催辦必及時至於嚴禁牙稅之抑勒  
不以官累民并清草價之宿逋不以官妨商格

三忠堂公案

卷一

三忠堂公案

遵

明旨業已不敢不設誠飭行矣所最難而日費叮嚀  
者官買伊始事屬草創且草束零星繁漫每場  
動以數十萬計非若銀錢米穀之可以法馬釜  
鍾逐一爲平準也幸而泰維黑欄諸弊先經

明旨拈出嚴行飭法臣等得以藉手而振監督之朝  
氣洗官攢牙紀之積習然苟非一一經心目即  
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虞於是逐束而抽驗歲同  
簡髮而櫛逐堆而嚴覈燕異數米而炊每日草



場與監督諸臣并轡交馳手眼互用舌敝唇焦  
尚鯁鯁然疎失之是虞而毋敢即安也因是而  
思舊巡視臣馬思理高倬與監督王淪初江之  
遠等之罪雖難追情寔可矜焉當諸臣經理梁  
草之日已屬霖雨泥濕於是旋而白氣蒸烟數  
十萬儲峙目不行細察察不及周詳且謬以藁  
枯之中最賤莫如草竟忘黍稷包藏之弊反爲  
一二狙僧售欺諸臣之罪無可道者此也倘若  
別有情弊則是以衣冠而懷踴躍之行毋論思

三忠齋公集

卷一

四

理高倬等向在班行曾以廉耻自飭

皇上明炳日月雖萬里之外有如階前豈諸臣于  
輦轂之下事關軍需而敢以身試法以察奸者爲  
府奸乎今者俛首析楊之下楚囚相向已自夏  
徂冬愁苦呻吟懲艾無及幽憂成瘵醫藥莫備  
加以嚴寒砭骨倍覺凄其易之象曰山上有火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雷雨作解君  
子以赦過宥罪

皇上德周犴獄速讞釋淹奉有屢

旨况今陽氣初復群物咸滋乞

勅諒衛養爲審結以飭法行仁使播之邊圉知軍需  
所在雖東錫束楚而必問則無不震疊於

皇上之法更傳之臣子知繫臣無狀亦缺帷幄蓋之  
必矜則無不相糜於

皇上之仁順陽氣而奉若天道無踰此者且如北新  
場燒燬過草九萬二千束濕爛草三萬六千六  
百五十餘束各商原欠草八萬一千八百七十  
九東西城坊燒燬過草八萬六千束原欠草三  
萬七百一束而耗草之數不與焉計兩場燬燼  
之灰與夫未完之數莫非軍需歲額連月以來  
未見作何抵補唯是此獄早結一日則額草庶  
得早補一日過此以往歲事崢嶸轉盼春及又  
非蓋藏之候竊念兩場火燼只爲收買後時以  
致釐收不戢惕往事而戒前車寔臣等職掌所  
關夙宵靡寧用是不能已於籲  
請而非敢爲諸臣饒舌也伏唯

皇上詳察

三忠齋公集

卷一

四

勅行臣等不勝懷息待

命之至

崇禎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

王忠端公集

卷二

王忠端公文集卷二終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二

明 莆王家彥開美著

疏

馬政疏

謹

題爲謹因巡青備陳馬政乞遵

祖

制修復以奏中興安攘大業事自昔周宣以多難中

興其時東征西討南勦北伐如六月采芑車攻

三忠齋公集

卷二

一

吉日諸篇所稱大抵以馬力制勝居多

皇上憤奴桎之不庭寇賊之未殲日討問政而申飭

之且發帑十萬帑駿西陲卽如解到茶馬至勤

乘輿親爲臨驗比物蒐乘直欲舉周宣四十六年

之業一旦致之臣叨役巡青與有數馬之責仰

見

聖明樽節愛養覺內之

御廐外之壩大二十四房不外節與生兩端已同

臺臣周堪廣另疏

上陳矣然馬政之應修者不獨此也請畢其愚我

祖以武功定天下于馬政尤獨詳初都南京宜先守

淮故于淮南北之間立太僕寺於滁州繼都北

京宜先守關故于關東西之間立太僕寺於都

城復設遼東山陝甘肅行太僕寺苑馬寺以分

理之內地牧于民外地牧于官且益之以茶易

之馬于以弱虜執繫番心充

國駟真洋洋

聖謨矣母論宣弘間馬稱盛即至隆慶初太僕種

三忠齋公集

卷二

二

馬尚額存十二萬五千匹而邊馬尚幾二十六

萬何今遂寥寥也則今日南北太僕寺非其舊

矣查南寺額馬盡改折色歲徵銀一十八萬六

十餘兩草料銀三萬二千四百兩北寺歲徵本

折銀四十三萬五千九百餘兩草料銀八萬二

千二百餘兩無論不敢遠擬原額馬數之盛且

民間之畜馬有限

朝廷之市駿無窮該地方之所出者幾難供解俵者

之所買矣又不但此也民間俵寄愁費數倍一

允京管輒利倒損

高皇帝種馬課之有司而今之買馬寄之市厝

高皇帝十餘萬馬計種青駒歲課其生今入少出多歲

課其死舊寺臣賀世壽所稱臣等幾許辛勤博

得一具馬革斯言真可爲浩歎也矧萬厯中折

色積銀猶千餘萬節年那借一空而又歲發各

邊馬價撫賞四十餘萬即如薊鎮年例已發至

七年長此不已恐飛黃銷而白蠟亦盡矣今種

馬既未見議復亦當令軍民盡行畜馬以廣上

三忠公集

卷二

三

生官不許抑價勒買至附寺主俵寄烙兌車駕

司主驗割開支下粮廳主支給扣截亦當互相

關會嚴爲稽覈庶一馬猶得一馬之用也則行

太僕寺苑馬寺非其舊矣查行寺主邊衛營堡

及府州縣軍民騎操馬印烙課較而苑寺則專

監苑官收每寺六監二十四苑上苑萬匹中苑

七千下苑四千東自鴨綠西抵松藩按籍而問

之皆可數馬對也今惟存陝西苑馬而行太僕

多以司道兼之計苑寺見馬不及四千匹而三

鎮防秋勦賊咸取給焉今復歲增中京馬五百  
匹無幾畱良矣

成

祖初設苑寺勅西寧侯宋晟等曰凡回回韃靼以馬

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馬則盡市之以給四

祖

宗之嘉意苑馬孳生如此今宜急補種額四年課其

兩駒至萬安等七監虧損馬數積年以萬計監

正等官褫罰不肯然寺卿道府豈可以倖微寬

三忠公集

卷二

日

馬者夏庠冬廡今荒塞窮軍陶復莫居赤日嚴

風之下灼膚墜指愁苦非人軍宜如此馬可知

矣勾補萬六千餘額厚加拊卹教以如法餒養

如先臣楊一清議每歲給軍操外可常牧馬

三萬二千五百匹庶一苑猶存一苑之實也則

京邊牧地非其舊矣查兩京孳放草場共六百

七十萬餘畝今僅解子粒銀四萬五千餘兩耳

各邊草場查嘉靖乙卯年清出陝西苑馬荒熟

地共一千七萬七千餘頃隆慶五年丈過熟地

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頃諫寺分別  
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今年久失額宜令風力  
道府按冊清查以爲牧地給軍即不然亦當令  
其照地徵租爲買馬孳生之用復懇

功令聽有力者出貲開荒三年之內免其起科庶  
地無遺利岐幽涇寧之間唐之八坊猶可復也  
則茶馬之制非其舊矣洪武中三年降

金牌一次番人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體  
尊法嚴茶乃足貴自

三思齋公集

卷二

五

金牌制廢招商報中招番易馬名曰招易然而茶  
禁既弛私販盛行至園戶之採茶市賣也則有  
弊篋戶之蒸茶裝篋也復有弊加以出陳易新  
年深月久茶味無存于是番人利於私易不貴  
引茶而貴馬矣況今各邊市駿盡在寧洮且歲  
徵京馬一千五百匹馬數既倍而茶課僅二千  
七百餘兩倘不設法清釐官茶愈滯番心漸攜  
誠復

金牌差發甚善必不得已亦當嚴懲私販嚴戢

篋二戶之低假庶諸番望茶如渴長就羈縻此  
又制西番以扼北虜昔人斷匈奴右臂之策非  
僅僅茶馬之利已也慨自奴虜之勝兵在馬彼  
其介而馳者一匹縱而牽者又一匹而我兵以  
馬較步十未及一且強半皆羸駟也况自東中  
二協爲奴所乘額馬損耗殆盡而各鎮又以入  
援失額市買驍勝牧養練習以資實用固宜

明旨之諄諄耳夫巴哇諸族固多駿種冀之北上良  
馬生焉徒遠索於外域而不近寧於內地則緩

三思齋公集

卷二

六

急何賴即孳馬於內地而不恤馬於軍中雖椿  
朋何補所詭苦而可念者養戶之皮骨僅存乃  
調兌者未出門派養者又繼至官胥刻之追呼  
既不能瘠其身以肥馬窮軍之月餉幾何將領  
股于上胥復尅于下命膏脣層嚙盡復不甘虛  
其腹以果馬則養民以蕃馬飽軍以騰馬又固  
政中治本之論也伏乞

皇上勅行部寺茶邊諸臣于俵寄牧易之中講求可  
大可久之策

舊章何以復害馬何以去條奏以憑

聖裁設誠力行庶牧圉有起色乎不然以不生不息之馬供日倒月損之用邊臣日執券以索之太僕將太僕窮茶苑歲課額以解之京師將茶苑亦窮至不得已而商互市之下策夫戎人本事鞍馬其權易漢物者非驚必病豈肯以良資中國哉司封疆大計者可以深長思矣

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這條列各款有關牧政着該部看議具奏

王忠肅公集

卷二

六年七月初四日兵部題覆前事奉

聖旨馬政係軍國重務年來耗損空虛皆緣孽養無方弊蠹未剔奏內酌覆諸款乃恤民恤軍等事俱依議嚴飭各該衙門實圖整頓務期驍騰蕃息崇勦有資不許塗飾塞責

禁旅係觀瞻疏

謹

題爲禁旅係中外之觀瞻征調乃百年之曠舉乞勅萬全制勝以建威銷萌事我

國家設營兵於京師即漢之南北軍所以資爪牙而重根本

祖宗立意至深遠也歷稽往牒以

孝廟時之全盛欲調營兵以征寇而大臣謝遷劉大夏

等猶惓惓以居重馭輕京軍未宜輕動爲言誠

三忠公集

卷二

重之也乃今流賊侵豫近畿

聖明念腹心重地塗炭已盡既允部臣張鳳翼之請復允總臣李守竒等之議慨發禁兵六千統以倪寵王樸兩副將刻期啓行矣舉百餘年未有之曠典而

聖裁不俟再決督發復不踰時

皇上張皇六師之盛心海內實共見之語曰

天子之師嘗如堂陛望氣而靡是役也本允塞之王

猷挾赫業之

明命有征無戰臣知制勝有其本矣兩河屠毒徧野  
成燐謾書無忌人怨家憤是類是禍四方無拂  
况茲虎賁益切同仇臣知制勝有其志矣而練  
之千日用之一朝超距之力憤盈欲發恨不得  
一當以紆戰酣翹然表異臣知制勝有其氣矣  
雖然今日四方苦兵盍矣有經過掠搶之苦有  
枉道打糧之苦有駐劄騷擾之苦即如山右被  
賊諸邑至有公然持公文投遞日本縣境內無  
賊不敢勞兵將征剿者今恐百姓介然負晉民

三思齋公集

卷二

七

之痛者畿豫未必不猶是也然皆一方一鎮  
債賄徂卒踈遠自恣紀律不臧宜受顯報臣等  
恨之不足道也京兵身居首善宜近奉

朝廷之法遠爲邊腹之標苟非過師枕席秋毫無犯  
不足明六師之重唐建中時詔發京西防秋兵  
萬二千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之獨神策將  
士不飲其將楊惠元以爲其帥張巨濟戒之曰  
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懽苟未捷勿  
飲酒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鉅望

不發夫如是尙肯爲騷掠乎是亦管將飭兵之  
明驗可師也兩副將親承敬戒之命歷觀古名  
將如楊巨濟等之以愛民爲報主當久已書紳  
佩服况赫赫

簡書臨之耶夫禁兵出剿道路父老當有身閱百  
年未見者幸須臾無死得觀盛事加額非常倘  
若稍有嚙戰亦震驚非嘗倪寵王樸二副將來  
自

天子所其當以此爲第一義乎且管將而加總兵職

三思齋公集

卷二

十

銜受命專征榮寵盛而責任重矣庸此任者在  
不以身貴而賤人不以獨見而違衆視民如卒  
視卒如子赴難則以身先之有功則以身後之  
庶幾能爲

皇上辦此賊也乃今之張賊執者皆曰賊擁衆數十  
萬漫山匝地其來無數然多擄掠脇從之衆其  
驍勇善騎射習行陣者度亦不上數千人何也  
今日佩刀之賊原即昔日買犢之民也年來官  
軍之病每軍當臨賊則賊驅脅從良民與之對

敵並所掠財帛婦女弃其半徑自逸去以誘其  
心而淫其志于是真賊已過一遇良民則要而  
殺之以報級者甚而首級不論真假爭取以相  
殺者復有以首級爲貨售於不復行間之人者  
比比是也幕府之功日上賊有掩口笑耳今宜  
一切嚴爲禁止蚤定軍前之賞勿貪目前之餌  
而倖一時之功蓋捐小利而後可以集大勲嚴  
妄殺而後可以享休美查正德六七年流寇如  
劉六劉七等之所以被猖數省蔓延無期者正

坐貪餌倖功之爲債也反昔日之所爲則時雨  
來蘇之師也賊自不足平矣而臣所望於

皇上者人君之感人莫易於言故有一紙賢於十萬  
師者

明詔之足重也年來

皇上鄭重絲綸誠慨然渙發示以中原塗炭命將專  
征爲匹夫復仇至意將見

詔者一布無論兩河三晉士民感激奮當有自辦  
禾糧號呼其父子兄弟籍名郡邑以爲義旅者

即諸賊中亦當知釜遊無幾解甲思散而無敢  
一逆顏行請膏斧鑕有征無戰未有不繇此者  
方今逆叛既合水陸並舉狡謀叵測臣等聯視  
營務深惟

祖宗之初三大營官軍至於五十六萬而復益之以春  
秋兩番十六萬之班軍踐更訓練厚集其執是  
以天下護京師也自肯豫不戒太行單懷之域  
皆爲賊穴以曹文詔張應昌之長驅而賊如故  
以左良玉鄧垹之分勦而賊亦如故至使

聖明赫然震怒惻然深憂撤羽林伏飛之徒供郡國  
鵬勦之用爲匹夫而申

天討

朝廷之仁覆已盍但以頭目而得手足臣子之分憂  
謂何兩副將成師而出唯當唯敵是求速奏者  
定先賦無衣旋歌鐘鼓俾將蚤歸府兵蚤歸營  
以毋負

聖明軫念腹心之意復不失鄭重根本之圖則此行  
試



禁掖之兵於烽燧之地又安知非神武不測用以

練其膽而定其志以爲異日捷逆殲叛之權與

乎伏惟

聖裁施行封疆幸甚

京師幸甚

崇禎六年六月三十日具題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三

脩戰守疏

謹

題爲逆叛之情形孔棘戰守之實着宜圖事年來  
策東事者皆敵急與急敵緩與緩豫立不固道  
蓋未聞也間嘗讀兵部逆插情形叵測宣雲積  
弱堪虞一疏于兩鎮各募鋒兵一萬予以雙糧  
必使人皆受甲而又於閭閻密挑精兵二萬以  
備臨時應援業久奉

明旨着該督撫鎮上緊料理不許玩泄誠遵是而行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三

之庶幾有着數矣然中國之最苦者在備多而  
分寡而敵謀之詭狡者在聲東而擊西樞臣張  
鳳翼先從邊陲來敵情之揣摩宜熟兵力之分  
合宜悉何地爲必繇之道何地爲可伏之兵何  
地爲可楮之草何地爲可毒之泉豈可無計預  
爲處此以使之隻輪不返乎雖然今日之事戰  
亦未易言也要着莫如守宋景德初契丹告急  
羽書一夕五至寇準昌言戰者也至其勅諸州  
也則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爾浪戰但失

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即如邇者靈州之後  
雖幸聳於督臣之威插旋出境然使當日撫臣  
耿好仁師寇準之言豈有賀虎臣辱國之事哉  
今沿邊之城守何如臣莫繇出戶而知之但先  
以都門論周禮掌固設有專官重金湯也臣前  
歲叨役巡視見監督官皆署事月經數易夫有  
長子孫之委作而無閱歲月之官司工程安望  
其堅完金錢安禁無虛糜乎今秋高矣畚鍤業  
已後時苟非董以專官量功命日未知竣役當

三思齋公集

卷二

一五

何期也先年漕輓屈指八月盡數上倉沿河岸  
澣無一顆之畱今據報七千餘艘業可次第抵  
津叛賊虎視耽耽爲因糧之計我能如國初時  
平江伯陳瑄之以漕舟追倭至朝鮮而焚殺之  
此正運道吐氣叛賊送死時也若猶未也二百  
八十萬京通之儲與關寧百五十萬航海之運  
非層層防護剋期催供江干之精尚非盤中殽  
也火藥一事昔年局造屢屢自焚上歸

天變外疑細作下罪典守雖曰引火之物作者非一

手厝者非一日十日之戒難保無一日之誤然  
此何事而堪誤也以徃失爲前車星星之微可  
無刺刺防其燎乎京師聚衆百萬食玉炊桂一  
日即爲坐窖前年已已煤價計斤而鬻至燕敢  
舉火者今廣開平價以便孤貧

明旨業先行之何法可預儲俾無涌貴乎猶未也敵  
自煉火器修戰車之外日夜募人以造鈞梯其  
志曾一日忘馮城哉然有法於此唐朱泚爲亂  
使僧法堅造雲梯臨城暴以咒革施濕瓊懸水

三思齋公集

卷二

一六

囊載壯士翼以輶輶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塹  
而前渾瑊先時鑿地蓄火投薪炬散松脂沃以  
膏油須臾梯與人俱燼此其法不可不與飛石  
火礮及一切嬰城諸具先期爲料理者也至如  
兵法凡探賊行處所或縱橫濠塹或密布蒺藜  
皆能知之前歲敵從新安破遵化直逼都城攻  
良鄉灤水橫馳豎走如遊熟道我無能設法截  
一卒陷一馬而大凌之圍此法例爲敵用以拒

我師今可倉皇再失計乎凡此數者皆宜

勅下戶兵工三部認期定限件件綜理以覆我

皇上者也而要在防奸細私自犯順來無日不以布  
奸細爲事速如李永芳鮑承宣等不具論即如  
昔日永平白養粹楊春之徒近日旅順旗鼓之  
本見李維鸞等皆敵之步步爲布置者也然防  
之法不在捉風影而在固根株不在執途人而  
語之而在從窟穴處清之街巷之遊手遊食者  
有法以安頓之畿民之世爲

三忠端公集

卷二

一七

皇上護輦轂者有法以休息之四方之熙熙攘攘爲  
皇上實京師者有法以招徠之衆心成城奸宄自消  
即間有之

功令一申彼且自爲家譏而戶察奸亦無通藪矣  
聞之曰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又曰天子有金  
城此物此志也則寬靜以收拾人心尤今日第  
一義也至若今日之事邊關爲急邊關不守京  
城雖固不過僅保九門無事先臣葉盛業已言  
之是又專在封疆督撫諸臣分防合援爲

皇上嚴鎖鑰耳三協以西宣雲以東果皆周垣環繞

勿示一瑕而於叛賊水道厚集勁旅鯁其牙喉  
使不得搏食東南番延津上不出一月釜中自  
困雖不言戰已賢於戰遠矣伏唯

聖明裁察餘行

崇禎六年八月初一日具題

三忠端公集

卷二

一八

整班政瘳軍苦疏

謹

題爲目擊班政尚可整頓謹陳餼羊當存之義并  
及獲薪望載之情仰祈

聖明嘉意飭行以釐宿弊復

制事臣等嘗讀太和縣教諭朱統鎮疏稱班軍逃亡  
故絕久未清補應數者皆庖贏不堪甚至扭鎖  
就道有同罪人議折各衛行糧月糧盡數解部  
就近催募爲各軍請命以惠湯沐讀未竟因起

王忠端公集

卷二

十九

而歎曰今天下事之不可爲者莫如班政爲甚  
夫此受屯力穡之夫皆

但示二百餘年所休養而煦濡者今且職勞不來望京  
華而心懷一至於此儻不亟爲蘇息執不盡爲  
溝瘠必不止者乃者秋班屆期臣等與于點收  
之後自市棍催倩盡行汰斥外則見各軍隸中  
都者其人多馴習隸山東者其人多悍勁隸河  
南者其人多屬厚雖衣裳繼纓不一而一種村  
野樸魯之態正與兵宜因歎政在方策修舉惟

人班政之在今日又未始不可爲也謹悉陳之

我

國家做采薇遺法班軍歲時不絕于道于以習其

勞動入而擁護

宸居出而震耀四方建威銷萌之意至淵遠也自狃  
平日久軍裝盡失軍額盡虛繇十六萬縮而爲  
七萬九百復縮而爲四萬以至三萬有奇近且  
折及一半幾落落晨星矣而各衛猶老弱不汰  
催倩成習如積疾廢疴針刀莫施于是憤時憂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二

事者有謂軍宜折遠而存近者有謂軍果實用  
則不宜議折燕實用則折不宜止半者且以所  
存之班糧爲可餉邊可募卒其說犁然具備如  
朱統鎮之言固通國所共言者也臣等再四思  
之邊需即告訕然亦當講生節清虛糜何苦而  
苟且焉去軍以哺兵且此春秋兩班見存者僅  
二萬人浸假遂名盡折亦不過六萬餘金未足  
供關門十餘日之飽夫以十餘日之兵饌更二  
百餘年之軍制使天下從此不知有朝宗拱衛

之証亦在事諸臣所當瞿瞿然慮也至若以之募卒則更有可借籌善者班軍舊例日食不滿一分募卒日食五六分計一募卒當班軍六人之費且今之以榜掠爲斬馘以譁逃當飲至者皆召募也夫軍即脫逃猶可按籍爲拘繫爲勾補也即日留爲地方操練以自爲保障法非不善但恐郡國奉行之功令未能更嚴於

朝廷以年來

朝廷之日申月飭弁役盡實之法猶未能盡洗軍中

王忠瑞公集

卷二

三

之積習若一經議折則踐更法廢繩約不行家園偃息日就鈍繭年復一年軍化爲民壯者漸老老者漸彫萬一

國家猝有緩急欲取舊制而更張之三司六十一衛所當燕復有識其版籍者矣夫匡百年之業者捨眉睫之慧誠以利害之廻環往復非兼歷則不詳何以明其然也自葉洪改鹽課爲折色一時邊方如釋重負而太倉復有百餘萬之儲王濟武金變種馬爲徵銀一時腹裏如釋重負

而固寺復有千餘萬之儲決其事者豈不謂籌鞭之劉晏復出哉然歸今思之何如也九邊苦金生累死之莫咽而饗將悍卒利鏹便之可攫可逃則皆折之遺弊也千餘萬之馬銀戶工兩部那借無存而每年買俵解寺雖本六折四猶不滿萬三協宣雲處處空廐

中國竟以此受弱則皆折之遺弊也此亦班軍未可全折之顯証也夫折既未易言則當首議恤矣大糧隨軍起解

王忠瑞公集

卷二

三

明旨既炳如星部檄亦落如雨而究竟全解者幾州邑或班竣而糧未至或糧至而軍已歸查中都地方多有發軍在江北衛所而解糧乃在江南府州縣事分兩地不相炤管卽年終一衆僅同故紙宜炤京邊例嚴加考成者也行糧單月給米四斗幾月給銀貳錢即使應時可飼桂王之地日食七釐僅僅沾唇那堪一飽乃衛總故意遷延放班之後尚不掛領串通積年隊長在京守候反得借名冒領一畧瓜分以致各軍拙者

奄奄坐斃巧者方至思述此當按月關領勿令  
逾期枵腹者也律例軍政一款凡管軍百戶及  
總旗小旗軍吏縱放軍人出百里之外一名杖  
八十每三名加一等今長安道上其自奔於賤  
隸役夫之間者半皆軍也幸而猶無屯耳不然  
安在其不荒乎臣等查點之餘細詢各軍多稱  
漂泊在京或十餘年及五六年不等而前歲赴  
班之軍裹糧莫措至今尚有未得歸者曾見各  
衛行一紙爲勾補乎是可懲也夫在衛先已缺

三忠詩公集

卷二

三

伍臨行執必倩點何論到京應

勅部通行五城地方凡有逃軍在京及積年奸旗久  
營窟穴者悉發歸衛而舊班已放未得還歸者  
查其本折糧銀有無侵尅嚴爲追賠俾速返原  
籍以充原伍者也修邊原有邊班自三年奉  
旨暫借京班至今遂援爲例使各軍視水土爲甲兵  
既非鼓舞師干之法且以操銍艾綠南畝者驅  
之爲甌灰石匠子器不習不得不仍行催募教  
諭朱統鎮所稱各軍寧有強方可任修築夫亦

深愜於邊工之未停耳乞昭嘉靖萬曆節年事  
例此後免其做工俱令赴營操練以月糧行糧  
爲餉而以都司指揮爲將無事可成一旅有事  
可責守陴夫操練爲軍本業所謂雖勞而不怨  
者也再如

祖

制衛所額軍各給額田有百畝五十畝有五十畝  
以爲軍裝今或爲豪石之兼弁或爲窮軍之私  
需或爲奸弁而占種經管容隱不肯清久亦遂  
不能清于是得業者連阡及陌而膏腴自封失

三忠詩公集

卷二

三

業者挈妻負子而升斗莫給或投身豪門甘爲  
僕隸或相率避差遠適樂郊軍伍之缺實繇於  
此舊巡視臣常白裕等曾詳言清屯可以實伍  
業經部覆奉

旨飭行而奉行者仍泄泄也近據歸德衛軍人實寬  
等連名具控欲尋世業情實急迫宜

勅省直諛撫按責成諛道按額覓地按地覓軍寬從  
前之誅求嚴後來之桎實必期無擾於民有裨  
於軍則得尺亦軍之尺也倘於此而猶不能諒

誠致行者接清屯之多寡而殿最之當未有敢悍然自外于

功令者也不然大糧月糧之不可應期者已同望梅而軍裝之清理無人紙上之屯條陳雖富不可療飢邊役未已逃亡愈甚數班之後且無軍可更番臣慮朱統鎖言之中也膠軍苦以充軍實復班制其在此舉矣伏唯

聖明勅部詳議施行

崇禎六年九月初三日具題

王應麟公集

卷二

三

嚴持節裕疏

謹

題爲罔儲出浮於入仰祈

聖明勅行部寺嚴持節裕之道以毋誤馬政毋耗軍需事竊竊炤僕寺錢糧職掌專隸兵部典守責之間臣至於出入盈縮之數臣等承乏巡視例得過而問焉自受事至今十閱月計收過馬價子粒草料并節省等銀共五十七萬三千六百五兩九錢零放過五十八萬一千四百五十三兩

王應麟公集

卷二

三

六錢零歲入歲出之數求其僅僅相準而且未能也況望其更有貯積足備一時之緩急乎夫宗盛時太僕以馬富非以銀富自以馬易銀而太僕之銀無非馬者即如京營額設馬三萬今缺八千五百餘匹九邊缺至二十二萬匹樞臣張鳳翼目擊罔金之庶幾至欲索逋於戶工兩部之一千二百餘萬以資一時之騰驤爲慮誠遠然百年宿逋難還責券而償目前經費亟須預畫而定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庶六年之

蓄日急燕三年之蓄日國非其國臣稽萬曆五年大僕卿徐濬同巡視京營王道成郭莊等清查常盈庫馬價等項奉有

皇祖軫念軍國大計以積貯爲良圖厥後征哱夏征朝鮮征楊播兵興相繼需餉不貲使如今之持議亟加派亟預徵亟搜括凡可一逞焉爲竭澤之漁以佐軍前之用者孰必斷斷行之乃平哱之役轉餉一百八十七萬借厶金者一百六十餘

三忠公集

卷二

三

萬朝鮮之役先後用兵七年轉餉五百八十三萬而厶金出五百六十餘萬播州之役費二百四十七萬而厶寺出三十三萬用一厶金而平三難集三勲渤海內外士恬民嬉不聞有干戈鉦鼓之驚弁不知有加派預徵搜括之事此誠

祖宗累朝之蓄貯數年力持節省之明驗也方今東離

未減遼土猶腥

國家一旦欲赫然修賢厶間之封徵師以討不庭如萬曆間三大征故事需馬需餉將何者爲支

給乎且揔方輅耳乞秦舊賞而見在宣大鋒兵

馬價并延寧甘鎮秦晉斬寇首級賞例又諛銀五十五萬餘兩除給發外尚諛銀四十五萬兩將取之馬價乎則歲入四十七萬七千餘兩而歲出各邊年例之四十五萬一千一百兩零隨入隨出已絀罄而鬻耻矣即欲耻之驛遞之節裁乎則年來所謂盡削舟車厨傳之色盡哇與隸徒御之哺者非不歲得銀六十五萬九千零七兩八錢而所裁所省者復不足當寇灾之地

三忠公集

卷二

三

方所扣所留即以本年論放過節裁銀四十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一兩九錢收過者只二十萬七千一百三十六兩二錢零夫

祖宗朝有馬價而無節裁錢糧尚可貯銀千餘萬以備兵興之用今馬價之折與驛遞之裁已行之數年有

示時幾倍之徵求而無十分之一之貯蓄臣不知何以

善其後也至如缺官班軍銀兩舊時俱行貯寺今此項久已寥寥而各邊功次賞資及各項支



應權宜那借俱取之涓涓之間歲譬之中衢置  
樽往來者百百千千斟胥酌焉其竭未有俟終  
日者也夫廣取不如節用日求其無益之費而  
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宋臣蘇軾業已言  
之矣然則日樽月櫛以脩緩急如

祖朝四百萬別貯老庫永不動支今日宜預計而亟  
籌者固不待臣言之畢矣伏唯

勅行部寺確數施行于積貯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具題初三日奉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三

聖旨問寺宜有積貯以備不虞擬奏支用太繁出浮  
于入緩急何賴着兵部會同諫寺確商長策具  
奏

駁參河道疏

謹

題爲運道情形多梗漕事竣後無期謹擬疏駁  
乞

嚴勅河臣實做實

告毋蹈支飾之罪以自誤誤漕事我

皇上勵精圖治數年來所提振得起收明作綜覈之

效者惟漕糧一事頃臣于役南來見三月中旬

漕艘盡已過淮竊喜河漕兩臣同心共濟大挑

王忠肅公集

卷一

五

方舉水維正利漕事其日振一日乎乃清河宿  
遷一帶七千重運擁擠河干官旗屯住日久人  
衆口繁沿河村落一薪一蔬無不市買殆盡詢  
之道路則稱年來舍淤疏黃新河淺漕緡挽無  
從日進不過剝運數小艘而重運雖六七船水  
夫共扯一船亦不能渡衆願復修舊淤走東八  
閘然而非可以猝辦已徐州閘口低而水高黃  
湧沙淤幾同天險聞近日諫地方開濬十日而  
稍得通者進聞者惟揚州幫船八十三隻而已

循至東省則詞自三月十三日至二十四日重

運并無一隻過濟河者臣爲此憂心如候至京

亟索邸報昨擬漕臣倪于義

奏報近日情形一疏新河剝載挽拽之苦與徐開

黃發沙淤之象有格格於筆端而未能悉抒寫

者乃河臣劉榮嗣治河無能一疏稱正月十三

日親督各官開壩放水二十日試河乘座船自

宿遷北上官民船一路通行漕臣倪于義前疏

稱放水時總河臣亦未到尚在濟寧豈無端以

王恩翁公集

卷二

三

入

告哉至二月十四日遂有呂字雲字露字等堡之

岌岌半戈山之欄水壩新河口之匙頭灣青墩

張林舖等處之橫衝四溢工完僅二十餘日而

河之變態已如此前疏所報挽黃挑工已完避

溜濟運三閱月而告成功者安在哉尤可異者

徐開清弱於黃水發建篋易致壅淤凡有識者

俱先慮之榮嗣不言何法疏濬第云船行沙動

自無阻也豈行所無事者固若是乎猶飾稱卿

尾北上計日過洪能逃

皇上之洞燭哉夫平水土者必審天時相地利勤人

事先臣夏忠靖之治河也布衣徒步日夜經畫

雖盛暑亦揮蓋去示不敢辭瘁也榮嗣駐泗足

遠河津且耽情詩画水土跋涉非其所宜夫河

性奔駛猛可開山柔如畫脂瓠子之歌誰獨不

聞榮嗣先時視河太易胸無成竹道臣徐標既

不早以六難之說爲效他山至鳩工之日率作

不先僅付之二三司道臣與敗類之廳官遂謂

王恩翁公集

卷二

三

足辦此大挑事工程完否只取信於廳官一紙

之報文至於試艘輒阻始圖補苴旋於旋濬旋

濬旋行以運待河人事不周異日必藉天時地

利以爲分過

明旨方欲圖永賴今且不能濟目前流氛未靖邊警

正殷護漕防運

聖慮之望登

更如望歲焉今洪限已違屈指抵通限期僅有月餘

漕臣倪于義既稱關係尤在徐開昌胤不於此

時實倣實

告直欲彌縫到底一誤再誤

國法具在臣惟有執白簡以伺其後矣謹先爲據

疏駁叅如此惟

聖明鑒裁施行

崇禎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具題

三思語八

十一

三四

肅軍志以考實餉疏

謹

題爲措餉甚艱不堪虛糜勦局全布不堪示瑕乞

整樞臣速畫定變之策星諭軍前以肅法集煥母誤

軍機事兵家布筭譬之奕然一隅疎防四隅全

虛一着稍差滿盤俱失督臣洪承疇察地里而

分兵馬凡楚豫鄭蜀接連秦晉一一繪圖聚米

悉心盤筭節節布置庶幾有全局矣乃昨據鄭

陽撫臣盧上進報四月二十六日鄭兵鼓譟焚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三

殺鄧鎮步兵見劄教場馬兵見劄陳家官又傳

聯鐵北竄者三百餘騎夫此川管三千餘之馬

步非督臣所亟資其爪距剋期調鄭以固

陵寢之上游將楚豫之流突耶計六七年客餉不知耗

糜若干乃抵襄甫七日五月餉銀盡支九千餘

兩竟以一炬之力舒此飽騰之氣主兵仇殺驚

駭見聞督臣縱欲左縈右拂豈能料此局更執

移今屯劄者旣虎視方耽北竄者又豕突可虞

二十餘日襄鄖一帶不知若何殲渠無法收轉

無方不折入賊即流爲民害前年吳橋之變可  
寒心也

明旨所云北行者果否止二三百餘騎恐挺刃而公  
然稱亂卽數十寇而已多矣撫臣廬上進爲失  
愛將逢人扼腕且欲起鄧玘于死灰用意良厚  
獨是報至業將浹旬不聞請之

皇上就近遣一將爲統領馬上飛一籌爲定難萬一  
疎防悞信破會勦之全局悞六月之師期

國家尚可更索百萬餉以供討賊用乎本月十七

王忠靖公集

卷二

三

日奉

明旨擇將統馭會勦兵部建議奏奪樞臣既不以此  
請于前尚可遲奏于後而併無一籌爲按戢亂  
兵計耶卽如臨將侯一位私庇內丁倡那借透  
支之說遂使克兵借端索餉乘機蜂搶乃奉  
旨看議在三月二十七日延閣四十餘日使悍兵目  
益無法至以繡斧代狩之

命臣五步之內思手刃而甘心焉按臣李嵩具疏再  
控

明旨嚴促乃始勉爲處分中樞泄泄不肯明法如此  
安望兵將之能安戢于下哉爲今之計倘不一  
番振頓以肅軍志兵愈驕而餉愈耗雖左持卒  
右量金猶拘塵土以填廬山之壑臣不知所底  
矣伏惟

皇上自爲封疆熟計而施行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五月二十日具題

王忠靖公集

卷二

三

諫斥劉邦基倖請復鐵廠開鉛洞疏  
謹

題爲安靜乃可鳩民言利適以滋害懇乞

明旨嚴斥倖請以固人心事臣讀宋紀李沆當真宗

朝西有夏人北有契丹上爲兩地用兵方便殷

延訪或至旰食非無事矣乃其時於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臣以爲少以報國竊疑其近於

坐嘯畫諾無所事事者及再釋其言以爲朝廷

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三六

矣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屬民耶因歎其爲大

臣謀國防微杜漸忠愛之盡思昨臣在科辦事

閱遵化鐵冶廠土民劉邦基等乞稽

制復鐵廠開鉛洞一疏奏有諫部看議具奏之

旨心竊訝之夫當此邊腹多虞餉額缺至二百三十

餘萬苟有一分利源之可濬少蘇民力而濟

國用謀野則獲大小臣工方當毅然行之獨是設

廠開洞之事則覺斷斷難輕議者查遵化鐵廠

二千五百餘名附近州衛有有力者一丁獨辦  
無力者二三丁朋合又有餘丁幫貼之苦而遵  
化薊州三河通州等衛所州縣夫車轉運之勞  
又不待言矣  
歷朝深仁通減遞罷至萬曆九年裁革封閉額設軍民  
夫匠價地租銀徵收解部買鐵支用畿民蘇息  
者番六十年當日  
神祖恤民至意良自淵遠非爲裁省一冗員之故如邦  
基等所稱惜小而弃大也況本廠山場已經  
三思端公集 卷二 三七  
題  
准聽民間開墾永爲世業徵銀七百八十一兩零自  
嘉靖四十五年至今矣臣按洪武壬戌年廣平  
府史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鐵丁萬  
五千歲可收鐵百餘萬  
太祖以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是驅萬五千  
家於鐵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神祖裁遵化廠之心是即  
太祖杖王允道之心上至開礦一事則

祖制更有歷歷可誦者洪武初有言山東舊有銀場可

興舉者

太祖曰銀場利官者少損民者多況今凋瘵之餘豈可

以此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汝

豈不知言者慙退又嘗曰朕聞故元時江西豐

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

消耗一州受害有司貪爲已功而不言

朝廷縱有恤民之心而不知此爲可戒豈宜效之永

樂間長沙府民言其鄉產銅發民採煉可獲厚

王忠端公集

卷二

四十

利

成祖曰國家所重在民不在利因嚴斥之宣德初年河

南民言嵩縣白泥溝地產銀礦宜開官治

宣宗命鄭誠同三司官覆勘誠等用人力二千七百工

止得黑鉛五十斤銀二兩至是還奏

上曰小人獻利之言不可聽其罷之弘治元年浙江

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狀如馬大如羊首

尾相嚙浮空而去事聞

孝宗爲減銀課汰坑冶官又雲南礦脉微細各衛俱以

礦夫包賠謂之夫丁乾認後以巡撫有言

上遂俞免之嘉靖丙寅年詔令浙江雲霧礦場等處

嚴加封閉不得規利起釁

和祖朝雖允千戶仲春等之奏然奉

旨以糜費騷擾爲戒又令撫臣調兵防護而叮嚀之

曰務保無虞至後竟報罷是時天下昇平寇警

不聞

和祖猶惓惓

勅旨如此况今民窮盜熾以法繩之猶恐弗戢苟示

王忠端公集

卷二

四二

以之所在必爭必謀不猶建鼓爲之招手耶

如崇禎三年宣府舊撫臣楊述程開礦于舊保

安山旋以利微請閉又四年該戶部尚書畢自

嚴爲鑄局大開等事奉有

明旨開採弛禁尤易釀亂俱不准行本年三月十二

日兵部尚書張鳳翼等

題覆賊患甚深事奉

旨開礦不准行乃今忽奉有該部看議具奏之

旨在此擬輔臣豈不以此爲

皇上清問下民至意然恐言利小人因而多方觀望  
舍鉏耰之本業伺錐鑿之厚利諛部一日看議  
未上言者即一日招搖未已地方即一日驚煽  
未寧此非臣之臆言也如興屯美利也近者計  
臣方敷奏議行廢弁劉鎮華一紙條陳未經批  
允公然即以團練屯田副總兵行事檄行各邑  
欲盡拘庄村里老書手各屯庄頭各衛銀糧頭  
花名親詣各地方以續食吞噬向非覺察得早  
奉

三忠公集

卷二

四三

旨提問廳屋飛瓦何所不至夫執一紙陳部者其假  
借已如斯况以細民言利叩

關微有

俞旨乎王安石之議財也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  
事堂言利愈褻而召害亦愈速臣于是不得不  
亟望輔臣以李沆之事凡有曠場處所俱須請  
旨一體封閉嚴禁毋令言利小人乘機巧中于以清  
聖心而防未萌之欲貽天下寧靜之福非小補矣惟  
聖鑒施行

鼓鑄利弊疏

謹

題為鼓鑄息不抵本寶泉難堪中竭謹通查歷年  
逋數乞

勅部設法清追永杜商賈之積弊庶釐剔之司官以  
久任責成毋以圜府利局徒滋奸宄事竊炤戶  
部之設有寶泉局也自天啓二年始當日原為  
藉錢息濟軍興今行之且十三年矣未聞軍前  
收一銖之用也蒿目

王忠靖公集

卷二

四四

國計者以為原大則饒原少則鮮今日獲息之無  
幾正坐鑄本之未充是則然矣亦曾以歷年之  
子母滿盤合算明告我

皇上者乎臣稽舊牘唯天啓二三年舊督臣李宗延  
陳于廷相繼受事用過銅本銀二十萬九千五  
十四兩六錢六分獲息一十二萬八千六百六  
兩八錢零四年舊督臣鄭三俊用過銅本銀一  
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  
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六分計得利七八分不

等爲十餘年來北鑄之覺然足音者矣然而泉  
局既開但使利權上操不歸中漕即鑄息偶微  
猶曰

天下不與細民競錙銖之刀布亦不失藏富民間之  
義抑知歷歷計之有大不然者從來鑄局之設  
原欲以權息也夫既權息矣未有不先核本必  
百百千千之本滴滴皆歸泉局而後得尺皆吾  
之尺得寸皆吾之寸非漫然不揣本而齊末也  
即如崇禎元年至七年通計諛局收過銅鉛值

王忠端公集

卷二

聖主

銀一百一十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兩三錢零  
除還鑄本外前後獲息銀一十四萬三千八百  
四十八兩九錢七分五釐以于權母僅僅一分  
有奇此七年内局中經營生息之大數也諸巨  
亦既按月而報之逐年而會之矣乃銅本項下  
局商欠四五六七等年共五萬一百五十九兩  
九錢二分零局息項下欠四五六六年四萬七千  
五百五兩七錢八分楚省四五年共欠一萬五  
千九百三兩三錢一分零南京銅商擬南刑部

七年十二月疏開除追收外實欠銀七萬五千  
六百五十六兩五錢四分九釐六年分欠關屯  
等銀一千五百三十一兩八錢三分七釐通計  
商通尚十九萬七百五十七兩三錢九分六釐  
即取所獲十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兩九錢之  
息扣以抵本尚四萬六千九百八兩四錢九分  
之本仍無抵也而天啓六七年見追未完之二  
萬八千五百二十一兩二錢淮安府所報解銷  
未明銀五萬五千四兩六錢八分零之數尚不

王忠端公集

卷二

聖主

與焉求殖而反得落是何異爲人收者以一牛  
易五羊五羊之得則指以爲利一牛之失則隱  
而不言尚得謂明於子母盈虛之數哉且  
欽定每銀一錢估錢六十五文而民間行使俱七十  
二三文不等是所謂一分有奇之息固皆縮錢  
數以報羨不足又取之補輕之餘錢若使遵前  
旨革補秤而給發亦如民間之數則欲求局不耗本  
且不可得尚安論息計臣侯恂與督臣莊欽麟  
母歎及此激而爲議罷之說誠有慨于奸嚮之



耗蠹久矣自銅差初該年紛月改道謀不減始而題北部司官赴南京召商採買既而撤北差歸南部又復併南差歸燕關差雖屢更仍落商套查天啓三年舊督臣陳于廷曾定鈔關買銅之法以爲九江潯豐揚州杭州淮安等關爲各省襟帶要會百貨灌輸總途派買銅鉛其執易達移課買銅其本易辦以買銅之分數除額課之分數其數易清先事而爲瓜代之計不至於遷延罔終其事易結至四年鄭三俊復定稅額

九江潯豐各買銅二萬兩臨清買銅一萬五千

兩河西務買銅五千兩

崇文門買銅一萬兩差滿之日聽督理衙門考覈完欠咨送本部不完者不准復職北新淮安揚州鈔關雖隸南部亦有應解歲額量動三分之一買銅解進聽北部考覈法至善經久而可行也不知何故復變而爲商買至使燕藉徂僉負貲累曩協佐錢司非有物憑之豈甘以

朝廷有限金錢浪填商壑至是說者以爲當領價出

門時已十蝕三四矣斯言良非誣也年來歷經題參乃積逋奸商或匿影他鄉無憑提解或熬刑獄底三木不靈督臣莊欽隣所稱發之如委波迫之如削鐵夫固恨之深也今業懲前毖後嚴禁商買定爲司官專差庶幾出納必委士類之意但奸猾商賈緣串結覲銅鉛之偶乏假小信以相嘗協佐錢司豈無有竟墜其彀中而不覺者乎必欲永釐此弊莫若于荆嘗專差外仍量分派鈔關以杜其乘間窺伺且荆嘗銅差向動取荆岳衡雜項及九江揚州潯豐三鈔關共銀十萬餘兩買銅分運接濟近復題兼鑄造以省楚局主事余鵬翔瓜期將滿所報三月內初運銅鉛四十萬至今尚杳泉爐停煬季進制錢恐尚莫辨則分派鈔關爲衆擎易舉淵源相繼之策不待再計決矣夫鼓鑄化銅爲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爐匠與官而上不得受也查長安內外與法錢馬行於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官局之鑪頭此輩或隱

屏兩部或朋合諸夥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  
中或通錢局外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  
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  
銅數十觔官實與匠瓜分此弊盛於南廠而北  
亦然所以昔臣之董是役者專市古錢自用以  
遠嫌疑蓋清而懼染之極思也清則百弊不生  
心計自出廉其人而用之而後弊乃可得而釐  
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既諸  
役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一年報滿返

三思端公集

卷二

四

明旨

嚴勅皆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鼓  
鑄之道思過半矣伏唯

勅部查議施行

定部限以專責成疏  
謹

題爲邊疆需餉甚急省直徵解不前乞

勅部按逋數爲嚴懲仍定部限以專責成蘇驛困以  
速起運事自逆敵併插絡繹邊外三協以西宣  
雲以東無地不設防無處不徵兵日者忻代告  
警呼庚之聲日徹

宸聽昨樞臣張鳳翼緊急軍情一疏奉有諫部不拘  
何項錢糧即行措給之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五

旨且或而行月或需贖米或需料草大聲之呼尚未  
歇也今聞三十六家寨屬敵且盡行收歛竊恐  
秋高爲謀益大即新舊餉盡數起解猶恐道里  
參差各兵張皇待餉不能頃刻延也乃查八年  
分新餉九百餘萬除

題畱蠲免及工部分餉外應解部六百七十八萬  
六千九百九十九兩五錢未完五百二十九萬  
二千七百七十五兩零而六七兩年之未完一  
百九十六萬三千五百餘兩不與焉舊餉八年

未完二百七十六萬一千三百零六七兩年未  
完一百五十九萬五百零計新舊餉逋數且至  
一千餘萬飛符之下郡國非不紙落如雨而省  
直司府不關緩急竟付之蠹窟蜘蛛網中司農仰  
屋徒歎亦安能量沙以飽三軍之腹乎除兵荒  
地方外其餘省直應

勅部查其逋數最多者嚴爲處分懲一警百外解庶  
幾可稍前乎臣嘗伏而思之省直道里雖有遠  
近徵發期會原可預定莫若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五三

勅部畫一簡明之法將每月京支若干邊支若干查  
明數目曉然畫一年立四限每一季分爲一限  
派定某省直應解京邊各若干關稅鹽課亦如  
此例以所發之數爲所入之數或有意外亟需  
不妨另展數若干併入限內先期馳布務使限  
前措辦限內解到苟非兵災地方解數不能如  
額解期延至月餘定以違誤軍需參論不宥此  
非臣之苛於繩藩司也限定則如農田之有畔  
部可執限以責之司司可執限以責之府州縣

有上下互督之嚴而無先後交徵之苦省部機  
而不至煩瀆

天語法憲便於此至若今日錢糧徵則苦於民力之  
竭繼則患於驛站之疲自裁節之法過峻應付  
夫銀復艱措發駢駢周道委頓不前本年四月  
初六日諫部曾差司官李崇德往南直紅心驛  
上下償督江南起運餉銀近偶南府丞李覺斯  
至京稱目擊浙江廣東解餉在途諫驛逐程催  
覓車敝僕痛日行不過二三十里夫道路之艱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五三

難如此即使諫地方依限起解安能應期頓至  
則夫軫恤驛苦振其凋疲以速起運毋致濡滯  
致生他虞又今日所當再行申飭者也區區之  
愚總爲計餉駢駢一籌伏惟

聖明勅部查覆飭行

崇禎八年七月初三日具題

速舉會推疏

謹

題爲警報正殷運務方始倉臣候推受事何期乞  
勅部速舉會推之典以毋悞積貯大命事臣查上年  
漕艘七月中旬盡數抵通八月下旬倉儲業告  
竣矣其時南征之道無梗北河之水復盈天時  
地利一時兼湊今何如哉新河雖通然中多險  
溜弁旗又以耳目未經多方畏却此新河之難  
也加河初濬淺澀費剝先時行船日只五六十

三才集

卷二

聖

隻後開放韓莊之水充之船乃多進今擬河臣  
劉榮嗣疏稱蘇徐間者四千餘縣加口勝王者  
各一千餘重船俱銜尾於夏鎮一帶果如是則  
解維津埧庶有期乎但沔陽一帶六十餘隻阻  
滯長山汴塘上下者雖經漕儲道臣張國紳督  
蘇新河然徐關一重鐵限忽經口淤動膠舟四  
五日誰能與河爭道非微

大幸此時未敢言過濟也而江南五府白狼尾漕而行  
者又方汎汎湖中央乎河道諸臣其當於此亟

圖桑榆之收矣然臣所私慮而過計者又不止  
此也當此運事盛行之時抵津抵壩問深問淺  
豆區釜鐘手摯目驗惟總督倉場之部臣是賴  
今程註既以病請蒙

恩予告矣雖奉有員缺速推之

肯然自會推以及受事不知相去更幾何時况冢臣  
謝陞見在杜門

請告則會推又不知何期三軍共寄之命脉只懸  
此一刻之居諸先乞

三才集

卷二

聖

皇上勅一部臣星馳署事料理一切一面速  
勅冢臣會推候

欽點有人趣之接代不致中斷不然轉瞬秋深

天庾未登回空勢必守凍近報寇從雲入晉者有犯

搶京川之謀今年露積既多爲恤明年新運豈

堪再延臣爲此實忤忤矣前月河水盈漕母船

正可抵壩惜事機已逝今聞自二十八日北河

水已耗落數尺蓋上年雨祁水集坎流中滿茲

夏雨暴水迅挾流俱泄理或然也是又在倉臣

亟赴河干察抵壩之難易以目力所及者告我

皇上不得刻舟膠柱惜小而悞大耳會推遲速之間

所關軍

國大計不少不得不懇乞

勅家臣加之意焉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七月初六日具題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五

治河務求得人疏

謹

題為策漕莫先理河乞

勅部速推能臣以副得人

明旨上請

簡用星馳受事無前必獲為今歲國空之計畫明歲

行運之方事自辦事科中見戶部尚書侯恂

題覆今歲較運較遲一疏奉

聖旨部科巡漕各官李選知等催餉料理分駐董運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五

供依議着即協力速竣及時回空以襄漕務欽

此運事協力有人漸當盡登

天庾可肅露積是虞目前所策亟者其惟河乎語曰

前事之失後事之師也夫運事至今歲而難極

矣初苦風鶴之告警繼苦鍾春之後時在行運

者必欲斫斷墻之衆全力彌加而董河者必欲

顧原題之議全力挽黃以致新與舊分營官與

役并忙一時之有事于河者咸以荒度無法或

革職拿問或戴罪降級沿河上下皆視鑿鑄責

之官瀕河州邑皆沾體塗足之人上煩

朝廷幾番

嚴旨下費地方幾許勞擾而後乃今始得僥倖過濟  
達路安有行運之苟且如是而可漫然不為更  
理者夫黃河徙決不嘗經始原屬不易然苦心  
國計者以為苟審之地執揆之人心毋諉天數毋  
執隅見從長泰酌心目兼到則不待捧土河瀕  
而成敗利鈍之幾已形于胸中矣惜哉河臣劉  
崇嗣之不講于此也大河澎湃草鳩工非不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五

侈先事之豫竟乃成臨渴之掘此

明旨之所以不免于提訊也臣數年來治河諸臣

歷經

廷推乃玄圭告成者伊何人哉李若星以脩濬不  
力看議解任矣朱光祚以建義蘇嘴決口逮繫  
就訊矣今崇嗣又以挽黃罔功提問繼之六載  
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鑒言于餘唐虞  
之世即已然矣而該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夫河  
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未得耳見奉

明旨治河務須得人

聖明洞見護

陵救運非同兒戲夫河務與諸務不同以

天時則陰陽風雨之異候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

且數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件件俱須綜  
理數萬衆人徒是役則日月省試刻刻俱須謀  
實非其人之精勤無間夙夜則不能瘖手口而  
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  
而四應非其人之果銳強壯不能振朝氣而耐

三忠端公集

卷二

五

風櫛雨沐之劬非其人之虛心善下不能破崖  
異而屈羣策羣力之效猶未也域中兩大事一  
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  
寇披猖耽耽虎視萬一不戢一綫運道尤泥可  
封非其人之才堪為憲猷足籌帷不能控三方  
而資彈壓以收建威銷萌之力夫漕臣以漕為  
事也今倪于義瓜期將滿臣方望憲臣速簡代  
者乘時料理況河務之利賴何重可使鳩工不  
早挽運不先再貽

皇上南顧憂乎冢臣謝陸方杜門以病

請言念及此當霍然亟起掇夾袋之名賢有如先

臣夏原吉宋禮等以副得人

明旨以襄軍

國大計庶俟臣言之畢矣臣肅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八月十八日具題

三原端公集

卷二

空

定運糧程限疏

謹

題爲漕固已極漕盡已甚懇乞

行仁并嚴飭法以永固軍心以永杜亂萌事臣聞天下所以相維不亂只此心之不恐與不敢而已上焉者以不恐之心運于法之外下焉者以不敢之心守于法之中所以小不至加大賤不至妨貴衆不至暴寡古帝王胥一世于寡過率是道也況今軍

三原端公集

卷二

空

國大計孰重于漕其苦亦孰逾于漕哉漢唐初漕山東江淮果歲不過數十萬今以四百萬計矣且其時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今則更轉運爲長運矣春來秋往與波上下歲以爲恒況自屯額久失軍伍全虛且掛欠數多徵比法嚴賤更無人於是有今年逋欠之軍不得不仍爲明年出運之軍年欠年多或拷追庾死或聞運遠避甚至每伍寥寥一二丁無從僉選者他省不具論即如浙江據舊歲杭州衛指揮羅耀宗等

所痛言紹興衛之官軍絕則借三江所温州衛之官軍絕則借磐石衛毋論三江磐石乃防海之軍海氛不靖需軍正亟儻三江磐石併他衛所又絕將何所借而策漕也嗟乎浙省如此他省可知仁人安得不亟議所以恤之恤之維何雖省直受病不同治病之方不一然大要屯與漕相表裏不外清屯以給軍勾軍以足伍是不可不

勅諫省直各圖補收以鳩此軍者也至若洪關之蓄

三島端公集

卷二

奎

洩以時無使旱潦濡滯宜責之司閘之官舳艫之聯絡如法無使衝擊爲損梗斷多虞宜責之漕儲督糧之官淺處速濬溜處速平無使其筋骨碎於緯拽性命寄於絞官宜責之治河之官沿途禁運總之科索到信檄將領之防護上倉戒官攢之阻滯宜責之總漕巡漕總督之官凡此皆當時申飭用以恤其苦而體

皇上以行仁者也然仁以蘇積用而非以護敗類則臣又未見梁肉可治疾也自崇禎五年運官將

其忠等以累送辱及部臣而咆哮之風遂日甚一日舊歲見於漕臣禹好善之疏者則杭州衛指揮李榮禎之縱旗何順信等冒辱嶧縣知縣喬倫淮安衛百戶郭世忠縱旗王屏故意空漏舊船詐騙客船銀官旗瓜分今歲見於臺臣徐之垣之疏者則有春正揚州旗船放火以燒民船兩岸民居因而延及地方官遣兵救護而爲亂者與救亂者竟不可分別臣不覺拊膺而歎

曰

王忠肅公集

卷二

奎

州宗潛漕運一線以通南北額船一萬二千一百餘隻額軍壹拾貳萬貳千餘名寓兵於食原有深意夫亦以壹拾貳萬餘衆食自有行糧受本管約束無事可以護漕有事可以禦侮永樂初平江伯陳瑄之董海運也舟經海島下令交市軍不敢譁會倭劫沙門以漕舟追至朝鮮境盡焚而殺溺之其時對注君子惟敵是求今亦猶是運弁猶是旗役也乃雄心猛氣不以尋寇敵於以震喊商民斷斷如也如鎮江衛指揮程夢麟旗



甲林海春之題打開官關牌及街民王明儒時  
恒等金華所千戶徐國正官旗之打死皂快查  
守業葛世遠至使革職同知姚來瑄負印逃命  
與蘄州衛旗甲王成一之指修回空船撈掠漕  
木商饒燦等事更可詫異先經總河總漕兩臣  
具題奉

聖旨擬奏運糧官旗沿途貿易任意淹留縱肆殊甚  
漕運總督何廉禁治程夢麟等聚衆叢毆斃命  
劫財尤可痛惡該部即行議處仍一面嚴查俟

三忠齋公集

卷二

李圭

運完奏奪其官旗不法自有當意該衙門嚴飭  
行欽此業經部覆奉

旨降革旗軍嚴加究處仰見

聖明仁與法併行矣但臣聞王者之法譬之江河當  
使人易避而難犯也今欲禁治沿途之貿易莫  
若先定運糧之程限查正德五年令漕運衙門  
以漕運水程日數列爲圖格給與各幫官收掌  
逐日將行止地方填註一格同原給幫票送部  
查考事完送漕運衙門查繳無故違誤運官住

俾問罪行運之程限嚴則自無敢貿易而縱肆  
矣又莫若查遡回空之程限近例回空船只定  
水次限單巡漕御史於次年繹奏上年押空息  
玩之官歷時既久人心莫懷萬曆三十九年奉  
旨凡漕船回空炤例給與限單依卸糧先後挨次編  
號各督糧道遣管糧廳預於水次炤單點查如  
後船已過前船未到沿河挨拿私貨入官押空  
官炤例奏降俟回空過盡報各糧道總漕巡漕  
一如糧船過淮過洪月日具本題

三忠齋公集

卷二

李圭

知回空之程限嚴則自無敢私販而縱肆矣而復於  
臨清一關先爲查明放行則尤清源餉根之一  
法也至有聚衆凌詬官民毀船圖害者奸旗訪  
實立正軍法奸弁嚴行法司提問毋但僅從部  
議法嚴則人自惕息而不敢犯

皇上之仁可承行而不窮矣至若總督倉臣李遇知  
所叅盜賣漕糧之運官滕萬仞李長庚苟非人  
米併獲則萬仞虧米至八百零長庚虧米至貳  
百石不幾以失風二字爲之銷繳乎今歲船報

漂溺數多可盡育也。永之失而無假視哉是

在總督巡漕諸臣細覈以實多寡詳究同部證

佐毋使軍民膏血徒填穢弁之壑也伏唯

嚴勅施行臣肅任悚息

命之至

崇禎八年八月十八日具題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二終

王忠端公文集

卷二

卒七

漕糧掛欠疏

謹

題為漕欠日甚運事漸遲乞

勅部漕諸臣共圖挽救以固根本事竊竊漕糧年額

四百萬除永折災折外入京者止可二百四十

萬入通者止可六十餘萬若論入販實數合京

通止二百三四十萬乃每年支放京倉六個月

通倉四個月除折色二個月外計二百七十餘

萬而通倉大數小放年諛六七十萬此外尚有

王忠端公文集

卷二

三

外衛班糧操糧三撥行糧等項約五萬石計出

數與入數溢額者一百餘萬查嘉靖中年京通

倉嘗有八年之蓄至二十九年積米僅足五年

先臣潘潢即以爲憂乃今出數既倍于入自崇

禎元年至五年欠京通等糧共一百七十三萬

二千七百二十八石零七年領運六年除抵銷

漂失外尚欠三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六石零

統計六年之內幾缺京通一年之入不待荒湯

水旱議者已鯁鯁慮之夫從來以積貯者有謂

東南之漕挽率數石而致一石若相西北近河地而溝洫之而壟闢之計一石之入當東南數石譬之富室所謂負郭膏稔田也然自宣德以至萬曆先臣黃福徐貞明嘗先後毅然行之竟亦報罷今誰能再理前議無滋築舍乎有謂古制甸服之內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桔若近畿就徵本色遠地量改折色計一石之用省遠地十石之費因以所省者更徵其直可備數年蓄積然而規制久定更張滋亂且西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三

北地利未與本色更艱計臣曾與臣等持籌及此皆期期以爲不可母已惟有清查掛欠求不失三百餘萬之倉額耳邇蒙

皇上召諭以掛欠數多拳拳

勅部買補部題每季通糧正七兩月議改折色各鎮量折十分之一加以收買餘米可足四十萬凡可累黍積而豆區儲者已不遺餘筭况此二百七萬八百八十四石之掛欠皆軍士需爲口中之哺豈可虛填爲紙上之粒乎除

恩詔蠲免寬征外是在

嚴勅漕司與各撫按設法追比按季清楚毋使昔年之抵死獄底者今以放歸原籍遂同出柙之縱也夫京米每石計價一兩二三錢而補償舊例只折六七錢不等即追補全完所失已多况積年陳牘除蠶羨抵銷外所追曾幾何哉且掛欠非盡蠲漂失也當水次折乾已十欠二三矣及中途羅賣又十欠四五矣與其誅求于事後不若嚴核于事前水次能嚴責正官使領兌之粒

王忠端公集

卷二

三

皆實沿河能力驅國戶使收買之弊益蠲則臨倉免一石之逋即可抵追補時兩石之用矣即如今歲運過京糧一百八十萬五千五百九十石零通糧四十四萬七千二百二十三石零較之舊歲京糧二百三十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六石通糧五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七石缺數已六十五萬四千零六石計口而授糈者不加少轉輸以實庾者乃愈縮闕太倉舊穀不滿二百萬合新舊所儲之糧度不過搭配一年可立盡矣然

則應陪補者速責陪補應抵銷者速爲抵銷應  
泰送者速爲泰送其完粮無欠者應給錢粮通  
廳卽爲詳部庫發不許畱難銷算完欠截泰追  
補應帑部題勿過年終皆所以示鼓舞而杜觀  
望挽欠爲完之急者也至若議單所載省宜回  
空船俱限十月下旬到次如京通起運稍遲亦  
不許出十一月之內今歲運事稽延回空已遲  
倘在途仍濡滯中流尾幫不星言返棹一值水  
澤堅腹竊恐到次無期業經

王忠端公集

卷二

王忠  
端公

明旨嚴催漕臣朝氣正新目擊流離震鄰扣舷相警  
以速漕遠盜知辦此已恢恢矣當毋事臣爲贊  
也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五日奉

王忠肅公文集卷之三

明 甫王家彥開美著

疏

薦舉練習銓選疏

謹

題爲

聖明之求治甚殷臣子之奉行宜力事我

皇上銳意太平年來枚卜不分內外推知選授翰林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一

立賢無方治跨千古矣頃者痛守令之不才致

民生之憔悴特

勅內外諸臣于進士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其才實

德以應知府州縣之選真見張一目之羅不能

致非常之彥而于制科之外特關薦舉一途洋

洋

聖謨使見在碌碌綰符者讀之如濃寐得醒乍生自

奮之心勃發自愧之意而同來跼伏草澤不得

齒於縉紳者亦不敢自外之棄受煦振汝之思

慨世磨鈍孰大於是臣同官顏繼祖何惜先後  
具疏諱哉其言業奉

明旨下部酌議無庸臣贊謹是今日四方凋瘵極矣  
水旱蝗蝻相繼見告掠沿邊危連數省嗟此  
殘黎生趣幾盡長民須抱慈母之心守令必衆  
將帥之選膺是任者即使諸臣分曹并舉雖集  
闕庭尚恐拔十未能得五且與潔初離才德縱  
可觀矣手詔能相習乎

國家令甲進士得備南宮親承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二

廷對之後猶必觀政三月去其書生之氣使之練

習吏事況以弓旌初被之人乎除進士舉人已

經接職者勿論其餘皆嘗陶之成均試之六部

寬以月日如詞臣倪元璐所稱

皇帝武英堂練習故事至銓敘之時尤當加意選擇

量才授地若但雁行魚貫按簿呼名而議之日

連坐之法自有舉者受之萬一底積不效在諸

臣固無辭顯罰將民生利病于何濟且何以仰

副

皇上求莫之盛心以爲曠典光也伏讀

聖諭一則曰今後吏部推陞務詳覈歷任勿得詭隨  
再則曰諛部再加酌覈臣願銓臣之慎行之也  
夫薦辟變而爲科舉非古帝王之得已也三代  
以下人情多變矯飾競倖種種難防不得不以  
窮經致用東天下之耳目精神而使之專壹故

祖宗

朝科目擢駿者未嘗不與徵辟之賢并題竹帛惜

數年來士習吏風日就頹窳一登賢書再獵仕

途志卑欲蕩失所懷來漁民則鳴張臨難則媚

二十

卷三

三

縮內不能釋內溝之耻外不能解倒懸之悴則

負科目者之咎而實非科目之咎也是在冢臣

出其至虛至明之識仰佐

皇上之達驗而四司諸臣復共凜四知力滌積弊無

以賄昧將鑑衡自定才德無所不可即文字取

人皆實用吏治取人皆學術矣安見今日不可

收三途並用之效乎抑臣猶有說焉保舉者諸

臣一人之事也會推者吏部與吏科河南道諸

臣僉謀之事也故保舉貴獨而會推貴同書曰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其慎也年來每當會

推吏部臨時袖中出單而科道不過作兩掛盡

一題實無所關其口安望才品年力之能一一

爲精覈也臣同官顏繼祖何楷有慨於中久矣

夫大僚爲小臣之表大僚未能得人卽有賢守

令在下臣懼其莫爲倡也是又在冢臣謀之同

而斷之獨也敢因保舉而并及之伏祈

聖裁并爲飭行吏治幸甚民生幸甚

崇禎八年十月初四日具題

王鳳翥

朱三

附

貧民不堪助餉疏

謹

題為歲內之蕩平未奏四方之供輸已殫乞

勅計樞二臣共籌長計以裕兵食以固邦本事竊炤

祖宗朝只有舊餉四百三十餘萬

官府邊庭之費一切咸取給焉其時太倉不涸動

如漢泉天下陶陶各安其生荷與休矣自萬曆

四十六七兩年三厘五毫之遞加繼之以四十

八年之二厘積為九厘至崇禎四年復加三厘

三忠齋公集

卷三

七

計天下輸將綱額一旦溢至六百六十七萬九

千二百八兩零而雜項九款之一百二十五萬

二千三百二十三兩零鹽課之九十六萬四千

二百四兩零關倉稅課之三十三萬六千兩撫

按之公費一十五萬六百兩京邊民運等項四

十二萬餘兩及年來公費之摺括事例之復開

優免之再徵一年為數約可二百餘萬尚不與

焉一切苟且之政業已廢不行矣似亦足以給

矣不謂提襟未已也本年十月內計臣侯恂約

九年度支之數以調劑行鹽歲費二百二十餘

萬除盡支歲餘外尚不敷銀一百三十餘萬請

勅樞臣會同合算而樞臣未有以應也至計無復之

因理臣盧象昇五省助餉之疏為引伸其說于

未被兵地方鄉紳每兩助餉二錢富民五兩以

上每兩一錢業蒙

明旨不得已允行矣然臣期期有隱念焉夫鄉紳受

國厚恩頂踵其所不恤捐貲犒軍詎所應爾但柴

責之九厘三厘已加之民斯已難矣即民間糧

三忠齋公集

卷三

六

至五兩家自不貧踐土食毛卜式之誼亦所宜

聞但小民產業消長不時月更歲異難守其恒

甚至有富戶產已蕩而名尚存者將逐月為更

派乎抑按圖而畫定乎斯又難矣且省直里甲

編則不一有以一家為一戶者有以一姓為一

戶者一家為一戶者多寡之數按籍循舊易數也

至以一姓為一戶者多不下數百人少亦不下

數十人富者或連阡陌其貧者皆合祖遺山場

海蕩河灘之地糧累升斗圭撮湊至五兩上下

者若不于中爲區別勢必貧者同富者以均難將

皇上軫恤貧民之

旨謂何而欲一一爲區別戶稠口夥耳目難周必假吏胥之手夫吏胥之飛詭隱弊雖隸首不能窮重法不能禁也只此五兩之數稍一高下其手不及格者皆應輸矣已及格者皆倖免矣竊恐公家未收捐助之什一而此輩已受中飽之千百欲使奉行無弊異時不煩

三忠齋公集

卷三

一

聖慮斯誠難耳數年來干戈飢饉相尋未已今流寇之外復有土寇如大盜鄭貴丘毛二之群蹈藉通都大邑求黨與索賄和而無逃匿之意飢民先後依附者如蠅毛而起每嘯聚動四五百人焚劫闢村歷河南脩武陳蔡遂確舞陽新息唐葉一帶及晉楚接壤等處無地無之見奉

明旨

嚴勅撫道併力夾殲毋致蔓延僅僅江南一塊稍存淨土從事牛犢猶爲

皇上貢賦之民尚堪擾之使不安耶伏讀

明旨軍需固當熟籌貧民猶宜軫恤

聖仁固已周蒞屋而洞發此矣伏乞

勅下計樞二臣共籌遠計力圖節裕惠邀

聖武旦夕掃蕩而此捐助之議脩而不用與民休息

中外之至願也臣與聞知言不敢不念及邦

用是極竭聖鑒之愚伏乞

勅戶兵兩部詳議查覆施行

崇禎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

王忠齋公集

卷三

十八十九



查糴本以裕糈易疏

謹

題爲糴本已經久發各邊未據報完乞

勅該撫按確查召買實數以裕糈易事炤得實邊之計首重本色本色之所入日屯糧日鹽糧日民運自屯鹽缺額民運積逋于是不得不令各邊通融年例各項自爲乘時設法召買而於召買之外復發糴本則始於崇禎六年九月

皇上念軍需緊急呼吸接濟特於薊密永昌天津易

王忠勤公集

卷三

三

州宣雲山西以及延寧甘肅等十三鎮酌邊口之衝緩相年事之凶豐爲發數之多寡計自六年九月至八年八月止該部於年例外共措銀三十七萬二千五百一十三兩內如宣府則以六萬計大同則以十一萬計山西則以六萬計皆以三鎮年年中寇備蓄不可不厚迭奉聖諭一則曰大小城堡俱備糧糗各邊鎮一體行再則曰宣大山西召買本色以備緩急夫以

皇上之拳拳殘疆懼其日不再食至於如此宜乎與

唐盛修伍飽槽騰乃一當有亟動至呼庚萌歲

敵薄宣雲援兵供億不給至創運津昌米豆十

二萬有奇儲夏敵犯雲入晉北樓倉糧只有二

升概臣計無所出至乞將附近州衛民屯本色

及備荒積穀春米給軍又將運到宣鎮漕糧縣

雲轉晉耽幾時日費幾腳價如薊密三河等處

每州縣分運二三萬石派贏一二百頭至於糧

多贏少以人代畜以肩代車弗食弗息幫貼支

費非求分攤於地畝則求均賠於里丁積萬民

王忠勤公集

卷三

三

之飢疲而不能救一軍之枵腹追維往事猶可寒心近計臣議給折存本以備烽燧不時主客兵亟需夫亦旨蓄御冬不得已之極思也查先時各鎮召買撫按查奏皆在一年兩年之後歲月遷流完欠莫攷崇禎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該部

題定按年

奏繳今宜

勅該撫按將發過糴本確查各餉司買過若干存貯

若干有無那移別用出入混淆并各鎮年例召買一併遵限據實

奏報以課殿景以稽城堡之虛實其有虛申帳簿偽指困倉者按法重治先臣劉大夏當

孝廟時整理北邊糧草會倉場告乏大夏召父老日夕

講究得其要領揭示定價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報不兩月倉場盈積邊氓便於貿易且有餘財古人臣之實邊計如此夫當軍旅倥傯雖有折色飢不可食但使紅朽陳因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三

於倉庾何憂赤白紛驚於郊原哉臣按十三鎮之中若薊密永昌天津易州本色原裕苟益以糴買之數儘可塔京相望以飽待飢坐而禦敵宜雲山西以及延寧甘固邊境數驚喘息未定且宣府冰雹所過地無完草方本折之議獨大同耕牛瘟殄者至於爲數八千山西殺人而食者至於日中爲市延綏斗米率至六錢寧夏鼠災幾無遺種甘固則據原任餉司李應選所稱糧儲衙門從無召買則蓄貯幾爲荒邊創事此

穀鎮者正爲本色之告艱益思儲糴之難緩凡米豆以斗計芻茭以束計皆當師大夏之意而亟行之毋諉曰天時不易甌脫不毛直至臨渴呼漿而驅厖羸之卒以遣人獲也伏唯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十七日具題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三

召買甚艱疏

謹

題爲省直召買實艱嚴疆本色宜惜乞

勅督撫諸臣嚴追侵蝕力圖樽節以毋窘邊計稍休

民力事自三韓失事以來歲竭新餉六百六十

餘萬除永蠲外該銀五百五十三萬六千五百

零益以雜徵三百七十七萬九千九百零既於

此而議折色復於此而議本色合關寧薊永密

雲易州東島并津門豫備應需米豆一百七十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三

餘萬每歲天津巡撫於秋冬之交咨各鎮撫臣

確查次年兵馬應用糧料實數先期預計

題明請

旨部覆酌定查截漕相沿已久帶運遠糧米始於天

啓三年今除帶運四十餘萬截漕二十餘萬松

江汰軍并臨德倉餘米共六萬餘石外尚應召

買米豆每歲增減不一約可九十餘萬分派於

北直真保等六州及附關附津地方山東之東

充濟南河南之彰衛江比之蘆鳳淮揚徐州而

盡輸津門以聽餉道餉司之分運計公私水陸

度支費不下四五十萬粒粒皆民命也而崇禎

六年關寧至漂失米豆七萬二千六百七十餘

石永鎮失風米豆至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一石

雖例追水脚十分之六然已幾十餘鐘而致一

鐘厥云艱矣乃今據報山海倉舊冬十一月分

存倉海陸運米豆共六十萬四千三百九十一

石零內崇禎二三四五等年守支倉委陸承恩

戴賓周天驥等共侵欠一十五萬七百七十八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三

石八斗零存倉池爛米豆二千七百七十一石

零穀草實存只二十萬三千四百三十九束而

商委金鏞遲有功王正國等積欠數至四十六

萬八千二百二十束寧錦前三根廳犯委宋獻

明徐自新李應選等自崇禎元年至七年侵欠

米豆一十八萬九千夫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

爲奸邪所利昔人之所以貴粟也不謂勝之利

之者一至此乎歷經盤查糾紛有據經年以來

非不按月

奏報未見該餉司於泡爛者若何變價侵欠者若何追補倘各鎮盡皆如是欲求本色之不匱派買之不增其可得乎卽如料豆一項查關內外先年廐馬久缺而派額仍復取盈以致暴殄無算崇禎六年山永舊撫臣楊嗣昌曾議變價還官泡爛不堪豆五萬六千二百四十餘石近年減派十五萬而馬未見缺於槽此亦見樽節之難人耳方今省直民所患苦莫過召買既糶穀以納銀後領銀以買穀當糶穀時貴在銀故賤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主

穀及糶穀時貴在穀復賤銀無論水陸迢遞輸輓力竭兵荒相繼民且恨顧卽此展轉糶買更番賄折已屬難堪近

畿若真順廣大保河六郡新經奉

古自九年爲始炤銀納糧復以津斛準折市斗印烙頒發且官收官解哀此憫人汔可小息然自畿輔之外若山以東大江大河以北之肩茲後者諸苦能盡竭乎况如江北殘破地方業已無民勢不得不以應蜀者而易糶應派民力未易蘇

也封疆諸臣倘能悉心隱念於積欠一一清還仍至纖至悉以圖節裕使紅朽足特則在軍多一石之時振在民便可免一石之負擔所造邊計民命實不淺矣伏唯

嚴飭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具題

王忠肅公集

卷三

主

救災疏

謹

題爲民命當恤救災宜蚤鑒晉豫相食之變乞  
推廣德意通

勅省直多方脩備以存未盡之才遺望生全於有日  
事自

災降疾威敷於下土七八年未無一歲而非寇不一日  
而無兵重以枯旱洪潦飢緣蝗蝻蠹午併起民  
之死於歲死於办致勤

王忠肅公集

卷三

王

皇上議蠲議緩者不一而足然未有如今日飢民怡  
然相食令人震惘無已者本年二月三十日山  
西撫臣吳姓以異嘗災變告三月十二日

唐王以南陽連荒七年告其所酸楚而略指一二  
以槩十百者在南陽以親母而烹食其女則有

郭廷玉妻霍氏山西聞喜以親父而殺食幼男  
則有廣盈里楊雷子至殺人母子而併食者則

有張河圖等十三名口他若插標自鬻開市賣  
人刺道殣之委齒解行路之惟子兩省皆是也

皇上惻然軫念慨發

御前銀各三萬亟行救濟仍示停徵煌煌

天語不啻予以回生之劑書之史冊雖周文如傷亦

不過是本月二十五日臣辦事科中復接河南

按臣金先辰所按中州災冠疊至一揭飢民衆

衆相食可得而查者在土蔡真陽則有朱天貴

楊槐等十二名口而乞婦張氏馬氏勒死解恩

敬五歲之女而養之有如烹豚至南召新野地

方則惟見割肉盈筐爭相剖食名固不勝書亦

王忠肅公集

卷三

王

不忍書矣該撫撫遵

旨率屬捐賑計南汝等府所屬一百二州縣共賑過

饑民劉明即貧生張翺鳳等共一十九萬一千

四百六十二名口凡此須臾無死者皆我

皇上生之也況今

尚方之膏一渙飢民有不霍然如入太倉得穀氣

而病良已者諸臣同有血氣忍不設誠奉行以

孤

皇上匍匐急救之德意乎按臣金先辰所請南陽汝

寧汝州開屬項商沈丘等州縣未完錢糧仍當  
分別暫與蠲緩固救死存生不得不望此耳然  
臣因是而有感焉宋熙寧間災傷祗因天旱米  
貴諫地方先事不行奏聞流殍既作然後朝廷  
知之勅運江西及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  
巡門散粥而無救五十餘萬人之死蘇軾以爲  
此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夫仰首望

幾幸無災以苟且目前此後世之爲也古者三歲而  
期一歲之必災日不敢責天無已也惟恃吾有

李忠肅公集

卷三

三

以脩之王禹偁知黃州城南兩虎夜闌一虎死  
食之殆盡禹偁即以爲憂汲汲焉以隄防盜賊  
撫恤軍民爲事夫獸相食啗猶以爲災而脩之  
況于人乎今晉豫之外全秦皆屬殘土湖廣自  
即襄荆承德黃二千餘里盡爲賊蹊江北先時  
據按臣張任學疏

請應蠲緩者四十四州縣今又加以和舍靈璧蕭  
場諸處矣百姓衣犬羊之衣食犬羊之食者  
無幾也事孰窮極誰片一一入

告乞

勅將戶部近日條奏山西救荒事宜通行省直以便  
預爲遵行乘其未飢而救之而嘗平預脩積穀  
之外別無救荒奇策

嚴勅該撫按課實殿最責其乘時收斂一值水旱便  
宜賑發仍炤額補足歲以爲嘗查盤專以數米  
爲事不許聽其以存銀抵塞至于事亟本折俱  
無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荒政十二最重在散利  
在薄征但地方既災苟不薄征雖散利亦無濟

李忠肅公集

卷三

三

也卽如淮屬疲困之海州近日總督漕臣朱大  
典疏援

恩詔申逃亡未復准與蠲併之例除漕糧上關

國庾一萬二千九百五十石之額未易輕徇議折  
其鞭糧歷年宿逋百姓自一百一十六里改爲  
六十里仍逃亡幾半誠不如止六分之實限而  
蠲四分之虛名買此一州民命所獲多矣至臣  
再閱府軍後衛鎮撫司掌印副千戶劉俊卿奏  
獻生財大計一疏詳列南直牧地六十萬頃

價取租歲不下六千餘萬自嘉靖十年丈勘厘  
天啓六年先後二十三臣奏

請清查未見結局當此餉額缺至二百餘萬恨不  
刻期舉行以裕軍興省加派輸餉但其地分隸  
應太宰鎮廬鳳淮揚徐廣和揚州等處頻年  
寇訐殘廢哀鴻未集不堪驚擾夫苟亟應具在  
按圖可索雖有豪猾誰能揭之以去障之以手  
臣以爲其宜

嚴勅該撫按責成道府按數清查立定期限期滿實回  
主忠肅公集 卷三

奏勿以百年積案奉行之下過爲張皇庶鋒鏑餘  
生不至相顧鹿駭免煩異日招徠賑濟而爲晉  
豫之續

國計民生兩攸賴矣敢因救災而址及之伏惟  
聖明熟慮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題

速准報延遲疏

謹

題爲洪限已迫准報未聞乞

勅在事諸臣乘溯口之既通併力速償毋寬後至以  
新漕政事竊炤過淮一節不但爲江廣浙直一  
大期會凡催官催旗理船理米與夫軍民交兌  
之事於此訖其終實以出淮入黃蘇濟達潞督  
率催輓之力於此開其始未有過淮之時日既  
稽而過洪抵潁能與巨浸爭道馳驅而獨蚤者  
三忠肅公集 卷三

令甲淮限不得過三月每過淮畢必具疏

題明誠重之也且仰觀

特惟四五月間東南風發越風揚帆中流直上無滯  
曲轉折無淤泥閣淺數日入口過洪上聞霖雨  
時行水漲風順六月盡旬便可抵潯不須剝淺  
上倉一畢八月回空西北風送南年年往返可  
無遲誤自六年以來長山決至二里許黃漫入  
加遂盡填淤一望長河南北分塹無從飛渡於  
是疏加疏黃有如道謀升旗觀望且前且却而

過洪抵壩不能盡如期矣今河臣周鼎力任治  
湖司應若王資贊譚元芳等復能殫精分職開  
董家溝以避磨莊駱口之險溜而鳩工濬加三  
月告竣昨據恭報加河大治一疏見在放水下  
行涵涵東注鳳陽衛指揮齊惟忠下糧船四十  
八隻董天祐下三十五隻蕭鳳翔下二十二隻  
魚貫而上繼後旗手長淮畱守鎮江等幫銜尾  
競進審如是此時且可過濟而何以過淮尚未  
報也漕臣當軍旅倥偬之中左持兵而右籌食

告耶伏乞

勅下速爲查明其有遲回後至者據實奏處毋使昔  
年以漕待河者今以河待漕也至於河性遷徙  
靡嘗踏勘以防淺溜塞決以保伏水築堤束黃  
以兼利

運河臣自應速底成績仰副

明旨而一出泃口而北分司恭布查覈鎮分司所管

爲彭口及韓庄等八閘職在節宣而南旺北河  
賴坎河之水以爲分注舊例南注三分北注七  
分自崇禎二年舊總河李若星畫界分理南自  
邢家莊起北至靳家口止則南旺分司所轄北  
自靜海縣起南至靳家口止則北河分司所轄  
至前歲因畫界之後分夫分水南北互執不便  
因將南司分理之地仍歸北河今南自南陽北  
抵靜海沿河延袤一千四百里則皆北河分司  
事也至津潞之間五十九渡則通惠河分司職  
有專屬際此雨澤未沾水象日涸應令各屬河  
官駐宿河干率額設淺夫於本管境內遇淺卽  
濬務使深通無阻不得只以水旱聽

天則南北周流抵滬無誤回空如期漕事其克濟乎統  
惟

嚴勅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四月十三日具題



保漕以安中外疏

謹

題爲流寇逆議方張運道關係甚重乞

嚴勅在事諸臣極力綢繆設法控禦以保危漕安中

外事

國家以六軍萬姓之命脉僅寄之一綫之漕河上

憂

災時之難定下憂河性之遷徙中憂人事之不齊寇賊

奸宄之叵測年來真無刻不呼籲焉近據漕臣

王忠肅公奏

卷三

三

張宸極中州漕米未完甚多一疏臚列各州縣

入倉之米僅十之五至如南直廬州之六安英

山霍山鳳陽之霍丘安慶之潛山太湖宿松湖

廣黃州之黃岡蘄州等九州縣承天之荆門當

陽德安之隨州孝感應山等州縣皆以頻年寇

災完免之期杳未有聞臣竊慮開幫之期視之

前歲又較遲矣不謂今日之厯杞憂者又方大

也流氛壓境分股四犯臘月旬日之內六安攻

矣廬州圍矣和州含山相繼破矣江浦不知攻

守何狀矣門戶蕩然疾走揚州其所必至夫江

淮爲南北咽喉運道所必經也除浙江及蘇松

常鎮四郡漕舟先繇京口尚與賊遠此外若南

京江廣必泝安慶儀真沿江一帶刻刻與賊爲

隣而淮揚則捻會之區也如使逆賊黨死僥倖

扼我咽喉犯我河津弱舟羸旗既無扣舷相警

之法長江大淮復無蔽遮阻遏之力七千餘艘

汎汎中流有一不戒全漕俱危軍

國命脉尚忍言哉非

王忠肅公奏

卷三

三

勅河漕諸臣相機觀變諛撫按厚集兵力卿勇逐程

防護漕事其未克濟也然扼要在使賊不得踰

入內地一步

京固人心安則全漕俱可無事宋臣有云守江者不

於江守淮者不於淮今賊未至不能力挽於境

外賊既至不能力挫其前鋒聽其癰疽內潰徒

守江淮已屬後着况堪以重地再付一擲乎是

在

皇上速

勅理臣盧象昇乘平文綬馬如龍苗有才楊世恩諸

兵廩至與撫按諸臣左倚右角如逐鹿然必捕

後已而淮南北高寶蕭碭之間鹽徒出沒見聞

易起務使先期收拾藉名爲兵藉其氣力以爲

吾用毋爲賊資事亟矣因糧輸餉部咨方行取

撫未易一應餉犒暫留鹽課就近支給統俟事

平帑數抵銷假便宜而後可嚴責以成功則今

日之事猶可爲也不然淮揚一動九省解餉無

從出途百萬鹽課悉何措辦內地危而邊疆俱

三忠齋全集

卷三

四四四

急不但憂在漕也伏惟

聖斷嚴

勅施行

崇禎九年正月十八日具題

考祖制以汰冗員疏

謹

題爲度支之糜耗莫節根本之綱繆宜周應裁之

官不得不裁應設之官不得不設謹陳末議仰

祈

聖明參以

祖制親爲酌定事竊得大學言生財而列食寡于生衆

之下用舒之前誠以財者出于地而有限費于

口而無窮未有食不寡而用可得舒者臣歎今

三忠齋全集

卷三

四

天下大率皆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

衣坐食之輩民生安得不日蹙度支安得不日

匱也即如汰冗員裁冗將兩事舊歲計臣會商

節財長策曾詳哉其言業蒙

明旨允行矣閱歲以來遵

旨奏報者僅有山永撫臣馮任疏裁本鎮總兵坐營

叅遊都司等官五十五員名歲諛銀九千七百

三十一兩零順天撫臣張鵬雲裁所屬縣丞科

正經歷等官共一十三員大同撫臣葉廷桂以

經制新定庶可議裁其餘各鎮及内外省直屬  
寂無一報也煌煌

明旨等爲掛壁之文將謂崇禎二年奉

旨汰冗銀一十四萬之後今員員皆屬實職更庶可  
議汰耶何以山永前遵兩撫之報汰者有如是  
也乃知汰冗有如淘沙愈淘愈有特積錮相仍  
無肯于錢窟中一爬梳而摘發耳至今日管衛  
積弊尤莫過冗將總戎建燾但隆體貌麾下材  
官多於騎卒夫以新兵僅二十餘萬而并流至

主忠肅公集

卷二

三

三千一百九十餘員幾于濡鵲爛羊之誦矣且  
多一弁即多一弁之占役侵剝即如延鎮撫臣  
高斗光所稱諛鎮入衛三帶軍爲數不過二千  
有三將官三中軍六千總十三把總不駢拇耶  
而且各營薪水軍把總則六名中千則八名守  
備則二十名將官則六十名協守則七十名總  
鎮則一百五十名而跟件衛役之溢額影射不  
與焉合將領中軍千百總累累多官共爲臃腫  
兵額所以愈少兵餒之所以日甚也是弊也豈

延鎮獨有而各鎮獨無耶何督撫竟匿不以告  
也統乞

勅部立限嚴催不論内外省直邊鎮凡有應汰官弁  
員役責其覈實

奏報而無寬後至之罰則民瘼猶可懸度支出入  
之數猶可準也夫冗官批政也裁冗美政也然  
亦有不可比而同之者

國家兩都重建金陵爲

置宗藩祥之地億萬年燕貽所自

主忠肅公集

卷三

三

高皇帝衣冠在焉比于成周則文武之重鎬也當日設  
官分職按政事之繁簡而斟酌布之于六部侍  
郎則去其左而存其右下至寺司各官莫不各  
有裁酌布在方策三百年如一日也雖萬曆三  
年于吏禮兵刑工五部侍郎曾經議革然未幾  
至十一年復設如故況今論金政則三年一外  
計六年一內計以及諸曹之給繇差滿季報皆  
有臧否佐冢臣以鑒別總齊應有人也論餉額  
則歲屬兵部項下支銷者折色三十三萬不足

至改折本色二十萬以充之仍苦呼庚佐農臣  
以劑量出入者應有人也論典禮則鐘簋式靈  
秉文德以對越駿奔者方體

皇上孝思而加虔佐禮臣以寅清夙夜應有人也五  
方穰處獄訟繁興佐刑臣以五聽三刺者應有  
人也

寢鼎新版菜方行佐工匠以捧土庀材者應有人也  
至吃要莫如樞部差操額軍非不數至八萬六  
千九百有奇而訓練久弛超距無聞况應差者

王忠肅公集

卷三

題

不荷戈乎勁賊四股捲土重來其不忘截江而  
飛渡者非一朝夕之積也前月會推兵部侍郎  
奉有南京部寺司等衙門侍郎佐貳各官應否  
復設着通查議  
奏奪之

青夫佐貳等官其爲冗員與否該部自有確議獨是  
此時外遏寇暴內戢奸萌佐樞久稽司馬之堂  
隻手難拍

京何地其可易言哉耶伏讀

明旨應不復設

恭憲迴環根本之計毅然無已冢臣奉

旨查議當爲

皇上熟籌及此矣按

祖宗設官之定制爲一代建極之道揆于應裁者裁之  
以塞倖門則人人修敬事後食之風應設者設  
之以仍舊貫則人人知豐芑根本之重人與事  
相配官有守不渝久安長治恒必繇之伏惟

聖明垂察

王忠肅公集

卷三

聖經

勅部施行

崇禎九年二月十四日具題十八日奉

別冒造刷積弊疏

謹

題為

御覽重在覈實臣罪莫大欺朦乞

嚴剔錢糧冒造之繇弁

勅九邊盡刷積弊以省成疆政事臣稽周官一書特重理財而嚴于司會其于九貢九賦九功九式

之法莫不有書契版圖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

成以月要攷月成即今之部邊月報季報是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三

辛

以歲會攷歲成即今之歲終

御覽冊是也其所以稽一歲盈縮之數防內外侵耗

之端法至嚴也本月初四日臣辦事科中適宣

大總督梁廷棟投臣錢糧差數可駭年終斷難

冒造一揭臣竊異之擬宣府東路通判宋應鑒

所造八年分會計

御覽冊內開本路各倉場實在項下見在主客兵糧

料共一十九萬七千三百有奇草四十三萬八

千有奇客兵召買移鎮銀七千二百六十六兩

有奇印之該廳十二月分循環報料實止五萬

五百六十四石有奇草實止二十七萬三千三

百有奇弁無客兵召買一項再據其揭報各倉

糧料見在又止三萬五千五百有奇草又止三

十萬五千有奇參差之數或相倍蓰或相什伯

而客兵召買銀數竟屬十虛應鑒之言曰

御覽自來有此懸數則先年陝西

奏繳花馬一萬六千餘匹只因沿習舊規以積年

倒失拐逃被盜見在買補等數俱入實在項下

王忠肅公集

卷三

壬

遂蒙

聖明洞察

嚴旨查處應鑒獨不聞乎此猶曰遠鎮事也上谷之

與山西固同一督屬也查往牘崇禎二三四

年山西鎮

奏繳文冊以已故之魯世官等四十年未完之糧

料懸虛數於實在之中崇禎六年八月戶部

題覆未經摘出行查奉

旨詰問仍看該督撫按自行回

奏矣應驚復不聞之乎此猶曰歷時之已久也如

六部每月進關精微一事先時俱沿舊套舊冬

奉

旨通行申飭該戶部尚書侯恂以職任度支自以錢

糧爲重

題明擬實開列惟取纖悉不遺出入無爽以副

皇上綜覈至意奉

聖旨是以後出入公文仍以關係錢糧爲主凡行查

事縣俱着詳開精微簿內以憑稽覈欽此夫以

三忠齋公集

卷三

七

六曹每月

奏繳之精微

聖明方且嚴剔而更弦之況邊陲每年會計之錢糧

銖兩尚難游移而可以懸數當實在且以二十

九萬七千四百之懸數爲實在乎至召買一項

之七千二百六十餘兩所造

御覽冊則自燕而有而還問之循環則又自有而燕

更不可解也從來欺朦非經此番逗出安有圖

窮七見之日哉乞

勅該督撫嚴究根因徹底清追仍着爲令以破九邊

積習再如原任甘肅糧儲李應選季報七年分

秋冬餉冊查因原鎮舊管實在隆德隆城瓦亭

三倉米豆共一千六百九十一石零草二萬七

千三百五十三束本官突稱本年八月被賊殘

破搶掠一空既無申報於先而遽欲開銷於後

錢糧何事可容輕濶若此見蒙

明旨駁查自無遁情伏乞并

飭九邊一切主客兵錢糧出入數目不論季報歲報

三忠齋公集

卷三

七

管收除在俱宜一一確覈奏

聞俾

皇上一覽而知閫外之登耗虛實邊臣之樽節糜冒

以制用省成分別殷窳是今日清釐疆政一大

端也

崇禎九年王月初五日具題

按年奏繳疏

謹

題爲軍餉數目浩繁出入頭緒紛沓乞

勅談部定按年

奏繳之法以清歲額以杜虛冒事本月十九日恭  
遇

皇上召對武英

面諭戶部以軍餉匱詘宜求長計至次日復申之以

明旨仰見

王忠肅公集

卷三

晉

皇上奉念足食無已也竊惟制用之經在先明出入

夫

皇上不嘗勗諸臣以家事視

國乎臣請以理家之說進今夫八口之家一日之

內米鹽酒醢無不朝夕盤算積日成月積月成

歲則又無不給出入之多寡以稽生計之虛實

人但以爲細民之理家者應如是耳然是法也

周官用之周官一書特詳理財其所以制用

者不過以參互攷日成月要攷月成歲會攷歲

成而已

國初餉邊取足民運屯鹽不費太倉一錢至正統

間始給京運年例然不過四十餘萬後稍增而

爲五十九萬終嘉靖之世至二百八十餘萬今

頓增而爲三百九十餘萬比成弘之間十有二

倍矣每年自太倉歲額一百五十四萬三千餘

兩外諸如會議汰冗賦役贓罰鹽關稅課京衛

備邊輕齎助餉扣解工食屯田起科蕪額荒田

新增監鹽故絕官軍俸糧及新餉撥充鋒兵年

王忠肅公集

卷三

晉

來缺俸缺廩備支待用折解光祿白糧臨德二

倉事例等項種種名色不可枚舉歲解仍苦不

足復那借各項以充之而舊餉之出入從此繁

矣至新餉自萬曆四十六年加二百萬三十一

兩四十七年又加一倍四十八年又加一百二

十萬崇禎三年又加一百六十五萬而禪徵天

啓三年議定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九百餘兩崇

禎八年又增稅畀公費事例一百四十八萬七

十餘兩優免之暫徵一年尚不與焉分歛剝項

年加月異數如蝟毛入孔既紛出孔復劇省直水旱蠲緩不常脩邊之外加以流寇用兵

題畱抵充不一關宣經制雖定苦於紛紛調援且月餉行塩則例不一入額出額參差易濶即如前此鄧玘張外加艾萬年曹文詔尤世威徐來朝及張全昌趙光遠等八營或譁或敗或潰或逃士馬作何補併錢糧作何扣截迄今未據有實數者苟非年清一年竊恐蟻竄穴種種難塞究將求其籍而不可得矣且可使四百餘萬

王忠肅公集

卷三

奏

太倉之出入歲終則會而千餘萬餉額之出入歲終不會乎今宜

勅部嚴定

功令分別新舊兩餉每歲入歲出如太倉例定期於次年三月

奏繳使省直曉然不論截留抵充即須據實先期報部以憑覈算夫餉數千絲萬縷條分原不厭詳惟明開歲徵若干歲收若干歲支若干而後司計者高下在心可以酌量緩亟從中裒益力

清耗糜力圖樽節即邊計殷繁自可出入於十餘萬之中而不至一旦困詘莫支然求其法必

先之以季報又先之以月報而後歲乃可得而會也惟諫部于十三司中遴其精明廉毅者一人以司清釐而以左侍郎分督其事每上月即預計次月應入應出之數若干而于次月即查上月實入實出之數若干支那補扣若干手畫筆記司報之堂至一季則彙造成帙一存部一存科年終彙四季而為歲會臣以為行此且有

王忠肅公集

卷三

奏

五便焉查省直司府州縣凡錢糧一銖一兩無不造冊交盤獨內之部司不然今數目既清出入不爽一遇陞遷事故即可按籍交盤一便也近日京糧屯豆一事祇因先時借欠不清以致事後開罪今經手有人年月不易即有那借涸消當年官吏應自抵受前人不得却責後人不至株累二便也錢糧有目有凡有總有撤今既詳略齊參久近兼察出入完欠一覽即瞭官不至稟成於吏三便也部科有冊每年四季互為



磨勘奉行數墨推見至隱猾吏肆惡害已無從  
去籍四便也按一歲之定額酌數歲之盈縮參  
伍均衡可以定崇禎會計之錄為將來不刊之  
程五便也有此五便彈而不為雖日取憔悴煎  
聊之民而骨骨焉敲而剝之寃無救於自中臬  
竭之弊此所謂不終日之計也計臣先時曾與  
臣籌及此慮至深矣伏惟  
勅部確議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三思齋公集

卷三

奏

崇禎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速覆

五月十三日戶部覆前事奉

聖旨這新舊餉銀出入清數按季彙冊次年三月奏  
繳部科互相查核依議着實飭行永為定例

大樹等處不可與屯疏

謹

題為謹因興屯之議略陳所知以為民速事代

太祖

高皇帝曰朕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屯田是也

況今處軍民交誼本折兼貴之日凡屯不問其

為邊為腹為舊為新但能修舉一分即可利濟

一分故言屯者今日所亟欲聞也近如紹興府

山陰縣者民王元振等領興屯於浙之大樹秀

盛雲霧銀渠昌國等山餘姚下蓋新湖汝仇竹

三思齋公集

卷三

奏

溪等湖及富陽縣地湖州府田鑿鑿其言以為

地盡肥美臣耳目未及亦妄意或有一二處之

可行用累此民情也昨讀臣同官阮震亨東南

生命已竭水利修復宜先一疏乃知大樹等處

之不可田也或以遠跨海外或以宛在水中夫

固言之有確然矣獨是雲霧僻處一方繇來相

傳中有荒田倘不明揭此山情形以發其覆言

者之口必不塞山鄙之民危疑必不止也臣請

補續約略陳之夫雲霧者是即衢州府開化縣

二十四都突兀之荒山也開化居姑蔑萬山中而雲霧復居開化盡處其界首則與江西之德興玉山相連嘉靖四十五年劉撫院畫定官民界址一荒田一蒼潭一西原一黃岡嶺界石四片見存此外皆屬民山二百餘年來兩省居民煎有齒而及之者不知當天啓初年何故山名四馳紛紛或稱頌自僞工本採木助餉開出山場地可與屯臣爾時正爲開化知縣憶於天啓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曾奉撫按檄詣山相度奉

二忠齋公集

卷三

李

榛摩崖只見山骨嶸立形如削成併無一席平衍之地且欲覓一坏附山之土亦不可得無間其肥美者間有雜木從石縫中挺出根株皆拳曲支離臃腫不材安望育五穀乎擬實繪圖具覆議乃得瘼未幾而復有撫其說以聞者而下邑荒山一旦名微

帝座舊邑令但宗舉同道府詣山四勘更詳于臣迄今讀其申文非稱懸崖掉天太陽不照緣實觸穴始得再窺左足則稱萬轉紆盤過王陽之九

折節節崖我窮鑿道之五丁卽所謂荒田者澗不過一分是官民界址行路尚無駐足之所何處可以屯田而繇來相傳荒田之名固以一勘道破矣宗舉雖沒原詳猶載開志可攷也卽當日撫按原疏亦稱層巒疊障自縣城至彼六十里諛道府凡徒步三晝夜始達其處如此光景可言耕耘爲屯田之計乎凡此皆據道府親勘之實錄也且環開皆山田不及山十之一公私所取辦者種木之外無恒產焉苟有土盈掌可

三忠齋公集

卷三

李

緣舉趾緣南畝者且不遺力而讓能豈有舍一歲一穫之穀而株守于三十年後一收之水而自有此山以來獨寬然留此餘壤不彊不理以待今日越境受廬者之物色耶王元振等或偶得之傳聞而未及見耳倘一見之當舍出疆之未耜而廢然返矣卽戶部覆南臺臣陳學伊溫處開墾游民附籍一疏奉有諛撫按詳查確議之

自今犬樹昌國等處阮震亨之言既屬不欺而雲霧

山則當日原疏原詳犁鋸具在雖使按查積  
度亦不加詳確於此也臣既有所知不敢不備  
述入

告以息地方之危疑伏惟

勅部並覆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六月初二日具題

王忠端公集

卷之三

七

王忠端公集卷之三終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四

明 薛王家彥開美著

疏

補救漕事疏

謹

題爲漕額久缺本色漸虛謹陳末議乞

勅部力行以圖補救事臣聞倉臣李遇知截泰八年

所解七年漕糧疏完過京通正耗尖米共二百

三

卷四

一

六十七萬八千一百八十石六斗零按之六年

完過米數已缺額二十二萬八千六百四十二

石矣除抵銷四萬外京邊挂欠四十八萬三千

六百零按之六年掛欠之數又多一十五萬矣

兩年未幾而完欠之數已相懸如此及今不亟

圖補救漕事漸且難支臣竊慮之然補救之

方亦不外計臣所已言已行者而力行之是其

說有四焉一在清扣抵一在復支運一在裁截

漕一在廣收買漕糧其詳扣抵一法有董夫美

餘章把欵掃芑斗紙割小封等項取之輕資原

爲各弁應得之銀欠糧者賴此爲抵銷焉抵銷

之不足者復有防欠月糧除六箇月本色外餘

六箇月折色共該銀一十七萬五千餘兩各州

縣徵完徑解漕儲道收儲候過淮先給三箇月

餘三箇月約銀八萬七千五百餘兩標解通濟

庫名曰防欠糧完者給欠者抵此定例也乃先

時俱寄通州庫至崇禎四年始歸通濟庫不知

此項出入何故竟無關會近經部臣破情面而

三

卷四

二

嚴查計自四年至八年共該銀四十三萬七千

五百一十三兩解過者只九萬五千六百五十

餘兩未解者且三十四萬有奇而四年以前完

欠尚其稽也以每年十三總屬八萬餘兩應給

應抵之銀至於在軍在庫兩無着落宜

勅部一併徹底清查已解者扣抵若干未解者銷歸

何處務使水落石出此後遵

旨責成糧道隨糧解通輝何考成掛欠之數清過半

矣崇德二倉原爲京通預備分諸萬曆十四年

題

准每年山東河南應解米一十九萬四千四百石盡  
徵本色臨清倉嘗留米三十萬德州倉嘗留米  
二十萬兩倉并留米五十萬爲通年出陳之數  
其餘剩米在臨清倉除撥小辦行糧一萬五千  
五百餘石外餘皆改撥河南兌米德州倉除撥  
天津倉官軍俸糧五千八百石外餘皆改撥山  
東兌米俱要換陳支運如遇災傷即於五十萬  
內動支下年補足永爲定例立法至淵遠也即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三

勅部查明見在實儲若干已未完若干炤額支運抵  
補不許談倉別項那借如有拖欠報部查追務  
期以倉之實濟漕之虛庶不至以贏餘供朽蠹  
矣關鮮自帶運遠糧四十一萬五千九百餘石  
外每歲截漕不下二十餘萬而昔年且輓漕於  
陸發昌鎮新運八萬石以銷宣雲之援卒因召

買之不時遂至於割東通之額爲邊糈一時之  
權宜不可執是爲長計也今部臣既有給折存  
本之議爲裕邊亟著而昨秋欽奉

召對時部陳曾稱山海寧遠永平東島各鎮量行折  
給歲可省截漕一十萬還之太倉臣願其力持  
前議以爲根本計也耿壽昌糴三輔弘農河東  
上黨太原穀供京師省關東漕卒遇半御史蕭  
望之以爲築倉治船有動衆之勞恐生旱氣民  
被其災漢宣不聽竟用壽昌之策漕事果便今  
王忠肅公集 卷四 甲

畿南河北山東天津諸郡縣召買津運臣亦知本  
色實艱然而三年穡事豈無一年之偶稔做壽  
昌法于歲稔時遵諸司中之有心計者相水次  
郡邑一試行之與臨倉收買餘米相權併濟所  
入當可不貲若以爲糴本脚運難措即此防欠  
一一清追與夫輕齎勿復那借自可挹彼注茲  
而裕如矣誠力行此四者扣抵年清一年支運  
歲額不失截留漸少收買漸多升旗無誅求之  
苦太倉有陳因之實

皇上欲問積貯可支幾年每年只令該部責成雲南

司將通漕起解京邊出入實數俟倉臣截叅後

始例

奏繳以稽歲事之豐歉在倉之盈縮支用之樽節

糜耗一披圖而瞭然矣夫太倉銀米每歲各以

四百萬爲數

祖宗朝原以本折相衡實貨并重今太倉庫出入銀數

年終既有

奏繳自不待勸導此本邑前辦增邑業已行之

王事奉命

奉

王

足下計辦度支費裁臣肅任懷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六月初五日具題

設法護漕疏

謹

題爲全漕關係甚重乞

嚴勅理漕諸臣設法防護以毋墜狡謀事竊得漕糧

以登庾爲完倚臣初謂入口之敵報雖紛河干

之人情宜定惟有

聖諭晝夜挽運一法以庶幾早抵京通爲萬全之圖

今賊勢急矣狡謀叵測偏地密布或以細作涸

入舟人之中或以輕騎直薄潞津之許番因撥

王事奉命

奉

王

之延肆一炬之毒皆勢所必至而前報過濟之

七千餘艘尚未知盡出臨清與否倉臣李遇知

已于今晨

陞辭抵通巡漕張宸極舟次當在臨德上下伏乞

勅令偏論漕儲督糧諸臣或棧已過津北者速爲催

運入通其未經過津者或于臨德二倉暫行寄

頓備愈于收泊河岸有露囤之虞夫事緩則宜

慎遲事急則宜收斂

明旨所云相機酌行正在千斯而所汲汲者唯以恐

防奸細為第一義十三總各率本幫之人特為

旅防護無虞者事平直行敘資其有藉口

氛乘機侵盜者重繩不赦而通鎮津撫俱須厚

集兵力抗其南窺亟

命東撫移鎮德州為犄角之勢壯在山之威則清事

猶可為區純惟

聖鑒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七月初九日具題

王忠肅公集

奉田

長本號

請勅樞臣跪

謹

題為

陵寢震驚樞臣坐視謹據實糾恭懇祈

聖斷速為裁處以固根本以安人心事本月初九日

恭遇

皇上召對

平臺仰見延訪虛懷復聆周詳

廟筭臣知驪寇不足殄矣然臣所痛者疆臣失守匪茹

王忠肅公集

奉田

單

突犯擬巡關御史王肇坤塘報本月初七日寇

於七孔構制三大營

德陵起火延燒房屋本日復稱本夜只見

陵內火光不知的實焚燒何處夫

陵寢何地凡一草一木皆百神所呵護臣子所攀依即

星星之火已慘不忍聞况延燒自晝徹夜乎舉

朝臣工呼籲欲絕凡有血氣共切同仇今巢五昌

既不知下落併部曲一旅亦不知所之無望援

夫督臣丁魁楚現駐八達嶺咫尺

陵園不聞介馬馳救司調度聽其悠然至此閣臣王

肇坤勢迫情危疾聲乞師幾千齎指相示斗大

昌平存亡未卜樞臣張鳳翼漢無被髮纓冠之

詎縱不爲一州民命計獨不爲

祖宗

陵寢計乎夫

陵京相望不踰二舍初七日賊已犯

陵而通國爲鳳翼所誤次日之晨霜傳賊勢稍緩者今

已五日哨探仍未通也火光仍未辨也屬何部

王忠肅公集

卷四

聖

落作何布置爲分爲合或聚或寡仍未知也擬

塘報老管尚在德勝口乘此大隊未集不爲設

奇夾擊徒作掩耳餘鈴萬一

陵園果有一草一木之燼雖食鳳翼之肉亦何足以謝

九廟之靈洩敷天之憤哉伏惟

聖斷裁處施行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七月十一日午具題

添設樞貳疏

謹

題爲烽火已迫借箸無人懇乞

聖明暫

准樞貳添註以料理戰守機宜事項者

皇上爲戶工兩部差委不給各

准添註司屬以爲集事之計矣臣思今日之事中樞

爲重而司屬之上樞貳爲先臣高拱嘗有添

註樞貳之說以脩總督之用自天啓年間添註

王忠肅公集

卷四

聖

冒濫幾於人有倖心

皇上慎重名器痛履前弊雖司馬之堂亦止許左右

二員然天下事有經有權有常有變徃者惕於

已已賊騎之深入通州曾以侍郎范景文鎮矣

昌平曾以侍郎侯恂鎮矣自事平之後收時惜

費者謂通州原屬內地去侍郎留總鎮以其兵

聽津撫節制事權自可歸一但昌平爲

陵寢重地黃花路一帶單薄難恃嘉靖二十九年賊入

東山口



陵衛之衆無一執挺相拒直至內監所居上殿搶擄旋  
從入口遁去此往事之可鑒者也乃亦竟以事  
平撤重臣不設今逆賊犯順至於如此論者始  
追而惜之而見在佐樞臣張鳳翼以居中調度  
者只有左侍郎王業浩一員右侍郎吳光義新  
被

簡命赴任尚無期也臣姑未論將來之總督應取才  
于樞貳將來之昌平應彈壓以重臣即以見在  
料理城守論內外兩城計垛二萬七百七十二

十一忠端公集

卷四

聖

箇垛下砲眼一萬二千六百二箇而箭樓角樓  
十六門處處防守共軍不下七八萬人雖曰器  
具屬之司空糗糧屬之司農約束而指麾之者  
有總提協三臣畫界而分守者有勲衛各衙門  
諸臣然而明偵探審緩急分策應種種防守機  
宜則皆樞部事也業浩能以一身爲左右畫乎  
苟非暫行添設二員恐緩亟不能猝辦且事機  
難料萬一徵兵四至

皇上旦夕欲遣一重臣出鎮視師該部將以何人往

乎事亟而設事平而止錄來御變難拘嘗經臣  
之所言期于濟事非爲諸臣開功名之便門也  
而右侍郎吳光義職既在兵自當速催星馳以  
赴

君父之急庶司馬之堂分籌有人區畫自周中外可  
恃以無恐矣伏唯

勅部速議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七月十三日具題

王忠端公集

卷四

聖

救城復城疏

謹

題爲救城復城兩事併急懇乞

聖明定計決行以固

陵京對天下事自昌平以援斷失守

神京一重門限惟鞏華是賴況城中倉無粒米軍民

恐飢乘隙奄奄待斃資糧既恐資盜食紙繼以

羅雀能固守乎恭承

聖諭鞏華亟宜啟防應用兵馬着兵部確議立刻具

奏仰見

奏仰見

聖明念此至殷但今昌城失守業已四日賊既據有

窟穴氣銳神閒錄鞏華東而通州西而良涿南

而

神京皆乘勢長驅之地况餉匱無從設法惟有藉兵

方可護運倘部議一月未定調遣一日未行恐

我能待而賊不肯待也然匹夫匹婦之仇不可

不復

示衣冠之所豈容久縱聞賊陷昌之日驅盡大無小

之昌民于城外教場而羅殺之蓋將馮城自固

進可掠退可守狡謀已彰彰矣亟乘此時臣以

爲可觀者有三寇賊惟慾是嗜破壁一入勢必

羣搜王帛子女以飽其貪淫無遑併力而圖固

壘此其虛可襲也旬日之內遠近郊垌不陳一

兵不伏一旅賊窺我懷必不設備此其疎可襲

也且當匆遽入城之時料理未周布置未定街

枚直趨三面攻圍譬如射雉無能出吾彀中此

其猝可襲也有此三可襲者內而樞部外而督

三忠第全集

鎮不乘機奮銳合謀夾殲待其盤踞日久苞桑

日盛而後圖之必至如函谷之不敢仰攻賊之

破壞未可日月其也夫庚午之漂永遵化費幾

旬日後乃得克正以急乘之則易爲力緩置之

則愈難圖也况死者若何掩骼生者若何存卹

風霍而潰逃者若何招集皆今日所當亟行以

昭布如傷者也而臣于此不得不以大義正告

諸臣昔唐回紇吐蕃入寇郭子儀請詣道各出

兵以拒其衝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詣將

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

即即日勒兵就道今內外夾擊屢奉

諭旨未聞諸臣近賊一步樞與督則中邊互譏督與

督則信地交卸至於總戎頗兵畏賊如虎竟使

湯沐名區

雍宗三百年休養生靈盡被誅屠致此者非諸臣之罪

而誰罪哉

明旨猶寬典刑責其贖罪亟收桑榆在此一時不然

大家以遲遲為慎重以觀望為相機一誤再誤

三才集

卷四

聖

寬恩可頻微哉伏唯

嚴勅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七月十七日具題

誅從叛褒殉難疏

謹

題為欲收掃蕩之勲乞

嚴懲從叛之律亟褒殉難之臣以明法勸忠事竊竊

人臣事君必先明取舍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自此義不明偷生者以全軀為得計甘從叛而

不悔慨自東方震起郭友德首為叛首已而賀

全賢繼之已而黃功宜郭友承等及孔具德又

三才集

卷四

聖

繼之

律令所行僅僅一傳報之劉保其餘諸叛人皆身有

降敵之利而親屬無從坐之虞者也今昌日果

以大帥潰陣甘心從敵擬難民侯震王世封口

稱戴大帽騎青驃遶賊營呼喚家屬茲復擬敵

管逃回昌平倉吏許世科供稱親見不日在管

帶有昌平潰丁首二相待甚優等語是林明即

全賢世黃功宜郭友德諸叛之後又添一不日

矣方今黠敵未滅封疆之法宜明乞一旨聲其

叛

國之罪一面

密諭兩督臣併查其父母妻子何在爲之羈留乘其  
內顧情深因緣未斷使之陰通消息入我絳連  
果能收拾潰丁潛約難民殺苗首焚敵營以歸  
者延世之賞

朝廷不斬即或能如黑雲龍潛地歸正亦不難畀以  
上將倘秉心不化如林國節等甘爲敵用亦宜  
密用機關顛倒其脩啓敵之疑使其肘腋之間

王忠瑞全集

卷四

四

自爲仇殺不至聽其偷生賊巢而後并拘妻孥  
依律正法俾封疆諸臣知從叛罪孽親屬必坐  
庶幾死綏之志猶可鼓也而臣于此不能不重  
爲國臣王肇坤閱焉當肇坤出關之時忽聞敵  
信即以護

爲重叱馭入片其時諒州兵馬盡調出防獨以一手  
嬰城亟呼軍民諭以忠義誓以守死雖應援不  
至及國益急肇坤猶復遙壯聲勢督令城上衝  
放紅夷大砲直射山頭之麓數賊于壕內至城

陷之日躍馬身障賊鋒尚思背城借一飛刀亂  
鏃交集于胸此死罵賊不絕雖嵩山睢陽何以  
加焉幸微

陵園松楸垂恙北面

祖宗得畢忠孝而死死賢于生矣至其竭旬日之力以

對壘抗敵蔽遮

神京沮遏其勢功尤不可泯也但今屍裹馬革筋纏野  
草孤兒幼年未滿十歲故衣號紙無從招魂見  
者聞者倍爲悽惋

王忠瑞全集

卷四

五

皇上惟蓋不遺雖死事之趙業畊等猶爲查卹况肇  
坤慷慨忠烈耿耿不磨爲張銓後一再見乎伏  
乞

勅部查明從優卹錄并查諒州死事諸臣一并議卹  
倡忠義而大奮人心在此舉矣統惟

聖鑒施行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具題

買煤以開原木疏

謝

題為賊氛漸遠煤道已通乞

勅部乘時速運收買以永固都民根本事自有賊警

以來西山道梗煤源頓絕

京師百萬灶舉火煎資洵洵實甚幸荷

皇上垂念民食亟需

餘部議勅勸臣張慶孫督率家丁護運貿易復為之

脩馬匹具糧精進散客從設法召集督練備用

王忠肅公奏

奉 旨

著

有功

題敘仍

勅該部預行收買奉奉

德意有加無已一時人心實賴以安然而開運艱艱

一經閉門計斤鬻煤自縉紳以及細民皆皇皇

于炊桂之不能繼日也今幸

天成遠振逆賊拔帳漸且駭嘆西山一帶業已清夷

勲臣張慶孫義在急公自當亟乘此時督率開

運源源而來而逸散客役未知曾否召集此輩

以山原為窟穴鰲形垢面去盜無幾所可羈縻

者唯有採煤一著為彼恒產若聽其久失本業

勢必逸而為盜况胡馬未忘南嘶秋冬之交需

煤更亟蓄艾宜亟該部先經發銀一萬兩行順

天府收貯曾否報完未完者宜亟為催完已完

者宜亟為續買多措數萬金錢差官齎至蘆溝

橋與順天府四出廣收以不忘古蓄禦冬之意

太倉有餘米而市廛有餘煤軍民宿飽氣自百

倍

王忠肅公奏

奉 旨

著

都城百萬眾皆維垣矣乞

勅部一一查明併力措辦毋致臨渴而掘也至得力

則惟在樞臣張鳳翼此舉之不為尾追而為截

擊是錯有言匈奴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

者始于折膠來而後不能因使得去後未易服

也臣于今日亦然是在

皇上

天語再于行間一嚴飭之耳伏唯

聖明裁奪施行

速救危運疏

謹

題為漕糧危燬數多河下亂形已見乞

嚴勅督師速救危運并

勅倉臣確查實數以防虛捏母以民命軍需盡付一

擲事先時臣聞敵從齊河河西焚燒回空糧船

心竊憂之猶幾幸津鎮劉復戎扼陟分布與通

管參將黃胤恩溯河上下在船之糧或可防衛

無恙不至為已已之續一本自通開鎮江應天

王忠勤公集

卷四

書

六安滁州等衛指揮耿繩祖陳良策徐有德韓

有光等幫船或燬或沉官旗或擄或竄糧米或

拋河踏岸外水小船以及土寇乘機肆搶河上

洶洶不堪舉目臣不覺憂憤填膺夫

國家數百萬軍民命脉寄此一綫運道既非長江

天塹可限南北所恃者惟援守各兵嚙嚙嗥嗥

比之山苞川流而後可幸以無恐耳督師張鳳

翼手提一劍身統全兵見駐通州豈其咫尺河

津不能指揮一旅以爲消夷聽其潰亂至此見

今祖大樂之兵奉

旨赴通乞

勅其奮銳鼓行與洪光先等兵共振聲援力掃狂氛

屏絕奸宄不論京糧盡輓入通而昌鎮呼統其

急然乞運漕船亦當相機進止乃保無虞而見

燬船隻糧數連

勅倉臣李過知一一確查庶幾一粒一顆得有歸着

而軍興之需飽京庾之陳因商可期矣伏唯

嚴勅施行臣肅任悚息待

王忠勤公集

卷四

聖鑑

命之聖

崇禎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具題

台兵力嚴馭將疏

謹

題為聲威之力宜令馭將之法宜嚴伏乞決計

勅行以張

天討事項者敢自

畿南復折而東人皆曰此殘膏之飽掠而思職也

五萬桓赴星羅暮布擊其惰歸不數日常有吉

語聞矣不謂未幾而順義破寶坻陷沂自楊村

以及河西通海滄縣一帶沿河燒燬火燭蔽天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七

腥風血雨慘不忍聞附注君子如畫門符徒旌

戈戟無一同患懷其鋒者此豈坐燕兵之咎亦

豈彼逆賊之能哉聞賊俱屯老營于孤山一帶

其四處分掠者皆零騎也誘我分兵便彼出脫

然其相距俱不越五六十里之內步去顧其輕

重不敢輕離非有轉關千里之勢也祇為我兵

與賊故相規避即分道尾追着着俱落賊後王

靖東以不援順義而順義失張時係以援寶坻

而寶坻失即督師張鳳翼帷中之籌亦以為繼

王忠肅公所部官兵挾剿順義抗賊之吭寶坻

津縣不守自固塘報之言固在耳也乃恢順之

信機聞陷坻之息繼至所稱勝算安在哉凡此

皆不權緩急不相分合形格勢禁之道失也故

在今日欲使將士之合力用命莫先于倡語曰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當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

負未決三軍之士矚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

相繼矣關寧鐵騎素為敵憚祖大壽新膺提督

之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七

命成師而出方將大戮自奮唯敵是求而所部夷漢

丁副將守備如桑昂那木氣七慶及恰台吉等

又皆夷種以夷攻夷無堅不摧今日之後非大

毒誰為三軍倡哉即其蓄銳旬餘未輕一試慮

無不圖一當以紆敵懷戰酣之氣表檢閱虎豹

之雄豈其自甘處鋒啓敵玩心耶亟檄大壽提

堂堂正正之兵力搗老營而分部闔前宣雲諸

營為左右翼攻其必救毋聽諸將畫地自守賊

計狡毒每攻城則勒難民為前陣每列營則市

難民爲外壘以抵矢石謂之肉離我宜大張號  
令徧揭通衢或射入虜營以爲大兵亟誅逆孽  
凡屬難民顛毛雖髡聽其棄弓舍矢潰營而出  
明白自別無取併剪所獲輜重盡犒有功既申  
類禍復利執言不出旬日授首盡殪即不然亦  
必踉蹌嚙指弃老營而去必不敢分出四掠煩  
我兵之後殿也聞邸報監軍張第元之抵掌畫  
策惟在合兵搗營與通鎮督治仇維禎所稱於  
諸勦兵中量留一營駐通防援其諸營俱速進  
二島島全集 卷四 至  
賊賊即有奔軼而駐防之兵恃其左有皆撫唐  
兵事不約而同今督師張鳳翼亦稱兵勢宜合  
兵權忌分大帥不得擇路自便而監軍張第元  
復云孤山一帶烽火接天調兵不至樞臣空自  
憤懣據報賊于十九日攻開免兒山麓兒山盡  
榜山中難民復分股進攻平谷烽火徹于夏店  
燕郊等處我兵前後皆被阻截不相及屬賊合  
我分甚矣諸臣之失策也苟不決計并力碎其  
老營使之自顧不暇逆膽愈張窺伺恐又不止

此也然兵陰事也其道尚嚴從來鄉飲之禮不  
可以治戎

皇上于諸將士之入援也

內帑頻罄金幣浹頒惟享脩至真可謂

恩隆閭外賞不踰時矣而賞不佐以罰在受之者不

知

浩蕩之難酬惟知

特恩之足恃督師張鳳翼躬捧

尚方原代

二島島全集 卷四 至

皇上以行罰乃安定雄永諸名城相繼淪陷俱在受

命督援行間親履之時昔韓琦好水之戰其戒任福

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至福陷伏而敗也猶得

琦檄于衣帶間當時咸謂罪不在琦而琦尚不

免爲法受過

皇上以鳳翼身馳戎馬不忍遽錄其過但其威望不

振先時已不能起諸將之畏而淬其膽即如弘

恩寺之戰沈應麟倉卒遇敵誰爲督促能以四

百人而格數萬之賊以揚千屍之灰而救輜之



復督師手諭嚴越至欲先試王靖東以

尚方復檄楊嘉謨為應援竟不能去而隨之還

以慰順民數十萬眾之命且知樞臣于此亦用

愧苦今雖力疾視事呻吟之中不廢草檄竊恐

馬上之檄雖傳諸將之便文自營觀望惴惴者

野彌甚也是在

皇上於信賞之中嚴申必罰之法毋使諸臣相率巾

幘養寇微功至于城已破矣民已爛矣賊已去

矣徒虛張恢復之名為將來飾敘也伏唯

王忠肅全集

卷四

聖

然

勅行殘首不足平矣臣肅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具題

合詞請斥疏

謹

題為

陵社震驚臣極臣子疚心難容謹合詞

請斥以正絃默尸位之罪事臣等每誦

皇上前鑑

厥陵罪已之誥與夫

初諭文武羣臣之詞

焦勞望治遠邇共見而切切于人謀之不臧未嘗不

王忠肅全集

卷四

聖

應聲淚下以為此何時也內患未靖邊患游至

自己已之後夷憚不珍大家共挽時艱當如矢

在弦上可容再蹈泄沓而臣等僭員交戟之下

則皆以言事

皇上者也夫今日之不得不言更不得不痛哭流涕

言者孰如

陵覆封疆亟哉而臣等循省未有聞也昌鎮為

皇陵重地

十二朝之衣冠在焉此宜何如為周護乃聞其荷戈而

衛者爲何兵則半屬夷漢丁也夫羌胡燕處遠  
魏以來相尋于亂故宜徙之于邊地不宜居之  
于肘腋況界之以

原朝松楸之後乎秦虎難馴誰貽伊戚臣等先事不能  
豫糾此罪之無可道者一也陳洪範以犁庭自  
詭借用海之虛聲釋鎮昌之重擔而繼之者爲  
叛逆之巢丕昌也姑毋論當事者先是無知人  
之鑒然非有一目戎馬之功而遽擢師中長子  
之選不知中樞之堂有何因緣而以

二十卷全集

卷四

奎

聖心所鄭重不肯輕昇者竟使之取縱戎和寄乃今  
爲漢惠者又一中行說也臣等先事不能豫糾  
此罪之無可道者二也宣府嚴鎮爲

侵寢一重肩背石峽天險卽一夫可當百二昔人謂護  
陵之後如護膺後風寒乃誰聽其排山而來誰任其挾  
牆而入以

明德薦馨之所崇犬羊匪地之腥且等先事不能預  
糾此罪之無可道者三也當關臣王肇坤疾聲  
乞援之時內外夾擊非不屢奉

明旨使當事者肯星馳一旅且戰且守日可振我先  
聲截彼狂妄乃計不出此恐以

祖宗弓劍之地

湯沐生齒之區爲孤注臣等不能合詞申

請以期必濟此罪之無可道者四也督師受劄專征  
列鎮連蠶桐望雖有數萬蛇豕自可五攻十圍  
乃安肅陷于七月二十五日猶曰受

命者未復行間赴援者尚在前途也至定興以二十

七日破雄縣安同以八月初一日破安州以

二十卷全集

卷四

奎

初二日破永清東安同以初六日破順義寶坻  
以十四十八日破僵尸數萬流血成川而且少  
婦繫于馬尾丁壯繼于刀頭試問爾時督師何  
在諸鎮何在弟聞始之蟻屯一隅既而畫地規  
便

尚方之劍徒匣臂指之使不靈最可異者文安失

事二十餘日不但先時無一兵相救後此併無

一息報聞視民命如羊豕過庖厨而不問且等

先事不及糾卽糾之亦無救已墜之局此罪之

無可道者五也猶未也赫赫

明旨

皇上迅出之風霆也若使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乾

坤之用亦息乃者

展給屢渙諸將一味逗遛幾同尾大至于賊梳兵筭

沿村搶掠以當斬馘出關重貨悉指陣獲臣等

不能合詞以明

天語之嚴重

國憲之宜伸此罪之重可道者六也竊此六大罪

王忠肅公集

卷四

李

皇上亦安用此容容結舌者貽訕寒蟬而蒙耻梧棲

哉屈指兩月與師本色費至二十餘萬折色費

至四十餘萬而

內廷之恩養郡邑之供億尚不與焉誰爲誓死鳴鼓

圖一當以仰釋

肝食致使逆賊揚揚出口滿索歸巢揣其逆志未忘

捲七凡在臣子愧憤欲絕實非素角塞責視顏

就刑之時伏乞

乾斷立正臣等言責不職之罪而後司服肱心膂者

知

皇上之處小臣如此而大臣益難自寬在籌帷秉鉞

者知

皇上之處言臣如此而疆臣益難僥倖痛申

國法極示改弦一番憤發各認職掌共矢網繆用

以誅夷捷寇莫封疆而重

陸寢鴻雁安中澤之集魚藻歌那居之慶臣等雖伏斧

鉞所甘心矣臣等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王忠肅公集

卷四

李

崇禎九年九月十一日具題十四日奉

賑救難民暫罷額賦疏

謹

題爲畿民塗炭亟望生全乞速

渙恩綸廣推

德意以留今日之殘黎庶失將來之額賦事炤得人

土財用道原相因上下損益義取兼濟瞻茲三

輔煥咻輦轂之下視聽之倫咸樂其生者二百

餘年于茲不謂冠禍一中于已已毒焰復慘于

今日也兵氣不揚殺賊罔效十城連墮若摧枯

王忠肅公集

奏

五

萬命及劉如薙草臣不知幾十年生聚而後可

以還此版籍之舊也即今非無鋒鏑餘生逃亡

之後支持喘息尋歸舊土痛定之餘收召魂魄

復爲平人然而田廬化爲丘墟桑麻變爲骷髏

半稼莫托幽突斷烟昔富今疚易飲易食曾有

甚于此時者乎伏讀

明諭深惻于逃出難民顛連飢困

勅差員復分授廵慰仍令有司量給粥食諒管轄

煢煢曉示回籍沿途接濟臣不覺涕泗橫集有

君如此念其劬勞其視周宜勞來哀鴻不啻過之故

在今日廣推

皇上之德意莫先議賑垂危之民升斗有無即足爲

存亡或傾圮倉或措牛種皆當視民命爲緩亟

而議賑矣不繼以議蠲可乎

成祖文皇帝之諭戶部臣曰田土荒蕪皆緣人民凋耗

若復徵其稅賦則凋耗愈甚荒蕪愈多臣非不

知軍興糜費歲額難除然度田辦賦以口量地

今日應蠲之民皆他日應徵之民也將欲責其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五

輸將于後不得不爲暫免于前耳至多方安養

全在有司即今殘破諸城

皇上業

勅諫部進補求極一時之選矣當此流離甫定筋力

既殫氣息初屬如雛鳥之試新飛在勿傷其羽

如弱條之經初植在勿搖其根夫欲得我民猶

務固之我實有民而莫之或恤是留之我而死

不若掠之敵而生也司牧之職謂何豈

皇上子惠今日遺黎意哉伏唯速

勅撫按有司設誠致行民命其有鳩民賦其有賴

矣臣無任悚息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九月十三日具題

王忠肅公集

卷四

王

陳情疏

謹

奏為臣母劇病瀕危微臣茹痛如割謹瀝血哀籲

仰祈

聖慈罷放以彰

孝治之隆事臣自本年六月內接臣父家報道臣母

林氏年衰力倦手足中寒涉履艱危脾氣久損

飲食即嘔加以血枯齒落半菽難進呻吟伏枕

已閱數月臣讀未半聲淚已集於紙上矣時即

王忠肅公集

卷四

王

擬繕疏脩寫真情將母來諭未幾犬羊方獫實

非烏鳥自遂之日會臣同官王之晉奉

命趨催漕糧楊鎮原派守城門臣朝夕辦事科中發

抄接本時當

聖明昨食軍糈孔亟臣不敢不抑情忍死猶幾幸臣

母或可勉強支持萬里雲隈少紓明發乃音耗

久斷好夢難成茲於本月十九日臣辦事科中

晡歸得臣鄉人傳臣父七月十一日寓臣書稱

臣母前月一跌病勢增劇氣息奄奄叩問不答

旬日不思飲食臣讀畢心慄不覺置身之無所也念臣家世寒儉臣母糠粃自啖自臣就外傳十餘年臣母節衣縮食供臣燈檠忍飢耐寒病已蘊伏家貧莫備藥餌至臣倖微通籍於今十五年自作令浙江開化時得迎臣父母就養一次未幾以水土不服亟返臣鄉至戊辰年荷蒙聖恩考選臣北科給事中始得給假歸省時正值海寇倥偬臣日夕同父老登陴侍親日少旋而除臣刑科給事中臣聞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三

命趙

朝念父母正當喜懼之年不耐間關水陸留臣妻孥代臣晨昏臣父母臨行誠臣刻厲茹藥恪共職業勿以親老爲念臣隻身

都門五載尋轉工科右給事中值本垣乏員臣身

兼廠庫城工

皇城巡青京營數差雖

上事埤益不敢一字告勞雖血病侵尋不敢一次註籍以勞病苟未至死不敢圖自鳴也即家信年

僅一再反哺詎能忘情而臣不敢萌此念以匪躬誼當自矢不敢先親而後

君也不謂嶮巇漸迫七年八月臣以奉使

益藩始得便道歸里見臣父母血氣已衰臣父飢食猶稍得如嘗臣母米漿即已計合而入口矣祇爲

簡書可畏不敢久宿於家舊春絕裾而出先蒙

皇上轉臣戶科左給事中旋陞都給事中念錢穀頭

緒紛紛臣竭此愚蒙細爲抽尋偶有一得不取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三

不奮筆入

告目前踟躕未能報

命者有磨勘太倉歷年

奏繳錢糧一事先時戶部十三司凡有錢糧之責

者俱爲分運軍食日在城頭燕遑細造清冊備

臣查對臣雖按原冊底叅駁頗有頭緒猶恐數

目不對未敢造次期矢方寸徹底清釐今臣方

寸亂矣錢糧何事可容此贖贖者勝任愉快乎

臣痛自思維不得不求一去以讓能者念荷

皇上恭養厚恩臣竚言路八有餘載經累未報似

俸次稍深叨陪京卿三次臣亦何忍言去實以

臣雖小臣亦人子也豈有母病陷危至是猶復

隱忍貪就班行使天下謂食祿子

君者有遺親之子如臣

皇上教忠之謂何又安用若臣為也查六科掌印舊

無差假臣不敢破例陳乞惟祈

聖明憐臣母子至情言非欺飾

准賜罷職早放另補能臣供事垣中倘臣歸得拜母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五

牀下一見母面此

皇上再生之恩及臣母子也先時臣同官范淑泰為

母病兩疏陳情蒙

俞旨而淑泰之母已不遠矣臣鄉距京八千而遙班

從縮地又非淑泰子舍近在山左者比有如臣

母先犬馬填溝壑爾時

皇上雖憐而放臣臣死不足贖罪矣至磨勘

奏繳冊倘不容再緩乞

勅臣同官楊鎮原同巡視太倉科道挾實回

奏鎮原才具十倍於臣必能速為

皇上竣此役臣亦願藉此以少逭餘愆此又昇曠中

拳拳不敢曠厥職之真忱也為此具疏一字一

淚伏唯

聖慈矜念臣不勝隕越迫切待

命之至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具奏二十三日奉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七

循職有心疏

謹

奏為微臣循職有心磨勘情事相違謹述未得就緒之因并陳當日查覈約略之數仰祈

聖鑒乞

勅諒科遵

旨徹底清釐以完積贖以重歲會以安徽臣去後之心事諫臣於崇禎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具有臣母劇病瀕危微臣茹痛如割等事一疏惟時為

三思齋全集

卷四

七

太倉磨勘之役未竣臣一面具疏陳情一面移文促戶部十三司邊餉司查造歷年完欠及扣留扣抵清數一面行太倉取經承書辦赴臣科剖算收支款項至二十四日奉

聖旨王家彥屢疏有裨國計磨勘錢糧正當徹底清釐不得以私情陳請諫部知道欽此臣跪誦

溫文且感且泣隨於二十五日詣

闕謝

恩畢即入科辦事再促太倉書辦亟赴臣科磨算至

二十六日始得赴科接收支冊與臣當面查覈

一次方期旬日之內當有清緒得促十三司邊

餉司冊到再為覆覈即可縷折無遺根株畢淨

上答

明旨下塞區區臣當竭誠伏

闕再申前請望

恩放歸見母一訣不意是晚臣母計至班役馳報臣

亟將一應冊籍收儲科中踉蹌歸寓哀迷不知

有生于十月初四日辭

王忠端公集

卷四

七

朝初六日回籍守制萬里征途風木長號見星奔

馳自分草土殘生徒負

聖明無從稱塞而拳拳然若重負難釋者唯磨勘一

事舟至浙江金衢地方忽得報十月十四日戶

科都給事中吳南灝一本為清覈未就等事奉

聖旨王家彥磨勘錢糧既稱就緒何得攜稿以行着

他據實回奏吳南灝仍一面同巡視太倉科道

再加磨核務期徹底清釐不許延宕諒科在差

各官速催回京考選候旨行諫部知道欽此



恭誦之餘惘然若失敢不就當日磨勘情節爲  
皇上陳之案查本年七月初一日該戶部尚書侯恂  
等題爲清覈錢糧事奉

聖旨據奏解收無額銀兩抵作已完有額銀數明係  
蒙濶及經該科移查復借更定冊式支卸情弊  
顯然着王家彥即同巡視太倉科道將八年以  
前奏繳文冊及收支底簿通行磨勘無額銀兩  
作何銷算有額銀數有無隱漏逐一詳明擬實  
具

王忠肅公集

奏冊

奏

奏不許徇飾蕭引萃姑俟查明奏奪欽此謹按

祖宗朝太倉額入錢糧只一百五十四萬三千餘兩厥

後款目遞增年約額銀四百餘萬而無額之數  
尚不與焉查太倉完欠錢糧分隸十三司立有  
考成當年未解者下年固多陸續補解但

奏繳一冊原以綜一歲之登耗而考其成費在參  
互如法于錢穀紛沓之場濶而愈以辨歲會乃  
足重也廣西司無錢糧之司而有

奏繳之責宜何如爲周慎者臣稽原冊有額無額

款目紊錯不一而足繇八年以前爲七年爲六  
年爲五年爲四年皆其訛舛相因而四年則爲  
更定冊式之始因草創之不詳致後來皆以因  
循爲率舊積其差謬殆非一日先時

奏繳冊式新舊解牽濶無別款柱不明自崇禎六  
年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錢糧總計出入須立款柱分明如入款內一年  
應該額數若干今止解到若干或某省因某事  
扣留若干其補解舊欠若干另列一款出款內

王忠肅公集

奏冊

奏

一年應該額數若干今發過若干或因某事減  
存若干因某事增給若干其找發舊欠若干另  
列一款不應新額舊欠濶消統算至扣抵與扣  
留不同地方因事留用方爲缺額若即抵作年  
例雖不解入亦省發出何得但計出數不計入  
數又借發新餉即應扣還如何竟作歲出多數  
如此磨算何繇清查還着再行詳核分晰明白  
具奏欽此該部原任已故該司官張鐔始逐一  
更定於本年九月二十九日補造四年分

奏繳奉有以後造冊永遵此式之

旨而不謂自四年定式之始即屬訛舛之始蕭引率承訛襲舛因循至今竟不知其自蹈于蒙濶也猶記臣在任時約略計之四年以無額抵有額者約三十三萬三千一百餘兩五年以無額抵有額者約一十九萬九千一百餘兩六年以無額抵有額者約一十二萬一千五百九十餘兩七年以無額抵有額者約九萬七千五百餘兩八年以無額抵有額者約一十四萬五千餘兩

上忠肅公集

卷四

全

大槩無額銀兩其解之在外者原不在額入之正數而收之在庫者總爲額出之支銷獨是出數雖有銷矣而入數失於不行另算于是無額者濶抵因而有額者隱濶耳然此八年七年之近臣任內者臣所據者只就

奏繳原冊爲約算而六年五年四年之不爲臣任

內者臣所據者只就

奏繳之底冊爲約算者也其間款數未明逗濶尚

多不得不遵

旨取太倉收支底簿而收支底簿有總數而無有額

無額分款之細數不得不集經承書辦赴臣司面詰剖分又不得不取十三司歷年完欠扣留冊爲對照而扣抵年例一項自四年至八年共計一百六十九萬七千餘兩敕司造冊俱以出數算作額入收數以爲遵前

旨也臣按冊心疑面商之邊餉司郎中張秉貞據稱此項不盡屬有額之銀則是無額之外又有無額矣不得不行文該司取造登卷冊乃自七月

上忠肅公集

卷四

全

至八月臣文移日促該司俱以虜警孔棘爲詞而未有以應也本年九月二十四日臣陳情疏內所稱先時十三司凡有錢糧之責者俱爲分運軍食日在城頭無違造冊倘臣查對臣鮑按原冊底參駁頗有頭緒猶恐數目不對未敢造次正為此也蓋至九月二十六日太倉書辦始得赴臣司起手開卷一爲查算而十三司所造歷年完欠扣留冊邊餉司登卷歷年扣抵冊仍未到科

明旨責臣以通行磨勘逐一詳明擬實具

奏臣雖有一面約略之數只可脩清挾之權與未  
敢當磨勘之完局數月于茲展轉駁查類幾欲  
禿撫非求致明致詳以仰副

明旨不但此也即臣任內所查漕欠鑄本勾扣召買  
輕齎防欠諸錢糧速者以十餘年計即近者亦  
以六七年計數目漫漶非有清緒可尋舊牒可  
質臣才無一條長僅餘曲謹每一項未明即格  
格於磨間不求更端不已每日在科與該部司

王忠端公集

卷四

全

文移往復引繩批根筆舌互用銖黍必求印合  
信心無疑而後乃敢按數屬稿繕疏拜

聞况太倉錢糧自八年邇至四年為數不下二千餘  
萬先時更定冊式

明旨原期永遠諒司祇為考核不詳致煩今日奉

旨清釐使臣復以疑嘗罪且滋大臣每誦宋臣范仲

淹居官計日所為必與日稱或有不及次日補

之憂事之初即錄此于座右矢與同垣諸臣交

修職業為日課謝絕一切酬應宴會即除夕元

旦仍住宿科中篝燈相對期于潛儲賦役兵農

屯墮鼓鑄諸大策憑此心力逐款研討取次致  
詳以循表裏該部之職此臣區區無恒安處之

本念也不謂臣罪重難瀕致臣母一病溘然不

少延歲月臣不能為子因不能為臣使今日有

不盡之職弗踐之言而于磨勘一事遺未了之

荷于後人用是不禁撫心悲鳴重自引慝循省

臣掌印戶科首尾十八箇月凡臣任內荷闕錢

糧者片紙隻字無不稽以印簿逐項存儲獨是

王忠端公集

卷四

全

太倉

奏繳款數部司諸冊一切未能應手臣自九月二

十六日未聞母訃之前刺刺為磨勘嘔心攢眉

冊屢訂而數易訛稿欲草而筆難下猛求就緒

而未能就緒者職此故耳當臣十月初旬辭

朝出

都之日正南瀨在寓候

命之日彼此俱艱一面故南瀨抵任稽查未完事件

以此事奉

旨已久意臣稿當久定耳而不知當日情事之相違  
有知斯也謹瀝忱回

奏以明勿欺臣哀病委頓踪在萬里之外身寄一

葉之中一應冊籍在部在科無復行墨可憑追

記秋初冬前所查約略之數實未詳明祇奉

明旨不敢一字隱默乞

勅掌印科臣及太倉巡視科道取收支底簿并十三

司邊餉司完欠扣留扣抵等冊一一磨對核實

參差之情形當無遁罔臣跼伏舌次苟存一息

王忠端公集

卷四

全書六

亦可少追未詳未明之罪矣臣不勝悚息祈懇

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王忠齋捧謹具

奏

聞

崇禎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齋奏十年二月初

一日奉

聖旨據奏該部錢糧彙額抵有額者八十餘萬扣抵

一項至一百六十餘萬入數既不明開出數又

言疏

謹

題爲從諫如流者

聖主之美德愛

君防漸者忠臣之盡思謹陳職掌一得仰祈採擇重

言路以尊

朝廷事六月二十五日諫臣等同官劉含輝稟擬開

係最重一疏奉

聖旨前諭言官奉勅不法必確有的據不得偏執成

王忠端公集

卷四

全書七

心撫拾附和如何通不祇遵仍復擾攘該部院

職司表率既經奉旨嚴飭何得但事瞻徇着自

行回奏劉含輝奏內事情節奉明旨何云勅下

看議至云有功紳令比擬尤爲不倫着降二級

昭舊欽此

皇上既薄懲令輝以降級還予以昭舊至申明前

諭亦勅不法必確有的據教臣以忠誨臣以言諄復

不厭臣等恭誦

明綸敢不夙夜祇奉以母稟厥職但伏而思之

國家設部院以司表率復設六科以司封駁任議相維官分大小權無旁制其部院所奉

旨而嚴飭者皆大法小廉之事也至封駁一事六科

得而言之部院不得過而問焉其使七品小臣

敢上議如絲如綵之王言者重言路正所以尊

朝廷也責封駁正所以慎絲綸也宋臣有云臺諫所

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

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唐太宗初年

詔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輒諫論者以

王忠肅公集

卷四

六

爲此貞觀致治之本王安石嘗欲倣此既而當

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兩叅政也於

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容

於在上位之日好同惡異官崇而品愈卑

皇上吁咈求言遠追堯舜非唐主所敢望諫官隨宰相入閣爲三代以後第一熾政惜今之輔臣未

有以此請

皇上舉行者臣等方幾幾爲輔臣望今若使諫官不

得規執政之失而部院反得制言路之權臣等

仰見

一味寒蟬唯唯諾諾仰鼻息而受顧指大臣小

臣一片雷同萬一部院中有營私背公大奸大

佞其人則誰敢爲屈軼之指以告我

皇上哉然此皆臣等微漸之過慮也在

皇上

勅諭原求叅劾的確因言貴實前奉

明旨雷霆之下臣等業凜承矣其有聞必告有告必

確實臣等忠干

皇上之分其或撫拾失實無當糾彈有其風聞惟

王忠肅公集

卷四

七

皇上之恩即嚴以斧鉞亦惟

皇上之法獨是委申飭之權于部院竊恐大臣不察

者或以攬權爲奉

旨小臣不察者或以結舌爲盡職晦

皇上求言至意貽

國家無窮隱憂用是晝夜思往復再四未敢輕

言恭遇二十八日承

皇上召對大小諸臣于中左門臣等得與侍從之班

仰見

重瞳睟穆

天語溫傳自侍郎以下編簡以上比及京堂各官俱

給筆札賁章奏賜以擬票玉几文褥之間厪懷

親試昧旦丕顯日中不倦鄭重

絲綸至於如此夫

絲綸重則臣等封駁之職益不敢菲薄自輕以蹈瘵

曠負我

皇上也有懷不能自己因取畢進其愚惟

聖明裁察而矜宥焉

王忠端公集

卷四

本

崇禎八年七月初二日具題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四終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五

明 黃王家彥開美著

疏

糾輔臣疏

謹

題爲亟聲奸輔妨賢之罪速推佐銓久缺之臣以存

社制毋曠天工事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一

國家設冢宰以耑用人之柄而復設左右少宰佐之夫亦日進知忱恂任原至理義取相裏今吏部尚書傅永淳左侍郎林棟隆迭經指摘連月以來相繼杜門雖急大二選勉爾遵行而會推大典竟成廢閣臣竊憂之因思吏部舊有侍郎一員簡自詞林爲三百年

祖制

薛國觀因貪成妬自原任吏部左侍郎詞臣劉宇

亮入閣之後閣咨悍然不出懸席于今四載臣初入都疑爲裁革夫官僚濟濟多賢方躋次以

需平章之選豈無一可當佐銓之任者國觀欲漸削吏部之官驅除異已之人恣已欲爲之事至舉用人舊制而頓廢之無論賊私狼藉比之小臣受賕法當加等卽此防賢病國編書其罪已在流放之條況今大寮屢缺總憲職任風紀爲激揚所自出而操江一官又爲陪京保障苟非其人莫塞衆望

呈上明見及此奉有再推之旨若通政若大理或達下情或司允反皆不容一日緩者傅永淳林棟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二

隆二臣以告病乞歸之人志氣蕭索展布不前非得詞臣一員以佐澄叙藉其朝氣煥其新裁恐會推

大典未能旦夕遽了部務從此蕞挫盡矣伏乞皇上速正國觀防賢之罪以爲大臣背公不法之戒仍速

勅閣臣于詞林中簡其器識崇竑者移咨通部刻期

題請庶銓衡之任分攝有人會推

大典不至久廢莫舉矣

崇禎十三年七月初九日具

題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請推操江并勅中樞疏

謹

題爲操臣未經推補樞臣又以病請懇乞

聖明速勅視事以鞏豐芑重根本事  
得南都自大小官裁至八十九員一時位署幾寥寥矣所願  
控扼

陵京建威銷萌者實惟中樞

先朝特加叅贊機務誠重之也操臣羅元賓以病  
允請懇缺未推樞佐喻士恂前年曾以久病被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

議未知痊可與否本月十一日適樞臣李邦華  
校臣科一揭稱思親成病具疏乞歸臣於此益  
爲南中觀聽慮也夫樞臣于廢籍碩果僅存  
皇上特起田間畀以本兵破情面而殫心料理固  
明旨所責成亦樞臣所自矢也況既稱身爲  
皇上再生之身自當以

皇上所付江南之事爲此身仔肩之事方今江南旱  
潦爲災民心蠢蠢思動而英霍之間流寇土竊  
災孽未盡僅靠長江一水以爲天塹制其衝突



伏乞

聖上諭以大義勉其力疾視事不得徑遂私情稍示

踈辨以爲

陵京根本憂也至操江久懸該部啓事者杳然并

勅刻期速推以兼防水陸庶

皇上南顧可少紓矣臣草疏間接樞臣陳新甲爲遠

左患在剝膚事奉有張鳳翼既已稱病恐悞地

方風顛形狀是否真情該督據實察奏之

旨夫古大臣之禦寇者雖垂危墜席之中猶不忘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五

過河之呼鳳翼嚴疆閱歷雖久制馭長策無聞

馳技病狀忽露是否真情難逃

聖鑒況據樞臣所云一朝心病多辭擔卸而復肩是

一入中樞之堂卽爲愈病之藥矣恐憂邊大臣

設心不若是也紫奉有該督察實之

古臣不敢不拈而出之爲規卸者發深省也伏惟

聖鑒

崇禎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具

題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五

明 肅王家彥開美著

疏

杜援請畫還數疏

題爲罔備已竭經費難支乞

勅部嚴杜額外之援請確畫戶工之還數并覈馬價

之實用以稍資接濟無誤軍需事臣以駕贊蒙

拔典罔受事旬餘繕閱舊誌乃知治天下之道莫善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一

於生馬惟生故不窮銀不生故易耗

宣宗初年原無罔庫其時專主孳馬不主積金自成化

間始置庫至正德嘉靖間始收種馬銀然猶未

多也迨萬曆九年盡以銀抵馬當日識者不羨

銀之富而憂馬之乏謂其孳生路絕猝有緩急

雖銀如質朽不可操而騎也不謂今日馬盡而

銀與俱盡也自臣入署察庫貯僅存馬價參萬

九千一百餘兩益之以新收一萬九千餘兩而

年來之存積與陸續之外解盡於斯矣乃一次

放過薊遼宣府京營操實軍伴等銀已三萬六千四百餘兩見存庫者只二萬餘兩而目前卽劉待發之陽懷京營馬價已不下七八萬固皆指此二萬之貯爲條分而縷應也況年例之外復有年例如近日奉

旨給過徐州總兵劉良佐馬價一萬兩刻下

禁旅南征又當需安撫一萬兩矣上年臣寺經收猶有兵部驛遞節裁之銀可以通融那給今南北兩直河南山陝川湖五省奉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又二

旨帑舊存留而庫貯積收只四萬餘兩一發立盡此後所入恐亦無幾憶臣於崇禎六年巡視京營其時除歲入歲出相準外實在貯庫馬價等銀尚七十五萬七千餘兩距今不八九年渺然無存外解又斷臣不知三十三萬四千九十六兩年例之正額將何取盈況額外請討者又方源源未已乎今戶工二部千餘萬之風邇不敢復言據認還每年銀二萬自十五年爲始在工部既未見措還而戶部擬抵以各鎮不可知之馬

乾等銀二萬認數又成畫餅伏乞

皇上惻然動念爲

祖宗存此罔寺

勅部嚴杜濫請戶工認還之銀必求著落或量分四季以助臣寺涓涓之流至馬價原供市馬臣寺每年但有發數不聞買數先臣儲璫請差兵部官前去各邊察勘買馬實數以防侵欺爲慮誠

漢今差官滋擾當

勅部按年嚴覈務使發一價得一馬之用邊廩實而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罔用稍舒庶臣猶得黽勉支持循區區職掌以報我

皇上也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具

題

釐定出納之經略

題爲外解不前分應無弊乞

勅部釐定出納之經俾民力可解

國用漸舒事自昔誦理財之策下者曰量出爲入  
今日太僕是也然那借請支紛紛無額出數仍  
不可量也察崇禎十二年以前北直山東河南  
及各衛舊額馬價草粒等銀二十六萬四千九  
百七十餘兩南直舊額二十三萬二千七百七  
十兩合算四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兩而前此內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外經費出入於四十九萬之中而有餘非司問  
者有他謬巧以其時庫貯猶靡毋論臣前疏所  
稱崇禎六年除歲用外實存銀七十五萬有奇  
再稽七年尚存積八十六萬而八九兩年猶五  
十餘萬不等十年約可一十九萬此後漸消漸  
耗揆其疽根多因額外旁索前寺臣所稱額外  
之銀皆已給過而正額反有未盡給者非虛語  
也自十二年京營忽請增馬七千當事者謂廣  
取可以給用遂將折色帑助俟例加增於是奉

旨連草料徵銀五十兩一旦於四十九萬之外增至

八十七萬四千有奇爲臣寺幸者方以爲如久  
涸之泉忽從地湧目前支應既裕可望三年餘  
一孰知有不然者察十四年北直豫東舊額新  
增共四十六萬七千餘兩今解到者止十一萬  
二千七百餘兩南直舊額新增四十萬七千餘  
兩今解到者止六萬六千餘兩無論於新增之  
數不能取盈毫末卽按十二年以前之額尚缺  
至三十餘萬冒加派之名失舊額之實向之所  
王忠肅公集 卷五

謂廣取可以給用者今安在乎自臣受事兩月  
庫收馬價等銀五萬兩而發過三萬八千三百  
餘兩今如薊鎮宣昌陽懷之義兵馬價或找十  
四年之未完或索十五年以全完此外若三大  
營之操賞津鎮額外之馬銀共該六萬八千餘  
兩卽如節裁之銀新收止一萬八千兩而發過  
已二萬九千餘兩見在營旅之卹資防兵之安  
撫又不下三萬餘兩卽傾儲未足以應急不知  
何以善其後也夫太僕支數一準部制只能問

財之入而不能制財之出該部力節一分則臣  
半自寬一分而目擊十四年解額未完如許與  
其使臣寺受加派之虛名何如使地方認完舊  
額之實數目下察參將行乞

勅部於新增全完者破格優異其并舊額不完者嚴  
行罰治勒限報完再為斟酌民力於殘破州縣  
及災荒特甚者蠲新循舊無留虛額駭其聽視  
夫臣催外解者也今反為民請減似乎自相刺  
謬然殘荒地方概不分別徒為逋欠者藉口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六七

國用竟何祥乎用是不得不以出納之經祈

勅部速為釐正民生

國用庶可支矣

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五日具

題

酌議馬政長策疏

題為酌議馬政長策事臣聞臺臣徐敷臣馬政大  
壞一疏念俵民之苦慨寄養之空墓

國初馬散駒之盛欲復備用二萬原額祈

皇上亟勅部寺從長酌議業經部覆量與改折稍示  
蘇息然必欲確求長策又不在較量本折間也  
謹徵往俟來因利鑒弊祈舉政於方策可乎夫  
立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  
日之計洪武初設太僕寺於滁州定廄屬十四

王忠肅公集

卷五

牧監九十八群群有群長專理民戶畜馬永樂  
初設苑馬寺於通州定所屬六監二十四苑苑  
有園長專用軍士畜馬皆

相稽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制而命之名為官牧  
也厥後以監苑馬歸有司令民間孳牧名曰種  
馬然猶止兩都近地宣德以後始散養於山東  
河南等府其時馬數日蕃無復定額弘治六年  
允先臣馬文升奏額定南北兒馬二萬五千餘馬十  
萬每一年炤例納駒厘嘉靖至隆慶初年猶存

無種矣以

萬乘之尊寄駿於市猾之手於政已乖幸其時中外  
承平無事未需馬力銀若勝馬而每年京營騎  
操之數取辦於二萬寄養之中恰可相當此所  
謂一時之計也乃今千餘萬之儲戶工那借已  
盡而邊鎮無額之請仍屬屢無期夫折色爲不  
飼之馬故

先朝不科草料只徵銀二十四兩俾其并力以輸本色  
歷隆慶四年至今矣傷調昌不知舊章之不可

變率而議加至今民情洶洶歸怨臣寺并諸額  
而俱通焉臣前疏不得已有分別殘荒酌新循  
舊之說然年來非兵則荒正恐無從爲分別矣  
至歷年本色京營耗其一各邊耗其三夫畜馬  
邊縣假毋歸息漢策已下況今邊無馬則索之  
腹腹無馬仍買之邊往返賸累民畏本色有如  
赴湯雖改折至六十七兩猶欣然剗肉從之執  
不至民與馬俱盡邊與寺交敝必不止此所謂  
不終日之計也今欲確求長策惟有亟復

祖初年之制爲變通可久之道其邊腹應復事宜恐  
字數溢額謹分疏敷陳伏乞  
勅部詳議力行馬政改觀庶有日矣  
崇禎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具  
題

酌議內地馬政疏

題爲酌議內地馬政事臣聞堯舜不窮其民故無  
佚民造父不極其馬故無佚馬自徵駒政爲買  
佚至今日而民力之窮極矣夫物類惟生則蕃  
故聖人盡物之性鳥獸華尾載在堯典今棄此  
索牡復治牡爲駒每年解佚本六折四嘗有九  
千餘匹不生不育而馬安得不匱

先朝一軍一馬隨調出征歸卽還寺發還種寄如嘉靖

三十七年廟灣奏捷所借種馬散回原戶領養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十一

其明證也今軍不恤馬利其速斃且各邊一經  
撥馬之後登耗卽不可問安望還寺而馬安得  
不匱年來省直兵荒太甚斃焚不生街巷見一  
馬比之麒麟行地共指爲祥間有一二養馬之  
家官府必行勒取匿馬不與卽屬禍胎非詛馬  
速斃家必不全於是相戒以馬爲祟而馬安得  
不匱流寇每破一城必先下偽令括馬或質人  
之父放其子令其購馬以贖自丁啓睿楊文岳  
相繼敗績兵民馬盡爲寇資而馬安得不匱嗟

乎使馬月生一駒猶不能當此軍中之耗今既

未能禁馬之耗安得不廣求馬之生察南北原

額草場六萬七千七百六十四頃成化末年以

堪種者納租不堪種者養馬今版籍未泯搭配

課駒遺法可尋察南牧久徵折色自難輕變

畿輔河南山東宜責成有司講求官牧以買佚之

值買種一切芻料或未能盡給量於折色內動

支務須官自料理而民不知乃不爲厲夫冀北

宜馬卽今真保濟充衛彰德魯衛馬鄉今各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

府有馬政通判而督理司道北直有其三山東

有其五河南有其一不須增官嚴頒

勅書俾之董率有司牝牡兼搭課駒徵佚仍懸馬政

一科三年有成效者司道優陞京堂通判優陞

司道有司烙印側減俸行取萬曆十八年曾依

部議馬政修舉者行取擢用以示勸此又舊制

之可遵者山東武德道臣雷續祚慷慨任事且

官以屯田兼馬政疏稱使盜息民安百姓樂於

輸納率收過於原野數年之後富彊之效仍是

皇上收之夫屯田相關並重續祿業毅然計及孳生  
乞

勅其率先舉行為諸司道倡亦市駿骨而千里馬自  
至之意也況中原失業到處盡為閒田正可廣  
置監苑以無失地利官牧既行復令民間有能  
畜壯馬一匹者復二算俾民與官互為孳息則  
丘甸無非馬矣

祖穆虜庭察虜俗占族類以馬多寡為強弱其占中  
國亦然故各州縣皆令養馬實示之以強自衛

主忠肅公集

卷五

三

萬一中原告警種馬一呼即至可備征調安內  
固本之計寓於課學徵息之中修復馬政宜不  
再計決矣

崇禎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具

題

酌議邊地馬政疏

題為酌議邊地馬政事

祖制太僕寺俵養額馬原備京營騎操防衛

校寢之用以蓄居重之威疆圉雖亟

京師根本不以彼易此也即如折色一項弘治間  
嘗請馬不與間或給銀收買後遂相沿名曰年  
例馬價夫既曰馬價則是價即馬也未聞更有  
所謂本色之馬者年來遘薊急則馬先儘遘薊  
撥過者六千餘匹而保鎮密鎮亦不下一千八

主忠肅公集

卷五

一

百餘匹他如鳳督漕督河督援豫之督鎮關撫  
保撫東撫以及各處總兵等官無不得請計歲  
額九千八百有零之馬共撥過一萬五千五百  
七十餘匹見今遘督范志完之三千

禁旅南征之一千尚撥督措應臣寺即馬海亦宜  
酌而竭矣前歲奉有本折兼支同寺何以應給  
著兵部嚴飭之

旨尚不能杜其冒請近復有邊腹未靖援剿孔殷請  
馬請銀安得不應之

旨

聖明亟圖掃蕩內藏外廐不靳悉索以從但恐諸臣  
需馬無厭益復有詞以爲要挾之地封疆多故  
明綸方渙臣寺既不敢以職掌執爭萬一中外交訐  
未已

皇上一旦以實京營萬餘之額責辦臣寺如嘉靖庚  
戌故事爾時失職之罪敢援邊腹之急以自解  
哉按各邊自陝西外僕苑雖廢額馬猶存司道  
各官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一五

勅書載有馬政一款皆以考牧爲職豈可聽其一馬  
不問坐擁空銜崇禎十一年奉

明旨

制遼東陝西等處有行太僕苑寺等官是否不可孽  
息屯田種馬俱應自今作起始有後效仰見  
聖恩無疆惜當日爲楊嗣昌所撓致斯減有待聞密  
雲於崇禎五年舊督臣傅宗龍曾養騾馬次年  
報駒五百又次年報駒七百安在邊種之不可  
復也夫腹產之馬既弱不中程且有水草不服

先

之虞購邊之馬亦遠不及事復有往來虛冒之  
費臣閱同志若保定州之順聖川大同東北之  
豬兒庄等處廣袤數百餘里水草便利皆  
先朝蕃牧隄區今地形度未改也况年例馬價原充市  
本可備買種椿朋馬乾逐一勾稽可備芻料清  
覈牧地可備放青伏乞  
重申前旨勿責近效或責成馬政司道或量復僕苑  
廢員專官董成按年課息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一六

奏以行毋以軍旅倥偬無遑問馬卽今臣寺兩  
路少卿日以督催邊馬爲事兩寺丞東西分馳  
經年喘息未定一堂况瘁舍已芸人徒守空阜  
其如根本重地何哉用是不得不爲邊臣借箸  
一籌越俎之罪不遑恤矣

崇禎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具

題



重中樞之選疏

題爲欲修馬政宜重中樞之選事竊竊馬政筦於  
邦政故周禮夏官名曰司馬審兵戎之所重也  
我

朝尚書兵部者代不乏賢考其人苟能懋安攘之勲  
歸華夷之望馬政未有不克舉者也永樂間尚  
書趙珩提督順聖川試以太僕馬千匹未及三  
年遂大蕃息分給懷來薊宣等衛則趙珩之能  
爲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一

成祖司此馬也宣德間尚書張本請編排養戶及時孳  
牧故一十九萬七千孳生之盛別其毛色二十  
有五種至動

乘輿駐蹕臨閱則張本之能爲

宣廟司此馬也成化時鎮江知府熊佑奏革種馬尚書  
余子俊力駁得寢馬政不至中厄則子俊之能  
爲

憲廟司此馬也弘治初尚書馬文升定南北種額計丁  
畝派養而馬始再盛厥後楊一清督理陝西茶

苑河湟涼固間雲錦成羣以爲一清之能而不  
知劉大夏始之知人善舉繼而增重事權便其  
行事而後一清得盡其能則堯升大夏先後能  
爲

孝廟司此馬也正德間山西都御史張檜請罔馬四五  
千匹尚書王瓊謂古人防邊多以步戰取勝未  
嘗專用馬力於是邊臣始知練步而京馬稍裕  
則王瓊之能爲

武廟司此馬也嘉靖間楊博久歷邊陲人掌御事益習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一

馬政卽至隆慶初年議變種馬猶執舊制力爭  
則楊博之能爲

世廟  
穆廟司此馬也

皇上御極以來發過馬價馬匹不知其幾所買所討  
之馬今安在乎曾以一騎奏戰勝乎只爲司馬  
非人邊種幾舉而旋廢一阻於宋統殷再阻於  
楊嗣昌於是積習相承請馬子馬請價予價如  
甘肅舊無罔價年例近日總兵馬燝破例援請

儻非

明旨嚴駁該部系面相徇各鎮尤而效之臣寺雖金  
如粟馬如羊能堪此四應乎今中樞業鄭重廷  
推刻期

陛見必得其人如

先朝馬文升劉大夏諸臣速

簡受事聽其舉能授職分官兼理責實力行庶數十  
年廢政次第修舉京邊可足馬矣再炤馬政原  
屬軍政故臣寺歷來章疏雖非密封亦不敢發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抄但各衙門未經申飭恐塘報概行抄傳臣寺  
無從而知伏乞一併

嚴飭俾知加意慎密亦防洩漏之一端也

崇禎十五年八月十四日具

題

酌行清抵駭

題馬

陵京額馬莫應本折兼支實難乞

勅部酌行清抵杜邊臣之觀望以固根本事竊炤太  
僕一官處軍民之間所司瑣而所關重故繇來  
折色主之寺卿本色分轄兩路自臣受事之日  
正京營額馬久缺之時隨有  
禁旅南征需馬護

陵之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命凡折色之屬操賞安撫等項臣皆暋勉給發不敢  
踰時而無如本色日匱究其故則邊鎮之與  
陵京爭此馬也按問馬向不給邊以各邊自有年例馬  
價可市馬也

皇上只為夷情緊急軍機呼吸間或權宜給馬而各  
鎮得價不以市馬得馬不以征操不知此價此  
馬皆歸何處且其得馬既甚易故師中視馬亦  
甚賤

大祖惜馬有欽定榜文

啓祖之勅諭官軍養馬曰這馬是

朝廷大氣力如何故意要將馬來壞了今榜文不

一寓目

勅諭不以惕心倒損不聞報部椿頭朋合不聞巾補

一味內額如追風逋近例每馬一匹值銀五十

兩若撥馬數百抵價當不貲遠不具論察薊鎮

每年新增馬價六萬兩年來額外撥本色馬二

千匹約可抵年例一年有餘密鎮每年馬價一

萬二千三百七十三兩年來額外撥本色馬九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二三

百九十一匹約可抵年例四年山永每年馬價

二萬四千兩年來額外撥本色馬四百六十二

匹約可抵年例一年宣大二鎮每年馬價四萬

八千兩年來額外撥本色馬五百匹約可抵年

例半年遼鎮以寇患頻仍每年新增馬價四萬

兩年來先後額外撥過本色馬七千六百匹約

可抵年例九年有餘統計所抵之數該價五十

七萬七千餘兩此皆俵民筋力之所出臣寺歲

額之所入今若不於本折通融折算聽其一往

陵

不返每請輒給恐邊未實而同先虛異時即欲

爲京營留一騎各邊備一價豈可得乎此非臣

苛求於邊而危言之也戶部筭四海度支給餉

九邊未嘗不本折相權太僕僅僅支流出納何

獨不然況目前軍亟者莫如護

陵之旅馬數未能取盈師期豈容久滯而京營缺馬又

奉有速催兌給不得延誤取咎之

旨何可使根本重地以單弱聞也伏乞

勅部察明本色撥過諸鎮除未經解收者俟年終彙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報外其已解已收者若何截算若何扣抵仍明

若爲今此後發一馬即抵一價則各邊僥倖請

馬之心自釋不得不自行理馬向日得馬甚易

故視馬亦甚賤今既自行理馬則不得不烙榜

文

勅諭以惜馬多方備種以華馬接椿朋以補馬所領

馬價即欲如寧武許定國之侵沒自惕息於匱

馬而有所不敢如是則僕臣治內專理京營之

馬邊臣治外專理各鎮之馬職掌明而政自舉

矣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具

題

講寄牧酌折微疎

題為寄牧不可久也折微實非長計謹遵

旨確覆以昭

典制事崇禎十五年五月初六日該原任兵部尚書陳新甲覆東路少卿葛徵奇題為謹陳寄養之累等事內一款稱近察寄養馬戶地畝例有優免領養例有朋幫例有津貼然尚有種種賠累之苦如寺臣所指者今馬匹調兌既盡空戶草料每匹每年止以七兩二錢算計空戶

三十忠精公集

卷五

三

三十忠精公集

卷五

三

二萬餘戶約每年草料銀可得十餘萬兩若極數徵銀購買專備京營之需其於寄戶非額外之求也一免領養之苦一省撫解之煩一無例賠之累俟俟解稍充有馬發寄不妨扣數停止不數年間京營缺額似可補足然事干同牧可否舉行合無請

勅問卿趣今編審之年再一商酌速行具奏仰聽聖裁可也奉

是該寺確酌議優欽此竊念年來軍需孔急市

駿乏資襟肘露而補救窮者莫如問庫爲甚有  
如該部所指陳不事峻急撙索坐而收拾萬餘  
金於

畿甸之內庶幾中流一壺臣寺詎不欣欣願之數  
月以來遠稽

制近參見聞覺未易輕議折者按京府散種馬爲寄  
養原係不時調發其制計地編戶每戶養馬一  
匹始於正統十四年歷嘉靖萬曆間幾經裁減  
故舊額五萬六百餘戶

王忠靖公集

卷五

三

世廟裁爲三萬戶後復裁爲二萬五千戶

神廟裁定實編二萬一千八百五十八戶蓋只此順保

河三十六州縣之養戶無刻不入

二聖之心思爲之衡量多寡圖度減存已與

先朝額定種馬埧傳爲不易之

制矣往例俵馬解寺發寄候兌京營自各邊破例請

發俵寄俱盡萬一中外戒嚴括近

畿無一馬臣寺方總總深慮阿恐商及空戶之草

料秋毫析之而比屋徵之耶卽曰領養民所共

苦一旦折徵必接膝而群應之者然

神京備用不可一日缺馬猶之不可一日去兵轉  
盼俵解一充亟須發寄若旋折旋止徒滋騷擾  
反爲民厲何如聽休息於一日責領養於將來  
以彰

皇上能通之德意斷民情多方之親望乎或以爲二  
萬餘戶每歲額馬未能取盈不妨量折其半約  
計所折可得銀五萬餘兩夫

祖

宗立制深意原期蕃馬故寧留空戶之有餘以備寄

王忠靖公集

卷五

三

養之不足卽前歲懷柔順義以一千六百一十

四之養戶三千二百八十餘頃之牧額改供兵

牘識者尚以因兵廢馬追論往事况較量多寡

之間爲纖折與

一畿民爭束芻之利抑未矣夫

國用卽不足同儲卽難盈苟於各邊無額之請力

爲之絕及年例新增之數無功妄竊之銀一切

裁塞所留同庫詎止十餘萬乎先臣余子俊之

言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近且小亦必爲

國何等遠大臣若規利睂旋游移附會槩徇部議見金而不見馬是亦先年王濟武金折賣種馬之別名其爲害馬紊制罪維均也餽竿可惜舊貫當仍謹遵

請伏乞

聖裁乘今編審既定慨然修復務使三年之內盡還

寄養原額勿爲言利者所中固根本而張

王忠肅公集

米五

國威在此舉矣

崇禎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具

題

料理茶苑京馬疏

題爲茶苑敝壞已極額中京馬久懸乞

勅茶臣多方料理設法撥運以實邊濟閭事

國初置太僕寺於內以司京馬復棊布行寺苑寺  
於外以司邊馬又設茶馬司於川陝以易番馬  
其時自東迄西歷燕趙晉秦布野無非馬者未  
幾邊寺中廢專靠互市賤棄於中國而貴市於  
外夷洵今日之通病也臣前有酌議邊地馬政  
一疏請量復僕苑廢員業奉

三才思緒全集

卷五

主

明旨勅督撫鎮酌妥具奏矣然尋

久湮之後事同敝始規效猶遲求其舊章具在  
成法犂然一經整理即可按事課功兼顧京邊  
莫如陝之茶苑

一

祖審制夷之上策能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復溪固

本之良圖以取之番者三年之差發有限牧之  
官者歲歲之孳生無窮故茶苑并設陝制所以  
蜀善也遠不具論憶崇禎元年以後每歲茶馬  
給邊給苑外額中京馬一千五百匹而臣寺猶

及見西陲之駿如漢大宛之蹄其時五司所積之茶易馬賞番歲額二十萬筭不缺按陳茶變價尚得銀十萬七千餘兩抵甘肅軍餉亦可見當日召商廣積之明驗也夫西番諸族夙號藩籬然虜多掠番番且附虜區區維繫獨恃一茶數年來茶筭減黃增黑非不奉有

明旨而茶道不通茶商裹足故若羸駒約畧充數卽應給各鎮者且議改折議幫價無問京馬矣至苑馬之耗又更甚焉七監牧軍原額一萬六千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十

一百三十六下崇禎五年猶存一萬三千四十九丁八年猶未失原額之半今見數僅及三千懸十七萬七千百餘頃之牧地召丁承頂而未

有應也誰爲蕃此馬乎且所貴監苑者爲每年

草生而課駒也天啓六年實在馬一萬五千六

百八十四崇禎五年見存不及四千自八年復

報冠槍苑廐幾同穽掃然十二年據平涼知府

張俊英報見在馬駒尚三千七百九匹今鳩括

七監止殘駒七百七十二匹且如黑水萬安

以七匹或以四匹告矣而挑解京馬自五百匹蠲減止二百三十三匹仍難湊手欲望以苑之實

金屏之制則詐欺可杜嚴收良茶倍增馬值則私市

不行重寺屬監之選則害馬可去專官督理如

先朝楊一清故事則牧事可成茶臣餘一掄慷慨任

事親承

召諭身歷地方自當詳察機宜明白入

告設誠致行以舉厥職獨是額中京馬自崇禎七年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以後寥寥無聞舊茶臣陳羽白極力振刷幸京

鎮馬及額又曾料理下年京馬矣據稱自京馬

設而鎮馬愈困曾勒三難以祈

聖鑒或念寇荒之後物力告訕

勅令酌量先後次第分運儻以四鎮運鄰虜尤需馬

正急未遑舍外事內除甘肅舊無閒價外察延

寧兩鎮額領茶馬二千四百匹臣寺復應給馬

價四萬七百餘兩名曰年例或將所中京馬聽

新茶臣就近陸續撥解兩鎮每匹定價若干抵

臣寺應給四萬餘兩之數在兩鎮可得見馬臣  
幸可省見錢無道里起解之踈虞免齎掇芻秣  
之繁費一通融間寺邊茶苑皆便計矣伏惟

勅部酌議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具

題本月三十日奉

聖旨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十五

蠲江南北新增馬價議

太僕寺爲滁和寇荒已極米豆萬難從徵謹冒  
昧瀝請仰乞

聖鑒勅部酌議減免并罷私稅釐馬價以宣

皇仁以保民生事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右通政金

奏前事奉

聖旨該部察議具覆欽此劄寺卽將南直隸舊額新

增馬價數目若干其新增一項應否蠲免從長

議妥報部以憑酌覆施行該本寺看得馬價折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十五

色一項

累朝增減不一然每匹未有過二十四兩之外者察

南牧折色始於成化二年猶止一二縣耳自嘉

靖七年通派折色其時每匹徵銀一十四兩三

十年題准南直起解折色不分永改暫改俱徵

銀二十四兩至萬曆十五年盡行折徵南牧遂

折至今矣楊嗣昌亦知民苦本色因稱以折色

改俟不若就折色議增然亦止爲原派本色地

方言也若南牧久折每匹折色者徵銀二十四



兩政折者徵銀三十兩官以此示之民民以此  
輸之官百年來未之有政非若北直山東河南  
每年本折之兼徵也自難比而同之察南直九  
府四州舊額馬草等銀二十三萬七百七十兩  
零新增馬價一十七萬四千二百七十七兩零  
今巢舍舒霍以至亳州廬郡相繼淪陷諸如未  
經寇蹂者亦久罹災荒措兵措餉日以干掇爲  
事自十三年加徵之後逋欠愈多職前疏所稱  
冒加派之名失舊額之實祈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三

皇上勅部分別殘荒量爲蠲新循舊正此意也通政  
金蒿目時艱慨然於馬價之應釐民命之宜恤  
其意不專爲桑梓請命然南太僕所屬久不徵  
本色加增折色尤屬無名合無依其所請將九  
府四州概爲蠲新責其完舊不得仍前藉口逋  
欠至邊鎮不特請計職寺別無入孔何從設法  
惟在本部刻意樽節力杜濫請庶幾涓滴之入  
不至爲尾閼之洩再若北直山東河南殘荒處  
所一之五六新增之額應否并蠲或量爲分別

勿留虛額便其逋欠是在本部釐定出入之經  
外審邊計內察民情俾民力可辨

國計不匱尤本寺之所深願也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七

新舊本折色額數議

太僕寺爲禁旅久稽俵解不至祈請本部差宜  
守催以資適征事奉兵部劄付該本部題據太  
僕寺西路少卿葛 呈前事奉

聖旨禁旅南征俵馬未至着卽嚴限速催如再玩違  
聽該寺指名叅處罔馬近爲各處請討甚多亦  
非

祖制居重之意還着該部寺將新舊本折額數詳察來

說欽此劄寺確察該本寺看得馬爲軍中急需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

非良不用故俵者表其良也稽洪永宣正間兩  
直山東河南遍地孳生計種徵駒有本色而無  
折色且所徵之駒仍搭配補種未有解俵者正  
統十四年以馬散在民間猝難調發于孳牧內  
歲取備用馬二萬匹寄養京府是謂俵解之始  
自解俵變爲買俵於是有本色又有折色歷朝  
題派或二分至四五六分多寡不等除南馬久  
折外北直山東河南每年原額馬一萬六千五  
百一十五匹爲十分崇禎元年定爲本四折六

二年全折三年復本四折六計本色四分年該

馬六千六百零六匹四年以後至今除永平一

府止派本色五分外餘俱派本六折四計本色

六分年該馬九千八百二十三匹此本色新舊

之額數也至折色不分南北每匹徵銀二十四

兩獨其草料歷朝相沿已久崇禎十二年因京

營疏請增馬部議始創炤本色助俵例加增於

是連草料徵銀五十兩而折色之價與買本色

之價埒矣計兩直山東河南十二年以前舊額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

折色馬草等銀四十九萬七千七百四十兩而  
自十三年爲始新增馬價三十七萬七千二百  
二十八兩零此折色新舊之額數也今以折色  
論俵民所率循者惟舊額而患苦者在新增因  
新增之多并舊額俱通而殘荒地方有司甘心  
受罰見今十四年南北全欠者至一百五十四  
州縣此折色之難也至本色之難又更甚焉往  
時用壯馬猶購之內地今改爲夷馬則市之遠  
口矣往時解職寺供營操今遠而解開遠充邊

騎矣解而得取賂累猶其一或損失更斃具有  
賣

王忠獻公集

卷五

三

鈔法難行議

自古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此三  
幣者握之非有補於煖也食之非有補於飽也先王  
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然珠玉黃金爲世難  
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  
已故湯有七年之旱鑄幣于莊山禹有五年之水鑄  
幣于歷山太公立九府圖法流於泉布皆以錢幣而  
王忠獻公集 卷五 四  
權百物饒民用自周以來未之有改然古者俗朴而  
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靡故錢不足於是錢  
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  
自唐以來始制爲飛錢合券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  
貿易者其法蓋執券以取錢而非以券爲錢也宋慶  
曆以來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  
既行而始直以楮爲錢矣舉方尺腐敗之紙而足以  
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飢藉以食貧藉以富蓋古未之  
有祇爲其時蜀用鐵錢體質既重行旅齎持不便故

張咏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厥後寇賊薛田張若谷繼之因置交子宋臣呂祖謙以爲其法出於民之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則銅錢却便楮幣不便者是也金循宋法置交鈔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元世祖始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其制以桑皮就造爲鈔而印以字文非若宋之交會猶是用紙爲之而印文書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十六

紙於上也故楮幣在唐謂之券在宋謂之交會而金元承之以爲鈔鈔名遂始於此行之未幾物價騰涌海內大亂京師料鈔十錠至易斗粟不可得嗟乎以一楮之費直三五錢而售易千錢陰謀潛奪民初受其欺繼而畏其威不得已而黽勉從之行之既久天定人勝終莫能強非徒不得千錢之息并其所費三五錢之本而亦失之且因而失人心虧國用階禍亂如元人者可鑒矣丘文莊潛行義補詳哉其言至可繹也 國初寶鈔通行民間銅錢兼使錢有五等鈔

有六等其時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治罪立法非不嚴也每遇收辦商販但有字貫可辨真偽者不論破爛油污水跡繼補即與受納收法非不寬也且懲宋金三年七年立界抵換上下相關勞擾不堪之弊恤民之意非不周也究竟一紙在在執難與銀錢爭勝所以洪武初鈔每貫准錢千文銀一兩至永樂間千貫僅值銀十二兩金止一兩成化間每貫折錢四文嘉靖間折銀三釐矣奸利之心小民爲家藏其實而棄其虛所必然耳久之至於折閱工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十七

墨浩費於利權何握哉今蔣臣錢鈔更新三議稱引古昔鑿鑿有據復擬定界五年以爲限制非不備極苦心然愚民難與慮始 聖明通材裕國之意不能家諭戶曉且閭閻規利只求長便卽立界更換亦必以爲煩苦不堪況淮浙之民衣食在桑既織成造必取桑穰竊恐每年五千餘萬之銀未能頓增東南之桑將永殆盡衣食源斷蠲蠲沸羹孰所必至奴寇未殄人心搖搖不堪再擾刻印銷印是在 聖明斷然止之不然杞人之憂恐方大天下之安危未可知也

議開膠河養魚池始末

按膠萊河在山東膠州平度州之間至元初萊人姚  
濟建言新開河道也故亦名新河其河自麻灣口以  
南直抵淮揚海倉口以北直抵天津中間相近僅一  
百四十里餘一水中流若練兩岸之土如膠諺所謂  
銅幫鐵底河是也今海倉口新河口陳村等處遺跡  
尚存海倉口是元時囤糧之所 我朝嘉靖間海道  
副使王獻復舉行之南北引潮舟楫可達中間未及  
通者三十五里至萬曆間工部尚書劉應節奉勅行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四十五

勘會議興工以估費多遂寢崇禎元年登撫徐人龍  
疏言漕受灌于河卽受囓于河隨塞隨修歲費不淺  
銀數十萬是漕河載東南之膏血剝西北之心肉得  
固不足償失萬一 寇交訐沿岸之積盡爲盜資不  
得不尋海運一路膠河南接淮安北望天津旬日自  
淮抵燕不特避成山之險亦且省外島數千里之遙  
臣初聞膠河經分水嶺意謂河以嶺分必鑿嶺乃可  
通河今乃察水自白河入膠河至此嶺下分南北故  
名分水嶺是嶺當分水處非水自嶺分也計此河長

二百二十五里若深挑一百餘里一切器具食用益  
厥開填灰石買運官役廩糧大約七十餘萬金足矣  
當此新河未成漕費不貲議止一時兩役並舉費無  
所出宜令淮土鹽商有能出萬金開河幾里授世襲  
指揮以次遞減出五千者世千戶二千五百金者世  
百戶其餘貢監生員出千金開河幾里者授正印運  
判等官庶民出千金者授武職援鎮道中軍而紀功  
不足更議矜過貢監等官非坐贓劾問以小過劣轉  
者量以開河幾里原官起用經謫戍潛匿原籍者追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

金千兩免戍如是則大工不日告成一航飛渡南達  
淮泗北達營平走天下之粟以實京邊此萬全之計  
也厥後戶部主事邢國璽備陳膠河難易利害及運  
道迂險一疏娓娓詳言稱與撫臣曾櫻勘過大約費  
七萬金足矣說者曰積沙太多疏通不易夫兩口皆  
有潮匯入堪以行舟上有沙河白河二處積沙約長  
七八里疏通甚易視漕河數千里歲挑濬寔運豈止  
百倍又曰中有伏石不便行舟聞其名剗剗巷有小  
青黑石然盡沒沙中舟行潮上絕不相涉視海運歷

廟城山諸險又豈止十倍此河一開萬無一失非黑  
海開洋之比且南北直截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  
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在東土則商販可通足資實  
易卽通運邊方則一水可達開寧薊永亦可免召買  
空運之苦據徐邢二臣一言須費七十萬一言須費  
七萬皆鑿可行厥後登撫曾櫻畢竟以石堅難鑿  
而東省復以風水攸關建議不便于是膠河之行成  
盡餅矣按國初洪武間海運七十萬石餉遼東未  
有漕運自成祖十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開會通河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五

通運十三年遂罷海運尋事河運而遮洋一總久而  
不廢似有所待歲徵江南北山東河南江西浙江湖  
廣漕米四百萬縣河漕運至京師察海運至隆慶六  
年總督王宗沐猶行之然不過運十二萬石耳其時  
議者欲增二十四萬計臣以海道風波難定止可仍  
舊十二萬習熟此路以脩緩急不必加增今議者以  
漕河懼有阻塞欲行海運開膠河因海道出洋必歷  
成山而成山橫瞰海中三千里礁石甚惡須一日有  
三面風纔得行船不然則須紆迴於諸島夫頻歷大

洋東西易面能使舟如人指不能使風如舟指故建  
議開膠河之分水嶺沿河濱而行以避成山之險畢  
竟又難行故崇禎十六年戶部尚書倪元璐疏擬于  
分水嶺用車搬運而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疏稱文  
登縣有地名養魚池可鑿而行上於十六年十月  
二十九日召對工部尚書范景文太僕寺丞賀王盛  
令往文登縣會同撫按踏勘明白具奏以王盛曾爲  
文登縣令故倪元璐薦之而上因召對命往焉然  
養魚池之難鑿大抵亦如膠河今當主以河而協以  
海試運數萬石使海道漸熟而後用之母徒爲膠河  
養魚池之謀同築舍也

王忠端公集

卷五

五

登州一郡突入于海文登尤在其東成山尤在  
文登之東勢如尖角所謂始皇橋石在波濤中  
運舟經過萬端危險而養魚池在成山內地鑿  
而通之則成山可以橫絕于外而舟從地過矣  
然地以池名而實山也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六

明 肅王家彥開美著

疏

控辭協戎疏

題爲微臣無典兵之才謹瀝血忱籲控懇乞

聖明立簡賢能以無誤根本重地事本月初七日辰

時接邸報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王忠端公文集

卷六

七

聖旨王家彥改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寫勅與

他着即日到任料理不得少遲欽此臣聞命之

下驚懼墜地罔知所措伏念兵乃專門之學而

張皇六師尤刻下捷伐制勝亟着儻非其人未

可嘗試張鳳翔老成練達舉

朝以知兵共舉馮元颺一腔忠憤膽識俱壯署樞

數月一切調度洞中機宜即同

召對張忻周堪廣皆心手明敏才具百倍於臣者

冢臣卿三俊樞臣張國維具人倫之鑒與九卿

科道商確已定特先惟舉非無據者乃今

簡命忽及微臣夫蛙之可式者爲其氣也骨之可市

者爲其駿也臣通籍二十餘年目不識兵兼以

性冲錮疾手足蹢躅輪對數言不倫不脊才具

可知既承

寵命七尺之軀臣何敢惜雖臣父老八旬母在淺土

亦不遑顧但今何時冠犯內地勢如風雨屯如

蜂蟻窺視

都門蓄謀叵測根本重地宜何如綢繆以圖鞏固

王忠端公文集

卷六

二

臣苟有尺寸之長匿不自効即

皇上斧鉞寬之

祖赫赫之靈亦必殛之而與推四臣之中臣知元颺

最愚德崇禎九年秋元颺與臣同在掖垣其時

他日平諸臣聞變一籌莫展元颺義憤填膺

淚下沾襟慷慨忘飧欲自請纓樞部頗其籌畫

以爲退 昨於

御前適自把損向時元颺偶病久已痊可元氣完足

且見在佐樞、勢分合兵將疆弱聞見最真此

在臣言之則爲避難卸擔乞

皇上卽刻在九卿科道

親賜面對觀衆論之同以決取舍另簡元璣卽日受  
事俾臣仍以原官講求圓法少佐軍需億元  
受職不效臣願以身代受斧鉞若以

成命已定不便反汗待臣債轅之後而後徐議更易  
雖置臣身於重典其於根本重地何哉卽如昌  
督張宸極亦以素非邊材誤推今竟易以金之  
俊察三品例無辭疏惟是烽火近郊兵機呼吸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微臣不敢自昧生平以誤軍

國重事謹束身待罪一字委卸其膏斧鑕萬祈

皇上爲根本重圖利焉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七日具

題

赴城料理疏

題爲城守業有實着懇乞

聖明嚴勅兼籌內外以永固金湯事臣柔儒書生軍

旅未嫻蒙

恩改職毛錐欲奮終以厚責莫塞爲懼已於本月初

七日一面瀝忱祈免一面遵

旨受事抵城頭料理矣環觀

京城內外同遭六七十里所稱商邑翼翼四方之

極夜沉月析之聲朝肅霜刀之氣本以

王忠肅公集 卷六

皇上之赫濯匪茹不突望風自靡矣然臣聞善守者

守之城以內必城內無他驚虞而後城上之耳

目乃不搖諸如草場倉庫獄囚最重在防火最

亟在救火而吃緊莫如火藥一事前年局內屢

屢自焚則皆奸細之爲也昨臣等所審奸細利

兒搜其身邊所藏硝磺製艾火石徑寸令其

目試片刀抉石硝艾畢燃乃信敵之不能一刻

忘發火也故賊奸爲城內第一義外此則莫若

慈人事矣軍旅倥偬工匠維遯造作不停人之



所處不能離火有晨炊之火夜燭之火寒向之火一星之微皆足燎原時暇則綜理易周事亟則錯誤難免以及風雪晨昏更宜十倍隄防又如三營藥局設在教場兵馬四出守護寥寥臣等昨已添軍固防尤恐疎虞是不可不與草場庫獄等處刻刻爲提醒也善守者又莫若守於城之外敵自己巳丙子戊寅三犯每入輒深橫馳壁走如遊熟道曾有設法截一馬陷一卒者乎今一六等營羅列郭外捍衛之聲勢自壯如

張機設伏業一六第舉行即未必能使敵陷亦能使敵疑疑則雖有唐僧法堅之雲梯無敢填塹而前矣猶未也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張仁愿建城不設甕門以爲寇至當并力進戰回首望城者猶將斬之敵自深入犯薊脚跟未定苞孽未厚正可出奇攻襲失此一着聽其穩住五日收拾難民爲用永清霸州相繼淪陷前哨又望臨清而南我無一兵爲之遮擊嗚張益甚今各鎮入援之兵漸集城下然徵兵以衛都城

非令其藉都城自衛也不於此時亟簡精銳視賊所需東西犄角勢必聽其飽而逸出是今日督鎮撫諸臣宜亟取巾幘自覆異時不得以天子自爲守之全城寬其縱敵出入之罪也且今非盡無兵之患兵不用命之患將不束兵之患也聞永清破後敵騎已出外鎮之兵旋至猛欲入城以括煨燼之餘二三牙遺負創勉起急開城門此係諸領素不約束之過又安望宣督入援之兵能禁其不以搶掠爲事乎至如臣與總察

二臣職掌在城不敢百密一疎伏惟聖明嚴勅施行臣因具疏未奉明旨城頭候命未敢處用關防故不以題而以奏條陳城守字稍逾額統祈聖明鑒宥臣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具奏

察閱城外列營疏

奏爲微臣躬閱各營謹抒所見一得以裨城守事  
該臣於閏十一月二十一等日環閱城外見各  
將分地設防者爲信一十有二爲營二十旌旗  
相望刀斗相聞亦足警犬羊而固金湯矣然而  
疎密衆寡之數不敢不以所見者爲

皇上陳之重地之內正陽門之外列營者有兵部標  
營參將馮源淮領軍選健丁二千餘名專以護  
衛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八

宸極兼備策應外七門夾縣西直門阜成門外迤  
南有錦衣衛教場爲標兵右營宋天祿之信該  
營先列城內以備調遣計軍選健丁二千五百  
有奇庶幾足資捍禦因神機七營趙先祖軍選  
出防通州於十一月二十三日遂將右營兵馬  
調防前信自分貼神機四營及撥守庫局挑選  
親丁外目下軍選止一千有奇分班止五百名  
寥寥能成一旅乎繇西便門迤南爲先時神機  
六營唐鈺之信本將出防務津陳軍選健壯三

千一百有可見在營者僅零星八百餘人地曠

軍單浚濠築牆遂足當一面乎廣寧爲良涿之  
衝先時以之軍不遑設備所恃者西南城角有  
五軍六營一柳之信在焉全營軍選健壯三千  
九百有奇且令該將一意兼顧可以僅守紫帶  
之營爲家當乎繇永定門外之高廟則五軍七  
營周煒之信在焉自本營分貼土城及守左安  
外橋軍不下六百名見丁僅二千四百名本將  
市駿口外還營未久目擊弘仁橋南海子通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九

新犯之處當何如整練以戒不虞乎左安門外  
原屬五軍二營楊贊信地因撤防昌遂覺城垣  
外露坐門而丞和晉等曾總總慮之今已多方  
分撥五軍七營神機二營軍二百名爲守橋哨  
撥之用出廣渠門有土臺高峙臨城者爲得勝  
墩則神機二營劉彬之軍選壯丁二千四百餘  
名依墩爲營分防河堤南望韋公寺左右地面  
延袤數里林木叢密敵或藉此蔽匿火炮莫施  
幸遠北爲潘家窪該將業分兵設伏臣前疏所

稱可兼顧左安者恃有此耳出東便門有三忠祠則爲正標管中軍蘓先澤信地統軍選壯丁共二千四百餘名一帶新河土堤彌望十里馮河爲營者在朝陽門之松林有神樞二營潘龍躍之軍選壯丁三千有奇二里庄有神樞一營李守鏐之軍選壯丁三千九百有奇東直門之牛房村有神樞六管中軍鍾世英正標前鋒營中軍方弘基五軍前鋒右營中軍劉尚禮神樞神機前鋒右營中軍李昂姜騰蛟等合五營共

足跡目力所到土城周緣三面揆撥各營撥軍防守約可四千爲聽用西爲參將杜楷信地北爲帶降副總兵王曰然東爲聽用副總兵薛四什信地而五軍一等營厚集其陣於北面城足爲輔車相倚之勢指麾可如意矣東面土城雖僅護至東直角樓而止然外自東直門抵廣渠列營者五營外復有新河土堤爲一重保障地險既設更復周以人事而於兩關之口各橋之衝加意固防勿示以瑕東北一帶可無慮矣臣

憑高固守爲一夫當關之勢耳總之 之衝突  
無定我之備廣力分但環城四面遠不踰六七  
十里非若三協各口炤顧難及惟諸將以和城  
根本爲重左榮右繞相機策應不得畫疆分畧  
株守一隅俾二十營截然有如一家則藩籬周  
而堂奧自固收得道多助之效其在茲乎伏惟  
聖明嚴飭施行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具

題本日亥時奉

聖旨

卷六

十一

察閱內外十六門疏

題爲謹述微臣躬閱所見以重城守事該臣於本  
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密閱城頭先繇正陽門歷  
內九門次繇西便門歷外七門見內外城各營  
將信地每垛兩軍砲臺四軍只正陽右至宣武  
左至崇文之觀象臺因外有重城每垛一軍其  
每垛二軍之外加砲眼一軍者只有西便門一  
信外城無護專軍以司火器備禦乃周惜他信  
之軍不能多派也稽崇禎己巳醜 內訌時止

聖旨

卷六

十一

挑軍選八千餘名列城外其餘營中各軍盡  
派守垛日砲眼又加以班軍四千有奇分布重  
城故垛軍望如鄧林茲十二萬五千之  
禁旅出而征勦及防通防昌環列城外者二十四  
營不下六萬六千六百九十餘名派守內外城  
者只五萬八千二百六十餘名而城內外應援  
遊兵又皆掇足於此數之內計自城樓角樓及  
砲眼外垛口一萬九千二十五箇敵臺砲臺二  
千四十三座欲添軍密布得乎至如刀槍叉斧

火器懸簾等項比往歲加備。氛尚遠。臣按塚細閱。刻意嚴核。見各信器械擺列有未均勻者。鋤澁有未鏗磨者。懸簾木架有左右傾軟。齒荀不對鈎搭。未具者皆一一手畫筆記。勒限整頓。夫古名將於履屐。當任即可。卜其制勝。蓋察其小而後信其大。非必大用而後見也。臣受事未旬。日於諸將之在城頭者。察閱之時。頃刻注目。亦曾相其儀表。叩其議論。各弁之優劣勤惰。規一班矣。內城如神樞五營。侯國勳四營。李登科正陽宣武崇文。其信地也。塚多軍單二弁戎裾束手如畫門符。前時已經懲處。惟有嚴爲策勵。察登科所轄六司把總。李世忠之軍。派正陽崇文開橋各百名。臣點在正陽橋者止六十三名。在崇文橋者止六十六名。已將管隊責治行登科。察報越今三日。尚未回詳。而四司把總李化龍。塚口尚缺軍十八名。卽當以二橋之軍補足。塚數每橋覈有九十一名。實軍足矣。再閱朝陽門至德勝門。以東塚口皆築土臺。盈尺可以望

遠視下。亦見規畫。而朝陽門爲神樞三營。賀盛明信地。與五軍五營王嘉吉之司東直門四營姜應魁之司安定門三營。龐惟正司德勝門皆東北要衝。往歲衆竟薄城下。恐狡謀復逞。惟諸弁登陴。豎起精神。無懈夙夜。鼓勵三軍。勢成犄角。而後可以當一面也。從德勝以西至西直。爲神機五營。劉進孝信地。本弁生長邊陲。氣力甚壯。臣察閱再次。激以忠義。過此則阜成門爲神機四營。齊廷柱三營。曾志彊信地。二弁鍾屬新任。然與臣等城頭密邇。歷經臣與總察二臣多方訓迪。夙夜以身爲倡。見今塚口土臺次第就緒。此臣察閱內九門之約也。外城則西便門爲神機十營。于攀龍信地。臣邇閱諸信。獨此火藥火種收藏有法。簾架燈籠懸掛有方。知爲該將之能。廣寧門至北爲神機九營。張弘勳信地。本弁才甚疎率。屬二三四司把總陳守懿。塚軍多缺。經臣撲責。而後軍乃次第赴補。今據弘勳所報。亦覺一番整理。矣。廣寧爲良涿之衝。一望

遼瀾外無一旅爲衛况據塘報有回攻涿州之說或就近列營之兵責其兼顧或屯宿入援之兵專司捍閉自不敢窺左足矣右安門爲神機八營鄭存柱五軍十營趙三元信地守具已備鉞斧覺稀存柱先經指參宜猛示改弦一番憤發與三元迸力捍禦庶幾桑榆可收永定門爲五軍九營郭沆信地新設神威銅砲我武益揚左安門爲五軍八營韓際明信地本弁與郭沆皆壯年偉表正當一鼓作氣以明車右之

王惠瑞公集

卷六

去

旨議處德元新任愿樸臣恐其城守尚疎已諄諄以慎火整器戒之東便門爲神樞八營姜從仁信地鉞斧盛列氣自肅然本弁新經降級非倍加策勵何以贖愆安職然自廣渠以南至此簾架鈞搭造設未周已先經總察二臣嚴行監督逐

一整理或可刻期完備乎此臣察閱外七城之約略也至內外城軍數與原額多不甚對或稱在外坐冷或稱在內巡察應援或稱差撥張機設伏多繇套習相沿統轄自丁悉充韎韐病已過於三年艾未畜於一日是在

皇上聽臣與總察二臣不時摘發敢有假冒一軍必請

旨按法無赦茲當初事意主鼓勵逆未殄諒忠義人人同心未敢遽逆億也伏惟

王惠瑞公集

卷六

去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八日  
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

請勅城守公疏

題爲城守戒嚴謹陳目前亟看懇乞嚴勅以固人心以重根本事臣等受事于揆已越五月一切守具守法除耳目所未達者無從神明其義諸如周垣應設之備應飭之條無不憚心共訂設誠致行以爲辨天下者惟此一副樸心有精神而無格套有氣志而無文具不敢事緩而辭弛事急而周章入春以來敵未北駭而計部本折挹取復難臣等不得不稍權緩急稍節勞逸自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七

正月二十八日以後俱分四班之一卽至今月十六日以前亦猶是也前月恒風告儆塘報不一一日數驚臣等倍切徬徨而猶守此專愚堅忍疆制只得曉夜巡察以俟塘報的息無非爲外解梗塞計臣仰屋苟可樽節於一日卽可貯裕於將來不敢不先後爲熟計也今全班軍丁業已鱗比登陴先時旣節其勞此後應齊其力城守一事雖千頭萬緒臣等自當協力全掣所慮者城頭用力之際一處呼庚到處羹沸非得

該部先發銀數萬兩儲之管庫以充日用何以

速應而且鋒健壯丁之米折鹽菜有數月逋欠

至今未通者務須前後月日截然并給而後軍

氣乃可鼓也若猶是出納遷延三軍呼吸之際

臣等能爲該部代受咎乎至若都城地廣人稠

地廣則伏姦難捺人稠則訛言易起近自

告急訛言屢布虛張賊勢萬衆俱搖細察實無

風影故倡訛之人卽屬姦細今後有一千此卽

當審實臬示軍前以鎮衆心傳聞順德城千以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七

訛言而潰前車真可鑒也而門禁倉場以及庫

獄藥局迭奉

明旨此時尤當刻刻加嚴三令五申城內旣無姦訛

城頭自可肅靜其列防各營業已認信分應城

上城外復經臣等示以密號迅通聲息自可相

機制勝匪茹鉅狡未有不嚙指遜者也伏乞

勅下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具

題

奉職無能疏

題爲微臣奉職無能謹束身以承

嚴譴祈無誤協戎之任事竊炤禦敵者禦之邊外

冠訓以匹馬不入爲功是也自邊臣不守潰及內地至

便赫赫

神京聚十餘萬貔貅畫疆分信日講嬰城之事上

煩

至導中糜餉糗下疲士卒此臣子負

國負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君之罪舉

朝同仇同澤之日也而協戎一官與有城守專責

苟非其人尤非可嘗試而漫承者稽往牒先臣

王守仁未仕時卽精究兵法嘗聚果核以列陣

勢故一經

簡用出其胸手咸有成謀厥功茂焉以軍旅之事

學之有素也臣本書生才最孺下年過五十不

習鞍馬誤蒙

簡任實屬奎負前月初七日拜有微臣無與兵之

才一疏重荷

溫文許以詳練益滋內悚痛念敵愾未折懦夫思奮

臣何敢以不武再辭自陷諉卸城頭受事始向

三軍之士而師學焉二十餘日以來非不同總

察二臣晝則環城設備夜則披衣摘察亦曾進

諸營而訓誡之以軍無彊弱惟在所鼓不聞股

至腓也氣餒則慄髮至微也怒至則鑒乘令忙

處着閒正可練守爲戰而格套沿習成效未臻

卽諸將中恒恒趨赴以貌相之非不有人而誰

王忠肅公集

卷六

爲緩急可督諸軍當一面者手臣尚未知其人

也以至文告頻申最殷曉夜二三環弁尚有置

信地而不開局戶安眠呼之始出者雖曾量行

樸責猛示懲創臣於此益愧動物之誠薄整頓

之方踈惰省踴躍懼報稱之無期也恭讀

聖諭揭譴罪已應聲淚下大小臣工卽不與兵戎之

責者無不負愆引咎仰請

介鉞況臣實領厥職乘城業將芥月雖不敢不身

先矢潔示將以廉束役以法然而一籌莫展三



宜泉周防公疏

謹

題爲賊踪飄忽靡定歲暮更宜周防懇乞

聖明嚴醒群心之懈以伐狡謀事者讀詩至唐風蟋

蟀之章所稱思居思外思憂終之日良士瞿瞿

于歲事云暮暮奉互相迎誠若不能一刻忘者

其在平嘗無事之時防患且有然矣況今寇騎

深入奸細四布遠邇城村盡爲賊窟臣等登陴

志事不知府郡日擊賊事咥噪雪色繽紛三軍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五

且告以春及矣因是慨然有深慮焉從來奸細

之窺伺也每以晦冥風雪爲期況今歲除將至

元夕漸臨念向當太平無事

朝廷有賜贖之恩百官有休沐之暇街民衛卒或

朋酒以相將或操豚而祝歲以三時之勞博一

時之逸人情恒然

功令不禁而今非其時也細最狹乘間伺隙所

耽耽者惟此歲暮春初與我爭呼吸得失之

諸凡草場倉庫藥局宜倍加巡緝斥堠之

宜加詳傳夜之柝宜倍嚴欄門之閉宜倍謹以

至一切流星爆竹神鼓花燈點綴太平之具者

尤宜先期禁絕文武諸臣與有城守列營之責

者皆當抖擻精神刻刻惟切如敵已至至若以

令節佳辰稍生玩緩恐連月之周護不能當一

刻之疎虞臣等所爲觸時微心終夕徬徨不敢

不祈

天語爲嚴飭也至於寇賊驕淫向不設備可乘者正

在此時惟督撫鎮諸臣反敵之伺我者爲我伺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五

敵之候古名將出奇制勝無非攻其無備出其

不意雪夜之入蔡州上元之奪崑崙用此法也

行間諸臣具有膽氣誰非貽羞巾幗苟能戮力

奮行遲遲春日執訊獲醜效唐人無荒之思追

出車于夷之績如詩歌所載臣等拭目俟之矣

統候

嚴勅施行緣係云云謹

題請

旨

天象示敵公疏

謹

題爲

天象示敵謹遵

旨料理嚴城守清近郊以仰慰

聖懷事自前月以來賊報不一疑兵疑賊每日緩急

屢異風鶴驚臣等正恐狡賊驚伏突逞日嚴天

出防營將王承胤王埏唐鉉等多撥官丁確探

以爲防禦不謂二十四之夜颶風迅發次日陰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七

曉畫蔽城頭咫尺對面莫辨臣等震惶莫措分

頭馳馬誠諭諸將以靜待動隨於二十九日接

兵部咨兵科都給事曾應達爲密奏事奏

聖旨據奏亦見周慮防奸禦變亟宜密圖操軍擺守

及城防嚴密巡緝等項俱着各該管衙門加謹

料理還着兵科官二員分投察飭回奏京營宣

督着各挑選精銳探近郊其在外結隊零騎

或兵或賊行走莫辨着各地方官詳偵嚴結不

得少疎兵部通速馳飭欽此卽傳副將杜弘坊

丁柳李守鏢等各挑精銳偵探近郊外乃

拱極城旣報火光出自帳房而副將唐鉉又稱天

津大樓獸頭以及旗幟器械放光或如星明或

如燈大臣等益切愕異當此戎馬在郊狼胡之

星未滅風火之告轉殷我

皇上敬威時保無間夙夜

心仁愛尚厯叮嚀痛自逆深入歷冬徂春內地盡

蹂治兵諸臣泄泄猶故上勤

宵旰懸通侯之賞而不知款陳賁斧之威而不知懼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七

從無能張一師仗一旅戢其一爪一距殲其毫

毛辨髮固宜

上天震怒戎間以指象爲言語也臣等城守以來酌量

緩急始而全班登陴旣而分派兩班自正月二

十八日以後又於兩班之中再析爲兩用一緩

三一以節軍士之勞逸一以省計部之本折無

非爲軍

國籌兩利也乃今一班鹽菜尚苦半月未給各軍

張頤待哺臣等府庫陸續那借者數已六萬有

衙區區存儲亦將耗罄而疊恥矣見奉

明旨戒嚴臣等凜凜將事一面接近郊一面行該營確偵緩急傳諭全班分布防禦根本何地敢不網繆以圖十全仰副

聖懷惟是營軍月糧自去冬十二月及今歲正二兩月俱坐通倉往返動費三日且米麥三七兼搭倉廩各異甚而按日分發守候時多及領出變賣價值復平僅勾盤費計往返三四日一月之糧盡矣賊未退四望阡陌耕種無時三事未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十一

就夏秋之間米珠不免目今三月軍糧又屬給放之期或

敕部以銀抵米量留本色不出數月之間一石之價可抵兩三石洵爲上策但今外解不前太倉如洗難望行此萬不得已乞

敕部就京倉給發免其赴通其示放之期務遵

欽限毋得遷延游移俾軍士不苦守候且省繁費

士豫附而

金湯永固斯休徵洊至矣

營軍不便抽調疏

題爲

欽奉

上傳謹陳恭摺密請

聖裁事竊竊逆故久腥東土分股四犯我兵一矢未加際此春已將闌東作未興敵且愈勁北析無日臣等株局城頭恨不能滅此朝食以紓積憤本月初九日樞臣張國維詣城恭述

上傳仰見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十一

聖武張皇六師類禡聲罪一怒安民在此一舉臣等誰無同仇之志亟宜擗棄旅以彰捷伐且可鼓行間之氣爲邊腹之標是區區共矢之至願也既而再四商度不敢不以恭摺爲

皇上陳之

國家設營兵於

京師卽漢之南北軍所以資其爪牙用固根本

祖宗立意原淵遠也卽當

奉廟全盛時故偶覲邊議者欲調

京兵出勦大臣謝遷劉健劉大夏等皆倦倦以  
重取輕官軍未宜輕動爲言況今何時乎  
已已之後匪茹益肆屢薄

都城只以

天威外震重兵內宿隨即遞去近自風霾告微臣等  
思居思外益切櫻心今三輔既苦兵單不得不  
撥

京軍分防計昌通共軍九千一百餘名而防拱極  
防海務三管共軍一萬三千六百八十餘名城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三

外四面分列十三管共軍四萬四千三十餘名  
內外城守軍僅五萬七千九百餘名而重城每  
操一軍如晨星之綴天河臣等所欲多派而未  
能也昌平爲

獲重地拱極屬良渚首衝宜扼一旅防西突而邊  
務通鎮漕儲攸關若此折勢必取道而東厚  
集兵力以圖一當誠非緩計且用軍必資馬力  
自昔馬缺額過半見在只以萬計昨歲挑選  
練多諱標終業俱分防在外近復擄列營馬也

哉

乙仍

百以應督師急需皂櫪之間寥寥僅剩下駟十  
六門城守各軍敵臺垛口各有專責若欲舍內  
事外舍根本而事藩服萬一狡賊生心窺闕虛  
實兩時疎防之罪雖立置臣等於斧鉞亦何裨  
聖慮周詳傳示臣等備極商酌業已洞悉及此矣伏  
勅兵部詳議至當盡集援師勿使勢分力單是今日  
挫賊之急着也緣係云云事理臣等未敢擅便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三

謹

題請

旨

崇禎十六年三月初九日具

題于三日奉

聖旨

選馬步南征公疏

謹

題爲遵

旨酌發

奏明事本年三月十七日准兵部手本

題爲重臣膺專征之任速寇屬蕩蕩之期迎遵

聖謨謹陳行間事宜以佐捷伐事奉

聖旨輔臣南征遇賊卽勦須有勁旅在握便於運用

該部卽察酌何將何兵馬步實數若干可以且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

前卽遣的確議具奏不必虛派取盈輔臣啓行

在卽尤難懸待着

京營先撥選兵二千護送前往其馬甲步火俱要

全備着總協酌發奏明葉士彥依擬用餘知道

了欽此又准兵部手本爲整飭營將以便選用

事炤得閣部吳奉

命勦寇啓行在邇所有隨征將領必須智勇兼備如

營將尤翟文孫獻捷崔有福向係閣部薦用相

應移會立送閣部軍前聽用等因到臣該臣等

看得禁旅數雖十二萬有奇然自逆敵深入

守出防各有分信今寇與東并急輔臣奉

命專征刻期振旅滅此朝食見奉

明綸雖敵報北析距

京甚邇臣等亦不敢謬執少延斯須以稽誅賊之

期已行總兵官王承胤等八標鋒內挑選健一

千名馬一千匹列防各營內挑火器步軍一千

名盛甲器械一一完整至將領一節應炤部文

所稱尤翟文孫獻捷崔有福赴閣部軍前指謁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五

除有福係候用官外而尤翟文係神樞前鋒左

營副總兵見防拱極孫獻捷係五軍前鋒右

副總兵見防張濤臣等業行牌卽赴閣部軍

隨征其二將所遺員缺客臣等另行咨部推補

外尤翟文孫獻捷俟事平回

京之日察缺另用王承胤等須一面扼防敵騎

其北析務期十全制勝不得一刻示瑕庶辦

辦寇併行不悖或以敵勢方勁敵信已近少俟

時日以便全力敵是左

聖明裁定非臣等所敢擬者也

崇禎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具

題

王忠端公集

卷六

三十一

糾參楊贊敗卹公疏

題爲營兵傷潰殆盡將官蒙恥倖生謹據所聞糾  
參以重軍紀事該臣等爲

廢園鍾簾重地初聞敵警卽發五軍二營副總兵楊贊  
領軍選三千名駐防昌平前月東山口牛蹄嶺  
扼敵入犯該將非不著有成勞乃四月二十八  
日昌治臣金之俊集八鎮兵馬分三路向密雲  
巡勦而以該營爲陣先行未六七里于駙馬庄  
地方卽遇敵賊勒兵鏖戰雖敵死於砲擊者無

王忠端公集

卷六

三十二

數而該營適當下風烟火遮迷被敵蹶開諸鎮  
馬兵心志各分無復後距爲援傷亡者遂不止  
三分之一殘兵因各鳥獸散夫當敵射矢如雨  
下中千把總皆負傷裹創該將爲領兵之官不  
知以何計得脫不惹一矢不飲一羽見今跟役  
全無愧然偃息于丁柳宋天祿之營其不死者  
抑將思領傷瘼之軍屬奔北之氣欲得當以振  
殘局乎何以數日以來一兵未集正恐敗軍之  
將難語勇矣夫禁旅駐防向來不膺戰事今一

戰而摧喪至此不能誓死鳴轂其爲六師之辱  
不已甚乎伏乞

勅下昌治臣嚴行確察該營何以無傷嚴布法司提

問處治庶幾京鎮各兵猶有廩軍法以圖

國威乃可震也其該營殘兵臣等已一面令署將

劉光源四面招集傷亡者俟察明另議

卹臣等謹會同督察城守監臣王命訓具

題伏乞

聖鑒施行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

崇禎十六年五月初一日具

題

城守善後公疏

題爲城守解嚴謹陳善後之策以固根本事該臣

等猥以菲薄之才奉城守重任受事七閱月亦

思用勤補拙而力難從心仍貽泄習今幸

聖武選暢敵分東西兩股不敢窺左足近

都城一步四方之極益尊星拱之勢自肅然犬羊

未殄臣等蛙怒猶存敢謂戢弓臥鼓之日遂忘

思患預防之圖數月以來日擊心維積有一得

或因先時勢迫而未及周詳沿習而未盡釐革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

者今恐離城之後事漸遠而識易忘謹次第列

款爲

皇上陳之計開一

都城十六門近來派軍十八營布置亦非不周然

或壕口多而營軍少必另派他營之軍以足一

門之數飛甲遊乙如數潛魚稽覈既難而以彼

營之軍隸之此營之將運掉終覺不靈夫營既

以城守爲名卽當按十六門之壕數配以十六

營之軍殺倖截然爲一家之人毋使門與營多

寡難符則統領旣一指搗自易點察亦瞭然莫遁矣一派守官軍自九年以後各營業已分定信地但壕口多寡不均今旣宜一番更定每歲春秋定期各令赴信察閱信定則責成自專期定則傳聞不駭或有本信應修應葺之功令其先期炤料毋使臨事張皇而城外列營之軍除正陽崇文宣武外其餘十三門每門外派列一營與城頭之營相對以聯臂指春秋一體認信則各營自知認信而守矣一火炮最重在審苗

城裏外壕堤舊皆柳樹蒙密一望成林後因懼填壕資砲難施放盡行砍伐以致壕堤無護

漸見稠類今惟廣寧右安門外一帶細柳扶疎餘皆壕身外露宜盡行栽植無事可壯鬱蒼之執萬一警報猝至頃刻可芟條餘可充兵器枝內外城舖房年來基置計新舊可二千二百餘座爲數亦旣不乏然每當軍伍全班派守仍多露宿卽蓬席兼搭亦恐牽連引火宜量地增添俾官軍托處有地亦可免蓬席意外之虞矣一奴細耽耽多在草場利其引火察各門之場俱

題明業奉

明旨將本場積草先發飼秣然欲有備無患宜將場基遷移稍遠以防他虞亦曲突徙薪之一着也一全城湯池相資爲固察

京城水源發於西山洩于大通橋樞臣張國維計城時曾稱濟南近因濬壕蓄水遂成天塹而東



昌之守大得水力宜尋西山源頭處所引水流注以通環城血脉仍層層設壩扼其下行而西便門一帶壕內並無勺水只因地勢既高向來未經深濬科臣高翔漢清察一疏亦曾以此爲言通流引泉是今日固金湯之急着也一築空心臺謹據詞臣魏藻德曾詳言爲利有五但今都城列臺鱗次一百七十二座若欲沿城鑿空無論需費不貲翼翼

神京風氣久萃自難輕議惟是重城處勢既低臣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四三

等一次巡察卽一次深念或審要害處所量設空心臺數座以便炮火高下遠近環爲演放而復于七門再設棧板以備緩急則城亦若增而高池亦若增而深矣一

都城九門計地四十里垛口九千九百有奇而重城七門二十餘里垛口密布至八千四百有奇浸假一經有事每垛兩軍頂背相望器械已覺難施況砲臺相近之處雖有垛口軍難站足宜察明封塞所餘垛軍亦可脩爲城內遊兵之用

矣至若各軍居守日久城牆凡被穢溺者馳且粉城每門宜令填補仍置竹桶數百箇以備急需而垛口砲臺等處或有一二裂縫折損亦宜乘時察修庶幾費省功倍而城內一帶欄馬牆先時信告急俱爲砌臺取用雖移緩就急亦是防變一策但

神京體勢宜崇少俟四方寧謐司空庫有餘儲亦當仍前砌築以固城址以壯都會然此皆臣等在守言守之嘗談若欲中外無虞自應嚴扼邊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四三

口守在四夷先臣葉盛有言邊關不守卽內地日講嬰城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耳此又當嚴勅邊臣痛加改弦毋蹈前轍以收匹馬不入之功可也伏祈

勅部一并詳議施行

崇禎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具題

控辭加級并廕錦衣疏

謹

題為微臣無勞足錄新

命循省難承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臣辦事署中忽接邸報

奉

明綸內有王家彥加一級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三

輩之

旨欽此臣跪誦之下悚惶莫措伏念微勞必錄者

王忠端公集

卷六

甲五

聖主激勸之微權受祿不誣者人臣致身之大義臣

一介書生胸膈筋力柔如束紙未習兵革之事

猥與城守之役雖寒暑載離不過効奔走于周

垣之內卽干楸親事何曾窺左足於鋒鏑之前

且一切捍禦

聖明業屈群策諸臣先經料理臣登陴最後集事因

人職原易稱況

大賚類仍三軍之氣自倍而得道多助四方之極滿

尊臣有何能足當任使幸微竣事及於寬政已

屬濫願乃今既奉加級之

特恩復驚延賞之

異數使臣冒昧偷榮掠將士之群勞私干一身則彼

僇力疆場收橫草之功者

皇上將以何典酬之手方今二寇並棘

宵旰憂連旬以來安危大計勦禦勝算寂寂無聞

臣訓旅經年未奮一擊之力可塞分憂之責

恩重報輕每滋內訟敢竊無功之紱以重瘵曠之罪

用是瀝忱籲免伏乞

王忠端公集

卷六

甲六

聖明鑒臣愚懇實非矯飾收回

成命畱此

尋典以付有功俾臣仍以原官少竭犬馬異日苟能

稱全萬一不至終穉及身之榮足以沒齒矣臣

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

崇禎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具

題

解嚴請罷斥疏

題爲禁旅正需選練微臣拙劣難勝謹歷懇仰  
祈罷斥以重營政事年來城守之役

皇上業屈群策群力因而守法守具種種俱備加以  
恩賚屢頒三軍咸知用命臣以不才周旋其間僅  
僅奔走之力庶幾不至隕越乃今守事告竣而  
詰戎伊始一切營務亟須從頭料理苟非其人  
誰能勝任愉快本月十三十九兩日恭承

召諭矜恩訓短奉奉於選將練兵四字端委難窮

王忠肅公集

卷六

聖

施用不盡臣當暑拜揚不寒而慄伏念

祖宗盛時

禁旅至四十餘萬有官軍而無選壯其時四征不  
庭闕如虓虎無軍而非選壯也自萬曆五年始  
有選鋒天啓元年始有壯丁名色雖立而懦弱  
更甚其失在將不知兵以操作練操則吶喊放  
砲僅了故事練則必練其耳目練其心志以一  
教十以上教百技高則膽自壯也又失在每營  
只辨一器爲練于是臨敵則長短不相銜左右

祖

難迭進如五軍二營楊贊之敗可鑒也練則必

如嘉靖六年奏准每營選箭手刀手鎗手牌手  
銃手各一二人轉相教習而後可層層爲却敵  
也至于考閱軍士則有互相陞降之法官之卑  
者如中千把總等官亦必視其教練有成優薦  
聽補中軍號頭未經疏薦者不得濫用官之尊  
者如總兵副將等官亦必視其全營教練有成  
次第加陞其不及格者分別黜罰凡此皆

王忠肅公集

卷六

聖

是又于練兵之中寓選將之法數年來積習相  
沿更張不易難流倖進釐剔爲難見奉

聖明欲遵

舊制煥新猷協戎一官必擇精明疆毅之人乃可  
不至與時俯仰臣才弱識下且生長海澨風宇  
樸訥三軍之前期期不能以辭自達向當城守  
戒嚴冒昧受事已切踴躍今循涯顧分自知實  
審臣不可終以無能苟安非望自捷伏乞  
聖慈鑒納愚懇立加罷斥另簡賢能以整營務臣不

勝懷息待

命之至

崇禎十六年五月廿九日具

奏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兗

諭帖

諭副將王挺

廿旬後傳敵北析信甚急甚迫廿五日又竟日風霽不開遂多爲恤是夕得將軍一報知敵踪猶未出青齊據鞍馬上思稍寧也前閱將軍揭布置圖敵事豫則立師律乃臧誠至計也敵輜重累贅北析精不遠度歸路不難津滯等處大家宜合力截擊譬之乘墉射隼自無能出吾彀中今人動輒謂敵彊難敵者此皆代敵張虛聲其實目未見敵安得謂敵彊而先殲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兗之也卽如館陶濰縣以六七里孤城抗敵累月殺敵無算則敵實未嘗不可挫也大家不可挫也大家不以館濰二縣自壯膽力徒爲奴虛張聲勢此皆不忠之甚而甘心以身罹大法者也今城頭軍且再分班矣旣休息軍力不得不先求確報不然住址遠近不一能一日半日遂齊集乎頃得王總兵報敵苗頭向高唐州以南則前夕巡關衛道長楊柳青之報爲虛矣惟將軍圖一確報俾知緩急爲望

諭總兵王承胤

偵探爲三軍耳目若耳塞目明門之城守外之防勦  
憑何以爲預備應變自冬涉春塘報杳然聞各鎮俱  
有從敵營的探源源而至或盡營形或述敵勢不專  
道聽于難民之口今使軍門舍禁旅之耳目日敵敵  
焉乞靈於他鎮之傳聞甚非計也將軍業遣副總兵  
胡仲和馳往彼中軍門已給有犒賞銀四百兩聽酌  
量應用矣惟諭其多方探取真息急走健卒馳驄報  
聞俾此中稍知緩急以爲防備不但此也逆敵犯順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六

天厭其毒驅入絕地目今援兵四集斷橋塞蹊圍困  
淮黃之間進退無路已成釜底遊魂且食料俱盡人  
馬腫死疽死病死無數難民紛紛逃出皆言敵中刀  
敵矢折奄奄思竄昨報濰縣生擒僞王子敵將內潰  
隻輪不返之功指日可奏此皆仰仗 聖武布昭省  
鎮各兵人人奮勇敵愾爭先既可奪其負重之輜又  
可仰徽延世之賞言念及此怒蛙亦思作氣豈六師  
耳以義勇讓入並宜密諭副總兵胡仲和乘機伺隙  
與哨撥李世傑或合爲一旅或互爲聲援以偵探之

名行殲擊之實樹勳奏凱軍門有餘榮哉願言留意  
副此殷期至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必嚴申軍令秋毫  
無犯乃稱節制之師涿鹿之人至今以爲口實可不  
戒哉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六

諭總兵王承胤

連旬塘報不一每日之間傳聞各異緩急屢變日今戶部水折十分難措各軍嬰城日久上下兩班之外又再析矣端望將軍于哨探上再用工夫堅着精神前得來揭知已再遣副總兵尤翟文行矣此弁生長邊陲素蓄銳氣必能辦此一事惟諭其設計向前確探難民之口十無一確不足信也廿五日竟日風霾城頭咫尺莫辨思居思外櫻心靡已夕得王副將一報知奴踪尚未離山左稍無他虞而昨夕巡關衛按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

院一本稱奴已從楊柳青搭橋渡河又疑信相半欲傳軍上城恐過於張皇不傳又不敢放心因是日復得唐副將一報又接陽懷總督手札云連日傳北析者是兵非虜稍用鎮定今不得不急望將軍料理塘報一事軍門惟憑將軍塘報之緩急爲緩急焉奴久歷東土料北析之期不遠截勦夾擊願磨礪以需若大家放鬆聽其滿載出口朝廷大法具在肯少假貸哉惟將軍勉之適得報知苗頭向高唐等處則北析又未有期矣李文忠遇奴撲砍死此報度必的也

諭副將唐鈺

務關彈丸爲漕儲重地神京門戶聞知將軍營壘肅然大張我軍之氣且歷來塘報分明與他處影響者自別深悉將軍英概所振勵也但目前最患者敵扮兵而兵扮敵道途充塞真假莫辨風鶴一日數驚傳聞晨夕不一廿四日得報知前日北析之信皆屬風影昨巡關衛直指一疏的稱敵已過楊柳青搭橋過河奉旨甚嚴軍門堅以將軍前報爲據然事于兵機又恐呼吸迥異胸中掇曳如懸旌也此時本折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三

交誼大農攢眉而各軍嬰城日久不得不更番分班均節勞逸念連旬北析之信多誤皆以惡兵扮虜故也萬一旦晚敵真北析人情疑狎復指爲兵漫不設備何以處之軍門爲此日怵怵也今所恃者惟片紙塘報將軍其嚴飭前探官役務宜求的息呈報帳前難民道聽塗說語無一真不足信也至此時人馬多渴故必擇沿河水草便處以行何地可布毒斃其人馬遮其要害設伏出奇寧旗制勝將軍其預籌之軍門幾幾望焉連日風霾思爲兵徵未已纔得兩日晴

舞今晨風又繼之城頭心事靡寧惟將軍留神焉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五

諭唐副將鉅

聞敵南一股尅萊蕪踞泰安北一股尅萊陽踞壽光  
今又報奔高唐飄忽不定連日風靈蔽天占者謂有  
意外逞突之變如關伏戎之虞上勤 聖明密旨欽  
遣察飭且又令營中挑精銳撈探近如昨據東六營  
王副將哨丁所獲奸僧白鶴穿破衲敵木魚以抄化  
爲名徧地打探洩我虛實一夥十人尚逸其九則敵  
細之無地不布無日不布可知矣況今包網戴帽扮  
充兵哨萬一假刻兵符公然稱某省某鎮入援義旅  
何以辨之非各營刻刻悉飭萬分周防未有不墜其  
狡計中也前傳拱極城火光四次昨據報天津大樓  
獸頭旗幟器械放光或如星明或如燈火值此戎馬  
在郊狼胡之星未熄風火之告轉殷自逆敵入口歷  
冬涉春司兵諸臣泄杳猶故 聖明宵旰懸通侯之  
賞而不知歆陳資斧之誅而不知愬內地晝蹙五月  
干茲無能張一師伏一旅戢其爪距殲其毫毛辨髮  
固宜上天震怒戎閭以指象爲言語也近日兵垣且  
有請京營塘報爲風影之虛者惟恃將軍義憤勃勃

王忠肅公集

卷六

五

願益加振舊恙人事以釋風火之警銷兵器可爲日月之光矣

諭總兵王承胤

據報敵已破定州不知末路何能愈勁至此然軍門細思敵此番捆載輜重利在出口懼我截擊故將勁賊數百分爲哨撥作彼先聲奪我膽氣此實敵計之狡者昨傳有兵科郝手書敵盡西向勢必直趨良涿以分我兵力念西路祗有拱極城將軍一旅獨拒其衝惟加意整棚勿爲數百敵撥所攝自可一當敵也昔人有云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惟將軍奮行之



諭唐副將鉅

適得大一營王總兵報有撥丁陳忠報稱于前月二十九日行至河間府商家林途遇魏內府帶領馬兵百餘名自南往北急走如飛說虜已過德州一版向真定一版上滄州而各衙門報俱稱虜已卷包北行因將軍與東六營王副將尚未見報軍門特候的信傳軍登城全班防禦奴久在內地謀益狡益毒或日夜行數百里乘我無備衝突而前驢城陷壘如山京之新泰萊蕪皆以此失可鑒也惟將軍急走捷丁原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奏

探前途星馳來報以便整棚城守列營之事一刻千金幸留意毋忽

諭副將李守鏐

頃見工城北一帶二三十里許灰塵四起知爲奴騎疾趨與其徐議追逐于二三百里之外何如乘今駝前未遠糾集義旅量帶火炮相地設伏或隱樹林或踞岡阜左右掩擊擾其管屯截其歸路彼動我靜彼勞我逸彼行我止彼弓矢將盡我砲火新燃安見狂氛不可頻挫卽不然亦可救剪毛之難民出犬羊之獲阱有得無失一刻千金時不可錯過已有稟諭各營素仰將軍奮義勃勃特此再告佇望捷音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奏

諭唐副將鉅

禁旅向來祗辦一守將軍晝夜連奏奇捷斬級奪輜  
爲諸鎮先大爲六師生色且救出難民二萬有奇內  
有宗室遺孤所全不細見奉 明旨着內庫先賞銀  
一千兩示勸仍俟題叙將軍勞苦功高 聖明業已  
褒美通侯之賞佇需後 命惟益鼓勵軍中相機出  
奇賊之精騎多在撥哨所以各鎮諸撥多被頂散若  
我多聚銳士將賊撥逐次磨剪老營諸賊自失所持  
今晨有 勅發蟒緞色絹布牛羊各若干于營中以  
王忠肅公集 卷六 聖  
傳鼓犒望爲 朝廷建功不薄見今內閣起行視師  
提挈督鎮衡量功次自可使軍中心服氣奮將軍可  
無慮也適接來揭西股已報東來將軍復馳至務此  
地險阨久熟或力扼兩岨或截擊中流以靜待動以  
逸待勞一鼓可收全功軍門拭目預訝彤弓以待至  
行鹽壓欠兩月有餘待哺之口何以支持軍門深爲  
軫念已行文部中催之旦夕或可接濟乎

諭總兵王承胤

聞 尚踞牛欄山白河以東一帶連營勢大未易力  
碎但其每日四出打糧雖屬驍勁爲數無多自可設  
計剪殲分布截擊惟將軍約各營諸將力行見今大  
兵四集扼河堵拒 賊亦亟圖歸巢度無迴渡西南  
遣我擒獲萬一狡計謬張虛聲仍以零騎衝突京昌  
分我兵力便彼出路將軍宜立撥健足星馳飛報以  
便預防量賊勢多寡分撥抄前爲周護神京 陵寢  
至計先是城外諸營基置近爲挑選出勦所存之數  
王忠肅公集 卷六 聖  
寥寥晨星根本重地 聖明慈慮軍門不得不過計  
及此也至于活難民與斬 賊級或殺或生皆屬有功  
明旨甚悉知將軍久慎行之然亦不妨與各營共告  
誠也

諭總兵王承胤

連旬拱極且守且戰將軍汗馬勞苦無從慰勞但今  
奴騎連營而行午間北望土城關外一帶灰塵旋即  
不颺必爲奴賊歇馬停營乘夜月初吐急圖行走此  
時刻宜諸旅尾追在後相距既遠攻擊難施將軍宜  
督四標疾趨審前途要害爲奴騎必經之地多布蒺  
藜阻其馬足而于山谷間設疑兵鼓聲人聲相爲震  
喊虛虛實實使奴莫測而後從深林高阜點放火炮  
出其不意更番攻打卽未必遽斬酋首而奪馬匹救  
王忠端公集 卷六 卒

難民自難枚計今若舍近不圖待其養銳前行道路  
坦平無可談伏掩襲且兩股一合奴勢益猛而欲徵  
功於三四百里之外雖劉韓再出恐亦難措手矣將  
軍師律而減必審此久矣城頭盼望實殷特此叮諭

諭副將唐鉅

將軍慷慨矢義勞苦功高當事者遽才望而推重地  
期許將軍不薄昔戚念塘先樹績于東南旋收功于  
西北將軍今樹績于西北旋廓清于東南彤弓一朝  
之錫通侯延世之賞非將軍孰當之但羽林重地亟  
資鷹揚之選以壯虎豹之勢據揭深悉樸忠容與總  
察軍門商確而行

王忠端公集

卷六

卒

諭副將王延

前驗功次將軍與唐副將合力擊奴斬級奪馬獨多  
大爲羽林壯氣惟是奴勢雖勁度亦祗以數千數百  
精騎分布哨撥作其先聲若將哨撥次第剪除老營  
負重炤料自難未有不披靡退隳供我牽獲也內閣  
奉 命視師糾合諸鎮聲靈自倍見今 聖明頒發  
蟒蝦絹布以及牛羊棋炒無數預爲營中鼓犒之需  
將軍其益鼓勵上副 明命俾九邊知京營團練諸  
旅果足制勝所備服實不淺矣從來兵分則單故無  
主忌端公集 卷一

三

諭總兵王承胤

師克在和昔人所重聞察辨疏指摘甚嚴深爲駭愕  
京寧之兵相激丁副將前已備聞矣卽大敵臨前矢  
礮相加未能釋肉飲羽亦或悞而非故將軍風昔小  
心當道久當亮其無他耳願一意辦追勦之事勿以  
此分念軍門所拳拳者 聖諭軫恤難民惟願不遺  
生還井里勿罹鋒刃況難婦仇離忍辱幸路次得脫  
腥羶指盼家鄉婦女系性尤切男子卽酷遭荼毒家  
絕種類親屬莫依然代馬望北狐死首丘故鄉風土  
正忠端公集 卷六

三

魂魄猶戀豈視息能自割情配偶之事尤非軍中可  
行見在五十三口當畫開花名寄食尼舍聽軍門後  
文該地方領還毋使失路婦女淚枯於關山之難越  
耳上副 明旨下塞群望將軍陰陽所及者遠不但  
橫玉功名已也

論城外別營各將杜弘坊等

諭別營各將官連旬逆虜北折未有確信軍門深恐傳聞不一人心易懈但各營信地既分責成不得不嚴夫城外之有十三營猶夫三協之有十二路與各口也十二路各口苟有一處不守朝廷將按法而逮治之自洪崖嶺放虜闖入近日兩撫與將身付司敗頭斷西市大法不貸真凜凜也況都城爲四方之極至尊根本重地辰居星拱宜何如爲鞏固稍有震驚罪卽無赦又非若各邊之猶屬外護籬藩已

主忠肅公集

卷六

五

也今城外周遭信地約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丈有奇內除勇衛營選練府分信外一六等營共一萬一丈按數分認井井基布矣繇北則有五軍一營中軍周炤與西一營副將杜弘坊信地外有土城環繞當據城爲險而吃緊在堅守兩關繇東則有東六營中軍鍾世英東一營副將李守錄東二營參將潘龍躍正標中軍蘇先澤信地一帶河堤相聯堤內復有得勝墩高峙於城自當據堤與墩爲險而吃緊在堅守各橋繇東而近南則西二營副總兵劉彬信地韋家寺

潘家窰最曠而宜據也正南則五軍二營舊信爲委

官耿世華七營副總兵周輝六營副將丁柳信地宜

扼南海子弘仁橋諸衝繇東則有大紅廟新增委官

楊國相西六營委官副總兵姜繼宗標兵右營宋天

祿信地宜扼良涿蘆溝橋諸衝總之東西南北名曰

四維凡有盈尺之地皆屬都城外護豈容稍示瑕隙

以悞全局而且狡奴聲擎無定信地宜分而聲勢宜

合前奉明旨環城各營相機策應夾攻不得畫疆

株守一隅久經遵旨申飭豈容泄泄藐藐譬如萬

主忠肅公集

卷六

七

斛之船不論船頭船尾總以滴水不漏爲功今日列營諸將皆屬同舟之人但使絆者職者大家惟力是視自保全舟無虞一切守禦各宜戮力盡心勿以干楨日久而暮氣頓生勿以中千名位等夷而心志各分事權不一勿以委署代攝各兵分隸而虛文塘塞號召不靈無恃奴不來而苟且僥倖無聽奴來而將伯疾呼大法可畏忍耳引領就之耶兵法運用在心一切機宜軍門筆不能傳尚當各營分設暗號以便臨時策應約略傳諭萬惟諦聽

諭城守最重遊兵

招得壕軍主守而遊兵主遊主守者堅守脚跟雖他處有警只招管本壕不得驚擾離次主遊者往來無定遇一處有警即刻期協援不得徘徊觀望故遊兵無晝夜守壕之勞正欲厚養全力多方訓練以資一時呼應之用牛虛名存虛數爲各營侵冒地也今據本軍門親點各門自守壕之外間其餘軍何在則皆稱曰遊兵問其遊兵何在則又支吾曰在城外坐冷在城內巡邏究竟無從點驗一名及閱原冊則或主忠肅公集 卷六 案

先時開報百名厥後止開五六十名不等者又以城外坐冷及派守短牆馬道之軍洞開爲城上兵指甲爲乙種種弊竇真可窮詰按數則或增或減憑書識之詭捏核實則倏有條無如潛魚之莫數城守何事猶容積習不悛若此除前後冊報不對者駁回着即登答外爲此仰各營將官精選勇壯遊兵每營一百能于本營內清核虛冒多撥遊兵至二三百者益徵該將廉能每五十人爲一隊擇其尤者立爲隊長暨以小旗號衣上各綴遊兵二字各持器械將官每日

操練務期遇警一呼卽至號開花名冊聽點不得仍前以子虛搪塞如本軍門察點一名不到將官定行題參千把以上逐一細責究罪不貸

論城守嚴防曉夜

炤得凡敵夜襲多在下半夜乘官軍疲憊故也悉眾環攻多在黎明乘守者班散故也卽次早換班之軍非各到壕口不許散班將官及中千把總每日已後及初更不妨歇息以休養全力三鼓以後卽宜抖擻精神或分頭稽察或炤信責成時而遠視城外時而俯瞰于城足以覘騎動靜直更守軍宜刻刻喚醒夜巡遊兵宜週遭往來直至黎明以後該班各軍齊集壕口而後乃可就窩梳洗飲食仍當次第省視用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夾

戒日中祭大城惟正陽右至宣武左至崇文地方濶遠雖外有重城爲護然壕多軍單不得一刻放鬆本軍門受事之初已與該將侯國勳李登科諄諄面諭矣閏十一月二十七夜本軍門偶巡至宣武門地方察神樞五營五司把總李天騏委頓不堪應行斥逐再巡至正陽至崇文爲神樞四營將官李登科信地則五司四司把總顏國翰李化龍三十壕不見一軍二司二司李時芳孫蒙養則五十壕僅有一軍皆因本軍門巡至各營倉忙披衣而出閱其年額皆少年

柔脆未經事者至中軍卽嗣美則堅閉鋪門敲之不  
知呼之始出疎防至此本軍門不勝驚愕爲之汗浹  
重裘么麼瑣弁指叅恐煩天聽不得已量行撲責  
令其猛省面誠該將不得仍前哀如充耳計十六門  
各營信地玩泄未必不繇是也爲此特行諭諭如本  
軍門巡閱察訪有仍蹈此習者罪在將官定請旨  
褫革中千以下遵旨卽以軍法重治誓不姑息聽  
其飽食安眠玩愒悞事也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又

諭鼓將領以勵三軍

炤得本軍門受事旬日見諸將之在信地者氣貌雄偉桓桓赴心甚壯之但城守原無他法惟平時嚴防奸細刻刻譏察臨時堅持脚跟人人同心而得力在於訓練夫教場操演不過外而集辰而歸將與軍相見之日無幾訓練之時有限今每營集三千之衆從朝至夕五旬日以來相對城頭面目姓名一一稔識如先生之在塾席與弟子相對一般某軍勇某軍藝某軍朴實可用一一炤平日所習之技爲之訓練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充

在城上者練之城上城外者練之城外耳目既近傳習最易比之教場操演得力萬倍今特與各營將領約逆城未通城守尚需時日從今日爲始分班操練火器一人必千人致精刀弓槍弩千人必千人致精過此旬日之後本軍門與總察軍門將一一按營以觀諸軍之能否爲諸將之殿最問其一必能舉其十責之用必能呼其名乃謂之將與士練習至各營每日揭操久習不到軍不下三四十名夫自派城守來各軍有口糧有鹽菜有賞賜絆衣銅錢朝廷存恤

之思如天各營將荷嚴束中千把總口糧鹽菜等項勿侵取分文各軍自當鼓舞登陣誰甘爲久猾誤信如非日本軍門所重懲五軍三營猾軍之陳某軍門生平才無寸長只剩一片癡愚不欺君父不愛一錢今日在城與諸將相勸者莫先自不愛錢始將廉則軍服即赴湯蹈火亦所不避況僅僅登陣辦一守事手逆賊橫肆人人同仇恨不立飲賊血有仍侵肥積習刑軍一文錢者訪出定題衆處不宥諸將幸以忠義相勸須至示者

王忠肅公集

卷六

字

王忠肅公集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七

明 莆王家彦開美著

書

澤庵集

答蔣八公太史書

不孝通籍十五年于先母未侍一養罪孽深積致有今日追悔之餘肝腸欲裂莆中先輩于喪禮未有考者大家率行僅同縣範不孝奔馳初歸執杖情然念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一

母逝已幾半載而不孝見母殯官始有旬日擬自抵家日爲始再行七七之禮少將饋奠而後乃敢卒哭而彭讓水諸公見示以喪筭按日當從京中聞計日筭起月日有定不敢復過不得已抑情從俗實哽側于子情之未盡今亦未敢出而謝弔當于正月盡旬耳至于台示不入公門不與酒席老年翁率履不越孝篤阜魚仁殷錫類敢不佩服無斁以無貽先母之宜謹犯王鈇之顯座也李林二大老所訂家禮允稱簡要得平翁爲折衷翼禮運而行之周規折矩人人

得以貴趾而聚足矣指迷啓瞶荷教不淺先母生平一味寬慈嘆喜不形清夜無夢至老行德不倦嗚乎六十九載在世之身真一慈悲菩薩不孝兄弟無似不能爲母彰此懿行又十五年在在外不及親承而心識之俟小定當述約畧以一傳一誌仰徵椽筆不朽逝者伏楮可勝實涕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二

與黃石齋太史書

憶昔長安追隨每一番領誨毛體俱鑒根畧汗下旋  
卽顏蘅八載索居如處閤室向歲曾附一函於何黃  
老正值應召鋒車在道行次相左缺焉莫致榕檀問  
荅吾道足樂沫泗一脉儼然未散自王文成後晦夜  
復曉再出颺言嚴中外夏夷之辯立君臣父子之綱  
危微與旨重闡堯言書禮編摩增光少海是濂洛諸  
君子未備之體用亦本朝諸先正未邁之盛際也日  
月方揭濃雲頓翳浩歸未幾寇禍燎原不可復收誰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三

生厲階至今爲梗老年兄知名勇功一歸于淡豈願  
百里瞻言之中哉自秉政非良邊腹不戢國家失太  
平者十餘年當世豪傑如林豈須借才異代鋤當門  
之蘭以種他蹊之棘誦節南山之詩古今實同此慨  
慨吾鄉如倩石黃如皆獨立不慙蔣黃二官坊胸苞  
古今一代偉碩魏旣久晦何復輒斥近日杖卜蔣黃  
又虛天欲平治吾老年兄不得不勉爲世道一出以  
激揚導善進式毅而退中坳未容作碧山學士耳彥  
守官八載才不塞職負 君負友徒以絕裾告罪吾

母抱痛終天一伏廬舍五十之年忽焉已過朝心不  
開幕髮盡白老父衰老日守榻前吾毋尋嘗一丘未  
卜情事未申天壤間何處置此不類之人近苟覓一  
丘于北郭四十里許祖家鳬山之陽山脈儉薄前堂  
曠遠渺無崖際非心所期又恐究竟負土無緣此壤  
荒僻人所不爭抑情勉就卜葬尚在明年一片幽石  
不揣仰托仁孝以承毋德謹約略行實用備采菲秋  
容晴爽之際方敢仰丐擗管茲未敢遣次也恭聞鴻  
圖振秘先天際禁古今治亂爲千秋金鏡彥荒陋無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四

知然不敢不乞一帙禮以名香寶持山中并先後焚  
草統乞賜示庶幾後人知勉爲忠孝之事前聞大書  
意在筆先鋒透終背敝郡翼在胡公祖識爲寶氣茲  
具二卷一爲胡公祖轉懇一爲弟求以爲珍襲伏乞  
椽筆蚤晚惟命

答陳平人學憲書

素車經臨時不孝以初聞大孝叱憂匆匆莫得一誅  
月前預一介附彭司馬公之使奉唁而彭使已先遣  
行矣旬月之間儀圖專役代叩總惟少寫栝棧共嘗  
之戚乃辱大孝苦檀支床之時親摘誅詞情楚語惻  
讀之淚踪盈楮以大孝之經緯文武儼於隆中之比  
管樂其所以顯揚壺德不朽吾老伯母也今日連陌  
攀旒已徧夜即之墟他年別栢生烟行牽宰上之翠  
非不孝之泯泯者所敢望乃猶推維則之思爲不孝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五

掩瑕錫類仁人之言閱覆無極痛念不孝跣歸距今  
歲月不居已將易箴而練矣苦火熒熒風雨切切母  
容漸遠几筵漸荒大孝哀言尋繹不沒吾妣寥寥千  
載于今誰能申南州之篤誼起沉魄于九原哉一息  
尚存敢諉錫類恭承孝示病瘡之後繼以腹痛未舒  
此皆萬里街辛觸暑冒瘴加以子舍躡躡躡積所致  
夫大孝之得爲子也牛眠已卜堂斧有待猶復隕切  
至是若不孝閱歲以來親膚杯土茫無着落慙慙氣  
息不敢及屬其奄奄又當何如哉負母訓辜友誼下

今尚覩然勉存視忌大孝其亦可俯引爲寬譬而節  
哀毀淚勒謝未既耿忱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六

原缺第七葉

與魏脩石給諫書

幽居挫影無復生趣辱老掌科生芻之誼遠薄南州  
迄今几筵漠漠猶有聞其愾然者春夏之交日圖一  
价馳報明施爲家老人痼症足疾纏綿並發風宵相  
守臥起不踰榻前間博寸晷走山陬覓先母一坏土  
竟不可得前月促筆呼小力重置申謝會陳評老制  
歸晤聞傳太夫人之戚始悉老掌科風水慙慙鷄骨  
支床已越百日矣母也天只此痛共嘗觸骨難割以  
不孝之泯泯吾母也追讀大孝誄言悲惋薦綴罪絕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八

之人藉以告哀今忽聞老伯母全歸一往血縷不禁  
汨汨從泪踪而出荒類中匆匆作誄不能一字爲老  
伯母寫壺則大孝揚不匱以取重幽明則情至而才  
窘也區區特有明信可薦伏惟叱名几筵之前老掌  
科抗表而歸立養堂以奉甘旨者六七年逝之日一  
切附于身舍于口者皆誠信無憾其視不孝身遠萬  
里一訣無從老掌科亦可少節毀矣

與蔣八公太史書

居憂以來自痛不類匪形挫影頽然自廢獨是老年  
臺錫類深仁貫徹終始吾母生則榮以金石之章沒  
則隆以几筵之薦不孝犬馬有心初擬當踵叩申謝  
并跪乞一言傳之世世而家大人入春歷夏患痰症  
患足疾榻前頃刻不敢輟離又以輟吾母之饋真越  
數舍以登龍于禮無據躊躇不敢址數行稱謝亦稽  
至今老年臺憫不可爲子之人知有矜容必無督過  
然而不孝自外教誨負慚多矣不孝生而拘牽原非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九

世料一聞母變仕路念灰卒哭之後亦曾日馳山坂  
冀得無碍荒丘卜一墓而營之以畢此生不謂越半  
載仍杳然也長恐日月不甯封樹未能罪通于天可  
奈何不孝不能事母乙亥仲春報 命入都亦幾兩  
載幸侍 經筵者一次與 召對者三次每逢賜宴  
賜扇以及瓜菓班行諸君子皆有老親在署得奉  
君賜歸獻高堂同渚如馮楨卿兄人倫其最樂者也  
卽居偶與比隣有臺沼以供親登臨有歌吹以娛親  
志意 召對之日與楨卿兄馬首並馳見其捧賜歸

與蔣八公太史書 又

舊夏小力旋過荷溫存更辱弘獎感報之極讀未周而淚已注睫矣疏歸年餘半坏之土無處可卜日夕自訟天壤間幾無可容身伏念五十之年忽焉已過髮容非昨神理漸頹萎葉槁灰寔非世料不孝知之審矣老年臺將以此伊蒿伊蔚尚可雕而朽之以庶幾于人倫之選哉向于邸報傳聞枚卜深念此時宵衣未寧非老年臺淵凝器學真寔經濟誰能爲其難者乃綸扉一席尚需後命度母爲喪事太世母

王忠靖公集

卷七

十一

完此孝慈紓此內顧而後爲軍國任平章乎先母一傳仰借椽筆冀以不朽逆者辱承允許潛感已極但不孝盛望之日尚久年翁儘可從容擲管夏秋之交實未爲晚願勿爲過於奉念使不孝益踈也小疏爲錢糧數目愚有訛失緣敢災水以脩副本此時方以不孝撻挾指爲罪誓不敢辱大筆作弁言或視息餘生將來讀書稍有進益軍國蠲窺一二此時微愛未爲晚也曾公祖一清如水筐篋之共不入于庭束脩之間不出于境宇下所稔知也無端橫禍物

思堅芳人諱明潔古今真同此浩歎今當道既有公疏仰徽聖鑒雪此清流似未可知眼看士民傍徨扳號愧無能剖心相明茲特附二札于林何二掌科祈長安共白公祖之名節也林讓庵年兄品識端卓二十餘年銓部中完人得未曾有此行應召名卿事業拭目爲之吾榜中稱有人矣聖學求自序字字語錄已致之曾公祖矣謹謝教不一

王忠靖公集

卷七

十二

與林讓卷銓部書

溫陵距莆不數舍若論不孝嚮逞之私雖于老年臺  
日一繫帛猶以爲間且濶焉乃自舊臘盡旬荷賜帛  
唁骨肉至誼遠可格幽而不孝至今踰半載竟未得  
一申謝室通人遠踈節之罪又安從自文哉春夏之  
交稍從土人之粗習形家者日驅山阪而親膚之士  
茫不可得每慨于莆風薄惡地不論碍否動必鬭爭  
不孝閉戶畏人緣是一坏莫覓蟠居偈促母柩在堂  
刻刻驚心不知何時得博一片壤與人無競者以安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十二

母魄於願足矣家君衰年痰疾足疾牽纏不休舍間  
莫展一步暑氣相蒸病于夏畦自苦自笑不孝才無  
短長世法中無容此拘牽曲謹之士進退兩無所據  
草莽誓畢此生近傳邸報銓公綜核才品老年臺以  
清通簡要首膺廷推此時安攘未效人才亟需見山  
公啓事大抵皆巧者得遷拙者不調非老年翁蚤入  
銓地程才拔幽 聖明紆旰食尚未知何期也家  
居荒廢無可將心外具疏冊請正兩年祿祿祗當一  
書役爲計卽記數目然不見諒者猶以爲不孝辜府

也世道如此入山安得不深平伏楮可勝馳戀

澤庵集終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十四

阜安城集

與王素公少宰書

計典頃藉藤鑑流品一清作忠方大乃忽聞老年  
之惘不勝靡依之感歷稽仕人名一綴於鵷班情莫  
伸於烏哺者往往而是不肖自丙子抱痛陟屺憂境  
備嘗至今風雨晦冥寐念母也天只一棺之士八年  
莫掩未嘗不百念俱廢負愿終身間嘗誦黃石兄  
墓之詩曰鍾鼎何關魚笋事風雷嘗作嬰兒啼不禁  
雪涕橫流況今有情事莫伸無墓可辭如不肖者若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主

逢曾閔有置之於人子之列哉老年臺奉禱告哀重  
傷嚙指天懷發中誰能寬譬擬從二三猶子之後板  
號帳前稍爲分痛而馳不遠遁嚴雖已辭叔拾守具  
尚費時日因是未得從心追維往丙子旣歸東道正  
值老年臺南聞得士北征還朝偵啣恤之子於道  
左慨然賜賻至今耿耿於錫類之未匱也不圖歲月  
荏苒風樹難停北堂易摧痛蘇母禮遜之教上勸  
天聽亦未能蘇百齡之鶴美襲二十四考之鳳綸  
如明興以來挾輿燈市遠開帝祭者何小人

之品不泯泯長逝哉萎萎薄莫少附一觴希勿峻鹿

王忠肅公集 卷七

與吳國華總戎書

昨日之夕，雪深三尺，浸及馬蹄，猶巡行不已乎，但得歲暮在師中者，人人催切，猛省如台臺，佇看雪掃露布矣。恭閱明旨，似不欲該將盡守，通城之外，或距通稍遠處所，可以迎敵截擊，使不得東行者，惟責該將戮力行之，若再經遣出，師仍荆棘，兵不血刃，何以仰塞明旨，爲羽林增色乎。諒帷籌必詳及此矣。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七

與吳國華總戎

諸贖戎論或宴體裁各異，然皆一經下筆，卽洞洞迥迥，至一種經濟學問，相御而行，竟可作大字文觀，所謂畫官於堵已現，全神不當以尺幅爲程量也。連夕挑燈，反覆披尋，昏瞶眼耳亦覺稍有入處，然鈍根如許，究竟無從發其明聰，安得如老坡所云，燒筆墨灰，飲治吾情耶。文元次山文字一則，拙朴而厚，一則堅凝而挺筆舌之間，悲惻意多，故或寓言十九，讀其書論其世，始知二君子一腔忠愛，發爲孤憤精神，往復懸上，百世之下，呼之猶出。元如春陵行，賦退示官吏，皆什孫若大明宮，迎春佛寺，諸奏皆關世教，非徒以文也。愧日穿馬背，二編雖在案頭，亦同交臂相失。今當遠移，不敢並携以行，敬歸鄴架，俾與群書相友，毋使二公久閑寂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一



與方坦庵太史書

鋒車初入卽借論思知旃屢延符與矣邇來魯翁  
簡督宜軍將漸遠關廷而綱紀二憲相繼以去大  
夫國人遂失所矜齒馬二臣未圓天懸一時有  
路又相顧咋舌啓沃之餘從容納約或當先及此乎  
逆奴所過郡邑俱無結草之固獨德州之瞞言言無  
恙道路喧傳皆歸台臺盡守之力先朝如胡端敏  
公起家北上過滄州州正患寇城且岌岌賴其停車  
捍禦寇乃遁去德爲漕喉軍饑百萬繫命于斯今日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一  
所全功孰與滄多乎夜傳兗州之耗不能成寐恐其  
的也魯藩所在豈宜浪擲至此夫自犯濟之後  
未經八創故再入再潏然非習我內地也據難民奸  
細所供大抵皆遠人叛將爲鄉導而耕髮者實無幾  
也馮北海有言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  
之人爲夷狄謀卽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憂滋大  
今日患正坐此耳招散難民疊奉明諭偏地  
挿旗而新經被擄者每所破地方不知幾千幾百無  
能一喊潰圍而出竟爲肉餽樂試鋒刃誠可愧悼

而援兵復紛四出爲虐華正橫出口無期城守  
諸事不肖又憐憫台臺其詳以教之連日試砲朝出  
暮歸未遑一刻捉筆致稽裁候匆匆請誨離索寒暄  
俱未及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一

復李懋明總憲書

不肖謏無寸能不謂戎事倥偬 聖簡誤及且以  
不武者充附注之數也控辭不允只得受事連月城  
頭據鞍既恐失足聞砲則思充耳見矛鋌如鄧林則  
目眩心悸因三復昔人之言曰怯夫慕義何處不勉  
中夜以此堅立吾懦而後乃得收束筋力驅除暮氣  
巡行周察以三軍爲師學推袍澤而與同然而蛙怒  
幾何能堪再式究竟如盪舟於陸推車於水也東省  
失陷旣多昨兗州又見告矣 藩封震驚轉愕駭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一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一

寇飽未饑膳將益橫入援諸兵不但僅能緩賊之後  
且加篋焉宵衣靡遑朝食何期

與蔣八公函公書

半載千擲仰垂綏庇得以碌碌少違奇議此皆吾  
君吾相廟筭之深維絲綸之鼓勵非畫關而守者能  
盡尺寸之長也況不肖又因人成事乎承教示造冊  
御覽并兵工存營三冊彼此互稽一目卽瞭綜覈至  
計圖籍爲先鄧侯再出未能易此也寇已四犯每入  
輒深山川夷險兵情離合甲仗利鈍俱已了然必欺  
中國無足難者僅僅火炮一件稍用我所長今且百  
計募工鑄造稍黃取之高麗擡運取之難民每秋高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三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十三

風起輒有搶黃裡之思當以何計拒其不來畿輔齊  
魯民且具燼寸帛燒粟盡供梳篋麥苗飽寇馬之腹  
兩澤愆春夏之期安戰不遺式遏土寇非得龔渤海  
輩十數公落落參錯郡邑未知攸濟也城軍已撤而  
收拾守具尚須數日擬就城頭目擊身親者勒爲數  
款上塵 天聽爲善後計所謂毋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備之也台价至得接家老人正月家報爲喜烽  
火連七月家書抵萬金泥慰更過少陵矣

與吳國華總戎書

宋吳玠守蜀。兀术以雲梯攻其壘。玠使人以撻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今日所製月牙鎗新斧。似抵長矛有餘。但撻竿乃碎梯古方。不可不講求。夫竿而能使梯碎。其木必重。故力乃大。今晨巡及德勝一帶。細看城頭所積。有一種木。頭大而尾尖。或係撻竿。未可知也。乞博詢之。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

與黃東厓閣下書

株守城隅。荷君賜者。再而一籌。竟莫展也。赧愧至極。冠騎南牧。奄及收歲。狂鋒未挫。名城徧墜。今且震驚。充藩又不知塗炭若何。凡在臣子。疚心無地。范胥雖在東。然未聞一次當敵。昨聞雷介公疏。則兵之梳。又甚於賊矣。趙初承命。卽介馬而馳。兵將原未相習。統率真屬不易。然寇飽不颺。馮城諸卒。月糜糧糗。無筭。砲子初收。壁馬方沉。明歲本色。將誰問之。水濱以續三軍之食。乎目前。寂苦者偵探。無人不肖。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

日與總公商確。懸百金。購募勇敢者。嵩作軍中耳目。連月以來。未有窺左足而應者。卽京營出防三將。一二塘報。僅憑道路。難民之口。內地悄悄如此。又安望各遣之有的耗乎。

復吳國華總戎書

前夕聞外城偶從僧室少憩暖坑火蒸雪中不覺汗  
決重裘不得交睫假寐間時疲甚昨遂一日三秋也  
晨起掃箒一年三百六十日俱已過盡只畱今朝一  
日恨無能揮魯戈漆敵頗爲飲器以傳春杯城頭守  
歲望露布眼欲穿耳六公中傳公竑議何稽未見示  
台臺或一刺趣之但得圓札片字卽當金城方畧可  
入 告矣毒永堙井遲更悞信古有此法來諭所商  
者不幾如佳詠中渡關誰解作鷄鳴乎率復未一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三

復吳國華總戎書又

除夕無事始得披乘城日牘而盡讀之經畫軍部洞  
中機宜或詳而不煩或簡而有則無論訓章明法宜  
慈布聞能使諸將氣肅心歸卽緘書親朋布帛數言  
皆可興可觀不但驅使煙煤以漆永生劍楯之色符  
已除舊莢且生新首祚而奏膚功作露布版以馳告  
中外非鉅筆其誰屬之冒昧點定無當蠹測不敢久  
稽案頭懼隔宿卽屬經年敬歸鈴閣荷教實不盡也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三

與凌茗柯大理書

書生未習軍旅冒昧受事慙難稱塞城頭徒逐馬首  
無緣一晤清光爲快歲前所借聖教序古榻正欲提  
筆摹臨而簡命謬及又以戎馬奪之矣久稽荒寓  
當卽覓歸記室俾得所也前辱珍饈屬屢未幾又過  
錫卿味種種耶此腹負將軍恐人將誚及之奈何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七

與馬素脩太史書

莊翁大文深心緯古將以筆墨正所謂望豐屋知名  
家貽喬木知舊都居然當今董韓手繕已竣敬歸西  
室豚兒賡靖初學缺舌未變敢乞宗匠重加剴削卽  
寄南鴻俾知私淑或異異日可列及門下士之班手  
謹謝大教并以爲懇

三忠肅公集

卷七

三

與吳國華總戎書

城守方略。前臺省諸公。業有成議。連日捉筆綴合。苦  
多段落。遂無文法。悉載則失之煩。鏟減或虞其略。蓋  
至此而始思班孟堅也。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今狐腋既得。而集裘爲難。不敢以不文自遜。致宿前  
諾。冒昧具藁。匪曰有草創之裨。謹實恃吾東里之潤  
色。

王忠肅公集

卷七

手

與吳國華總戎書又

讀帝京畧。取精多而用物弘。劉同人在湘澤。與鍾  
譚分鼎足。昔欽其名。今食其實矣。昔唐劉知幾史通  
論書志。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同人  
豈其苗裔耶。何其立言同一指也。然而詳本朝之  
質文。徵一代之耆獻。則同人之指。更淵遠矣。至如台  
題懷隆寺。昨星存曉樹。遺塔遏春雲。及報國寺諸詠。  
則又風雅之可揚。托者也。辱下詢。贊魯頌殷兩言。不  
肖亦蒙然如坐雲霧。愧非夙望。莫副雅詢。或者文字  
如牛毛。亦如昨。謔其在家兄一臆乎。附笑并謝。

王忠肅公集

卷七

手

與孫興公樞部書

奉別踰十年。憶昔年與貴門生姚永老相對。每誦老年臺勁節直聲。能使北門氣懾。蒼蔚一清。且明夷之際。堅自著書。吾譜中惟老年臺與黃石老兩人而已。公道大明。聖主知深。鋒車一晉。春明正人君子。遂有所恃。彈冠當何似也。不肖無詰戎之才。誤座此席。日望教不淺。聞貴省館陶濰縣。俱以百里之邑。支有餘。則犬羊未嘗不可大創。安得以女直滿萬。不可當之說。相恫喝也。今尚能馳登萊海道。爲孔賊然。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十一

遊且漕運所關。萬萬不可稍示以瑕。老年臺謀周天下。兼顧桑梓。必圖方略。蚤已乞一垂示。株局城隅。未敢趨候。托頤代躬。惟有詹馳。

與吳國華總戎書

承示知教。然請纓全體許。國一心盪胡前夕。賜弓之夢驗矣。攷之周禮。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合九者王弧也。合七者唐大也。前夢所云弓而裝積者。正諸侯唐大之弓。合七之說也。以是夢參庸功。其不足平乎。但今首揆奉命臨戎。師中業有專統。辰居重地。干城詎可無人文弱書生。獨手難拍。聖明必畱頗牧于禁中。以收發縱之力。不必以身冒矢石。乃顯方叔之壯猷。羶召虎之桓。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十二

由也。大疏乞示。俾諸軍共挹壯聲。爲愉快耳。

與徐虞求大司寇書

入春傾耳露布不謂逆寇南入愈深今且渡淮河窺登海犯宿遷水鄉澤國不能爲之限阻夫寇在腹跼邊昔日嘗以爲憂乃今與寇分道並馳駕項領而瞻四方將于何地覓淨土乎所恃者衆正盈庭共弘遠略喟然可動衆心而自劉總憲席移頓使太宰浩然思歸昨聞老年臺回奏亦蒙嚴駁爲之駭愕夫奇請他比原無此律況在平明之治平老年臺一腔苦心上弼聖德下衛善類大臣心事至此無憾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

聖明歷覽先後諸大疏正大光明知必爲世道存元老必不使堯舜之朝而失邁種其人不肖緣城頭株拘無敢輕離謹勒奉候未既

與徐虞求大司寇書

前勅箋奉候未知嚴綸之下也繼覓回奏大疏讀之據經引義詞婉而正再周覽執玉捧盈精神全注於手之臂腕輟令人沉數日思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親寒寒蕤蕤盡于斯矣歐陽公一生文章風節得力繡夷陵架上陳勝見在直舉錯無算自是遇事不敢忽爲宋一代名臣況廣皇仁護士類惟良匪佞此等心事所全孰與夷陵陳勝多乎至于歷數四五來司寇之堂沉園宜岸頂領相望又慷慨乎明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

刑之不易三宥之難逢雖言路草莽廢無以易此也老年臺進退安往而不綽綽乎惟是大敵未緘玄黃猶戰宵旰獨勞大老相繼去國恤緯尚有何人連日馬背低徊抑鬱而不能已也昨得蔣公示擬具一揭明老年臺心事之無他同事恐以爲強聒無濟因待後來之納約耳



與劉魯巷秋曹書

自冬涉春受事登陴不敢謁一客不及聞一耗昨閱  
聯帖忽得 嚴旨乃知前定姜熊二公獻案者出  
自老先生之手寧以一官殉功令不以一身干清議  
正人心事日月爲昭非爲于明計高大也吾鄉如馬  
還初黃坤五之同黃石齋以行台臺今日之同徐司  
寇劉總憲以行維長安仕轍一時蕭瑟而閩山閩水  
實以氣義重海內矣每念警川四載循卓秋曹一席  
不宜輕爲位置今峻承旣彰物望益隆天下而不能  
王忠肅公集 卷七 臺

王忠肅公集

卷七

臺

與徐處求大司寇書

詢徐心翁知老年臺久移荒廟中日擬圖一晤竟以  
株守城頭無敢越半趾也前夕三復翰示口誦心維  
大臣識度傳載楮間惟是一官可輕萬事宜足此行  
六月楚息正可翕清澄慮先兆男子之祥再登  
明王之夢不肖蒲資久衰亦非偕偕從事之時父齡  
屆禧溪之叟毋殞在淺土之間蔡縵無其肯之曙松  
賈缺遷厝之資每一念及寸心欲礙其爲謬叨垂擢  
不敢借題抽身少俟事寧或微獲庇罪謫稍輕當堅  
王忠肅公集 卷七 臺

王忠肅公集

卷七

臺

與黎伯雍遠撫

氣未靖水陸址亟貴屬黃總戎督造餘艘業有成命范質老慎重其事復題敝同年林主政俾叩和門一遂仰止洵屬溢幸然據部覆祇爲察驗未嘗令與竹頭木屑之事也夫督造既有蒞司則彼用海者方以船爲車以楫爲馬非堅牢工緻十全無患必不肯輕試之蛟宮熬窟之間林主政此差儘可不煩指擣但其澹泊苦節見脂若脆所總總過許者以綴黃總戎萬一有時出汛恐督造督冷相攝此身計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三

錢糧之中卽無從解脫此亦清而懼染之極恩也惟乞台端令其遵旨察驗督造之事勿以相及則主政之脛脛得遂矣

與吳國華總戎

昔人有云玩子雲之書樂于居千石之官讀乘城牘有澹雅之才而無艱深之詞文言之行從茲遠矣貪附簡端遂忘固陋然天下如此之大後世如此之多豈無桓君山其人者表而出之區區鎖言知無足爲大雅鼓吹也叙謹呈正聊資一噓

三思端公集

卷七

三八

與吳國華總戎

夜聞端揆元公啓司城鑰疑爲軍書告亟披衣勒馬  
馳至朝陽門問信戒飭干櫓比歸而東方已將曙矣  
遶纔假寐而大揭見及噩夢頻驚恭閱疏義忠槩劃  
然能使毛錐發穎系翰生風昔張燕公赴朔方應制  
云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隣讀大疏依稀見之然雅  
之詩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而繼之曰豈不日戒儆  
矧孔棘古大將之不以戰忘守如此 聖諭溫文  
必悉及之知劍舞難輕言別也

王忠端公集

卷七

辛九

與蔣八公相公書

間嘗誦張燕公之詩曰膽猶忠作伴心故道爲隣老  
年兄有伴有隣稱不孤矣二愧之發賢於十漸之恩  
老年兄任天下之重愈令不肖思阿衡也木天清選  
吾鄉新尚咸思與試昨宗伯公裁敝郡與福州建寧  
爲一行共十名溫陵與清漳爲一行共十三名雖于  
數稍浮然浙中二十八名以吾鄉較之亦相距不遠  
且只當一送考 御覽或不苛繩乎 功令加嚴  
惟同闈中糊名台諭所云不預定一人只以一日詩  
王忠端公集 卷七 甲  
文爲礎則彼紛紜者自無所用且後來公輔于此出  
若始進不恬不靜安望收鹽梅之品于十年之後乎  
今日老年兄所以相天下者亦如當年秉軸者所以  
相老年兄者則金馬之門皆彬彬杞梓之選矣謹復  
大教不一

與倪鴻寶大司農

老年臺以論思兼籌九伐只爲時事正殷 聖明

獨務所急旃厦弘開重煩啓沃禮樂賴鈴兼總條貫

自調元之席延紆歲月遂使輿情久鬱 天心未

忘今以其時可矣鋒車晉入風傳驪吹士類咸依不

肖久疎樞侍栉守城頭無從一奉清光寫此茂悅念

乘城已六閱朔餽餽莫續張頤待哺者嗷嗷難戢讓

舉七而守俎豆非可望于千萬操戈之士不肖爲此

怛怛賊一版先奔者連營于香河寶坻之間而西突

三思齋公集

卷七

四

者驚代易冰日久未動非糾集勁旅五攻十圍旋頭

之懸何日之有冀旦夕解陣守之嚴得乎老年臺安

攘至計經緯河漢舟楫江濤必有以解今日之懸上

怡吾 君下蘇吾民亦不鄙愚瞽肯約略教之手

連旬匆匆墮此不敏托頌將誠尚圖展晤不盡發積

與林默菴司理書

雲間循治聲溢輦下不肖于當年促膝時欽挹崇

賢治徐文定相公學如布帛菽粟堯典敬授洪範厚

生一一俱欲見之施行惜不久憇遺今令孫爾爵爾

路所進農書一種礙於無逸則執政大臣餘忠未訖

也先生先時屯田津門功垂成而沮然今津尋其遺

法猶食利不衰昔程明道經畫扶溝謂十里之間闢

其端使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司馬公判鄆州募民

耕麟州爲野謂耕者多官雖無所得而釋自賤惜皆

三思齋公集

卷七

四

未及成而去與先生如同一轍先生建議以招狹鄉

之民耕於寬鄉招誘之法一實一虛皆鑒全可行今

邊腹多故兵單餽匱東南輓輸已竭乃益心先生農

政之可療饑而振弱也今孫爾爵等恪循祖訓被服

造次斤斤不越首進農書可謂知所亟矣敬爲削牘

介于台前夫其崇與笏猶思之況先生象賢之裔乎

又敝師夏繩北先生清白貽後世凡能讀其書菰蘆

中固多僑盼亦惟當道垂樞及之

復孫魯山宣督書

昨夕傳知老掌科已出郭門整細柳之管新臨淮之  
熾矣城頭相望晤對未能不繇人不耿耿也承示貴  
部師干同禁旅出而犄角奉有 明旨兩將王承  
胤王埏今卽刻統八標將行矣王埏所統者王慎好  
孫獻捷黑擒胡李昌齡四將詢知山西周總戎曾起  
家京營王慎好其舊中軍李國威雖隸王承胤管然  
諸將如孫黑李三人皆與周總戎先後同事有舊識  
王埏今往津滬通務間得與周總戎共爲指麾仰藉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十五  
新猷滅此朝食矣奴深入內地連旬偵探杳然未知  
苗頭向何處日與總戎吳公商確欲購百金募敢死  
士應此役竟未有人內地情情如此又安望各邊之  
有明哨暗哨橫探豎探作師中耳目乎老掌科所轄  
皆邊陲燕趙驍卒有可倚偵探乎遇有的耗祈以相  
聞庶可整棚以待也

與鄭利公門生

奴橫至極向未經一創正賴一三氣義君子請纓棄  
襦以敵慷慨氛彼項項行間者客頭過膝騙官吞餉  
三鼠貽譏醜穢不足道也吾兄慷慨抒忠久爲當事  
所器此行鼎借統領水犀形旅覺報實需浚命惟勉  
爲之況聞逆奴深入數月未折計當半夜與義刻期  
啓行昔唐圓紇吐蕃入寇汾陽諸諸道出兵扼之淮  
泗李忠臣得詔亟治行諸在麾下者皆請擇日忠臣  
曰父母有憂豈可擇日而後救耶不啻于此知吾兄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十六  
之不俟駕也附有候曾撫公一札祈呈上曾公濶達  
大度折節下賢吾兄榮助樹奇用報 主知此其  
時矣勿元附候願言懋勉臨穎奉奉

復郭天門門生

城頭守具守法俱須料理講求方可爲稱職辦事火  
攻尤宜練習吾兄世受國恩祈矢勤矢潔以圖報  
稱且可爲將來登壇地吾門光也城隅日講登陴不  
知晦朔惟讀史憶上元燈節爲狄武襄韓蘄王奪雉  
崙趨鎮江制勝奏捷之時惟吾兄勉視前人來儀謹  
壁

李寶亨集

卷七

七

與李寶亨直指

舊秋旣征道路安堵鷄飛水次憚擊中流採風問俗  
皇華映發霜威雪意四方共承未幾烽火頓熄甘泉  
不肖猥以穢材難抽之人誤玷佐農席未及暖改移  
此地蛙不能怒而聖人式之城頭與士伍謀處者已  
五月有奇小帽短衣戎中習爲被服之恒驟見冠紳  
不啻如黔驢之駭日也近日賊雖報遁猶分布郊圻  
遠近間我師零捷頻聞惜未能盡膏斧鑕爲快南征  
北討兩遺端揆一怒安民在此一舉台臺聞此當不  
三思而後冠也小壻林昂霄候石翁于貴漳從漳  
禁決而從漳冠也小壻林昂霄候石翁于貴漳從漳  
寄一札來妮妮數萬言有才不遇俯仰悲號大恐所  
懷隨軀朽腐乃知退之未售時所上兩制書連篇累  
牘不知者以爲垢病然而紙毫難炊隻字莫與相如  
白身千古同懷前秋魯畧以此意控之台臺今再申  
其可否祈一函示之大疏品鶴洞如犀炤鑄鼎莫道  
奸形復以文章繪寫真可傳播爲咨諏者則也

與倪鴻寶大司農書

老年翁高文自會稽同安之後曠數十年而得室授  
者一代昌黎領袖斯文海內早已荷有元燈之炤提  
利刃以剪蹊蕪開戶牖以薰後進廓清之功真不在  
禹下也仲兒廣靖未識橡觚謬作冗長之文自以爲  
欲盡意於筆硯而不知其多疊架於床屋亦曾寓書  
力詆其狂反咲謂三十年陳人不知文體之變者近  
日寄稿一部仍前誕肆謹抄上敢乞大加裁削俾儼  
於一代宗工或不至矇趨而不返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七

與馮鄴仙大司馬

題守城功次首開節堂以及司屬從來舊例吳國老  
以未蒙老年臺送有職名不敢再爲唐突夫中外戰  
守司馬之堂端司調度卽大臣痛憤敵未盡殲爲讓  
不居而戎政衙門主稿題敘似無先遣之理蓋讓者  
自讓敘者自敘原不相妨況坐門各司嚴啓閉緝奸  
宄數月成勞可不一言爲拈出乎今國老業已繕完  
不肖以獨遺司馬不成敘疏乞老年臺卽以職名見  
及俾不肖轉致之母使人謂戎政衙門忘人之功而  
復有石孝忠者仆淮西之碑也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

與汪爲梁太守

鯉湖邂逅珠簾玉筋靈夢可通衿袍可及而長安數載反以馬上拱揖而過何仙源之易遇而塵轍之難逢也括蒼居萬嶂中爲四塞之地日用飲食民無他行且山中之人正以機巧不知徹桑防患有事皆可藉爲勝兵戚南塘先時雖用義烏兵其嘖嘖不已畢竟以處州爲第一也台臺師帥取什伍于井里之間農戰無敵用以保障提封有餘矣承台示知鋒車已發無能越步一贈城頭勿迫不莊不備

王忠肅公集

卷七

四

復林平庵大宗伯

恭誦端本箴緝熙元良之學用佐諭教之課大臣忠愛俾爾彌性典謨訓誥可揭黼座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公不以鮑魚爲太子養導以禮也台箴奉奉於敬天法祖禮賢勤民危微心法粲然具備再閱敕劉念老大疏引繩批根其法可從其巽可釋當日章滿公車未見有剴摯如斯者老先生友于篤愛翕孺根于天性連章控額每以因心之言祈動天聽然宋周益公以太傳乞歸史稱其年屆八十與兄監

王忠肅公集

卷二

五



吳國華總戎

夜坐漏下三鼓籌壓相對莫惜一字損澀至此將何  
適用什長之名不如易以塚長不肖舊冬曾脫一稿  
云天下事不倡則不起語曰一夫善射百夫決拾言  
其倡者得也今每塚兩軍非不截然而人各一心  
易生觀望莫若按什伍之法五塚十人中擇其年壯  
膽固者爲塚長而以九人付之氣力稍弱者前充火  
頭得一人爲倡則此一人者固九人所屬目也因詢  
台臺已有什伍之法遂廢之夜偶簡自壁間謹以塵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學

聞臺有臺長塚有塚長遴選得人挑簡取煩臂指自  
應矣惟命典籤再行一崇限以三日內書名于塚干  
臺將請部科憑軾而觀焉日適姜錫二管鋒健環  
米折鹽菜自臘至今未給壓欠許久此輩將有詞矣  
今再以一紙述部并以城守列營按日給發爲之所  
事

吳國華總戎

紅欄正饒大樹可依燕喜先六月之詩更多受社龍  
光何兩赤之召吳遠殊無嘉茲命哲之辰修葺露之  
獨賜瞻言燕朋之慶引薰風而致詞介壽躋堂稱兒  
就于凱音之後歌篋舞帳修麟脯於錫宴之前固知  
國松栢鶴龜之頌未稱香禱碑將帥軍弁之日即爲  
大年想避暑筵中醅醑蓮柄愧逡巡寓次語隔荷花  
諱將小詩倩以籌餅伏祈郵政并賜鑒存

王忠端公集

卷七

學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七終

王忠靖公文集卷之八

明 蕭王家彥開美著

書

與史道隣河督書

年來奴寇交訌雲擾靡沸東南半壁屹然底定實惟  
晉國安危倚之此自淮海魚鼈咸攝威名無論貴老  
重儒共欽血誠已也流渠甚惡嫌離蔽江復據上游  
數月以來仰藉武露扼其順流使不得搏食東南震

王忠靖公集

卷八

一

驚、鍾虞勳伐大焉 聖明期滅此朝食已 簡吳

相國視師元老壯猷業寒賊膽戎車將啓而臨期中

止 上意宏深廟筭難測其依毗台臺行且益重不

肖十餘年服膺大教久矣知真儒之無敵慶中興之

有人矣時艱需材當事者亟不暇擇誤以不肖承乏

戎旂言念 國家南北軍猶仍漢制而套習相沿統

緒白丁悉充棘韋病已過於三年艾未畜於一日革

故既苦衆咻冉新亦難獨拍文弱書生豈能辦此幾

幾解嚴或罪狀稍輕乞身將父南津有路得渡吳門

一挹清風是所願也元次山賊退詩云思欲委符綬  
引竿自剗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潭遠不肖城頭企  
予望之

王忠靖公集

卷八

二

與黃石齋太史書

雷霆雨露三百年僅見間嘗誦台詩云人爲多難三分藏花自經霜一倍開古者肱三折而稱良本朝有文魁壘之臣喟然足動衆心如薛文清劉忠宣王文成諸君子皆從困踣拂抑之餘而後得藉其定議亮力之用上旰食靡遑偏視邊廷外無可收權草之疆臣內無可用斗杓之元佐德州之後荆溪興化亦皆以事聽歸旋從緹逮劉念老既承譴建德興師皆以禮去無端爲選部受累上若疑外廷無

主忠端公集

卷八

三

可伏之人吾鄉二公清正持侯實苦支撐老年兄夙憤時事荷此特達不得不裹藥餌叱馭而前春間盛從旋綠株守城頭無從繫帛犬兒賡靖稚年未知操觚每寓書來動問黃老師不置至遇之痛癢形之嘯歌仍墻旣高欲叩無從叩乃父一言先之不肖叱以孺子未學黃老師之門所有皆屬參苓母容洩洩爲也論其向學十年聲名稍立方可執弟子禮于榕檉之間近公車諸君至傳知春間徑自馳叩天高淵深垂機末學知便可教幸勿棄遠命其終身承訓俾小

子有造耶

主忠端公集

卷八

四

與范質公司空書

水衡總管大綱乃事關戎伍者條縷何止千百俱煩  
壁畫不遺纖碎台臺以鈞衡綱紀之才暫藉竹頭木  
屑之事元老固猷廣大精詳冠雖有小挫未經大創  
東股尚蟻屯三寶間四出打糧西股遠報有動管消  
息大段必趨津務兩股相為接應元輔暫停供務而  
理輯隸當必有一番震勵盪人耳目以奏除雪為當  
今晉國凡在戎中者制裳衣而勿士行收或有期半  
火繩藥袋皆城守列防急需各營俱為連月用盡呼  
王惠端公集 卷八 五

復徐廣求大司寇

栢局城隅向當言邁之日竟無能一賭焉首念之黯  
然出口無期東西向隅獨謝凡一介進士剽竊武  
韜一二語譚縷上口者聖明尚垂賜召問祈式蛙  
禪用乃新雋未獲而舊齒遽遠使元老抱忠而去賡  
越山河行吟澤畔後日更傾樂以鈞誨余尅儆以來  
傳說豈不煩哉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  
平原孔北海慨歎惜失賢也前聞太宰一讀懷誠  
至庶幾寃悔之旨言而天聰未發聽卑庸特不肖  
王惠端公集 卷八 六

所以低徊而不能已也 如斯而楚氛方急南北  
無一淨土 至尊垂慮老年臺曉懷時事實非一葉  
飄然之日恭誦四咏老臣忠愛情見乎詞昔人讀蘇  
子瞻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詩以為此老末路正  
裕今釋扁頭大詠不但恤緯情殷不減子瞻而高邁  
清健再入春明垂魚換路尚可從驚湖中棲遲三四  
十年以觀玉樹之次第成行也不肖類毛種種父驚  
風燭母艱杯土通籍廿餘年依然寒賤本色且備涯  
顧分久過其量豈是謂然求進日哉元道州值賊退

即思委符刺船將家歸老其擬俟弛嚴堅求解帶叔  
替尋吾木業計爾時尚能追驪飛鷁以初服相對班  
荆藉草于江鄉水國之濱也東望靡及目送征輪惟  
有湛然

王忠肅公集

卷八

七

懷張銳淵撫臺書

舊國江山新迎屢島民依和德軍扼壯聲憲邦之雅  
日可歌也閩疆八千踐冰蹴雪有懷馳征爭日月于  
除夕之前奉 簡書于三朝之始殫忠敏事一時乘  
鉞夫人未幾見也象魏初懸犀炤畢徹拳拳于吏憲  
思厥兵驕易啼顧茲犯分踰坊卽屬奸宄芽蘖通番  
接濟尤爲養亂疽根老祖臺毅然更張救此流失施  
爲次第要領已挈何難下于流水之原也水師飛調  
兵解折解兩事并舉調劑實難幸 聖明軫念海邦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八

不忍獨瘁庶幾可副老祖臺一片爲民苦心念閩庫  
自前人盡搜媚璫之後與夫歷年辦寇之餘民力已  
竭而且城垣乏寸器之脩倉廩無升斗之藏富室但  
知自封貧民因而喜亂見眉睫而忘周身者滔滔皆  
是目擊山東北地完堞十無一二而楚中遺寇不忘  
揚帆下瀨北征南討兩遣端揆亟出視師民窮切骨  
盜發如毛閩一葦土恃有何策獨能久安詳閱大揭  
地方利病盡笏入 告幾無遁情且觸緒摘詞鏗然  
有聲精明整暇知閩山閩水全挈而底定有餘矣不

肯佐計之署已屬誤反忽移此席不知所繇勉至  
今戎衣裘葛業已再易精神已耗莫抵孤矢老父衰  
瘠已極先母大事未襄臣誼于情兩難拋下積有下  
私復不欲覩焉上控少俟事寧儻得乞歸不敢望將  
家就魚麥亦云庶往共飢渴耳

王忠肅公集

卷八

九

與陳醴原給諫書

枯守城頭東西相望如雁字之莫度衡陽前詢知老  
掌科題差仍在門上未得訊候昨瞞閱卽報忽奉  
嚴綸爲之愕駭夫批鱗抗疏梧掖端責若俛首唯諾  
隨人呼拜容頭過膝積俸待遷是賤丈夫所爲辱朝  
廷而羞當世士正坐此璫璫輩耳老掌科祓濯清修  
獨砥時趨守吾所學日擊冠交橫方縣泄泄大雅  
所譏歷觀諸疏足砭群蒙至汙藩一案日月可揭後  
有南史執簡董狐橐筆以接獲麟能易此夏字哉定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國是而足千秋雖天聽尚高而臣心已盡龍蛇誦  
伸又何介焉獨是吾粉一時垣席寥寥主持清議漸  
且無人不禁肝衡而不已耳率勒鳴候容圖悉之

後陳體原給諫書

城頭頌封章憤切時事寵解之所以筆舌爲刀斧幾  
不見族之難解也昔元次山竊論謂今之君子曾不  
如卽侯夷 惜未讀老掌科此草遂使千載之上長  
裏孤憤耳佳詠穆如清風托義溪長合嘖不盡是又  
有韵之諫版也司鼎鉉者一鳴輒斥將使正言不發  
萬口如封乃愉快乎買長沙之所以長太息也前聞  
劉四勿將移王無功一席非爲美醜三升可戀此時  
道里梗棘南瞻靡騁不得不逢場作劇而出此耳不  
至老耄公集 卷八 上

肖碌碌枯守嚴城無能爲知已稍抒此懷葉葉老遂  
作古人不勝昔者吾友之惘無能作一誄以寵亡者  
修途輿輓一絃稍令無阻豈有靳焉便卽囑其价赴  
領晤對當在群嚴臨啓不盡

與陳體原給諫書

三山自還兄魯翁皆以正直先後見斥海內有知者  
以爲吾鄉多君子也老掌科梧音獨矢凡鳥失聲惱  
其立言本意但能使聞者稍稍捫心內忤一行戲具  
任人提捉又何論焉憶石翁有詩云縱不容人更借  
劍已知斥馬更安鳴誠孤憤之極思也古來惟斷斷  
昂耳能受盡言今其有乎冠瀾漫東土復延真保而  
荆襄要地中流一梗爲憂方大吾輩更于何處可站  
足乎臂之同舟遇風大家急出心力以時號絳纛尚  
王忠愍公集 卷八 上

恐波濤無數欺吾輒手况聚頭講官觸角尋愁者又  
滔滔皆是太諭所云宜令人笑哭俱下矣

與陳倉吏侍御書

移任北城南望稍遠未奉指示爲耿禁旅目未識敵  
至城守營則又比標鋒營戰兵不同祇能放教下三  
眼鎗則能事畢矣忠義兩字不知爲何物也目下全  
班登陴城頭亦覺林立至于臨時若何堵禦及以靜  
制動之法憂憂乎難之但能使堅站脚跟勿生他心  
于以固金湯有餘矣此時能卽面而知其心哉承台  
示關念爲之慨然李掌科馮城却敵已熟嘗肯繁前  
大疏已繪周城全圖而總括之日靜城不可攻一言  
王忠肅公集 卷八 三  
盡矣聞敵遇啞城則相戒勿攻啞即靜之說也計靜  
之中有許多作用方略豈一味垂首低嘿蒙然如坐  
雲霧哉惟講習于平日故能無周章于臨時靜豈易  
言哉至敵多夜襲此際宜刻刻防備全在將領中曉  
此義亦曾諄諄告之未必能當晨鐘深省也而目前  
寂可慮者計卽口熱已稽匝月各軍有不到者動以  
家中措處口食爲詞糧餉不給博沙難聚弟所總總  
過計不敢夙夜釋心若此耳

與吳國華總戎書

不肖黠淺書生未習營事正日幾幾仰求指示然聞  
號頭一官處地頗鮮爲徑頗捷非從實歷中千把循  
途而進盈科而達者未便輕畀重名器也傳宣雖亟  
需人辭來一正一副亦旣不苦乏才矣前此不得已  
而有添註今旣挾補而上則添註一途卽當一筆勾  
去以斷如蟻之慕羶者若干副號添註輕俾聽用輩  
驟入則彼視將官未達一間耳一街民家稍餘數斛  
麥者但王龍斷不一年外卽可稱將爺躍馬道旁輕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十四  
裘緩帶長揖于總協之前令彼中千把望塵遙拜彼  
中千把更三營歷七八載寸累尺積經幾曲折而後  
得進半級者肯輸服而爲管中出力乎漢儒董廣川  
之論仕進也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尚恐廉恥賢  
亂賢不肖混淆况可使一勞未聞一俸不積者歷階  
而登乎雖武途不比文職然亦當稍稍救正之近日  
王班官之補副管聽用千總王之再添外間噴噴不  
已且以不肖墜此協職不一言于老先生之前遲旬  
洛洛喉間欲吐而捫舌者再非敢有聞不告嚮昔之



夕亦曾微言之自愧誠薄未蒙菲采自難再貽昔蘇  
子瞻與司馬溫公道義相契甚殷至罷免役一事子  
瞻及覆陳於政事堂溫公不以爲然子瞻曰昔韓魏  
公刺陝西義勇公爭之甚力豈今日作相不使軾盡  
言耶溫公始霽色謝之則相知之間亦懼進言之難  
也昨承老先生開誠布公百谷善下爰敢卒言之前  
補雖不與聞然一日從戎幄之後誼原相關祗知今  
日虛懷之有溫國因忘進言者之非子瞻也趙雖有  
守通功督治資然尚屬聽用似難頓居絕頂因昨承  
主忠肅公集 卷八 主

狂瞽

與鄭漢老題撫書

流孽方梗東南震號老翁臺鎮定殷安長輶及遠襟  
帶江海無復驚濤陵京鐘鼓實式靈之羽檄方殷尋  
常寒燠靡敢輕恩貴治上海徐文定相公學貫天人  
於兵農禮樂靡不洞究原委不肖每懷子瞻之恨以  
不獲掛名其文字中自託於門下士爲嚆昔之願近  
令孫爾爵爾路千里叩 闕恭進農書 聖明睠念  
舊德卽重邦本乙夜垂覽時救該地方梓印廣傳使  
守土者蚤將是書十用其五六自可抵京相望必不

主忠肅公集

卷八

主

至居困卒荒棄憤佩刀勦 當宁之肝食也詳閱書  
中察地理辨物宜瞻蒲望杏農祥晨正占候不爽而  
殫心荒政歷稽蝗蝻之災自春秋以後勝國以前書  
月者一百一十有一一切除遏之方條分縷布爲唐  
姚相之所未及致詳者年來四方民饑力疲無能與  
孽爭口中之哺先生成法具在真可做而行也老  
翁臺弘遠南天首重乃粒釋 明綸而景先哲必信  
津津矣先生賜坐已嘗聞先是工部有制文行鄉亦  
仰體 聖明無俾樵牧愧其後昆之意爾爵等忭忭

守詩書必能竟繼茲之業以報乃烈祖矣爰佈緇好  
伏惟崇鑒臨啓游影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十一

與徐虞求司寇書

昨得八翁函示知錄車以翼日當發矣吳越煖景山  
川如繡鱗鱗苑桑放歌長嘯昔人嘗以爲快然今非  
其時也 寇交訐日甚一日東土从腥楚氛更惡范  
督一旅舉朝指爲重兵今退守靜海守株待兔此外  
寥寥援兵無望向前矣昨午得承天元日之報口噤  
神悸不知所措鍾簾重地松楸一葉尚宜百方周護  
豈宜一旦震驚至此老年憂國如饑渴前途信宿  
能一刻晏然于懷乎八翁觸大駕行焦勞之餘歸思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太  
勃發作書相語亦爲輾轉于支撐之無人老成之難  
去計無復之而出此耳 老營在國城未動零騎分  
隊或趨真順或走景州春已將老虜且愈勁津頭路  
口步步宜防願言珍重以副拳拳 聖明殷念老臣  
忠愛微名度不踰時然屈指春明一出入近亦經  
年此番推別實難忽然明辰不得遮馬首一叩可慰  
完結

與吳國華總戎書

四月給米公疏度已上矣。聖明軫念軍情得旨。自快昨假稿自當以得。旨後行之爲妥。台示洵有深見。前日出城。因天驟熱。口不能節飲。新茗太多。歸來一病。竟日夕。孟子曰。甘食甘飲。饑渴害之也。而奉於教人。充無饑渴之害。厥旨良微。元次山以病遊世。每稱口鼻耳目。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而以我鼻我目我口我耳。與雲山林泉共作歌。以自規。規世潛而予者。是真可以養身。可以立命。豈品不害於饑渴而受孟子之教。能讀孟子之書者。皆筆至此。慚愧無已。

王忠肅公集

卷八

七

與吳國華總戎書

頃請纓溫文之旨。知聖明念周根本。特重卿侯之功。以共人也。勅諭頒發。蟒緞絹布等項。令人圖功之心。且不能待。唐副將救難民。既多。內有宗室遺孤。此功更在維城內庫。給賞千金。與前日所奉銀數。似當專遣一官。以寵勞之。香餌在前。聞風自奮。所謂立少而觀多也。東六昔王副將欲請移文。取護順義三百兵。以回據稱。合練之兵。原爲迎剿。非爲分防。其語自正。不知老先生如何批行。以答其意乎。並乞垂主忠肅公集

卷八

七

教

與孫魯山宣督書

委總兵活擒夷目拿獲輜重九駒銀五十餘斤此近日空谷足音老掌科發縱之功足以張示九邊矣惟是東道者先後過寶坻漸可如意出口無復狼顧兵洪日以十擊百莫善於阨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盈盈東西兩岍不啻阨阻之可憑竟無敢送力猛起一施攻擊而欲尾追于百里之外以收一戰之功不待智者知其罔攸濟也今大家肯力推西股俾其駝隊不遑亦可差蘊人意恐亦未可得也昨偶出城過標右王忠端公集

卷八

主

營正值其捉驄馬者四人手執塘報詢之則云赴轅門報功從此取道圓宣府而皮袋中元寶三十錠刻有廣東陽山博羅縣族稱趙督賞其斬級然以四人而受賞許多終令人疑信而不敢決也時因面王芳老求以此奉聞夜間晤吳國老詢尚未解至審明當以一咨呈台裁也

復孫魯山宣督書

連日羽書告急城頭不遑寧處弟因移安定門炮料南北一帶南望武帳遂覺稍遠奴且砍木索筏津頭問渡此時設伏于兩岍中流火炮截擊事半功倍數萬蛇豕自當蕩爲滅底逆魂若此看當面挫過聽其從容截流而去徒以尾追塞此勦局不知赫赫斧鉞何可追連旬未聞督師兵何處使人念之真憂心如惓也昨辰吳王二公約同至南海子一觀地勢爲先時却責老客疏以西山海子宜設疑兵遏取道故

王忠端公集

卷八

三

營中隨酌量派撥恐其汎地游移特親至派定方輻及至而周覽四面方一百六十里寥寥數百兵丁如晨星之綴天河今苦列營久定且抽調數多不能更撥耳然此地外護畿輔內顧神京實一扼要也曠歸而台函適至挑燈周誦四大揭地形兵勢如畫聖聚米譬之乘牆射雉無能脫者至密揭云云昨因過城聞晤言路有談及之俱不之信歸來吳公亦以爲微聞之正據約略奉佈得大疏點破則群沸之喙自息總之任事實難吾輩惟盡其在我者而已目前以

徐廣老將浩然歸順道出門一闕老臣忠愛滿腔  
然深以長孺宜在禁中爲念拱極務滯三營弟輩俱  
株句城頭盈尺地無從圖其整飭何若連日塘報四  
五至無一的奈何奈何謹此復教大揚容繕完并繳  
不一

王忠肅公集

卷八

奏

復周梓山直指書

舊冬台驛發後冠氛頓至今且蹂殘如斯回思半載  
以前安阜光景如夢華胥不復幾見也流寇分道并  
馳內地三百年未有任土舊額二東兩河既缺八九  
楚江方便實關中原大勢 聖明赫怒命吳相國  
視師殲此連渠內地物力加意蘇息母俾乳虎驚此  
哀鴻蔽樛采葛之予遺或可不至逸爲泥土之餘孽  
乎寇犯至今守禦援勦本折饋餉支費無數中顏俱  
竭公私交屈兵食兩字講求數年竟同慶慶夫兵連  
王忠肅公集 卷八 書

不鮮民且困罷雖促耕疾蠶莫救飢寒況今且並耕  
蠶而具燼之乎官臺周度之餘忠計進出有可當今  
日執燕之濯願急陳于堯舜之前也楚冠跳跟只爲  
數年來威弧不射天網倖逃近吳相國專征鄭重倣  
古推轂盛典乘賊潮折辦以全力十餘年逋誅其當  
盡于今日江漢之師乎

與吳國華總戎

適于城頭開西南一帶砲礮之響如雷當是拱極城一番堵截萬一火藥用罄則該營僅屬空拳恐四標尚截在良涿王總兵獨掌難拍當星馳一旅相機爲之接濟庶不至以孤軍受敵也惟老先生亟裁之

又

聞奴昨攻嶧山乃神祖陵前山也今日拔營東

行之報不知確否即使果確亦當防奴狡弓劍重地

聖明留意似當仍諭王丁二將遵旨往護必須兩

王忠肅公集

宋人

重

三日後（駁去數百里乃可移兵他往爲邊逐計也

台裁爲望

與吳國華總戎書

吳相國奉旨催亟然目下奴正北駁遽撤二將挑選禁兵舍近圖遠未爲得計且相國札中亦有空拳未足格之語老先生素與相國知洽或不妨看此五六日勢何如而後可議撤尤翟二弁挑兵護行或須大疏一言及之不然懼爲我輩緩相國之行也惟裁之

王忠肅公集

宋人

美

與吳國華總戎書

展于范質老案頭披閱大集則城草題序已儼然升  
簡端矣明金粹羽雅興穆如之風相映發觀此鴻願  
不繇人不躍然避景乃覺日牘小序真如田已之見  
魯連也乞以一帙相示庶井目溝泉或稍拓也適承  
傳稿未敢盡題者以二千營旅桓桓南征奉有原管  
將領統率之 旨似仍屬之尤翟文若王慎好則新  
領者非原管也且吳相國一出都而所遵之將遽從  
中易恐人將以翟公之事窺我輩之淺深老先生與  
王忠端公集 卷八 七  
相國交多其必深思而處此矣或採節議用尤率之  
似當題明區區商度於君臣朋友間如此惟裁決而  
行之

與王芳洲侍御書

昨午江右寄掌科傳有承天之報時正當食爲之廢  
筋隨告之國老相對肝膽欲陳不知大家當何如動  
色相戒省議論以做實事而後大 大冠乃得稍安  
止乎連日塘報不一有傳至順德過真保又傳抵滄  
州者皆屬風影耳

王忠端公集

卷八

七

與吳國華總戎書

晨過帳前欲請方畧詢祀旗纔聞恐以馬蹄驚破蝶  
廢宋天祿夜馳拱極自壯聲援雖未知寇被創若干  
然散難民奪馬螺寇勢自蹙再得旌旗四出惜風鶴  
之皆兵當可使一股盡殲東一營李守錄具有膽氣  
且久已陳鞠或可令其舞轟突至左右攻圍收功可  
日計也若俟其遠駭纔擬尾追是徒作徵逐虛套耳  
無益也昨夜閱賊各軍有環跪而懇典質衣服殆盡  
枵腹不堪老先生軍糧一事似不妨再為專擅接濟  
王忠肅公集 卷八 无

不肖亦不避馮婦再請發棠也

與吳國華總戎書

蹲內地已經半載督鎮兵馬故相規避人情玩世  
幾于扭變狎危風靈一警通都魄震 上天無言類  
此一審至教諄諄告誡如喚寐得醒而自天文生一  
言大家過於張皇一似郊關內外伏奸伺隙不能終  
日者致厯 至尊慈慮至極所以日前一疏不得不  
略寫城頭動靜及分班錄錄上安 聖心下釋群揣  
正二兩月軍領通糧亦屬善例只為此時中外戒嚴  
城門啓閉既蚤各軍往返守候頗艱因拈此一段乃  
王忠肅公集 卷八 无

聖明卽軍恩有他弊頓奉 嚴綸看司官圓話多言  
賈罪馴不及舌矣奈何昨因唐副將疾呼並連日巡  
歷城內外知人情已亟作書與大司農激切言之以  
此時隱忍不言愚其至於一旦則亦不免相累也南  
海千三百千撤雖屬疑兵亦當做實看張雨才向未  
知兵既難指麾簡號頭一達不可緩也



與傅東渤司農書

戎庫原儲三十萬自軍興以來買馬製器已耗殫半  
仰體持籌之誼近且陸續借出籌掃無餘危庫陳總  
兵日擊驚心而壓欠數月仍未能補給各軍偶語城  
頭四面交諍不肖等計無復之忍歷所至不得已佯  
爲不聞而過焉茲聞報外解入者幾二百萬庶幾  
中流一壺乞立發十萬以濟急需不肖草勒至此適  
據大一營中軍周炤差役口報寇起陽和兵丁已至  
土城外三里許放二砲攻打矣勿勿具疏題知仍報  
主事端公集 奉人 圭  
中樞亟調四通鎮兵寇勢逼近需口糧益急萬勿緩  
視之至懇

與王芳洲侍御書

自經南折之後兩月有餘一矢未加名城屢墮  
魯藩頓驚今復狃突於青登之間授首無期言念四  
郊東作既廢三緒未就漕艘一線之道旣殫爲河水  
維非舊窠防未塞兵食兩字所關不細杞慮安得不  
忉忉也相國以元老受命專征十餘年通寇掃蕩當  
在此一舉目下需精選禁旅而尤孫二弁素爲相國  
所器今一戰近圻出防諸營正磨厲以須未知可刻  
期還旅否二弁護以行乎惟是目下寇告急無論  
主事端公集 奉人 圭  
元老起行必須道無纖塵人有肅心而需兵而馬非  
千創一之後一番整棚以備彙轡亦恐兼顧爲難目  
前以奉 旨甚急公疏中不敢不盡言今相公請營  
馬二千復奉府 旨當再明之城守列防自正月二  
十八日以後至是月旣望以前俱分四班之一而計  
卸鹽菜尚未能應期而給噉噉之口調停未易今已  
盡集全班矣五日以來人情習玩未知鼓勵當用何  
法此時門軍遊兵若何約束奸細如何搜緝念之真  
頭緒爲白也

與馮鄴仙司馬書

連日 息不一不知曾否振營乎城守列營以及出  
防各軍鹽米未折已缺月餘嗷嗷之口幾如羹沸太  
農太倉既苦如洗疾呼莫應竊恐荷戈諸人實非孝  
子順孫之能帖然相安于無事也風霾示警連日城  
頭徬徨不知所措自昨辰至今得見清霽金天老又  
有陟岵之憂聞之酸楚不肖株守城頭不敢違錯片  
趾無從登堂一申叩唁哽塞何已九列衙門以及年  
家譜誼例有公莫公軸乞附賤名下諸老之後俾不  
至寥落公集

卷八

圭

肖區區扳慕之忱得稍自致耳惟世隔爲望

與傅東渤司農書

寇梗東道外解久斷重動台臺輟筆拮据備至仰屋  
浩歎聲聞于外不肖夙荷愛存深悉司計獨苦數月  
以來日婉曲于同事之前不敢一語疾呼惟是米折  
鹽菜已缺三旬兩日前爲風霾示儆徧走城內外整  
飭干撤各軍鳩形鵠立環遮馬首如蝸如蟻瞑目相  
視以爲用其力枵其腹幾有委甲投戈之意不肖退  
而思維心膽俱墜今唐副將在務亦具一紙陳告情  
急計促語不得音再延數日恐有挺鹿走險意外難  
至忠端公集

卷八

圭

言之事圖利在蚤防患宜先用敢以不獲已之忱具  
控乞台臺不論何項多家給發慰其望梅止渴萬一  
涸涸不可收拾爾時不肖言之晚矣萬惟鑒照非敢  
以危詞相聳也臨啓零禱

與倪鴻寶大司農書

連日匆匆未及領誨茲有懇者不肖今晨進營各軍  
環週告匱擬解運健每月米折鹽菜等銀該二萬二  
千餘兩壯丁該每月三千餘兩自二月缺至今各軍  
徒沃空釜沙中偶語已微露矣而吳國老又自請密  
閱邊內情形昨已得俞旨于翼朝啓行而望日正當  
開操非搏黍未可止啼不肖獨手難拍謗拙無才恐  
生意外老年兄謀周軍國應邊應營備極苦心此時  
省直半罹寇虐外解自難廣至不肖何敢以危詞聳  
王憲端公集 卷八 臺

台聽然或得一二萬稍濟曉前俾開操之日無生他

端不肖之荷提挈多矣肅此鳴控希鑒宥爲荷

七忠肅公文集卷之九

明 肅王家彥開美著

祭文

次王庄望祭大母何孺人文

天啓丁卯年十一月廿七日庚寅爲大母何孺人安  
塋之辰不肖孫家彥遠羈一官不得躬與執紼事大  
母以歸玄宮茲復入覲行役南望彌遠謹于濠梁道  
上王庄旅邸薄具牲醴御風哭而奠曰嗚乎大母之  
王忠肅公集 卷九

撫不肖爲孫也已閱廿有六載不肖之報大母者尚  
未有一日也不肖自十六後始稍知敬愛大母今追  
而極計祗有十年耳而十年之中遠而負簪笈于千  
里近而就燈檠于一室所定省大母者自歲時伏臘  
與一二晨昏之外無多晷也其值大母病而不肖不  
及撫大母膏飲食而不肖不及爲勸七箸者不知幾  
幾夕矣大母晚年病癯而氣益清肅諸孫侍牀褥則  
出好言諄諄慰藉惟恐其待勸而退也其時諸孫輩  
勿志未捐幾幸母年可假不克承事心慰大母于終

年大母牀褥之間望諸孫之人侍懸懸然傾耳注聽  
語欲吐而中茹者又不知幾晨夕矣不肖入而問大  
母起居則以爲喜稽顙日不一問則重以爲憂壬子  
秋冬之屆不肖以遺試不與歸而羣母昔日范蠡膏  
室閱旬不一問母舉食母憂形于色對家人以爲言  
不肖聞而愀然欲續日之暮以爲事越數日爲是冬  
廿五而母歿矣數年來寢食夢寐見聞所觸未嘗不  
耿耿然負重罪于母也雖今幸博一第乞一秩已不  
能起大母于九原而見之况鹿鹿六載望窀穸而失  
王忠肅公集 卷九

踈瞻拜一顰之熟莫繇致薦嗚乎不肖不孝之罪尚  
忍言哉吾大父掩窆四十載久虛同穴大母乃以年  
利未淨至今終克襄事不肖徒逐浮汎之功名拋祖  
孫之至性車過臨淮見彼邑之民有盛備緇髮如疑  
如慕與吾大母同日而歸親于墳者不肖觸之潛焉  
出涕不肖之事大母也不如彼言念此愴卽馬亦嘶  
而不行謂不肖何心能自恕哉濠梁旅邸隔吾大母  
廬墓六千而遙野望海天百叩致詞白雲渺渺朔風  
烈烈不敢重煩大母魂氣遠之聊以寫不肖不能爲

孫之惓耳鳴乎玄官已開何年爲報劉之日卽黃麻  
可待此日已遠作幽明之隔矣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三

真伯母黃氏文

崇禎五年十月上旬不肖侄家彥謹具剛鷄柔毛從  
八千里道遙望伯母黃孀人之靈而致其哭以文曰  
嗚乎我伯氏以孝友著聞少年性穎慧喜讀書不肖  
髫年時記於伯母笥篋中尋取吾伯氏手錄漢書古  
文硃墨評點雖文人吟唔窓下者不專一於此也不  
肖僥倖一第吾祖父母伯氏之功德豈可忘哉伯母  
性善不肖記少時多脾病伯母時時代吾母襁褓之  
凡不肖家塾就傳調飲食以事師者皆吾伯母也其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四  
愛不肖甚挈春間家大人寄不肖書以伯母正月誕  
辰爲八十有一子侄應稱一觴不肖爲年來奔走差  
務竟不遑以一字爲伯母壽匆匆曾于三月初筭具  
一儀寄承差回致以定省伯母不謂至五月終到到  
時伯母已逝矣七月初旬聞伯母病曾于兒子回附  
具藥餌食禔而伯母已不逮矣計音于八月至矣嗚  
乎痛哉長安三載別伯母日久茲者蓋棺之日竟不  
得以子侄至情侍伯母飯含痛尚忍言哉爾望於邑  
不勝薄具束芻爲伯母一奠唯靈其歆之儼明春左

有得尋一差入里門當以吾家大人命從吾兩兄後  
偕弟侄孫魯奉伯母觀卜吉而從吾祖吾祖母吾伯  
之奄春秋享祀永勿替之是則不肖少伸子侄之情  
以報伯母者也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五

子舍真文

維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冬十二月二十二日壬辰不  
孝男家彥奔晝初歸謹同兄家賓弟家家寵率諸  
孫廣起等曾孫仁豐等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致奠  
于累封孺人七十壽母親林氏之靈伏地而慟曰嗚  
乎不孝家彥離母襁褓五十之年倏焉已至追維  
母未侍一日養也守一束書二十餘年日遠就外傳  
歲時歸而省母無幾晨夕也且母齡爾時尚壯太母  
何孺人望八病靡母方恪修婦道率子婦輩晨夕省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五

定爲母抑搔不忍并太母之尊以母道煩子婦也萬  
曆壬子之冬大母以天年終母佐吾父綜理喪祭內  
外克盡育不孝兄弟姊妹胎產厥後乳哺復艱嚙米成  
漿齒不覺勞忍寒就溼體不知病不孝幼時重患痘  
疹與諸弟同時並發瀕死不治者再時豈望視息至  
今哉母左右防護如風雨或并日而一食或累夕而  
日不交睫哀鞠子者盡人之母而寵稱劬勞者莫  
如吾母非若今子婦輩之有保母爲其母代也不孝  
二十餘年就外傳無論水脯燈背皆吾母縮衣食之

所遺卽細而養鹽酪漿吾母躬治而手調之者不知凡幾不孝有弟家寒切而患癩更醫罔效至於受室之後母仍朝夕嬰兒撫之蓋是時母已弄孫稱大母而猶然爲鞠子之母也嗚乎以母之半世劬勞體貌宜瘠而母寬仁靜重檐屏中不出一聲匡坐竟日不移一磚嘆喜不形晝無思慮之營夜無紛紜之夢善氣導迎施于孫子喻於四體故雖劬勞倍於人母體貌不羸而反得豐是豈不孝兄弟有一日顧養之力哉母自奉極廉糲吐其旨而嘗其苦以爲嘗不知元

王忠肅公集

卷九

首二

氣從何滋息蓋實得于天者全而寬仁靜重中之所培沃者厚也天啓壬戌十月不孝初令泚之開化得迎吾母與吾父就祿一載未幾而爲甲子年吾弟癩疾益劇母同吾父亟視弟而弟氏旋以病隕是冬不孝微覃恩得以一命榮吾二人然未能紓母戚也至明年夏調蘭谿歷乙丙丁三年繼而考選守官隸下歷崇禎戊辰至今丙子凡九年母與吾父宦卽未嘗一再至焉每歲三月初五爲吾母誕日不孝竟未能走一价特上母壽戊辰需次給假省母一次與下之

春不孝職事在京再徵新籍馳封越五年爲甲戌之秋以使事益藩便道入里冬十月朔吾父春秋屆七十不孝始稱一觴偕吾母壽是時望母顏益減削血枯症發向之所爲嚙米成漿齒不覺勞忍寒就溼體不知病者今且髮未皓而齒盡落一七之昔不能入口身既畏熱手足中寒復若凝冰不知積漸幾年所矣不孝昏定時偶爲手摩母愛子情篤不再四卽諭止之舊春放燈之夕得事母于廳事之前門闕之外觀六街燈火私自喜懼未幾頃復命起東行裝每未

王忠肅公集

卷九

書

問行期輒問歸期泣然出涕者累日二月初廿啓行前一夕侍母牀下母披衣而坐語妮妮皆大義次日率裾惜別倚門大泣不孝生平過於拘牽曲謹以距母誕辰一月之期亦不敢以王命久宿忍痛絕裾猶幾幸母動履不憑几杖臥起不煩扶掖庶幾見母尚有日也嗚乎豈知卽是爲承訣哉憶太母晚年病痲日親牀壽吾父一夕數起而扶掖者逾十年吾母體豐少疾生平參苓不味于日子婦僕婢俱得聽其安嘗寢處卽間偶有疾作惟牀第之間屏人靜自調

息而已記當萬曆丁巳四月維夏吾母忽擗疾不孝時爲諸生讀書穀城亟歸視母于榻前雖手未調藥餌然猶幸一次得事母也至舊春正月十三之辰母忽身戰臥枕不孝得視母移時屈指五十之年稱事母者只此耳乃今充充瞿瞿衙恒靡至晚歸問母病狀則自舊冬赴吾祖家每食卽嘔穀氣已難受矣三月初五母誕之日不孝之婦特視母祖家爲母壽旋同母入城母號泣出聲念當年并日所在戀戀不忍別及歸而入夏卽憚暑每夕扇不能歇手一歇卽熱

王忠肅公集

卷九

書

難耐手足氣弱舉止須扶六月末旬因而一跌伏枕然自七月十一日以前猶能飲食笑語也只爲舍間偏仄母肢體煩燥憚暑已極寢處日移數次每夕不能假寐而性復修潔櫛漱沐浴雖憊病中猶日夕不廢不謂至中夜而痰逆上升結胸胸膈次辰氣喘口開婦婢侍者心隱無不願以身代吾父亟趨臥內疾呼阿母生平勤于劬勞必不一言而去乎母僅于喉間一響口禁不能言而于午刻脩然長往矣嗚乎痛哉綜母生平自處富處貴爲婦爲母爲太母克仁無

間夙夜餐施單于九族孀穉亦必矜全七十載在世之身儼然一慈悲菩薩病革之日望不孝歸而不可得嗚乎不孝于五月十三日曾遣僕附人回候母起居豈期至八月中旬始至距母逝已閱月矣又於八月二十八日計音未至曾製單袂衣各一製附林侍御公回鼻母衣被嘗溫也豈期至而吾母皆不逮乎吾父垂涕陳列告母凡建家人大小無不淚滴重泉追憶至此不孝能不號天而歎絕哉昔江革裸跣行甯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具王延隆冬體無完衣

王忠肅公集

卷九

書

而親極滋味庾黔妻爲屏陵令會親遭疾妻忽心驚舉身汗流卽日棄官歸親疾纔二日阮孝緒至性冥通母病不召自歸不孝三十四而始叨卿薦三十五而始成進士繇三十五歲以前違母而落落負笈者二十餘年三十五歲以後施禁一官者又十五年生而養母不能比于行傭之江革終喪之王延富母病且革不能比于汗流棄官之黔妻至性冥通之孝緒暇寂視舍兩未有書又安庸此未死之身爲哉十月初六日奔馳之日已爲吾母哀薦成事之日于是月



十四之寅始得遷棺一慟乃今歲既畢矣始同兄弟  
孫曾一申莫也逮母獨久言歸獨遲饋真獨後罪孽  
獨重嗚乎不孝卽身爲犧而血爲漿亦安能報母罔  
極於萬一哉長孫廣起亦于今春告母入京茲同不  
孝反而母不得面也子孫至此痛何極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真

澤林山祖塋祝文

王忠肅公集

崇禎元年戊辰九月初三日庚申告以文曰我王之  
傳世至今也歷年三百聚族一區凡我子姓惟是世  
服先範率祖率親用安農讀望澤林之鬱芊當豐芭  
之卜世馮式先德亦代彌新維箕之仲子家彥辛酉  
偕計幸第南官筮仕開化繼移蘭谿御命戴星六載  
靡遑宰上青青更星霜而不改淵演承承薦質明而  
無從茲以滿任考選蒙新 聖恩簡給事中藉需次  
之尚選乞里門之一過敬修不腆用告玄宮念昔日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六

堂斧之封不敢以雲仍既遠聽其自夷于丘谷思百  
年水木之始豈得以廟祀已行竟忘儉懷于山原際  
茲霜露既降之時益切懷懷非寒之謂仰惟先佑益  
穀孫謀庶幾保世滋大世修祀事以無斁也

祭瑤臺林母舅文 承家大人命作

嗚乎舅氏之視甥厚矣甥不肖所以報舅氏實未萬分一也仲兒家彥少時學詩於舅氏之精舍每中夜露深舅氏親爲焚膏以幾于成至今通籍十五年念壁間餘光猶耿耿也兩任金谿激上衙齋宦况如秋不能爲舅氏潤資斧舅氏亦恬然弗屑也至凡遇几上殘編以及課士諸錄無不手裝成帙歸整篋詩以爲趨庭之授今叔若季之蜚聲膠序固皆舅氏所程督而成者也壯從叔翁章江宦粵所至山川形勝欣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七

然有會後自江浙興楚靡不躡躡周覽而海內諸紳矜與舅氏遊者始而敬既而愛其坦易之性真覺鷗鳥可狎故得此於海內者猶其得此於里閭也舊夏訪彥兒於都六十餘齡遠涉萬里不辭鞅掌獨以得觀長安名勝爲此生快甥舅至情別久緒多語至夜分猶刺刺也于役出都之日一道郵亭無不與舅氏同起居至言旋已載離寒暑矣見舅氏顏色較昔加王私幸爲壽徵舅氏再遊之訂尚有期也未幾屆仲冬廿三日爲初度辰先時都門若給諫阮公方伯李

公部卽馮公何公俱有贈言爲壽兒子與余謀爲舅氏舉一觴舅氏慨然憂形於色曰吾父若母若叔父叔母四喪淺土者若而年死者一杯未安生者舉觴何忍遂於是臘三日封樹一丘舉四喪而并窆焉爾時沍寒侵肌舅氏手搢足指捧土之餘不覺孝思之劬以瘁也及竣事而舅痛矣未旬日而病且革矣喪父母大事而竟以身殉之嗚乎痛哉爲舅氏惜者謂舅氏生平於陰陽醫藥諸家言不肯深信雖今思之豈其然乎昔馬少游有言願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

王忠肅公集

卷五

八

祖宗守墳墓鄉里稱善人矣舅氏身未沾一命富不贖中人下澤款段亦不可頻得而蜀是鄉里稱善過於少游天不使之遽見其子顯庸於世以彰爲善之報復不使其封樹之後再假之年俾半墳墓竟其孝思諸甥之稍知痛舅者安禁其不泣書而繼之以血哉一尊薄奠聊寓長別維靈不昧尚其來格哀哉

祭智馬陳外兄文

天啓丙寅年三月三日春弟王家彥自蘭署聞智馬兄計音慟哭者已浹旬日道遠莫歸拊棺輓兄于寢謹揮淚寫吾生平以志死別因風致誄曰嗚乎人生昆弟尚有聚散余自束髮同兄受詩書炊膏燂寢食與俱無論疑義必析奇文披賞諸如郡邑有試無不并驅馬足不敢差池計自丙午泊于辛酉余兩人一室之中擊壺悲憊勞苦相藉者已閱十五年之風雨晦冥辛酉予擯于試兄泣血而勸余以孟明曹沫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七

駟爲捷余循用兄言僥倖執臚而兄文已中的緋衣無靈竟置之乙以覃恩廉隸爲副良玉幾訓塵苔復蒙余深中懷兄風流跌宕飄灑自如憶余公車之日兄送予于吾宗龜山之陽意氣殷期鞭弭相屬祝嘏之言至今猶在耳也壬戌予既再倖則兄文肯遂遯神益王高言軋霄藻色蔚霞余師余使君擊節其膺拜爲冠軍每學使者至取贊孤如掇也吾黨之士咸謂中原上駟無再不勝受賑之期在甲子矣自甲子迄而兄上顧高堂已薄下春菽水莫將孝思有違憤

切填膺每飯輒嘔鵲鳥之賦已兆于斯去歲兄病良已寓書于予欲再續開陽之遊余用懽喜念昔年開謝之罪方異式來以受其愧不謂未幾而死及之嗚乎以兄之才或假之年竟其所至千里何足道哉乃年不配其志名僅出於鄉電光石火倏忽銷散予生平拘株藉兄規切以摘吾過兄今死矣孰爲予子皮與吾以爲善哉山陽之聞簾倍愴宿草之懷創何年千里一鴈謂足寫吾忝聲之永恫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

恭翼皇宗老師文

嗚乎閏月之杪師之貽不肖書也謂遊子思毋入山  
無路兼之溼痰流注仕宦之趣殆將絕矣不肖讀之  
情至語悽尚未忍竟而師奄溘逝矣嗚乎痛哉師爲  
中丞公象賢以文章世其家以清白高其門憶在  
先皇癸亥中丞公盡奔疆場至以身殉師時司李吾  
郡聞計之日徒號奔馳聞郡耆倪板號弗及繪象郭  
門庚桑之祝于今勿替乙丑之春不肖曾走一介問  
師蜀上師萬里寓書封樹之餘聞及璫嵌愀形于色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一  
管墓不出服闋之日爲太師母垂涕強之赴闕再補  
廣平治行奕奕達于輦轂 聖明御宇榛穢畢芟凡  
在仕版始慶彈冠致身有所師以端亮簡置諫垣每  
遇軍國大事危言業業不避熏灼好人側目坐是爲  
當門之蘭不鋤不休得那股肱離鄉萬里比于邛邛  
王陽所畏師志切將毋重違 王命駭憐叱馭雅意  
親民養月以來放衙無事旁及聲韻所示戒殺詩十  
章造命螟蠕字字棒喝孰知其卽爲鵬鳥之賦乎嗚  
乎以師之半標圭立霄壤炯炯使天假之年竟其所

至當與太老師先後並懋勲名乃今壽不及中身秩  
僅二十石堂有髣髴之壽母板輿誰御室有載震之  
徵蘭呱呱未聞丁天日在茲聽彼譜人爲之顛倒  
以死我豪傑鬱人孝思不肖所爲致疑於不可問耳  
然使師當日身在諫垣肯委蛇渙忍俛眉津要以因  
人熱則官必不至外補志必不至約結以若所爲師  
以爲縱可拾級而取九列異時身歷百歲之壽婦人  
行哭幃中亦必不以彼易此也獨是造物之愛人也  
血氣胎息如薪傳火生生無竟苟其人之非重擯于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二  
天雖卽落細民亦必不忍使其受姓以來一旦弗續  
吾師兩代清忠澤留于後不得當身而食振說之哉  
今所遺者一滴骨血如綫之脉寔寄于斯皇天后土  
其亦鑒而許其嗣以稍瞑吾師之目爲太師母一含  
飴乎不肖之於師也生不能泣血相明以剖一時之  
公道死不能隔棺灑淚以志千載之長別徒以叩距  
都七百里而遙袍繫莫之自爲文罪昔歐陽公沒蘇  
子瞻以門下士得就勸上人之舍哭公盡哀不肖視  
此負慙真耿耿矣

代六垣公奠余翼皇老師文

吁嗟翼翁昔在垣中及爾如贊吾僚同事貢禹之冠  
方彈未已不謂淮陽之郡遂促長孺行矣止或尼之  
人耶天耶公踔厲風發嘗屈座人至立朝則不激不  
隨未焚之草具在有心者自能追而讀之惟是一行  
作吏太夫人菽水自啜者七載于茲先是陳情一疏  
字字血淚幾可得請會時事方殷班行應當有人緣  
是將毋不遑得郡之日同垣之負聲氣者亟欲引子  
厚以柳易播之誼上動天聽公曰順德隸在三輔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三

瞻天猶咫尺也獨所不能自割者有母在耳敢薄股  
肱耶哉談笑就任暮月之間訟息民嬉門清如水然  
而峨睂天半白雲縹緲言陟無從公竟含悵死矣聞  
公易簀而志不亂其將死之言曰丈夫齋志以沒人  
以爲恨夫亦猶幸有志可齋耳嗚乎斯言非孤憤也  
浩然之氣固在太虛矣死之日畦里小民足不入城  
市者猶奔走登堂憑棺而慟扳像而號且徧禱四望  
以弗無子暮年而得此于民彼斷齧而置公于此地  
者適以爲公築畏壘耳豈但不能顛倒公哉蔽賢者

無後達賢者宜有後子瞻固已言之矣公亦何憾哉  
公與中丞公先後俱以盡瘁殉官揆之天道人事皆  
應世世食報俾昌血胤者也一舉還真爲公永別哀  
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四

祭阮旭青母范太孺人文

嗚乎僕未識范母狀第聞之董宗伯公之序二慈也以封公當年頻首幕府適開局鼓鑄奸商以例金嘗封公咲曰吾不可以負吾兩室接効徑去則以爲母之助封公以麻也又母孳孳爲德其大者如封公築海塘社自二湖田千畝厥功不細實惟母與表母脫簪以之則以爲母之能成惠也至其樛木廣蔭葛藟敷榮則尤爲壹行淳懿遠煥周南嗚乎此非獨范母所以賢也阮氏百世之祥具是矣然僕因于令子而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五

佩母之教矣昔陸宣公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鑑奉泉貨曰願爲太夫人一日膳宣公悉辭惟領薪茶一串舊夏旭青以使事乘傳便道歸覲自藩邸及輅轍所經毫不受遺惟持董宗伯倪司成兩公叙言爲母壽知年愛日舞五時之衣爲萊孺之戲誦風梧之音嘗火棗之獻母同哀母怡然顏開然自酒脯一匕之外無所舉嗚乎非是母孰有是子事親者若旭青者可也母隆樛木之風于前食樂只之報于後宣公當年炳麟之業與奕世孫仍詵詵之盛能爲爾後量哉母

以今歲開九十旭青依依不忍離子舍母誠曰吾方賴鍾釜之餘飢食無恙皇皇簡書其無以一觴故宿于家也旭青因是不敢盡母心星言報命其忠盛其孝篤茲者守官輦下自夏徂秋念將母不遑方望此間遙擬致觴而風水之恫已至僕于旭青忝長一日私愧青藍迥別共事掖垣深藉左右用匪不逮夙夜匪懈共佐聖明今棘人樂三行矣燕越分飛涼涼何托僕所爲望素車悲不自持不禁出聲爲母慟耳尊酒既清向風一灑母其歆之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十六

祭翼翁太烟翁文

永寧大人命作

翁今歸而與世也矣里黨之中聞翁之歸無不慕呼  
敬嗟思一藝其名曰那有道先生鳴乎此非里黨之  
言通國大夫士之公言也翁神和醇粹性與道近遺  
三一之教音泰持志之心法者垂七十年居家嚴持  
殺戒刀組勿使含腥壯時有母太孺人之戚如斬者  
三年比及大祥不內寢既奏脩講三教先生于東  
山先生一見而異之曰子能如是能復如是乎翁應  
之曰殷不勉如是者又三年孝思篤道力堅誰謂惟  
王忠肅公集 卷九

獻子加人一等哉自高曾期功兄弟以下不析箸長  
公孫循良歷計節所入清傳悉與共之吏解汜號七  
世兒無嘗父衣燕嘗主翁之講手其訓計節公以蒞  
官子民遠而載所至之日碑者不具論即如吾郡之  
神宮祀關肅然靈光道路津梁免于病涉此鉅者軍  
海久圯之虹橋刻日可落有一非翁所經始而鳩工  
者乎翁之德實在神人聽式載而築長壘具有以也  
而且善氣導人眉宇皆芝憶入秋初傳家素兒侍翁  
膝前語以不佞衰年善病翁謂兒曰伯老却病無別

法持其志無暴其氣以靜調消息三教之傳燈即孔  
孟之心法也兒子應聲心識時見其歷階升級履踏  
田田不馮鳩杖并爲不佞述之竊喜爲壽徵乃翁于  
晦明生死之故確有以見其大初秋返穀城旬餘日  
神色無恙但聞其拜別所祀諸明神及高曾以下祖  
廟雍容跏坐無復老態若以啓手啓足不敢毀傷者  
預告順宰于神先也及至八月報翁病伏枕矣初時  
米漿猶數粒而入口旋即辟穀食澆飲水者幾二旬  
手中運氣聽之若喀喀有聲切孫廣靖拜翁牀下翁  
王忠肅公集 卷九

猶摩其頂而誨之且勤問祖父寒暄如平日迨翁三  
孫桃貞禮成而後告以逝期志氣清明表裏翛然讀  
仲子若孫今所書遺言以副銘旌者惟拳拳孝友訖  
無一字及私鳴乎傳史所記不乏憲乞之老孰有佳  
世八十三載如翁之內行惇修滋德不勌窮通神明  
有如斯乎翁歸而崇名班于仙籍景命傳于後人有  
道先生之稱引在世世獨是懿戚之中無復壽朋兒  
孫荷翁愛傍徨於阿陵之莫仰不禁淚爲枯耳哀哉

祭林太姻家母龔孺人文 承家大人命作

嗚乎玉莖辭柯香銷芳苑金精匿景炤遁瑩池士女  
喪厥母儀鄉邦失其女表方其托根華胄植影高閨  
婉婉柔從魯敬姜之素業宜言操作孟德耀之高風  
太姻翁亦步聖賢衢宗教旨耳鳴行善眷宇皆芝蕢  
稷以周間卹豫悅并決神人實惟太安人輔軸相成  
潛燁互茂緣是式穀令子策英彤庭地官之績用崇  
日面之綸渚至暉泥松栢象表河山人瞻綱德于冠  
那世艷藝芳于蘭芷何彼大化匪夷所謀惠帳雲封

三忠翁公集

卷九

七

獲堂草隕未滿期願之願遠鍾卿之儀嗚乎哀乎  
南陸正長朝職忽促緹室方暖葭灰不歲亟尋黼佩  
之盟冀遂進履之舉傷心陟屺茹痛飲椿令仲子之  
鷄骨未蘇不堪重支牀之淚諸孫曹之惕立環侍詎  
忍動北堂之悲余忝荷蘿施風欽桂檉取德芬報因  
哀邇榮觀抑揚于張弓識在中之瑟瓊今日東芻如  
玉遙將悵悵於池前他年列栢生烟行寧青青於宰

上

祭大母出殯文 承家大人命作

天啓丁卯十一月廿七日吾母之歿距今已十六載  
矣不肖追惟思母生而脩葺其苦也真有泣不已而  
繼以血者矣不肖自十八而降割于天吾父見背吾  
兄繼之母操家操朝夕懼遺孤之不卽于成手捃口  
齋者已若而年至不肖得舉諸子諸子次第舉諸孫  
而母之勞猶昔也將歿之先年母雖病非而訓勤訓  
儉之旨未嘗不殷殷牀第間也嗚乎母勤而司門內  
之成子若孫晏而食堂上之報爲德罔極風水徒淩  
王忠翁公集 卷九 七

歲時陳薦酒清而母不飲也不肖寧不負重痛哉自  
吾父兄繼歿母爲卜宅于澤林之陽三年之內而喪  
威奄并及吾兩伯氏俱封樹焉不肖獨以母已卜之  
宅支于未協藉于裏事以迄于今使母不得速就土  
以從吾父于穴子若孫之罪尙得援母慈以自遣哉  
茲乘日吉用窆母軀願母魂歸于宅神陟于夫陰陽  
不患大錫我後



澤德集

燕邸設座成服墓文

維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十月初二日癸酉巳時不孝

男家彥謹奉吾母真容設靈座于燕邸喪厝告成具

牲醴而哭奠曰嗚乎吾母之素不孝也則七月十二

日午時不孝之聞母訃也則九月廿六日未時痛念

母病不能侍湯藥母逝不能親飯含以毛裏相屬之

身喘息未能上通于母徒于正月隔海母于九月冒

險涉水籍爾傍徨曾寄書吾父以新詞覆形歷夏徂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主

秋寤夢未嘗一再及也嗚乎自七月至今家人已久

就哭踊之列不孝尚爾衣冠之旁朕亮不知四體不

動非不孝之悖逆罪孽深重莫贖神亦安肯厭之不

先告至是耶今僕伯一以吾父命特繪吾母真容遠

歷八千里動吾母冤氣無所不之不孝之罪益通于

天矣揆之於禮毋靈在上應則几筵以受縉紳拜奠

比之昔人致客千里之意以不孝奔號不敢久待特

暫置毋座于寓次成服哭奠以稍展于情望母真容

如依毋膝下然母今安在哉孺慕變為辨誦嗚乎不

孝從今為無母之子矣痛言及此生不如死長途遙

里旦夕奉母容以歸不及黃泉何日為見母之日哉

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主

奔跣請母靈文

維崇禎九年十月初六日丁丑不孝男家彥謹具清酌牲羞哭奠于吾母靈前嗚乎不孝擇于本日巳時奔跣而歸吾母真容如在不孝禮當置座前行日侍毋側委以長途萬里風沙滿目驛傳舟車恐或不戒吾母真容深虞瀆褻特虔告母靈藏之匣中恭置輿前時爲顧誕不孝于行次爲位晨夕哭奠吾母精靈望反諸幽母子相依道里無驚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七

殯官告文

崇禎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未時母計至十月初二日巳時設母靈成服初四日 陞辭初六日奔跣出都歷燕齊吳越而始得入閭計二月零六日于冬杪十四日寅刻纔得見母于殯官雖長途朝夕亦曾爲位受吾母靈然而枕寢苦塊之具既難問之郵亭旅邸之中而果染酒脯之將又莫辨于不夙則暮之時禮僅綿最優不及物追秋初母逝之期已過百五十六日之久卽穀將來卒哭之辰僅餘二晝餘事近鳴王忠肅公集 卷七 七

乎三季之喪如斬制原易盡終天之痛定鉅拭淚何

乾謹告母靈聊識日月哀哉

以下原缺

百日祭文

維崇禎九年歲次丙子十二月二十六日丙申不孝男家彥敢昭告于累封孺人母親林氏之靈哭以文曰嗚乎不孝自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燕邸聞訃居諸奄忽屈指是月之盡已閱百日而此百日之內道里之奔馳舟車之更代者六旬餘撫母柩而慟於殯官者距今尚未踰旬日也日月易逝于情難割祗緣鄉俗喪筭以日不敢獨違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嗚乎舍故諱新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伊始母容如生忠肅公集 卷之七 五

王忠肅公集

卷之七

五

生忌祭文

維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三月初五日甲辰不孝男家實家彥家來家寵舉孫廉趙等曾孫仁豐等謹以牲醴庶羞致祭于累封孺人顯妣林氏之靈告以文曰嗚乎霜露一更母誕復至吾母生于隆慶二年戊辰是月是日之亥時使少延至今滿七十矣憶舊歲三月不孝家實家來家寵雖得于祖家率于婦稍稱一觴然而依依膝下竟忘母年之不再也揚子之言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不孝等于今追誦而悔王忠肅公集 卷之七 五

王忠肅公集

卷之七

五

小祥祭文

維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五月初七日甲戌不孝男家  
賓家彥家宋家龍率孫男廣起等謹以牲醴庶奠致  
祭于累封孺人顯妣林氏之靈日嗚乎吾母之棄不  
孝等而逃也不孝等或以身處祖家百日之外不及  
躬為饋奠或以來歸自京殯宮之內事母無幾旬時  
乃今日日不居小祥奄至在禮練而慨然期而悲哀  
痛母容之漸遠益板號而靡寧至若家彥聞母計于  
舊歲之九月不數處以練冠易此首經謹告母靈庸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修祥事嗚乎哀哉

卷九

三

以下原缺

安神主祭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五月初九日辛未不孝男  
家賓家彥家宋家龍孫男廣偕等謹以牲醴庶羞香帛  
之儀致祭于顯妣累封孺人之靈日嗚乎吾妣生為  
慈母歿為明神向當座設則神棲於帛今者座撤則  
神棲於主不孝等已諷是月初七日巳巳之吉製正  
水主今謹用牲醴妥妣神靈于廳堂而奉祀焉嗚乎  
廟可觀德在今日之楹角几筵缺然未備不孝等寒  
惻惻焉然而周還當戶見聞如在不異生時敬每膝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卷九

三

下問母養食以爲能享所生也則無聞若以爲家庭  
尋常之親親也則靡間伏念不孝等與孫廣偕偕居  
在城者一仍往祖家者四尚擬俟家彥次第免喪之  
後迎吾妣神主合祀祖祠以俯首丘且子姓亦緣是  
便趨瞻焉至於特祠崇祀報母罔極則家彥應有辭  
責惟祈此日之慈靈不散百世之香火永延哀哉

大祥祭文

維崇禎十一年戊寅五月初九日辛未不孝男家賓  
家彥家案家寵率孫廣起等曾孫仁豐等謹以剛觥  
柔毛清酌庶羞致祭于顯妣累封孺人林氏之靈曰  
吾妣之棄不孝等而逝也于今奄兩期矣痛封樹之  
未能積風木之深愴惟是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在禮  
既不敢過而鄉俗相沿二十四月之內又皆稍縮月  
日無敢獨異爰卜是月是日寅時之吉謹撤靈座庸  
修大祥之祭至若家彥聞報獨遵威嚴獨後縗絰在  
王忠齋公集 卷之六 三

射未敢遽易鳴乎母也天只勸勞罔極三年之日月  
易竟百年之茹痛何期從今母喪外除寧忍于見似  
聞名心目之交鑒哉哀哉

再忌祭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七月壬戌朔越十二日癸  
酉不孝男家賓家彥家案家寵率孫男廣起等謹以  
牲醴庶羞致祭于顯妣累封孺人林氏之靈曰吾母  
之棄不孝等也于今更兩期矣不孝等或以禪服在  
躬追歲月而廓然或以練服未除思咲語而興慨惟  
茲中元諱日復臨念吾母送往之辰正俗節迎來之  
日陳設几筵音容如在哀毀如初有酒在樽有牲在  
俎伏惟母靈尚其右之哀哉

王忠齋公集

卷之六

三六

大祥祭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八月二十日庚戌寅時不孝男家彥謹以牲醴庶羞致祭于顯妣累封孺人林氏之靈曰不孝之聞母訃也在九年九月二十六日號歸至今一丘未卜兩期頻至不孝兄弟等業於五月初九日先修祥事之祭家彥擇於是月是日之吉易練服就素縞嗚呼音容漸遠愴悽難忘母魄一月猶在淺土不孝三年猶如初喪矣一尊薄薦尚其格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五

禫祭文

維崇禎十一年歲次戊寅十一月十九日丁丑不孝男家彥謹以牲醴庶羞致祭于顯妣累封孺人林氏之靈曰嗚呼三年易盡者人子居喪之期百年無盡者吾母罔極之恩在禮有云鳥獸一失其類猶有越月踰時之鳴號小而至燕雀猶有啁噍之頃不孝人也飄泊一官當母存時既無從奉母之甘旨迨母歿時又無從視母之含殮今此三年之內雖體被練纓而居處飲食按之喪禮未行萬一兼之母殯在堂遷延歲月未能負土人不如禽負慙悲哀寧寧自贖口月已周禮不敢過謹于是日祇修禫祭告母喪之外除過茲以往栢櫬猶存音容益遠何日爲報母之年哉一尊薄薦伏惟鑒臨哀哉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四

澤松集終

公真給諫魏倩石文

繫造物之妬才嗟國棟之摧薄生死信宿而路乖思  
同味傍徨而安託惟君先以文章標東觀繼矢瓊垣  
之審諤白簡霜飛于句塞能使三獸氣縮而長蛇膽  
落至論內揅擊觀容尤想見忠耿之磅礴人爲君重  
橋而不下君從容垂魚而自若追顧將母而允歸孤  
意靜影而門恣羅雀天子循採君言爲施行摧北牙  
有如風箏君益用晦默而不言徙突若無智名之可  
供卜度表王忠文書疏以嘉惠來學爲二百年歲餘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三

頻開生面而躍躍惟精神遙相梯接故尚論之餘對  
學士於俎豆而不作守廬墓而靈芝有燁用世一念  
盡委松楸之莫其一旦賦小草而恥有道之泥螻實  
有饑不及餐之隱念通而舉我馬之維路而非徒博  
用世之功名爲當身拂久塵之劍鋌然以君才兼數  
器豈堪久踰下僚而束縛吾儕無復氣力爲之推挽  
安能不愧負亡友之謫嗚乎十載矣君方聚首而振  
前離索丹霞冉冉望之猶在衣帶間竟一病去日遠  
然而不及問醫藥何盛年之不堪把玩鬼伯偏與正

人而爲厓吾聞遭下陽九年來散迷而得罪者方念  
之而神卻况君實斯人所共憫豈吾儕情癡於所私  
異九原之可作素族南翻莫挽歸魄悲詞無緒聊寫  
我同人永別之岸略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三

公誅何太夫人文

嗚乎太夫人逝矣方其托根華閨以河山之令度孀  
丘索之大儒賓鴻而齊舉案歡佩相將輓鹿而辭別  
驂水永同澹陶成令子爲國鼎鉉間嘗誦述其言曰  
余并髮者流內言不出何知諫法然卽侯寢婢猶識  
效忠悟主况鬚眉就列而可囚氣鏢詞蓋直以臣子  
敢言之義與孩赤嘯笑同觀厥旨微矣用是大諫奉  
毋訓以周旋批龍鱗而罔避其大者在正君父之倫  
扶名教之重使千載之下知有終服之類矧雖天驕  
王忠肅公集 卷九 聖  
未聞而人梟頓華向使大諫在梧棲時肯稍委蛇紙  
上弄相印如搏黍而太夫人不願子有是也嗚乎  
讀范滂之傳子瞻之願忠已蚤誦父咸之文德遠之  
論事始堅蘇張之母有靈當引太夫人爲知己矣今  
天子方中夜側衣思召還慶曆諸臣以大諫爲領袖  
太夫人儻少紆歲月觀直躬之子大用如古大臣整  
出故事爲首官則以彰教忠之報詎不休歟且仲氏  
以文行重應翹弓不獵仕纓退而韃戶求禮樂於事  
親從兄問而太夫人所館而舍者復濟濟象賢皆可

導迎善氣結爲金母之齡而席滋大之休豈期華顏  
難駐養堂頓撤邦老女師人慟諫母當太夫人病且  
革時大諫典禮秩宗至性冥通實過鍾山之孝緒含  
酸風而奔跣卽踵次而扳踊者今且日月不居越允  
克瞿瞿而慨然矣某等情聯世好慕均支牀徒以燕  
邸同羈鴻翎久寂乃今始得南望丹嶼遙禮辦香前  
申束帛悵不敏者山川之阻修冀式靈者響象之如  
在

王忠肅公集

卷九

聖



公英提戎吳國華文

緊五等之峻秩兮類食報于舊庸苟都雅而制統習  
兮卽稱衣紹于名宗如公之飛才旬外兮破萬卷而  
拓薄社之胸華非秋兮露浥文異水兮泉溶疑少陵  
其前身兮何詩思之互觸針鋒慕陰鏗之同里兮曠  
百牋而寤寐往從六書窮其堂與兮鼎彝碑碣盡凡  
案之清供總羽林飲飛之十萬兮表帶輕緩而不振  
軍容屬東氛之颺颺兮肅刀斗于乘墮爾其沉幾應  
變千里折衝慷慨請軍前之機期當面畫吉凶荷  
王忠端公集 卷之  
重瞳之屢顧兮承天語之溫醺當解嚴而不忘善後  
兮躬閱邊陲之層重儻大化之假年兮佇勒名于景  
鐘豈四十之奔騰兮騰流景而薄下春嘆武功之未  
竟兮哀文冢之遽封咏于安孤飛之霞驚兮阻東野  
上下之雲龍嗚乎水落秋高氣慘如冬積殘書兮捲  
黃葉拂遺劍兮瘞芙蓉帳前舊部行哭相逢同烈祖  
之義問兮信克順而克恭挹嗣服之象賢兮恍前漢  
之維鑄奉壽母於養堂兮永錫類者蒼鍾某等想蘭  
言之如昨兮弔總帷而心惓惓牢醴以告幽兮具有

朱之雍雍

王忠端公集

卷之

集

誄光祿卿京臺侄文

嗚乎吾王僻居莆侯山之麓高曾以來世修淳行安里井而重遷予伯父映齋公當嘉靖間以醫道行三山賴起瘵者無數因僑寓焉再傳遂食其報封翁達泉兄與伯氏及軒以文行樹美膠序伯氏試棘闈者九設臬比于吾祠盈尺之地族之行輩高而齒穉者咸聚而受業焉即家封公在諸父列亦猶是也映齋公晚年不得遂首丘嘗愆忽不樂起而視諸孫則吾先祿侄兒齒時也嶄嶄露頭角矣丙午之役予猶

王忠端公集

卷七

七

赴省庭童子試封翁兄爲予言侄昂昂千里必揭麟經之幟旣旋聯甲乙初除大行一使中州可使越水滄節所過清風恒可挹也庚戌歸展謁祖塋于時以文相贊則固已陰識之矣再遷儀曹旋分定領水予以諸生遠謁署中則見竹榻布帷供具不似儉生未幾丁外艱服闋補按察淮海值璫醖燎原二調劑商民間餽極苦心地方晏如今山左副院海公房公時以巡鹽使者重被璫誣賴侄而白故其知公寔真繼末之什至見于章奏間而詩訖侄者以屬以衣繻而

下石可嘆也再進東轡勉勉解餉爲諸藩先因解遠急特責繼綸拜光祿卿未任則奉母淑人鄭氏諱以歸矣援琴將及脩前卻者復以計事批之侄怡然不問十餘年林泉間東修屬節庶幾稱不苟者屬房公主持風紀每欲訟言于朝爲侄分明之竟承譴而嘿然以去予愧無復氣力爲推挽猶冀稍需歲月贊之公論而侄不能待矣嗚呼六十過二之花甲僅同蝶夢三十餘年之宦景不殊鹿蕉俯仰之間體底陳迹吾家右軍有言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獨是屬之

王忠端公集

卷八

八

也始千古公率西而子孫原本祖德無忘以漆陶復之舊吾王哀宗甫距三山計程不下十舍必先當映齋公在時故園桑柘指點猶近余伯父文山公往來吳越而過三山必舍其驛旬餘詩酒相娛昔有戚戚具爾之心厥後行章亦漸衰矣余與侄先登朝因稍敦焉侄今往矣予髮亦且種種此後子姓踪跡漸疎卿音各異恐遇途而不相識甚至見骨肉方幅不齊占籍復遠別爲非吾宗者有之陶淵明贈長沙公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嘆念彼厥初今日

萬里外寄侄一誄侑以清酒殆不勝襟襟疎戚之感  
云九京有靈以爲然否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

誄孝廉翁思貽文

孝廉思貽會兄翁先生歿于三晉太原大谷之旅邸  
座師鼎元劉湛六太史公命其孫昇之至京傍棺而  
奉香火如端木之事尼父越一年矣令子篤貞踐水  
北踈歷冬涉夏以是秋扶觀渡河而南歸焉弟傷蔭  
露而墜心板素帷而迸涕望澤若失風送蛟龍之雨  
觸景增悲江走白沙之聲水流有盡朋緒無窮乃裂  
素旒敘次平生詞以誄之曰麟數何太奇鶴鳴誰折  
吭于嗟思貽才玉尺不可量寃妻辭相友龍門奉主

王忠肅公集

卷五

五

皆彌世薄社目劃盡混沌障當時過國士聲籍齒未  
壯當驅騁駟駕管樂豈足抗真志皎冰雪三折神彌  
王千里尋馬鬣逢旦坐壺嶂霜露不能侵虎兕不散  
傍曾閱行可格封樹賴神貺龍鮮與馬肝不逐世人  
尚惟有忠與孝矢爲澹醴醬當其情慨至英風鬱日  
漾連句屏轍食靈丹適所養云有異人授亦若素書  
狀兼之祿命說了了先天藏巨魚垂十鈞吞餌始破  
浪丈夫生無聞歿成一棺墳子嘗抱此恥中身猶軌  
韓河南劉太史得士稱喪兩廷之臯比席一卷師相

讓義義多妙解語語獲奇創英華方共沫哲人謝終  
帳數子夙昔志一一未能償豈彼授書者神仙亦吾  
誑精藏太行間氣發星辰上膚髮見尋人兩啓幸燕  
恙孝廉實可賓千秋自高唱遺編猶在世到處捧圭  
錫令子復能賢弓裘佇相望獨子涼芳踪出門思所  
仗鮑叔既云亡管涇坐彫喪道義孰吾砥肝膽誰足  
向轉車過下邳黃石或相訪相將赤松遊慰子當年  
嚮魂來楓樹青爲余斟燕醴黯然不可招極目空惆  
悵

正忠端公集

卷九

七

祭家長兄文

崇禎十六年歲次癸未四月十八日長兄大人以六  
十一歲溘然長逝不肖弟家珍越在京邸計音久滯  
卽兒子所寄家報亦浮沉莫至八月初四日得吾弟  
開翼所寄張孝廉報啓函方讀愕然廢書痛切如創  
罔知所措於初七之晨設位承服萬里天涯長驛不  
聞百憂如結丙子不及斂吾母今復不及斂吾兄遂  
一官薄天倫不肖尚可爲人子爲人弟耶念不肖之  
於吾兄也幼同乳少同學邇自萬曆癸卯兄始給事

王忠端公集

卷九

七

祿史次年甲辰不肖始出就外傳兄往還必視弟讀  
書所在越七八載不肖猶黉童子試兄亦當試事必  
爲裝束筆研楮墨至廢寢忘飧辛亥不肖始青一衿  
時猶皆與兄全出入起居也乙卯不肖領棘闈兄給  
事榕城以好言爲慰藉至戊午兄遂躡簪入燕以聞  
小就不肖棘闈再橫兄從燕卽見吾省鄉錄讀至同  
里某爲之泫然出涕辛酉不肖登賢書公車至京見  
兄同寓于正陽門外孝順街五載袂別且春且泣  
壬戌倖得一第筮仕化爰及乙丑再調蘭谿衙齋

一切繁務皆兄一手支理不以累不肖也丙寅以開  
蘭三載考績兄携一僕齎奏冊附同年蔣太史以行  
太史十餘年來每晤必稱年家兄恂恂長者蓋道里  
周旋之間挹其着宇洞其坦誠故不禁拳拳爲嚮慕  
也丁卯兄以搜陳孺人願別不肖歸已巳冬偕不肖  
赴刑垣任庚午抵都歷辛未兄猶皆與不肖同出入  
起居也嗣而兄謁選東寧簿永寧爲河南山邑簿舊  
有小灘米差先後肩此役者賠累皆未得離去兄恂  
恂以誠動物嘗規一無所染邑令至身任簿差不以  
至患端公集 卷九 七

累兄小民以事至簿廳者皆拊循其苦啖以酒食民  
謁廡如謁其家見簿如見父母因嗣伯仲後丁伯母  
黃氏艱歸負觴餞送者環百餘里簿得此亦難矣哉  
丙子七月吾母病革弗起兄在子舍爲母理衾枕視  
飯舍凡附母身者必誠必信違不肖跪歸母殯已卒  
哭矣則惟兄之能爲吾母子也自是歷且寅卯三年  
兄歲時伏臘吾父見齒髮未衰向少疾病且性傳吾  
母之寬雖雷雨傍頭不以擾心不肖私幸爲壽徵即  
庚辰之春不肖應召出門兄與弟輩送于平原舟次

兄弟掩面相泣亦以爲別緒固然不敢料兄遽至此  
也一入春明又復四載念兄花甲已過僕僕風塵未  
嘗一日爲父爲兄之樂欲求大老一詠爲壽以告父  
商年人子不敢稱老竟坐是弗違壬午之秋得兄一  
書意况慨然云安得十餘年長爲弟兄不肖得書不  
忍再讀謹信是言竟成永訣嗚手痛哉吾母未葬吾  
父已衰兄爲冢子何忍遽逝且先代墓嘗祖宗墳墓  
歲時皆願兄家督以爲提挈乃今竟坦然長往以父  
務大事遺之後人謂不肖後死者何 國初典制弟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七

有兄喪者皆准假治喪未幾遽格不行家中所遺二  
僕杳無至期萬里之外欲遣一弔兄之靈亦不可得  
哭之慙不肖至是哉情理俱絕不得已勒血告哀命  
兒子代不肖致祭嗚呼昔孔茂自愧仕無得而有所  
亡餽粥不及親戚而骨肉疎公事多急不得弔死間  
疾則友道缺不肖違兄萬里疾不得聞死不得弔春  
鵠之誼已薄且通籍廿餘年不能爲兄備饘粥使兄  
饑僕道路食貧以死徒以一官身疎骨肉千秋隱痛  
敢援兄友于之誼以自恕哉

祭媳婦林氏文

崇禎十七年歲次甲申三月初二日子爲寇警憂事  
嚴城忽從鄉來者傳吾媳之變越數日而攀僕至則  
家報備述矣城頭卷書不忍再讀不敢痛哭因命吾  
侄自弒于初九日設位青寓而戎裙在身未遑承服  
益增哽咽寄詞以誄之曰嗚呼國親臣忠家資婦淑  
痛吾媳之字我靖兒也和婉柔懿內行咸備所厥所  
自則家庭之間薰服有素惟我姻翁計曾公與予氣  
義相聯非尋常蘿葛比也余聞各關蘭首尾六載依  
王忠端公集

卷九

然曾約憶當崇禎戊辰子應行取之日居無半弓之  
邸室中曾貸于富人覓此鄉居次年子請刑垣將趨  
朝序任從家夫人取券視之則子母相猜雖甥數十  
年祿入不能償也姻翁頗捐所積爲余一夕了之且  
以餘者俾余家申薄置匱窮之食余給事瑣垣六載  
稍紓俯仰則姻翁之造也未幾公殞十餘年來瞻懷  
明德缺焉未報丙子吾母告逝守制里門得依太姻  
翁杖屨兼聞太母音報則河潤且及九里神人念以  
嘉惠矣導迎壽氣施于孫子戊寅冬子遂登科除太

公得病自知歸期集內外男女孫于席間示以惠

之言吾媳爾時尚未出幼已能心識祖訓矣予逮太

公在舉行納采命兒廣靖拜于牀下太公手摩其頂

置之諸孫之行若以孺子爲可教者而諄諄勉之亦

于枕間默數嘉止之期以瞑目焉未幾考終而太母

繼之吾媳愴然失大怙恃而其遺言遺教則被之衿

綌無非是者爲吾家婦三年內言不出敬愛高年之

祖撫摩多病之姑惠好妯娌一似同屬于毛裏者家

老人每寓書來亟稱孫媳之賢不謂余喜未了而哀

王忠端公集

卷九

聖

繼之始之艱于胎產者今仍以此殞命嗚呼痛哉家  
人爲余述其將死之言以爲姑寬仁視娘如女不忍  
離也爲婦三年翁在京邸未識一面未奉半菽死猶  
憾之而復奉奉於靖兒勉其盡力於事相從兄并囑  
諸舅往來如前萬里天涯此言猶乘酸風吹到吾耳  
今而後始恨余一官之爲骨肉累也一年未幾既失  
吾兄復殞吾侄孫今以吾媳之賢又死及之八旬老  
父能堪此憂煎哉嗚呼家既多恤國復消擊寇氛滿  
地軍民到處相率從逆予以望六將老之年乘城捍

禦軍食交廣祗戈揮淚灑血無地上念吾母未葬吾  
父已老俯念吾媳苦華頓謝百憂交集天高莫聞地  
厚莫訴今惟願林主世世締爲婚姻以報吾大姻翁  
椿梓亦吾媳冥冥意也哀哉

三崙瑞公集

卷一

孝

王忠端公文集卷之十

明莆王家彥開美著

雜著序

阜安城草自序

唐孟襄陽嘗自嘆文不逮意凡所屬綴就輒毀棄無復編錄余官都下十五載予子涼踽踽淺實甚雖避人之草未焚而尋嘗贈荅每脫藁輒恐棄去弗速二三蠹僕慵懶不習抄謄余亦藉其懶以覆吾陋非

王忠端公集

卷十

十

安效襄陽之譚也壬午冬與國華吳公共事嚴城見其往來諸牘隻字不遺日久成帙且問序於余予始將一切筆札收存一二藏之笥中屬當解嚴搜而讀之則味如嚼蠟殊乏意義又欲將存者而盡去之旋念自冬涉夏衝寒觸暑往返馳驅幾穿馬脊間或操鐙稍暇亦不敢頽然盡廢筆墨以章吾惰因倣宋洪容齋隨筆先輩文莊水東日記聊次月日用以自攷非以其文也家老人平生嗜書憶彥垂髫時每于家塾課一藝學使者三試一文必取而廻環

窮日夜語精離絕快必及無從度匪今萬里外無以慰其意爰集凡閱月賦頌所存者雖歸示嘗俾兒輩輩老人一誦讀之庶幾如少少應趨諫藝試文時也是則彥之區區以文字事播慕耳藉人若嘗每因地爲目予先時登陴卽寓阜成門至三月末旬醜寇漸逼石景西山復移安定以固北門之鎗題曰阜安城草志地也

崇禎癸未六月六日家彥識

王忠端公集

卷十

二



乘城日讀序

我國家聲教四訖文事興典揀三寸柔翰以筆說自飾者幾於比戶而是然而經國維艱行遠匪易苟其才不足吮長卿之毫走枚舉之檄筆未下而言已廢徒役有限之心神耗無窮之簡札奚裨焉予斤斤庸訥造次不能以辭自建屬有對注之役得從國華吳公後戎事倥偬以夜接日每露初星晚引馬相對無寧暑也兼以登陴之日正當瘴烈手滿硯荒不知世間有一種文字之珠猶星之氣間或朗瞻不免磨磨

王忠肅公集

卷九

三

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過況能使之然於口於手乎辭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此真古今論文之較率也予誦是言愈服膺公而不已也公目文甚賸每讀書十行俱下十餘年韃戶以昌著作之業丘索擁過百城所著復有少陵外紀金石及諸集皆當世立言君子擬議所未逮頃報賊且北駭式靈鍾鼓剪薙如芥王路會當清夷予將易對注制裳衣匡坐靜室取次而卒讀之然則斯牘也亦猶拾片崑之寶于玉圃分一雉之鏐于銀城爾烏

王忠肅公集

卷九

四

足以盡公哉

雜著 論

虞允文論

虞允文字彬甫蜀之隆壽人高宗紹興二十四年與楊萬里同登進士允文既著采石之功陳俊卿薦其才堪將相故有乾道五年四川宣撫召還之命未幾與俊卿同相稱得人矣俊卿以用人爲已任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至籍爲三等以記所見聞蒲材館錄夫當南渡後人才之宜急者孰如陳應求張敬夫等見聞之所宜籍而記者孰如恢復雪恥一事乃乾

王忠文公集

卷一

五

道六年允文建議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固請帝手札諭俊卿俊卿奏稱陛下痛念祖宗恩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意指誤國事帝意方向允文俊卿遂以論不合求去判福州陞薛猶言泛使不可輕遣何未聞允文一語爲懇留也迨俊卿去遂以范大成爲全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矣大成言無故遣使近於啓釁不執則僂臣已立後不爲還計帝愀然曰朕不敢盟發兵何至害卿卿雪食菰或有之時吏部

尚書陳良祐言遣使乃啓釁之端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觀其答書幾於相戲必須祈使則祈

請欽宗梓官猶爲有辭內視不足何暇事外遇者未裏豈能綏遠以忤旨貶瑞州移信州起居郎張拭因帝言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拭奏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比年諸道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慢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拭又奏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然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敢使正名

王忠文公集

卷一

六

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大義爲未盡我未有必勝之形也夫必勝之形當於早正業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勝之日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槩然可見觀陳張二公屢疏拳拳皆與俊卿同意允文先時獨執偏見既乖和衷協恭之誼後此陳張愈疏又無三占從二之公竟使大成至金二事迄無成功而後知俊卿之先見

也是冬遣趙雄等如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  
還樞而請聶洛山如不欲欽宗之樞我當代爾國坐  
之未幾金竟棄欽宗于聶洛之原以一品禮嗟乎使  
淵聖梓宮坏土付之荒墳之區辱君辱親是則虞相  
主遣使使之失策也其時俊卿既去張說繼進說以  
妻爲太上皇后女弟黃綠親屬拜樞府令下朝論譁  
然未有敢訟言者員外郎兼侍講張栻切諫且告  
朝堂而昌言曰宜官執政自京輔始近習執政自趙  
公始尤文慙憤不覺益主張說欲申前命而俄因罷  
主忠肅公集 卷一 七

治兵以俟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  
去一時侈爲榮際淳熙元年二月帝詔趣師期遣二  
介持御札賜之未至而尤文卒矣史謂其出入將相  
垂二十年忠勤無二采石之功轉危爲安當日尤文  
只主犒師及至采石措置淮西之王權旣棄廬州而  
去劉錡亦以疾回鎮江欲文王權之兵於李顯忠而  
顯忠未來金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  
旁尤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至江分部一萬八  
千軍抵敵四十萬是善用寡復授光山潰卒以旗鼓  
主忠肅公集 卷十 八

從山後轉出使敵疑爲救兵是善用敗其時入陣中  
撫魏俊之背激以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遂揮雙刀  
出殊死戰中流膝氣橫江勁弓尾擊大敗金人當謂  
問劉錡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其愧服之者至矣及  
金主亮爲下所殺義聞高宗謂俊卿曰尤文朕之裴  
度然則尤文真儒而宜將者也論者謂宜爲將者而  
未可爲相則以休養之量尚未聞也

雜著

同寺讀楊文襄體國堂記有感

楊文襄之言曰臣以南太常卿陞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驛召詣闕授勅以行伏讀聖諭有云朝廷以爾才望素優志存體國特茲簡命臣拜稽首自念以虛名承乏重辱褒嘉如臨深谷 祖宗稽周牧政唐監牧之制設太僕寺于南京山陝遠東甘肅又有行太僕苑馬之設承平之餘任隨執輕官因人廢頃三邊多警戎廩告匱上煩官帑編戶督課下困民力

王忠肅公集

卷十一

九

上以陝西監牧之制獨優至重遣風憲重臣督理得承命以便宜從事無前之典實自今日方議之興聚皆贊其決而祗憂其難及議之定人或迂其事而弗虞其弊紛紜喧囂其之適從然臣於體國之論所以自處矣大抵鼓不調之瑟必費更張之力而築道旁之舍決無可成之理故凡興廢補敝鎮躁舉劾安嘗習怠者不能為瞻前顧後者不敢為有見於體國之訖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則無不可為矣初督理之任本為監牧繼而有兼理茶馬及提調三邊戎馬之命

其為役知勞而不知逸其於人多怨而寡惠其為效

害日去而利未興然要其成功未始不為他日一等

承惠且利之地也亦始自目前之所當為者盡心

焉耳矣出位逾分以為其所不得為喜功好大而為

其所不必為皆非臣之志也非體國之義也或者未

嘗深究以馬政與民事為二道不思朝廷修舉牧事

欲得外衛內正坐民故天下未有無弊之法利害之

相乘古今以為恒患願輕重緩亟之宜何如耳誠重

且急則雖小損而大益可也暫費而大益可也暫費

王忠肅公集

卷十

十

而大略可也若其心惴惴焉惟浮議之及已足懼居其位而事其事因陋就簡以塞厚責又安用是贊員為哉乎此楊文襄公體國堂之記也按公於弘治十五陞副都督馬政時本兵劉忠宣公知公深故廟有是命先時陝西有巡茶御史十六年劉忠宣覆採南給事徐蕃御史夏璉等疏稱官多民擾巡茶御史暫且撤回一應茶法悉付公兼理及增重事權以便行事十七年戶部題准另寫茶馬勅一道齎付公勅內有特命爾不妨督理草牧兼理茶馬之語公隨詳

於十六年八月到任清核牧馬草場見存止六萬六千八百八十八頃八十畝養馬恩隊軍止七百四十五名兒驃馬并駒止二千二百八十四匹因嘆牧政之廢委用都布按三司能幹官講求故典更新興舉奏黜卿寺不職官以布按叅政副僉薦補清出六苑草場荒熟地共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十一畝

清勾撥補招募改編等項軍二千三百四十名買茶易馬并孳生駒自十六七八至正德元年除給邊外實在馬共一萬一千八百七十一匹四年共易茶馬

主忠肅公集

卷六

七

一萬九千七十七匹開武安苑草場地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修馬營城堡一十九處衙門倉廩四庫四千七百餘間選設操丁一千名先時只請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買馬七千匹爲種不逾四年而馬數遽蕃十七年流入花馬池十八年勅公巡撫陝西正德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公言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於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比者蒙加總制經略邊方責任重大其於監牧茶馬之政初不能及懼隳前功乞復巡茶御史制曰可

正德三年遣御史翟唐五年遣御史田昇炳前巡茶凡公任內增課茶招商茶每一招易番人獲馬數千猶以舊制金牌未復爲念大臣體國知勞而不知逸害日去而利覺未興嗚乎此公之所爲一勞永佚惠且利而食報於三邊者無窮極乎然非劉忠宣終始知人善任不及此

主忠肅公集

卷六

七

雜著

禁中語不可洩

人臣之誼善則歸君過則歸己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漢書紀夏侯勝當宣帝時爲諫大夫以質朴守正親信于上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讓之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則傳耳此善則歸君之意也而富平侯張安世以謹慎周密著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三思公集

卷上

十三

與議故先時能與霍子孫密定廢立大事後當宣帝綜核之朝能保國守身享有令名傳之子孫則謹慎周密固人臣止朝之善事也趙管平充國之子卬偶與辛武賢語我家將軍救張安世事於帝前後充國疏羗平欲罷武賢歸故官武賢怨之因告卬泄省中語卬下吏自殺本朝鮮大紳公縉以建儲議洩因來丘福等之誨高煦大恨卒下詔獄嗚乎古今之爲辛武賢者豈少哉不密失身易言不誣也故宋父室公濂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尉

字于室中或問朝事指二字不對蹇忠定公義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夏忠蓋公原吉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與者胡文穆公廣禁中應對慎密不洩其得富平之意深矣崇禎辛巳間德州謝相因與新臺省相晤盡述禁中語言未畢而章爰露幾以洩密犯不測立朝君子可不戒哉

三思公集

卷一

一

以下原缺

雜著

偶記

壬午夏月大史馬公舜晤必候蒞支不置若有素交者然予因述其色香獨擅比擬不易每念白雲親舍則郭外叢林若掩映其下太史津墓益殷遂潑墨作荔枝記且錫園名曰翼賢以壺山當前取唐人交龍賢之句而此雙株翼之也獨是此地一片荒落未鋤余官下蕭然負愧園丁先時每思築一室曰南陔奉吾家老人憇此清陰之下而小草相逼一出至今未

三忠肅公集

卷十

三

正陽門關帝廟遺祀記

古來威神管衛野蠻靈應或嘗臂腋敵獨揭勝幢卽或垂翅束手彌瘳所運柄憤搜藕絲故縛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于聞聚落西巷睭相而來降事無虛譯史不絕書唐段承式嘗亟稱之然而沙門別教漢唐以後幾沒頂踵於其中矯誣夫豈一事如段承式所云凡庸喜爲誦說奇表因而附著君子斥之不足道也我國家世食孔孟之言俎豆首隆學官諸非生而有勞於國捍大患者祀典不得膺而與焉獨獨香火徧天下幾與學官埒雖愚夫悍卒入其廟式其像無不克復投誠以至華戎殊俗異音同嘆不待家到戶說而後尊親奉之繇公以聖賢之心辦豪傑之事稟春秋之微旨全剛大之浩氣以嗟詩書之靈故雖血軀有限而神理不腐歷千百禩而嘗生也正陽肇祀幾三百年其坐帝於勾陳之旁非徒以初寒暑雨吉凶青祥禳和幾千里四方走集之人于神前稟幾先焉稽首成祖幹難河擊阿魯台後帝之顯靈沙漠颺言筮頌者不一而足屬壬午冬寇騎深入越

明年癸未春文武諸臣屢戰未効中外震動咸爲憂  
懣上方以忠義起天下闐然之氣若干帝有感焉  
爰命禮臣寅清蠲吉而恭順侯吳公國華適總戎事  
遂以公往祀焉將事之辰天宇霽清公祗承君命  
內外殫盡興俯中儀其時羽林貌貅十萬馮城亦同  
時厥角荅神休而乞靈因而神飛首勇足蹈心馳蓋  
自封豕四犯積鬼誅之辜蓄神人之憤故咸思明藉  
王猷幽馮神贊聲明德而助順鋤逆以人道揆之神  
道宜可信也令甲春秋兩祀祿將皆隸太嘗其以五  
三忠端公集 卷十 三

京邸戒慾記

崇禎辛巳太月余僦居八翁宗伯寓宗伯留坐與  
予引杯相對燈影之下踴踴兩背行髮僧也因嘆言  
人命脆薄吾儕年過五十不復作少年調度惟有堅  
忍去慾一事爲予誦呂純陽之詩曰二八佳人體似  
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未見頭顱落暗裡催君骨  
髓枯誦畢且曰此詩二十八字詞意嚴毅讀之令人  
骨節俱竦慾念頓驅非純陽仙人不能措一字予歸  
而亟錄之自惟孑身萬里父老莫倚母歸未葬不得  
三忠端公集 卷十 五

不以寸身爲重將奉宗伯之訓誦純陽之詩以終身  
焉深恐易流之性不能自堅敬設純陽之位誓之神  
前仍作書以報宗伯庶幾他日有愧於明神有負於  
吾友而不設變也宋劉器之嘗曰安世尋嘗未嘗服  
藥方過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  
不許安世念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  
義固不敢爲父母惟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祗有絕慾  
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厥後未嘗有一日之疾又與  
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某謫嶺表北望中原慨然



永歎念惟父母遺體遠投炎荒忽憶司馬溫公之言  
北人處煙瘴之地惟總嗟愴可憐惡性命趙清獻愴  
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卧所以自儆自儆卧其下而  
使父母儼然臨之漬亦甚矣彥以爲見父母之容侍  
父母之側愴心未有不渙然釋者此亦清獻防愴之  
極思也聞奇載唐司空圖詩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  
來正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  
野史稱彭祖七耳餘歲以娶小妻妖治敗道而隕老  
子入夷狄爲浮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恩愛時天神遣  
主事者公案 卷一 三  
以好女浮屠曰此但輩囊盛血遂不盼之北山道人  
修行十年爲悅客雲令之女竟被擒修五戒禪師戒  
行精苦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況余行年五十有四  
壯盛之景滔滔已去衰殘之氣刻刻相催感器之服  
膚司馬之言思清獻懸掛父母之像惕錢鏐七百餘  
年不足當一瞬北山禪師十年之修行五戒之精苦  
不能隄一念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可不念哉孟子曰  
事孰爲大事親爲大繼之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  
守身何以事親乎蔣宗伯自言少時節愴今久已絕

愴秩宗典禮殷繁終夕不寐翼朝精神如昨其得力  
于此多矣宗伯今之純陽是吾師也是吾師也

主事者公案

卷一

三

繇草橋至南海子回過韋公寺偶記

敵踞東土月久不颺察辨兵垣郝公賁如密疏言西山南海子宜設疑兵既得旨予商總戎吳公撥神機六營軍三百往焉因念地利未習何以言守於三月初六日約公與督察王公同至其地出阜城門歷右安門外南可十里許地名草橋橋下泉流如注從玉河而出四十里達於潞土人以泉宜花蒔花爲業三時不缺每晨賣花檐千百入都冬花則盡支三季之種藏以土窖煇以火炕十月中旬牡丹即可進御新

主卷公集

卷一

七

野馬公之駿詩云蒼鬱林園屋行迴井帶塲四時占雨法一卷種花方武進管太史紹寧詩云一曲水環魚藻綠幾肩花過石橋紅昌平韓公四維詩云蝶知尋氣早又云携詩瘦渡橋嘉興金孺瞻秋遊詩云除却菊花俱入客人間秋矣地中春草橋花景描寫盡矣再南行十里一道柳絲紛絡馬前穿絲運睇陌間隱隱有垣周繚如帶前呵者皆指以此卽南海子也比至從此紅門入民間數椽依于門側有廟曰地藏庵予與二公從廟中少憩廟前貯水一泓深僅盈尺

三四遊鳬浮動水面豈海子之名卽此一勺之多是耶東西南北綿亘六十里瀾望荒曠歷已巳丙子戊寅以及壬午之冬爲賦騎熱徑屯宿重兵外護畿輔內固神京不可緩也攷是地爲勝國之舊海中有殿曰幄殿獵而幄焉殿傍瞭鷹臺以鷹搏逐濡犯霜露瞭以勞之也至我朝始垣內畜鹿獐雉兔守以海戶永樂天順間宸鑾時出講武勲戚武臣決拾舉柴左右率燕發殪畢獻酌醴頒禽車攻吉日之風依稀見焉南岡王廷諫詩云南郊初祀帝上苑復誇朗虎兕先聲伏車從翼輦趨網羅張一面曲用三驥侍從群臣在因知諫獵無益紀盛也至隆慶時已夷爲榛莽沮洳穆宗皇帝駕至而悔之遂命還蹕張太岳居正詩云空山想見朱旂繞闕道疑疑玉輦通蓋不勝低徊之感焉相傳有沙崗委蛇歲增長高三四丈長十數里土人曰沙龍嘉定李元弘詩云日把月長沙龍山巒雨斑風形其間又云頭尾北向帝京聚聚非因風泐非雨地氣凝結龍阜鐘岳不在高而在主此南海子之約略也回過韋公寺見西府海

棠幹可盈抱雙株相峙枝頭紅英灼灼艷發巡簷索  
笑綴面成配爲都下花林之冠余以戎馬倥傯情事  
不屬相對莫語揚鞭速別則海棠與余皆不遇也古  
詩有云愁來看春不當春又曰寄語洛陽風日道明  
年春色倍還人予于是花亦然

雜著

題卓文波世兄畫像贊

謂是繪公之貌耶抑傳公之神耶繪於其貌公既悟  
幻質之爲微塵傳乎其神誰能寫要渺而入丹青世  
無韓幹又無周昉唯余與公道契交深偏能圖公之  
象貌與夫公之精神公其蔚乎若蒼松之幹兀然肖  
野鶴之形剛方天挺敦敏性成產於簪組之裔居然  
綵掖之身文藏腹笥道蓄靈襟花簇江淹之筆藜吹  
劉向之囊學堪用世而猶遁於世智足知人而不知  
於人窮達無碍喜怒不形家懸鄭侯之篆詞追陶令  
之音期翔一室然諾千金庭植三株之樹袖藏一帙  
之經裁冠至止倒屣邀迎或登高以紆嘯或縱酒而  
行吟交多三朝之長者愛挾一代之儒紳雖處西園  
片席偃然南面百城家崇懿範俗望典型若存公於  
難老知厥後其將興昌以繪公之像乎詎得公之真  
印使百世之下庶幾想見乎伊人

殉難遺言

余生平機拙遠蒙恩惠名敬供所職矢志不移十七八歲知敬愛大母何氏大母八十歲後病癰臥枕余嘗就席間撫摩之大母八十四而卒衣衾儉約余自爲諸生時至筮仕來二十年每夜輒見夢爲愀然下涕思欲製衣以衣大母而夢醒矣余第家寒德性純敬愛其兄而病癰不瘳余至今念之未嘗不淚下也天啓辛酉壬戌幸聯一第初除開化苦地方多盜即建議造城巡邏傳括蒼公名文龍出巡時聞地

三忠端公集

卷十

三

方利病余首以造城對傳公嘉其爲地方造福卽于金華庫內取銀三百兩助開化修城則大啓癸亥正月也是年二月初九日卽設八寔燒城碑至本年十月而報竣捐三年俸薪不足者取城中紳衿所助者給之其鄉間所題者俱未嘗用也甲子試浙闈得士六人次年聯捷三人則姜阮馮三生也調蘭谿一切儉約不取民一錢丙寅入計父老從河下扳轅依依不舍十六年往來潑水父老依依猶昔也戊辰考選北科次年補刑科歷工科右戶科左九年陞戶科都

一切漕儲鼓鑄輕齋勾扣未嘗不徹底爲清核是冬聞吾母許于十月十二日奔馳至冬底纔卽廬寢塊不能踰禮三年中日爲吾母覓土而未得一丘至今十年猶在淺土則不肖不孝之罪也庚辰陞吏科都給事中冬轉大理丞次年十月陞本寺左少卿壬午陞太僕寺卿本折耗弊逐一清釐上嘗一日御殿天語謂輔臣蔣德璟等云王家彥太僕疏的是可行是冬十一月廿七日陞戶部右侍郎至十二月初六日上因寇急而協理劉公餘祐丁母艱上御平

王忠肅公集

卷十

王

臺口對協理卽登城受事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始得下城上召對時曾與輔臣言曰王家彥細密謹慎又云真清真勞十七年大司農缺吏部會推子爲正上曰王家彥不要一錢真清真慎但戎政尚須久任未便輕動至一推再推上未允關臣同五部又以不肖名進上已黜用又對輔臣言曰流氛方熾臨敵不便易將因此余仍協理而流寇連陷秦晉及宣雲繼陷同事者尤大言戰至十七日總督王內員奉命征將三大營人馬調盡賊從昌平飛渡精銳盡

以下原缺

與吳安止少司農書

台臺榮任之日不肯已先戎裾受事賊頭未獲趨賀  
賊氛逼近宜雲相繼告陷而叛將叛民其心從賊數  
十州縣未聞有一義士挺身持一矢與賊相抗者人  
心至此惟有痛哭流涕而已賊勢猖獗而同事者爲  
內帑告匱貴帥外解者又不前然恐傳軍上城徒速  
其脫巾見今烽火徧地朝不保暮而堞口仍只寥寥  
數軍爰居爰處無復關志昨風霾竟日宗社大計舉  
朝收聲寂無一言上天實用震怒以指象爲言語也

王忠肅公集

卷十

七

今城郡邑破者已厥恢復尚須徐議而 祖宗三  
百年定鼎之都城九廟鍾簋所在苟不大家出力共  
爲保護外集糧餉以鼓軍心內倡忠義以固民志是  
徒卑爲臣僕以從叛者不肯處此誓先一死以報  
聖明然內乏餉而城頭並不傳軍轉盼之間卽成瓦  
解不肖實不忍言所終矣夜約王孝老五叩以效秦  
庭之哭而既有登陴之役例不敢入城謁拜台臺忠  
耿願卽集諸老之有爲 國爲天子者嘔血共支危  
城 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報豈一旦竟無一人乎心

忙時棘語不擇音謹此呼籲以代面佈 字一血伏  
惟鑒之

王忠肅公集

卷十

與李懋明總憲書

宣雲相繼告陷皆蘇叛將叛紳叛軍叛民開門獻城實非賊之能也舊歲十六門以及城內倉庫草場要衝隱僻等處俱有臺省分派嵩司議察今考選未行臺省晨星分派無人萬一內變猝發誰爲捍護蓋此番防內變更亟於防外患亦人人知而人人言之然連旬以來亦未聞有動色相戒者獨老台臺大疏痛言力催考選未知曾奉 俞音否但今事亟矣宜旣不保只隔一關逆賊連騎頃刻可抵城下萬一考選王忠端公集 卷十

未能得請乞台臺與冢宰老先生一力主持或請先授部職卽不然或暫以原職分派一面再請考期庶幾衆志成城蕭牆之憂或可弭乎至於餉銀莫措偶語時聞十餘萬餘蘊疫之後缺額數萬而先時米折已壓欠七關月一傳上城鹽菜何給所以雖知賊已迫膚而同事者猶以此躊躇而不敢集軍于城也老台臺何策而可使軍餉可支以共護此根本重地乎不肖戎裙受事自分一死惟是軍國大計不肖一死何能塞責用是拊心疾呼于大君子之前以求將伯

示子賡恭賡靖賡臯書

流寇破山右不一月今已趨至畿南又聞一股下淮陽而河北彰德府已陷設僞官矣聞卽河北總兵爲僞官也此直獲鹿真定府于二月廿三日已破賊初令人傳牌于城中保撫徐標斬其傳牌之人賊從城外叫守城王副將與說話云汝旣不順我如何又將傳牌之人殺了隨卽亟攻城至夜城中火發門有騎兵五六十將保撫徐縛馬上以去而王副將被殺聞此騎兵卽保撫之真也此時兵與民皆爲賊所用是王忠端公集 卷十

以可恨耳此時又捐助我所捐者皆借之物也若再捐則分毫無措矣然此財利苟有一分可借自當竭力以急 國難只爲事勢萬分危急 上連日召對至於痛哭流涕而舉朝無一任事之人只悠二忽二初時爲無餉倡議者令各官舉富室今令各鄉政府各認本鄉捐助矣我此任此時比舊年更難前年奴殺人人咸避之今寇不殺人人樂迎之而自破秦晉來所在望風披靡故此寇滋無忌耳軍因舊年疫殺多且今又無餉卽當派守城恐緣口尚少人而餉不

爲賊有城守班軍而軍不至一垓一軍尚不能足三月十七日賊從河牆躲城上火炮齊發始藏于城外寺廟內十八日已後賊擁至城下架雲梯頂門板塞河流源頭之水渡河而近城跟用斧抉城寨多五軍一六營十七日投賊之選壯丁也不肖連日具疏又具揭于內閣俱未奉 旨今賊狠攻至此矢盡力窮已無餘力不肖自分一死以盡臣節惟是 君恩未報父老未得送終毋淺土未塋不孝之罪莫能自逭尚願諸子克承吾志毋過痛毀奉祖餘年早覓吾母

王忠肅公集

卷十

墓

坏土余死亦瞑目矣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夜安定城頭家彥泣識

王忠肅公文集卷之十終

明賜進士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加一級特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謚忠端

加贈太子太保躉丘王公墓誌銘

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陷北京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王公家彥以身殉于安定門死最烈其子廣恭廣靖廣羣匍匐數千里冒死迎轡于淮以歸有

詔贈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端子祭三壇遣官

卜葬且特祠于肅學宮之右議廕世錦衣於是

誌銘

廣恭等以乙酉八月十四日葬公于尊賢里大

觀山

賜塋卽以其日奉主入祠而請予銘予先期過肅

哭公甚哀已而甚慰也日與公定交二十餘年

公今從

烈皇帝于

天壽弓劍之間與文信國爲幽燕箕尾之友一瞑而

萬世不死何以墓中石爲哉抑公軼事惟余知

最深宜傳以示後因次狀及奏議遺書誌焉公

諱家彥字開美號遵五宋中順大夫震公四世

孫封中憲大夫德祐公從錦井遷于日美世有

隱德封翁尤攻書善課子公少順穎早歲游郡

庠天啓辛酉舉于鄉壬戌同予舉進士授開化

令捐三年薪俸建城爲開百世功調蘭溪治行

高第擢刑科給事中轉工科右巡視京營巡青

及厥庫城工諸差轉戶科左陞戶科都給事中

聞林夫人病乞歸省不許丁艱起吏科都給事

中撫水埋寺丞轉少卿左壬午夏有

年

有今首輔會法司清獄公與焉多所平反尋擢太僕

寺卿其冬入犯擢戶部右侍郎甫拜

命後以京營急

召對面權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卽乘城守公得阜

成門久之移安定門自閏十一月至癸未五月

冒寒暑枕戈雉堞上七閱月解嚴

賜宴午門外晉太子太保世廕錦衣指揮公獨力

辭許之

詔加一級襲錦衣正千戶三輩復力辭不許甲申春

廷推大司農第一

上特留公京營會賊自秦入晉

畿輔戒嚴公復守安定門時

上方倚總督李襄城總察王司禮二人襄城喜大言

輒請戰公力主守三月十七日賊入居庸司禮

奉命專征調三大營選壯往禦賊公爭不能得

兵見賊卽迎降賊督之攻城備知窟穴始藏于

附城寺廟內避火炮已架雲梯門板塞上流而

渡用斧決城而奔掠軍少且乏餉解體公冒

年

而歸伍免其赴邊做工以蘇軍困其口遵化鐵

廠宜煇舊封閉及開化雲霧山無田可開力爭

免得無擾其言漕政以蓄泄責司開以疏濬責

司河以禁科索嚴程限察盜販追掛欠責司漕

且嚴禁天津截糧而請倣耿壽昌就近收糴本

色以省漕人稱便焉至清出漕欠二百餘萬石

召買歲額九十餘萬石輕齎歲額四十萬金防

欠歲額八萬七千餘金勾扣二十五萬餘金以

無額抵有額者八十餘萬金扣抵者一百六十



誌銘

餘萬金銅商通價二十餘萬金各邊糶本三十  
七萬二千餘金臨德二省歲留米五十萬石歷  
年內外官胥侵誣大為奸利皆自公摘發無遺  
力其言新餉歲增千六十餘萬金京耗無數宜  
烙舊餉按季磨勘為歲會而駁候拘於計敵加  
賦外復計糧加餉為利舉朝壯之其言邊政  
宜明賞罰裁冗將核本色嚴察餉司年例有虛  
申帳薄廣指困窮者重治其言關海空冷烽火  
五水寨後分哨會哨舊制及舊關入遊獵船巡  
司四十五寨射擊互相增援前責戍守金撫字  
為本其在吏垣探掖善類錙抑奸邪不少假然  
皆據事直書不為風聞苛刻正直忠厚蓋兼有  
焉其言馬政南北太僕歲徵馬價草料四十九  
萬七千餘金歲祭各邊買馬四十餘萬但有祭  
數無買數兩年來聞警復借調寺馬七千六百  
疋亦無還數宜嚴核又言內地邊地皆宜修繕  
制責令孳牧而中

高皇帝欽定楊文鼎馬司著息

誌銘

上特問公取欽榜觀焉語輔臣王某馬政疏鑿三可  
行璟亦銳意佐行之而積習久竟冥頑不行可  
歎也寺額每馬徵二十四金為率楊嗣昌驟加  
一倍歲增金三十七萬以求媚而實亡有也并  
原額亦十通其入追比苛急公特疏請蠲瑯適  
直票因擬上盡蠲之民始甦生凡公受一職即  
考問職內今曩利弊殫日夜精思力行無旁騖  
無中撓無外炫肉剛而色和憂國奉公如其身  
事視世俗酒色財之輩猶糞土也

上面擇戎政時

召對四人公啗謙退然於營車破的特用之公即  
日繇正陽歷內九門次繇西便門歷外七門塏  
口萬九千二十五一切刀槍又斧火器懸簾之  
屬手刷眼駁壁壘一新復出閱城外列營二十  
分信防扼申嚴軍法淡冬雪夜携一燈步巡各  
塏人不知為司馬也翼日獎勤鞭情諸將士莫  
不驚服

上時二稱王某真清真慎不要一錢晝夜勤勞不可

及迨大司農首推

上徘徊久之曰王某清勤謹慎理財最好但戎政須  
久任已而

召對諸臣皆以戶部非王某不可

上已點用寇逼公仍戎席而賊至外無援兵奸細內  
應不一日遽陷痛哉天乎人耶記余南歸時公  
臥侍御出城握別日歸語吾父勿以兒爲念其  
時賊尚在宣雲而登意遂成永訣耶痛哉公兄  
第五人覲友愛公居仲生萬曆戊子四月二十

墓誌

四日戌時得年僅五十有七娶陳氏夫人三

子廣恭官生娶上猶令陳君鍾英女廣靖庠生

娶民部林君鳴璫女廣阜庠生娶聖卿鄭君鳳

來女女三一適廣州守戴君科孫候選通判補

一適行人林君咨益子貢生昂霄有一名一適

學博蘇君叔儁子廩生之瓚孫男二仁樞聘

書院孫女海聘官保尚書郭公應聘孫光

祿署正宏周女孫女一許袁州推官陳君維忠

子可壯俱廣恭出子向道蘭溪見公批判如流

稱英敏比見公爲諫官公卿寺甚貧間徒步夜

訪一蔬一茗不知誰客語未嘗及私相送步月

至半塗依然如骨肉也予在閣足不到予門

道義相戒大政相商蓋有古管鮑僑肝之意焉

三千淡薄能文章恭有沉識酷似公靖奇爽博

古今公每以文示予予呼爲畏友又嘗善事封

翁如公在時公無憾矣所著奏議若干卷行于

世甲子分較文闈庚辰分試武闈識拔士世稱

爲得人銘曰

墓誌

天折地崩誰底柱取義成仁天可補退然儒者

氣飲羽七月城頭逐驕何有盲眊直腐鼠身

爲

長陵蔽風雨英魂鞭霆來捲土爛斫鴟魚如刀俎羽

林十萬翼玄武北遊易水南九鯉劍履猶作萊

衣舞嗟公忠孝炳今古友塋作銘寸心許公試

讀之魂應撫長昭丹青人天護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

閣太學士知

制誥

起居 經筵 日講總裁

實錄 會典 玉牒提調

東宮講讀家

恩予告蒙

召再 予告眷年弟晉江蔣德璟頃首拜撰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前吏部稽勲司

郎中奉

命陝西典試册封

誌銘

益藩中書科中書舍人姻眷弟鄭鳳來頃首填諱

不孝男廣恭廣靖廣阜全泣血立石

祭

明忠臣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加一級尋五王  
老年翁文鳴乎痛哉公真死耶其死而千萬世生者  
耶記去冬環因票擬忤

旨乞歸公慰予謂且出再了得數件救民水火歸未  
晚也今春初予以迂戇爭解網爭鈔法爭桑穰爭急  
罷練餉召買收民心及急守居庸諸疏揭皆公素所  
共扼腕而壯予力行之比予蒙

先帝矜放因聞山西大同之變未忍遽去公遣材官

祭

祭

持令前趣予且日言路諸賢方連章相留可濡滯  
是時公登陴晝夜巡守不下城忽箭衣大帽過予握  
別且曰賊不犯城則已犯必無幸吾自分死耳恨不  
能終事吾父又曰舟行不若陸兄其慎之過蒲見吾  
父爲言兒方爲忠不能終孝也嗚乎別公曾幾時而  
公果以忠死耶痛哉公抗賊城上時中數刀自經不  
殊或勸公引避公叱曰吾恨不能殺賊何怕一死即  
不死何以見蔣兄予聞斯言心膽俱碎嗚呼公臨死  
尚記得有去國孤臣乎公死而孤臣尚生此所爲仰

天痛哭憤恨欲絕也公與予同籍二十三年別卽相  
思見卽相慰善相勗過相規非經濟不譚非名流不  
顧入視其室寒儉如書生僮僕皆有饑色然公絕口  
不言貧也其在戶刑工三科及巡京營條畫兵食大  
計洞徹原委精審無二及以吏垣起家單車涼鷗沿  
途至京無一人識爲都諫者遇邪正紛撓正色昌言  
壁立如山然公恂恂不示峻也爲同鄉疏京邊馬政  
務復舊制中外推石畫在戎政年餘寢食城上前後  
可八月夜嘗徒步周巡鼓勵兵將

祭

祭

先帝數稱公清苦勤勞公亦不言瘁也卽議晉一品  
世蔭錦衣俞公聞之亟語予城守何功果爾不羞殺  
人耶予爲擬駁下部而

先帝猶特批襲錦衣俞三輩公復力辭竟不許予素  
敬事公以爲當今經濟第一手公亦最知予然予入  
直後則足迹不及予寓間逢佳節吾兩人以一果一  
茗相餉澹然如水亦不知爲親疎也計公在閩前輩  
其彭惠安林貞肅之流耶嗚乎古誰不死如公死而  
予愈香名愈烈斯乃爲不死乎又何恨焉公素無長

物別予時僅寄參數片上封翁又以俸穀繕堊其次  
子婦曰婦賢可憫也嗟乎公俸餘止此耳封翁教忠  
有素知公以身殉國必當大慰而造物亦且以公未  
盡孝思爲封翁增千秋之壽其次即尤醇篤博古爲  
文章奇峭拔群必能世公之家而大之公俯仰間真  
無憾矣公死十餘日而予門人吳將軍三桂黎中丞  
玉田領關內外雄兵大破斬關賊數萬恢復神京其  
亦公英靈有以陰相之而然乎而

卷之

卷之

卷之

翔鯉湖幔亭之間當遠勝華表之鶴也生芻一束稽  
首告公公其饗之崇禎十七年八月初九日春年弟  
晉江蔣德璟枚淚拜告

少司農何公黃如致奠文公諱指

嗚呼臺山鍾秀哲人應期世德孔厚申甫生斯其稟

維何醇敏爲資其學維何賢聖是親性甘淡泊稽古

實而立念作忠遵義等夷茂年釋褐鳳彩揚懿天人

三對賢理董齡分符開化霞燦花時蘭陰載調鳴琴

復施循良稱特瑣聞攸宜沚歷四垣盡職不尸電霜

凝筆冰雪紛披人誦嚴虎治氣獨特練習刑章裁酌

度支綜核梓作舉要去彼鑒別人倫朗如朝曦識能

運騰高遜徑處不遷建尉明允足師旋准僕正問命

有公暨參版部籌餉塞厄國有材臣遑應賴之先帝

嘉此召而丹墀條對登登天顏有怡才愈文武禁旅

畢司佐平邦國訓練熊羆保障孔嚴朝夕孜孜敵曾

狂逞偵備道時功懋懋賞金吾錫而苦心彌殫與報

主知食謂偉績扶甘圖麟云胡坦道垣變險戰謀不

能展勢不可追警彼良藥難起瘡痍臣職未盡臣忠

豈移見危授命甘死如飴億公安誼守正罔踣靖共

相勗敦彼四維籌遠憂國主計見推因公齒牙荷帝

綸絲自從居里耗阻王畿詎料世故炊砂作藥奉承

特召陞見敢遲中途聞憂驚悼漣灑敬公就義今余  
嘆渙國傾柱石世無羽儀我皇卹忠潛幽弗遺矧公  
節烈日月同麗易名崇祀寧有崖涯光千古昔耀于  
來茲有子能文有毅克詒生榮死哀亦復奚疑於昭  
天地麗牲之碑楷惟遙慟南北參差臨風寫懷醴酒  
陳詞爲天下慟非慟吾私嗚呼尚饗

祭文

卷一

五

淮撫路公皓月致奠文公諱振飛

維公與飛忠義相許每嘆時艱不堪對語公爲帝知  
飛爲公舉公飭戎于燕京飛督漕于淮漣盡竭心力  
備嘗險阻不吊昊天宗社飄炬飛重封疆恐死固圉  
公重綱常迅速義所霞外清風江上孤嶼其烈忠端  
銘旂列祖仰念公心痛切鍾簾謹陳捷報于几筵庶  
九泉之下不悲慟手恢復者之莫與

祭文

卷一

本

銀臺馬公還初致其文公諱思

昔崇禎十有七年三月十九日冠脂素服戎政王尊  
五年翁死之余聞悲慟不能已已適三嗣奔扶至却  
似忠魂冉冉而來余惡夫涕之無從也酌水一奠文  
以誄之繁翁名世篤生萃甫之祥兩間正氣昭代珩  
璜胸羅二酉詞麗縹緗聯綴幾科韻激清商蘭水神  
君尸祝既長青瑣補浴股肱尤良膠晉司馬詰戎京  
疆國營訓練恩威丕揚彼奸賣主鞠幽降殃天地震  
撼日月無光翁臨大節國難獨當爲顏常山爲張睢

終文

卷十一

七

陽運遘陽九血濺披猖忠魂浩蕩靖箕雲鄉從古英  
雄轟烈一場三綱屹立砥柱五常敷天崩慘環海殞  
霜一瞬萬古忠烈彌彰文章節義謫謫吾皇優恩贈  
卹特祠褒揚生榮歿祀青史輝煌嗚呼人生百年缺  
隙驛莊囑銘大椿電燭滄桑名彪天壤黃土猶香喬  
松千尺靈芝九熟天祚忠貞厥後用昌有父有父壽  
而且康有子有子麒麟鳳皇憶昔炙翁偉哉昂藏而  
今仰德人羣北却問湖龍遠華表鶴翔情切年誼權  
裂衷腸江蘋辭薦易禁淚滂嗚呼尚饗

銓部林公讓庵致其文公諱微昌

嗚呼二氣蒼冥山川鬱確蒸爲正人鍾星誕嶽繡駭  
乾坤摩礪蹇弱成仁殺身允蹈所學荷老年翁毓秀  
壺蘭連鑣槐杏英姿適上風儀峻整兩宰花縣三陟  
畫省神君慈惠夕即骨鯁馴晉中樞戎機是秉軍政  
久顏伍兩真整尺籍之間飛乙游丙急始用公飲水  
心冷不謂窮蹇猝起俄頃箭入昭陽龍歸管井萬乘  
殉烈千官咽哽嗚呼願聞昨事暮氣難藥山窮久呼  
饑卒想懷對賊賊諸不戰且嘆釋甲以嬉傳方而隸

終文

卷十一

八

屹屹神京金湯式廓備奴躡之摧枯隕擗嗚乎公雖  
鎗鎗動有羈縻管彼命書左牽右掣公馬而介疆事  
久壞譬彼棘衣麻綻後絳慷慨普師握拳透肉遂攀  
龍髯黔黔慟哭懸梁維經萬古瞑目君亡與亡古訓  
所熟烈烈丈夫豈比溝瀆嗚乎追思國難殷嘶乳結  
湛湛青天白日流血曲池菰魂井史銷鐵開闢以來  
未有斯孽公丁其辰慷慨引決痛在須臾史芳垂史冊  
蒙同事仇唁以巾幘昌薌襲粉檢臭同譜藉昔日遺  
歸多公慰釋屬言于朝俾予還職期策清時共扶嫗

后豈謂今春天摧地坼草野孤臣狂號踊擗景公義  
烈忠魂曜焯日朗天清新主聖明馳褒錄裔生哀死  
榮借公教忠公曰應爾惟此應爾百行脩美父子君  
臣其道如此漬酒炙鷄清淚如此哭公以詞留待後  
史

卷十

卷十

九

按臺陸公岫青致奠文

嗟乎運丁百六天圻地副華蓋實芒薄海震哭攀轡  
者希宋胡鹿鹿繫我王公時整元戎焦勞城守卷二  
匪躬機槍晝見普惟死忠稽首北闕拜瞻閭越君父  
昊天報之以骨就義從容浩氣勃二公甘如飴帝鑒  
在茲凶頑寇盜羅羅嗟咨鐵鎗有誦歿死留皮緬彼  
素旄燕雲渺三險阻閭闔神靈縈繞歸于首丘天日  
斯曠矧際中興聖春枚膺忠瑞錫謚廟食金陵懋賞  
延世詰胤繩三清源越方奉命去不遑受闕變蒼黃  
慟吾明聖七閩有公輿論赴轍鬱確壺山望弗可扳  
間氣所集立懦廉頑稽君血在史冊斑三靈過建水  
悲懷曷已流駛楫飛未申厥誅肅奉辨香致公靈凡  
公靈在天陟降帝舜神之來也羽節翩三迹遐心通  
靈其鑒旃尚饗公諱清源

卷十

卷十

十



道尊吳公諱齋致真文公諱之屏

繫公扶輿間氣蘭壺鍾祥天植忠孝玉立珪璋成仁  
取義烈日秋霜湖公瞻昔藝苑縹緲太山北斗雲漢  
天章秋風鶚薦皇路翱翔鳴琴筮仕戴星靡遑水蘊  
自矢素絲羔羊花明澈水蒹葭謳棠入司喉舌賡歌  
載鵬紫垣青瑣白簡皂囊回天孤鳳謠言是將折檻  
旌直卿貳贊襄晉秉樞政內安外攘戎兵克詰固圉  
疆場方資舟楫勉勉紀綱國運中厄遽告槐楸天崩  
地塌湖湖哀傷虎年年月其間彼蒼公獨孤志齒視

奉文

卷十一

士

豺狼委身狗難沉羅投湘君死社稷臣死從王天眷  
明祥誕鍾我皇中興南服世祖戎行新恩贈卹顯忠  
遂良騎箕天上下招巫陽士民哀誄荔丹蕉黃屏風  
奉同藉蘭臭不忘神君慈父藉蔭梓桑茲叨闕恩景  
仰琮璜心摧聞難淚泣寒蛩惟公獨死星日煌煌惟  
公不死山高水長敬續史傳首陽齊芳千秋悵望涕  
泗沾宸旌帛致真情以椒漿魂兮歸來髣髴大荒尚

饗

太守楊公斗北二守劉公宛毅公奠文

維公之生孤貞矢志急病讓夷靡或有寘冠冕閭閻  
雄文樹幟一往飛鳴曾無斂翅慈母神君百里攸寄  
不激不隨無畏無懼當寧上嘉需公論議梧鳳鳴陽  
迥無所避母為燕依寧為鷹鷂視寺魏班絲綸寵被  
曾不旋時拔驂兵貳廼文乃武吉甫何異錦障長城  
全隄燕冀不吊昊天承突冠駢無骨不銷無腑不費  
何期決裂奔如渴驥公曰嗟乎吾以身示老父可割  
弱子可遺吾志嘗山有公得二齒嚼睢陽維公把臂

奉文

卷十一

士

百年養士報自公始耿一忠魂規彼婦寺嗟哉偷生  
以國為戲公既捐軀得死如嗜題卹增培非公之志  
事繫綱常典禮攸脩赫一洋一十齡不閱養等濫等  
忻聆忠義不腆藻蘋聊將衷華公靈不沒鑒此餘饌  
楊公諱芳名

司理周公頴侯致奠文公諱世臣

嗚呼維公之峻節兮亘日月而爲光挺乾坤于不敗  
兮赴刀鏃其如飴伊神京之傾變兮拔鼎湖而去也  
鳥獸竄其猶林兮覩若輩之蚩蚩酒碧血以漬孤城  
兮甘九死而不辭公其握勁旅兮乃鼠雀盡而神力  
瘡衆呼公以俱生兮爰告以社稷謂生毋擊賊兮爲  
厲鬼以刺之乃北面而整綬兮從容絕脰伊南朝之  
無人兮嘆罵以破唇維白髮之斷腸兮公不知其所  
懷也矧英賢之楚三兮追恤其他公其別歷于侍從  
奉文

奉文

奉文

擊瑤以揚清卒拮据以持茶兮鵲鳴拔音帝謂手試  
兮晉顧問而親之閭樞其莫寄兮非公誰司竟視死  
以如歸兮今不負手聖明公軀則赫兮玉炊而不變  
悠悠炤其顏色兮匪寧劉腸夫何累官之華耀兮乃  
篋篋其空如執紼割而徘徊兮望衣冠而黯然慟日  
天地否兮三光黑兮人倫絕兮公凜冽兮正氣舒兮  
將軍頭兮侍中血兮睢陽齒兮膏山舌兮八閭池兮  
萬古存兮父兮子兮公不負君兮羞不負公兮含嘆  
入池兮公其慰兮哀哉尚饗

邑侯金公若干致奠文公諱濬

於戲帝京破鼎湖泣環顧三十四州曾無一義士  
天百千萬里安得兩將軍公露宿城頭暴行草上九  
門有分守之曹八面皆交通之宦迨塵烟奔騰葦下  
烽火徧烈都中公惟有整冠北拜愴號赴燼而已夫  
泰不預否大運之所中衰而正不勝邪忠臣於馬嘯  
嘆嚮使草表乞官輸金贖罪者盡與公同秉血誠共  
國戮力視劉逆闖如粗土肉耳奈何乎官羅拜于集  
日五刑條中於兩脛縣後事之不齒益悲前事之無  
奉文

奉文

奉文

何人公自騎箕尾以隨龍化碧魂而含怨苟不見十  
三陵之酒掃與十三廟之肅清則公無日不在行間  
滅賊也今上披疏哀悼首膺典卹公可以上慰老親  
而下昭令子矣顧漂之望北揮淚者於公以上幾十  
人於斯於公以下幾百人於斯而從容就義把手於  
九原者僅二十餘人彼二十餘人者皆不得臨位以  
哭之而况蒨丘衰草西苑冷風枕戈空熱擊楫悽然  
真公之式清醑而享涼羹知有懷于補公未逮之志

已侯許公芝田致奠文 公諱令瑜

嗚呼俗化而僥士難忠節有俛其眉有歎其舌自顧  
身家謂之明哲倚維王公鐵鑄肝腸筮仕詞林文章  
轟烈職司戎府竭膽盡策直躬砥柱為時英傑遭變  
天崩溥天地裂都城失守一木難撐身不可辱志不  
可折血灑禁庭心存九鼎神同龍飛紫府為宅群寇  
羅拜霹靂震雷鳴惟主公其氣在鬚其義在死一代  
名臣長垂青史視彼叛人昨由名無報忠貞必昌  
爾嗣有臣負君有將迷圖怒施神鞭捷彼宵鬼曉送  
祭文 墓主 室  
壺蘭晚護吾主貞存太虛丹竈六宇涵左流芳令名  
彌香溢竊僊封敬仰懿矩鳳山之散鯉水之醕唯異  
墓存遙伸情緒嗚手哀哉

門生公奠文

阮諱震亨 陳諱之遠 張諱光斗  
馮諱敬舒 余諱一鳳

嗚手龍興上昇嶽動天驚手揭日月允倚忠貞欽惟  
我師取義安仁成事必是垂終古名歲當壬癸特簡  
佐樞維天子命協諸兵車圍營稟律奉扈宸輿誰階  
之厲揮寇乘障我師髮指整旅前驅城頭擊舍命  
不渝必折矢窮絕脰以終曰予臣先帝是從嗚手  
九天飲恨舉世埋憂嗚呼龍比地下同遊一泓壯無  
直捷絕幸賴文信國尚苦羈縻哭師氣骨奮髮屏營  
祭文 墓主 室

貞豪輪移孤轂柱之哭師謀畫先靈諫聖十議五規  
墳荒呂鄭哭師孝行敬身養志培共質明翼獸顯世  
哭師學詣含圖吐經金玉琅璆蠅蠅寢殿哭師政術  
功歸起濟魴頰息呼棠蒂嗚治哭師事業文武並裕  
左肅紳笏右戢鉤距順維天天醉真訢老成有幾  
不愁一留國憂孔棘君國卒荒何當中樞而人云亡  
念彼睢陽屬鬼殺賊知師忠憤電奔霆擊仗我師靈  
呵菱金陵輩南振北戎狄是膺仗我師靈厲斧衆志  
奪文錢癡激武死氣仗我師靈呼集智能痛剗鷹眼

過變錫音我仇既復我疆既恢九廟釋侗師怒亦同  
嗚呼縮事如蠅維此敗類眎我師勞能不中慨抱頭  
如鼠竊號君子聞我師風寧不冷齒維新主聖采忠  
特旌一紙血奏金石影青凡我門人義激死生梁木  
啣戚悅極涕零靈囂颺颺湖水湯湯逝風告辭白雲  
橫江嗚乎尚饗

卷二

卷二

卷二

李廉朴公燕公政真文 公諱尊實

人之生也有作為文章以壽之為其歲月已多神骨  
近朽非有文章莫與傳永久也然有壽之以文章而  
壽者不稱則不傳稱矣而文或不佳亦不傳及其死  
也又作為文章以哀之亦莫乎哀之而或以可傳猶  
不死也此文章所以操生死之權也至公今日則反  
以其生死操文章之權夫公之生不過五十餘年耳  
使公而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而暮年也孰不與公壽  
即當世之能文者亦孰不與公壽雖文無不佳而吾  
以公之壽則不稱乃公獨不屑于六十七十八十  
九十而百年也獨以今日死及其死也孰不與公哀  
即當世之能文者亦孰不與公哀豈公亦莫乎哀之  
而或以可傳猶不死乎斯必不能矣必不然也則文  
章之推果將誰操之也且公獨不見夫金沙周鐘異  
門而煜潏陽陳名夏輩謂非當世之所號能文者哉  
方其輩嚴執圖高踞詞壇天下之士丐一字之譽以  
為榮激數言之叙以不朽至于今蒙譽者欲酒之而  
不乾借譽者欲焚之而不滅即無論同流合污也抑

其人可實自足傳者亦將如龜山之以蔡原康侯之  
以秦檜負愧當時貽譏百世况復望其能以文章操  
人生死之事也哉故人貴能自生也非父母生之貴  
能自死也非君國死之父母能生人則凡爲父母生  
者皆人二如公而生而後已君國能死人則凡爲君  
國死者亦皆人三如公而死而不能自己公豈能以  
是而望之人二手縣是而論公且以其生死操父母  
君國之權者也又何但文章之末乎周鐘項煜陳名  
夏輩以其生死辱其文章以其文章辱其父母君國

卷一

卷一

卷一

又天下之士之文章公以其生死能操父母君國  
之生死操天下生死之文章而又能操天下文章之  
生死然則公壽矣卽六十七十八十九而百年也  
倍不啻壽矣然則天下有公而遂不必有文章乎今  
亦有生如公死如公生而能死死而不死如公者則  
倪公鴻寶馬公素修范公質公凌公若柯諸君子是  
也諸君子生尤號能文者也與周鐘項煜陳名夏輩  
競噪于天下今諸君子之死也又豈可以周鐘項煜  
陳名夏輩作爲文章以哀之乎此輩文章既不足以

哀死又安能起諸君子復生而操觚潑墨以自哀其  
死乎賓不肖去歲遂隊公車公時命駕就子却連勝  
而與談文章之道且諄諄乎謂賓之文章有可以必  
傳之理則賓今日亦何敢畏公之死遂謝文章之權  
而背公之生不復談文章之道也然以是爲文章則  
可以是爲哀死則未也公與諸君子固無容哀也固  
未嘗死也依然昔日即舍連勝與談之公者也賓亦  
依然昔日即舍連勝與談之文章而已又何多一鳴  
呼多一尚饗之爲尋常哀死之例之文章爲也

祭文

卷一

卷一

三山庠士公奠文

明忠臣協理京營戎政忠端王公身殉國難古計至  
閔莫不悲慟三山膠庠下士陳一鵬翁勃等而哭之  
哀既念公勲猷一代節誼千秋烈憤指天爰捐軀而  
赴義血誠貫日遂慷慨以成仁誰非王臣也哉乃獨  
完正氣而八閩僅有我公也嗚呼正且有為臨難不  
苟饒荷聖天子之贈卹而特祠尸祝庚癸長墨遂起  
我多士之恩矣越冬月樞過榕城鳴等隨以素車白  
馬奔吊于園郊之外不圖公之靈輜也駕也用是擇

祭文

祭文

祭文

淚瞰河壑兼采芷以哭其靈曰瞻莆陽兮鬱蒼二公  
振采兮屬鳴岡賦長揚兮姓名芳宰百里兮奏循良  
歷青墳兮重岩廊拜司徒兮儲國振蒙宸眷兮有溫  
章晉厥秩兮戎之場寇氛棘兮勢槍勦殲難辛兮守  
帝疆經宵旦兮不解裳逾七月兮何徬徨痛獻門兮  
闐氛騰烟塵起兮賊騎戕血戰窮兮衆參商日月晦  
今地天益公惻兮今宗社傍白雲起兮榛樹康思顧  
國兮下慰娘遂一死兮謝先皇家恥計兮爲摧腸數  
萬里兮奔公喪血疏數兮公子傷四海讀兮皆哀愴

余則悼今國之璜時多故兮願安攘邦之瘳今人云  
亡悲世事兮忽滄桑撫公觀兮慟路傍公忠誠兮不  
可忘有不朽兮在綱常業未竟兮付諸郎三十年兮  
節蒼霜身雖亡兮骨猶香公形歸兮神帝鄉隔冥冥  
今酌影堂衆崇祠兮榕之疆山之高兮水之長仰風  
節兮不一方風鼎兮今兩茫二瞻燕臺兮幾迴翔尚  
饗

祭文

祭文

祭文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肯堂

謹題爲泣血陳情乞達 天聰事據官生王賡恭

原任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加一級殉難王家

彥男呈稱據義男王攀四月十四日自北京回口稱

父三月初一日登埤守安定門同總察派軍守埤且

無寧晷夜不假寐至十七日賊勢猖獗直抵城下父

連發紅夷大砲傷賊無數賊亦發砲震壞城樓軍士

死守城上矢石如雨至十九日父督衆拒禦益力俄

而賊以因應從別門入城內炮聲四起城騎潮湧事

疏稿

卷十一

勢莫上始望

關叩一哭曰臣力竭矣臣無以報

陛下六請以一死從辱國之慘復東向叩頭者再曰

兒奉父訓今方爲忠不能終孝也遂自縊死因城內

皆賊屍停四日纔得潛奉收殮殮時半臂已焦并無

透爪及聞 先帝亦以是日賓天慘不忍言所恨者

筑子之躬無從飛身擊賊不得不兼程扶襯以死事

付之公案以表章聽之當道踞讀 新綸中有忠義

殉難者該撫按確察 題明准與 贈卹廕謚還與

建祠大哉 王言仰見中興聖蹟足爲萬世作忠

死當不朽伏乞垂念父生平清忠自矢六年縣令民

歌慈母十載諫垣朝稱直臣棘丞罔長持平清覈皆

當上意歷任戶兵篆 先帝召對者數 天語溫獎

前歲寇氛城守七月積勞成病茲當國家大難誓死

爲國首以身殉痛慘何堪爲此泣血籲詞以備陳察

題明等情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陸

清源看得殉難北京兵部右侍郎戎政王家彥義烈

天忠忠貞性植七載山水縣績著鳴琴十年獻納臣

疏稿

卷十一

功高補衮遂繇棘寺歷踐戎樞每任皆有能敵所建

無非茂績慘當癸甲氛祲之歲力率戎已較尉之官

刁斗夜嚴能抗敵攻於七月礮車雷發真支冠至於

兼辰投綬自經猶存罵賊之齒半臂已焦并無透爪

之奉適際 龍髯之上昇遂騎箕尾而歸化烈哉昔

臣可謂死得其所矣臣於今年五月 國難未聞之

時得其二月二十八日貽臣手書中云事勢至此身

當戎責誓以一死報 國所不能瞑目者虧忠虧孝

既不能完母之葬復不能送父之老南望涕下不禁

如雨蓋其成仁取義之學業已盟心夙夜故能臨難  
抗節如此其素所蓄積然矣惟是故國之路數千一  
家之存四壁現滯燕山神依狄舍不能不令人慟乎  
有餘悲也近閱卹報如蔡懋德王章諸臣業已次第  
贈卹鉅典輝煌九原生色如家彥者捐身同擢利  
必灑淚猶漬城闔 朝廷三百年養士獨以身償同  
時廿餘臣盡忠無出其右計此時遺孤之陳情已達  
部臣之咨訪必真而臣於 恩詔頒至之日不敢不  
首爲題請以微 寵卹者也伏乞 聖明勅下該部  
議覆以信 贈卹廕謚建祠之 新綸庶勸忠之典  
昭而特共之鵠立矣緣係泣血陳情乞達 天聽事  
理未便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親齎謹 題  
請 旨

崇禎十七年八月 日

鄉紳公函

敝鄉少司馬王遵五先生精忠報

國抗賊最先捐軀獨慘

聖明褒卹贈廕祭葬而外

賜謚忠端

勅建祠坊以慰忠魂昭示來茲誠曠典也察祭葬舊

例皆出本縣編派惟建祠立坊所費尚多或出

紳衿捐助或出府縣設處恐端一貧如先生等

捐助銷銖無濟大費勢不得不望地方設處恭

惟

老祖臺提衡先覺扶植正氣將使海濱鄉舉廉頑

立儒計褒忠之典尤 仁人所關情敢合詞公

懇祈 垂念首倡批發 司府合力設處萬代

瞻仰不獨生等叩結也聞浙庶諸忠祠坊已建

敝鄉萬難再緩至特祠宜祈

文廟客庠皆然况勛忠尤風化所繫乞卽批定尤感



抑生等尚有請焉甫中既建特祠省會首善更

不可少往者逆璫之禍周夢洲公祖與周

綿貞先生合祠迄今俎豆猶香此眷殉難有

施四明吳磊齋凌茗柯三公祖與王忠

端宜合一祠而劉湛六太史吳和受給諫

已卯同典闈試皆有事地方者泉中諸孝廉已

私祀之或可與三公祖同入忠端祠中稱六君

子一時美談亦千秋盛事也愚見未知可否並

在

台裁縷縷肩任主臣

鄉紳

蔣德璟

黃起有

林贊

黃景昉

李佺臺

林曉昌

林欲樞

馬思理

鄭鳳來

朱繼祚

黃鳴修

唐顯乾

按臺吳公祖復啓

謹啓珂里今之鄉譽也燕都不戒隕泪黍離

王少司馬義不辭難從

先帝于地下氣凜如生與

磊齋

湛六諸君子頌頌

忠烈血碧骨香卽尸祝千秋美不爲濫春枝入

疆之始聞風知奮慕節可師老先生念桑梓

之願張諸有司敢忘淵源之濶維世祠胥會未

足慰忠司府捐資或無難邑雖涓埃之助無能

增重几楹而景仰如存將以勸忠奈寥既台

翰之遙及謹心銘之勿誤公呈更祈惠教卽

便批行祇承風指敢或後時臨牋翹企之至

撫臺公祖復席

謹復敵薦師 王忠端公取義成仁殉

君報

國匪獨鄉鄰藏碧之烈實亦

熙朝汗青之光也

朝有卹典鄉有遺思綱紀拮据非疆吏其誰任之頃

因有事臨汀自冬徂春行間四月一

從廢閣遂致大典久稽茲蒙 台諭 公里有坊

妥靈有祠業蒙各出買山之錢共揭 仁義之榜

肯堂况復夙承 慈賜公收之門牆 勿旗拂拭

雖無束矢鉤金之太敢不勉勵年 下新爲諸

司倡乎至於省會總祠合祀諸忠與 公瑞開公

幾 相望尤爲三山盛事容與諸司 熟計行之

若夫祠附

文廟伏有成議更以奉聞率復不備 統祈昭原

題家書卷後

忠端先生與先君子壬戌同謫嘉應聞先君子官

部以楊州劉太守獄忤璫意幾不測里居杜門棲心

塵外肥遯五十年而公則晉諫垣歷鄉尹職在樞局

爲先朝所倚重甲申之變時事已去公張空拳以冒

白刃勢乃無可知何則毅然以身殉之不及顧當是

時天子方值既濟之五而大來之福陰寔受之今展

讀公遺言上封翁及誨子書勤 懇至以忠孝不能

兩全業已盡瘁許國無復在還里門之重嗟夫公以

三月赴難距家報書尚決兩旬日而目擊時艱撫膺

喟填桀 乎有礪齒穿齦之概不負所事不愧所生

則真所謂寒 匪躬舍命不渝者矣于以炤汗青而

垂不朽又何問焉其視先君子出處殊軌然而築室

之幾與蹈義之定則公直爲其難者耳下已春余小

子佐郡來莆獲與世翁自安自位自茲金昆交善因

出公手筆相示莊誦之餘曷勝懷慕而竊有感於當

日之時事至斯極也聊附數語以志景仰之私云

題家書卷後

謹按謚忠端王公以天啓壬戌制科起家縣令召諫  
恒涉艱難身都華應而家無私積可不謂清平崇禎  
朝親承天語以真清真慎許之先帝益不負公矣繼  
當國變公卽以一死殉之卓然忠臣昭回雲漢固人  
人共見共聞者乃余不肖則直謂天下之忠臣必天  
下之清官方能做出而凡有能爲真清真慎者一當  
大難未有不能爲忠臣者也殆如方諸取水陽燧取  
火理有固然無足異者但所遇有不同耳邇嘗讀

卷二

卷十一

得觀公殉難遺言以月日考之距國變乃決兩旬忠  
孝用腸迸出紙背豈非古所謂從容就義者乎展開  
之下令人愀然以悲肅然以敬凡有血性者諒無不  
五體投地而况其子若孫有不寶若天球拱璧者乎  
公令嗣自安自位自茲咸與余交善諸孫曾率皆韶  
秀森發忠孝之後必昌夫豈偶然一日自安手遺言  
屬余題其卷末遂承命而敬書之

汝南後學劉夢興頓首拜書

題詞

甲申之變都城告陷協理京營戎政尊五王公殉死  
城頭事聞公諸子匍匐請卹於 朝得 旨加贈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端其褒崇之秩蔭卹之典可  
謂隆矣先是公以守城叙功已加官保世蔭公累辭  
不允及十七年大司農缺閣臣以公名進又蒙點用  
然則正卿官保固公生前官也方請卹之時倉卒具  
疏仍以執政侍郎上請故贈卹之典一視亞卿卹今  
多年公之仲子自位乃復編纂遺言爲誌遺一書若

題詞

卷十一

有不能釋然於入告之偶愆與贈卹之已缺者乎讀  
之不覺掩卷出涕長慟失聲嗚呼 威皇帝之知公  
與公之報 威皇帝者可謂無全而交盡矣方秦寇  
外江宜雲繼陷兵餉所需仰賴度支最急公旣以清  
慎結主知復經廷臣會請 威皇帝之意豈不知司  
農之任非公不可獨以兵樞之權視主計更急公旣  
進筦司農而戎政一席環視在廷無可受而代者此  
威皇帝所以違衆議寢成命一推再推不蒙俞允益  
明知公必死之心而終任以鎖鑰之寄也迨至閭部

今世未 古語用公在當日何難知公之危以施  
孤節之貴然而主眷臣深誓忠其二不敢僥倖銜以  
固推卸之舉不敢離兵局以爲濡惑之謀卒至擐甲  
城頭義死不顧則公之急難讓夷以身許國之志亦  
皎然於天下矣昔富文忠之辭樞密也曰國家有急  
義不憚勞何逆以官爵賂之李忠定之任留守也亦  
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死報公之志方  
以宣力國家殫殫群醜功成辭賞口不言兵如文忠  
忠定之所爲區區官爵之崇卑卿秩之正亞何暇計  
起詞

卷十

焉而自位乃必欲急急而奏之愧前請之既脫恐後  
傳之無稽雖非公臨沒本意然人子之用心宜如是  
也予受公知特深南都之事予待罪司封覆墨未乾  
負公特甚故爲述公主知之陸誓死之決以復之  
爲記筆之餘有遺慟焉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前文選

監封稽勲三司員外郎主事奉命纂脩 國史廣

東是州按察司副使 召還年家眷晚生余嚴拜